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擬目

經部

柯劭忒

江瀚

尚秉和

胡玉縉

徐審義

姜忠奎

王照

楊策

史部

王樹枏

王式通

奉寬

傅增湘

葉啓勳

賈恩紱

謝國楨

戴錫章

湯中

羅振玉

子部

倫明

劉培極

江庸

胡敦復

馮承鈞

周叔迦

集部

夏孫桐

楊鍾羲

章華

何振岱

王重民

向達

孫楷第

梁鴻志

學術顧問

季羨林

顧廷龍

王鍾翰

張岱年

周一良

侯仁之

楊明照

楊向奎

羅繼祖

蕭璋

謝興堯

劉乃和

冀淑英

何茲全

王紹曾

黃永年

蔡美彪

孫欽善

倪其心

昌彼得

吳哲夫

四庫未收書輯刊·特邀顧問

徐引篋

李廷傑

張玉範

陳杏珍

王世偉

宮愛東

王效良

金沛霖

曾繁仁

孔方恩

陽海清

潘寅生

王運堂

金恩輝

賈寶琦

李廣山

何齡修

胡昭曦

周彥文

陳仕華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榮譽主編

傅振倫

主編

羅琳

副主編

張建輝（常務）

楊良志

鞏濱

劉薈

馬池蘭

編委

吳廣義

杜澤遜

劉榮

丁廣舉

宋平生

吳格

黃潤華

李際寧

陳力

陳秉仁

王清原

童正倫

石洪運

徐麗華

高瑄

劉乃英

徐憶農

蕭魯陽

駱兆平

鮑時祥

沈治宏 朱憲 劉小萌 戴利華 周金龍

周寧麗 陶宗寶 李國慶 萬群 章伏源

鄧菊英 王志梅 鄂凌娟 劉積英 張曉萍

王海燕 李曉亞 厲莉 毛景華 段秀芝

高健 戴和冰 蘇位智 韓俐華 霍燦如

孫威 趙淑琴 林子雄 顧大前 邱瑞中

李曉秋 李峰 彭道傑 胡剛

四庫未收書輯刊·工作委員會

主任 羅琳

副主任 吳廣義 張建輝

委員 丁廣舉 鞏濱 劉榮 劉薈 戴和冰

杜澤遜 楊良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委員會

顧問

周應鵬

張添喜

郭賢登

主任

朱述新

陶信成

副主任

楊良志

張建輝

吳廣義

委員

孫恆年

解重慶

管理洪

李曉波

李樹青

李海兵

梁健強

巴 厝 才 木 厝 車 子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總目錄

第壹册

周易通義十六卷〔清〕邊廷英撰

一

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明〕黃洪憲輯

三八一

鄉黨考不分卷〔清〕黃守儼撰

七一九

第貳册

諸繼明析理編八卷〔明〕諸萬里撰

一

四書廣註三十六卷〔清〕張謙宜輯

一四五

第叁册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一 [清] 李式穀撰

一

第肆册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二 [清] 李式穀撰

一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 [清] 李慎儒撰

三一三

平浙紀略十六卷 [清] 秦細業 陳鍾英輯

三八九

霆軍紀略十六卷 [清] 陳昌撰

五三九

第伍册

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 [清] 沈炳震撰

一

第陸册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圖一卷·之一 [清] 黎世序 潘錫恩撰

一

第柒册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圖一卷·之二〔清〕黎世序 潘錫恩撰

第捌册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圖一卷·之三〔清〕黎世序 潘錫恩撰

第玖册

重濬江南水利全書八十四卷總圖一卷·之一〔清〕陳鑾等撰

第拾册

重濬江南水利全書八十四卷總圖一卷·之二〔清〕陳鑾等撰

第拾壹册

責志約言四卷附子潔雜著一卷〔清〕王滌心撰

翊翊齋筆記二卷文鈔一卷詩鈔一卷首一卷附錄一卷〔清〕馬翮飛撰 二〇九

讀書劄記二卷〔清〕孫希朱撰 二四九

嚶嚶言六卷〔清〕郭柏蔭撰 二九五

讀書記疑四卷〔清〕張諧之撰 三一九

阮氏筆訓六卷〔清〕阮應韶撰 三四七

爻山筆話十四卷〔清〕蘇時學撰 三六九

樂源問答十二卷〔清〕沈可培撰 四六三

經訓比義三卷〔清〕黃以周撰 六五九

第拾貳冊

防守集成十六卷〔清〕朱璐撰 一

祥刑經解五卷〔清〕汪注撰

二五九

農學纂要四卷〔清〕陳恢吾撰

二八七

神農本經會通十卷〔明〕滕弘輯

三六七

第拾叁册

考訂河洛理數便覽不分卷〔清〕紀大奎撰

一

如來香十四卷〔清〕唐時輯

二五

第拾肆册

續指月錄二十卷首一卷附尊宿集一卷〔清〕聶先輯

一

閒書六卷〔清〕程作舟撰

二八一

菜堂節錄二十卷〔清〕徐時作撰

四八九

續樸麗子二卷〔清〕馬時芳撰 孫道恕注

六九七

第拾伍册

三餘雜志八卷辨誣二卷〔清〕張定盦輯

一

問奇類林三十五卷續三十卷〔明〕郭良翰輯

九七

第拾陸册

屈子貫五卷〔清〕張詩撰

一

希董先生集二卷首一卷〔明〕茅大方撰

六七

掩關集二卷〔明〕劉繼善撰

一〇五

葛中翰遺集十二卷首一卷〔明〕葛麟撰

一二九

絡緯吟十二卷〔明〕徐媛撰

二九七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十卷末一卷〔明〕查鐸撰

四一五

朱太史吳越遊草一卷峪園近草一卷

排青樓詩一卷賦一卷硯廬詩一卷〔清〕朱之俊撰

六〇九

第拾柒冊

豹陵集二十六卷〔清〕梁雲構撰

一

第拾捌冊

曹司馬集六卷〔清〕曹燁撰

一

定園文集一卷〔清〕戴明說撰

五九

載石堂尺牘一卷柴雪年譜一卷〔清〕宋之繩撰

九一

與袁堂文集四卷〔清〕陳殿桂撰

一五九

姚端恪公文集十八卷詩集十二卷外集十八卷末一卷〔清〕姚文然撰 一九五

第拾玖冊

留素堂詩刪十三卷〔清〕蔣薰撰 一

香山草堂集七卷詩集一卷〔清〕劉友光撰 三二五

李介節先生全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李天植撰 四四五

夢澤堂文集四卷詩集三卷濱江唱酬詩一卷〔清〕黃師憲撰 五五一

大茂山房合藁六卷〔清〕宋起鳳撰 六五三

第貳拾冊

威鳳堂文集八卷〔清〕陸圻撰 一

擊鐵集十卷〔清〕薛敬孟撰 九三

湖上編二卷白下編二卷蓬宅編二卷衰晚編二卷〔清〕張遂辰撰 二六三

祇欠庵集八卷〔清〕吳蕃昌撰 三七九

南山堂自訂詩十卷續訂詩五卷三訂詩四卷〔清〕吳景旭撰 四四三

南邨詩藁乙集八卷〔清〕潘高撰 六三三

旅堂詩文集二卷〔清〕胡介撰 六八九

第貳拾壹冊

嚴白雲詩集二十七卷〔清〕嚴熊撰 一

中邨逸稟二卷〔清〕余思復撰 一六五

撫江集十五卷〔清〕蔡士英撰 二一五

陶庵漫興一卷〔清〕李浹撰 四三九

學易菴詩集八卷〔清〕趙賓撰

四六三

樂函十卷〔清〕葉承宗撰

六二七

第貳拾貳冊

蛻疣集不分卷〔清〕賀裳撰

一

愛日堂文集八卷詩集二卷外集一卷〔清〕孫宗彝撰

三一

林屋詩集九卷〔清〕鄧旭撰

二一一

湄湖吟十一卷聽松軒遺文一卷〔清〕杜濬撰

二六七

四照堂詩集十一卷樂府二卷詩餘一卷時曲一卷〔清〕盧紘撰

三八一

第貳拾參冊

中山集詩鈔六卷〔清〕郝浴撰

一

嘯雪菴詩集一卷題咏一卷新集一卷題咏二集一卷〔清〕吳綃撰 四九

真山人後集文二卷詩二卷〔清〕李昌祚撰 一五三

漬槐堂近詩一卷燕南日征草一卷

落花詩一卷漬槐堂集唐一卷〔清〕傅宸撰 二三七

約齋文集四卷〔清〕馮雲驤撰 二七五

水西近詠十卷紅鶴軒詩草二卷

水西高逸詠一卷南帆唱和詩一卷〔清〕田茂遇撰 三〇五

黃雪瀑集不分卷〔清〕黃中撰 四七七

調運齋詩一卷和陶詩一卷

調運齋文鈔不分卷調運齋集不分卷〔清〕錢陸燦撰 六三五

第貳拾肆册

大愚集二十七卷諸同人尺牘一卷 [清] 王鏞撰

一

古調堂初集六卷 [清] 馬之驕撰

三三九

天瓢文鈔一卷 [清] 吳風翔撰

三七五

正誼堂文集不分卷詩集二十卷 [清] 董以寧撰

四〇一

陸吳州集不分卷 [清] 陸舜撰

六四九

雪作鬚眉詩鈔八卷 [清] 劉謙吉撰

六八一

第貳拾伍册

虛直堂文集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 劉榛撰

一

六松堂集十四卷 [清] 曾燦撰

二八三

廉立堂文集十二卷附一卷〔清〕衛既齊撰

六三三

第貳拾陸冊

儲遜菴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清〕儲方慶撰

一

鳳池園詩集八卷文集八卷〔清〕顧汧撰

二〇七

金臺集二卷〔清〕許承宣撰

四四七

清吟堂集九卷附神功聖德詩一卷

皇帝親平漠北頌一卷恭奏漠北蕩平凱歌一卷〔清〕高士奇撰

五三九

城北集八卷〔清〕高士奇撰

六〇一

苑西集十二卷〔清〕高士奇撰

六五一

獨旦集八卷〔清〕高士奇撰

七三一

第貳拾柒冊

霽軒詩鈔五卷〔清〕袁佑撰

一

桂山堂文選十二卷〔清〕王嗣槐撰

五五

第貳拾捌冊

樂志堂詩集四卷〔清〕李明整撰

一

思居堂集十三卷首一卷〔清〕喬于洞撰

八七

徵緯堂詩二卷〔清〕顧貞觀撰

一七五

窺園稿六卷〔清〕賀振能撰

二二三

海陽紀略二卷〔清〕廖騰燧撰

三六七

似齋詩存六卷〔清〕王廷燦撰

四七五

杞田集十四卷〔清〕張貞撰

五三三

第貳拾玖冊

茗齋百花詩二卷〔清〕彭孫貽撰

一

傳恭堂詩集五卷〔清〕張廷瓚撰

四七

世經堂初集三十卷〔清〕徐旭旦撰

一〇五

梅谿文集六卷〔清〕方都秦撰

六〇七

許子詩存一卷文存一卷〔清〕許濬撰

七三三

第叁拾冊

晴江閣集三十卷〔清〕何藜撰

一

躉叟詩鈔四卷〔清〕紀映鍾撰

二五三

縮秀園詩選一卷詞選一卷〔清〕杜首昌撰

三〇一

同館試律彙鈔二十四卷〔清〕法式善等輯

三五五

詩評密諦四卷〔明〕王良臣輯

七一五

柴輯 · 壹册目錄

周易通義十六卷 [清] 邊廷英撰

一

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 [明] 黃洪憲輯

三八一

鄉黨考不分卷 [清] 黃守儻撰

七一九

〔清〕邊廷英撰

周易通義十六卷

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周易通義序

天之生人也無二心。心之所受於天也無二性。盡人無二心無二性。故聖人之為學也無二。其為教也亦無二教。今世所傳聖人教人明法。惟其於四子之書大畧一書。實即四子之學之所自出也。蓋人之為人所以盡乎人之職者。惟在於成己成物。而成己成物非一也。人之成物。事事皆以成己。成己之實。其著。在於成物。故成己成物。非兩事實。一事也。人之所成。已成物之本。惟在於心之仁。仁至而不可屈。息即易之健也。健則隨時應事。皆出於肫然之心。之自不容己。是為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之所從出。是即天下之大本也。人之成己成物之用。惟在於心之義。義盡而無有適莫。即易之順也。順則隨時應事。皆必循乎事理之自然。是為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之所以時措而咸宜。是即天下之達道也。健順仁義非他。即心也。性也。皆人所受於天之本然。心人之為人。求復其心性之本體。惟在於誠。惟在於明。誠至而萬物一體。即易之元也。明至而四達不悖。即易之亨也。

周易通義

自序

一

人之心。未有能誠能明而不能復其仁義之本體者。

亦未有能元能亨而不能復其健順之本體者。以此言之。是健順仁義皆以指言心性之本。元亨誠明皆所以復其本體之要道也。明乎此。故易言健順四子言仁義。易言元亨。四子言誠明。名不同而實同。以是存心而心存。以是復性而性復。以是成己成物。皆不待求諸外而無往不宜。此四子之學所以皆出於易。而大易一書所以為千古正學之所自出也。易之學。開自伏羲。至孔子贊易而大明。至孟子沒而其學寢晦。漢後儒者注易。或主象數。或主義理。然皆與四子之學不能歸一。殆非聖人作易之本義也。廷英幼讀易。求之不得。其說者數十年矣。中年以後。始因讀陸王書。有得於孟子本心。大學中庸慎獨之旨。自是以後。讀易則惟以四子之學求之。逐卦逐爻。皆必切體之心。切體之人。倫日用。以求其致用之實。十年之久。乃覺易與四子之學。渾合為一無纖。之可疑者。至是乃敢筆之書。凡一年而注成。名之曰周易通義。同學諸子。見而趨之。謀欲付梓。以公諸世。廷英竊維

周易通義

自序

二

大易一書成於三聖。今通之以四子之書。又無不若
合符節。如此於此。可見人之爲人。心無不同。性無不
同。是以千古聖人。所以爲學。所以爲教。無不同者。以
是讀易。或於人之盡心盡性。成已成物之學。不無小
補也夫。

道光十五年三月。旣望任邱邊廷英自序

又序

乙未之春。易注始脫稿。或問曰。諸儒注易。漢主象數。
宋主義理。至朱子作本義。於理取之。程子於數取之。

周易通義

自序

三

邵子易學。於是大明。今子注易。於程邵朱三子之說。
間有不同。其故何也。應之曰。學者爲學。欲學聖人之
爲人而已。學者窮經。欲得聖人教人爲人之本義。而
已。廷英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所收朱子後之易注。凡百數十部。其於

程邵朱三子之說。多不同者。明乎易道廣大。不可以
一說盡也。又朱子之學。出於程子。朱子注易。其說亦
多出於程子。然於程義之未安者。皆不曲從。且明辨
其失。是正朱子大公無我之心也。又朱子之言曰。有

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宜各
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是說
也。竊嘗取以爲讀易之法。故今於伏羲文王孔子之
易。皆各就本文消息。不敢便以儒者之說爲聖人之
說。是正朱子讀易之法也。問者退。因次其語。弁之卷
首。以告世之讀易而不主於一家之說者。

周易通義

自序

四

周易通義序

周易通義吾師邊育之先生言易之書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道未有不簡不一貫而可以為道者也先生言易謂易之教始於伏羲之畫卦伏羲畫卦即專以指言心德教人以盡心盡性之學故乾坤兩卦為易之總綱乾健也謂心之健也坤順也謂心之順也以四子之學證之健即心之仁順即心之義也仁至而不可屈息故謂之健義盡而無有適莫故

周易通義

序

一

謂之順也是二者言心之體也所以畫為八卦者非有加於乾坤兩卦之外也正以詳言健順之用也震之動坎之險艮之止三者皆健之用巽之入離之明兌之說三者皆順之用也據此是乾坤兩卦所以明其體震巽以下六卦所以詳其用八卦之德皆心德也所以重之為六十四卦者亦非有加於八卦之外也正以詳言八卦之德發用流行於實境者也險而止足以發蒙故卦名蒙蒙卦之設即以指言險而止之德發用流行於實境者也險而健足以處訟故卦

名訟訟卦之設即以指言險而健之德發用流行於

實境者也推之此外因重之卦無不如是是皆八卦之德之用即皆健順之用也此聖人所以畫卦重卦之本義也以是通之文王之經卦卦言元亨元亨者所以求健求順之要道也全經設象或以象健或以象順或以象不健不順隨時發病之心或以象求健求順隨時應盡之人事總之不離於健順之義是文王之易即伏羲之易也以是通之孔子之傳卦卦言卦德卦體卦德卦體皆健順也卦體之說不外中正

周易通義

序

二

應之三義中者健順之中也正者健順之正也應者健順之應也總之欲人隨時隨事自檢其心復其健順為一之本體達其健順為一之實用成其為盡心盡性之實學而已是孔子之易即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也此先生言易之大指也乙未春先生書既脫稿敬昌受而讀之竊見自漢以來儒者言易義之易不同於文文之易不同於孔又逐卦逐爻隨文立說使人求之不勝其難而卒不得其統宗會元之處今讀先生言易之書而三聖之易同歸一致惟以乾坤兩

卦貫全經而卦卦爻爻皆不須自爲立說如此然則於孔子一貫繫辭易簡之義庶幾其有合乎爲此請於先生與同門周子愉頊劉慕堂元孺參校付梓以公諸世書成謹述書中言易大指揭之卷首以待世之學易之人之論定焉道光十六年月日門人閩葉敬昌謹撰

周易通義

序

三

周易通義目錄

卷之一

乾 坤 彖傳小象傳各附本卦後並同

卷之二

屯 蒙

卷之三

需 訟 師 比

卷之四

小畜 履 泰 否

周易通義

目錄

卷之五

同人 大有 謙 豫

卷之六

隨 蠱 臨 觀

卷之七

噬嗑 賁 剝 復

卷之八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之九

咸 恒 遯 大壯

卷之十

晉 明夷 家人 睽

卷之十一

蹇 解 損 益

卷之十二

夬 姤 萃 升

卷之十三

困 井 革 鼎

周易通義

目錄

二

卷之十四

震 艮 漸 歸妹

卷之十五

豐 旅 巽 兌

卷之十六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周易通義卷之一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三三 乾上 乾下

乾 元 亨 利 貞

乾者伏羲八卦第一卦之卦名也。經文乾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伏羲畫卦以三畫成卦。凡八卦後聖重之為六畫之卦。六十四卦。然于八純卦之名。皆必仍其原名者。純卦之義。猶伏羲畫卦之本義也。乾健也。謂心之健也。健者。剛強有力。無所屈息之名也。伏羲氏始畫八卦。曰乾。曰坤。曰震。曰巽。曰坎。曰離。曰艮。曰兌。八者。皆以指言心德。以教後世。欲人因是以復其心而盡其性。故乾之健。卽心之健也。八卦之設。皆以象心之德。然必以乾為首者。人心之健。乃人之所以為人之本也。蓋人心至仁。萬物皆其一體。人之為人。果能不失其本心。則其在於家國天下之中。隨時隨地。常必有一體相關之心。流行於自不容己。此不容己之心。卽心之健也。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本也。不息之謂健。心不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一

屈於外物之謂健。健之實。卽孔門之所謂仁。中庸之所謂誠也。然伏羲名卦。不言仁言誠。而謂之乾者。蓋以心之愛言。則謂之仁。以愛之誠切言。則謂之誠。以誠之力量言。則謂之乾。三者異其名不殊其實。伏羲之時。文字未興。欲言心德。而以一言括之。又欲畫卦以象之。言仁言誠。則象不顯著。故以乾名之。乾之爲言。正指誠之不息處言也。指仁之有勇處言也。此伏羲所以以乾名卦之本義也。伏羲畫卦。必畫之爲八卦何也。蓋乾者健也。謂心之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二

健也。坤者順也。謂心之順也。二者言心之體也。震者動也。謂心之動也。坎者險也。謂心之險也。艮者止也。謂心之止也。是三者皆心之健之用也。巽者入也。謂心之入也。離者明也。謂心之明也。兌者說也。謂心之說也。是三者皆心之順之用也。人之一心。以健順爲其體。以六子爲其用。伏羲以心德示人。欲人有以全其體而達其用。故畫八卦以象之。欲人觀象而知其義也。其必畫之以奇偶。何也。奇偶之畫。專以象人之心。奇畫中實而無撓曲。所以

象心之健。偶畫中虛而無偏主。所以象心之順也。六子之卦。亦畫之以奇偶。何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八卦之德。皆健順也。故皆以奇偶象之也。其必以三畫成卦。何也。以奇偶爲畫者。一畫則其別二。兩畫則其別四。三畫則其別八。四畫則其別十有六。欲畫八卦。非三不成。故必以三畫而成卦也。三畫之卦。卦各有象者。何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皆取以爲心之象也。三畫之乾。其畫純奇者。明乎心之德。爲健之純。健之至也。六畫之乾。畫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亦純奇者。亦以明乎心之德。爲健之純。健之至也。乾之德。其象爲天者。天之生物。萬古不息。惟天之健。足以象心之健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以乾爲首者。皆以明健之德。爲人之所以爲人之根本。欲人之有志于學者。知用力以復其健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乾之一卦之本義也。文王繫易。繫卦下者。爲卦辭。繫六爻者。爲爻辭。逐卦逐爻。皆就時地所居。以明當盡之人事。此經文之通例。此一經爲乾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求復其健之德者。其

功夫當如此做也。元大也。謂心之大也。視民物皆吾一體。是之謂大。若有私己之心。卽非大也。亨通也。謂心之至通之理也。人心自然之理。措之民物。處處可以通行。是之謂通。若雜以智識。非心之至通之理。卽非通也。利宜也。貞者正而固也。正固之實。卽指元亨言之。粹然一出于元亨。謂之正。斷然必出于元亨。謂之固也。此經之義。言人之爲人。以健爲本。人有健德。知自推行其健。其心固爲善矣。然人心至危。難可執捉。惟恐推行之際。稍不自檢。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四

而雜以偏私。是不元也。參以智識。是不亨也。不元不亨。則行健之心。不免有後起之私。夾雜用事。求以利物。反以害之。是不得爲健之正也。故行健之心。必當主于元亨也。復言利貞者。諄復之之辭也。蓋人心知嚮于元亨。則所嚮正矣。惟恐存主之地。不能十分貞固。則倏忽之間。仍有攙和。仍有夾雜。是仍不得爲健之正也。故以元亨行健之心。又必利于貞也。元亨能貞。則庶乎健之爲健。純乎本體之健。無後起夾雜之病矣。此聖人教人以求復其

健之要道也

謹按易之教。始于伏羲之八卦。入卦之義。統于乾坤。又專統于乾。故乾者。易之發源處也。乾之一字。明則全經之義。皆有根著矣。向來易說于八卦名義。皆以天地陰陽爲說。乾之爲乾。有以爲指天之用言者。有以爲指天之性情言者。有以爲指陽之性言者。三者之說。異名同實。向來易注。既皆相沿爲定說矣。然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實皆未合。今以經文證之。八卦之名。在于各本卦之中。皆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五

前後數見。諸家訓釋。經文于乾卦卦名之乾。則指天言。指陽言。于三爻乾乾之乾。則指心言。是乾卦一名而兩義也。震卦卦名之震。指陽言。震來虩虩之震。指心之震言。震驚百里之震。指雷言。震來厲以下之震。指外至之震懼言。是震卦一名而四義也。自巽至兌五卦。皆每卦一名而分兩義。不思伏羲文王。皆聖人也。千古聖人。心無不同。道無不同。以伏羲之卦。而文王繫之辭。豈于卦之名義。漫無定說。而說不歸一如此。且文王作經以教萬世。若

于卦名一字而皆爲數義則使後之人何由而通其義乎。以此思之。有以知文王之意之必不然也。此諸家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之明證也。以孔子之彖傳證之。卦德卦象之說。至爲明著。健者乾之德也。天與陽皆乾之象也。天旣爲乾之象矣。若乾之爲乾。本指天言。是以天象天也。陽旣爲乾之象矣。若乾之爲乾。本指陽言。是以陽象陽也。又乾彖傳明言乾元統天。若乾元之乾。本指天言。是以天統天也。此諸家之說。不協于彖傳之義之明證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六

再以各卦彖傳言乾之德者證之。重卦之中有乾體者十四卦。十四卦之傳言卦德者十二卦。此十二卦之傳言乾之德。有言健者。若訟之險而健之類是也。有言剛者。若大壯之剛以動之類是也。有言剛健者。若大有之剛健而文明之類是也。據此是彖傳之中言健言剛言剛健皆指心言。無二義也。彖傳言乾之德。又有直言乾者。若履之說應乎乾。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是也。今以各卦傳文之通例例之。履之說應乎乾言卦德也。應乎

乾卽應乎健也。是乾與健非兩義也。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言卦體也。應乎乾卽應乎剛也。是乾與剛非兩義也。據此是彖傳之中言剛言健言乾皆爲直指心言。明矣。彖傳之乾皆指心言。何獨卦名之乾不指心言。再證以乾之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明言乾道之變化皆出于性命之正也。又合以經文終日乾乾之義。則乾之爲乾卽爲直指心之健言無疑義也。今釋伏羲之卦卽以文王孔子兩聖人之言爲定。乾卽爲心之健。則乾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七

卦之名定矣。乾爲心之健。則坤以下七卦之德皆心之德。卽八卦之名定矣。八卦之名旣定。因以通之重卦之義。險而止之德。足以發蒙。故坎艮相重之卦。卽名之爲蒙。險而健之德。足以處訟。故坎乾相重之卦。卽名之爲訟。則屯以下五十六重卦之名。無不從此出矣。觀于此。則知乾之義明。卽全經之義。無不可明。若乾之一字。說向外去。卽全經之義。皆無根著。處處不可通矣。此諸儒之說。不得聖人之義。不容以不辨者一也。

又按伏羲之教莫重于乾坤。文王之教莫重于元亨。元亨者。經文最要之義也。向來易說于乾坤兩卦之元亨利貞。皆據文言傳。以四德天道爲說。其意以乾坤指天地言。則元亨利貞亦當指天道言也。然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亦皆未合。今以經文證之。全經卦辭言元亨利貞者七卦。言元亨者四卦。言元貞者二卦。言亨貞者三卦。言利貞者六卦。專言亨者十四卦。專言貞者三卦。言亨利貞者十一卦。若元亨利貞果爲四德之義。則凡卦辭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八

言亨言貞者當爲四德之一。言元亨言元貞言亨貞言利貞者當爲四德之二。言亨利貞者當爲四德之三。言元亨利貞者當爲四德之四。皆不容有異說矣。今考諸儒易說。惟于乾坤兩卦以四德爲說。此外四十八卦之卦辭。則皆各自爲說。不相照顧矣。此諸儒說易之遷就也。不思文王繫易以教萬世。于乾坤兩卦名之下。卽皆以元亨利貞爲教。此後各卦或詳或略。亦無不以是言之。則此四字之義爲經文最要之義。明且著矣。文王于此豈其

漫無定說。而各卦經文之義全不歸一如此。此以知文王之意之必不然也。此四德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之明證也。以孔子之彖傳證之。卦辭具元亨利貞之文者。乾坤之外。尙有屯隨臨无妄革五卦。彖傳于屯隨兩卦皆言大亨貞。是不釋利字義也。于臨无妄革三卦皆言大亨以正。亦不釋利字義也。乾坤兩象傳于元亨二字皆分晰言之。利貞二字皆不加分晰而合釋之。其不以利貞爲兩事明矣。若使孔子于乾坤兩卦果有取于四德之義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九

則于乾坤兩象傳正當分晰言之。使後世無疑義矣。今觀兩傳之文與四德之說。渺不相涉如此。此四德之說不協于彖傳之義之明證也。再以全經之文證之。全經之中言利者一百十九。未有不訓爲宜者。言利貞者三十八。未有不爲宜于正固之義者。又坤卦經文利牝馬之貞與各卦經文利幽人之貞。利武人之貞。利于不息之貞。文法正同。則利字不能讀斷。牝馬之貞不能自爲一句。明矣。以是言之。是四德之說非文王之意。亦併非孔子之

意無疑義也。今釋文王之經，卽專以孔子之彖傳爲定元大也。謂心之大也。亨，通也。謂心之通也。乾元亨者，言人之用健之心，當主于元。主于亨也。坤元亨者，言人之用順之心，當主于元。主于亨也。利貞者，言人之以元亨用健，以元亨用順之心，又必利于貞也。以是爲說，則乾坤兩卦之義明矣。乾坤兩卦之義明，則全經之中，元亨貞之義無不明矣。此諸儒之說，不得聖人之義，不容以不辨者又一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十

以上兩條，一爲伏羲畫卦之本義，一爲文王繫易之本義，而二者之義實非兩事，而正以相成，其故何也。蓋乾健也，坤順也，健順者心之本體也。震巽以下六卦之德，皆出于乾坤，是皆健順之用也。屯蒙以下五十六卦之時義，亦無不以八卦之德爲其實用，是亦健順之德之實用也。元亨者，則人之用健用順之心，所以自檢其心之節度也。誠使人之爲人，隨時隨事，常必用力于元亨，則心之發用，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循是求之，必能

復其健順合一之本體，卽人之成己成物之學。盡在此矣。此聖人作易，以教萬世之本義也。惟然，故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可以不健，亦無一時一事可以不順，人之用健用順之心，亦無一時一事可以不主于元亨。學者于此，體認分明，則于全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一以貫之矣。此所以賅貫全經之要道也。此學易之入門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十一

又按八卦之德，皆心之德，觀于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至明且著如此。然諸儒說易，則必以天地陰陽爲說，何也。蓋諸儒以伏羲畫卦爲神奇之事，見聖人當日，憑空畫出八卦，意其中必有神妙，故一向求之天地陰陽，以爲必如是，庶有得于聖人之意也。然不知伏羲畫卦，非別有奇妙也，只以心性之德示人而已。蓋人之爲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以此心也。以此性也。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能盡其心盡其性也。聖人能盡其心，盡其性，亦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能有以盡其心，盡其性，故畫卦以示之者，正以心性本然之能事示之也。千古聖人

心無不同性無不同故其教人之法亦無不同觀于孔子一生教人只是言仁欲人復其心之仁性之仁也中庸大學言誠欲人復其心之誠性之誠也孟子言仁義禮智言本心良心言性善欲人復其心之善性之善也伏羲畫卦統于乾坤其意亦猶是也蓋乾健也坤順也皆心之德性之德也孔子彖傳釋乾之義謂之乾元言乾之德出于元也釋坤之義謂之坤元言坤之德出于元也元者大也謂心之大也萬物一體之心也卽仁也卽誠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乾出于元是乾卽仁也卽誠也坤出于元是坤卽仁也卽誠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是皆仁之用誠之用也屯蒙以下五十六卦之時義亦無不以八卦之德爲其實用是亦仁之用誠之用也蓋人之爲人只有此心只有此性聖人教人捨是則無可言也此聖人作易垂教之本義也學者于此有見則知人之爲學捨是則無所爲學聖人設教捨是亦無所爲教百世以上百世以下聖聖相傳只此一事無餘事也此四子之學所以皆出

于易而大易一書所以爲千古聖學之所自出也聖人作易只以心德教人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則其說信矣然則聖人必畫之爲卦何也蓋伏羲之時書契未興欲以心德教人只憑口語不能及遠故畫卦以示之畫卦以示之者是卽以書契代口語之用也是卽欲傳之久遠之意也是當時始畫之八卦卽是當結繩之世書契之前伏羲始造之文字也其必以奇偶畫之者奇以象心之健偶以象心之順以奇偶成卦使人可以觀其象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而知其意是卽文字之中會意象形之事也蓋奇畫中實而無撓曲可以象心之健偶畫中虛而無偏主可以象心之順若當時只畫乾坤不畫六子則只一奇一偶足以象之矣欲畫八卦故必以三畫而成卦也乾坤爲心之體故以奇偶之純者象之乾畫三奇明乎心之健爲純乎健也坤畫三偶明乎心之順爲純乎順也六子爲心之用故以奇偶之交者象之蓋心之剛柔健順本不相離而亦各有其發用之時剛德發用則剛爲主柔德發用

則柔爲主。震坎艮皆剛德也。故以兩偶一奇者象之。兩偶一奇者。奇爲主之象也。明乎剛德發用。則剛爲主也。巽離兌皆柔德也。故以兩奇一偶者象之。兩奇一偶者。偶爲主之象也。明乎柔德發用。則柔爲主也。奇偶之交。又各有先後。何也。蓋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一爻爲初。第二爻爲中。第三爻爲上。剛柔之德。其發用之時。亦各有先後。故各以其類象之。三剛卦之中。第一爲震。震動也。遇事而動。常在事初。故以奇在初爻者象之。其次爲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古

坎。坎險也。險之德。貫乎萬事萬物之中。功用最盛。故以奇在中爻者象之。其次爲艮。止也。止之德。爲健之至。必要其終而後見。故以奇在三爻者象之也。三柔卦之中。第一爲巽。巽入也。遇事能入。常在事初。故以偶在初爻者象之。其次爲離。離明也。明之德。周乎萬事萬物之變。功用最盛。故以偶在中爻者象之。其次爲兌。兌說也。說之德。爲順之至。亦必要其終而後見。故以偶在三爻者象之也。八卦既成。使人畫此八者之畫。懸掛于前。則人人可

以觀其象。而知其意。以是隨時修省。以勉于八者之德之實。此伏羲畫卦。所以真切示教之本義也。當是之時。三奇之畫。卽以象健。卽以象心之健。人人知之。非初畫。三奇卽另名之以乾。又訓之以健也。只三偶之畫。卽以象順。卽以象心之順。亦人人知之。非初畫。三偶卽另名之以坤。又訓之以順也。震巽以下六者之畫。無不如是。是時無字之名。亦未必有卦之名也。至于中古之世。書契既興。文字孳生。既夥。尊伏羲之教。不敢以其始造之字。入之于衆文字之中。故別之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五

曰卦。因另以乾坤等字名之。又以健順等字釋之。是皆中古以後之事也。至于後世傳之既久。說易諸儒。因以畫卦爲神奇之事。故一向以天地陰陽爲說。實非聖人畫卦之本義也。

聖人畫卦。非有奇妙。然諸儒說易。則必求之以奇妙。何也。蓋聖人之學。與儒者之學。只分虛實。聖人之學。實學也。儒者之學。虛見也。聖人之學。實。故雖輔相裁成。只是盡心盡性。無奇妙也。儒者之學。虛。故多揣摩想像之見。自漢以來。儒者以爲聖人之

蘊卽盡在于卦畫之中故各家說易皆必先取聖人之卦。反覆研求務窮其變于是漢之互體卦變消息旁通與夫宋以來一切象數之說紛紛而起而聖人之易始不可得而明矣。學者生千載之後欲讀聖人之經不能不看諸儒之傳注一讀其書而揣摩想像之說動輒盈卷窮其說則不可勝窮求之于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實學則字字全無根著此易學之極晦也。無已則惟先之以四子之書以通其大意繼則以伏羲之卦文王之經孔子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七

初九潛龍勿用

此下六節乾之爻辭也初者最下一爻之名也。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一爻爲初。第六爻爲上九者剛爻之名也。易于剛爻稱九柔爻稱六者伏羲畫卦奇爲剛偶爲柔剛之數奇故稱九柔之

數偶故稱六也。然奇不言一三五七獨稱九者九乃一三五之積數也。積三奇之數數仍爲奇。以是爲奇之純奇之盛也。故以爲剛爻之名也。偶不言二四八十獨稱六者六乃二四之積數也。積兩偶之數數仍爲偶。以是爲偶之純偶之盛也。故以爲柔爻之名也。文王繫爻辭祇欲詳言人事以申卦辭未盡之義故六爻之序皆相承爲說。此卦六爻皆以詳言用健之道。故此第一爻先發勿用之義以起下文意也。潛藏也。龍者健之象也。人心之健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七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此承初爻之義言之。言當事任而用健惟貴使此心見大人也。見龍對潛龍取象。見者出潛離隱之義也。田者禾稼所生之地也。龍致雨惟于禾稼之利最普故以在田言之。蓋以龍之在田象有健德

之人居民物之上也。見大人者取象之辭也。易之一書。假象言義爲全經之通例。故經文之中。惟空言事理。不著一人一物一事爲說者。爲正言。其但著一物。如龍之類。但著一人。如君子之類。但著一事。如見大人之類者。皆取象之辭。非正言也。此取象于見大人者。大人卽有民物之責之人也。大人居民物之上。以民物爲心。故以大人象心之元德。見大人者。言此心真有元德。真覺民物爲一體。卽是此心見大人也。易凡言大人言見大人。皆此義。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六

詳見易例。承上言有健德而不當事任。固不當汲汲求用其健矣。若有健德而當事任。有民物之寄。則如龍之見于田中。正雨澤及物之時。不可不用其健也。當是之時。民物之事皆己之事。若雜之以私小之心。卽民物不被其澤矣。故用健之道。惟在以元德爲心。使此心真見大人。則庶于民物之事。體之親而處之當。澤能及物。無忝于其職也。按此爻見大人。卽正申言卦辭元之義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言用健之心。宜自防其意氣用事之病也。君子者。有健德之人之象也。易言君子小人。皆取象之辭。蓋君子爲在上之人。主出令。故以象人之有健德者。小人爲在下之人。主從令。故以象人之有順德者也。易凡言君子小人。皆此義。詳見易例。乾乾者。健而又健也。若語辭厲。危懼也。易凡言厲。皆以心之危懼言之。亦詳易例。咎。咎責也。蓋人之健德發用。皆起于民物爲重之心。其發念非不善也。然人心至危。貴能自克。若此心一時忘懼。卽恐行健之時。不免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自信爲健。已非健之正矣。如是之病。其害甚大。故有健德之君子。必當于終日之中。健而又健。而惕厲之心。至夕不敢懈焉。則庶無意氣用事之病。于乾之義。可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九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言用健之道。宜審于隨時之進退也。躍者。進之象也。卽象傳中所謂進也。龍欲致雨。則躍。人欲有爲。則進。故以龍之躍。象人之進也。或者非必之辭。

也。淵者龍所居人所不見之地也。或躍在淵者以龍之或躍之意在于淵象人之不輕進之心。在于人所不見之地也。蓋人之用健期有利于民物也。故其心常主于進。然時義所在。非可執一。一有專必之心。卽恐不免違時舉事。利不及于物。而害隨之矣。故用健之道。必當隨時隨事。審其進退。常有不輕進之心。在于人所不見之地。則庶無違時舉事之失。于乾之義。可以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干

此爻之義。再卽二爻之義而竟其說。以明見大人之義之重也。蓋在上之人。必有萬物一體之誠心。乃能澤及于物。故凡有民物之責者。雖一官一邑。亦當使此心見大人。若其權位益尊。統轄益廣。如飛龍在于天上。其雨澤及物之功。尤能及遠。自尤不可不令此心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此一卦之終。復卽大賢以下。人人易犯之病。指言之以著戒也。亢。驕亢也。悔者。心不安也。言有健德

之人志在民物不在身家。其居心措意。固不與常人同矣。然人之體物之心。無時可以不虛。若自以德業旣成。稍涉驕亢。則其體物之心。必不能至。見諸設施。必有不能自慊其初心之處。必至有悔。是不可以不戒也。按此爻亢龍二字。龍字是象。亢字不是象。非龍有亢不亢也。此如牝馬之貞。牝馬是象。貞字不是象。黃牛之革。黃牛是象。革字不是象。皆此例也。易中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用九見羣龍 无首 句 吉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壬

用九卽用健也。文王繫易。每卦繫以卦辭爻辭。于人事可謂詳矣。獨于乾坤兩卦之終。復有用九用六之文者。蓋以乾坤兩卦。其義本以貫全經。而人用健用順。又無一時一事之可離者。故于兩卦之終。復以用健用順之道。所以檢心之要法言之。欲人之隨時隨事。常必以是而用其健用其順也。見羣龍。與晉卦錫馬蕃庶。取象之義略同。蓋馬者健之象也。馬蕃庶。健不一健之象也。龍亦健之象也。羣龍亦健不一健之象也。見與見大人見字同。

義蓋使此心之健。時時發用。動而不窮。卽是此心見羣龍也。首與離上爻明夷三爻首字同義。皆心之矜己傲物之象也。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泣衆體。有矜己傲物之象。故以象人之矜己傲物之私。无首言無矜己傲物之私也。易之取象。有兩象相連取象者。有兩象不相連取象者。如歸妹之卦。羊無血。血卽羊之血。大畜之獯豕之牙。牙卽豕之牙。此一例也。又如未濟之狐。汜濟濡其尾。尾非狐之尾。此卦之見羣龍无首。首非龍之首。此又一例也。以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上俱詳易例。吉猶善也。易言吉凶。皆指事之得失。言不指一人之利害言也。此經之義。言人之用健之道。必使健之用。時出不窮。始爲健之盛。又必廓然無矜己之意。始爲健之純。故必見羣龍无首。則吉。求之古人。若禹之八年治水。不矜不伐。卽見羣龍无首之事也。

謹按聖人之繫爻辭。只是平說事理。以申卦辭未盡之義。其中言吉言利者。正言之也。言凶悔吝者。反言之也。正言以示法。反言以著戒。聖人之意。只

欲發明卦之時義。使無不盡而已。爻辭之吉不吉。非就各爻之位。而斷其優劣也。至後儒之解爻辭。則有四例。一曰爻才。剛則爲陽剛。爲剛明。柔則爲陰柔。爲柔闇。此以爻之才。象人之才也。一曰爻德。爻中正。則爲有德之人。不中正。則爲無德之人。此以爻之德。象人之德也。一曰爻位。六爻之位。凡五皆爲君位。二皆爲臣位。三皆爲高位。四皆爲近君之位。初皆爲無位之人。上皆爲事外之人。此以爻之六位。象人之所居之位也。一曰承乘比應。承者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本爻之上。一爻也。乘者。本爻之下一爻也。二者皆爲比爻。此以爻之相比。象人之相比也。應者。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也。此以上下兩體之相應。象人之上下之相應也。凡此皆以相比相應之爻之善不善。象人之相比相應之人之善不善也。以是說易。故于各卦爻辭。皆必逐爻以是爲說。剛爻而吉。則曰以其陽剛也。剛明也。剛爻而不吉。則曰以其不中也。不正也。或不得位。且無應也。至剛爻中正得位有應。而辭不吉。或不中不正不得位。

無應而辭反吉者則卽捨是不說。又另爲一說以周旋之矣。柔爻而不吉。則曰。以其陰柔也。柔闔也。柔爻而吉。則曰。以其中也。正也。或得位且有應也。至柔爻不中不正不得位無應而辭亦吉或中正得位有應而辭反不吉者。則亦捨是不說。又另爲一說以周旋之矣。惟然故諸儒之注爻辭。皆不免輾轉爲說而終無了義。此由不明于經文大意。又自生條例之故也。此諸儒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者一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五

又易之一書。假象言義。爲經文之通例。全經之中。惟不著一人一物一事爲說。只空說事理如元亨利貞之類者。此爲正言。非取象之辭。其但著一人如君子小人之類。但著一物如龍與牛馬之類。但著一事如見大人涉大川之類者。皆取象之辭。非正言也。全經之中。惟如師卦之帥師與尸。家人卦之家人婦子。非取象之辭者。以其直指卦名所指之事而言之也。此外則無非象矣。此經文之通例也。諸儒不明此例。故于君子小人王侯臣妾婦女

之類。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人于見大人涉大川。納婦取女之類。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事。于是經文之義。遂不勝其瑣屑。而亦全無根著矣。甚者至于歸妹一卦。不知是象。直謂聖人專爲嫁女之事。特設一卦。旅卦不知是象。直謂聖人專爲行路之事。特設一卦。則似聖人設卦之義。亦不勝其瑣屑矣。又其甚者。馬以象健。既卦言之矣。至晉卦之馬。健上說不去。則不以爲健之象。而以爲正言馬。牛以象順。既卦言之矣。至无妄既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五

兩卦之牛。順上說不去。則不以爲順之象。而以爲正言牛。此又自亂其例者也。此由不明于經文大意。及經之通例之故也。此諸儒之說。不協于經文之義者又一也。以上兩條。一爲經義所無。而諸儒自生之條例。一爲經文本有之義例。而諸儒不知是例。經義不明。大半皆由于此。故今于易之第一卦。特備言之。以爲學者學易之一助。其詳則具于易例。暨各本卦本爻之下。茲不具說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孔子贊易釋卦辭者爲彖傳。釋爻辭者爲象傳。此下五節爲乾之彖傳。此第一節正釋伏羲所以設乾卦之義。言乾德之大。卽正文王之所謂元也。乾元者。卽乾卽元也。蓋以心之健言。則謂之乾。以心之大言。則謂之元。是乾與元爲兩名也。其實則心之健。卽心之大。在心非有二也。故孔子言乾之德。卽直謂之乾元也。大哉者。言是乾元之心。于事無所不統也。資者。取資于此之義也。萬物資始。指天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美

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言人有是乾元之心。則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從此而起。有是心。則有是事。無是心。則無是事矣。是乾元之心。爲天下萬事之所始。卽正如天之爲天。爲萬物所資以始也。乃統天者。言只此一心。已統乎天道之全。無不盡也。此節之義。專以明乾之德。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是正伏羲設卦。所以必以乾爲第一卦之本義也。按此節萬物資始。卽正如中庸言心之體爲天下之大本之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一節亦正釋伏羲所以設乾卦之義。言乾德自然之用。卽正文王之所謂亨也。品物。多品之物也。流形。謂物之形形色色。無不自在流出也。此節二句。指天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言人有是乾元之心。則不獨天下事物。從此而起。卽其所以應物之理。條條件件。亦無不合。下分明。隨時呈露。是卽如天之生物。雲行雨施。而品物自然流形也。此節之義。專以明乾之德。爲天下至通之理之所從出。是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美

亦伏羲設卦。所以必以乾爲第一卦之本義也。按此節品物流形。卽正如中庸言心之用。爲天下之達道之義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上二節以文王之元亨。切釋伏羲所以設乾卦之義。皆以明乾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此一節乃正釋經文元亨之義。言人之欲復其健之德者。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大。卽元也。心之元。卽心之大也。明。卽亨也。心之亨。卽心之明也。亨之義爲通。見于

節卦傳此訓亨爲明者蓋心之至通之理卽心之本然之明無二義也大明終始者言心之爲心惟此元亨之德自爲終始更無不元不亨者以攬雜之也位謂心之位也于心言位者與孟子言心之官同義蓋心之主宰萬事乃心之職心之職卽心之位也象象傳言位五十五無不指心言之詳見易例此言六位者以爻之位況心之位也伏羲畫卦奇爲剛偶爲柔是以畫之奇偶分剛柔也六爻之位亦分奇偶故亦分剛柔初二五皆奇也故皆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天

爲剛之位二四上皆偶也故皆爲柔之位六者之位皆以象心之剛柔各有其至正之位故爻位卽心位也爻位有六心位亦有六者何也蓋人之心以乾坤爲其體以六子爲其用乾坤發用不在于六子之外故心位亦有六也其直以爻之六位況心之六位者何也蓋六子之德在心有正位在爻亦有正位重震之卦正位在初是初卽震之位也重巽之卦正位在四是四卽巽之位也重坎之卦正位在五是五卽坎之位也重離之卦正位在二

是二卽離之位也重艮之卦正位在三是三卽艮之位也重兌之卦正位在上是上卽兌之位也據此是爻之六位卽正以象心之六位故于心亦直以六位言之也其不及于乾坤何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六子之位亦統于乾坤重乾之卦初二五皆正位也故震之初艮之三坎之五三者皆乾之位也重坤之卦二四上皆正位也故離之二巽之四兌之上三者皆坤之位也據此是六子之位卽乾坤之位故不言乾坤而乾坤在其中也六位時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天

成者言心爲大明終始之心則當震之時震得其位當巽之時巽得其位當坎離艮兌之時無不各得其位是六位以時而成也龍者健之象也變位言龍者以六者之各有其位言則謂之六位以六者之皆出于乾言則謂之六龍也六子之德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此言皆出于乾何也蓋心之德晰言之則健順二也專言之則心之德健而已矣健者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也是心之全體也順卽健之順也非健外別有順也人有健德則自然能

動能險能止。是三者皆健之用也。人有健而順之德。則自然能入。人能明能說。是三者皆其健而順之用也。順既爲健之順。則六子之用亦皆爲健之用矣。故六位卽六龍也。乘猶憑也。乘龍卽屯卦言乘馬。各卦象傳言乘剛之義。謂憑剛德以做事也。御行也。天謂天之道也。此節之義卽承上二節之義言之。言人之元亨之德。皆其乾德中自有之能事。如此然。則人之健德。惟患不能復其元亨之本體耳。若使人之行健之心。果惟此元亨之德。自爲終始。更無不元不亨者。以攙雜之。則心之健順合一之本體復矣。本體旣復。則六子之德。時時發用。無不各當其位。是六位以時成也。信如是。則六者之用。皆出于本體之健。是六位卽六龍也。六龍之用。無時不大。無事不明。以是時時應事。卽時時乘六龍以行天道也。以此而言。人心之健果純乎元亨之本體。則其自然之用。至于如此。此人之欲復其健之德者。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謹按元亨二字爲經文最要之義。向來易注元有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訓始者有訓大者。亨則訓通。不訓明。此諸儒之說也。然訓釋經文。終當以孔子彖象傳爲定。今詳全經之中。卦辭具元亨利貞之文者七卦。具元亨之文者四卦。彖傳于屯隨兩卦言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言大亨。以正升卦言大亨。是孔子以大字代經文元字。彖傳之中。凡數見矣。獨此卦爲元亨二字。始見于經之第一卦。彖傳于正釋經文元亨之處。卽以大明終始爲言。其爲以大字代元字。以明字代亨字。無疑義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詳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見易例

又按大明終始。卽純乎元亨。無稍間雜之義。然必以終始爲言者。蓋合六位時成一句爲文也。蓋六子之用。皆心之用。而發用實有先後。故有相爲終始之義。以三剛卦言之。震德發用最早。事之始也。坎德發用在震之後。事之中也。艮德發用必要其終。而後見事之終也。此剛德發用之終始也。以三柔卦言之。巽德發用最。事之始也。離德發用在巽之後。事之中也。兌德發用必要其終。而後見事

之終也。此柔德發用之終始也。證以伏羲畫卦之義。震巽兩卦交在初爻。坎離兩卦交在中爻。艮兌兩卦交在三爻。此伏羲畫卦分終始之義也。再證以文王之經。震卦三言震來。震來者震動之意。初萌于心之義也。是事之始也。坎卦言來之坎。坎來之坎。坎者過去未來皆險之義也。是事之中也。艮卦言敦艮。象傳明言以厚終。是事之終也。巽初爻言進退。進退者事至巽入。將進將退未定之義也。是事之始也。離初爻言履錯然。錯然者交錯紛至。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三

之義也。是事之中也。兌上爻言引兌。引者引而長之之義。即要其終之義也。是事之終也。此六卦經文分終始之義也。據此是剛柔發用本各自為終始。故必元亨之德貫乎終始。六位乃能時成此傳文。所以言大明終始之義也。又按震坎艮為乾之用。此義易見。巽離兌為乾之用。此義難明。然證以彖傳經文實歷歷有據。今請條析于後。以明其義。全經之中上下兩體純柔之卦。凡十六卦。巽卦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兌卦傳曰剛中而柔外。臨萃升三卦傳曰剛中而應。大過卦傳曰剛過而中。中孚卦傳曰柔在內而剛得中。睽鼎兩卦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以上九卦皆兩體純柔之卦。宜無剛之可言矣。然象傳皆以剛言之。此乾之一卦。可以統七卦之一證也。此外坤離觀晉明夷家人革七卦。象傳不言剛。則自有說。蓋象傳凡言剛柔皆就卦體所有者作指點之辭。以教後世。坤卦象傳不言剛者。以六畫無剛爻故也。離晉明夷三卦象傳不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三

言剛者。以二五無剛爻故也。觀卦象傳不言剛者。中正以觀天下。指五爻言。即剛中正也。不言剛。省文也。家人卦象傳不言剛者。女位乎內。即柔之義。男位乎外。即剛之義也。革卦象傳不言剛者。不言剛亦不言柔。此如謙頤豐三卦之例。偶不及于剛柔也。然證以經文。坤觀明夷革四卦皆言君子。君子者健之象也。坤晉兩卦言馬。馬亦健之象也。離家人兩卦言王。王亦健之象也。以上七卦象傳不言剛。經文中則皆以健言之。此亦乾之一卦。可以

統七卦之一證也。據此是乾之一卦。統貫全經。實為伏羲文王之本義。孔子作乾卦一傳。首發六位時成之義。正所以提挈綱維。為全經全傳之括例者也。此易中最要之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一節。正釋經文利貞之義也。乾道者。健德中發出之條件也。變化者。謂其隨時隨事之變化也。人所受于天曰性。天所予曰命。各正性命者。言健德隨時發用。必欲各得乎性命之正也。保者。保而不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失之義。合者合而不離之義。太和。即中庸中節之和。亦即兌初爻和兌。夫象傳決而和之和也。和。取和適無所乖戾之義。言太者。以其德之可貴而異其名。亦如大有傳。言中為大中。晉卦傳言明為大明之義也。承上言人心之健。果純乎元亨之本體。則其自然之用如此。然則經言元亨足矣。其復言利貞何也。蓋健之發用。雜以後起之私。則不正。參以意氣。則不和。今也乾之道。千變萬化。皆欲各得乎性命之正。不失其自然之和。是非元亨之功。貞

固不變。不能至此。是乃元亨之功。所以必利于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庶物。謂居天子之位也。此一節。即承上節之義言之。言元亨之功。果能貞固不變。以是德而居天子之位。則萬國之人。胥受其福矣。言此正見以元亨行健之事。其關繫于世道之重如此。欲使後之有世道之責者。必當用力于此也。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此下七節。為乾之象傳。此一節。即卦象之說。以釋初爻勿用之義也。陽者。天之氣也。健之象也。乾之象為天。故天之氣。亦為健之象也。在下。謂陽氣在地下時也。蓋人心之健。主于施用。與陽氣主于施用。其事正同。然有健德而不當事。即如陽氣正在地下。未當施用之時。故當靜以俟之。不可汲汲求用其健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此釋二爻利見大人之義也。普。普徧也。言人有健

德而居民上。卽如龍之見于田間時也。必使此心真見大人。德施乃能普遍。故經言利見大人也。按此傳。不出利見大人句。德施普。實正指見大人言之。何也。蓋孔子作象象傳。欲便人之誦習。故文皆有韻。各卦爻辭。長短不一。故象傳中。往往不全舉經文。而全釋其義。取其便于誦習也。三爻傳。倣此。全經象傳。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此釋三爻。夕惕若厲之義也。言君子終日乾乾之心。正欲反復于道。故不可以一時而忘懼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釋四爻之義也。言有健德之人。不必于進。進乃无咎。言此。正見有健德而必于進者。必不免于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此釋五爻之義也。造者。生成之之義也。言人有健德而居尊位。卽如飛龍在于天上時也。必使此心真見大人。乃足以生成乎一世。故經言利見大人也。

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釋上爻之義也。盈。滿也。龍之亢。由心之滿也。滿則招損。未有能久而無失者。此亢之所以有悔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釋用九无首吉之義也。蓋用九者。用健也。健者。天之德也。爲首者。人之私也。天德不可以人爲雜之。故經言用健之道。必見羣龍无首則吉也。

謹按周易傳本。皆以大小象合爲一書。各家之本。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並同。然詳孔子贊易。作彖傳以釋卦辭。作象傳以釋爻辭。其文皆有韻。取其便于誦習也。又彖象傳釋經。皆直據經文。推闡發明其義。從無于經義外自立一說之處。是正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之意也。六十四卦。無不如此。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今所傳大象傳。文皆無韻。與小象傳。文體不類。又其爲說。亦多與經義不相應。非孔子述而不作之意。是與小象非一書。必當自爲一書無疑義也。今此本以傳附經。仍用費氏本。取其附近經文。便于尋釋。

惟大象則分出之。使自爲一書。亦呂氏不附文言傳于乾坤兩卦之例也。

又按世所傳十翼之書。皆漢以前相傳之舊本也。漢儒因相傳有孔子作十翼之說。又適有此相傳之本。故卽以此定爲孔子之十翼。觀于唐孔氏言漢儒數十翼者亦有多家。則知漢儒之說亦各以意爲之。非果有確實證據。真卽爲孔子十翼之原書也。今以伏羲之卦文王之經。與世所傳十翼之書。反復參求。惟彖傳小象傳。與經文字字相應。是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真先聖後聖同揆之書也。此外大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六書。則與經文之義。往往不相應。與彖傳小象傳亦多不相應。竊意孔子大聖人。著書以教萬世。不應據經爲傳。乃說不歸一。如此又文言繫辭兩傳。其中皆有子曰字。似亦出于孔門弟子。追述孔子之言而筆之書者。然則世所傳十翼之書。未必卽皆爲孔子十翼之原書也。學者窮經。惟欲得聖人之意而止。惟欲有益于成己成物之實學而止。果有志于孔子寡過之實學者。卽惟當

以伏羲之卦文王之經。孔子之彖傳小象傳。徐徐讀之。俟其自入。則于三聖人之教。必有得焉。勿遽以六書之說參之可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乾

三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

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伏羲八卦第二卦之卦名也經文坤字則後

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體純坤之卦仍

名爲坤者重卦之坤猶伏羲坤卦之本義也坤順

也謂心之順也坤與乾名義正相對乾也者至剛

至健之名也坤也者至柔至順之名也至剛至健

者我爲主物不能奪之之義也至柔至順者我不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爲主惟順物之自然之義也二者之名義判不相入然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以坤次乾者正以明二者非兩事實一事之義也蓋人之一心仁爲其體義爲其用乾之健即心之仁也坤之順即心之義也仁至而不可屈息故謂之健義盡而無有適莫故謂之順也健順之德在于人心本爲一體順即健之順也非健外別有順也健亦即順之健也非不順而可謂之健也是性之德也是所受于天之本然也自夫人之求復其性言之則當用力

以求復其健又用力以求復其順學之未至養之

未純則健而不順者有矣健而不順則于天地民

物之事雖有任之爲己事之心而體之不至處之

不當以健行之不能利物反以害物者有矣是以

聖人立教必使之健順爲一始爲成已成物之實

學以四子之學證之健與順皆誠也自誠之不息

言之謂之健自誠之體物言之謂之順也健與順

亦皆仁也自仁之有勇言之謂之健自仁之無我

言之謂之順也而二者之事正以相成誠之體物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所以成其不息之功也仁之無我所以善其有勇之用也此健順爲一所以爲盡心盡性成已成物之實學而大易一書所以設乾坤兩卦以教萬世無窮之本義也三畫之坤其畫純偶者偶以象心之順三畫純偶明乎心之德爲順之純順之至也六畫之坤畫亦純偶者亦以明乎心之德爲順之純順之至也坤之德其象爲地者地之生物順以承天惟地之順足以象心之順也此一經爲坤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求復其順之德者其功夫當如

此做也。元亨與乾卦同義。乾言元亨，坤亦言元亨。者人之用力于健，順非兩時，亦非兩事。故元亨之功，非有二也。利貞亦與乾卦同義。然乾言利貞，此言利牝馬之貞者，正以明健順非兩事之義也。馬者健之象也。牝馬者健而順之象也。取象之義與離卦牝牛當對看。蓋牛為順之象，牝牛者順之順也。牝馬者健之順也。離欲明麗之德，非順不麗。故言畜牝牛吉。此欲明順之德，與健為一。故言利牝馬之貞也。君子以下，則以健之不可不順者，反復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望

言之皆為有健德之君子，真切示教之辭也。君子與乾三爻君子同義。有健德之人之名也。有攸往者，謂欲用健而有所為也。先者，不順之義也。後者，順之義也。迷與迷復之迷同義。謂不見正理而迷所嚮也。得主與各卦言遇主同義。謂見正理而得所主也。蓋人心自然之理，順則現，不順則不現。事至而我有成心以待之，是我為先也。先則不見正理而迷，惟健而不順故也。事至而我無成心，惟順以應之，是我為後也。後則見正理而得主，惟健而

能順故也。此可驗之于心者也。西南東北與蹇卦西南東北同義。西南者陰方也。東北者陽方也。陰陽之用，陽常為倡，陰常為和。言西南者為和不為倡之義，即上文後之義也。即順之義也。言東北者為倡不為和之義，即上文先之義也。即不順之義也。易凡言西南東北，皆此義。詳見易例。朋，同類也。得朋喪朋，即孟子多助寡助之義也。蓋人心大同之理，順則同，不順則不同。故行健之道，惟利于西南。西南則人心協應而得朋，順故也。若東北，則人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望

心不應而喪朋矣。不順故也。此可驗之于人者也。內驗之心，外驗之人，順不順之相去如此。故有健德之君子，必能安心安意，為牝馬之貞，則吉也。此聖人教人以求復其順之要道也。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一節正釋伏羲所以設坤卦之義。言坤德體物之極，其至，即正文王之所謂元也。坤元者，即坤即元也。蓋以心之順言，則謂之坤以心之大言，則謂之元。其實則心之順，即心之大。在心非有二也。故

孔子言坤之德。卽直謂之坤元也。乾爲元。坤亦爲元。何也。蓋坤者順也。謂健之順也。非健外別有順也。元者。人之萬物一體之心也。人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心之德。自然能健。健之德。亦自然能順。在心非有二也。伏羲畫卦。所以必畫爲兩卦。以明之者。欲人之各作一翻體認也。至孔子贊易。則恐人不知其實。而誤以乾坤爲兩事也。故卽以文王之所謂元者。切釋兩卦之名義。就乾而指其本體。曰乾元。言乾卽元也。就坤而指其本體。曰坤元。言坤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四

卽元也。此正釋伏羲所以設乾坤兩卦之本義也。至哉者。言是坤元之心。體物能極其至也。萬物資生。指地言之。其實指心言之。此正以地之承天之事。況言心之順以行健之事也。蓋資始者自無而有之義也。資生者既有是物而遂能使之遂其生之義也。以天地言之。本無是物。而今有是物者。天之爲也。既有是物。而遂能使之各遂其生者。地之爲也。若非地之順以承天。則雖有是物。而將不能使之各遂其生矣。是萬物資生。正地之順以承天

之功用也。以心言之。本無是事。而今有是事者。健之爲也。既有是事。而遂能體之曲盡其分者。順之爲也。若非心之順以行健。則雖有是事。而將不能體之曲盡其分矣。是萬事因心而得其理。正心之順以行健之功用也。以此而言。是心之以順而成其健。卽正如地之以順承天然也。此節之義。專以明坤德體物之極。其至是正伏羲畫卦。所以必以坤爲第二卦之本義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四

此一節亦正釋伏羲所以設坤卦之義。言坤德自然之用。卽正文王之所謂亨也。坤順也。坤厚。卽坤元也。變元稱厚者。以心之大言。謂之元。以心之仁言。謂之厚也。坤厚載物者。言以此順厚之心。曲體乎物。卽正所以承載乎物。卽中庸博厚載物之義也。無疆。指地言之。合無疆。卽中庸博厚配地之義也。含宏光大。卽指坤厚之心言之。不淺露之謂含。不狹隘之謂宏。無私之謂光。無物我界限之謂大。連言之者。正見坤厚之心體如此。此亨德所以能

流行者也。品物咸亨。指地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言以如是之心。曲體乎物。故物理物情。皆得旁通曲。即如地之生物。而品物咸亨然也。此節之義。專以明坤之德。亦實爲天下至通之理之所從出。是亦伏羲設卦。所以必以坤爲第二卦之本義也。

謹按乾坤兩象傳。皆相對立文。至哉坤元。與大哉乾元相對。品物咸亨。與品物流形相對。柔順利貞。與乃利貞相對。獨乾傳有大明終始一節。正言以元亨利貞之事。此傳無之者。蓋人心之健順。其本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聖

體本不相離。人以元亨利貞。與以元亨利順。其功夫亦不能分爲兩事。乾傳言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即正言人之心。純乎元亨。則健順之用。自然各當其位。是併坤卦之義。已豫言之矣。故此傳不須複說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釋經文利牝馬之貞之義也。地類釋牝字之義。順之象也。行地无疆釋馬字之義。健之象也。牝馬二字。合併取象。正健順合德之象也。柔順利貞順

之貞也。以有健德之君子行之。是亦健順合德之貞也。此正釋經文利牝馬之貞。所以爲健順合德之義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一節。就經文逐句釋之。皆爲有健德之君子。反復開示之辭也。常常道也。有慶。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言有健德之君子。一有成心而先。則心已失其道矣。失道故迷也。必後而順。乃得其常道。得其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聖

常道。故得主也。西南所以得朋者。西南之道。乃與類行之道也。然則言西南不言東北可也。復言東北喪朋者。蓋必知東北喪朋之害。斷斷不爲東北。乃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信如是。則必能安心安意。爲牝馬之貞。與地之承天之道相應矣。此安貞之所以吉也。

謹按此傳。東北喪朋二句。舊說多以喪朋爲有慶之道。于文法甚順。惟詳全經之中。言西南東北。與言西言南言東者。共九卦。凡西南皆順之象。凡東

北皆不順之象。順則利，不順則害。無卦不然。不應此卦專明順德，乃反以東北之道爲有慶之道也。又詳孔子作傳文法甚變化，亦不似後人文法之拘。學者于此，必須見其大意，又證以全經義例，則聖人之意可見。固未可望文生解而爲之說也。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大易一書爲四子之學之所自出。今以中庸證之，義尤明顯。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卽中庸所謂誠也。人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自然能健。故孔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巽

子釋乾之名義而謂之乾元，言元則健也。卽中庸至誠無息之義也。人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自然能順。故孔子釋坤之名義而謂之坤元，言元則順也。卽中庸誠能體物之義也。且人有是乾元之心，則天下事物條條件件無不從此而起。故孔子以萬物資始言之，卽中庸不誠無物之義也。人有是坤元之心，則天下事物無不體之曲盡而各得其理。故孔子以萬物資生言之，卽中庸誠能成物之義也。又易之教統于元亨，中庸之教統于誠明，元

者大也。卽中庸所謂誠也。亨者明也。卽中庸所謂明也。今此兩傳釋元亨之義，乾德之亨出于乾元，坤德之亨出于坤元，是皆以心之本體言之。因元而亨之義也。卽中庸自誠明謂之性之義也。此後各卦卦辭則多以亨爲教，欲人用力于亨，則元德自復，是皆爲學者言之。由亨而進于元之義也。卽中庸自明誠謂之教之義也。凡此皆易之大義與中庸大義無不若合符節如此。此大易一書所以爲三聖人垂教萬世之書，而千古正學之所自出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巽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此下六爻皆承卦辭之義而詳言之。專爲有健德之君子立教。此第一爻言心之不順之幾，不可不謹之于微，而慎之于始也。霜與冰皆人心不順之象也。蓋人心之用本以利物，至于不順，則不能利物，而反以害物。天地之氣本以生物，至于霜冰，則不能生物，而反以殺物。二者之事正同，故以霜與冰象人心之不順也。履霜者，以象不順之念之始。

尙微堅冰至者以象不順之念之終必鉅也言有健德之君子其心本以利物也然其行健之心一出之以專必而不體物情則利物之心反以害物矣如是之事其始雖微而其終必鉅正如今日履霜轉瞬而堅冰卽至是不可以不懼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此傳解經與乾初爻傳用意略同皆卽卦象之說以釋爻辭之義也蓋陽者天之氣也健之象也陽在下者以陽之在下象人之健德未當施用之時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平

也陰者地之氣也順之象也陰凝者以陰之凝滯象人之順德不能流行之事也霜與冰皆地氣所化故以陰言之又皆凝結而成故以陰疑言之蓋陰卽順之象陰凝卽順德不行之象也馴致猶漸致也此傳之義言人心不順之幾常始于甚微而終于甚鉅其道皆由漸致故有健德之君子于其心之不順之幾不可不謹之于微而慎之于始也謹按此爻舊說有扶陽抑陰之說求之本爻經傳與全經全傳之義例實無其義其故何也蓋後儒

說易無一卦一爻不以陰陽言之者此後儒意中

之陰陽非孔子象象傳中之陰陽也在象象傳中

言陰陽則只是卦象陽只是乾之象以象人心之

健陰只是坤之象以象人心之順只此一義更無

別義故于陰陽並無分淑慝之義觀于全經象傳

于剛柔則卦卦言之者剛柔卽健順也是心之德

也故卦卦言之也于陰陽則惟于泰否兩傳言之

此外六十二卦傳中無一字及之者蓋陰陽只是

卦象與雷風水火山澤一例本非聖人之意之所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平

重也全經象傳言剛柔者十四爻陰陽則惟于乾

坤兩初爻傳及之此外三百八十二爻傳亦無一

字及之者亦不重陰陽之義也據此則陰陽只是

卦象聖人作易本無與于陰陽之事又何扶陽抑

陰之有乎

又諸儒說易所以于陰陽有淑慝之說者蓋始于

泰否兩象傳言陰陽言剛柔健順又言君子小人

其意以陽象君子陰象小人故于陰陽有淑慝之

說也不知易言君子小人皆非正言君子小人乃

取象之辭也。君子卽有健德之人之象。小人卽有順德之人之象也。泰否兩傳言陰陽。亦非正言陰陽。陰陽卽健順之象也。以泰卦言之。卦辭言處泰之道。惟在于小往大來。小卽順也。大卽健也。往者不爲主于內之義。來者爲主于內之義也。小往大來吉者。言處泰之道。不主于順而主于健。則吉也。泰傳之文繁而不殺。皆以正釋此義。非有別義。內陽外陰者。陽爲主陰不爲主之義也。此以健順之象言之也。內健外順者。健爲主順不爲主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五

此正以心德言之也。內君子外小人者。君子道爲主。小人道不爲主之義也。此以健順之道言之也。以上三句連言之者。疊文見義。非實有異也。道消道長。亦非邪正盛衰之義。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消長卽以用健用順有分數多寡之事言之。君子道長者。言當泰之時。當多用健也。小人道消者。言當泰之時。當少用順也。凡此皆以正釋卦辭。小往大來吉之義也。否卦傳中言剛柔。卽健順之義。其言陰陽內外君子小人消

長之義。並與泰傳同。而其言正相反者。蓋當否之時。卽當多用順。少用健。亦正以釋卦辭。大往小來之義也。以此通之。全經全傳之君子小人。與復姤臨遯夬剝各卦傳中。剛長柔長之義。並同此例。更無別義。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所謂剛柔卽健順也。陰陽卽健順之象也。君子小人卽有健德有順德之人之象也。剛柔消長卽用健用順。隨時消息之義也。此易之全經全傳之通例也。後儒不知此義。故于經文中。君子小人卽皆以邪正言之。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五

之于傳中。剛柔消長之義。卽皆以邪正盛衰之事言之。于陰陽亦以淑慝言之。是皆後儒之誤說也。至此爻傳中。陰始凝句。亦只是卦象之說。並無別義。蓋陰卽順之象。陰凝卽順德不行之象。病在凝字。不在陰字也。此通之。全經全傳之義例。無不合者。故知此爻經傳。並無扶陽抑陰之義也。六二句直句。方句。大句。不習句。无不利。此正言順以行健之功。爲順與健一時並到之事。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直者。徑遂無撓曲之義也。

方者有界限不模糊之義也。大者剛健之義也。經文凡言大皆剛健之義。凡言小皆柔順之義。詳見易例。不習指易知簡能之本體言之。卽孟子不學不慮之義也。此爻之義言所謂順者乃健之順也。非健外別一事也。人之用順亦謂其健之順也。非不健而可謂之順也。故順之發用皆直心而出其用甚直。非以有所阿徇爲順也。著落于物界限分明。其體甚方。非以依違兩可爲順也。達之事變不屈不息。其力甚健。非以優柔選輒爲順也。惟欲直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方大之流行隨時隨事皆必有以全其不學不慮之本體不雜以後起之私則健順合矣。以是施之于事无不利也。此順以行健之真功也。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動發動也。言順之用也。地道猶言順德順以行健地以承天一也。故以地道言之光者光明之義。言無私也。此傳之義言六二一爻明順德之用所以言直言方又言不習无不利者正謂順以行健之心必如是乃爲光明也。言此正見人之用順若有

不直不方或雜以後起之作用是皆心體之不光明不可謂之順也。

六三含章句可貞句或從王事句无成句有終

此專爲健而不順之人設便門之義欲其明于去病之方也。含章與姤五爻同義含藏也。猶晦也。章明也。謂心之明。卽傳文所謂知也。含章之義言人之心常欲收斂在內含其明不露其明。卽中庸闇然之義也可貞與无妄四爻同義貞固也可貞之義言人之做事皆欲用其常道可以貞固守之者。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卽中庸庸言庸行之義也。或從王事无成與訟三爻同義或語辭猶若也。從由也。猶用也。王者健之之象也。人之心以健爲主有似于王故以王象之。經文凡言王皆此義。詳見易例。從王事謂用健德以做事也。无成謂無成心也。有終與謙卦有終同義。言功夫能久不懈于終也。此爻之義言人有健德而不順皆揚才露己之意害之也。又好高求異之心害之也。故欲求進于順者心必欲其含章斂于內不耀于外也。事必爲其可貞守其常不爲其

異也。隨時隨事常必用力于此。則心之不順之病。可漸去矣。至有時關繫民物。必須用健德以做事者。用健之道。則惟在掃除意見。去其成心。又持之以永久。而能有終。則庶乎日進于順矣。凡此皆健而不順之人。所以求進于順之便門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知。同智。光大。與彖傳光大同義。經文無剛柔字。有大小字。故大小即為剛柔之義。傳文有剛柔字。有大小字。故大小不為剛柔之義。詳見易例。以時發。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言含章可貞之事。非意專于不發也。當發而發。發以時也。知光大。言從王事而无成。正其智之光。大若有成心之智。終不光不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此即三爻含章可貞之義。而究言之也。括。結也。括囊者。慎密之至。如結囊口而不出也。承上言含章可貞之功。慎之又慎。有如括囊。則其功至矣。如是則事事順理。合乎人心。故无咎之者。以無炫露好異之處。故亦無譽之者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慎不害。言心之慎密如此。庶能不害于道也。

六五黃裳。元吉。

此示人以中德為順之事。因發元吉之義。以明坤元之義之重也。黃。中色。以象心之未發之中。裳。下服。卑下之義。即順之象也。黃裳者。以黃為裳。即中德為順之象也。元。即卦辭所謂元也。此爻之義。對後世義外之學看。蓋世人之學。倚外見為主。其心以為事物之理。合當如此。我即順而行之。是亦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順也。然如是之順。特出于外見之順。非順之正也。順必出于本體之中。乃為順之正。故惟有元德則吉。蓋有元德。則自然之順。皆出于心之本體。是能以中德為順者也。故于成己成物之事。為吉也。按此與離二爻。黃離元吉。正同一義。當互參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者。心之發現于外之條理也。中指五爻言。五居上體之中。故謂之中。其實指心之本體言之。即中庸未發之中之義也。文在中。正釋元吉之義。言人

有元德則其外現之文皆出于心之本體是能以中德爲順者也故于坤之義爲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此一卦之終復即初爻堅冰之事極言之以著戒即卦辭東北喪朋之尤甚者也龍即乾卦之所謂龍有健德之人之象也戰交鬪也野即同人于野之野心空廓無私之象也血傷害也元天之色黃地之色血元黃謂傷害及于天地民物也言世之有健德之人皆正人也皆龍也又皆志在民物不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美

在身家自信其心之無私如野者也然以不能柔順之故則不惟與異類不合與同類亦不合同爲有健德之人至于因事而交鬪是龍戰也各自謂無私如野而不免于戰是龍戰于野也戰而不已務求必勝害遂及于天地民物其血元黃矣推求其故欲行其健心本無他惟以有成心有意必之故其害遂至于此然則健而不順之害可勝言哉然則履霜之戒何可不謹之于微而慎之于始也哉按此如宋之洛蜀分黨同爲正人君子而如水

火冰炭之不相入其後爲小人所乘害遂及于民物即此爻之事也卦辭言喪朋亦正指同德之朋言之觀于此則益見端人正士心本無他一有不順之病而不能自克則其害遂至于此故有健德之君子不可不引爲切戒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窮對卦辭亨字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言有健德之人各存成見不出于心之至通之理故至于戰是皆由其道之窮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美

用六利永貞

用六即用順也用健之道惟恐健中有病故發无首之義健而能順則無病矣故用順之道更無他義惟欲永貞其順長無不順而已此即卦辭利牝馬之貞之義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即卦辭所謂元也順出于元是之謂大出于元而永貞是爲以大終也

謹按健順在人本無二心順以行健亦非兩事伏

義畫卦。不能不畫為兩卦者。蓋欲人各作一翻體。認也。至文王逐卦詳說人事。則決無分健順為兩事之理。故乾卦經文。就健說健。實暗包順德在內。曰元亨。曰見大人。曰惕厲。曰或躍。曰亢龍有悔。曰无首吉。是皆就健說健。欲其為能順之健。不為不能順之健之義也。坤卦經文。就順說順。實專為有健德之人立教。曰元亨。曰利牝馬之貞。曰後得主。曰利西南。曰不習。曰无成。曰括囊。曰黃裳。曰利永貞。是皆正告有健德之人。必當如是以求進于順。

周易通義

卷之一

坤

也。曰先迷。曰東北喪朋。曰履霜。堅冰。曰龍戰。是皆著健而不順之害。切示有健德之人。必當以是為戒也。蓋順以行健。聖人教人。只此一事。全經所陳處處不離此義。故乾坤兩卦。實為《易》之總綱。學者于此兩卦之義。體認分明。則于六十二卦之義。一以貫之矣。

又按《易》之一書。言及剛健。即多戒辭。如乾卦言惕厲。言亢龍。言无首。皆防健之有病之辭也。言及柔順。則無戒辭。如坤卦言東北。言堅冰。言龍戰。仍是

防健之有病之辭。非防順之有病之辭。其故何也。蓋健者。人之本心也。順。即健之本體也。健而不順。即健之病。故戒之。健而能順。則無病矣。故不須戒也。大抵人在世上。必有健德。始為有用之人。而常患其不順。故聖人作《易》。亦專為有健德之人立教。千言萬語。皆欲其順以行健。使民心陰受其福。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

周易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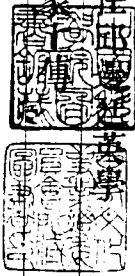
卷之一

坤

坤

周易通義卷之一





三三坎上

屯句元句亨句利貞句勿用有攸往句利建侯

屯者。後聖所重六畫卦之卦名也。易之教。始于伏羲之八卦。伏羲生上古之世。始畫八卦以教。世其意專以指言心德。欲人有以復其健順之德而已。所以畫為八卦者。非有加于乾坤兩卦之外也。正欲詳言健順之用也。蓋震之動。坎之險。艮之止。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三者皆健之用。巽之入。離之明。兌之說。三者皆順之用也。畫為八卦。正欲人于八者之實。皆有以心體而力行之。則庶于六子之用無不盡。自更于健順之用無不盡也。此伏羲所以畫卦之本義也。後世聖人。又必重之為六十四卦者。亦非有加于八卦之外也。正欲詳言八卦之德之用也。蓋八卦之德。皆心德也。八者之德。有剛有柔。則其在于人事。莫不各有其發用之時。與其所主治之事。故後聖重卦。即皆以其致用之實地言之。重卦之序。先以

八卦自相重。乃以八卦互相重。其于八卦自重之

卦。皆必仍其原名者。純卦之義。猶伏羲指言心德

之本義也。其于八卦互重之卦。則皆自命之名。卦

名所指。即專以成己成物之事。關繫最重者言之。

如屯以下五十六卦之卦名是也。其各卦所以命

名之義。則仍以兩體中八卦之德為主。如坎與艮

相重而為蒙。以其德為險而止之德也。險而止之

德。足以發蒙。故名其卦為蒙也。坎與乾相重而為

訟。以其德為險而健之德也。險而健之德。足以處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二

訟。故名其卦為訟也。五十六卦命名之義。無不如此。以是為教。蓋欲人于八者之德。皆必體之于人倫日用之實境。以求其致用之實。則庶于八者之用無不盡。自更于健順之用無不盡也。此後聖所以重卦之本義也。據此。是伏羲畫卦。所以明其體。後聖重卦。所以達其用。體用相資。以成其為成己成物之實學。此。前聖後聖。所以遞相述作。以教萬世無窮之意也。此卦名屯者。屯。難也。是天下多難之時也。聖人以屯難之時。人之所以經綸之道。或

得或失。關繫于生民利害最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屯者。卦之兩體。內震外坎。其德爲動而險。動者心之動也。謂心之遇事奮發出。于不容已之誠心。而其力甚健者也。險者心之險也。謂心之德。能練于人情事變之險也。屯難之時。非動德不足以任之。非險德不足以濟之。惟如此。卦之德動與險合併爲一。乃足以盡屯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屯也。文王繫易于八卦自重之卦。則以心德發用之事言之。以明八卦之本義。于八卦互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三

其所事。故以元亨濟屯之心。又必利于貞也。濟屯之道。至此已無不盡。其復有勿用以下之兩言者。蓋就以剛德濟難之時。人所易犯之病。爲之設戒之辭也。勿用有攸往者。言只當守元亨之正。不可用私智而有所往也。侯者。心之順德之象也。侯之取象。與王當對看。王與侯。皆爲政令之所自出。有似于心。故皆以象人之心。王專制。有健之象。故以象心之健。侯奉法。有順之象。故以象心之順。經文凡言王侯。皆此義。詳見易例。利建侯。謂當建立此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四

定爲伏羲自重。其說實未是。蓋伏羲畫八卦專以象心之德。其畫卦之意以奇畫象心之健。以偶畫象心之順。以奇偶之純者象乾坤。以奇偶之交者象六子。又六子之中惟震巽之德發用最早。故交在初爻。坎離之德功用最盛。故交在中爻。艮兌之德。火候最足。故交在上爻。當時八卦既成。則八卦之形象與八卦之名義顯而易明。人人可以觀象而知其意。是皆無待于文字訓詁而後明者。是正上古文字未興之時之事也。至其重爲六十四卦。則卦名所指之人事。既有多端。決不能但觀卦象。卽知其意。當時既有重卦。卽須逐卦而定其名。又須逐卦而訓釋其義。是必待于文字訓詁而後明者。是乃中古以後文字既興之時之事也。據此。是伏羲之時。正以文字未興。不能以語言文字教人。故只畫八卦。欲人之易曉。若重卦。則自是文字既興之時。後聖重之。用以發明伏羲未盡之義。此爲得其實也。故今不用伏羲重卦之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五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屯之義也。剛柔卽健順也。然此不言健順。言剛柔者。蓋乾之德爲健。坤之德爲順。六子之德。各有主名。實皆健順之用也。彖傳釋經。有卦德卦體兩例。故于乾坤本卦之健順。則稱健順。于八卦統同之健順。則稱剛柔。欲其言之晰也。剛柔始交。謂震也。以卦畫言之。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惟震巽交在初爻。震又爲剛交于柔。在巽之先。故震爲始交。以人心言之。剛柔靜時不交。發用乃交。心之發用。惟動德發用最早。故震爲始交也。難。卽險也。難生。謂坎也。合卦之兩體言之。在內之動德發用。而在外之險難方生。是屯之時也。故卦名屯也。謹按學者學易。惟當以孔子之彖傳。小象傳。爲主。則大意分明。後儒似是之說。不得而亂之。是爲學易之至要。如宋儒先天太極之說。其言伏羲畫卦次序。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學者觀之。既皆沿爲定說矣。今觀此傳剛柔始交四字。指下體之震言之。則于伏羲畫卦之序。是何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六

等分明。蓋此傳始交之文。專指下體之震卦言。是正三畫之卦也。是正伏羲所畫之卦也。非文王之卦也。伏羲畫卦。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此傳以震爲始交。是以乾坤兩卦純剛純柔爲未交也。是乾坤兩卦皆當在震之前之明證也。且震爲始交者。交在初爻也。交在初爻之卦爲始交。是坎離兩卦交在中爻。艮兌兩卦交在三爻。皆當在震之後之明證也。又震巽兩卦皆交在初爻。而始交之義。不于巽發之。專于震發之。是又剛先于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七

柔巽卦當在震卦之後之明證也。據此。是伏羲畫卦之序。其爲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無疑義也。夫以彖傳之文。于畫卦之序。未嘗屑屑言之。而無心流露之文。其義例分明如此。則後儒揣摩想像之說。亦可以稍息矣。且觀于此。則自漢以來一切象數之說。凡爲彖傳小象傳之所不及者。亦皆可存而不論矣。此學者學易之準繩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此以卦德釋卦辭元亨利貞之義也。動者震之德也。險者坎之德也。然坎之險則有二義。有專指心德言之者。亦有兼外境之險言之者。此卦震在內。坎在外。傳言動乎險中者。取外險之義也。大卽卦辭所謂元也。此傳之義。言屯之時。爲動乎險中之時。是正以剛德濟險。舉世民物。仰命于一人之時也。惟恐其濟險之心。不大不亨不貞。不足以立民物之命。故經言濟險之道。必貴于大亨貞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八

而險之德濟險之時。此證以全經義例。無可疑者。然此傳之文。則只言動乎險中。不言以險德濟險之義。此等處最宜善會。蓋坎爲險德。專指心德而言之者。是坎與七卦之所同也。坎在重卦之中。又兼以象外境之險。是坎之一卦之所獨也。此卦名屯。則外險之義。不可不與提明。若不提明外險之義。則卦之名屯。竟不知是何事矣。此傳之義。因欲發明以剛德濟險。不可不大亨貞之義。故于兩體之德。只舉其一險。卽以外險言之。此正聖人立文

活變處也。聖人之意亦以險爲心德。于各卦傳中已詳言之。義可互明。故此從省。非竟謂此卦命名之義專取動之德。不取險之德也。此外各卦彖傳于坎取外險之義者。凡三卦。惟解卦一傳于心德外險兩義。皆備言之。其需卦傳則只言險在前。剛健而不陷。蹇卦傳則只言險在前。見險而能止。兩卦之險皆專以外險言之。不兼及險爲心德之義。皆與此傳同一例也。以上俱詳易例。

又按此卦卦辭。元亨利貞之文。其義甚大。此傳只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九

以大亨貞三字括之。不詳釋其義者。以其義已見于乾之彖傳故也。此外隨之彖傳亦言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彖傳皆言大亨以正。皆不詳釋其義。亦以見于乾之彖傳故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以卦象之說。釋卦辭利建侯之義也。雷震之象。雨坎之象也。造與乾五爻傳大人造。造字同義。生成之義也。草昧者。雜亂冥昧之義。指物之生而未遂。形質未分者言之。言此正見屯之時。險難之

事待人經理亦如是之雜亂而冥昧也不寧。指心之震動言之。卽動乎險中之動德也。此節之義。言動乎險中者。健德也。今必欲建侯用順何也。蓋屯之時。險難之事。待人經理。與物之草昧之有待于生成無異。觀于雷雨之動。天之健也。雷雨一動。而生意滿盈于天地之間。無一物之不到者。惟其健之順也。是天之所以造草昧者然也。今欲法天濟屯。豈有別法。亦惟建立此心之順德。以行其震動不自安逸之健德而已。此經所以言利建侯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十

謹按彖傳釋經。不外卦德卦體卦象三義。所謂卦德。卽健順以下八者之德是也。所謂卦體。卽剛柔中正之類是也。所謂卦象。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類是也。其實聖人之意。則專以心德爲重。卦德固心之德也。卦體之剛柔中正。亦心之德也。惟卦德以三畫卦之德言之。卦體以六畫卦之大體言之。其在人心。則非有二也。至卦象之說。則有二例。有專以象心之德者。如此傳之雷雨。卽以象其動而險之德也。噬嗑傳之雷電。卽以象其動而明之

德也。此外如咸之二氣相與，恆之雷風相與，晉之明出地上，明夷之明入地中，解之雷雨作，亦皆以象心之德。與此傳並同一例。此易之正例也。亦有不象心德而另發一義者，如泰否之天地交，天地不交，專以象泰否之時，睽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專以象睽之時，革之水火相息，專以象革之時。此數傳不取心德之象，為易之變例。然此數卦之卦象，雖另發一義，而所以處泰之道，則仍在于內健而外順，處否之道，仍在于內柔而外剛，處睽之道，仍在于說麗乎明，處革之道，仍在于文明以說。是此數卦之義，亦仍以心德為主。此又彖傳之通例也。以上俱詳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十一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濟屯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再復重申卦辭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之義。以明此義之重也。磐桓不進之貌。居謂心所存主處也。貞正也。即卦辭利貞之貞。貞之實指元亨言之。元亨即心之正也。蓋人當屯難之時欲進而不

能進則磐桓。磐桓之時易生私智。生私智即非正矣。故言利居貞者言欲心所存主之地一于正也。當是之時只憑剛德做事亦恐不能柔順體物。故又言利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謂專心一意主于元亨之正也。此釋居貞之義。貴上之人賤下之人下賤謂能體下之情也。體下情則得民是濟屯之根本。此所以利建侯也。六二屯如遭如句乘馬班如句匪寇婚媾句女子貞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十二

句不字 十年乃字

此言建侯用順之心亦須自元德出也。屯難也。如語辭屯如難之盛也。遭迴也。遭如難行不進之貌。即初爻磐桓之義也。馬者健行之物。剛之象也。乘馬即傳內乘剛之義。謂乘剛德欲有所為也。班如班旋不進也。寇賊寇婚媾婚姻也。女子柔順之象也。女子貞與各卦言女貞婦貞同義。謂一意專用柔順貞固而不變也。易凡言婦女皆取柔順之義。詳見易例。字愛也。即元之施也。不字謂時方多

難不得行吾愛也。十年卽承女子貞之義言之。言用順之心。久而不變。至十年也。乃字謂難必可濟。終得行吾愛也。此爻之義。言當屯難方盛之時。欲進而不能進。則適如乘剛欲進而仍不能進。則班如。當是之時。若不以元德爲心。則視此爲難之人。皆寇矣。若果以元德爲心。則知此爲難之人。各有不得已之情。各處于不得不然之勢。原其初心。皆非寇也。皆吾之婚媾也。在我所以經綸之道。則惟在一意專用柔順而已。惟在守女子之貞。始終不變而已。信如是。雖一時屯難方殷。不得行吾之愛。至于十年。事皆就理。必得行吾愛矣。此可見建侯用順之心。亦必以元德爲本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難。謂六二一爻言濟難之道也。此與坤二爻傳六二之動。文法正同。乘剛。正釋乘馬之義。此卦動德發用。卽剛也。憑剛德做事。卽乘剛也。反復也。常常道也。言六二一爻言濟難之道。所以必及于女子貞者。蓋以乘剛濟難不可不用柔也。用柔。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三

則雖一時不能遂字。至于十年。無不字者。是乃反其常道也。按此傳不出女子貞之文。實正釋女子貞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五爻傳並同。

謹按此傳乘剛。舊說以六二乘初九之剛爲說。證以豫五爻乘四爻之剛。噬嗑二爻乘初爻之剛。困三爻乘二爻之剛。震二爻乘初爻之剛。象傳中五言乘剛。其下一爻適皆爲剛爻。其言似可信矣。然求之經傳本旨。實皆未是。蓋彖傳言卦體。乃合上下數爻言之。象傳中無此例也。文王繫爻辭。本只平說人事。不以爻位分優劣。至孔子作象傳。乃有借爻位爲指點之辭。如位當位不當之類者。然亦只就本爻爲說。從無合上下爻爲說者。此象傳之通例也。况此卦爻辭言乘馬。傳卽以乘剛釋之。義本明顯。蓋因此卦爲剛德用事之時。言馬言剛。皆指剛德用事言之。非指下一爻言也。推之豫噬嗑震三卦。皆動德用事。困卦險德用事。其言乘剛。亦皆指剛德用事言之。非指下一爻言也。觀于此卦。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四

下數爻言之。象傳中無此例也。文王繫爻辭。本只平說人事。不以爻位分優劣。至孔子作象傳。乃有借爻位爲指點之辭。如位當位不當之類者。然亦只就本爻爲說。從無合上下爻爲說者。此象傳之通例也。况此卦爻辭言乘馬。傳卽以乘剛釋之。義本明顯。蓋因此卦爲剛德用事之時。言馬言剛。皆指剛德用事言之。非指下一爻言也。推之豫噬嗑震三卦。皆動德用事。困卦險德用事。其言乘剛。亦皆指剛德用事言之。非指下一爻言也。觀于此卦。

三言乘馬。六四與六三相比。無剛可乘。亦言乘馬。則馬不指下爻言。剛亦不指下爻言。益可見矣。故今不用舊說。詳見易例。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此再卽卦辭勿用有攸往之義。真切言之以示戒之辭也。卽就也。卽鹿猶言逐鹿。有所欲而逐之之辭也。虞。掌山澤之官也。君子有健德之人。卽指動乎險中者言之。幾。卽知幾之義。謂見微而知著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十五

舍。舍此鹿也。往。卽卦辭有攸往之往也。吝。羞吝也。言人當屯難之時。一有急功之心。是卽鹿也。急功而用私智。不守正道。是卽鹿而無導引之虞也。如是則鹿不能得。惟有迷罔入于林中而已。是以有健德之君子。惟貴知幾。知幾則不如舍矣。不能舍而往。取吝之道也。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謂貪功也。言人所以有攸往者。以其有從禽之心故也。君子則必欲舍之而不往者。蓋知往之

道。乃吝之道窮之道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此卽三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言濟難之本。惟在能體物情也。婚媾。卽二爻之婚媾。指當時民物言之。舉世民物。皆婚媾也。求。卽大學心誠求之之求。謂能體其心也。往。吉。无不利。卽對往吝者言之。欲人之擇所處也。言人當乘馬班如之時。一有急功之心。而往。則吝矣。當是之時。蓋亦思一世之人。本皆吾之婚媾也。吾但以誠心體之。則于是一世之人。體之必得其情。治之必得其理。以是而往。豈惟不吝而已。且吉而无不利也。此可見濟難之道。仍在以元亨之心。體物情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十六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卽乾彖傳中明字之義。指心之亨德言之。此傳之義。言求婚媾而往。所以吉而无不利者。蓋其求而往之心。卽出于心德之亨。是卽其本心之明之實用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此爻之義再卽用柔用剛之事。而斷其得失以明建侯之義之重也。膏卽脂膏之膏。體柔而能澤物之象。以況言人心之柔順。亦能澤及于物也。屯其膏者言濟屯之道。惟當爲其膏也。屯其膏與賁其趾。咸其拇。艮其趾。文法並同。解之當同一例。說詳易例。小柔順也大剛健也。貞者以爲正而固守之之義也。言濟難之事。惟以膏澤及物爲主。故濟屯之道。惟當爲其膏。若此心以柔順爲正而固守之。則膏澤必能及于物而吉。若只以剛健爲正而固守之。則膏澤必不能及于物而凶。此建侯之義之所以重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七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此爻所以發屯其膏之義者。蓋恐濟屯之道不用小而用大。卽是此施德于民之心。猶未進于光明也。按此傳施未光與噬嗑四爻傳未光。兌上爻傳未光。晉上爻傳道未光。夬五爻傳中未光。萃五爻傳志未光。文法並同。解之當同一例。說詳易例。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大貞凶之事。極言之以著戒也。漣。漣下也。言人乘剛欲進。惟知用剛不能用柔。欲以濟屯。終不能濟。有泣血漣如而已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言何可長。欲使用剛之人。鑒于此而一悟也。

謹按後儒說易有承乘比應之例。此後儒自生之條例也。其說于各卦六爻皆作爲六樣人看。每一爻卽有一爻之才。有一爻之德。有一爻所居之位。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六

又有相應之爻之應不應。又有相比之爻之善不善。逐卦逐爻皆欲以是爲說。故于各卦經文皆不免輾轉附會爲說。而終無了義。其于一卦時義亦遂全無歸著矣。如此卦舊說只爲有乘剛二字。便費許多周旋。終無了義。是其明證。不知文王繫爻辭。本只是平說人事。以申卦辭未盡之義。今讀爻辭。亦只要平看。則六爻之辭皆次第相承。自然與卦辭之義。皆互相發。如此看。是何等明白。何等簡易。學者于此看明數卦。則自知後儒自生之例之

不足信矣。以上俱詳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二 屯

六

三三 坎下
艮上

蒙 亨 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 初筮告 再三瀆瀆 則不告利貞

蒙蔽也。正性有蔽。未開明之名也。卦名蒙。實專指發蒙之事言之。即伊尹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事也。聖人以發蒙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蒙者。此卦兩體。內坎外艮。其德為險而止。險。謂心之險也。險者有分限之義也。心之德以險言之者。險之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義通內外言之。蓋人情事變。各有自然之分限。在外之險也。人以其剛中之心。更涉于此。而各得其本心自有之分限。是即心之險也。人有險德。則所得皆實見。非虛見矣。止。謂心之止也。止于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人心之健。至于能止。則所得皆本然之善。無後起之攙雜矣。此卦之德。險而能止。惟此足以盡發蒙之用。故名此卦為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發蒙之道。當如是也。蒙亨者。謂發蒙之道。當主于亨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

發蒙之事。惟欲明人之本心。故其道當主于亨也。匪我以下。卽承此義而晰言之。童蒙者。正性未失而未開明之名。卽孟子言赤子之心之義也。正性未失。故謂之童。猶未開明。故謂之童蒙也。求。求索也。言教者之教。若不順童蒙之本心以爲教。是教之事。起于我不起于蒙也。是自我而有所求。索于童蒙也。若是則兩心必不相應矣。若教者之教。皆順童蒙之本心以爲教。是教之事。起于蒙不起于我也。是卽如童蒙有所求。索于我。而我應之也。若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是則兩心必相應矣。知此。則知發蒙之事。皆蒙爲主之事也。非我爲主之事也。非自我而求童蒙之事也。乃自童蒙而求我之事也。此發蒙之道。所以當主于亨也。初筮以下。因卽以求我之事。再晰言之。筮者。占決之事。以象人之有求也。人之筮。初則誠。再三則不誠。此言初筮者。以象人之有求之心。一于正者也。再三者。以象人之有求之心。不

以其心之一于正也。若所求知能者。不在于正性之事。是筮之再三也。再三則彼之心已失。其初筮之心而瀆矣。瀆則不告。以其心之不一于正也。總之蒙者之蒙。其受蔽在于正性。則我之發蒙。亦惟務開明其正性。故其道必利于貞。貞卽一于正之義也。一于本心之正。無所攙和夾雜之義也。凡此。皆發蒙之道之至要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蒙之義也。說見卦辭注。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山下有險。卽如言艮下有坎。以起下險而止。句非有別義。此如訟卦傳之上剛下險。以起下險而健。句。晉卦傳之明出地上。以起下順而麗乎大明。句。皆爲起下之辭。非別有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時中卽中庸時中之義。謂隨時隨事之中。非孟子所謂執一之中也。

以亨行時中者。言必有本心至通之理。乃可以行時中之教。此發蒙之事。所以當主于亨也。志應謂蒙與我兩心能相應也。詳見卦辭注。剛中以卦體言。則九二爲剛中以人心言。則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卽剛也。心之本體卽中也。剛中謂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出于心之本體者也。人有是德。則其發蒙之心皆出于心之本體。故于初筮則告之于再三則不告也。瀆蒙謂蒙爲已瀆之蒙。非復童蒙之本然也。此所以不告之故也。蒙以養正聖功者。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言發蒙之事。惟以養人之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之本。故不可不一于正也。此釋利貞之義也。

初六發蒙

句 利用刑人

句 用說桎梏以往

句 吝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發蒙者剛柔相濟之用。卽象傳剛中之義。此第一爻言發蒙之道。必以先正其法爲最要也。刑人桎梏。兩句合併取象。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梏卽刑也。施桎梏于人之身卽刑人也。說脫也。取象之義卽正指傳內正法之事言之。言教人者必先正其法。使之有所遵守。而不敢

有所踰越。卽如施桎梏之刑于人之身。使不得妄有所爲也。若不先正其法。一味寬縱。卽如脫去其桎梏之刑。聽其自便也。蓋人之爲人。正性其所固有。食色之性。亦人之所不能無者。是以發蒙之事。必先示之以大經大法之正。用以端其服習。絕其非心。然後可以徐徐充養其正性。故其道惟利用刑人。若大法不立。一味寬柔。用脫桎梏之道以往。則人無所遵守。而易于放逸。于養正之道。終必無益。是乃取吝之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四

謹按此爻利用刑人。卽家人卦閑有家悔亡之義。用說桎梏以往吝。卽婦子嘻嘻終吝之義。蓋教人之事。皆必以禁于未發爲主。乃有成物之實。在家在國。無二理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謂正其大經大法。使之有所遵守。如放勳之教。以人倫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正言發蒙者剛柔相濟之用。卽象傳剛中之義。

也。包蒙謂己之德足以包容乎蒙。卽中庸足以有容之義也。亦卽乾坤兩卦重元德之義也。婦者柔順之象也。納婦者所娶之婦已在室中之義。卽柔順之德。眞爲己有之象也。子者剛健之象也。剛取象于子。與鼎初爻取象之義正同。彼處之子對妾取象子爲妾所生。是剛出于柔之象也。此爻之子對婦取象子爲婦所生。亦剛出于柔之象也。克家謂能有其家也。此以納婦所生之子之能有其家。況言柔順中所出之剛之能成物也。以上婦子之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五

納婦之所以吉也。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接猶遇也。剛柔接卽姤卦象傳柔遇剛之義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此爻之義卽承二爻之義而反復發明之。以明中德爲重之義也。取女之象與納婦當對看。婦者已成婦之辭也。女者未成婦之辭也。納婦者婦已在室中。是柔順之德眞爲己有之象也。取女者女未入室中。是柔順之德未眞爲己有之象也。金夫亦取象之辭也。金性從革。是心之變易從道之象也。夫者剛健之象也。全經之中言金言夫皆此義。詳見易例。此爻金夫二字合併取象。則是有剛健之德。又能變易以從道者。卽象傳剛中之義也。亦卽二爻包蒙納婦之事也。不有躬謂不能實有其德于身也。承上言包蒙者有剛健之德。而自能柔順。柔卽剛之柔也。柔卽吾心所自有也。是納婦者也。若柔順之用不生于心。而襲之于外。是取女者也。取女之事不可用也。其故何也。蓋成物之本。惟在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五

一心。包蒙者利物之心。不屈不息。是其剛也。是夫之德也。體物之用。變化從時。是其柔也。是金之用也。若其變化從時之用。常必出于不屈不息之誠心。則體用爲一。剛柔合矣。是金夫之事也。是人之所以成物之本也。取女者。見金夫之事。不能實有其德于身。而但襲其迹于外。則于發蒙之事。體之不親。致之無本。終無成物之實。于物無所利也。此取女之事。所以不可用也。此剛中之德之所以重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謹按取女一也。咸之卦辭言取女吉。此爻與姤之卦辭。則言勿用取女。何也。蓋咸之卦辭。前無所承之辭也。取女之象。卽有剛健之德。能用柔順之義也。此爻取女。則承二爻納婦之象。而晰言之之辭也。姤之取女。亦承上女壯之象。而晰言之之辭也。又經文中有一象。而利不利各明一義者。如涉大川一象。有言利涉大川者。有言不利涉大川者。君子貞一象。有言利君子貞者。有言不利君子貞者。皆與此同一例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行不順。謂其貌爲柔順。行實不順。是無身教之實也。

謹按象數義理。爲向來說易之兩派。漢儒言象數。皆先有所據。八卦之象之定本。其本與今所傳說卦傳中乾爲天以下八節。大同小異。故于經文中。有是象。而卦之兩體無是卦者。則必求之互體。求之卦變。求之爻變。求之旁通。期于有是象。則必有是卦。而後已。竊意聖人繫易。若必于卦之六畫。掀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翻變易數四。而後成一象。聖人之意。不太勞乎。又漢儒說象。惟求與卦體符合而已。其于聖人所以設象垂教之義。則無一字及之。然則聖人所以無端設此多象。而筆之書者。欲何爲乎。此自漢以來。凡以象數言易諸家之蔽也。至魏王輔嗣。始掃漢儒之象數。歸之于人事。宋儒因之。專明義理。其于易學。爲有功矣。然于經文設象之處。又多不知是象。而直以實事言之。今考其書。所知爲象者。皆馬牛羊豕之類也。其于經文中。以人事取象之處。如

納婦取女建侯行師見大人涉大川之類者則皆不知是象而以爲正言其事于畜牝牛既知爲象矣于畜臣妾則不知爲象以爲此爻之義惟宜于畜臣妾也于卦名之井鼎既知爲象矣于卦名之歸妹旅則不知爲象以爲聖人專爲嫁女之事設一卦也又專爲行旅之事設一卦也其于此卦經文見納婦則以爲正言納婦見取女則以爲正言取女金夫二字不得其解則直以秋胡之事當之不思聖人作易以垂教萬世若于歸妹行旅之事

周易通義

卷之二

三

皆須特設一卦以教之則豈六十四卦之所能盡乎若于納婦取女之事皆須頻頻見于各卦之中以爲之教誠則又豈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能盡乎然則聖人之教萬世若是其無本末輕重之辨乎此又自魏王氏以後凡以義理言易諸家之蔽也夫以漢宋以來說易諸儒皆當世所謂通儒其于易又皆用力之勤如彼然于聖人設象之義皆莫能明者其故何哉皆以不審于乾坤兩卦之義之故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乾卽心之健

也坤卽心之順也六子皆健順之用也屯蒙以下五十六卦皆人之成已成物之實事也其貫乎五十六卦之中者皆乾坤皆健順也今以是求之全經設象之義或以象心之健或以象心之順或以象人之不健不順隨時發病之心或以象人之求健求順隨時應盡之人事舍是四者無餘事矣以是求之尙何取象之義之不可明乎亦豈有一卦一爻待于強說者乎以此卦言之婦與女皆柔順之象也納婦者柔順之德眞爲已有之象也取女

周易通義

卷之二

三

者柔順之德未爲已有之象也夫者剛健之象也金者心之變易從道之象也子連納婦爲象則剛出于柔之象也以是通之全經言婦者七言女者十未有不爲柔順之象者言夫者七未有不爲剛健之象者言金者五未有不爲變易從道之象者又勿用取女與姤之勿用取女同義子連納婦取象與鼎初爻子連得妾取象者同義以是求之豈有一卦一爻之不合乎亦豈有一卦一爻之義待于輾轉遷就以爲之說者乎觀于此則益知乾坤

兩卦果爲直指心德言之信爲賅貫全經之總義矣夫以自漢以來諸儒言易其于乾坤兩卦未有直以心之健順爲說者今始發之欲以明三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故輒卽經文取象之義再爲反復言之以待學易者之一致思焉

六四困蒙吝

此爻及五爻再以申言卦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此爻所言卽我求童蒙之事也言己無金夫之德而但多爲條教以求索于蒙是適以困苦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夫蒙者也是可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與鼎五爻傳中以爲實實字同義謂實際也此言遠實以無亨德言之謂無所以發蒙之實際也

六五童蒙吉

此爻所言卽童蒙求我之事也言彼困蒙者欲以發蒙適以困蒙則人將因是而失其童蒙之本性矣故發蒙之道必使人不失其本性則吉此言童蒙吉者正謂吾發蒙之道必使不失其童蒙之本

性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謂只順童蒙之本性以養之則自然柔巽而易入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此一卦之終言能剛而不能柔者必當自治其心以爲成物之本卽以終言二爻包蒙納婦之義也擊蒙謂以剛治蒙如洪範所謂剛克之事者禦猶止也爲寇之寇以害于蒙言之禦寇之寇以害于

周易通義

卷之二 蒙

三

心言之利禦寇與漸三爻利禦寇同義謂當自禦其心之寇也言發蒙之事有不得已而以剛治之者是擊蒙之事亦事之所必有也然有包蒙之心爲擊蒙之事則蒙受其益矣若無包蒙之心爲擊蒙之事則蒙不受益而反受其害是爲蒙之寇也其所以爲蒙之寇者何也由其心剛而不柔健而不順先有害吾心之寇故也當是之時惟當一主于亨求所以禦止其心之寇庶于發蒙之事乃爲利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下與剝三爻傳上下字一例上即剛下即柔也人心之用剛則亢上柔則虛下故剛柔以上下言之順柔順也上下順謂剛柔之用渾合為一進于柔順也按此言上下順即剝三爻傳失上下之義亦即本卦二爻傳剛柔接之義也

周易通義卷之二

周易通義

卷之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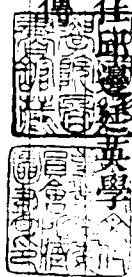


周易通義卷之三

易上經

象上傳

小象上傳



三三坎下

需有孚句 光亨貞吉句 利涉大川

需須也從容詳慎之義也卦名需專指濟險之事言之蓋世之險難非剛不濟以剛濟險不患其不能任之為己事也惟患任之過銳少從容詳慎之意則不能順時勢體人情于濟險之事終必無濟故濟之道惟貴于需聖人以需之時義關繫于

周易通義

卷之三

一

生民利害最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需者此卦兩體內乾外坎其德為健而險健者有不容已之誠心不以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之險而得其自然之界限之義也人有健德則力足以濟險有險德則熟透于人情事變之分限無違時舉事之病聖人為有此卦之德則庶乎其能需矣故名此卦為需卦辭之義則正言需以濟險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孚信也有孚言有必然之信也易于示人最

要之關鍵。多以有孚言之。言必如是則吉。不如是則不吉。是有必然之信者也。易凡言有孚。皆此義。詳見易例。此言有孚。卽指下光亨貞言之。光者。心體光明。無私之義也。亨者。心理通明之義也。貞者。心之定力。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光亨貞吉者。言濟險之本。惟在此心。心之體。則欲其光。心之理。則欲其亨。心之定力。則欲其貞。有是德則吉。否則不吉。是乃需之孚也。利涉大川。遂以濟險之事言之。涉大川。一象而含三義。蓋涉大川者。大險在前。志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二

期必濟。健之象也。順風水之宜。意無固必。順之象也。涉川之時。全副精神。注此一事。又全力以注之。之象也。易凡言涉大川。皆此義。詳見易例。此言濟險之道。惟以心之光亨貞爲本。至其隨時隨事盡力之處。則當事事健。事事順。以涉大川之全力注之。庶于人情事變之險。體之無不至。行之無不力。然後險可濟也。此需以濟險之要道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需之義也。說見卦辭注。

須與賁二爻賁其須。歸妹三爻歸妹以須。須字同義。皆須待之義。卽從容詳慎之義也。此傳之險。指外險言。險德亦實在內。說見屯卦傳注。蓋所謂剛健而不陷者。正謂其以健而險之德。濟險。故能不陷入于險之中也。不言險德者。險亦剛德。故以剛健統之。省文也。義不困窮。因贊能需之善。

謹按伏羲畫卦本義。乾坤足以統六子。六子皆健順之用。人有健德。則自然能動。能險。能止。有順德。則自然能入。能明。能說。此以心德之本體言也。若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三

在重卦之中。則乾坤之德。與六子之德。亦取相濟爲用之義。此以致用之實事言也。蓋人于八者之德。所得亦各有分數。多寡之不同。理雖相通。在人則容有能健而不練于險。或練于險而健不足者。故乾坤之德。與六子之德。亦取相濟爲用之義。所謂言各有當。義自不相悖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天位。心之位也。言

天位者。心之正位。受之于天。故以天言之。亦如德言天德。則言天則之義也。正中。指九五言。剛爻居剛位爲正。居上體之中爲中。在人則心當其位爲正。不失其心之本體爲中。其實皆以心之本體言之。名異實不異也。以上俱詳易例。此傳之義。因恐人以權術作用之事。爲濟險之道。故正言以告之。言需之孚。所以必在于光亨貞者。蓋必此心位乎天位。不失其正中之本體。乃能隨時發用。不悖于需之時義。是決非後起智識之事之所能與也。果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四

有是德。其隨時隨事。又以涉大川之道行之。則庶能往而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需以濟險之事。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此第一爻。言濟險之道。惟貴于心之能虛。爲人之濟險。而參用智識者言之。卽卦辭光亨之義也。郊者。空廓無物之象。以象心之虛也。人心有私。則不虛。有智識。亦不虛。需于郊者。言需以濟險之心。必使之空洞如郊。是則謂之需于郊也。恒

常也。謂常心也。恒之實。卽指光亨之本體言之。蓋濟險之道。以剛爲本。而剛以濟險之心。不虛。則不能體物。故需之道。當需于郊。復言利用恒者。卽承于郊之義。再晰言之。言當體之以常心。不雜以一毫智識也。信如是。則于人情事變之險。必能體照。而得其窾會。故于需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心不虛。則不能體物。以是濟險。則犯難矣。故惟需于郊。乃不犯難而行也。常常道也。未失常。言以常

周易通義

卷之三

五

心體物。庶能不失其濟險之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句小。句有言。句終吉。

此言濟險之道。貴體之以心體之平。爲人之濟險。而雜以意氣者言之。亦卽卦辭光亨之義也。沙者。平之象。以象人心體之平也。小。柔順也。有言。謂致人之譏議也。蓋亨者。人心自然之理也。然必心體平。則亨理自現。若剛以濟險之心。稍雜以意氣。則心體不平。亨理亦不現矣。故需之道。當需于沙也。復言小者。言必事事用柔用順。則庶乎心體常平。

亨之理乃無不現也有言終吉者言處險難之時專用柔順或不免因此致人之譏議然柔順體物終能濟險故于需之義則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寬平之義也衍在中謂心之寬平皆出于心之本體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此即初二兩爻之義反言之以著戒也泥者不潔淨之象以象人之心體之不淨也承上言需以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六

險之心若不能空如郊而參之以智識不能平如沙而雜之以意氣則是以不淨如泥之心爲需是則爲需于泥矣如是則不順物情物必不順必有起而與我爲難者是寇之至皆自我而致之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災本在外自我致之然則我能敬慎則目無致寇之道而可以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此承三爻之義因爲致寇者設便門也血傷害也

與坤上交血字同義皆不順之所致也出出險也

自由也穴謂地下之孔穴以象人情事理之隱伏

在下而待人體照者也易凡言穴皆此義詳見易

例承上言需而致寇傷害必至是向之需于泥者

今則爲需于血矣若是則猶有出險之道乎曰有

蓋濟險之道惟在體物果能于人情事理幽隱似

穴之處皆體之而無不到則心至于穴矣心至于

穴必能濟險是穴者即所由以出險之道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七

順以聽謂只當順以體之聽物情之自化也按此傳不出出自穴句却正釋出自穴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即初二兩爻之義而究言之以終卦辭光亨貞之義也酒食者自養之象也貞即卦辭光亨貞之貞謂心之所主一于正而不變也承上言濟險之道貴使此心空如郊平如沙其要則仍在于自養而已在自養其本來如郊如沙光亨之本體而已

以是爲需。是能需于酒食者也。如是之功。惟能一于是而不變。則吉。此光亨貞之道。所以爲需之孚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以心之本體言之。卽象傳之正中。而變其文者。取韻之叶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一卦之終。復卽四爻之義。而究言之。欲使世之以剛德濟險之人。必當降心以體物也。速。迎也。客。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八

來卽坤卦得朋之義。言不速者。自然之合也。三人言衆也。承上言濟險之道。反復推求。惟在得同心之助而已。惟在心能體物而已。若使己之體物之心。果能無微不至。而入于穴。則心理之同。必有自然之合。是有不速之客來也。且合不一合。是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當是之時。惟與之敬謹將事。則協力同心。必能濟險。是于需之道爲終吉也。若是則與需泥致寇之事。豈復可同日而論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言能降心體物。雖以不當位之心。勉出于此。猶可以無大失。正見濟險之道。決不可不出于此也。

謹按卦體之中正。卽爻位之中正也。是卦體與爻位。非兩事也。今觀中正之義。孔子于象傳之中。則幾于卦。言之于象傳。則言者少。不言者多。若以中正之例。求之于文王之爻辭。則處處不相應。有爻位中正而辭不吉者。亦有爻位不中不正而辭反吉者。此其故何也。此關繫全經義例最要之關鍵也。今請條析于後。以明其義。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九

中正之說。所以必施之于卦體者何也。蓋卦體者。與卦德之說相發明者也。聖人重卦命名之義。本皆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其意以爲卦德者。所以象心之德也。卦體者。所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故卦德之說。必得卦體之說以發明之。然後道理始無不盡。如需卦之德。爲健而險矣。又必以卦體正中。之說發明之。然後知所謂健而險者。皆純乎本體之健。而險非有所攙和夾雜之健。而險也。此所以能盡需之時義者也。訟卦之德。爲險而健。

矣。又必以卦體中正之說發明之。然後知所謂險而健者。皆純乎本體之險而健。非有所攙和夾雜之險而健也。此所以能盡訟之時義者也。以是爲教。庶使後之學者。因卦德之說。知勉于八者之德之實。又因卦體之說。知求復其八者之德之本體。如此乃不誤于用力。是正所以爲盡心盡性之實學者也。此象傳于卦體中正之說。所以卦卦言之之本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十

卦體中正之說。所以不可施之于六爻者何也。蓋卦德者。無不善者也。卦體者。亦無不善者也。八卦之德。皆心德也。故卦德無不善也。卦體之義。莫重于中正應之三義。尤莫重于中各卦卦體。縱不兼中正應之三義。未有無中爻者。故卦體亦無不善也。惟其卦德卦體。俱無不善。故聖人于各卦之德。皆必兼卦體之說。以發明之。聖人之意。惟欲明各卦之德。皆出于中正之本體。使人知所效法而已。並非特設此中正之例。以分別爻位之優劣者也。今若以卦體中正之說。施之于六爻。則六爻之位。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十一

又自分善不善矣。以中例之。是六爻之中。兩爻中而餘爻皆不中也。以正例之。是亦正者半。不正者半也。原夫聖人畫卦之本義。累爻成卦。卦與爻實一事也。非兩事也。爻卽卦之爻也。伏羲畫八卦。德無不善矣。此其中豈有不善之爻哉。後聖重卦。德亦無不善矣。此其中亦豈有不善之爻哉。今必以卦體中正之說。施之于六爻之位。以別其優劣。使夫每卦六爻。皆爲善惡雜糅。邪正聚處之一事。然則聖人之意。欲何爲哉。豈非卦與爻爲兩事哉。且果如此。則是累爻成卦。卽爲盡善盡美之心德。拆卦成爻。卽爲善惡雜糅。邪正聚處之一事也。然則聖人之意。果何爲者哉。以是思之。有以知聖人之意之必不然也。此卦體之說。所以不可施之于六爻之位者也。惟然。故文王之繫爻辭。惟欲詳言卦之時義。以申卦辭未盡之義而已。每卦六爻之辭。皆次第相承。首尾完具。爻辭之義。皆不以爻位之中正不中正。而分優劣。其中爻辭言吉者。惟就卦之時義言之。如是則吉。非以爻位之中正而吉也。

爻辭不吉者。惟就卦之時義言之。如是則不吉。非以爻位之不中不正而不吉也。其逐爻繫以九六者。繫一卦之爻辭。則以一卦之剛柔分繫之六爻之上。欲其有所識別而已。無餘義也。此文王繫爻辭。皆只平說事理。不以爻位之中正不中正而分優劣之本義也。

文王繫爻辭。不以爻位而分優劣。徵之各卦之爻辭。則其言信矣。然則孔子之作象傳。又有以中正爲說。以位當位不當爲說者。其故何也。此則聖人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三

借爻位爲指點之辭者也。非象傳之通例也。蓋孔子贊易以垂教萬世。惟欲人復其心性之德而已。故象傳之文。皆直據經文以推闡發明其義。間遇爻位中正。而爻辭所言之事理。適有合于中正之義者。則卽爻位之中正。作指點之辭。此欲人因是而反求諸心之義也。間遇爻不當位。而爻辭所言之事理。又適爲心體有病之事者。則卽爻位之不正。作指點之辭。此欲人因是而自去其心之病之義也。惟然。故于爻辭爻位之適相當者。則偶一言

之。此外三百餘爻。則只平說事理。以闡明經義而已。此孔子作象傳。並不逐爻以爻位爲說之本義也。

以上三條。象傳一例。爻辭一例。象傳一例。三者各爲一例。而實不相害。今以需之一卦證之。象傳言正中。是卽與卦德相發明之義也。是正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此可以卦言言之者也。二爻傳言中。五爻傳言中正。是卽借爻位爲指點之辭之義也。是不可以逐爻以是爲說者也。以爻辭言之。則二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三

五兩爻之外。爻辭之優劣。與爻位之當否。卽多不相應。如初與三皆剛也。皆當位也。初則爲需于郊。三則爲需于泥。四亦柔正之位也。辭又爲需于血。此文王繫爻辭。絕不以爻位而分優劣之明證也。再觀于上六一爻。以柔居上。本爲當位。而象傳以雖不當位言之。觀于此。則孔子于象傳不沾沾于爻位之說。亦可見矣。後儒說易之家。不明此義。因見孔子象傳之中。有位當位不當之說也。于是逐卦逐爻。皆欲以是爲說。其于爻辭爻位之適相當

者則固有其說矣。其于爻位中正而辭不吉不中不正而辭反吉者。則必多爲之說。以周旋之。若是則每卦六爻皆紛然雜亂。諸儒解六爻之辭。且將輾轉遷就。自救其說之不暇。尙何暇及于一卦之時義哉。其于文王次第相承之說。尙安能見其義哉。此自魏王氏以後。凡以人事說易諸家之通病也。經義不明。大半皆由于此。此關繫全經義例最要之關鍵也。故今于需之一卦。特爲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以上數條。俱詳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三 需

十四

三三 乾上 訟有孚 窒惕中吉 終凶 利見大人 不利涉大川

訟者取象之卦名也。卦名訟。不指小民之訟言之。正指人臣言事。以社稷生民之利害與人有所爭辨者言之。如宋之爭新法。明之議大禮之事。卽訟之事也。人臣言事。得以訟名者。以其事有似於訟。故假象以名之也。聖人設卦。所以設訟之一卦者。訟亦成己成物之一事也。人臣以民物之事而有

周易通義

卷之三 訟

十五

訟。其發念之始。非不善也。惟恐其處訟之心。不出于積誠相感之心。而不免雜之以意氣。則其事之相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以處訟之難。故爲有健德之人。特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訟者。此卦得名。兼卦德卦體之兩義。以卦德言之。內坎外乾。其德爲險而健。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之義也。健者。有不容己之誠心。不以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人之處訟。有險德。則足于識。有健德。則足于力。既險且健。則足以任其事矣。此卦德

之善也。以卦體言之。下體坎也。坎之一剛自乾來而得中位。是剛來而得中也。上體乾也。乾之中爻居上體之中。剛爻剛位。是剛中正也。人之處訟。剛來得中。則始念正矣。又繼之以中正。則始終一于正矣。此卦體之善也。合卦德。卦體言之。有險健之德。又純乎中正之本體。惟此足以盡訟之時義。故名此卦爲訟。卦辭之義。則教人以處訟之時。任訟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要道也。孚。信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有孚之實。卽指下

周易通義

卷之三

七

四句言之。窒與損。大象窒字同義。抑塞之之義也。謂自抑塞其欲訟之心。不使過也。惕懼也。謂懼有意氣之私。竊發用事也。中謂得中道也。終謂必欲竟其事也。以上二句指訟之事。言能窒能惕。得中則吉。終訟則凶。此孚之在于事者也。見大人與乾卦見大人同義。謂存萬物一體之誠心也。涉大川。謂犯不測之險。而存必濟之心也。以上二句指訟之心。言心爲見大人之心。則利爲涉大川之心。則不利。此孚之在于心者也。凡此皆訟之孚也。或疑

各卦涉大川。皆爲順以行健之義。人處訟時。當訟而訟。順以行健。宜無不可。而言不利。何也。蓋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象也。訟之時。順以行健。則可。若全力注之。則仍是終訟求勝之心。主于內矣。故言不利涉大川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七

之一書本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全經所陳。皆不離順以行健之義。故全經名卦之義。皆必以成己成物。關繫最重之事言之。是正教人以成己成物之實學者也。後儒言易。因不識乾坤兩卦之義。又不識乾坤兩卦貫全經之義。故逐卦逐爻。皆只隨文立說。卦名訟。卽直以小民之訟言之。卦德爲險而健。卽以好訟之心言之。卦辭言見大人。卽以見中正之人。求辨其曲直言之。如此說經于聖人。所以作易垂教之本義。全無交涉。是皆隨文立說之

病也。故知易之一書。若不明于聖人立教之本義。卽未有不誤說者也。

又按人之在世。必有健德。乃能以民物之事爲己任。故健德最重。然人之健德發用。卽恐不免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此人人易犯之病也。觀于乾坤兩卦。言惕厲。言无首。言无成。言龍戰。卽專爲此病言之也。此卦爲訟之時。健德用事。尤爲意氣之私。易于發病之時。故聖人戒之。尤爲切至。其言亦皆與乾坤兩卦。字字相應。言窒惕言貞厲。卽乾言惕。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六

厲之義也。言食舊德。言无成。卽乾言无首。坤言无成之義也。言終凶。卽坤言龍戰之義也。而去病之方。尤必以元德爲本。以此心見大人爲本。故聖人于此卦言之于乾坤兩卦。已早言之。且諄複言之。觀于此。則益知乾坤兩卦。信爲賅貫全經之總義矣。

象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訟之義也。說見卦辭注。此卦名訟。本兼卦德卦體兩義。此釋卦名。不及卦

體者。以下文可互見也。上剛下險。猶言上乾下坎。以起下險而健。句非別有義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正見人之處訟。必其剛健之心。真出于中正之本體者。乃能有益于民物也。剛來得中。指九二言。說見卦辭注。在人則欲訟之意。初萌于心。爲剛來得中道。爲得中也。不可成。與三爻无成同義。言不可以成心與之也。尚貴

周易通義

卷之三

九

也。中正指九五言。亦見卦辭注。在人則必存萬物一體之誠心。乃爲得其中正之本體。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凡此皆借卦體爲指點之辭。欲人之反求諸心之義。入于淵。謂激成其事。害及民物。是自取沈溺之禍也。

謹按此傳剛來。舊說謂自遯來。其意謂四剛二柔之卦。皆自遯大壯來。訟卦本遯體。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卽成訟矣。故剛來爲自遯來。說似可通。然實未是。蓋訟與遯皆重卦也。聖人重卦。先以八卦自相重。

再以八卦互相重。互重之卦。只以八卦次第相重。而五十六卦一時現在。是安有此一卦從彼一卦來之理耶。蓋此傳來字。正當與屯卦傳中交字一例看。皆以伏羲畫卦本來之次序言之。伏羲畫卦。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三剛卦皆乾交于坤。震之交在初爻。故言剛柔始交。坎之交在中爻。亦自乾來。故言剛來得中。凡此皆以伏羲畫卦之本義言之。義例甚明。故今不用舊說。

周易道義

卷之三 訟

三

當時民物之害甚鉅。而程伯子嘗言新法之行。吾黨當兩分其過。蓋爲當時爭新法過激者言之也。竊意當時爭新法諸賢。若果皆如程子之和平。則安石之意。未必不可回。只以爭之過激。遂致激成其事。使民物受無窮之害。是卽終凶涉大川之事也。程子之言。卽見大人訟元吉之心也。千古正人君子。與同事相持之際。往往以爭之過激爲害愈烈。似此者不一而足。聖人設卦于千載之上。諄切示戒。已如目擊其事。然者此所以爲聖人之書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句。有言。句終吉。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戒終訟之義。專爲榮勝恥負者反復開示之辭。此第一爻言處訟之道。惟貴體之以柔順也。不永所事卽不終訟之義。小柔順也。有言謂致人之譏議也。言人處訟之時。不可存終訟之心。只務永其所事。惟貴體之以柔順。雖以此致人之譏議。然于訟之事。則終吉言此。正見人之處訟。惟貴平心體物。以爲訟之進止。不可存勝負之心。只畏人之譏議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訟

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其辯明謂于在己之得失。民物之利害。辯之明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卽承初爻之義而究言之。言能不畏人之譏議。而不永所事。則所全者大也。克能也。逋逃也。邑人同邑之人。三百戶言衆也。眚災也。承上言人之處訟。若只存勝負之見。畏人之譏議。則是訟不終訟。便爲不克訟矣。不克訟。至歸而逋。則可恥爲已甚矣。然平

心論之。一人不終訟。而同邑三百戶。無株連之擾。所全不既多乎。此以民間之訟。不累及同邑之事。況言朝廷之訟。無波及民物之禍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上下以天。人理欲言之。彖象傳言上下多此義。詳見易例。掇。手取物也。言歸逋竄之事。雖若可恥。然使只以恥逋竄之心而訟。則是以私害公。即為自下而訟上矣。自下訟上。則禍患之來。如手掇之。是安可以不戒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六三食舊德 貞 厲 終吉 或從王事 无成

此為處訟之時者。詳言檢心之法。欲其隨時進退。常必以是而自檢其心也。食與需五爻。酒食之食。同義。自養之義也。舊德。猶言常心也。厲。危懼也。即卦辭惕之義也。或從王事二句。與坤三爻同義。王者健之象也。從王事。謂用健德以做事也。无成。謂無成心也。言人之處訟之心。惟在于自養。必使吾訟時之心。一如無事時之常心。不增入一分勝負之見。則可謂能自養矣。是為養之以舊德矣。如是

之功宜貞固。又宜常存危懼。則于訟之事終吉。復言或從王事无成者。蓋訟之時義。非可執一人處訟時。亦容有關繫民物十分重大。必須用健德以做事者。要其用健之道。亦惟在空洞其心。毫無成見。乃不悖于健順合一之用。凡此皆處訟之時者。隨時進退。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上以天理言。與二爻傳中上下字一例。此傳即承二爻傳為文。言自下訟上。則患至掇。今能從上。固

周易通義 卷之三

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此即二爻不克訟之義。再為反己之言。欲人之致思也。復反也。即就也。命天命。即天理也。易言命。多指天理言之。詳見易例。渝變也。貞正也。此爻之義。與二爻當對看。二爻所言。乃不克訟者及物之事也。此爻所言。乃不克訟者反己之事也。言我訟不終訟。在人則謂之不克訟矣。其實我之不訟。非有所屈于在外之形勢。而不克訟也。正是問心問理。

復而卽于命。變而安于貞之事也。若是則心安理得。何吉如之。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者。言以卽命安貞之心。而不終其訟。于義不為失也。

九五訟元吉

此因反復推論訟事。因為探本之論。歸之于元。卽卦辭利見大人之義也。蓋人以元德處訟。則視所訟之事。皆一家之事。視所與訟之人。皆一體之人。

周易通義

卷之三 訟

五

其至誠感格。潛消禍患。必有在于無形之際者。故于訟之時。義為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元德處訟。卽卦辭見大人之事也。故彖傳與此傳。卽皆以中正言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此一卦之終。復卽終訟之事。而切戒之以結言。卦辭終凶之義也。錫賜也。鞶帶大帶也。自且至食時。為終朝。褫奪也。言人之訟。務求必勝。至于以訟而

受鞶帶之錫。則其求勝之心。可謂遂矣。然以訟受服。決無久享之理。終朝之間。三見褫奪。有必然者。是終訟之事。卽不為民物計。而但為一身計。亦實未為得計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傳再卽爻辭。更進一解。言卽不見褫奪。亦實不足敬也。凡此皆深戒終訟之辭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訟

五

三三坎下
坤上

師 句貞 句 丈人吉 句 无咎

師衆也。軍旅之統名也。卦名師實正指行師之事。言之。聖人設卦。所以特設師之一卦者。蓋以行師一事。雖極治之世不能無。而事之得失。關繫于生民利害最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師者。此卦以卦體言。九二一剛得中。而上下五柔應之。在人則為剛健得中。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以卦德言。內坎外坤。其德為險而順。在人則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三

為有險德。又能順以行之事也。夫所謂剛者。有不容已之誠心。不因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所謂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有一定之分限之義也。行師一事。非剛不濟。非險不濟。然剛而不中不應。則過剛亦足以敗事。險而不順。則亦霸者之師。非王者之師矣。必如此卦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之德。乃足以盡師之時義。故名此卦為師。卦辭之義。則先以行師之最要者言之也。貞者。一于正之義也。師之為用。戡亂安民。皆以正天下之不正。故行

師之心。當一于正也。丈人。據子夏傳作大人。今從之。大人者。萬物一體。有元德之人之象也。即能備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之德者也。必以如是之德行師。乃能盡善無弊。故言大人吉无咎也。言吉又言无咎者。行師一事。必吉。乃无咎。若不全吉。即為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三

謂能用衆以正人之不正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說見卦辭注。在此則正指大人之德言之。不出大人字者。省文也。毒者。傷害之義。行師一事。費民財。用民命。即全勝已不能無害于民。故以毒天下言之。

謹按全經之中。卦辭言大人者。凡六卦。訟卦傳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困卦傳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巽卦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以上三卦皆直以剛

中中正之德。釋大人之義者也。此外蹇卦傳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萃卦傳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升卦傳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此三卦傳文。于大人句下。皆不正釋大人之義。然萃卦升卦傳言剛中而應。蹇卦傳言得中當位。皆互見于上下文中。據此。是剛中之德。即為大人之德。已成彖傳之通例矣。此傳釋所以吉无咎之義。即以剛中而應為說。其為直指大人言之。義例甚明。偶不出大人字者。文從省也。至丈人之象。全經之中。不復再見。向來講家。依文訓釋。或以為嚴莊之稱。或以為尊嚴之稱。或以為長老之稱。取意甚小。于經義事理均為未稱。故知當從子夏傳作大人為是。譌為丈者。以字形相近。傳寫誤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行師之道。以申卦辭未盡之義。此第一爻。先以出師之事言之。即卦辭師貞之義也。律法也。即道也。如孟子言行法禮記言法言法服。法字皆指道言之。故知律即為道。不指行軍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无

之紀律言也。否臧不善也。此爻之義。蓋謂師之設。專以為民。若不得已為民除害而出師。是出以律也。若可已不已。以貪憤之故而出師。是師之出。不以律也。如是則凶。言此。正見主兵柄者。惟當主之以至正之心。以權其進止。不可以貪憤之故。開兵端。為禍首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凶。即孟子失道寡助之義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无

此言行師一事。必貴主之以有中德之心。則吉而无咎。即彖傳剛中而應之義也。在師。指師之全局言之。言凡在師之事也。中。中德也。即彖傳剛中之義也。王者。健之象也。在此。則正指剛中之德言之。錫。賜也。謂天賜也。命。天命。即天理也。王三錫命者。言人有是剛中之德。則天理即在吾心。時時發用。動而不窮。皆出于天之所賜。是王三受天之錫命也。此爻之義。言行師一事。變化多端。其寬嚴操縱之宜。懲創矜全之用。說之不可勝說。求其主本惟

在主之以有中德之心。則吉而无咎其故何也。蓋師本剛健之事。剛出于中。則以天地父母之心。行神武不殺之事。其因心之用。自然之宜。必有如天啟其衷。而時時遇之者。是王以是而三受天之錫命也。此其所以能吉而无咎者也。按此爻。王三錫命。卽晉卦錫馬蕃庶之義。亦卽姤五爻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之義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懷安也。承天寵卽指錫命言之。王三錫命。則德足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三十一

以安萬邦矣。此卽爻辭吉无咎之事。而極言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言任將之道貴專一也。輿衆也。尸主也。師以用衆。故必令出于一。而後衆心一。若輿尸則一柄羣操。衆心不一。未有不僨事者。所以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爻辭言凶。傳以大无功釋之者。用兵一事。无功。則

凶害在其中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此言行師之道。必貴體之以柔順之心。則可以无

咎。卽彖傳行險而順之義也。左與明夷左股左腹之左同義。柔順之象也。次與旅卽次之次同義。心之所安之象也。師左次正指行師之心言之。言雖行師用剛健之時。此心仍能安于柔順也。此爻之義專爲世之驥武者言之。蓋行師之道在于剛而剛之用則仍在于柔。故于行師之時。仍必體之以柔順之心。則可以无咎。求之古人。若禹征三苗而班師。周宣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卽皆左次无咎之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三十二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言師能用順。乃師之常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此言用兵參用謀議之事。因重申任將不專之戒也。田有禽與恒四爻田无禽對看。田无禽者。做事無功之象也。田有禽者。做事有功之象也。言如草言三就之言。謂衆人之謀議也。執如中庸執其兩端之執。謂執而用之也。長子。才德出衆之象也。弟

子凡猥之象也。貞者誤以爲正而固守之之義也。言師欲有功。則當參用衆人之謀議。乃無偏聽之咎。然衆人之謀議可用也。若既有帥師之人。又使衆人得分其柄。則不可也。聖人繫辭至此。因有見于任將不專。以猜防爲制御之術者。實爲世主之所常有。故以貞凶戒之。言不可習以爲常而守之不變也。

謹按易言貞皆守之不變之義。有言利貞貞吉者。是利于不變者也。有言貞凶貞吝者。是不可不變者也。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口使不當也。

言長子帥師。乃行師之中道也。若弟子輿口。則皆起于猜防。制御之私智。是由其使入之心。不當其位之故。非一時一事之小失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一卦之終。卽二爻四爻之義。再晰言之。欲入識剛中而應之實用也。大君卽王也。亦健之象也。不稱王稱大君者。大爲剛健之義。君爲主之義。剛健爲主。

以象人之剛健爲主之心也。易凡言大君。皆此義。詳見易例。命卽二爻錫命之命。卽天理也。大君有命者。言人有是剛健爲主之心。隨時進退。又必以天理爲之權衡。是則爲大君而有命也。開國以開創言。如湯武之事。承家以守成言。如殷高宗伐荆楚。周宣王伐淮夷之事。小人柔順之象也。此言小人則正對大君有命言之。大君有命者。剛健爲主。能用柔順之義也。小人則剛健不足。偏于柔順之義也。勿用謂不當用其道也。承上言師左次无咎。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者謂有剛健之德。用柔順也。非謂剛健不足。一味用柔順也。蓋行師一事。必先有剛健爲主之心。隨時進退。又必以天理爲之權衡。則能剛能柔。可以有開國承家之用。若小人剛健不足。偏于柔順。以是行師。必致以優柔召亂。害及民物。其道不可用也。此二爻中吉无咎之義之所以重也。

謹按經文中。小人與君子對舉。則君子爲剛健之象。小人爲柔順之象。健須用順。故常偏重小人一。邊。蓋爲用健忘順者言之。此各卦言君子小人之。

通例也。此處小人與大君有命對舉。則大君有命便爲有剛中之德。能用柔順之象。小人爲偏于柔順之象。故言勿用。蓋師貴剛斷。戒優柔之義也。此外惟既濟三爻。高宗伐鬼方。以象去私之事。亦言小人勿用。蓋行師貴剛健。去私亦貴剛健。故皆言小人勿用。此易中言小人之變例也。詳見易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正功卽象傳以衆正之義。言能以正爲功也。必亂邦言小人偏于柔順不能剛斷。以是行師必致。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三

以優柔召亂故其道不可用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師

三

三三 坤下

比 句 坤上

原筮元永貞无咎 句 不寧方來 句 後夫凶

比者。兩心相貼合之義也。如泰誓言同心同德。卽兩心相貼合之義也。比之義也。其言離心離德。卽兩心不相貼合之義也。不比之義也。比。以上下兩心相比爲言。然必上之人有以比之。然後能成其爲比。此卦名比。正指上之所以比之者言也。正指上之體下之心之無不至者言也。聖人以比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比者。此卦以卦體言。九五一剛得中。而上下五柔應之。在人。則爲有剛中之德。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以卦德言。內坤外坎。其德爲順而險。順者。體物無成心之義也。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而無不盡其分之義也。順與險合併爲一。則是有柔順體物之心。又能練于險者也。此卦險在外體。又兼外險之義。外險者。卽一世之人情事變。在于下而待上之體照者也。今以比之一事言之。無剛中之德。則無其本。剛柔不應。則無其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三

用無順而險之德以體物之情。則不能體之曲盡其分。必如此卦之卦德。卦體合併爲一。乃足以盡比之時義。故名此卦爲比。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比之道。必以根于心。而不容己者爲本也。比吉者。能比則吉也。原再也。與周禮原蠶之原同義。筮之爲言。猶卜度也。元。卽乾元坤元之元。卽人之萬物一體之誠心也。永貞者。永遠貞固也。不寧與屯象傳不寧同義。在此。則指體物之心之不自暇逸者言也。方來。與困二爻方來同義。言其體物之心。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五

時時發動。方來而未己也。此經之義。言上之與下。惟能比則吉。而比之之事。再四卜度。則惟在有元永貞之心。以爲之本。于比之義。乃可以无咎。其故何也。蓋必有是心。則其隨時體物。不自暇逸之心。始能方來而未己也。此其所以无咎者也。後夫凶。卽以無是心者之事。反言之。以著戒。後夫取象之義。與金夫元夫當參看。夫者。剛健之象也。後夫者。有剛德而不能爲倡之象也。蓋剛健出于元德。則肫然之心。常爲萬事萬物之所自始。是能爲

倡之剛健也。後夫者。有剛德而元德不足。無萬物資始之實。是不能爲倡之剛健也。比之事。上宜爲倡。而不爲倡。則其體下之心。必不能至。上下之心。必不相比。上下不比。未有不終于亂者。此其所以凶也。

謹按此卦後夫凶。舊說多指民之來歸而在後者言之。于本處文義亦可通。惟詳全經之中。取象通例。凡言婦女。未有不爲柔順之象者。凡言夫。未有不爲剛健之象者。今謂來歸之百姓爲夫。與取象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五

之通例不合。此其未安一也。又聖人作易。本專爲有剛德而任世道之責之人立教。故經文言吉言凶。言悔吝。无咎。皆爲此一人言之。欲其知所法戒。則民物受其福。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若指對面之人。而爲之斷其吉凶。則失聖人立教之本意矣。考之全經。言吉凶者。亦實無此例。故今不用舊說。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釋卦辭比吉之義也。言比之所以吉者。比則上下相輔。無離逃之患。故吉也。所以相輔。由上之有

以比之。而下順從故也。此傳之義。言比之事。雖在于下而實起于上。以起下文意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剛中指九五言在人。則為剛健之德。出于肫然之心之本體者也是。即元永貞之心也。以是處比。必能體物而無不到。故于比之義為无咎也。上下應與小畜象傳上下應同義。在此卦則指上下五柔應一剛言之。在人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三

則為有剛中之德。而全心之柔順。皆與之呼吸相應者也。人有是心。則其不寧之心。自能方來而未。有已矣。此元永貞之德。所以能无咎者也。其道窮窮字對亨言之。窮即不亨之義也。蓋元亨本一心也。後夫無元德。則亦無亨德。雖有比下之事。皆不出于心之至通之理。是為其道窮也。此其所以凶也。

謹按彖傳釋經。雖卦德卦體並重。然求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則尤以卦德為主。蓋卦體如剛中中

正之類。率為各卦之所同。惟卦德。則卦卦不同。故名卦之義。尤以卦德為主也。孔子作彖傳于二者之說。詳略各從其便。取足以發明經義而已。此卦彖傳。專以卦體為說。不及卦德者。蓋以卦辭之義。即卦體以釋之。已為明晰。又以八卦之德。疊見于各傳之中。義可互明。故有時而從略也。全經彖傳。不言卦德者比。遯。家人。損。姤。漸。小過。既濟。未濟。九卦不言卦體者明夷。革。豐。三卦。卦德卦體俱不言者謙。頤。兩卦皆從文。勢之便。非別有義也。詳見易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三

例

又按彖傳中應字有二例。如各卦傳中言應地應天。應人之類。不指剛柔卦體為說者。是皆泛言事理者也。其凡以剛柔卦體為說。如剛中而應之類者。則應之義。專指一人之心。剛柔有相應之用言之。不指人與己兩人相應言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各卦彖傳言剛柔。即乾坤。即健順也。聖人全經垂教之意。只欲人復其心之健順之本體。有健順合一之用而已。故各卦傳中言剛柔多

以中正言之。剛柔中正。卽心之健順之本體也。言剛柔。又多以應言之。剛柔相應。卽心之健順合一之用也。人心剛德發用。則柔順必至。柔德發用。則剛健必至。是卽應之義也。若剛德發用。而柔順不至。柔德發用。而剛健不至。是卽不應之義也。此傳剛中上下應。與小畜傳中。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正同一義。此易中最要之義也。此乾坤兩卦所以貫全經之要義也。向來易注。誤說應字。于剛柔相應之應。亦以人與己兩人相應言之。皆以不識乾坤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四

兩卦貫全經之義之故也。故今不用舊說。以上亦

詳易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比之道。以申卦辭元永貞之義。此第一爻。言比之之孚。惟在體物之心之極其至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盈缶之象。卽正指卦德順以體險之事言之。蓋缶之中空。以象人情事變之待人體當者。盈缶。則體之之心。能盈乎所體之分也。言比之事。非可倖致。

必有比之之孚。以比之。則可以无咎。其孚安在。盈缶是也。盈缶則求民以誠。于下之待體之情。無不體之曲盡。上下之心。未有不相比者。終來有它吉。言卽此事而考其究竟。其吉有不可勝言者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此傳。與二爻傳相連成文。起下之辭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此爻之義。言比之道。不在于但襲其迹。而必在于有其心也。自內。謂比之事。皆出于中心之誠。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望

然也。蓋比下之事。決非奉行文法之事。可以塞責。故比之之心。必欲其自內。復言貞吉者。自內之心。惟貞則吉。言不可有攙和斷續。卽卦辭元永貞之義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此合初爻傳爲文。言初六所言之比。乃有它吉之比。比之最上者也。今卽未能盈缶。而能自內。則亦可謂能盡其心。不自失者矣。

六三比之匪人。

此言以作用爲比者之事也。以作用爲比則所以比之道皆不出于人道之正。故曰比之匪人也。此卽世人易犯之病。指言之以著戒。不言凶者。凶不待言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害也。言匪人之比。非惟無益于比。且有害于比也。

六四外比之句貞吉

此爻之義對二爻看。蓋比之之心。則當自于內。而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望

比之之分義則當協于外。是外亦有比之之事也。如是之事亦惟貞則吉。亦卦辭元永貞之義也。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賢猶善也。彖象傳中賢字皆指本然之善言之。詳見易例從上與訟三爻傳從上同義。謂從理也。言比之事不惟內盡其心而併協于在外之分義。是在外之比亦能協于人心本然之善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從上之心故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此爻之義言有剛中之德之比。所以能盡比道之善者。以其用心之大。卽卦辭所謂元也。顯者光明之義也。顯比謂光明正大之比。非用智任數之比也。王者剛健之象也。在此爻則以剛中之心言之。

用三驅以下以田獵之事。況言顯比者之心也。三驅卽天子不合圍之事。三面驅之開其一面。亦如湯之解網之意也。失前禽謂失面前之禽也。邑人供田獵之人也。不誠謂無警備之意也。言比道最善無如顯比。顯比者以剛中之心爲比之之事。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望

只期自盡不期必于人之來附。正如田獵之事。只用三驅開其一面。雖失前禽。邑人亦不爲之警備。由其用心之大也。此比道之最善。故曰吉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位。心之位也。正中。心正中也。順于我而來。則取之。逆于我而去。則舍之。不必于取。故失前禽。凡若此者。皆以心之正中故也。上使中。仍卽取象之意。而引伸之以釋經義。言邑人之中。由上之有以使之。

也。正以況言比道之善。皆心之有以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此一卦之終。復卽卦辭後夫凶之義。結言之以著戒。正以明元永貞之義之重也。首與乾彖傳首出庶物之首同義。卽爲倡之義也。此爻之義言上下之事。上宜爲倡。是上爲首也。上不爲倡。是比之事竟无首也。无首則上下之心終不相比。未有不終于亂者。此其所以凶也。此元永貞之義之所以重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三

比

罍

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

无所終言終必亂也

周易通義卷之三



周易通義卷之四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三三 異上下

小畜 亨 句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柔順也。柔順謂之小者。心能柔順。則其體物之心必能入細。故以小言之。卽詩言小心翼翼之義也。畜與畜牝牛畜臣妾。畜字同義。卽養之義也。卦名小畜。正指用順養健之事言之。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聖人設卦。所以設小畜之一卦者。蓋人之爲人。以健爲本。而健順非兩事也。順卽健之順也。健順爲一。乃健之正也。若人之心健而不順。則于天地民物雖有任之爲己事之心。而體之不至。處之不當。終無成物之實。是以聖人立教。必使有健德之人。常用柔順以養成其健。使其健爲健順合一之健。始爲健之正。而足以有益于民物。此小畜之功之所以重也。聖人以小畜之功。聯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小畜者。卦之得名。兼卦德卦體之兩義。以卦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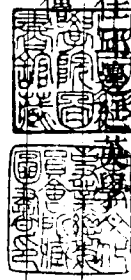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一

兼卦德卦體之兩義。以卦德



言之內乾外巽其德爲健而巽健剛也巽柔也健而能巽卽心之剛柔爲一之事也以卦體言之六四一柔得位而上下五剛應之在人則爲柔順之德復其正位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卦德卦體皆有合于小畜之義故名此卦爲小畜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小畜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人之做事一主于亨則自能漸進于柔順故小畜之功必當專主于亨也密雲二句則更爲健而不順之人指言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二

其病以示教蓋人之心健而不順則雖有所爲不能利物故以密雲不雨象之雲氣蒸而上升是心之以剛做事之象也雨氣解而下降是心之以柔澤物之象也雲而雨者天地之氣和則雲卽爲雨是心之剛柔爲一澤及于物之象也雲而不雨者天地之氣不和則雲不爲雨是心之剛柔不爲一澤不及于物之象也此言密雲不雨者正以象夫剛德甚盛不能利物者之事也自我西郊卽以治此病之法言之言如是之病當用何法以治之哉

惟當用我西郊之道以治之也自由也猶用也西與各卦言西者同義西者陰方陰之用爲和而不爲倡心之順之象也郊與各卦言郊者同義郊者空廓無物之地心之虛之象也言人之密雲不雨之病皆以心之不順故耳不虛故耳不順不虛故當用西郊之道以治之是西郊之道卽正密雲不雨者對證醫治之方也西郊言我者順而虛卽心之本體西郊之道本吾心所自有也凡此皆所以養成其健之要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三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小畜之義也說見卦辭注聖人定重卦之名大抵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此釋卦名惟以卦體言之者五剛應一柔于卦名小畜之義最爲顯著故卽以是言之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同人大有各卦倣此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四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中指二五言其實。指心言之。剛健之德。復其本體。即剛中也。尚貴也。施未行。即指不雨者言之。欲為雨而不能為雨。即其施之未行也。此傳之義。言人健而能異。剛乃得中。健不異。剛不中也。剛中志乃得行。剛不中志不行也。求進于此。非用力于亨不可。故經言小畜之道。必當專主于亨也。密雲不雨。是正剛不中志不行之病也。當是之時。貴求其所以往者。自何而往。自西郊可也。所以然者。施而未行。正以心之不順。不虛之故。故不可不用西郊之道以治之也。

謹按彖傳以卦體之說。發明經義。莫重于中正應之三例。小象傳以爻位之說。發明經義。亦莫重于中正之兩例。其言得位當位者。即正之義也。言失位不當位者。即不正之義也。中正應三者得名。本皆以卦體爻位得名。其實則皆以指言心德。言中者。以上下兩體之中爻言之。實以指言人心未發之中也。言正言位者。以六爻剛柔之正位言之。實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五

以指言人心剛柔之正位也。言應者。以上下兩體剛柔相應言之。或以五剛應一柔。五柔應一剛。言之。實皆以指言人心剛柔相應之用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其貫乎全經之中者。皆乾坤皆健順也。是以孔子作傳。以發明經義。卦卦不離此義。言剛柔。即健順也。言剛柔之中正應。即健順之中正應也。總之。欲人隨時隨事。全其健順。中正之本體。達其健順相應之實用。成其為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實學而已。此聖人作易。以教萬世之

本義也。總計全經彖傳小象傳。以卦體爻位言中者。八十八。言正者。三十。言位者。五十五。彖傳以卦體言應者。十八。並同一義。其不以卦體爻位為說。而泛言中。泛言正。泛言應者。不在此例。以上俱見易例。因此傳備此三例。故特為撮其大要于此。以為學者學易之一助焉。又按全經小象傳。言中言正言位。並與彖傳同。獨無應字。其故何也。蓋中正位三字之義。皆指爻位言之。應則合上下兩體言之。彖傳言卦體。故言應。

象傳只言爻位。不言卦體。故不言應也。觀于全經之中。三百八十四爻傳。無一字及于應者。則見孔子作象傳之義。言中言正言位。皆只就本爻言之。不兼上下爻言之。其義例精嚴如此。亦可見後儒秉承比應之說之不足信矣。以上亦見易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順以養健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小畜之功。卽爲自復其心性之事。欲人不求之心外也。復者。復吾性之本然也。自由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六

也。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道之實。卽指亨言之。亨之理。卽人之率性之道也。言小畜之功。剛必求進于柔健。必求進于順。此非有所矯揉造作之事也。剛進于柔健。進于順。正以復吾性之本然也。自亨而復。是以吾率性之道。復吾性之本然也。據此是小畜之功。皆吾之盡心復性之事。以是施之于成己成物之實。何有咎乎。吉可知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其義吉。言義自當吉。無可疑也。

九二牽復吉

此言小畜之功。貴知所以自勉也。牽如牽羊之牽。調其不順。使就于順之義也。承上言自然而復于柔順。吉不待言矣。若心本不柔順。則須馴調之。使就于柔順。是牽復也。牽復者與自然之復。安勉不同。其爲復其本性則同。其吉均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言用牽而復。而復在于中。是亦能不自失其本心者。此牽復之所以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七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此爲剛不中志不行者。切指其心之剛柔不相應之病。欲其有以自反也。輿者。健于行之象也。說。脫也。輻。卽輻以直指之。輻說輻則輪壞。欲行而不得行之象也。夫者。剛之象也。妻者。柔之象也。夫妻相輔以成家。剛柔合德以致用。其義一也。故以夫妻象之。反目。忤視貌。夫妻反目。卽心之剛柔不相應之象也。此爻之義。言有健德之人。有欲行之志。如輿然。有時欲行而不得行。如輿之說輻然。究其受

病之實在於何處。由夫妻之反目故也。由心之剛柔不相應之故也。此小畜之功之所以重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傳即反目之象而引伸之。而取象之意。見于言外。言夫妻反目。猶不能以正其室。若一心之剛柔不能相應。尚何以行其志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此下二爻。皆言小畜之孚。以為用力于小畜者。自課其心之驗。此爻之義。先以孚之驗于心者言之。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八

即乾三爻惕厲无咎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血。傷害也。此言血以傷害之在于心者言之。惕。懼也。出。猶生也。言人有健德而不順。皆以其有害心之病故也。亦以其心之忘懼故也。故小畜之事有孚焉。害心之病去。兢業之心生。即其孚也。信如是。則必能漸進于柔順。于小畜之義。可以无咎矣。此小畜之孚之驗于心者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同尚。猶貴也。志。即象傳剛中志行之志也。上合。

志與損初爻傳尚合志。正同一義。此作上者。以字可通用。傳寫異也。合志。即孟子謙心中肅無惡于志之義也。此傳之義。言小畜之孚。所以在于惕出者何也。蓋以人之行健。惟貴自謙其心。自合其志。故不可以一時而忘懼也。

九五有孚，攸如，富以其鄰。

此爻之義。以孚之驗于人者言之。即孟子誠能動物之義。亦即象傳剛中志行之義也。攸。固也。變如者。人已同心。固結不解之義也。富。與泰謙兩卦不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九

富之象。當對看。不富者。虛也。以象心之虛也。富者。實也。以象心之誠實也。此言富。即正指剛中之心言之。以如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能得其力也。鄰。同類也。言人有健德而不順。則人與己必不同心。故小畜之事。又有孚焉。人與己共事而攸如。即其孚也。所以然者。以其心為剛中之心。誠實有力。足以動物。即如富者之富。實有力。能以其鄰。然也。此其所以能攸如者也。此小畜之孚之驗于人者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不獨富言己之任事之心誠實有力則人之與己共事之心亦誠實有力是富不獨在于己也言此正見小畜之孚其自然及物者如此以明小畜之功關繫于成已成物之學之重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一卦之終復即成德之人究言其事以明小畜之功無時而可懈也雨即卦辭所謂雨也處與咸三爻傳亦不處處字同義謂得其心之所安也載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十

即傳中積載之義尚德載謂可尚之德積滿而可載也婦貞與女子貞同義謂柔順之貞也厲危懼也月體屬陰以象心之柔順幾望謂幾于滿也君子對婦取象婦以象心之柔順君子以象心之剛健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承上言小畜之事至于學如則剛中志行澤必及物既雨矣心得所安既處矣以是既雨既處之心隨時隨事造福于人可尚之德既積滿而可載矣當是之時一意用柔順之心豈可懈哉計惟有用婦之貞常存危懼則

庶幾柔順之德可漸進于圓滿若自謂吾德已成竟可用剛而進則凶也此可見小畜之功實為終身以之之事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疑與兌初爻傳行未疑疑字同義在此則對處言之蓋嫌于本心謂之處不嫌于本心謂之疑也言既雨既處者惟以心得所安故能德積而可載若君子以剛致凶則仍以不得所安有所疑之故耳則甚矣小畜之功不可不事事求嫌于本心之明也此小畜之功所以當主于亨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小畜

十一

三三乾下

履虎尾句不啞人句亨

履踐履也。卽行之義也。人之行事。謂之履者。取脚踏實地。步步求其熨貼之義。卽咸初爻言咸其拇。艮初爻言艮其趾之義也。履于人事。無所不包。此卦名履。則正指傳中履剛之事言之。觀于經文履虎尾。不啞人之象。則履之爲履。實正指履剛之時。步步求其熨貼之事。而言之也。聖人以履之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三

于此一卦。名爲履者。蓋履之道。貴于健。不健。則于天地民物之事。必不能任爲己事。而夷險一致。故履必貴于健也。而健之德。尤貴于說。不說。則健德發用。不出于心體之平。亦終無曲成萬物之實用。故健尤貴于說也。此卦兩體。內兌外乾。其德爲說。應乎乾。乾健也。謂心之健也。兌說也。謂心之說也。說爲心德。故說爲和說之說。卽心體和平之義也。觀于兌初爻言和兌。夬彖傳言健而說。決而和。則說卽爲和。義自可見。向來易注。有以說爲喜說之

說者。皆不識卦德之義者也。此卦之德。爲說應乎

乾。是正說之德。與健之德。合併而爲一者。惟此足以盡履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履。卦辭之義。則正示人以健說合一之用。因告之以用力之方也。啞齧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言人之履貴于健。履虎尾。健之至也。履之健。又貴于說。而健之說。與不說。在己不知。受者知之。故有履虎尾。而虎啞人者。由其健而不說之故也。若履虎尾。而不啞人。則健之至。亦說之至也。履必如此。乃爲履之至。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三

善。今欲求進于此。惟當隨時隨事。用力于亨。則庶能進于此矣。此所以自善其履之要道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履之義也。履剛卽行健也。柔履剛。謂以順行健也。此卦兩體。上爲剛。下爲柔。剛柔爲一。正有合于柔履剛之義。故卦名履也。此傳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

此以卦德釋卦辭履虎尾不咥人之義也。言履之道惟貴以柔而履剛。此卦之德爲說應乎乾。是說與健合爲一也。以是爲履。是正以柔履剛之事也。此所以能履虎尾不咥人也。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亨之義也。剛中正指九五言。其實指心言之。剛健之德出于心之中正之本體。是爲剛中正也。帝位心之位也。言帝位者。心之正位。上帝所予。故以帝位言之。亦如需彖傳言天

周易通義

卷之四履

七

位之義也。疚病也。不疚與中庸內省不疚同義。謂不病于心也。光明者。心體瑩澈。無私之義也。言履之道所以必當用力于亨者何也。蓋以柔履剛之事。非後起作用事也。亦非剛之外別有所謂柔也。剛健之德。惟欲出于心之中正之本體。則剛中正矣。剛中正則履剛之事。必能履乎帝位之正。反諸心而不疚矣。反諸心而不疚。則謙乎吾心之本然。自能協乎人心之同然。所以能履虎尾不咥人者。正以其心體之光明故也。今欲求進于此。惟用力

于亨。則剛可進于中正。此履之道。所以必當用力于亨也。

謹按此卦名履卽履剛之義也。履剛卽行健之義也。乾之一卦包貫全經。五十六重卦之設。無一卦一爻非行健之事。然履剛行健之義。不于他卦發之。獨于此一卦發之者。蓋他卦行健皆各就一時一事言之。此卦行健。則不指一時一事言之。實專就行健之時之心言之也。蓋人之行健之心。惟患不能和說。惟患雜以後起之私。不純乎本體之正。

周易通義

卷之四履

七

此則行健之心之病也。此卦卦德爲說應乎乾。說卽和也。說應乎乾者。說與健合爲一也。是卽乾彖傳保合太和之義也。此卦卦體爲剛中正。剛中正者。剛健之德。純乎本體之正也。是卽乾彖傳各正性命之義也。旣和且正。以如是之心行健。則行健之心爲無病矣。此履剛行健之義。所以不于他卦發之。獨于此一卦發之之義也。

又按此卦卦德。以彖傳通例例之。當言說應乎健。此不言應乎健。言應乎乾者。蓋以此卦之健。不指

一時一事之健言之。正指乾之全體之健而言之也。此外彖傳言乾之德。惟同人一卦亦言應乎乾。亦以同人之健。正指乾之全體之健而言之也。說見同人卦注。

又按此傳帝位與需卦傳天位同義。皆指心之剛柔之正位言之。言天位帝位者。古人言心性之德。多推本于天。以天帝言之。亦如易言天德。書言天敘。天秩。孟子言天爵。詩言帝則之義也。彖象傳中言位五十五。無不指心位言之。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六

初九素履。旬往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說以行健之事。專爲健而不說者。反復開示之辭。此第一爻先爲之設便門。欲其知所用力也。素履與中庸言素位同義。言履之心。只欲如其素也。蓋人之健而不說。皆以有示武于人之心害之。故履之心。無論何時何事。只欲一如其素。使吾履剛之心。一如無事時之常心。不增入一分意思。則出于心體之正矣。是則出于健說合德之常心矣。如是以往。則于履之義可以无咎。

言此。正見履剛之心。若不能一如其素。必不免于咎也。此爻之義。卽乾之用九无首。訟三爻食舊德之義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與中庸慎獨。獨字同義。獨行願。言只于獨知獨覺之中。自行所願。無示武于人之見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承初爻之義。而究言之。言履之道。惟在有闡然自盡之心。不雜以一毫欲自見之心。則吉也。履道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七

履之道也。坦坦。平易也。幽人貞。取象之辭。幽。闇也。人以幽名。卽中庸闇然之義也。幽人貞。謂闇然自盡之心。能貞固也。言人果能以常心爲履。則履之道自在人心。坦坦然平易不難見也。惟雜以欲自見之心。則道自坦坦。心自崎嶇。安往而不忤于物乎。故欲履之盡道。惟在用幽人之貞。反己自盡。不雜以一毫欲自見之心。則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言幽人之貞。只期自盡。不以欲

自見之心。自亂其心之本體。所以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句。咥人。句。凶。句。武人為于大君。

此正言健而不說之事。為之指出其病根。以著戒也。眇。少一目也。跛。蹠也。武人。與巽初爻武人同義。武人者。武猛之人。剛健之象也。大君。與各卦言大君者同義。即人之剛健為主之心也。此爻之義。言履之道。惟貴心體之能和說。不爭才智之高下也。人心果能和說。則平心體物。履之道。人人能見。雖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六

眇者亦能視也。履之道亦人人能履。雖跛者亦能履也。此不須才智之過人也。若夫履虎尾之人。于人所不能為之事。獨能為之。其才智誠過人矣。然至履虎尾而咥人。則害必及于民物。是凶道也。所以然者。非其才智之不足。以其武人為于大君故也。蓋履之道以剛為主。是本大君之事也。然以和說之德。為大君之事。可也。以武人之德。為大君之事。則不可也。此其健而不說之病根也。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言眇跛之人。本不足以盡履之道。然未至以履剛致凶害也。履虎尾者。不眇不跛。反以致咥人之凶。其故何哉。以其心不當位故也。心何以不當位。以其志之所存。專尚剛健。不體之以心體之平故也。謹按此爻之義。與中庸智愚賢不肖之說。正相符合。蓋眇跛之視履。即愚不肖之知能也。咥人之凶。即賢智之過也。合之素履。即素位之義。履道坦坦。即道不遠人之義。幽人貞。即闇然之義。貞厲。即戒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九

慎恐懼之義。元。即誠之義。亨。即明之義。與傳中言獨。言中。言不疚。言明。言行。無不與中庸一書。暗相符合。觀此一卦。則可以見中庸之學之所自出矣。九四履虎尾。句。愬愬。句。終吉。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因咥人之凶。而開之以愬愬之事也。愬。懼也。所謂懼者。非有所懼于虎也。蓋恐履之道不盡。則害必及于民物也。承上言履虎尾而致咥人之凶者何也。以其恐懼也。此在健而不說之人。則方自以履虎

尾而不懼爲足以示武于人矣。不知履剛之心。惟當以民物爲重。既爲虎尾。則履之之心。自當知懼。履而能懼。則于履之事終吉。言此正見履剛之心。惟當以民物爲重。是不可以一己勝負之見與之者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卽人之民物爲重之心也。志行言如此則志必能行。不惟不致啞人之禍已也。言此正欲健而不說之人。因是而自反其民物爲重之初心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三

九五夬履 貞厲

此正言行健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夬與夬卦卦名同義。剛決之義也。夬履。以剛決爲履也。貞者。正固之義。在此卦。則指亨言之。亨之理。卽正也。一于亨而不變。卽正而固也。厲。危懼也。言履之道。本貴于剛以夬爲履。乃履之正也。然人之健德。發用之時。惟患此心不一于正。則其道不亨。亦惟恐雜之以意氣之私。則其德不說。故夬履之心。必當粹然一出于至正。則無不亨之病矣。又必常存

危懼。以自防意氣之竊發。則無不說之病矣。此夬履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謹按四爻言愬愬。此爻言厲。皆懼之義也。然兩爻之義。實各不同。四爻之懼。因履虎尾而懼。蓋恐處之不當。則害必及于民物也。是民物爲重之心也。卽訟二爻三百戶无眚之義也。此爻之懼。因夬履而懼。蓋恐剛德發用。不免有意氣夾雜之病也。是防其心之有病之心也。卽乾三爻乾乾惕厲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三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言夬履之心。所以必欲其貞厲者。蓋必能貞能厲。則無不亨不說之病。此心乃爲正當其位也。位正當。卽象傳履帝位而不疚之義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一卦之終。復揭至要之義以示人。言履剛之道。必以元德爲本也。祥。善也。考祥。卽孟子考其善不善之義也。旋。反也。反復思之之義也。元。卽乾元坤元之元也。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是健順之德之

所從出也。人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健順爲一。自無健而不說之病矣。故言視履而考其祥。反復思之。惟有元德則吉。此履之本也。是又履剛之人之所當知也。

謹按此卦。卦辭言亨。此復歸本于元者。元又亨之本也。蓋履之道。當主于亨。而履之心。則當主于元。人果以元存心。則履之道。卽未有不出于亨者。故元又爲亨之本也。人心常元常亨。則德自健。亦自能說應乎健。說應乎健。卽健順合一事也。聖人于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履

三

乾坤兩卦。再言元亨。盡乎易之教矣。

象曰元吉在上有慶也。

言元吉之義。所以揭于在上之一爻者。蓋必以元德爲履。乃能大有福慶于民物也。

三三乾下坤上

泰句小往大來吉亨

聖人定重卦之名。以剛柔消長取義者。共十卦。剛長五卦。柔長五卦。此在五十六重卦之中。又自爲一例。泰者。剛長之卦之第三卦也。說具本卦彖傳。注。泰卦命名之義。與否卦當對看。泰者通也。否者不通也。泰與否。皆指一時之大局言之。上下情志。通爲泰之時。上下情志不通。爲否之時也。此卦所以名泰者。以卦象言之。乾之象天。坤之象地。此卦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乾在下。坤在上。是天地交之象也。天地交。卽上下交之象也。上下相交。爲泰之時。是卦有泰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卦爲乾。健也。外卦爲坤。順也。在內者。爲主者也。在外者。不爲主者也。此卦健在內。順在外。在人。則爲健爲主。順不爲主之義也。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畫卦之序。自下而上。剛之長。亦自下而上。此卦自初至三。三爻皆剛。是剛之勢日益長。柔之勢日益消之象也。剛長柔消。在人。則爲剛用事。柔不用事之義也。合三者言之。卦象有泰

之象。而卦德卦體之義。又皆于處泰之道爲宜。故名此卦爲泰。卦辭之義。則正言所以處泰之道。當如是也。小柔順也。大剛健也。言往來者。往卽在外之義也。不爲主之義也。來卽在內之義也。爲主之義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也。此經之義。言人心之健順。固無時可以相離。而人之用健用順。則有隨時爲消長之義。是非可執一者也。泰之時。君臣上下。情志和同。其道宜于用健。故處泰之道。以小往大來爲吉。復言亨者。行健之道。必主于亨。乃能因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雷

地制宜。實有益于民物。故其道當主于亨也。此所以處泰之道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此一節全舉經文。先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泰之義也。說見卦辭注。按此卦名泰。本專指上下之泰言之。此言天地者。因卦之所以得名爲泰之義。正以天地之交。象人之上下之交。故傳卽連言之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兼卦象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小往大來吉之義也。陰陽卦象也。健順卦德也。內外消長。皆卦體也。內外指內外卦言之。其實則指人事言之。內者在內而爲主之義也。卽卦辭來之義也。外者在外而不爲主之義也。卽卦辭往之義也。陽者健之象也。陰者順之象也。此傳意不重陰陽。言陰陽者。相形之辭也。君子者有健德之人之象也。小人者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雷

有順德之人之象也。此言君子小人。卽正指君子小人之道言之。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君子小人之道。卽健順也。此傳旣言內健外順矣。復言內君子外小人者。何也。蓋健順以心之德言。道則以健順之德發出之條件言也。消長者盛衰之義也。在人事則正指用健用順之分數言之。言長者。分數多之義也。宜多用之之義也。言消者。分數少之義也。宜少用之之義也。此傳之義。卽承上節之義言之。言惟泰之時。上下交而

志同。故其道宜于用健。以象言之。則當內陽而外陰。陽為主。陰不為主也。以德言之。則當內健而外順。健為主。順不為主也。以道言之。則當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為主。小人道不為主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人心之健順。雖無時可以相離。而人之用健用順之分數。則有隨時為消長之義。泰之時。君子之道當長。小人之道當消。此泰之時義然也。此處泰之道。所以小往大來吉也。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本多取兩德合併為用之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義如險而止。可以發蒙。則卦名蒙。險而健可以處訟。則卦名訟之類。此易之通例也。獨于此兩卦。不取健順之德合併為用之義。乃有取于剛柔消長之義者。其故何也。蓋健順合一之用。乃人生不可須臾離之道也。非一時一事之所宜也。聖人于健順合一之義。既于乾坤兩卦極言之。又于六十四卦之中。隨時隨事言之。至此兩卦。不可復發此義。故另發一義也。且人之健順不相離者。健順之本體也。其有時而分消長者。則人之用健用順之分

數與時為進退之義也。聖人于此兩卦。既以上下之交。不交者定兩卦之時。因以剛柔之分消長者。為處兩卦之時之義。故不取兩德合併為用之義。而命之以泰否之名。此易之變例也。

又按彖傳言卦象。亦有二例。有專以象其卦之德者。亦有不以象其卦之德而另發一義者。如屯之雷雨之動。即以象其動而險之德也。噬嗑之雷電合而章。即以象其動而明之德也。恒之雷風相與。即以象其巽而動之德也。晉之明出地上。即以象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七

其順麗乎大明之德也。明夷之明入地中。即以象其內文明外柔順之德也。以上五卦。皆即以其兩體之象。象其兩體之德。此彖傳言卦象之正例也。又如睽之卦。德為說麗乎明。睽卦傳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則不以象其說麗乎明之德。而專以象睽之時。草之卦。德為文明以說。草卦傳之水火相息。則不以象其文明以說之德。而專以象草之時。此則于卦德之外。另發一義。此彖傳言卦象之變例也。惟此傳與否卦傳言卦象。則兼此二例。此傳

之內陽外陰。卽以象其內健外順之德也。否卦傳之內陰外陽。卽以象其內柔外剛之德也。此與屯噬嗑等五卦一例者也。又此傳之天地交。不以象其內健外順之德。專以象泰之時。否卦傳之天地不交。不以象其內柔外剛之德。專以象否之時。此與睽革兩卦一例者也。據此。是天與陽皆乾卦之卦象。地與陰皆坤卦之卦象。此與雷風水火山澤爲六子之卦象。正同一例。彖傳之義可謂明矣。然而向來易注于乾之健。則直以天之健。陽之健。言之。于坤之順。則直以地之順。陰之順。言之。是直以乾坤兩卦之卦象。爲乾坤兩卦之正義也。然則所謂象者。果何所象乎。豈非以天地陰陽爲天地陰陽之象乎。凡此皆以不審于彖傳之義之故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又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取剛柔消長之義者。共十卦。其義卽具于十卦之彖傳。台觀之則義例顯然。散觀之不見也。此十卦之中。剛長五卦。柔長五卦。其剛長柔長之序。則皆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天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无

以次而加。取以漸增長之義也。以剛長五卦言之。彖傳言長者。始于復。復者。二剛之卦也。彖傳曰。復亨。剛反。此言復之時。爲剛德初反之時也。又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此言復之時。剛德初反。是當盡力以往。使剛德日進于充長之時也。其次爲臨。臨者。二剛之卦也。彖傳曰。臨。剛浸而長。此言臨之時。宜于用剛。是剛當漸長之時也。其次爲泰。泰者。三剛之卦也。彖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君子道卽剛健之道也。小人道卽柔順之道也。此言泰之時。宜多用剛。少用柔。是正剛健之道。當長。柔順之道。當消之時也。其次爲大壯。大壯者。四剛之卦也。彖傳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此傳不明言長者。卦之德。既剛且動。兩體純剛。故卦名大壯。則剛之長。不待言而義已明也。其次爲夬。夬者。五剛之卦也。彖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言夬之時。剛長極盛。惟恐過剛不順。故當劑之以柔也。又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言夬之時。必當隨時隨事。盡力以往。則剛德之長。乃能保其終也。又進而六剛。

則爲乾乾之彖傳不言長者。乾爲剛之純。以象人心剛健之本體。故不在于剛柔消長之數也。以柔長五卦言之。彖傳言長者始于姤姤者一柔之卦也。彖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此言人心之剛柔相資爲用。姤之時。正柔與剛初相遇之時也。是不可不養其柔德。使之充長之時也。又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取女之象。正對柔遇剛之遇言之。取者取于外者也。是在外作用之柔也。遇者自然來遇本體之柔也。此言在外作用之柔之不可長。正見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之道當消之時也。其次爲觀觀者四柔之卦也。彖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傳不明言長者。卦之德。旣順且巽。兩體純柔。故能盡觀之時義。則柔之長。不待言而義已明也。其次爲剝。剝者五柔之卦也。彖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此言人心之剛。必能變其不順之剛爲純乎柔順之剛。乃能復其剛德之本體。故剝之時義。必當專用柔順以變化之也。又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小人。卽指柔順言之。與泰否兩傳及全經之中言小人者同義。小人長。卽柔順之德長也。此言剝之時義。惟患用剛而有攸往。則剛之德終不能進于柔矣。故須時時事事。勿用有攸往。則柔順之德。庶能日進于充長也。又進而六柔則爲坤。坤之彖傳不言長者。坤爲柔之純。以象人心柔順之本體。故不在于剛柔消長之數也。據此是十卦之傳。于剛柔消長之義。字字分明。首尾完具。而此十傳之外。五十四卦之彖傳。更無一字言及于長。亦無一卦言及于消長者。是此十卦取剛柔消長之義。在于全經之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中實自爲一例。是爲易之變例。而此十卦經傳之文。凡言大無不指剛健言之。凡言小無不指柔順言之。凡言君子無不以剛健之象言之。凡言小人無不以柔順之象言之。凡言剛柔無不指心之健順言之。凡言長言消長無不指用剛用柔之分數言之。在此十卦之中。字字分明。通爲一義。更無一處一字另爲一義。是爲十卦之通例。又求之全經全傳之文。其于言大小剛柔君子小人之處。亦皆與此十卦通爲一義。更無一處一字另爲一義。是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此十卦之通例亦卽爲全經全傳之通例也。以上俱詳易例。以上一條。大小剛柔君子小人消長之義。皆關繫全經最要之義也。然求之諸儒之說。則處處不合。其故何也。蓋聖人之易。統于乾坤者也。諸儒之易。不統于乾坤者也。聖人之易。統于乾坤。故乾卽心之健也。坤卽心之順也。六子之德。卽心之健順之用也。五十六卦之人事。卽心之健順之用之見于實事者也。以是求之。則全經全傳之文。逐卦逐爻

之義。莫不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總之不離于健順之兩義而已。以經文言之。有言大者。卽健之義也。言小者。卽順之義也。有言王。言君。言大君者。皆健之象也。言君子。亦健之象也。有言侯。言臣。言納婦。取女。畜臣妾者。皆順之象也。言小人。亦順之象也。凡此。皆所謂統于乾坤者也。至諸儒說易。于乾坤兩卦。卽皆不知爲心之德。而以天地陰陽爲說。則于全經之人事。已不足以相統攝矣。于六子之卦。亦皆不知爲心之德。而皆以陰陽爲說。則于全經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之人事。益不足以相統攝矣。且不惟此也。諸儒于乾坤兩字。體認未明。則于八卦之德。之在于人心者。亦皆不免望文生解而爲之說。于訟之險而健。則曰惟其險而健。是以訟也。于蠱之巽而止。則曰惟其巽而止。是以蠱也。于歸妹之說以動。則曰是不正之說以動也。若然。則于八卦之德。先已說壞。尙何全經義例之有乎。惟然。故于全經之文。逐卦逐爻。亦皆只隨文爲說。不根著于乾坤健順之義。其于經文中言大小者。或以陰陽言之。或直以事

之大小言之。是皆不爲健順之義者也。其于王侯以下諸象。則皆不知爲健順之象。而以爲正言其人于納婦取女畜臣妾諸象。亦皆不知爲健順之象。而以爲正言其事。因是于君子小人之象。亦皆不知爲象。而直以人之邪正言之矣。凡此皆諸儒說易不統于乾坤之明證也。以彖傳言之。彖傳卦。卦言剛柔。凡剛皆健也。皆心之健也。乾之健也。凡柔皆順也。皆心之順也。坤之順也。其中言中者。皆心之健順之中也。言正者。皆心之健順之正也。言應者。皆心之健順之應也。言得位當位者。皆心之健順之位也。言長言消長者。皆心之健順與時偕行之義也。凡此皆所謂統于乾坤者也。至諸儒之說剛柔。則亦皆隨處爲說。不根著于乾坤健順之義。其于剛柔言應者。則不知爲健順之相應。而以爲人與人之相應也。剛柔言位者。則不知爲健順之正位。而以爲人之所居之位也。剛柔言消長者。則不知爲健順之消長。而以爲人與人之消長也。且不惟此也。諸儒于剛爻。則謂之陽剛。謂之剛明。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于柔爻。則謂之陰柔。謂之柔暗。是剛柔不爲健順之義。而剛柔之才有優劣也。于剛中。則以爲勝于柔中。于柔中。則以爲次于剛中。是剛柔不爲健順之義。而剛柔之德有優劣也。然此猶只爲才德優劣之分。未至爲貞邪忠佞之分也。獨至泰否兩傳。言君子小人之消長。諸儒于消長之義。既有未明。于君子小人。又不知是象。于是君子小人之消長。遂直以邪正之消長言之矣。又因否卦一傳。內柔外剛。與內小人外君子。並說于是柔爲邪佞之小人。剛爲忠貞之君子。遂爲易中之一例矣。據此爲準。又以推之于復姤臨遯夬剝諸卦。凡言剛長柔長者。卽皆以邪正盛衰之事言之。剝之柔變剛。則曰是小人害君子也。夬之剛決柔。則曰是君子去小人也。姤之柔遇剛。則曰是君子與小人相遇也。至此則剛柔二字。遂全無與于健順之義。而直爲貞邪忠佞之名目矣。凡此皆諸儒說易不統于乾坤之明證也。不思剛柔之義一也。彖傳言乾之德。有言健者。如訟之險而健是也。有言剛健者。如大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三

有之剛健而文明是也。有直言剛者如大壯之剛以動。訟之上剛下險是也。據此是剛即爲健。其例甚明也。彖傳言坤之德。有言順者。如師之行險而順是也。有言柔順者。如明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是也。有直言柔者。如否之內柔而外剛是也。據此是柔即爲順。其例甚明也。況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所謂剛柔即健順也。必晰言之者。以乾坤兩卦之健順言之。則謂之健順。以八卦統同之健順言之。則謂之剛柔。此其例又甚明也。且孔子贊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美

易以垂教萬世。其于健順剛柔之義。亦不輕矣。若剛柔二字。散見于各傳之中。而忽則爲心德至善之名。忽則爲倫類貞邪之目。若使聖人之意。果出于此。則使後之學者。何由而通其義哉。以此思之。有以知聖人之意之必不然也。然而諸儒說易。遂至于此者。何哉。推求其故。皆以不明于君子小人取象之義。遂致輾轉推說。而至于此也。然而君子小人之象。以于侯以下各象例之。其義皆不離于健順。是經文取象之例。亦可謂明矣。然諸儒皆莫

之知者。又皆以乾坤兩卦。體認未明。則于全經之義。皆無根著之故也。以此言之。學者讀易。若于聖人作易之本源未徹。則于全經之條貫。未有不誤說者也。此關繫全經最要之義也。故今于剛柔消長之義。再爲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以上亦詳易例。

又按彖傳釋經于剛柔。則卦言言之者。蓋剛柔即健順也。是心之德也。故卦言言之也。于陰陽則惟于泰否兩卦言之。他卦不言者。蓋陰陽乃卦象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美

是與雷風水火山澤一例者也。故惟于乾坤相重之兩卦言之。他卦不言也。至諸儒說易。則逐卦逐爻。皆必以陰陽爲說。于剛柔反在所畧焉。是亦諸儒說易異于聖人言易之一端也。以上亦詳易例。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句。征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健輔泰之事。以由卦辭小往大來吉之義。此第一爻。言用健輔泰之道。必以心之柔順無私爲本也。茹。茅根也。拔。謂拔去之也。茅之取象。與大過初爻白茅同義。蓋茅性柔。以象

心之柔順。色白以象心之無私。又拔去其茹。使之純乎潔白。以象心之粹然無私之柔順也。彙類也。以其彙與小畜五爻本卦四爻以其鄰同義。以即能左右之之義。謂得同心之助也。征進也。蓋泰之時。道固主于行健。而行健之心。則必出于柔順。又出于粹然無私之柔順。然後健爲本體之健。而可以得同心之助。征吉者。言必如是而進則吉也。謹按泰之時義。主于行健。此第一爻。卽以柔順言之。何也。蓋健順分消長者。以處世之時義言之。健順不相離者。以行健之心言之。人之行健之心。必出于粹然無私之柔順。然後有以全其健之用。而無負于泰之時。此爻之義。與消長之義。實相成而不相悖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與咸初爻渙三爻傳志在外同義。言拔茅之道所以征吉者。以其志之所存。誠切在于民物。無身家之念以雜之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彖

此正言用健輔泰之事。卽卦辭小往大來之義也。包者。容蓄之之義也。荒。大也。馮河。徒步涉河。勇于任事之象也。不遐遺。卽孟子不忘遠之義。朋亡。謂無私繫也。尚。進也。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心之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也。此爻之義。特卽卦辭大來之義。而詳言其事。包荒。則天地民物。皆在吾包涵容蓄之中。心之仁也。用馮河。任事之勇也。不遐遺。慮之周也。朋亡。心之公也。蓋輔泰之道。不仁。則無其本。不勇。則不能任其事。慮不周。則利不盡興。害不盡草。心有私。則不能集思而廣益。故必四者備。然後用健輔泰之事。庶得進于中行矣。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彖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心無私曰光。視民物如一體曰大。言包荒以下之事。所以得尚于中行者。以心之光大故也。按此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此言用健輔泰之心。惟當夷險一致。專于自盡。不可以求信于上之故。而動其心也。平坦易也。陂險。陂也。平陂以所處之境言之。往復以上下之心言之。艱貞。謂人臣自盡之心。艱難而貞固也。恤愛也。孚。信也。謂見信于上也。食與各卦言食者同義。自養之義也。福與晉二爻介福。福字同義。謂人所享受之福也。此爻之義。言人臣所履之境。夷險不一。未有常平而不陂者。然上下之際。以心相與。亦未有常往而不復者。是人臣盡心所事。則必見孚于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四

上固事之常也。然在人臣之義。則惟當艱難貞固。其心專于自盡。則可以无咎。若上之孚不孚。勿恤之也。勿恤其孚。則義專自盡。心無愧怍。是無論遭際何如。而于自養之地。已為實受其福矣。此言人臣事上之義。必如是以盡其心。始能問心而無愧怍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交也。天地際。即象傳天地交上下交之義也。无往不復。天地際者。言人臣之心。果能自盡。則未有

往而不復者。蓋泰之時。正上下交之時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句不戒以孚。

此言用健輔泰之道。惟貴心之能虛。而必在于能自反也。翩翩之為言反也。翩翩者。時時自反之義也。不富以其鄰。與小畜五爻富以其鄰。取象之義。當對看。蓋富者實也。以象心之誠也。富以其鄰。言富者實有其富。則力足以及其鄰。故能以其鄰。此以況言人心之誠之能動物也。不富者虛也。以象心之虛也。不富以其鄰。言富者不自恃其富。則心足以感乎其鄰。故能以其鄰。此以況言人心之虛之能動物也。戒。教誡也。孚。信也。謂人之信之也。此爻之義。言人之行健之心。惟患于不虛。而其要必在于自反。如使人之行健之心。果能隨時隨事。常常自反。則心能虛矣。心虛則以無成心之心與人共事。自然能以其鄰矣。若是則人之信之。亦不待于教誡而自孚矣。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四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失實。謂心之虛也。皆失實。謂心之無時無事而不

虛也。實指心之成見言之。于實言失者。心之成見至是而盡空之。如失之者然。亦如羊之稱喪之義也。中心本心也。中心願謂鄰之應之。亦自出于中心所願。故不待戒而自孚也。按初爻以其彙以志之在外。是即小畜五爻富以其鄰之義也。此爻以其鄰以心之失實。是即謙五爻不富以其鄰之義也。富以其鄰。即孟子誠能動物之義。不富以其鄰。即坤卦西南得朋之義也。

六五帝乙歸妹。句以祉。句元吉。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聖

此言健之大用。仍在于健中有順。而必貴自元出也。帝乙。商之賢君也。妹。少女也。歸妹。來歸之妹也。此疑商之舊事。如周之太王愛厥妃之事。為世所傳述者。故借之以取象。亦如高宗伐鬼方之例也。帝乙為大君之位。以象心之健。帝乙歸妹。則以象心之健順合一之德也。以上俱詳易例。祉。福也。以祉。即洪範錫福于民之義。謂以是健順合一之德。造福于民物也。元。即乾元坤元之元也。言元吉者。蓋人之健順之德。皆出于元。有元德。則必有自然

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健順之德。皆出于心之自不容已。故能以是造福于民物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中者心之本體也。言所以元則吉者。蓋人有元德。則健順之用。皆出于心之本體之中。自行所願。故能以是造福于民物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此一卦之終。因用健之人。易涉盈滿。故為之設誠。即乾之上爻戒亢龍之義也。隍。城下池也。復。反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聖

城復于隍。言人之築城。皆取隍中之土為之。而城之終。未有不復于隍者。取象之義。即謙象傳變盈流謙之義也。用師。猶言用兵。示武于人之象也。自邑。己之私邑。以象人之自己分上之事也。告。告戒也。命。天命。即天理也。自邑告命。即夬卦告自邑之義。勿用師。即夬卦不利即戎之義也。貞者。誤以為常而固守之之義也。言人取隍中之土以為城。而城上之土。其終未有不復于隍者。蓋城以高而致危。隍以謙而受益。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用健

之道不可存用師之見。以示武于人。惟當于自己分上。頻頻提醒。以天理之存亡。則可無盈滿之患。若竟以用師之道爲常。而守之不變。則終致羞吝矣。是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卽告命之命也。亂。不治也。言人之所以以滿招損。如城之復于隍者。皆以其自邑告命之事。先自亂而不治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泰

器

三三 坤下

否之匪人 句 不利君子貞 句 大往小來

此柔長之卦之第三卦也。說見泰卦注。否之名義。亦見泰卦注。此卦所以名否者。以卦象言之。乾之象天。坤之象地。此卦乾在上。坤在下。是天地不交之象也。天地不交。卽上下不交之象也。上下不交。爲否之時。是卦有否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卦爲坤。順也。外卦爲乾。健也。在內者爲主者也。在外者不爲主者也。此卦順在內。健在外。在人。則爲順爲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望

主健不爲主之義也。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柔之長。亦自下而上。此卦自初至三。三爻皆柔。是柔之勢日益長。剛之勢日益消之象也。柔長剛消。在人。則爲柔用事。剛不用事之義也。合三者言之。卦象有否之象。而卦德卦體之義。又皆于處否之道爲宜。故名此卦爲否。卦辭之義。則正言所以處否之道。當如是也。匪人。與比三爻匪人同義。謂非人道之正也。君子。剛健之象也。君子貞。卽剛健之貞也。大小往來。解見泰卦注。此

經之義。言人之剛健之貞。本人之持身涉世之正道也。然無如否之時。上下情志不通。其一時世道人心已非人道之正矣。如必堅守剛健之貞。則動即見忤。必無將順匡時之用。故不利于用。君子之貞。惟大往小來。順為主。健不為主。庶有可以隨宜救濟之道也。此所以處否之道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此一節全舉經文。先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巽

否之義也。說見卦辭。注天下无邦。以天下之否言之。如文王當商末之時是也。按此卦名否。本專指上下之否言之。此言天地者。因卦之所以得名為否之義。正以天地之不交。象人之上下之不交。故傳即連言之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兼卦象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義也。內外陰陽君子小人消長之義。

俱見泰卦注。柔剛即順健也。變稱柔剛者。取韻之叶也。此傳之義。即承上節之義言之。言惟否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故其道宜于用順。以象言之。則當內陰而外陽。陰為主。陽不為主也。以德言之。則當內柔而外剛。柔為主。剛不為主也。以道言之。則當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為主。君子道不為主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人之用健用順。惟當與時為消長。否之時。小人之道當長。君子之道當消。此否之時義然也。此處否之道。所以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巽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順濟否之事。以申卦辭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義。此第一爻。言用順濟否之道。亦以心之柔順無私為本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也。二爻否亨。亨字並同。拔茅茹二句。取象之義。皆與泰初爻同。義否與泰之時義不同。而初爻之義同者。蓋時無治亂。欲求濟世。皆必以心之柔順無私為動物之本。

故皆以拔茅茹以其彙言之。惟泰言征吉。此不言征吉言貞吉者。蓋否之時義。不主于進。故不言征而自盡之心。尤恐其有攙和斷續。故言貞也。復言亨者。濟否之道。尤不可不行之。以至通也。

謹按此爻以其彙舊說多以引類而退為說。今以全經義例及本卦經文證之。實非經義。蓋聖人作易垂教。惟欲教人以經世之學。使天下萬世之民。物受其福。此聖人作易之本義也。否之時義。所以利用柔者。正欲其以柔順之道濟否也。故二言包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巽

承四言疇離祉。五言休否。皆正言用柔濟否之道。無一言及于潔身避亂之事。若如舊說見時之否。即引類而退。此孔子所謂果哉末之難者。尚何剛柔時義之可言乎。又本爻以其彙與泰卦以其彙各卦以其鄰。皆為得同心之助之義。本爻傳中志在君與泰初爻傳志在外亦同一義。是皆義例之甚明者。惟大象乃有儉德辟難之說。大象一書與經文彖傳之義。往往不相應。是當分別觀之者也。故今不用舊說。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與泰初爻傳志在外同義。變稱君者。取韻之叶也。

六二包承 小人吉 大人否亨

此正言用順濟否之事。即卦辭大往小來之義也。包與包蒙包荒之包。同義。謂心之仁。足以包涵容蓄之也。承猶順也。小人即彖傳所謂小人道也。大人者有元德之人之名也。五爻大人並同否亨。謂處否之亨也。言否之時上下情志不通。若處之之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巽

道微涉兀直則必致與時相忤。更無可以救時之用。故其道惟在于包承。包承者以包涵容蓄之仁為隨宜將順之事。心則出于包。而事則出于承。故惟用小人柔順之道則吉。且所謂小人吉者。非專乎柔順事也。小人之吉正大人處否之亨也。此爻之義最宜善會。蓋承是小人道。包是大人之心。以大人之心。用小人之道。是正其濟否至通之道也。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不亂羣以包承之心言之。言是包承之道。皆出于

大人誠切救世之心。非有詭隨阿附求濟其私之意。故雖出于承而實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此因包承之用。其道甚大。而其辨甚微。故復舉一相似不同之事。以著戒也。羞。恥也。包羞者。謂以包涵容蓄之用。為可恥之事者也。此爻之義。言包承之本。惟在于有大人之心。若本無其心。而但襲其蹟。意存阿附。是謂包羞。非包承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辛

位不當者。言包羞之事。是乃心不當位。失其本心者之所為也。

九四有命 无咎 句 疇離祉

此再即包承之事而晰言之。以明其義之重也。命。天命。即天理也有命。與師上交有命。同義。此言有命者。言包承者。隨宜將順之事。實皆有天理以為之權衡也。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承上言包承之事。第觀其蹟。似亦不大異于常人也。以實而論。則其隨宜將順之事。實皆有天理以為之權衡。故于

義可以无咎。且不惟无咎而已。其潛移默化。亦實有濟否之功。在于無形之際。使倫類皆受其福。此包承之義所以重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即志在君之志也。志行者。言至有命无咎而疇離祉。則其在君之志。于是而得行。不惟无咎而已也。此傳不出疇離祉句。實正釋其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五休否 句 大人吉 句 其亡其亡 句 繫于苞桑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壬

此再即二爻四爻之義而究言之。言休否之用。惟在有大人之心。始能一于柔順貞固而不變也。休。與休復之休同義。謂休息也。休否。謂能休息。此否使不否也。大人吉。謂有大人之心。則吉也。其亡其亡。憂危念亂之誠也。繫于苞桑。即指大人濟否之心言之。苞桑。桑本也。取象之義。桑性最柔而固。而桑本尤固。柔以象心之柔順。柔而固以象心之柔順而貞固也。繫。與姤初爻繫于金柅。繫字同義。繫于此而不變之義也。承上言包承之用。至疇離祉。

則必能休此否矣。而休否之用，則惟在有大人之心，則吉其故何也。蓋以其憂危念亂，真有一體相關之誠，故其濟否之心，亦遂能繫于苞桑，一于柔順貞固而不變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位正当者，言大人之吉，惟以此心正当其位之故也。是決非後起才智之事之所能與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此一卦之終，復結言濟否之道，惟在用順，以終卦。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五

辭六往小來之義也。傾否謂能傾云此否也。傾否之義，又進于休否，亦如遯卦嘉遯肥遯之例也。先後與坤卦先後同義。先者有成心以待之之義，不順之義也。後者無成心以待之之義，順之義也。言否之一事，繫于當世安危甚重，故濟否之心，必期有以傾去其否，乃為有益于當世，而傾否之道，則惟在于用順。事至而我有成心以待之，是我為先也。先則不順矣。不順，則于人無感悟之機。否者必益形其否。事至而我無成心以待之，是我為後。

也。後則順矣。順，則于人有感悟之機。否者即可以有喜。此濟否之道，所以必要于大往而小來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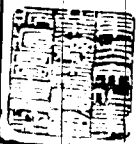
終即蠱彖傳終則有始之終也。否終者，言否于此終，則泰于此始也。此傳之義，言否之大局，欲其有終，惟在有以傾之。若不能傾去其否，則未有不危亡者，是何可以為之所也。

周易通義

卷之四 否

五

周易通義卷之四



周易通義卷之五

任邱 經義 卷之五

易上經

象上傳

小象上傳

三三 乾上

同人于野 亨 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

同人者。同乎人也。同乎人者。同乎人所受于天之同然也。蓋人之性。粹然至善。本無不同。有私則不同矣。同人者。去其不同。以復其無不同之本然也。故同乎人。則盡乎人矣。同人之義。即盡心之義也。盡性之義也。盡人道之義也。聖人定重卦之名。多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一

就卦德之用。在于一時一事。有實用而關繫甚重者。言之。以明人之成己成物之實學。此易之通例。獨于此卦。不名之以一時一事之用。而名之以同人。其故何也。蓋八卦之德。皆心德也。心之德。渾然一體。而分八者。以言之。則各卦所指。固不無偏全大小之異矣。今此卦。以卦德言之。內離外乾。其德為文明以健。乾之健。剛健之全體也。離之明。乾坤之大用也。文明以健。是健之德。為剛健之全體。文明之德。即健中所自有也。此心體之至善也。以卦

體言之。六二一柔得位。得中與乾相應。在于人心

則為柔順中正之德。與乾相應。是中正而應之德。亦健中所自有也。亦心體之至善也。卦德卦體。皆為全體至善之德。如此。聖人以為德如是。足以盡人道矣。故不名之以一時一事之用。而名之以同人。一卦經文。亦皆不偏指一事。直以去私存理之全功言之。此聖人所以設同人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為同人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同人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野者。空廓之境。無私之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二

象也。同人于野者。言同人之功。惟欲復其無私如野之本體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即人所受于天之同然也。此言亨者。言同人之道。惟當一主于亨也。蓋心之不同。皆私害之。主于亨。則不同者去。同者復矣。故同人之道。必當一主于亨也。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全力以注之之象也。此言涉大川。則以隨時盡力之事言之。言心之所嚮。既主于亨矣。其隨時隨事。主于亨之功。又必以涉大川之全力赴之也。君子者。剛健之名也。貞。正也。此言利君子貞。

則專以心體流行之事言之。蓋剛健者心之本體也。剛健而無不正者。剛健之本體也。今欲同人。惟欲復其心之本體而已。惟欲復其剛健之本體而已。故其主于亨之功。雖已隨時隨事。盡力爲之。至此心之用。時時發用。則惟欲不失其本體而已。故當行之以君子之貞也。凡此皆所以求進于同人之功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同人之義也。說見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三
卦辭注。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乾行。乾德之流行也。通。節同之義也。通天下之志。卽心與人同之義也。承上言同人一卦。所以名同人之義如此。然則聖人言同人之道。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其義何也。蓋同人一事。乃乾德流行之事。

故主于亨之功。不可不以全力注之也。其又言利君子貞何也。蓋人之心。健而已矣。必如此卦之德。文明以健。然後心之健。爲心理內明之健。非心理不明之健也。必如此卦之體。中正而應。然後心之健。爲中正而應之健。非不中不正不應之健也。是則爲健之正也。人心有如是之剛健。乃能與天下之心。無不通無不同者。此同人之事。所以必貴行之以君子之貞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四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同人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同人之功。必以能去其私爲最要也。門以內。有私之地也。門以外。無私之地也。于門卽傳中出門之義。此以人之出門。象心之能去其私也。蓋人之心。本無不同。有私則不同矣。故欲求進于同人者。必能自去其私。乃能復其心之同。然之本體。于同人之義。乃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言所以不同乎人者。以其有私也。出門則無私矣。

無私則同乎人矣。故人不得而咎之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言學之有外見者也。宗主也。吝不足也。蓋人之心各有其廓然無物之本體。若學不識本心。從外見入。則不免于倚藉外見。有所偏主處矣。是則為同人于宗矣。若是則雖去私力行。終亦不能復其廓然無物之本體。故于同人之道。終亦有所不足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五

言于宗之道。即取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正言去私之事也。伏謂制伏之也。戎寇也。與夫二爻暮夜有戎之戎同義。以象心之私也。莽草莽以象心體之不淨。私所潛藏處也。升其高陵與震二爻躋于九陵同義。謂自提醒此心。超出於膠膠擾擾之外也。三歲言久也。興起也。言人之心本無不同。所以不同者。私害之也。人之心體不淨。則心如莽心。如莽則害心之戎必盤踞其中。時時竊發。

此所以不同于人之病根也。今欲同人。惟在以乾行之健。制伏此戎于草莽之中。却自提醒此心。自升于高陵之上。則如莽之心。今廓然矣。信如是。則害心之戎。雖至三歲之久。亦不復興焉。庶乎其可以漸進于同人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敵之以乾行之健也。至于三歲不興。則同人之事亦幾于安而行之矣。按此傳安行。即中庸安而行之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六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言防私之事也。乘猶憑也。墉城也。取象之義。以憑城而守。象人之防私之事也。言彼在莽之戎。雖經制伏。亦未必遂無竊發時也。在我則惟用乾行之健嚴以防之。固以守之。如乘墉而守。使彼在莽之戎不克攻焉。庶于同人之事。能保其吉也。按三爻伏戎。是制伏之之事。此爻乘墉。是防守之之事。二者于去私之事。不可偏廢。故兩言之。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弗克言用乾行之健防私之攻則彼之弗克義當然也。反復也。反則謂復于天理之正也。言至乘墉而守力亦困矣。然能不受其攻復于天理之正所以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此言去私之事果能出于不容己之誠心則終有成也。號咷與各卦言號者同義。以象心之哀誠也。笑與萃初爻笑字同義。以象人之得所欲而樂也。大師猶言大兵。以象去私之力之健也。克勝也。相遇謂與廓然之本體相遇也。言同人之事惟在此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七

心果能先之以哀誠而號咷則其後必能得所欲而笑。蓋心既誠則其力必健。雖有在莽之戎亦必能以大師克之與廓然之本體相遇也。

象曰：同人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與困五爻傳中直同義。中直即象傳之中正。變文言直者取韻之叶也。言同人先號咷之心即中正之心也。以中正之心去私則力必健矣。此所以能克以大師而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此一卦之終復結言同人之究竟惟在復其無私之本體。以終卦辭于野之義也。郊與各卦言郊者同義。心之無私之象也。于郊即于野也。變稱郊者假象言意。微變其辭如咸之咸腓咸股困之朱紱赤紱皆其例也。以上詳見易例。言同人之功說之不可勝說總之則惟欲復其無私之本體而已。欲其如郊而已。蓋心必為如郊之心。然後時時發用。可以无悔。是則同人之功之究竟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八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言所以必欲同人于郊者。蓋以此心未至于如郊。終未為自得其本心也。按此傳志未得與謙上交傳志未得。困五爻傳志未得。觀上交傳志未平。文法正同。解之當同一例。說詳易例。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多名之以一時一事之事。獨于此卦名之以同人者。以此卦之德足以象心之全體故也。蓋八卦之德皆心德也。心之德渾然一體。非各為一事者也。然渾然一體之德。既作八

卦以象之。則各卦所指之德。其發用流行之處。固不無偏全大小之異矣。如乾爲剛健之全體。固也。然若與震坎艮三卦相重。則兩體之中。純剛無柔。固不足以象心之全體也。若與巽兌兩卦相重。則雖有剛有柔。而其用亦狹。如說應乎健。其用惟宜于履剛之事。健而說。其用惟宜于處夫之事。健而巽。其用惟宜于小畜之事。巽而健。其用惟宜于柔遇剛之事。是皆不足以象心之全體者也。八卦之中。惟乾與坤重。其用最大。然泰否兩卦。聖人既有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九

取于剛柔消長之義矣。此外惟乾與離重。可以象心之全體。然大有一卦。明在外體。象明之發用之事。不象心之本體之明。與心體不相似。又九二六五。中而不正。其德亦亞于同人。故不可以名同人。此聖人于五十六重卦之中。所以獨于此卦名之。以同人之義也。

又按離于六子之中。功用最大。其故何也。蓋八卦之德。本一德也。故無優劣之可言。然既分八者。以言之。則其用亦自有廣狹之異。如艮德。須于禍福

利害相搖奪時。艮德乃見。常時不見也。常時不見。即非艮德發用時也。兌德。須于人情世事相激時。兌德乃見。常時不見也。常時不見。即非兌德發用時也。推之震坎巽三卦之德。亦大略相似。惟離之明。則無時無事不用。與乾坤之用。實略相等。此所以離之一卦。在六子之中。功用爲最盛也。此義微之。各彖傳之中。實亦有據。如八卦之德。各以一言括之。惟乾。或言健。或言剛健。坤。或言順。或言柔順。離。或言明。或言文明。此外五卦無之。此彖傳于離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十

之一卦。特異其辭處也。又彖傳之中。四言柔上行。皆離在上體之卦也。此外。雖坤在上體。亦無言柔上行者。是亦彖傳于離之一卦。特異其辭處也。凡此皆離之一卦。功用最盛之明證也。

又按聖人于五十六卦之中。獨名此以同人。以其德足以象心之全體也。因此彖傳之文。亦遂有較他卦特異其辭者。一傳之中。凡三見。如此傳釋卦名之處。若以小畜大有兩卦傳例之。則當云柔得位得中而上下應之。此常例也。然此不言上下應

之。獨言應乎乾者。明乎此卦之德。乾爲主。柔不爲主也。故不言上下與柔應。乃言柔與乾應也。若以睽鼎兩卦傳例之。則當云柔得位得中而應乎剛。此亦常例也。然此又不言應乎剛。獨言應乎乾者。明乎此卦之剛。乃心之全體之剛。與他卦一時一事發用之剛。不一例也。故不言應乎剛。必言應乎乾也。此彖傳于此卦。特異其辭者一也。又卦體之善。莫貴于中。莫貴于正。又莫貴于應。三者備。則尤善之善也。其實卦體之中。凡六二九五同在一卦。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七

者。皆可言中正而應。五十六卦之中。具此體者。共十六卦。然聖人于他卦皆不言者。以其德不足以象心之全體。故亦無取于中正而應之義也。惟此卦之德。足以象心之全體。故中正而應之義。亦獨于此卦發之。此彖傳于此卦。特異其辭者二也。又彖傳釋經。皆直舉經文而釋其義。獨此有同人曰字。以示鄭重分明之義。此亦較他卦。特異其辭之處也。

又按此卦經文。在全經之中。亦有特異者。如他卦

凡言剛健。無不及于柔順。惕厲之義者。蓋戒剛貴。順乃全經之通例也。獨此卦言利君子貞。又言伏戎于莽。又言乘其墉。弗克攻。又言大師克相。遇全卦所言。皆剛健之事。無一字及于柔順者。蓋以此卦專明去私存理之事。去私存理。惟在于剛。故不及于柔順也。是又此卦經文。在全經之中。爲特異者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同人

七

三三離上

大有 句元 句亨

大剛健也。剛健謂之大者。蓋人心之健。皆起于視
萬物如一體之心。是心之健。即心之大也。故剛健
謂之大也。大有者。謂實有此剛健之德也。卦名大
有。正為人之有健德而順不足。明不足者。立教之
辭也。蓋世之立心。剛健之人。心存民物。利害不恤。
自謂能有剛健之德矣。然以不柔順。不虛明之故。
則其施之于事。雖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終無裁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三

成輔相之實用。聖人以為如是之健。雜以人。不純
乎天。未可謂之實有剛健之德也。此卦以卦德言
之內。乾外離其德。剛健而文明。在人則為健與明
合併為一之健。非健而不明之健也。以卦體言之。
六五一柔。得尊位大中。而全體之剛。與之相應。在
人則為健與順合併為一之健。非健而不順之健
也。聖人設卦至此。以為剛健之德。能順能明。必如
此卦之德。始可謂之實有剛健之德矣。故名此卦
為大有。聖人設卦命名之意。正欲世之有健德之

人。因是而求復其剛健之本體。卦辭之義。則教人
以求復其剛健之本體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
亨。與乾卦元亨同義。蓋必行健之心。一主于元不
雜之以私小。一主于亨。不雜之以智識。則其剛健
之德。始能日進于順。日進于明。日進于天德之健。
始可謂之實有剛健之德矣。此所以為求進于大
有之實功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大有之義也。尊位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六

大。中指六五言。六五一爻。柔爻剛位。中而不正。不
可以言得位也。以其居上體而為成卦之主。故言
得尊位。以其居上體之中。故言得大中。在于人心
則主宰萬事。是為得尊位。粹然至善。是為得大中
也。凡此皆極言卦體之善。以明其所以為大有也。
卦之得名。本兼卦德卦體兩義。此釋卦名。不兼及
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以卦德。釋卦辭元亨之義也。文明者。心理內明

也。言人之心健而不明，則隨時做事，不盡其自然之分。雖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不可謂健之正也。必如此卦之德，剛健文明，合為一德，則健德之行，始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矣。德如此，乃可謂之大。有今欲求進于此，惟當隨時做事，常必全心注嚮于元亨，乃能漸進于此。此大有之功，所以必當專主于元亨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有健德之人，所以求復其本。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五

體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即承卦辭元亨之義言之。言檢心之功，必以謹防其害心之感為最要也。交接也。即孟子物交物之交也。害謂害此心者，指外感言之。凡有害于元亨之心者，皆是也。艱與泰三爻艱貞之艱同義。即孟子操心危之義也。言人之心健而不順，私害之也不元不亨之心害之也。故欲求進于大有者，惟在自檢此心，常必以元亨為主。于凡外物之感，有害于元亨之心者，即謹防之，勿與之交，是非物之能為咎也。人心之

用至靈至變，一刻忘艱，則物乘之而為咎矣。心不忘艱，則物不為害，而可以无咎。故欲求進于大有者，于所以檢心之功，實不可以一時一事而或懈其力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言初爻即發此義，以明无交害之義之重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此言人心之健，必能健順合德，有成物之實用。始為大有之實際也。大車，牛車。平地任載之車也。大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六

車材壯，以象心之健。牛駕行緩，以象心之順。載如坤厚載物之載，言人之誠切體物之心，為物所託命。即如以心承載乎物然也。有攸往，與坤卦辭有攸往同義。謂欲用健而有所為也。言人之健德，必以成物為實用。即如車之載物然也。然必此心之健，如大車之健，始可以任其載。又必此心之順，如牛駕之順，始可以善其載。若是，則健順合德之心，始真足以承載乎萬物矣。以如是之德而有攸往，則必有曲成萬物之實。故于義可以无咎。言此正

見健而不順之人。欲有攸往。終無成物之實。終不免于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中中德也。健順合一。卽中德也。積中不敗者。言以是中德之心。承載乎物。則物皆承載積聚。中德之中自然不至于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此爻之義。言大有之功。終必以健德充盛爲本。又專誠用力。以求復其天德之健。庶能復其剛健之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七

本體是決非健不足而偏于柔順之人。之所能勝也。經文中言王言侯。言公。言天子。皆取象之辭。王專制以象心之健。侯奉法以象心之順。公在王侯之間。上承王命。下統羣侯。以象人之健順具足之本心。天子者。天之子。以象心之健克肖乎天之健者。卽象傳所謂應乎天之健也。亨與享獻之享同義。專誠上通之義也。小人與師上交。旣濟三爻。小人同義。在他卦。則但以象心之柔順。在此爻。則對公取象。專以象夫健不足而偏于柔順之人也。言

大有之事。終必以健德爲之根本。故人欲求進于大有者。必以其本來健順合德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天德之健。庶能有以復其剛健之本體。是決非健不足而偏于柔順之人。之所能勝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小人健德不足。去私無力。則于物欲之來。卽恐不免有受其害者。此所以弗克進于天德之健也。九四匪其彭无咎。

此爻所言。亦去心害之事。然不同于初爻者。初爻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六

无交害。謂防其物欲之私。此爻匪其彭。謂去其意氣夾雜用事之病也。彭盛也。壯也。卽大壯所謂壯也。匪猶無也。匪其彭。卽大壯用罔之義也。蓋人之健德。純乎本體。則必無外露盛壯之形。凡其有外露盛壯之形者。皆其意氣夾雜用事之病也。故欲求進于大有者。惟欲健之流行。純乎本體。無外露盛壯之形。則于大有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晫也。

晫亦明也。彭生于意氣之私。明辯晫。言于理欲公

私之介辯之明且哲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此爻之義正言大有之孚欲人之求進于大有者以是為用功之驗也。孚與需有孚字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交如與小畜五爻擊如同義。言于人己之形于外者有自然之嚴重也。蓋人之心有健德而不能柔順則必無人己同心之驗而不交如有順德而剛健不足則亦無誠中形外之驗而不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九

威如故必有健順為一之德者始能有交如威如之驗是則大有之孚也。信如是則剛健之德始為復其剛健之本體。故于大有之義為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信以發志與豐二爻傳信以發志同義。信者信驗之義。即爻辭所謂孚也。發與發蒙發若之發同義。去蔽之義也。發志謂能自去其心之蔽也。豐爻傳信以發志承上豐其辭言之。實承卦辭之亨言之。言所以有此孚者以其心一主于亨能自去其為

蔽之蔽。故能有此孚也。此傳信以發志承上无交害言之。實承卦辭之元亨言之。言所以有此孚者以其心一主于元亨能自去其害心之蔽。故能有此孚也。凡此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易坦易也。備猜防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者。言其以元亨之心行元亨之事。坦坦平平。無人已猜防之意。故人之仰之。愈見有自然之嚴重也。凡此皆正釋爻如威如。所以為大有之孚之義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三

此一卦之終。因言大有之功。能進于天德之健。則其自然之功用。至于如此。即彖傳應天時行之義也。祐助也。自天祐不指受福祿言。正謂心之健德。隨時隨事。發用流行。無不與天相應。即若天之助之然也。如是則剛健之德。與天為一。不惟于大有之義為吉。施之于事亦無往而不利也。按此自天祐之。即姤五爻有隕自天之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上爻也。對初言之。此與初爻傳為終始之辭言

大有之功始于无交害其終則至于此。此大有上爻所以發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大有

三

三三 艮上

謙句 亨句 君子有終

謙。虛也。謂心之虛也。舊說有以有而不居之義爲謙者。此謙之發用之一端。非謙之正義。謙之正義專指心言。專指心之虛言。觀彖傳言謙對盈言之。及五爻不富之文。則謙之名義可見。卦以謙名。正爲人之有健德而心不虛者。立教之辭也。蓋人之爲人。所恃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惟在于心之健而健之發用。所以能善其用者。惟在于心之虛。人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謙

三

心有私則不虛。有意見亦不虛。健而不虛。則體物不能切至。雖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終無曲成萬物之實。故人心之謙與不謙。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者。爲甚重也。聖人以謙之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謙者。此卦兩體。內艮外坤。其德爲止而順。止者。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不因外境而有所移奪之義也。健之至也。順者。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意必之義也。健之至而仍能順。惟心之虛者能之。故名此卦爲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

以求進于謙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謙亨者。言人欲求進于謙。惟當用力于亨也。蓋人心之不虛。皆私與意見爲之。故欲心之虛者。必使此心隨時應物。常必專主于亨。則私與意見。可以漸漸融化。日進于虛矣。此求進于謙之功。所以必當用力于亨也。君子者。有健德之人之名。卽乾之三爻。坤之卦辭。所指之君子也。有終。與坤三爻有終同義。君子有終者。言是謙亨之功。在有健德之君子。則必欲求其有終也。謙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謙

三

亨之教。必專屬之君子。何也。蓋世間無健德之人。皆無志者也。無力量者。也是無爲人之本者也。無謙不謙之可言也。惟有健德之君子。志堅力果。真爲民物所恃賴之人。而常患于不謙。因亦不能善成其健。終不足以造福于一世。此聖人所深惜也。故謙亨之教。專屬之君子。而以有終。場之一卦之中。三言君子。聖人憂念萬世。諄切屬望于有健德之人。情見乎辭矣。

謹按易之爲教。健順並重。而各卦教人之辭。常必

偏重于順。何也。蓋皆爲有健德之君子。立教之辭也。大抵人無健德。則于民物之事。本無真切不容己之心。是無爲人之本者也。非聖人所屬望也。聖人屬望。惟在于世之有健德之人。而常患其不順。故諄諄以順爲言。使之用順以成其健。則天下萬世之民物。陰受其福。此聖人所以作易垂教之本義也。全經大指。無不如是。而此卦三言君子。立文尤顯。故再爲重申。此義以爲學者讀全經六十四卦之通例焉。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謙

四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以天地之謙。亨。釋卦辭。謙亨之義也。濟。猶究也。光明上行。以天地生物之事言之。蓋天道必下濟也。而生物之功。乃能光明。地道惟卑也。而生物之功。乃能上行。是天地所以成其生物之功者。皆出于謙也。然天地生物之事。皆其至通者爲之。是天地之謙。卽天地之亨也。天地之謙。皆出于亨。如此。故人欲求進于謙者。亦必當用力于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復卽天地鬼神人事廣明盈謙之事以釋卦辭君子所以必當有終之義也。虧盈益謙者言寒暑進退之事盈則消至虛則息至也。變盈流謙者言高下變遷之事高者必有頽損下者爲物所歸也。害盈福謙者言福善禍淫之事其害皆盈召之其福皆謙召之也。惡盈好謙者言人之公好公惡之事凡人不能受善則衆必惡之能受善則衆必好

周易通義

卷之五

五

之也。凡此之事滿必招損謙必受益皆出于理勢之必然無可逃者。故惟謙之道以處尊顯則因謙而益光以處卑約則愈謙而愈不可踰。是惟君子之有終者能之。此君子謙亨之功所以必貴于有終也。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之義專爲有健德之君子真切立教之辭。此第一爻先言謙與健爲一時

並到之事。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謙謙者謙而又謙。惟患其謙之不至也。用涉大川者謂用涉大川之道以行其健也。涉大川取象之義卽中字傳乘木舟虛之義。蓋涉大川者舟材必壯以象心之健也。舟中必虛以象心之虛也。用涉大川者謂以至虛之心行至健之事。是爲用涉大川之道以行其健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惟患其不虛人當行健之時則其心尤患于不虛。故人之求謙之功必欲謙而又謙惟恐其謙之不至也。然所謂謙謙者非

周易通義

卷之五

五

欲減損其健也。正欲以是而行其健也。故有健德之君子必欲隨時隨事常必以至虛之心行至健之事。用涉大川之道以行之乃無負于謙之時義而吉也。此謙與健一時並到之真功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卑謂心之虛下也。牧養也。言有健德之君子所以必欲用謙謙之功者蓋以心之虛下正所以自養其心自成其德故不可不極其至也。

六二鳴謙貞吉

此言謙之德必貴于自得。故求謙之功不可不實。用其力也。鳴謙者。取象之辭也。鳥至和適時則鳴。鳥之鳴。皆出于自然而不容已。自得之象也。鳴謙者。謂謙之發用亦皆出于自然而不容已。亦自得之義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在此卦。則指亨言之。貞。卽一于亨而不變之義也。此爻之義。言謙者。心之德也。是非可以一時強制之力。卽能取效者。也。謙必誠爲自得之謙。乃爲實有此謙德。而可以收謙之實用。故謙之德必貴于鳴謙。惟然。故人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謙

之求謙之功。亦不在于一時一事。必其主于亨之功。真能貞固。無稍撓和間雜。乃于謙之義爲吉也。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此言中心。卽本心也。中心得。卽孟子自得之義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此因勞謙之事。爲君子之所尤難。故復以有終。最之也。勞謙者。謂有功勞及于民物之時。心能謙也。蓋謙之德。在常時已難。至有功勞及于民物之時。

而心能謙。則又難。然謙之德。則必至于勞而能謙。始爲謙之極。至。故有健德之君子。處此。則必欲不矜不伐。初終一致。始爲于成。已成物之道。無不盡而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言勞而能謙。乃爲謙之極。至。爲萬民之所服。言此。正見勞而不謙者。仍是謙德未至。好善不誠。于道終爲未盡。民不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謙

此正言謙德。致用之實。其功甚大。而其利甚溥。欲人之勉于其實也。撝者。發揮展布之義也。撝謙者。謂發揮展布之事。皆出于至虛之心也。言有健德之君子。皆欲有所發揮展布。以求有益于當世。是其素志也。然使其發揮展布之事。不出于至虛之心。則其施之于事。必有利有不利焉。未能无不利也。求其施于事。而无不利者。惟在撝之事。皆出于謙。乃有如是之實用。此謙之德之所以重也。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天則也不違則言必撝出于謙始能事事協乎天則也此所以施之于事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此爻之義再以謙之及物之實用言之因進之以去私之功也四爻撝謙謙之施于事者此爻以其鄰謙之及于人者二者皆謙之自然及物之實用也不富以其鄰與泰四爻同義言此心常虛不富則以心感心必得同心之助也侵伐者以用兵之事象人之克己去私之事言侵又言伐者去私之

周易通義

卷之五

无

事非一端可盡也承上言人之行健之心果能一出于謙則豈惟施之于事有撝謙之用而已誠使此心常虛不富則以心感心必得同心之助是心之不富即必能以其鄰也凡此皆謙之自然及物之實用也然求其用力之方其要惟在于自治故人之求謙之功惟利用侵伐之事以自去其私誠如是則私去而心益虛自然施之于事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服猶順也征不服謂自去其心之不順也按傳文例不取象此言征不服者即承爻辭侵伐之象而引伸之辭亦如小畜三爻傳不能正室之例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用侵伐之義再晰言之以明去私之義之重也行師者用剛之象也邑國謂己之邑國以象人之自己分上之事也征邑國與晉上爻維用伐邑同義言師之行非以施之于人專以征己之邑國謂意專于自治也言人之求謙

周易通義

卷之五

无

之功必欲求進于鳴謙始為自得之事然使在己之私去之不盡終不能進于鳴謙也惟然故求謙之功有必利于用行師者蓋以征己之邑國不可不用剛以治之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與同人上爻傳志未得同義說詳同人傳注此傳之義言人之求謙之功所以必欲求進于鳴謙者蓋以此心未至于鳴謙終未為自得其本心也欲求自得此所以當用行師征邑國也用行

師言可者。他事不可用。行師自治則可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五

三三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樂也。孟子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此所謂豫。即孟子所言安樂之境也。聖人設卦垂教。所以特設豫之一卦者。蓋以人之心。處憂患易。處安樂難。若使世之有世道之責之人。處豫之時。則其心之一警一縱之間。關於于天下安危生民利害甚重。故特設豫之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豫者。人無剛德而處豫。則溺于豫矣。若有剛德之人處

周易通義

卷之五

五

豫則必思隨時立事。奮發有為。其心非不善也。然處豫而動。即恐不能柔順體物。則豫之境。皆足以為心之蔽。即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若秦漢之強。以富實之業。銳意征伐。至于海內虛耗。是即處豫之病也。是即處豫而動。不能柔順體物之病也。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坤外震。其德為順以動。在人則為順動合德。用順以成其動之事也。以卦體言之。九四一剛。居上體用事。而上下五柔應之。在人則為剛德用事。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卦德卦體。皆

爲有剛健之德。又能行之以柔順之事。聖人以爲有如是之德。則足以處豫矣。故名此卦爲豫。卦辭之義。則正爲處豫而動者。示以自治其心之要道也。建侯與屯卦建侯同義。侯以象心之順德。建侯謂建立此心之順德也。行師與謙上交行師同義。謂用剛以自去其心之私也。蓋人之處豫而動之心。惟患不順。故利建侯。惟患有私。故利行師。建侯行師。處豫之道。盡于此矣。此人之處豫之時。所以自治其心之要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三

謹按動爲剛德。乾之用也。凡人動德發用。皆生于民物爲重之心。是其發念之始。非不善也。然此心乘剛而動。卽往往不能柔順體物。此人人易犯之病也。故聖人以建侯教之。屯與豫兩言建侯。皆動德發用之卦也。

又按屯言建侯。恐其急于濟險而不順也。此言建侯。恐其有豫之見存而不順也。然屯之時。動乎險中。憂患時也。故不言行師。此動于豫。安樂時也。故復言行師。聖人假象言義。而隨時立教。皆切于人。

之所處之實境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之書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豫之義也。剛應而志行者。剛柔相應。志乃得行。剛不應。志不行也。餘見卦辭注。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此言建侯行師。足以盡乎豫之道也。蓋人之心。與天地之心一也。天地所以爲天地者。以其動無不順也。若人心以順而動。則天地之道。不外此矣。況

周易通義

卷之五

三

所以自治其心者。有建侯行師之功。則自然動無不順。尙何患不足以處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復以天地聖人順動。合德之事。明豫之時。義之大也。忒。差也。日月四時。萬古不息。天地之動也。不過不忒。則其動之順也。刑罰。聖人之動也。清而民服。亦其動之順也。以此推之于豫之時。經權常變。何事不有。何一事不以動德而行。亦何一事不以

順德而理。然則人之處豫之時。其隨時隨事之義。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自治其心者。何可一時一事而不用其力哉。

初六鳴豫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豫之道。以申卦辭未盡之義。此第一爻。先指一處豫而動不順者之病。以著戒也。鳴豫者。取象之辭也。鳥至和適自得時。則鳴。鳥之鳴。皆其由中達外。惟適之知之象也。鳴豫者。亦其由中達外。惟豫之知之象也。蓋人之心。處豫最難。不惟溺乎其中。惟聲色狗馬之是好者。爲心已移于豫之境也。正使乘剛立事。奮發有爲。而窺其興事造業之心。已不免于居安忘危。視事太易。是卽惟豫之知。鳴豫之病也。聖人以爲如是之人。動必不順。所以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者不亨之義也。在本卦。則正指不順之心言之。言豫之初六。所以著鳴豫之戒者。以其人惟豫之知動而不順。是其處豫之心。已不嚮于亨而嚮于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豫

五

窮矣。此其所以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此言處豫之道。惟貴于見幾之早。而必以心之能貞爲本也。介。界也。謂理欲之界也。介于石者。謂于理欲之界。有不移之守。堅于石也。不終日者。見幾之早也。言彼鳴豫者。于吉凶先見之幾。覲面無暗。是以致凶。究其故。則仍以心之不正故耳。仍以心之動于欲故耳。若果此心于理欲之界。有不移之守。其堅如石。則于吉凶先見之幾。不俟終日而知之矣。蓋心之明闇。惟在于心之有欲無欲。如此。是以處豫之心。惟貞則吉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經文中。凡言利貞貞吉貞之實。皆指元亨利貞之蓋元亨者。心之正也。鳴豫者之志窮。卽心之不嚮于亨。不一于正之病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者。心之本體也。言不終日之事。所以惟貞則吉者。蓋以不失其心之中正之本體。故能見幾之早如此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豫

五

六三盱豫句悔句遲句有悔

此再指一處豫而動不順者之病。以著戒也。盱。睥盱張目貌。盱豫。謂處豫做事。有睥盱之狀也。盱豫與鳴豫取象之義。當對看。蓋人之心。果有病根。伏于其中。則必有標證。現于其外。鳴豫者。由中達外。惟豫之知之象也。盱豫者。未至于惟豫之知。而亦不免有豫之見存之象也。此爻之義。言人以盱豫之心。處豫未即致凶。然亦有悔其故何也。蓋鳴豫者。于吉凶之幾。全無見者也。故致凶也。盱豫者。受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豫

三

病較淺。于吉凶之幾。未至全無所見。然既不免有

豫之見存。則亦不能有不終日之速。而不免于遲矣。遲。則見幾不早。不能預遠。非幾動必有失。故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言盱豫之所以有悔者。仍是此心不正當其位之病。心不中正之病也。

九四由豫句大有得句勿疑句朋盍簪

此爻之義。則正言順以動剛應而志行者之事也。

由與頤上爻由頤。孟子由仁義行。由字同義。由豫謂不假勉強。自然而由乎豫之正者。即正卦德順以動之事也。大剛健也。朋。同類也。盍。合也。簪。速也。承上言處豫之道。惟在此心。果能不鳴豫不盱豫。真介于石。則此心粹然無私。必能自然而由乎豫之正矣。信如是。則順動合德。隨時做事。以剛健行之。必能有得。勿須疑也。心理之同。自然符合。同類之明。必有合聚而速來者也。若是則何患志不行乎。按此朋盍簪。即坤卦西南得朋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豫

三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即彖傳剛應志行之義。而極言之也。六五貞疾恆不死

此爻之義。特為危悚之辭。以立教。即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義也。疾。病也。貞疾。謂以堅貞不變之心。處疾也。死與疾。相連取象之辭也。蓋人之處豫而盱。與處豫而鳴。病有淺深。而其為因豫致疾。一也。盱豫而悔。與鳴豫而凶。害有輕重。而其為可以得死之道。一也。是豫者。正人之疾病之事。而可

以得死之道也。然豈豫之能為患哉。由心之不能
介于石故耳。由心之不貞故耳。果能以堅貞不變
之心處疾。則雖常處于疾。而恆不死矣。是以處豫
之道。必以建侯行師為至要也。按此爻之辭。危悚
異常。而實為天下萬世之龜鑑。與孟子生于憂患
死于安樂之言。同一切至。當即為孟子之言之所
自出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與屯二爻傳乘剛同義。乘猶憑也。剛即指卦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豫

三

之動德言之。憑藉動德做事。即乘剛也。言六五一
爻所以發貞疾之義者。蓋恐處豫之人。乘剛而動。
至于不順。故戒之也。中未亡。言此心果有中德。則
決無死亡之理也。按此言中。即二爻傳中正之義。
不言正者。以六居五。不可言正。此聖人即爻位以
指言人事。故各就本爻所具者。作指點之辭。非以
德之有優劣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為鳴豫。盱豫者。開遷善之門。欲人

之不果于自棄也。冥者。與之相忘。而無所知覺之
義也。冥豫者。入乎豫之中。至于一切忘之之義也。
冥豫則視盱豫。鳴豫之病。又益深矣。成。即論語成
事不說成字之義也。渝。變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
至靈至變。吉凶禍福。惟在心之一警一縱而已。若
使人處豫而不知自檢。則因盱而鳴。因鳴而遂至
于冥。亦事之常也。然使此心果能自覺。則雖在成
事。猶可以有渝。而復于无咎。在人之自立而已。證
之古人。若漢武帝。唐太宗之征伐。所以與秦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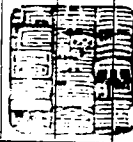
周易通義

卷之五 豫

四

事異者。則渝不渝之辨也。
謹按謙之二爻言鳴謙。此卦初爻言鳴豫。兩鳴字。
皆以鳥鳴取象。取和適自得之義。升之上爻言冥
升。此爻言冥豫。兩冥字。皆取與之相忘之義。然字
義同。而所言事理迥殊。于所指言之事。亦無不各
盡其情狀。皆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冥豫之戒。所以發于在上之一爻者。正以其事
之不可長。故以有渝望之也。



隨 句元 亨 利貞 句无咎

兌上

隨從也。即從善之義也。孟子言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即此卦隨之事也。卦名隨。正指從善之心。言之。蓋以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無可從之善。而其能從與否。則惟視乎其心。其心為純乎本體之心。則見善未有不樂從者。其心為私欲間雜之心。則于善未有樂從者。故隨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者。為甚重也。聖人以隨之事。關繫甚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隨者。人無健德。則于天地民物。本無真切不容己之心。是無隨之本也。有健德矣。若心體不能柔順。則其隨時隨事。體物之心。不能切至。亦必以意見之偏。而多遺善。此卦兩體。內震外兌。其德為動而說。動者震動。奮發之義。健之用也。說者。和說之義。順之用也。動與說合為一德。是即健順為一之事也。健順為一

周易通義

卷之六

二

動說爲一。必如此卦之德。乃足以盡隨之時義。故名此卦爲隨。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隨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元亨利貞同義。此言元亨利貞者。蓋天下之善。未有不出于元亨者也。人之從善之心。亦未有不出于元亨。則見善自必樂從。是隨之一事。決非可以一時勉強從事。即能盡隨之時義者也。故欲勉于隨之實者。惟在此心存主之地。一主于元。一主于亨。而

隨時隨事。注嚮于元亨之心。又必利于貞。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即元亨之心。無稍攙和間雜之義也。信如是。則心體既正。見善自必樂從。其于天下隨時隨事之善。自必能兼收並取。無遺善矣。故于隨之義。可以无咎也。不言吉者。隨之事無有窮盡。但得无咎。吉卽在其中也。凡此皆所以求勉于隨之要道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隨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三

剛來下柔。卽正指卦體言之。聖人定重卦之名。本皆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故彖傳之釋卦名。亦常以卦德卦體參互言之。而實非二義。此傳剛來下柔。卽正爲引起下文之辭。非另一義也。其必以剛來下柔爲說者。蓋此卦兩體。就伏羲畫卦之本義觀之。則舍此象也。伏羲畫卦。乾坤爲剛柔之純。六子爲剛柔之交。六子之卦。卽乾坤相交之卦也。震坎艮三剛卦。所以皆兩柔一剛者。是本坤體而乾交之也。巽離兌三柔卦。所以皆兩剛一柔者。是本乾體而坤交之也。此卦兩體。上卦爲兌下卦爲震。若以伏羲畫卦之本義觀之。則上之兌。本乾體也。下之震。本坤體也。當其未交。而上爲純剛。下爲純柔。是剛在上柔在下也。今也乾坤一交。而上體上爻之剛。來居于初。而下成震。下體初爻之柔。進居于上。而成兌。是剛來而下于柔也。剛來下柔。故其德爲動而說。此卦體卦德。所以相引成文之義也。其實聖人之意。則卦體卦德之說。皆直指言心德。此傳以心德言之。則剛來下柔。卽爲剛

與柔交通爲用之義。卽剛柔爲一之義也。動而說卽動說爲一之義也。剛柔爲一。動說爲一。惟此足以盡隨之時義。故名此卦爲隨。此卦之所以名隨之義也。

謹按彖傳之中。具剛柔上下。交相變易之義者。在六十四卦之中。惟隨。蠱。賁。咸。恒。損。益。渙。共八卦。向來易注。皆以卦變爲說。而卦變之說。又有二說。一則謂一剛五柔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二剛四柔之卦。皆自臨觀而來。三剛三柔之卦。皆自泰否而來。

周易通義

卷之六

四

四剛二柔之卦。皆自遯大壯而來。五剛一柔之卦。皆自姤夬而來。如此卦。三剛三柔。卽爲自否而來。否卦上爻之剛。來居于初。初爻之柔。進居于上。卽變爲隨矣。此一說也。一則謂剛柔變易。皆就其相比之爻。互爲變易。如此卦。以下體言之。則爲自困而來。困卦二爻之剛。來居于初。卽變爲隨也。以上體言之。則爲自噬嗑而來。噬嗑上爻之剛。來居于五。卽變爲隨也。兼兩體言之。則爲自未濟而來。未濟二爻之剛。來居于初。上爻之剛。又來居于五。卽

變爲隨也。凡此皆爲剛來下柔之義。此又一說也。竊意以上二說。以文義言之。則均爲可通。若以聖人畫卦重卦之本義言之。則均非聖人之意。其故何也。蓋伏羲畫八卦。專以象心之德而已。後聖重卦。亦專以發明八卦之德之用而已。惟然。故重卦之時。只以八卦次第相重。而六十四卦。卽皆一時成卦矣。是安有此一卦從彼一卦而來之理耶。況卦變前一說。起于漢儒。漢儒言卦變。至謂震坎艮亦從臨觀而來。巽離兌亦從遯大壯而來。是八卦

周易通義

卷之六

五

自重之卦。反從八卦互重之卦來矣。此尤無理之甚者也。後一說。起于宋儒。隨之一卦。旣自困來。又自噬嗑來。又自未濟來。是隨之一卦。而所自來之卦。有三卦矣。然則困與噬嗑未濟之三卦。獨不可自隨來耶。若必以是爲說。則是六十四卦。且可以迴環往復。互相變易。無已時也。然則聖人所以爲此。交相變易之說者。果何意耶。以此言之。是卦變之說。皆出于後儒之附會。非聖人之意也。然則孔子作彖傳。所以于隨蠱以下八卦。獨發此

剛柔變易之義者何也。蓋孔子作彖傳凡卦體之說皆以發明卦德之善而已。此八卦卦體之說。卽正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其必以剛柔上下交相變易之義爲說者。蓋本伏羲畫卦之本義而言之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故以剛柔之純者象之。以六子象心之用。故以剛柔之交者象之。乾坤者。生六子者也。六子者。生于乾坤者也。隨蠱以下八卦本皆爲六子相重之卦。而其上下兩體。又適爲一剛一柔。一爲乾交于坤。一爲坤交于乾。故

周易通義

卷之六

六

合卦之兩體觀之。卽具有乾坤交而生六子之象矣。此八卦彖傳之說。卽正指此義而言之也。其剛柔上下交相變易之義。卽正指乾坤交而生六子之義而言之也。以隨卦言之。上卦爲兌本乾體也。下卦爲震本坤體也。乾坤一交而下成震。上成兌。則其德爲動而說矣。動而說者。動與說合併爲一之義也。動說爲一。卽健順爲一之義也。此所以能盡隨之時義者也。以蠱卦言之。上卦爲艮本坤體也。下卦爲巽本乾體也。乾坤一交而下成巽。上成

艮。則其德爲巽而止矣。巽而止者。巽與止合併爲一之義也。巽止爲一。卽健順爲一之義也。此所以能盡蠱之時義者也。以是推之。賁咸恒損益渙六卦彖傳之義。無不如是。是此八卦傳中卦體之說。卽皆以發明卦德之善者也。其剛柔變易之義。卽皆以伏羲畫卦之本義而言之者也。此隨蠱以下八卦彖傳之本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七

以上一條于隨蠱以下八卦彖傳之說。既有其說矣。然以此例求之全經之卦體。如噬嗑困井漸歸妹豐旅節既濟未濟十卦亦皆爲六子相重之卦。其上下兩體亦皆爲一剛一柔。一爲乾交于坤。一爲坤交于乾。其卦體皆與此八卦同。然彖傳于彼十卦皆不發此義者何也。是蓋文之有詳略也。今以彖傳之通例證之。全經卦體具剛中之體者。四十八卦。彖傳言剛中者。二十五卦。豈此二十五卦之外。各卦之德皆剛不中哉。是蓋文之有詳略也。噬嗑以下十卦不發此義亦猶是也。且學者讀聖人之書。貴通其意而毋泥其辭。如能以聖人之意

求之。則噬嗑以下十卦之彖傳與此八卦之義亦未始不相通也。噬嗑傳曰：剛柔分動而明。動者剛德也。明者柔德也。動而明者。動與明合併爲一之義。卽剛柔爲一。健順爲一之義也。以是通之。困之險以說漸之止而異。歸妹之說以動豐之明以動旅之止麗乎明。節之說以行險是皆一剛一柔合併爲一之義。是亦健順爲一之義也。又通之。困井漸節四卦皆言剛中噬嗑既濟未濟三卦皆言柔中。中者心之本體也。卽心之健順爲一之本體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入

剛柔之德既得中矣。則其爲健順爲一之德。又不待言而義已明也。以此言之。是凡彖傳中卦體之說。無論以何爲說。實皆以發明卦德之善而已。皆以發明各卦之德。皆出于健順爲一之本體而已。是不以文之詳略異者也。此又學易者之所當知也。然則隨蠱等卦。諸儒必以卦變爲說。何也。蓋卦變之說起于漢儒之言象數。漢儒言象數。皆先有所據之定本。其本將經文所取之象。皆分配之八卦

之中。預先排定。與今所傳說卦傳中乾爲天以下八節大同小異。因此注易之時。于經文中取象之處。皆必據此爲說。案文責卦。求其符合。若遇經文有此象。而其上下兩體無此卦者。則必求之卦變。求之互體。求之爻變。旁通。務使本卦六畫反復變易。現出取象之卦。而後已。卦變之說。蓋起于此。而後儒承用之者也。自魏王輔嗣掃除象數。專明人事。漢儒一切象數之說。既多不行于世矣。而卦變之說。猶相沿用。此亦關繫全經義例之一端也。故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九

今于隨蠱以下八卦彖傳之義。再爲之不辭煩複而備言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釋卦辭之義。因贊隨時之義之大。欲人之盡力于元亨也。大卽卦辭所謂元也。蓋隨者。欲隨乎義也。而義之用。因時變化。非可執一。隨乎義者。正欲隨乎時之義也。人心不大不亨。則不能隨。或知嚮于大亨矣。而大亨之功。若不能貞。則心體不純。亦必以私意夾雜之故。而多遺善。是于隨之義。猶未

能无咎也。惟然。故人之欲勉于隨之實者。必使其大亨之功。一出于貞。然後于隨之義。乃能无咎。蓋必有如是之德。乃能于天下之事。無論何時何事。皆必有以隨乎其時之義也。以此言之。隨時之義。豈不大哉。然則人之用力于元亨者。亦何可一時一事而不盡其力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從善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隨之事。必以心之無私爲本。卽卦辭元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十

亨之義也。官者。心之象也。剛之象也。心之剛德。裁制庶事。有似于官。故以官象之。渝。變也。官有渝者。言心之剛德。裁制庶事。有變通之用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在此卦。則指元亨言之。元亨。卽心之正也。出門。與同人初爻傳出門同義。言無私也。此爻之義。言心之剛德。裁制庶事。猶官也。官之職。不貴其專決。而貴其有變通之用。有變通之用。乃能隨也。然必此心爲一于正而不變之心。則吉一于正者。一于元亨之正也。一于元亨之正。則無

私矣。以無私之心。交于事物。自必能隨時從善而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正者。惟正之從之義。卽一于正之義也。卽貞之義也。不失。謂于當從之善。見必從之。不致覲面相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此爻連三爻爲文。說具三爻注。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十一

此傳亦連三爻傳爲文。說具三爻傳注。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連二爻爲文。兩爻之義。蓋以詳言有私而不能隨者之事。因進之以居貞之義。卽卦辭利貞之義也。係者。有所係而不能隨之義也。失者。係于此則失于彼也。小子者。柔之象也。丈夫者。剛之象也。此兩爻取象。非以剛柔分優劣。只借以明有係必有失之義耳。求得。與論語求仁得仁。求得字同。義隨有求得者。言隨之爲隨。因其有求之之誠。故有得

之之實也。言此正見有所係者。本無求之心。故亦無得之實也。居者。存主之義也。居貞。謂心所存主之地。一于正也。承上言官欲有淪者。欲其能隨也。必欲出門者。欲其無私也。若有私。則必有所係。而不能隨矣。故有係小子。而失丈夫者。亦有係丈夫。而失小子者。二者之所係不同。而其不能隨之病。則同。皆以心之有私故耳。故欲勉于隨之實者。必使其心一主于元亨也。乃能隨時隨事。有求之之誠。亦能隨時隨事。有得之之實。是皆以心之存主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三

之地。一于正之故也。一于元亨之故也。此隨之事。所以必利于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傳連二爻傳爲文。最宜善會。弗兼與者。一心不能兼與。係于此。則失于彼也。舍下。與訟三爻比四爻傳從上同義。舍下。卽從上也。在此傳。則正釋居貞之義。舍下之不正。而一于正。卽居貞也。言人之心有係。則必有失。二爻言係小子。已足明其弗兼與之失矣。三爻復以係丈夫之事言之者。何哉。蓋

欲人之有鑒于此。因自立其舍下從上之志也。果能舍下從上。而專力于元亨。則自無弗兼與之失矣。按此傳不出居貞字。却正釋居貞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二三兩爻。皆言其有係而不能隨者之事也。此爻則以其能隨而不得爲隨之正者言之。因示人以隨之正也。獲與論語先難後獲。獲字同義。有獲。謂有計功謀利之心也。貞者。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三

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道者。人心自有之正理。明。卽本心之明也。承上言有係者。固不能隨矣。亦有能爲隨。而不得爲隨之正者。則隨有獲是也。隨有獲者。以有獲之心。爲隨之事者也。如是之事。其事則是。其心則非。是出于元亨之正者也。若遂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凶矣。然則隨之事。以何爲準乎。是有孚焉。所隨在于道。而所以隨之。則以明。以吾之本心之明。隨吾之本心自有之道。是不待求之于外。而有必然之

信者也是隨之孚也。以是為隨。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其義凶。謂義當凶也。明功也者。言隨之必在于道。皆明之功也。若非本心之明。居中做主。亦安能所隨。必在于道乎。按此明字。與乾象傳明字同。義明。即指亨言之。心之亨。即心之明也。隨有獲之病。亦正以其隨之心。不出于本心之明故耳。

九五孚于嘉吉

此爻所言。即象傳大亨貞而天下隨時者之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四

孚與四爻孚字同義。嘉善也。孚于嘉者。言心之于善。見必從之。是有必然之信者也。若是。則足以盡乎隨之道矣。故吉也。按卦辭言无咎。此言吉者。彼以月功言。故只言无咎。此以盡隨之道言。故言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傳之義。言是孚于嘉之事。不在于外。而在于心。惟此心位乎正中之位者。乃能幾此正見人之欲。勉于隨之實者。不可不反而求諸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此一卦之終。復極言有係之害。因告之以救治之方。即象傳剛來下柔動而說之義也。拘。拘持也。維。亦係也。既拘係之。又從維之。極言其係之固也。王者心之象也。剛之象也。人之從善之心。剛常為主。故以王象之。亨當為享祀之享。此以交神明之事。象人之專誠用力以求復其心之本體之事也。西者。陰方。以象心之順德。山。以象心之本體。蓋山體凝然不動。心體亦凝然不動。故以山象之。象以西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五

山者。正謂此剛健之心。亦自有其生來柔順之本體也。此爻之義。言人之有係而不能隨之害。至于拘係之。乃從維之。其病根纏固如此。是豈無法以治之哉。夫心之有係而不能隨者。皆以其剛而不柔動。而不說之故耳。故欲勉于隨之實者。惟當以剛健之心。專誠用力。以求復其生來柔順之本。則係之病。亦庶乎其有瘳矣。此隨之道。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尚通猶貴也窮對亨言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
拘係之上窮者言由其心之所尚不在于亨而在
于窮是以見善而不能隨有拘係之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隨

去

三三 巽下
艮上

蠱 句元 亨 句 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事久而大壞極敝之名也于文皿蟲為蠱凡
事行之既久敝壞潛滋與皿蟲之事略同故事亦
謂之蠱也卦名蠱正指治蠱之事言之凡事為害
雖鉅其可以一日而更革之者非蠱也蠱之事往
往現病在此而病根在彼不去其根不能治也又
或現病在一處而求其致此之由則轉轉相因
動關全局欲治此先害彼治之稍不中肯往往整
頓一番為害轉大而其病終不可去故治蠱最難
聖人以治蠱之難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
卦名為蠱者此卦兩體內巽外艮其德為巽而止
巽者柔巽善入之義順之用也止者心有定力不
以外境而有所移奪之義健之至也巽與止合為
一德是即剛柔為一健順為一之事也治蠱之事
不柔巽則不能得其致病之由無定力則不能究
其所事必如此卦之德巽止為一乃足以盡蠱之
時義故名此卦為蠱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治蠱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七

之道當如是也。元亨與乾卦元亨同義。此言元亨者。蓋治蠱之本。惟在此心。無元德則體之不親。無亨德則心不通。明施之于事。不免去一弊。更生一弊。是皆不足以治蠱。故治蠱之道。必以元亨爲本也。利涉大川。謂當用涉大川之道。以治之也。涉大川。一象而含三義。大險在前。志期必濟。健之象也。順風水之宜。意無固必。順之象也。涉川之時。全副精神。注此一事。又全力以注之之象也。治蠱之事。不健則不能任其事。不順則不能善其事。不全力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六

注之亦不能以究其所事故。必用涉大川之道。以治之。乃爲利也。甲者。日之始。以況言事之始也。前此爲蠱。今爲治蠱之始。故以甲言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正謂前乎此。所以致此蠱者。自何日始。後乎此。所以治此蠱者。于何日止。如是之事。皆不可以不豫籌而熟計之也。凡此皆所以治蠱之要道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蠱之義也。

剛上柔下。卽正指卦體言之。與隨卦傳剛來下柔。一例說詳隨卦傳注。此言上下。亦以爻自乾坤者言之。蓋此卦兩體。上爲艮。本坤體也。下爲巽。本乾體也。當其未交而上爲純柔。下爲純剛。是柔在上。剛在下也。今也乾坤一交。而下體初爻之剛。進居于上。而上成艮。上體上爻之柔。來居于初。而下成巽。是剛上而柔下也。剛上柔下。故其德爲巽而止。巽而止之德。足以治蠱。故名此卦爲蠱。此卦之所以名蠱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六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蠱之病。動關全局。治蠱之道。亦動關全局。元亨則全局理矣。故元亨而蠱治。蠱治而天下治也。往者。決計前進之義也。不憚其難。決計前進。是涉大川之健也。有事與。孟子必有事同義。往有事。言決計前進之中。正大有事焉。皆有以隨宜經理。而全力注之。是卽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事也。天行天道也。終則有始。天行

者言前此何以致此蠱後此何以治此蠱果能以元亨之心豫籌而熟計之則前此之蠱于此終後此之不蠱從此始矣是皆出于天道自然之事決非可以智識作用之事與之者也

初六幹父之蠱句有子句考无咎句厲終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治蠱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治蠱之事必以一體相關之誠心爲本卽卦辭元之義也幹者誠心任事之名也誠心任事謂之幹者幹如枝幹之幹木有幹則枝葉附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三

以立人有誠心則事亦依之以立故誠心任事卽謂之幹也幹父之蠱者言治蠱之心之誠也必以子幹父蠱取象者蠱之事皆前人壞之而後人救之此正言救蠱之心全無彼己之見卽如子之幹父蠱然也考者父歿之稱也據爾雅釋親父爲考是考卽父也據曲禮生日父死曰考則考爲父歿之稱此爻之義對二爻幹母蠱取象故考爲父歿之稱也有子考无咎卽正指無彼己之心言之蓋常人之心有彼己者也有彼己則功過之事皆人

與己分任之之事也聖人之心無彼己者也無彼己則功過之事亦通爲一體矣是卽如有子幹蠱則考亦可以无咎者也此正言一體相關之心之至也厲危懼也此爻之義言治蠱之道必以體之以至誠爲本故必以幹父蠱之心任之是則治蠱之本也復言厲終吉者任之之心則欲其誠而治蠱之事則非可以嘗試爲者故必有知難而懼之心乃于治蠱之道爲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三

意承考言其任事之心卽直以承考之心任之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此言治蠱之道貴能通變亦必體之以至誠之心卽卦辭元亨之義也貞者執一不變之義也不可貞者言蠱之事無常形則治之亦無定法故貴治之以至通之道不可執一而不變也不可貞之義必以幹母蠱取象者蓋子幹父蠱常在父歿稱考之時故事可以自專而幹蠱猶易惟母則常有子治家事而母主內政之時故事不可以自專而幹

蠱尤難。此言不可貞者。則正以幹母蠱之道。之不可以執一而不變。況言治蠱之事。亦貴有隨宜通變之道也。然通變之道。仍在此心。聖人發不可貞之義。亦必以幹母蠱為言者。正謂隨宜通變之事。亦必體之以一體相關之心。乃能盡蠱之時義。是則幹母蠱之心。與幹父蠱之心。其為出于一體相關之誠。則一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中道即亨之道也。言不可貞之義。必體之以幹母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蠱之心。則因元得亨。庶幾可以得中道也。此傳之義。即乾坤兩傳。亨自元出之義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爻與四爻相對立。文皆以發明治蠱之道。必貴于巽止合德之義。此爻之義。則先言治蠱之心。貴能巽也。小柔順也。即卦德巽之義也。大剛健也。即卦德止之義也。小有悔者。言蠱之時義。最為難盡。即用柔順以體之。亦未必能無悔也。无大咎者。言以用柔而有悔。即可不至以用剛而取咎也。蓋蠱

之事以積久而成。以蠱之現病言之。是去之惟恐不速者也。然論其致病之由。則其中之事。理人情亦莫不轉轉相因。各有所以然之故。是又不容于體之不盡者也。惟然。故治蠱之心。必貴體之以柔順。體以柔順。亦未必便能萬全。便能無悔。然以用柔而有悔。終勝于以用剛而取咎者也。此所以治蠱之心。貴能巽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以幹父蠱之心。而用柔順。則終无咎也。按此傳。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不出小有悔。无大咎。字實以正釋其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此爻之義。即承三爻之義言之。言治蠱之心。貴能巽。又貴能止也。裕者。寬緩從事之義也。往者。前進之義也。吝。不足也。言蠱之事。轉轉相因。動關全局。治之者。固貴體之以柔順矣。然剛柔之用。貴于相濟。故治蠱之事。亦必行之以至剛至健之心。乃能以究其所事。若能巽而不能止。則柔順有餘。剛健

不足即不免于寬緩從事裕父之蠱矣。如是則雖有治蠱之心終無治蠱之效。是雖往亦見吝也。此所以治蠱之心貴能巽。又貴能止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即象傳往有事之往也。往而有事期于有得。若裕蠱則無得矣。此所以雖往亦見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此爻之義即承三爻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譽名譽也。言治蠱者若不以剛而取咎亦不以柔而裕蠱。則以是幹父之蠱必能善其所事。可致有子考无咎之譽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即初爻傳承考之承也。承以德言用譽者不獨有承考之心而併有承之之德。此所以能致譽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一卦之終專以治蠱之心言之。正見巽止合德之事。必貴求之于元亨也。事與小過卦辭小事大事。事字同義。正指心之所事言之。王者剛之象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侯者柔之象也。此言王侯則指剛柔之偏勝者言之。即正指上文有大咎裕父蠱者之事而言之也。

尚通上。不事王侯者言不以偏勝之剛柔為事也。高尚其事者言全心所注。別自有嚮上尋求。上達天德之事。是則為能高尚其事者也。承上言有大咎者。是心之偏于剛而不能柔者之事也。裕父蠱者。是心之偏于柔而不能剛者之事也。是皆以偏勝之剛柔為事者也。事王侯者也。當是之時。若解嚮上尋求。專用力于元亨之本體。則不期其剛而剛自在。不期其柔而柔亦自在。是則為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矣。信如是則巽止之德。自必有合併為一之用。尚何患不足以治蠱乎。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蠱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可則言剛柔不偏勝則巽止合德之心隨時發用。必有自然之天則也。此所以能治蠱者也。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 句元 句亨 句利 貞 句至于八月有凶

此剛長之卦之第二卦也。說見泰卦注。臨者臨民之事。臨而治之之義也。聖人設卦所以設臨之一卦者。蓋人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之間。其所以為生之事。與其人之強弱眾寡智愚勇怯相侵相奪之事。皆至紛至曠若。不得上之人臨而治之。則事不均。平易啟爭。亂生。民之眾終不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故臨民一事。關繫于天下生民之利害。為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甚重也。聖人以臨之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臨者。此卦名臨。兼時與德二義。以時言之。剛柔有互為消長之義。此卦在剛長之時。為第二卦。由復之一剛長。至二剛是剛浸長之時也。剛浸長者。在于時義。為宜多用剛之義也。臨民之事。不能不多用剛。是剛浸長之時。為臨之時也。以德言之。剛當浸長之時。惟患不說。惟患不順。不說則心體不平。不順則不能體物。是皆不足以臨民。此卦兩體。內兌外坤。其德為說而順。以浸長之

剛而能說。能順。是正可以臨民之德也。又剛當浸

長之時。惟患不中。惟患不應。不中則有後起之私。不應則有偏勝之累。是亦不足以臨民。此卦卦體九二剛中。與五相應。其德為剛中而應。以浸長之剛而能中。能應。是亦可以臨民之德也。合三者言之。剛浸長為臨之時。說而順。剛中而應。為臨之德。三者皆與臨民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為臨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臨民之道。因並及于剛柔消長之義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同義。八月者。隨便舉似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之辭。即彖傳不久之義也。蓋臨民之事。非至誠不足以體之。故當主于元。非至明不足以治之。故當主于亨。元亨之心。若有攙和間雜。則于臨之時。義仍不能盡。故元亨之功。又必利于貞也。元亨利貞。臨民之道。至此已無不盡矣。復言八月有凶者。正見剛有當長之時。亦即有當消之時。欲人之與時消息。不執一也。凡此皆所以臨民之要道也。謹按八月有凶。漢儒舊有三說。一謂自復一陽建子之月至遯二陰建未之月。為八月。一謂自臨二

陽建丑之月至否三陰建申之月爲八月一謂自泰三陽建寅之月至觀四陰建酉之月爲八月以上三說皆以陰陽之消長象君子小人之消長此以本處文義言之亦爲可通然以全經義例求之如各卦言十年三年三歲三日及震與既濟兩卦言七日之類皆爲隨便舉似之辭並無他義據此則知此卦八月與復之七日亦當並同一例無他義也觀于本卦彖傳消不久三字語簡而明足以見經文之無他義矣又以上三說皆出漢儒卦氣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之說求之各卦經文及孔子之彖傳小象傳亦實無其義故今不用舊說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臨之義也剛浸而長剛中而應皆卦體也以各發一義故兩言之又彖傳釋經常以卦德卦體之義參互言之在于人事則皆通爲一義非各一義也此傳之義言剛當浸長之時而仍能說而順此剛之所以中而應也如是之德最宜于臨故卦名臨也

謹按此卦順說合德與萃卦同剛中而應亦與萃卦同故兩卦皆以治民之事言之蓋治民之事以剛爲本而以剛治民者惟患不順惟患不說剛而不順不說則剛不中而亦無剛柔相應之用是皆不足以治民者也六十四卦之中惟此兩卦以順說之德成其剛中而應之德是最宜于治民之事者也故皆以治民之事言之也至兩卦卦名所指之事亦有小異者萃以位置其人使各止其分言之臨以臨治其事使各得其平言之故臨之事尤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宜于用剛而臨之卦體兼剛長之義故此卦名臨而彼卦名萃觀于此則可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蓋臨民者代天理物是天之職也任天之職則必使心之應物一主于大一主于亨又粹然一出于大亨之正然後民物胥受其福是正天之所以生物之道也即人之所以代天理物之道也故經言臨民之道惟在于元亨又必利

于貞也。其復言八月有凶也。蓋消長隨時亦天道也。知長而不知消亦非所以承天道也。此經所以設戒之義也。

初九咸臨貞吉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元亨利貞之義。此第一爻言臨民之道。必有感之之德為本也。咸與卦名之咸同義。咸者感也。咸臨者謂以感之道為臨也。咸之實即正指元亨之心言之。蓋人有元亨之心。則自有以感動乎民之心也。此爻之義言臨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民之事專恃法以治之。但可以治其身。必有德以感之。乃有以格其心。故必以咸為臨。乃臨之正也。復言貞吉者。貞即卦辭利貞之貞。謂一于元亨之正而不變也。蓋必臨民之心。粹然一出于元亨之正。乃能盡乎咸臨之義而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行正謂其臨民之心。一出于元亨之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此即初爻之義再申言之。以明咸臨之義之重也。

初爻既發咸臨之義。猶恐人之忽易之也。故復告之言咸臨之道。誠有以得乎民心。則上下同心。從欲以治。其于裁成輔相之事。必益有以曲盡其分。是不獨于臨之義為吉。而于臨民之事。亦實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天命。即天理也。即彖傳所謂天之道也。言必咸臨。乃无不利者。蓋以臨民之事。苟未至于咸臨。則恃法為治。終未足以順乎天之命也。按此傳既言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咸臨吉无不利矣。何以又言未順命。其意蓋謂必咸臨。乃无不利者。蓋未至于咸臨。即為未順命也。此與晉初爻傳未受命。文法道理並同。解之當同一例。又象傳中凡用未字。如屯五爻傳施未光。同人上爻傳志未得者。各卦傳中此類甚多。解之並同一例。詳見易例。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臨民之道。惟在此心知憂念于民事也。甘臨者以臨

爲甘猶言以臨民爲樂也。憂之謂知憂念于民事也。言臨民者爲天下生民之所託命是臨之職任然也。若居是職者不自知其職任之重而惟以臨民爲甘則心不在于民事于臨之事无攸利矣。故必既憂之乃能无咎。蓋知憂念于民事則于臨之職任可以無負。故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言是甘臨之事正心之不當其位之病也。非一時一事之小失也。故必既憂之咎乃不長。正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見甘臨而不知憂則其病不可救也。

六四至臨无咎

此卽三爻憂之之義而竟其說。言臨民之道惟貴體物之心之極其至也。至與至哉坤元至字同義。體物而無不到之義也。至臨者臨之所至心無不至以是爲臨。是爲以至爲臨也。臨必如是乃无咎者。蓋必體物之心無所不到于臨之職任始真無負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此傳合三爻傳爲文。言人心一也而或爲甘臨或爲至臨。只以心之當位不當位故耳。故欲勉于臨之實者不可不有元亨事心之功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此爻及上爻再以申言卦辭元亨之義以明其義之重。此爻之義言臨民之心必一主于亨乃能有剛中之實用也。知同智。智卽本心之明也。卽亨之德也。知臨者以知爲臨。卽以亨爲臨之義也。大君與各卦言大君者同義。以象人之剛健爲主之心。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也宜者自然之宜謂心之自然之用也。蓋臨民者萬事萬物受其裁制是不能不用剛者也。然使用剛之心稍有攙雜于後起之私則于臨之義必有所未盡矣。故欲勉于臨之實者必使臨民之用出于本心之明然後剛健爲主之心始能隨時隨事有自然之宜。有此心自然之用矣。如是乃能使民物實受其福。此知臨之義之所以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此傳之義言知臨之事非求之

外也大君之宜。卽其剛中之德。自然流行于外者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結言元德爲重之義。欲人之相求于其本也。敦厚也。與敦復敦艮。敦字同義。卽元之義也。必敦臨乃吉无咎者。蓋必以元德爲臨。則體之必至。民乃受福。故于臨之義爲吉。且以天地父母之心爲臨于臨之職任。始真能無負。故无咎也。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

志在內。與蹇上爻傳志在內同義。言必以敦爲臨。其仁民愛物之心。始爲出于中心之誠然也。

謹按詩書四子言臨民之事者。不下數千萬言。今以此卦經文證之。實無一字一句。不包括在內。今爲約畧言之。詩書四子之中。凡言化民之事者。皆此卦咸臨之義。言卹民之事者。皆此卦至臨之義。言治民之道者。皆此卦知臨之義。言愛民之心者。皆此卦敦臨之義。總之不外于卦辭元亨二字之義。觀于此則益見大易一書。信爲千古聖學之所

自出矣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臨

三五

三三坤上

觀 句 盥而不薦 句 有孚 句 頤若

此柔長之卦之第四卦也。說見泰卦注。觀如字。即觀視之觀也。舊說卦辭之觀。官與反。爻辭之觀。如字。卦名一字。前後異音。其說非也。此卦名觀。正指觀民之事言之。中庸言至誠能盡人之性。夫人未有不知人之性。而能盡人之性者也。亦未有不自知其性。而能知人之性者也。故卦名觀。爻辭即以觀我生。觀其生。言之。觀我生者。觀己性之義也。觀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其生者。觀民性之義也。據此。是卦之名觀。正指人之觀己性以觀民性之事而言之也。聖人以觀民之事。闢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觀者。蓋觀民之事。宜用柔。不宜用剛。宜體之以中正之心。不宜雜之以智識。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坤外巽。其德為順而巽。以卦體言之。二五兩爻既中且正。合卦德卦體言之。是有柔順巽入之德。又純乎中正之本體者也。人必如此卦之德。乃足以盡觀之時義。故名此卦為觀。

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觀民之道。當如是也。盥者。

將祭而濯手也。薦。謂獻腥。獻熟之事。二者皆交神明之事。以象人心之敬也。然薦時有事。不若盥時之心。無事而虛靜。此言盥而不薦者。正謂觀民之心。以虛靜為主。必使此心澄然無事。如方盥未薦之時之心。乃為得也。孚。信驗也。頤者。敬順之義。若語辭也。有孚頤若。與有孚。學如語意。正同。言觀民之事。有自然之信驗焉。必也。施教于民。而民能敬順。是則觀民之信驗也。言此者。正欲上之人。虛下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其心。常必以民為驗。庶不致果于自信。于觀之時。義有不盡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觀之義也。德不順。不足以觀民。不巽。亦不足以觀民。雜以智識。不純乎心之中正之本體者。亦不足以觀民。今也既順且巽。又純乎中正之本體。則足以觀天下矣。觀天下。觀之大也。以一人而觀天下。上之職也。上有如是之德。以觀天下。是能盡乎大觀在上之

義者也。此卦之所以名觀之義也。

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上以澄然虛靜之心，觀民設教，則下亦以敬順之心，應之。是下與上相觀而化也。是卽所謂觀之孚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以天與聖人之事，證言觀民之心，所以貴于虛靜也。神道者，無心而自然之道也。忒，差也。言天有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無心而自然之道，則四時自然不忒。聖人以無心而自然之道設教，則天下自服。是皆行所無事，非有一毫安排造作者也。然則觀民之心，烏可不純乎虛靜，而以後起之智識與之也哉。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取剛柔消長之義者，共十卦。剛長五卦，柔長五卦。孔子作彖傳于剛長五卦之中，復臨泰夬四卦，皆言剛長。惟大壯卦，不言剛長。于柔長五卦之中，姤遯否剝四卦，皆言柔長。惟觀卦，不言柔長。其故何也。蓋彖傳立文，各有自然

之詳略。非漫然者。以剛長五卦言之。復之兩體內

震外坤，其德爲動而順。泰之兩體內乾外坤，其德

爲健而順。夬之兩體內乾外兌，其德爲健而說是

三卦，皆剛在內，柔在外，其德皆爲剛而能柔之德。

若不言剛長，則剛長之義，卽不顯著。此所以言剛

長也。臨之兩體內兌外坤，其德爲說而順，是爲兩

體純柔之卦。若不言剛長，則剛長之義，尤不顯著。

故亦須言剛長也。惟大壯兩體內乾外震，其德爲

剛以動，是爲兩體純剛之卦。則剛長之義，已見于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卦德之中矣。此所以不須言剛長也。以柔長五卦言之。姤之兩體內巽外乾，其德爲巽而健。否之兩體內坤外乾，其德爲順而健。剝之兩體內坤外艮，其德爲順而止。是三卦，皆柔在內，剛在外，其德皆爲柔而能剛之德。若不言柔長，則柔長之義，卽不顯著。此所以言柔長也。遯之兩體內艮外乾，其德爲止而健，是爲兩體純剛之卦。若不言柔長，則柔長之義，尤不顯著。故亦須言柔長也。惟觀之兩體內坤外巽，其德爲順而巽，是爲兩體純柔之卦。則

柔長之義已見于卦德之中矣。此所以不須言柔長也。此彖傳于十卦之中所以獨于兩卦。不言剛長柔長之義者也。以上俱見易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觀民之事。以申卦辭盥而不薦之義。此第一爻言觀民之道。惟貴用柔順也。童與童蒙童字同義。取其智識未開。純乎本體之義。童觀者。謂以童之道為觀者也。小人者。柔順之道也。君子者。剛健之道也。言觀民之心不可雜之以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早

智識必觀之以純乎本體之心始為觀之正是童觀。乃觀之正也。故觀民者必用小人柔順之道以觀之。則能體見物情。于觀之義可以无咎。若用君子剛健之道以觀之。則不能體見物情。于觀之義必有所不足而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道與泰否兩彖傳小人道同義。正指柔順之道言之。此傳之義言初六所以發童觀之義者。正謂觀民一事。惟宜用小人道不宜用君子道也。按

小人順而無為。君子健而有為。觀民之心宜無為。不宜有為。即卦辭盥而不薦之義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此為無中正之德者。示以用力之方。亦惟在用柔順也。闚。闚測也。闚觀。謂不免用智識闚測之事。以為觀者。女貞與各卦言婦貞。女子貞同義。即所謂柔順之貞也。承上言童觀之事。惟此心純乎中正之本體者。乃能為之。若無是德而觀民。即不免參用智識闚測之事。以為觀矣。如是之人。則當如何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早

以用其力哉。亦惟在勉為柔順而已。勉為柔順之貞而已。信如是。則柔順體物。庶猶可以違道不遠。終勝于用剛而任私智者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經言利女貞。為闚觀者設便門也。傳言可醜。則承初爻傳言之。言是闚觀之人。即勉為女貞。亦終不若童觀之道。為能盡觀之時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正言觀民之事。必以知性為本也。生。即性也。性

謂之生者人所受于天之性。是其生來合下如此不可變易者也。故性即謂之生也。進退與巽初爻進退同義。觀我生進退者。言觀民設教之事。決不能倚外見爲主。惟當體之己性以爲進退之節度也。按初爻童觀以不雜以智識言之。此爻觀我生遂直指其受于天之本體言之。蓋承初爻之義而切指之之辭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言以己性爲觀民之本。自不至于失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望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爻之義即正言觀我生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國對王取象。王指心言。則國者即心之發用流行之實地也。國之光即心之發用流行外現之跡也。王者心之健也。心之主也。人心以存于中者爲主。以行于外者爲用。是外即內之賓也。賓者與主相酬酢之義也。承上言觀民之本。惟在于觀我生觀我生之事。豈閉目觀心之謂哉。夫人之心有是爲主于內之王。則必有其發用流行之實地是即

王之國也。有發用流行之實地。則必有其燦然外現之跡。是即國之光也。觀我生者。正當于心之發用流行之實地。博觀其燦然外現之跡。則于吾心自然之用。可以見其著落處矣。是觀我生者。必須觀國之光也。然如是之事。又非逐外而忘內也。必也時時觀國之光。即時時進而賓于王焉。事事體之于實境。又事事體之于本心。則庶幾外內合而性可見矣。此所以觀我生之真功也。此所以爲觀民之本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望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尙貴也。尙賓者。言既觀之于外現之跡矣。又必貴進而求諸心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爻與上爻皆承三爻觀我生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觀我生者。見己性之義也。君子剛健之道也。君子无咎。對初爻君子吝爲文。蓋觀民之心。宜用柔不宜用剛。故初爻言君子吝。然至于能觀我生則事事體見己性。其于觀民之義。已無不盡矣。故

于政教設施之事雖以剛健之道行之亦即可以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己之性民之性一也故觀我生即所以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其生者見民性之義也此爻之義即承五爻之義而究言之言事事體見己性即事事體見民性非二事也此君子所以能无咎者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六 觀

習

言所以心欲觀其生者蓋未能體見民性即恐政教之設未能出于心體之至平也

周易通義卷之六



周易通義卷之七

任

易上經

象上傳

小象上傳

噬嗑

離上 亨 利用獄



噬嗑 亨 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卦名噬嗑以取象而得名蓋以食物自養之事況言人之成已成物之事也蓋噬嗑者人之所以自養也噬嗑之事必施于物而物不距然後噬可嗑而成其為自養成物者人之所以自成也成物之事亦必施于物而物不距然後物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一

可成而成其為自成二者之事皆必用其通而後物不距其情略相似故聖人以噬嗑之事況言人之成已成物之事也其必于此一卦名噬嗑者以卦之大體言之此卦大體與頤卦略相似上下兩爻實而中爻虛是頤之象也中虛之中有九四一剛橫亘于中是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是卦有噬嗑之象也以卦名所指之實事言之噬嗑之事即人之成已成物之事也人無剛德則不足以任其事剛而不柔則體之不得其

情治之不盡其理。亦不足以盡噬嗑之用。此卦兩體。內震外離。其德爲動而明。動者。震動奮發之義。健之用也。明者。虛明能照燭之義。順之用也。動與明合爲一德。則健足以任其事。順足以得其情。而盡其理。聖人以爲有如是之德。則足以盡噬嗑之用矣。又以卦之大體。適有噬嗑之象。故假其象而名之。以噬嗑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噬嗑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通也。人心至通之理。人己之所同也。用獄者。去私之象也。此經之義。言人之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二

有家國天下之責者。隨時做事。常必出于至通之理。則庶幾施于物而物不距矣。故噬嗑之道。必當一主于亨也。復言利用獄者。凡人所噬不嗑。物情不順。大抵己私爲害之故。故當用刑獄之事。自加推治。以自去其私也。凡此皆所以噬而能嗑之要道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以卦之大體。釋卦之所以名噬嗑之義也。物。卽膚與腊肉之類。餘見卦辭注。此卦得名。本兼卦德。

卦體兩義。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此兼卦體卦德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柔分。指卦體言。一卦六畫。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在人則剛柔適均。無偏勝之義也。動而明。指卦德言。解見卦辭注。雷電。指卦象言。雷動之象也。電。明之象也。合而章。卽正言動與明之德。合併爲一。而其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三

功彰著也。是三者。雖各據卦體卦德卦象爲說。在人則只爲一事。卦有如此之善。故足以盡噬嗑之用。人欲求進于此。非專主于亨不可。故經言噬嗑之道。當主于亨也。柔得中而上行。亦指卦體言。離卦柔在中爻。爲柔得中。居上體。爲上行。在人則柔順之德。全其本體。爲柔得中。因柔順而上達天德。爲柔上行也。不當位。指上四爻言。此卦自三至上四爻。剛柔皆不當其位。故以不當位言之。在人。則心不當其正位之義也。言人之心。果能一意勉爲。

柔順則可以得中道。而上達于天德。故雖有心不當位之失者。處噬嗑之時。任噬嗑之事。亦惟當用獄以自去其私。以求自進于柔順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成己成物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卽承用獄之義言之。言去私之事。必以用之于實踐之地。爲最要也。校。木械也。滅猶去也。趾足也。所以行之具也。承上言噬嗑之道。在用獄而用獄之事。非空言可塞責也。必也于躬行實踐之地。痛加克治之功。如治獄者。施校于屨。以滅去其爲惡之趾。則庶乎私不行。而物情順于噬嗑之義。可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四

謹按易之爲教。專責實行。故賁言賁其趾。艮言艮其趾。剝言剝牀以足。咸言咸其拇。解言解而拇。皆與此卦滅趾同義。皆專責實行之義。此易之教也。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不行。謂私不行也。私不行。而後物情順。故用獄責于滅趾也。

六二噬膚 句 滅鼻 句 无咎

此言噬嗑之道。貴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膚者。肉之無骨而柔脆者也。膚與腊肉之類。皆爲頤中之物。而膚之爲物。純肉無骨。又最柔脆。故噬之易噬。噬膚者。我噬而物不距之象也。卽我用其通。而物自然不距之象也。滅鼻。與乾用九无首。取象之義略同。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泣衆體。鼻居面上。高出于面。皆爲矜己傲物之象。滅鼻。謂滅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又睽三爻言天且劓。與无首滅鼻之義。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五

可以互證。天者髡刑。卽所以去其首之病。劓者割鼻之刑。卽所以去其鼻之病也。又困五爻言劓。則與此卦初二兩爻。取象之義正同。蓋別爲斷足之刑。卽所以滅其趾。劓卽所以滅其鼻也。以上俱詳易例。此爻之義。言噬嗑之道。貴用其通。使物自然不距。如人之噬在于膚。自然易合。是乃噬嗑之最善也。而其要惟在于滅鼻。蓋滅鼻則己見不存。必能體物。而物自順之。于成己成物之道。必能熨貼。故于噬嗑之義。爲无咎也。

謹按易之取象各從其類。要取以發明人事則各有取象之義。如此爻噬膚與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爲一類。此從卦名噬嗑之義取象者也。是專主噬之嗑不嗑言之者也。滅鼻與滅趾滅耳爲一類。此從卦辭用獄之義取象者也。是專主去私之事言之者也。一爻之中上下兩象本不相蒙。然取以發明人事則其義各有著落。舊說于此不知爲兩象乃併爲一象。謂噬膚而滅其鼻則不惟與滅趾滅耳之說不復可通。而于滅鼻之象亦無所取之義矣。故今不用舊說。又易之取象往往一爻之中連取數象。各不相蒙。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與屯二爻傳乘剛同義。乘猶憑也。剛即指卦之動德言之。憑藉動德做事。即乘剛也。惟其乘剛恐其有矜己傲物之私。夾雜用事故不可不滅去其鼻也。

六三噬腊肉 句 遇毒 句 小 句 吝 句 无咎

此爲不能用柔體物者設便門也。腊肉謂獸腊全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六

體骨而爲之物之堅硬而難噬者也。噬腊肉者我噬而物距之之象也。即我不用其通。物必距之之象也。毒害也。小柔順也。吝不足也。言噬嗑之事若不能柔順體物不用其通。則施之于物。物必距之。是即如人之所噬。在于腊肉。自然噬不能噬。此必然之理也。如是則不惟無成物之功。而反受物之害。反遇其毒矣。如是之事。則當用何法以去其病哉。惟在勉爲柔順而已。勉爲柔順則雖于成已成物之道未必遽能熨貼。然能一意柔順則于至通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言遇毒不可謂物之過。仍是己心剛而不柔。健而不順。心不當其正位之過也。
九四噬乾肺 句 得金矢 句 利艱貞 句 吉
此爲知用心于體物者設教之辭也。乾肺肉中之帶骨者。噬之當其肉處。則嗑當其骨處。則不嗑。噬乾肺者。我噬而物或距之或不距之之象也。即我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七

之用有通有不通。在物亦有距有不距之象也。金性從革。以象心之變易從道之事。矢之爲物。以注射爲用。以象心之有所注嚮之事。易凡言金言矢。皆此義。詳見易例。得謂得其用也。五爻得字並同。艱艱難也。貞正固也。言人之心。雖無剛柔合一之德。若果知注嚮于柔順。以體物爲事。則其應于物也。雖不能全無觸忤。如噬膚。亦決不至動輒觸忤。如噬腊肉。其于噬嗑之事。庶幾有通有不通。有距有不距。如噬之在于乾肺者矣。其所以能然者何。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八

也。由其心之所注嚮。惟在于變易從道之事。是得金矢之用者也。當是之時。則宜何以自勉哉。惟益當艱難。貞固其心。一意勉爲柔順。則于至通之道。必漸能盡其用。施之于事。庶幾有成。已成物之實而吉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所以必欲艱貞其心者。蓋恐此心不能純乎柔順。仍是己私。未能淨盡之故。是卽心之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此爲能體物者設教之辭也。乾肉肉之無骨而易噬者。噬乾肉亦我噬而物不距之象也。亦我用其通而物自然不距之象也。此與噬膚取象之義正同。而微變其文者。亦如同人卦先言于野。後言于郊。困卦先言朱紱。後言赤紱。皆微變其文。非義有優劣。此易之通例也。黃中色。以象人之中德。金與四爻金字同義。貞正固也。厲危懼也。言人之心。果能柔順體物。得其至通之理。則施之于物。物必不距。是卽如所噬在于乾肉。自然能噬者矣。是何也。由其心中有德。其變易從道之用。皆自中德而出。是得黃金之用者也。然當是時。豈遂可稍弛其功哉。惟當益加正固。常存危懼。務使心之不順之病。消融淨盡。不復竊發爲害。則于成已成物之實。必能盡道。庶于噬嗑之義。可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九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卽位正當之義也。然不言位正當者。因爻爲六五。不可言正當。故變其文言得當也。觀此則益

見文王之繫爻辭只是平說人事不沾沾以爻位之當否爲辭之優劣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此一卦之終復言用獄自治之事亦當以本心之明爲主乃能收用獄之實效卽卦辭主于亨之義也何卽古之荷字負荷之義也何校滅耳者施校于肩之上則耳不見是爲滅去其耳卽如施校于履則趾不見是爲滅去其趾也此取象于耳者耳司聰卽本心之明發竅之處故取以爲明之象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十

滅耳謂滅去其本心之明也此爻之義言噬嗑用獄之事亦惟當以本心之明爲主乃能收用獄之實效若雖知用獄不知求之本心之明徒倚藉于外人之見以自爲矯治則矯治雖力無益本心終不得其至通之道是卽爲何校而自滅去其耳矣若是則雖有設施終無成己成物之實效故于噬嗑之義爲凶也是又爲成己成物之學者之所當知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不明言聰之發用不出于本心之明也

謹按此卦以噬嗑之事況言人之成己成物之事一卦主腦實盡于亨之一言其故何也蓋亨者通也人心同然之理四達不悖之道也己之用出于亨物自然不距是卽噬膚噬乾肉之義也己之用不出于亨物自然距之是卽噬腊肉之義也己之用有亨有不亨物自然有距有不距是卽噬乾肺之義也中四爻取象分三等言之與莊子庖丁之言分三等言之語意正相似族庖月更刀折也以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噬嗑

十一

其經大輒也是卽己之用不出于亨物必距之之義也卽噬腊肉之義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以其經肯綮也是卽己之用有亨有不亨物亦有距有不距之義也卽噬乾肺之義也十九年刀刃若新發于斲者以其以無厚入有間遊刃有餘地也是卽己之用一出于亨物自然不距之義也卽噬膚噬乾肉之義也觀其言曰依乎天理又曰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若以此數言發明此卦亨字之義則可謂深切而著

明矣。然老莊之學，所以不得為聖學之正者，何也？蓋易之教，以元德為根本。元亨非兩事也。老莊之書，于元字之義，無所發明。是于此處見不透也。然其人聰明而涉世深，于亨字之義，尚頗有見。故其假象言事，于易有互相發者。學者于此節取之，以通經義可也。若信老莊之學為易之正傳，則不可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陸

士

三三 離下
艮上

賁 亨 小 利有攸往

賁，節也。文也。卦名賁，正指人文之事言之。蓋人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之間，其隨地相接，莫不有不容己之至性，就其至性之發，隨時隨事，必有自然之儀節生焉。所謂文也。是人文之事。正人生不可須臾離之事也。惟以人之氣稟不同，習尚各異，若人文之事，一聽民之自為之，則必有太過不及之弊，為人心風俗之害。是以聖人在上，必為之酌中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三

定制，使之彌綸于日用之間，則人皆可以協于中而盡其性。是賁之時義，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者，為甚重也。聖人以賁之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賁者，人文之理根于心，而其施于事也，莫不各有自然之定分。此卦兩體內離外艮，其德為文明以止。文明者，心理內明之義也。止者，有定分之義也。文明以止者，明與止合併為一之義也。人之為人，必如此卦之德，明與止合併為一，乃足以盡賁之時義。故名此卦為賁。卦辭之義。

則正教人以盡心于賁之道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小柔順也。人文之事。主于亨。則協乎心理之同。用柔順。則于人情事理。體之而無不盡。復言利有攸往者。欲人之隨時隨事。求自盡其心也。凡此皆所以盡心于賁之要道也。

謹按此經賁亨小亨字小字當各爲一句。蓋小字在經文中皆爲柔順之義。非泛言大小之小也。此與遯亨小。既濟亨小。未濟亨小。並同一例。舊說以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古

小字屬下讀者皆誤也。說詳未濟彖傳注。並詳易

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句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柔來剛上。與隨蠱卦體言來。言上下者。同義。皆以交自乾坤者言之。此言文剛文柔者。剛柔不交則無文。交則有文。此卦下本乾體。上本坤體。剛柔不交本無文也。今也上體上交之柔。來交于下體之中爻。則乾

變成離而有文矣。是柔來而文剛也。下體中爻之剛上交于上體之上爻。則坤變成艮而有文矣。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此就卦體言之。其義如此。在于人事。則專指剛柔相濟之事言之。人心純乎剛健質之事也。柔來于心而剛健內明。則文生矣。是柔來足以文剛也。欲求幾此。非用力于亨不可。故經言賁之事。當主于亨也。人心能爲柔順。則有文矣。而未必至也。如再以剛健不容己之心。隨時隨事。力求自盡。則文益至矣。是剛德上進。亦足以文柔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古

也。欲求幾此。非小而有攸往不可。故經言賁之事。當體之以小。又必利有攸往也。凡此之文皆純乎自然之事。不假絲毫人力造作而成者。是天文也。然人果有是文明以止之德。則心理內明。各有自然之定分。即天文便是人文。非二事也。夫賁之事之根于心。而彌綸于日用者如此。此亨小有攸往之功。所以不可以己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再即天文人文之事。推廣言之。以明賁道之大

也時變如史記言忠之傲小人以野敬之傲小人以鬼文之傲小人以僿者如此之事皆以人心習尚積漸致然是時變也天文者天理自然之文也明乎天理自然之文則足以察時變之過不及而有以通其變矣人文者人事當然之節也明乎人事當然之節則有以酌中定制神化宜民而化成天下矣以此而言賁之事關繫于世道人心之重如此然則人之有民物之責者其于亨小有攸往之功何可以不實用其力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六

謹按孟子形色天性一章與此傳義正相發蓋形色卽人文也天性卽天文也人文有形色可見故以形色言之孟子之意形色出于天性非兩事也常人有形色而不盡出于天性故未可爲能踐形色之實惟聖人形色天性渾合爲一然後可爲能踐形色之實此孟子意也今觀此傳天文人文只爲一事又二爻傳與上興上爻傳上得志卽皆孟子形色天性之義也觀于此則益見孟子之學之所自出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人文之事以申卦辭亨小有攸往之義此第一爻言主于亨之功必以體諸實踐之地爲最要也賁其趾與咸初爻咸其拇艮初爻艮其趾文法正同道理亦同賁其趾者言人盡心于賁之事惟當爲其趾也蓋趾者足也踐地者也凡人之行踐履著地之處安與不安穩與不穩惟趾覺之故言賁其趾者正謂賁之事亦當以本心之明體諸踐履之實境事事求安步步求穩卽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七

如趾之踐地然也車者乘車而行也徒者徒步而行也舍車而徒卽承賁其趾之義而晰言之之辭也蓋人之行有但循成蹟以爲行者是乘車而行之事也有體諸實境以爲行者是徒步而行之事也夫人乘車而行趾不踐地則著地之處安與不安穩與不穩皆不自覺是行不著習不察之事也惟徒步而行趾步步踐地則著地之處安與不安穩與不穩趾皆覺之是則行著習察之事也明乎此故賁之事必當舍車之行為徒之行事事以本

心之明體諸實境。求其熨貼。則本心之安與不安。實境之穩與不穩。皆自覺矣。是則主于亨之功之真。做手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弗乘。言賁之事。必當于踐履實境。有親切體認之功。不當如乘者之行。但循成蹟而已也。

六二賁其須。

此為不能小而求進于小者。設便門之義也。須與需卦傳需須也。歸妹三爻以須須字同義。皆從容。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六

詳慎之義也。賁其須者。言賁之道當為其須也。蓋凡有剛德之人。做事不能柔順。因于賁之道。許多不能盡分。皆以不能從容詳慎之故也。故聖人以須。教之言能于賁之事。常為其須。則于心之理事。之理。自漸能體認分明。無不盡之分矣。是即所以求進于小之真功也。

謹按需象傳言需須也。需之二爻。即言小有言終吉。歸妹三爻言以須而全卦所陳。亦皆貴柔順之義。故知此爻賁其須。即卦辭小之義也。是皆易之

可以例求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天理也。象傳中上下字。多指天人理欲言之。詳見易例興起也。賁其須與上興者。言人剛而不柔。則于天文之事。必不能盡。故必能為其須。則自然之文。皆從天理而起。是則天文之事矣。言此正見賁之事。不可不為其須。不可不從事于小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此承初二兩爻之義而究言之。即以申言卦辭有

周易通義

卷之七 賁

九

攸往之義也。賁如者。文現于外也。濡如者。情至文生。有自然之潤澤也。永貞者。永遠貞固之義也。永貞之實。即指卦辭亨小之事言之。承上言賁之事。能為其趾。則日進于亨矣。能為其須。則日進于小矣。日進于亨。日進于小。則隨時隨事。必有自然之文。流溢于外。賁如而濡如矣。以此言之。人欲盡心于賁。豈有別法。惟求之亨與小而已。惟永貞其亨與小之功。而有攸往。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猶駕也。莫之陵言文出于天終莫有駕乎其上者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爻之義特發文質相成之義欲人之用力于其本也賁如者文也皤白也皤如者質也白者質素之義馬者剛健之義翰如者言推行之利如羽翰之飛無留難窒礙也寇者相害之義也婚媾者相成之義也言人臨事審量宜用文而賁如乎抑用質而皤如乎兩念不決卽象傳所謂疑也疑不能

周易通義

卷之七賁

三

決則當證之于人事有時以剛健之心用質素之道以行之亦未嘗不推行盡利如羽翰之飛無窒礙也觀于此則知質之與文非相害之寇也乃相成之婚媾也明乎質與文本相成之事則知用文之道必有先乎此以立其本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言惟心當其位故能有此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者言知質與文不相害而相成則知以質

爲本庶于賁之道終無失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芟芟吝終吉

此承四爻文質相成之義遂極言用質之善雖文不足而終吉卽論語緇奢崇儉之義也邱邱墟園園圃邱園取象對朝廷官府看質陋之所也束帛禮之薄者芟芟淺小之意吝不足也言文之事雖不可廢而世道人心終必以質樸爲本若有世道人心之賁者果能爲邱園之賁用束帛之芟芟以爲禮則質勝于文雖于賁之道有所未足然敦本

周易通義

卷之七賁

三

尙實于世道人心必有無形之益是終爲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有喜謂有益于世道人心爲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此一卦之終再申言敦本尙實之義之重以終四五兩爻之義也白賁謂純任質素而有自然之文者是爲以白爲賁也此爻之義言人之所貴于文者非欲其注意于文也但使人之爲人果能隨時隨地常必有不己之至性則必有自然之儀節

生焉是卽所謂文也是不求賁而賁自在其中者。是白賁也。惟白賁乃于賁之義可以无咎。言此正見人之一意尙文者。以賁爲賁。于賁之義終不免于咎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尙通。猶賁也。上得志。言賁之事。惟賁自得其本心而已。是純乎天文事也。此白賁之義之所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三

坤下
艮上
剝 不利有攸往

此柔長之卦之第五卦也。說見泰卦注。剝變也。剝之爲言。剝壞之之義也。觀下剝牀剝廬。則剝爲剝壞之義可見。又雜卦傳曰。剝爛也。爛之爲言。糜爛之之義也。卦名剝。正指用柔變剛之事言之。而必以剝爲名者。蓋人之剛德。有能柔之剛。有不能柔之剛。能柔之剛。必其純乎剛健之本體。不雜之以氣質意見者也。不能柔之剛。必其不純乎本體。雜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剝

之以氣質意見者也。夫人有剛德。皆起于民物爲重。有一體相關之誠。是其心之起念之處。非不善也。然以學之未至。養之未純。則其剛德之流行。不純乎本體之健。不免雜之以氣質。主之以成見。又自恃其心之無他。而果于自信。故其能剛而不能柔之病。遂至牢壯深錮而不可動。聖人設卦之義。以爲如是之病。非尋常力量所能去也。必也下廓清摧陷之功。真有以剝壞而糜爛之。變其不能柔之剛。爲能柔之剛。然後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

此聖人所以設剝之一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剝者。此卦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自姤之一柔長至五柔。柔長之極也。惟上一剛。剛消之極也。柔長剛消。是正用柔變剛者之事也。以卦德言之。內坤外艮。其德爲順而止。止者。止於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剛之至也。剛之至而皆用順以成其止。則無不順之止矣。是亦用柔變剛者之事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柔變剛之義。故名此卦爲剝。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用柔變剛之事。其功夫當

周易通義

卷之七剝

五

如此做也。不利有攸往。卽孟子行所無事之義。蓋人之爲人。非能無所往也。然事事順其自然。則有事只如無事。有往只如無往。若用私智做事。則是有所往矣。用柔變剛之道。惟切忌私智用事。則剛不可變。若果虛心體物。不以私智而有攸往。則事事順其自然。剛自漸進于柔矣。此用柔變剛之要道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剝之義也。此卦兩

體上爲剛。下爲柔。剛柔爲一。正有合于柔變剛之義。故卦名剝也。此釋卦名。不兼及卦德與卦體消長之義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小人長。指卦體言之。與泰卦傳小人道長同義。小人卽柔順也。小人長卽柔順之道長也。此卦六爻自初至五皆柔。是小人柔順之道長也。變剛者求進于此。故

周易通義

卷之七剝

五

不可用私智而有攸往也。象指兩體之卦畫言之。坤卦三畫皆偶。卽以象心之順。艮卦三畫。兩偶一奇。奇在上爻。卽以象心之止。此卦兩體。內坤外艮。故觀卦之象。可明順而止之之義也。變剛者求進于此。故亦不可用私智而有攸往也。君子有剛德之人也。尙貴也。息長也。天行。天道也。言有剛德之君子。自知其剛之盈也。則用力以消之。自知其柔之虛也。則用力以息之。必使盈者漸消。虛者漸息。乃有合于消息盈虛自然之天道。此君子變剛之

功所以必有攸往爲切戒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柔變剛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示人以下手用功之實地也。牀與巽二爻上爻牀下之牀同義。牀者所安也。剝牀者自剝其所安也。取象之義。正以況言人之剛而不柔之病。既自習以爲安如牀矣。今則自變其剛。卽如自剝其牀然也。足者踐地者也。剝牀以足。與賁言賁其趾。艮言艮其趾。同義。言剝牀之功。非空言

周易通義

卷之七剝

五

可以塞責。必當從躬行實踐之地。實用其力也。蔑無也。貞者貞固之義。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言人之剛而不柔之病。既自習以爲安如牀矣。今欲自變其剛。自剝其牀。則須從實踐之地。真實用力。乃能得力。故剝牀必以足也。然剝牀之功。又必貴于能貞。若不能貞。猶不免有攙和斷續。則深錮之病。終不能去。終不能自變其剛。故于剝之義爲凶也。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與隨三爻傳舍下。下字同義。指心之私言之。滅

與噬嗑初爻滅趾之滅。同義。謂滅去之也。蓋人之剛而不柔。皆氣質意見爲之。皆私也。下也以滅下。言剝牀之功。正欲滅去其氣質意見之私。以進于柔順。故不可不從實踐之地。實用其力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此與初爻之義。互相發明。欲人知用功之真做手也。蓋初爻以足以用功之實地言之。此爻以辨以用功之主宰言之。以辨者。謂以本心之明。自辨其後起之私。而克治之也。如是之事。功夫亦在于能

周易通義

卷之七剝

五

貞。若不能貞。則病根仍不能去。仍不能自變其剛。故于剝之義。亦爲凶也。按此兩爻。一言以足。一言以辨。皆以蔑貞凶言之。皆爲能剛而不能柔之人。真切示教之辭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未有與與。艮卦彖傳不相與。同義。謂心之無私繫也。言剝牀之功。惟欲心之無私繫。則自進于柔順。故于後起之私。不可不有以精辨而克治之也。六三剝之无咎

此爻之義。卽承初二兩爻之義而究言之。言能如是。是以剝變其剛。則庶于剝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指剛言。下指柔言。人心之用。剛則亢上。柔則虛下。故剛爲上。柔爲下也。經傳之中。如小過卦辭。不宜上宜下。益象傳。損上益下。蒙上爻傳。上下順。皆以剛柔分上下。與此傳並同一義。此言剝之无咎。失上下者。言至剝之无咎之時。則剛柔合爲一矣。事事剛亦事事柔。此時欲指爲純剛不可。欲指爲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剝

无

純柔亦不可。更無剛柔上下之可言。故曰失上下也。此剝之所以能无咎者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此爻之義。與兌三爻來兌之義正同。蓋來兌者。乃以作用之說爲說者也。以膚者。亦以作用之柔爲柔者也。此因言用柔變剛之功。遂指一似是而非之病。以著戒也。膚卽噬膚之膚。肉之無骨者。此處取象之義。則正以無骨之肉。況言人之無剛之柔也。承上言剝之无咎。爲其剛柔合爲一也。爲其剛

爲體而柔爲用也。若爲變剛之事。而竟變爲無剛之柔。則是爲剝牀之事。而以柔輒如膚者。當之矣。若是則變剛爲柔。更無剛德以爲之主。是柔爲作用之柔矣。以作用權術爲柔。似剝而非剝之正凶可知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災。言如是之人。本以規利。而實則切近于災。此可以爲世戒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剝

无

此爻之義。正言能變剛者之心。其自然之用。有如此也。魚與婦二爻。言有魚。取象之義正同。皆以象人心剛柔合一之用。蓋魚在水中。欲到之處。瞬息卽到。是其剛也。然其所嚮。皆游泳而進。無固必之意。是其剛之柔也。人心剛柔合一。則其用活潑如魚。故以魚象之。此言貫魚者。言魚之頭尾相次。如一貫然。以象人心之用。疊出不窮。亦如馬言蕃庶。龍言羣龍之義也。宮人妾媵之屬。寵愛也。易凡言夫婦男女。皆以象人心剛柔之德。此言以宮人寵

者言剛不自任其剛而與柔相得即如自寵其宮人然也。无不利者言剛柔合一之用。如貫魚剛柔相得之情。如宮人寵以是施之于事則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終无尤言人心之剛柔果如夫婦之情之相得則做事終無失也。按此爻之義與小畜三爻正可對看。蓋宮人寵即剛柔相得之象也。夫妻反目即剛柔不相得之象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剝

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此一卦之終言變剛之功至成熟之候正所以成其剛非有損于剛之本體也。碩大也。碩果與茹五爻之瓜取象之義略同皆以象人之心也。蓋瓜果形圓以象心德之圓成其內含仁生意充足以象心德之圓成亦有生意盎然于中也不食謂不損其本體也。君子剛健之道也。小人柔順之道也。與者所以行也。廬者所安也。剝廬與剝牀皆指變剛之事言之而變牀言廬者亦于野于郊朱紱赤紱

之例也。承上言變剛之功至于剛柔合一則心德圓成如碩果矣。變剛而不損其剛之本體是如碩果之不食矣。剛至此而後可見諸施行是君子剛健之道。至是而始得輿也。夫君子剛健之道所以至是而始得輿者何也。正以能用小人柔順之道以自剝其廬故也。以此而言剛德之成皆以能自變其剛故有自然之用如此此用柔變剛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剝

三

載與大有二爻大車以載載字同義。君子得輿民所載者言君子已變之剛其德如輿然是乃萬民所賴以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者言君子之剛惟能用小人之道以自剝其廬故可見諸施行如是然則未變之剛是乃終不可用之道也。按此傳終不可用與豐三爻傳終不可用語意正同皆為能剛而不能柔者諄切示教之辭也。

謹按此傳之文如只依文訓義則似言小人之道之不可用矣其實聖人之意以小人象柔順以廬

象人之不能柔之剛以剝廬象人之自變其剛。所謂終不可用者正承剝廬之義言之。謂此不能柔之剛之終不可用也。此如豐三爻傳文。如只依文訓義亦似言折肱之道之不可用矣。其實聖人之意以右肱。象人之不能柔之剛以折右肱。象人之自變其剛。所謂終不可用者。正承折肱之義言之。謂此如右肱之剛之終不可用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觀于此。則知易之一書。貴能見其大意。又以全經體例求之。則聖人之意可見。固未可隨文立說。只就本處文義而為之說也。此學易之最要也。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剝

三

三三 震下坤上
復 亨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此剛長之卦之第一卦也。說見泰卦注。復者本心復也。卦名復。正指剛反之事言之。剛之反。即心之復也。人心之德。剛柔並重。今言本心復。獨以剛為驗者何也。蓋剛者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也。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本也。人心至仁。萬物皆其一體人之為人。果能不失其本心。則其在于家國天下之中。隨時隨地。常必有一體相關之誠。流行于自不容已。此不容已之心。即心之剛也。即心之健也。是所受于天之本然也。自夫人溺于利欲。而天地民物。膜不相關。而其剛健不容已之心亡矣。復者復其剛健不容已之心也。故本心之復。必以剛為驗也。聖人之學。其體之實境。而健益求健。順益求順者。雖畢世不能盡也。然必以復是不容已之心為本。有是心。乃有學之可言。無是心。則無可言也。故曰復者德之本也。聖人以復之一事。關係于人之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復

三

爲人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復者此卦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全體皆柔一剛初生于下是剛之反也復之象也在人則爲全體虛靜之中剛德萌動是正復之實也以卦德言之內震外坤其德爲動而順人心之動常必以順行之是正所以求復之道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復之義故名此卦爲復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復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心流行于外爲出存主于中爲入无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復

疾猶言無病卽中庸內省不疚履卦傳履帝位而不疚之義也朋來无咎謂同類之來無怨咎也反復與乾三爻傳反復同義反復其道謂反復于亨之道也七日來復猶言不久而復言七日者隨舉之辭也此經之義言人欲求本心之復惟在居心行事一主于亨亨卽所以求復之道也如恐主于亨之功無把握也則當內而體諸心外而驗諸人如其體諸心而出入之間無疚惡也驗諸人而同類之來無怨咎也是亨道也若猶不免有疾有咎

卽非亨道也認此爲用功之準卽反復于此而不已焉則本心不久而自復矣復言利有攸往者言如是之功惟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爲之則本心之復將有日充日盛不能以自己者也

謹按此卦言復謂復其心之誠也亨者本心之明也經文之義教人以由亨求復卽中庸自明而誠之義無二義也

又按七日來復諸家易注舊有三說一謂卦氣起中孚歷中孚一卦六日七分而其次爲復是爲七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復

日而來復也一謂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是亦爲七日而來復也一謂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此言七日不言七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也以上三說皆出漢儒卦氣之說雖于七日之義均爲可通然實非聖人之意其故何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乾坤卽健順也健順卽剛柔也剛柔健順皆正指心德言之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復

美

不關陰陽事也。此卦名復，即正言本心來復之事。彖傳言剛反，亦正言剛德來反之事，皆不關陰陽事也。且不惟此卦，即以卦氣中十二辟卦之彖傳言之，亦卦言剛柔，不言陰陽。惟泰否二卦言及陰陽者，蓋陰陽為乾坤兩卦之卦象，故于乾坤相重之卦，偶一言之，亦借以為形容之辭。非正言陰陽事也。觀于此，則知此卦名復，本無與于陰陽之事。又何卦氣之說之有乎？然此卦大象，則有至曰閉關之說，何也？蓋卦氣之說，本出易緯，自亦泰以

前經師相傳之舊說，大象一書，與經文彖傳之義，往往不相應。此在全經之中，不一而足。是當分別觀之者也。故今不用舊說。又按學者窮經，惟務詳于全經之義例，則自有平正通達之說，無取于說之巧合。巧合之說，通于一處終不能通于處處也。如此卦七日，諸儒皆以六日七分為說，可謂巧矣。然于震與既濟兩卦之七日，則皆置是不說，而另為一說。然則聖人之言七日，豈有二義乎？況在全經之中，言十年者三，言三

周易通義

卷之七 復

美

年者二，言三歲者五，言八月者一，言七日者三，言三日者五。如是之類，亦安能皆有巧密之說，以為之說乎？觀于此，則知經文中凡言年月日之久近，皆只為隨便舉似之辭，其說實為平實而不可易也。以上俱詳易例。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反，在卦體則指初爻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蓋人之不容已之心，即剛也。不容已之心復，即剛之反也。天行，天道也。剛長，亦以卦體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蓋剛之初反，即具有日漸充長之勢也。言求復之事，所以當主于亨者，蓋必主于亨，而後剛能反也。且所謂亨者，亦非求之心外也。心之動，常必以順行之。則出入自然无疾，朋來自然无咎，反復其道，七日自然來復，是乃天道之自然也。惟然，故主于亨之功，又必貴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蓋欲剛之日，充日盛，不止一時之來復已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遂極言復道之大也。蓋天地生物萬古不息皆出于自不容己。是此不容己者。即天地之心也。人之本心復則其仁民愛物之誠亦出于自不容己。與天地同矣。故曰見天地之心也。此可見復之事關繫于人道之重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復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求復之功。必以復其元德為本也。不遠復謂失之不遠而復也。祇適也。但无祇悔者言當及失之不遠之時。隨悔隨復。不可但有一悔而止也。元者人之萬物一體之心也。此爻之義言人心至靈。苟有放失。未不自覺者。覺即悔生。悔乃復之幾也。然惟有元德之人。立志誠切。自能旋復。是真能不遠而復者也。若無元德。則立志不誠。心存淡漠。其但有一悔而不復者多矣。是以求復之功。必以復其元德為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以修身即中庸誠者自成之義。言不遠之復乃人所以自修其身之事。故不可不有一體之誠以為之主也。

六二休復吉

此為未復求復者。示以從入之便門也。休休息也。言人有習心終日膠膠擾擾于利欲之中。則本心何由得復。今欲求復。惟在有以休息其習心耳。果能以休為復。則外緣既息。善念自生。固有之良。自當漸漸來復。故于復之義為吉也。按此即孟子夜

周易通義

卷之七復

三

氣之義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虛下也。以下仁。言心之外緣既息。庶能虛下而嚮于仁也。

六三頻復 厲 无咎

此為既能復者。示以繼續之功也。頻屢也。頻復即詩言緝熙之義。言能繼續其功。頻頻為復也。厲危懼也。承上言人不能復。則當以休為復。既能復。則當有以繼續其功。以頻為復矣。然非此心常存危

懼。卽恐不免有懈。忽間斷之時。故必頻復。能厲于復之義。乃无咎也。按此頻復。能厲卽中庸戒慎。恐懼不可須臾離之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言復之事。能頻能厲。則自無懈忽間斷之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復爲求復者。示以真切體認之方。欲其不誤于用力也。中與中庸未發之中。中字同義。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心之儆事。常欲

周易通義

卷之七復

早

不離乎心之本體也。獨與中庸慎獨。獨字同義。獨者。本心之明。惺惺不昧。自言言覺之處也。獨復者。以獨爲復之義。言心之求復之事。皆必切體之獨知之地。自求快慊。是爲以獨爲復也。此文之義。蓋爲世人之學。常不免雜之以外見。是似復而非復也。故復示之以真切體認之方。行必欲其出于中。而復必欲其慊于獨。以是爲復。是則爲純乎天德。不雜以一毫外人之見者。也是則求復之功之真。做手也。

謹按益之三爻。四爻。言中行。泰之二爻。夬之五爻。亦言中行。皆與此中行同義。夬之三爻。言獨行。損之三爻。言一人行。履初爻。傳言獨行。願。晉初爻。傳言獨行正。亦皆與此獨字同義。蓋易之言中言獨。卽中庸言中言獨之所自出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以從道者。言求復之事。必體之于中。體之于獨。是乃所以從道也。言此正見求復之事。若不切體于此。而雜以外入聞見之知。

周易通義

卷之七復

望

是則似道而非道也。亦似復而非復也。按此卽孟子義內義外之辨也。

六五敦復。无悔。

此承前四爻之義。而終言之。言求復之功。必以此爲究竟也。敦與敦臨。敦艮。敦字同義。敦卽元也。敦復卽元德復也。變元言敦者。以心之大言。謂之元。以心之厚言。謂之敦。變元言敦。卽坤彖傳以坤元爲坤厚之義也。承上言人之求復。求復其元也。實求復其所受于天之敦德也。果能始以休復。繼以

頻復。又切體之以獨復。則庶幾敦德復矣。復至敦復。則天地之心。眞爲己有。庶幾隨時做事。皆自元德而出。可无悔矣。是則求復之功之究竟處也。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言敦復所以无悔者。由其以肫然之心。爲自成之事。常以中而自考故也。

上六迷復句凶句有災眚句用行師句終有大敗句

以其國君凶句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上五爻言求復之事盡矣。此一卦之終。因復指

周易通義

卷之七復

聖

言迷復之事以爲世戒也。此爻之義。因世人之學。常多雜之以外見。不識心之本體。故復切指之以示戒。迷復非庶民去之之事。正指人之求復。而不知體之于中。體之于獨者言之。蓋求復而不知體復也。迷復凶者。言迷復之人。外見爲主。本心終不能復。故于復之義爲凶也。有災眚。對卦辭无疾无咎言之。蓋復主于亨。則心同理同。自無怨咎。若迷復。則外見爲主。不出于吾心之本然。必不協于人。

心之同然。災眚自所不免也。用行師。謂欲用剛以有爲于天下也。大剛健也。大敗。謂以剛取敗也。國君。心之象也。征。進也。言迷復之人。自謂能復其心。必將用剛以有爲于天下矣。其實。本心不明。剛非本體之剛。施之民物。終不處貼。未有不以剛而致凶敗者。其究也。求復其心。而反以自害其心。是以其國君凶也。如是之人。雖至十年之久。終亦不能復有所進焉。皆以不識本心之故也。以此而言。求復之事。豈不以體之于中。體之于獨。爲最要哉。

周易通義

卷之七復

聖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卽心也。反君道。謂反乎心之道也。言迷復之人。求復之道。皆非其心之常道。此其所以凶也。

周易通義卷之七



周易通義卷之八

任邱

易上經

彖上傳

小象上傳



三三 乾上

无妄 句元 句亨 句利 貞 句其匪正有眚 句不利有攸

往

妄虛妄也。卽私也。卦名无妄。正指剛健之德之本體言之。專爲人之有剛德。而不免雜之以妄者。立教之辭也。蓋人之爲人所恃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然人之剛德發用之時。最易有妄以雜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一

或雜以功利之私。或雜以意氣之事。皆妄也。剛而以妄雜之。則心爲有病之心。施之于事。必無裁成輔相之實用。聖人設卦。所以特設无妄之一卦者。蓋欲有剛德之人。必求復其剛健中正。粹然无妄之本體。始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也。其必于此一卦名无妄者。此卦得名。兼卦體卦體之二義。人心之妄。惟于剛德發用最盛之時。尤易夾雜用事。此卦以卦德言之。內震外乾。其德爲動而健。動者震動奮發之義。動德用事。是剛德發用正盛時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二

動德用事。又濟之以不可屈息之健。是又剛德發用極盛時也。剛德發用極盛之時。是正易于有妄之時也。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與二相應。其德爲剛中而應中者。純乎本體。無所夾雜之義也。應者剛柔合一之義也。合卦體卦體言之。是當剛德發用極盛之時。剛之發用。又純乎本體。而與柔相應。是則真能无妄者也。卦兼此二義。故名此卦爲无妄。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進于无妄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利貞。與乾卦同義。眚災也不利。有攸往。與剝卦卦辭同義。言不當用私智而有所往也。蓋人當剛德發用之時。稍雜以有我之私。是不元也。稍雜以後起之智識。是不亨也。不元不亨。皆妄也。故无妄之功。必當主于元亨也。人心知嚮于元亨。則所嚮正矣。惟恐此心存主之地。不能十分貞固。則倏忽之間。仍有攙和。仍有夾雜。是仍爲妄也。故元亨之功。又必利于貞也。元亨正也。不元不亨。匪正也。言有眚者。欲人以災眚之至而切自反也。惟然故人之用剛做事之心。惟當一主于元

亨之正不可以一時一事用私智而有攸往焉是則所以求進于无妄之要道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无妄之義也剛自外來剛中而應皆卦體也以各發一義故兩言之此傳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當與隨卦傳剛來而下柔盡卦傳剛上而柔下一例看皆為引起下文之辭非另一義也外外卦也內內卦也為主于內指震體之一剛言之為主者用事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三

為主于內者居中用事之義也此句與下文相引之義亦本乾坤交而生六子之義言之蓋此卦兩體外卦為乾內卦本坤體也又有外卦之剛來交于內以爲之主則一剛居中用事內體之坤遂爲震矣震與乾相重故其德爲動而健也動而健爲剛德發用極盛之時正易于有妄時也參以卦體剛中而應之義是剛德發用極盛之時又真能无妄者也此卦之所以名无妄之義也。

謹按隨卦傳言剛來賁卦傳言柔來皆以內外兩

體剛柔互換者言之今此卦乾體不動乃言剛自外來何也蓋伏羲畫卦之始震之一卦本爲乾交于坤是震之一剛本爲自乾來也此傳因震之一剛本自乾來而外卦又適爲乾故以自外來言之此如訟之兩體外乾內坎在外之乾體不動而九二一剛亦言剛來與此正一例也詳見易例。

又按剛德發用不可有妄本六十四卦之通義也今特設一卦以發明此義必于此一卦發之者蓋以此卦之德爲動而健動德爲主又濟之以健此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四

在五十六重卦之中實爲剛德發用極盛之時也剛德發用極盛之時尤易有妄故因取于卦體剛中而應之義以无妄名之此可以見聖人重卦命名皆必以卦德爲主而參之以卦體之義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此釋卦辭之義也大即卦辭所謂元也天命即天道也言天命者以天所賦于人之正理言之何之何往也祐助也此傳之義言經言无妄之道必

以元亨利貞爲教何也。蓋人之心雜以有我之私。則不大。不大卽妄也。雜以後起之智識則不亨。不亨亦妄也。若知嚮于大亨矣。猶不免稍有攙和。稍有間雜。是猶爲妄也。故欲勉于无妄之實者。必使此心粹然。一出于大亨之正。是則純乎天命之本體。而真无妄矣。此經所以言元亨利貞之義也。其復言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何也。蓋人之心。果能无妄。則卽因物付物。行所無事可也。若又欲有往。則欲何之矣。往出于後起之私。不出于天命之正。天命終不相祐。亦安能行于世哉。此經所以言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五

初九无妄往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无妄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卽承卦辭。不利有攸往之義。而特爲往復之辭也。蓋所以不利有攸往者。恐其以私智而有攸往也。若此心果能无妄。粹然一出于元亨之正。則隨時做事。正當盡心盡力以爲之矣。故如是以往則吉也。按此與升初爻允升大吉。小過

卦辭不宜上宜下大吉。語意正同。蓋兩卦言大吉。皆用剛之義。升之事本當以柔升。然信能以柔升。則用剛亦吉也。小過之道。本宜用柔順。不用剛健。然使此心果能下而不上。則用剛亦吉也。凡此皆聖人反復指示之辭。欲人之知所用力者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得志與各卦傳中言得志合志者同義。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六

此承初爻往吉之義。再晰言之。言使此心果能虛而不富。則自利于有攸往也。耕穫菑畲。皆卽穡事。以取象之辭。耕者。穡事之始也。穫者。穡事之成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此爻之義。言人有穫之見而耕。則其耕也。只以爲穫也。有畲之見而菑。則其菑也。只以爲畲也。无妄之道。所以不利有攸往者。正恐其有計功謀利之心。則所爲皆妄耳。若果此心純乎元亨之正。不稍雜以耕穫菑畲之見。則于隨時隨地。當盡之人事。豈不利于盡心盡力而有

攸往哉。按不利有攸往。卽孟子行所無事之義。利有攸往。卽孟子必有事之義也。又此爻之義與屯四爻之義皆爲與卦辭相往復之辭。蓋濟屯之道本不當有攸往。然以求婚媾之心而往。則往吉无不利矣。无妄之道亦本不利有攸往。然以不耕穫不菑畲之心而往。則利于有攸往矣。凡此皆特地與卦辭爲往復之辭。欲人之知所用力者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與泰四爻謙五爻不富。升上爻傳消不富。俱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七

同義。皆謂心之虛也。此傳之義言不耕穫不菑畲。是心不富也不富則虛。虛則真无妄矣。此所以利有攸往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卽二爻之義而反言之。正以申言卦辭匪正有眚之義也。牛者順之象也。言或繫者無主之辭。以況言心之順德。人人所公。非一人所得私也。行人猶言過路之人。旁人也。行人之得者。以況言順德之事。旁人皆見之也。邑人對行人取象。當局之人

也。邑人之災者。以況言順德之事。旁人皆見之。獨當局之人不見。此其所以致災者也。凡此皆心之不虛。意見用事之病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傳不下斷語。但述經文一過。欲使健而不順之人一致思也。

九四可貞无咎

此爲健而不順之人。設便門之義也。可貞與坤三

爻可貞同義。謂事之可以常行者。卽中庸庸言庸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八

行之義也。言人有剛德而不免于妄者。大抵意見害之。亦皆以好高求異之心害之也。故欲免于无妄之實者。惟在隨時做事。常必體之以常心。擇其可以常行者而行之。則自無好高求異之病。而妄可去矣。若是則于无妄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之。與益三爻傳固有之同義。言是可貞之事。皆吾性分之所固有者。事事爲其可貞。則妄可去矣。故于无妄之義。爲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爻之義專為學之有外見者言之也。疾病也。疾有喜。與損四爻兌四爻疾有喜同義。心之有妄。心之疾也。始有妄而後无妄。是疾去而有喜也。藥物也。藥物自外而入。而求以愈疾。以象人之去妄。而倚藉于外見者也。言人之為學。求无妄也。求无妄而不免于妄。心之疾也。心之有疾。皆以心之本體不能充盛之故也。故欲去心之疾者。惟當充養其心之本體。則妄自去。疾自除矣。若必倚藉于外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九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求无妄而不免于用藥。即无妄之藥也。言不可試者。蓋藥物入腹。關軀命之生死。外見入心。關本心之存亡。是皆不可以嘗試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此一卦之終。再以申言卦辭匪正有眚之義。欲人之因是而切自反也。言人自謂无妄。而其行也。常不免于有眚。此不可謂為適然事也。蓋元亨本體。人人所同。今行而有眚。則其不協于同然之心。亦可見矣。以是施之于事。無所利者也。是不可以不切戒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對亨言。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自謂无妄。而所行不出于亨。是出于窮也。以此致災。是謂窮之災也。此其所以當自反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无妄

十

三三 艮上

大畜 句利貞 句不家食吉 句利涉大川

大剛健也。畜養也。卦名大畜。正言畜養健德之事。專為人之有健德而不善養其健者。示教之辭也。其必于此一卦。名大畜者。蓋人之健。有健順合一之健。有健而不順之健。健順合一之健。健之出于本體者也。健之正也。健而不順之健。健之不純乎本體。而有所攙雜者也。非健之正也。此卦兩體。內乾外艮。其德為健而止。止者。靜定之義也。止于本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七

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健而能止。則健為本體之健矣。是惟善養其健者能之。故名此卦為大畜。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養健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利貞。與乾卦利貞同義。貞者。正固之義也。貞之實。即指元亨言之。不言元亨者。文之有詳略也。家。與損上爻无家家字同義。有私之象也。食。與訟三爻食舊德食字同義。自養之象也。涉大川。與各卦涉大川同義。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象也。經文三句。每句各明一義。利貞以心之定力言之。言欲心

之所主。一于正而不變也。不家食吉。以自養之事言之。言所以自養其心者。不雜以一毫後起之私。則吉也。利涉大川。以隨時盡力之事言之。言欲時時事事。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也。凡此皆所以畜養健德之要道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此釋卦名之義也。篤實以心之用言。輝光與履卦艮卦傳光明同義。以心體之無私言也。蓋人之心不篤實。則有雜以意氣之事。不輝光。則有雜以利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七

欲之事。是皆不得為健之正也。故欲養其剛健之德者。惟在時時用力。求進于篤實輝光。則有以日新其德矣。此所以以大畜名卦之義也。按此釋卦名之義。不兼及卦德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上而尚賢。指卦體言。剛。即指下體之乾言之。上。上行也。尚。與泰二爻尚于中行。尚字同義。尚猶進也。賢。善也。

謂心之本然之善也。養賢賢字並同。象傳中言賢言聖賢皆指本然之善言之。詳見易例。能止健指卦德言。謂健之德能進于止也。大正與大壯傳大者正同義。大卽卦名之大。謂剛健也。正謂本體之正也。剛上而尙賢以下三句。卦體卦德之說。通爲一義。皆以正釋卦辭利貞之義。蓋人心之剛。必能上行而進于本然之善。則健之德庶進于止矣。健進于止。乃健之正也。求進于此。故心之所主。不可不一于正也。此經所以言利貞之義也。不家食吉。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三

養賢者。蓋自養之事。不雜以私。卽正以養其本然之善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蓋必時時事事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心之健。乃與天之健相應也。此經所以言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之義也。

謹按象傳中卦體卦德之說。常互相發。非各爲一義。如此傳中剛上而尙賢與晉睽鼎三卦傳中柔進而上行。語意正相似。皆以卦體之說發明卦德之善者也。蓋晉卦之柔。指下體之順言也。下體之順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睽卦之柔。

指下體之說言也。下體之說。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鼎卦之柔。指下體之巽言也。下體之巽。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此卦之剛。指下體之健言也。下體之健。進于上體之止。是爲剛上而尙賢也。凡此皆以卦體卦德互相發明之義。非各爲一義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此下六爻皆爲健而不順之人。詳言所以養健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卽其所受病之處。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四

教之以自爲矯治之方也。厲危懼也。有厲與夫卦辭。兌五爻有厲同義。言欲心之常存危懼也。已止也。蓋人之能健而不能順者。其以民物爲己任之心。本其所自有也。故其隨時遇事。不患其不能任也。常患其果于任事而不知懼。亦不患其不能行也。常患其銳意于行而不知止。若是則其健而不順之病。亦將夾雜用事而不自覺矣。故欲勉于大畜之實者。惟在于剛德發用之時。心必欲其有厲而事則欲其能止。若是則于健而不順之病。亦必

能隨時省覺。漸進于順矣。此欲養成其健者。所以自爲矯治之方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不犯災。言不獨在己可以鮮失。亦可免于意外之災患也。

九二與說輶

此即初爻利已之義。再晰言之之辭也。輿者。所以行也。說。脫也。輶者。輿下持軸之木。形如伏兔。行則設之。止則脫之。物也。取象之義。以輿之有輶。可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五

以設之。可以脫之。況言人之做事。可行可止。不執一之義也。承上言所謂利已者。非謂竟止而不行也。正謂如健行之輿。有時而脫去其輶。則可行可止。由人做主。自可無冥行用壯之失耳。按此。即艮卦傳時止時行之義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中无尤。言人之行止之節。一出于本體之中。則自無失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此爻之義。正言大畜之道。隨時隨事。所以用力之節度也。馬者。健之象也。良馬者。健而能順之象也。

逐。馳逐也。艱貞。與各卦言艱貞者同義。謂有知難之心。又一于正而不變也。曰。鄭康成作日月之日。今從之。閑。習也。輿者。所以行也。衛者。護衛。所以防害者也。言人之用健之道。欲其如馬之逐然。貴其健也。又欲如良馬之逐然。貴其健之順也。欲求如是。豈有別法。惟在艱難貞固其心。曰。閑其輿。衛而已。曰。閑其輿。是習其所以行之者也。曰。閑其衛。是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六

謹防其害之者也。習其行。則踐履熟。防其害。則操存密。如是之功。又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則庶有以養成其健德矣。是則大畜之道。所以隨時用力之節度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同尚。猶貴也。合志。即中庸無惡于志之義。言閑輿衛之事。所以必當有攸往者。正以剛健之行。貴合其志。不可不有以體當而練習之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此言欲去其不順之病者必以養其元德爲本也。童牛牛犢也。牯施橫木于角以防其觸者卽詩所謂福衡是也。牛者順之象也。牛有角而施以牯則雖順而仍防其不順之象也。此取象于童牛之牯者。蓋以童牛之角之未成。況言人心不順之機之甚微者。童牛而施以牯則所以防其不順者豫也。復言元吉者。蓋人之健順之德皆出于元。人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故自無健而不順之病。于大畜之義爲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七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有喜與无妄五爻損四爻有喜同義。言能去其不順之病爲可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此言欲去其不順之病者惟貴能拔去病根爲正本。清源之計也。豕去勢曰豶。豕性剛躁其猛利在牙。然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止矣。此爻之義言人有健而不順之病則必有其不順之病根。潛伏于內以爲之主。然後時時發病。此不但爲標末

事也。若欲自去其病仍只在發病之處節節矯治。則用力勞而病根終不可去。是非善養其健者也。惟然故欲免于大畜之實者誠欲自去其不順之病則必須拔去病根爲正本清源之計。如豶豕之牙則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言不獨己之健德可成亦併有福慶及于民物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畜

六

此一卦之終因言大畜之成其自然之用如此。卽豕傳應乎天之義也。何語辭天之衢。天之道也。亨卽元亨之亨。人心至通之理也。承上言畜養健德之功。果能如五爻之所云者則病根去而本體復矣。至是則可行之道六通四闢隨時隨事眼前呈現。一何似天之衢乎。蓋人心至通之理其自然之用有如是者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卽所謂應天時行者也。此大畜之成也。

三三 頤卦

頤 句 貞 吉 句 觀 頤 句 自 求 口 實

頤養也。卦名頤。正指養心之事言之。而以頤為名者。口旁曰頤。人之食物養身。自頤而入。故借養身之頤。以指言養心德之事也。聖人設卦。所以特設頤之一卦者。蓋以人之為學。各有所養。有專養其心之正性者。有不務養其正性而惟滋長其後起之智識者。二者之求。以自養同。而所養不同。是一得一失之間。關係于人之為人。為甚重也。聖人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九

以頤之一事。關係甚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頤者。此卦以卦之大體言之。上下二爻。實中四爻。虛。是卦有頤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震外艮。其德為動而止。動者。震動奮發之義也。止者。止于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動而能止。是正功。夫不離本體之事。是即所養能一于正者之事也。聖人以卦之德。足以盡頤之義。而卦之大體。又適有頤之象。故假其象。而名之以頤。卦辭之義。則正言自養之道。不可不一于正也。貞正也。貞吉者言

人之所養。能一于本體之正。則吉也。觀頤。言人之為人。只須觀其所養也。口實。所以養之具也。言自求者。人之所養不同。則其所資以為養者。亦異。其得其失。無不自己求之者。自求口實。即孟子考其善不善于己取之之義也。

謹按易之名卦。有專以卦象得名者。如井鼎歸妹。三卦是也。此卦與噬嗑。又不取于卦象。却以卦之大體。有此形象。因以為名。此又另為一例。然各卦發明人事。其所以設卦命名之義。實皆出于卦德。則一也。以上俱詳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二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此釋卦辭之義也。正正性也。養正。與蒙卦傳中養正同義。惟蒙之養正。以養人之正性言之。此傳養正。則以自養其正性言之也。餘見卦辭注。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此復廣明頤養之事。以見頤之時之大也。賢善也。謂心之本然之善也。養賢與大畜傳中養賢。鼎卦

傳中養聖賢同義。皆謂養其本心之善也。彖傳中言賢言聖賢。皆此義。詳見易例。養賢卽可以及萬民者。蓋成己成物。本非二事。成己之仁。其著落卽在于成物。故養本心之善。卽自然可以及萬民也。頤之時。卽正指頤之一事。隨時應盡之人事。言之。言天地以其不已之命。生養萬物。無時而息。聖人養其本心之善。以及萬民。其事亦無時而息。是養之道。實爲天地聖人所不能外也。以此而言人之爲人。何一時非養之時。亦何一事非養之事。然則頤之道。之在于時也。豈不大哉。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自養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指一舉世學人同犯之病。以著戒也。龜不食物而食氣。此取象于靈龜者。正以靈龜之不藉養于外物。況言人之正性。亦不藉養于外物而自足也。舍爾靈龜者。言舍爾之正性。不知養也。朵動也。朵頤欲食之貌。觀我朵頤者。言舍爾自有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三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三

正性不知自養。却乃觀于我而欲別有所養也。言爾言我者。特作爲覲面告語之辭。欲人之致思也。蓋世人之學。不見頭腦。人人自有其心。自有其性。不知自養。却徒馳騫于在外聞見之知。見聖人之無不知也。則欲學其無不知。見聖人之無不能也。則欲學其無不能。于是日夜用力于博聞廣記之事。鑽研考索。以求增長其智識。是正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病也。究之自有之心。自有之性。不能自養。一著實境。全然不能得力。却乃倚藉外見。橫作主張。于成己成物之事。不惟無益。又反害之。此其所以凶也。按此爻所指實爲千古學人同犯之病。早被聖人看破。故言之真切如此。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言如是之人。其求以自養之功。未嘗不勤。以視世之不知嚮學之人。固有間矣。然不明于養正之道。平心論之。實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旬于邱頤。征凶。

自此以下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也。顛反

也。反求諸己之義也。顛頤之義。正對柔頤者言之。蓋柔頤之養。求于外之養也。顛頤之養。反求諸己之養也。拂逆也。經常也。邱者高明之象。于邱頤。猶言嚮上之養也。征進也。承上言柔頤之事。舉世皆然。既已習爲經矣。靈龜之性。棄置不復問矣。爲今之計。必欲從事于頤。惟當迴其柔頤之心。反求諸己于世之習爲經者。不憚拂之。則庶有嚮上之頤在目前也。復言征凶者。路在兩歧。貴能自決。若又頤不能顛。經不敢拂。牽纏舊習。只顧征進。則其凶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失類。卽孟子不知類之義。言迷于內外輕重之分也。

六三拂頤。句貞凶。句十年勿用。无攸利。

此再卽二爻征凶之事。而極言之。欲柔頤者之知懼也。拂頤。謂拂乎頤之正也。貞者。誤以爲正守之。不變之義也。勿用。謂不當用其道也。言十年者。極言之之辭也。承上言不能顛頤。不敢拂經。則其自

養之事。拂乎自有之正性。是拂頤矣。拂逆正性。以求自養。又復信以爲經。而守之不變。能勿凶乎。如是之事。非小失也。雖至十年之久。勿復用之可也。于事無所利也。此極言其害。欲柔頤者之猛醒而一悟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言自養之事。悖乎正道。是不止一言一行之失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周易通義

卷之八

三

此再申言二爻顛頤之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眈眈。虎之下視求食之貌。以況言求道之專。常目在之之事也。其欲。謂可欲之善也。逐逐。言相繼而來也。承上言嚮外求養之事。其害如此。反復思之。頤之道。惟顛頤爲吉矣。然則其功宜何如用乎。本性之善。無時不有。無事不在。惟欲專心注意于此。如虎視之眈眈可也。虎視眈眈。則可欲之善。時時遇之。亦將逐逐而相繼矣。誠如是。庶于自養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卽二爻于邱頤之義謂頤之道日進于上也。施卽彖傳及萬民之義。顛頤之善自然而及于物者卽己之施也。光光明也。無私之義也。言顛頤之吉不獨在于成己之事也。自養之道日進于上則其施德于民之心亦庶能進于光明也。按此傳上字指天理言爲象傳之通例。施光字與屯五爻傳施未光正可對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六五拂經句居貞吉句不可涉大川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五

此再申言二爻拂經之義欲人之果于自決也。居貞與屯初爻居貞同義居謂心所存主處也。貞者一于正之義也。涉大川卽與居貞字對看謂心之存主不定又復嚮外馳求之事也。承上言拂頤之害如彼顛頤之善如此然則舉世所習爲經者必當拂之無疑義矣。惟是舍舊從新力須堅果。拂經之事亦必此心存主之地。一于貞正則吉切不可牽纏舊習又復嚮外馳求用涉大川之力以赴之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與四爻傳中上字同義指天理言之言必居貞乃爲順以從上正見居不貞而馳求于外者是爲自趨乎下也。

上九由頤句厲吉句利涉大川

此一卦之終再卽顛頤之事而究言之以終二爻于邱頤之義也由與豫四爻由豫孟子由仁義行由字同義由頤謂不假勉強自然而由乎頤之正者卽卦德動而止之事也。厲危懼也。承上言顛頤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五

之久漸近自然則自然而由乎頤之正矣。是由頤矣。然由頤之功雖近自然而養正之事則不可一時懈怠故必常存危懼則吉復言利涉大川者正對五爻言之言如是之事乃當以涉大川之力赴之正見此事而外決不可以誤用其力也。按此爻利涉大川與五爻不可涉大川正爲相往復之辭此與无妄卦辭不利有攸往二爻則利有攸往正同一例蓋利涉大川者事得其正則必當用其順用其健全力以注之之義也。不可涉大川者事不得

其正則不可誤用其順。誤用其健。全力以注之之義也。凡此皆特爲徃復之辭。欲人之知所用力者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福慶也。大有慶。謂民物受其福慶。卽豕傳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頤

三

三三巽上

大過。句棟橈。句利有攸往。句亨

大剛健也。過。謂過乎常分也。大以過名者。人之剛健同。而剛健之分量不同。有常人之健。有豪傑之健。有聖人之健。所謂大過者。正謂剛健之德。過越常分者也。大過有大過之時。尋常事任只尋常力量。亦能擔任。獨至舉世全局已壞。將就傾覆之時。則非有剛健過乎常分之德。不足以擔任而救濟之。是則大過之時也。卦名大過。正指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之道言之。其必于此一卦。名大過者。以卦體言之。一卦六畫。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此卦中四爻剛。惟上下二爻柔。是剛過也。剛過而二五兩爻皆剛。中是剛過而中也。以卦德言之。內巽外兌。其德爲巽而說。巽者柔巽善入之義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以剛健過乎常分之德。而以巽說行之。是正所以能剛過而中之實用也。合卦體卦德爲說。聖人以爲有如是之德。則爲有大過之德。足以濟大過之時者矣。故名此卦爲大過卦辭。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三

之義則正言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道當如是也。棟。椳也。卽屋之脊樑也。橈。曲也。棟橈以時之大局言之如屋之脊樑橈曲將欲傾覆時也。此正言大過之時也。以下乃言所以救治之道。利有攸往者言必當盡心竭力以救治之也。亨。通也。救大過之時之道必當一主于亨者。蓋恐救時之道不出于亨則宜于此不宜于彼非所以整頓全局之道也。此所以有攸往之道必當一主于亨也。凡此皆所以處大過之時之要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三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此先以卦體四剛二柔之義釋卦之所以名大過之義也。在卦則四剛二柔爲大過。在人則剛健之德過乎常分爲大過也。按此卦得名本兼剛中巽說之兩義。此釋卦名專以四剛二柔爲說者。以下文可互見也。又按過字字義只以分數多寡言之。其實在大過之德則必兼分數成色二義。其義始備以分數言之常人三分健豪傑七分健聖人十分健。此剛之分數過乎常分者也。以成色言之常

人之健全不異說。豪傑之健有異說。有不異說。聖人之健純乎異說。此剛之成色。過乎常分者也。大過之德必兼此兩義。其義始備。觀于下文剛過而中先言過是過之分數。又言過而中是過之成色。至卦德巽而說行則全以成色言矣。此大過之實用所以爲扶危定傾之本者。全在乎此。故必兼二義言之。其義始備。不然人之剛健若只論分數不論成色則孟賁之勇告子之不動心不可謂非剛過。是豈聖人之所謂大過哉。是豈足以盡大過之時之時義哉。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三

時之時義哉

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本猶根也。末猶梢也。本末弱以全局形勢言之蓋通根到梢皆有弱不能支之勢者也。時勢如此非剛過之德則不能任。非有剛過而中之德又以巽說行之者亦不能動中窳會有益全局。于是之時必當盡心竭力有攸往以救治之。若不出于至通之道安能有濟。此有攸往之道所以必當一主于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承上文之義。因歎大過之時之大。欲人之有以善其用也。時即以大過之時。當盡之人事言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最要在於柔能體物。即象傳異而說行之義也。藉承藉也。茅性柔。以象人心之柔順。白茅以象人心粹然潔白之柔順也。藉用白茅者。言隨時做事。己之體物之心。皆必出于所體之物之下。徹底全用柔順。若藉之以白茅然也。蓋大過之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故必用心如此。乃可以免于咎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在下。以釋藉字之義。言隨時做事。己之柔順之心。皆必體之貼底。是為在物之下而藉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此言處大過之時。所以救濟之道。必貴有起死回生之實用也。此爻與五爻當對看。枯乾也。楊木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三

名枯楊。以象大過之時。全局已壞。若楊已枯而將死時也。稊根也。生稊者。言當大過之時。若能有所

迴轉于根本之地。則可以轉危為安。即如楊已枯而又生稊。可復生也。此義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漢。陸宣公之在唐。皆必以收復人心為根本。至計。是即有生稊之用者也。易凡言夫妻。皆以象人心之剛柔。有相濟之用。此易之通例。此獨以老夫女妻為言者。蓋凡老夫得女妻。則其相與之情必篤。又能成生育之功。此正以其情之篤。象心之剛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三

柔相得之情。以其成生育之功。象心之生生變化不窮之用也。此義在後世。亦惟諸葛武侯在漢。陸宣公在唐。皆能以至剛之德。有至柔之用。為能盡此爻之義。无不利。即承上兩義言之。言用心如此。則庶于大過之時。體之能曲盡其情。處之能曲盡其理。施之于事。自無往而不利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以相與。言夫妻相得之情。過乎常分。實正言剛柔合一之用。過乎常分也。

九三棟橈凶

此言救大過之時之道。不可只見其小。貴能注意大局也。蓋棟者。全局所繫以存亡者也。大過之時。百孔千瘡。豈不事事待理。然終以注意大局為要。若救之之道。只從小處零碎修補。無救于棟之橈。則傾覆之禍。終不能免。終為凶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言大局之壞。不可以零碎修補之事。輔助之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三

此言救大過之時之道。貴有出格之精神力量。以救濟之也。隆字對橈取象。棟隆者。謂棟之形穹然隆起。不但不橈而已也。有它。指心言之。心不誠于救世。即有它也。此爻之義。言當大過之時。誠心欲救棟之橈。則不但不使之橈。又必欲使之隆。然後精神力量。足以周乎事變之外。故于救時之義。為吉。若曰。但得不橈。即可矣。是則為心不誠于救世。而有它矣。有它。則精神力量不足。周乎事變之外。終不足以回已壞之大局。而究其所事。故于救

時之道。為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言棟必欲其隆。乃可以不橈乎下。若曰。但得不橈。即可矣。即未有不橈乎下者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此爻之義。當對二爻看。二爻所言。救大過之時。有實用者也。此爻所言。救大過之時。無實用者也。生華。正對生稊取象。生稊者。能有所迴轉于根本之地。有起死回生之用者也。生華者。不能為根本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大過

四

計。而但為修飾潤色之事。亦能使常人為之改觀。是則如將死之楊。不生稊而生華然也。此在後世。如明之方黃諸人。國勢岌岌。而方日講周官法度。更殿門名。即枯楊生華之事也。老婦士夫。有夫婦之名。不能成生育之功。以象人心之剛柔。無實用也。无咎无譽。言其人于小處有補。故無咎之者。于大處無補。故亦無譽之者也。謹按无咎无譽之文。于易凡兩見。坤四爻无咎无譽。傳言慎不害。此爻无咎无譽。傳以可醜言之。何

也。蓋坤卦言平時用順之事。故无譽則尤見其慎。此言大過之時。救世之事。无譽則凶咎在其中矣。故傳言可醜。此所處之時異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何可久。言生華只是目前好看。無救于楊之死也。可醜。謂有夫婦之名。無夫婦之實。是可醜也。此正言人之無實用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一卦之終。特指言不能濟世。而以身殉國之人。

周易通義

卷之八大過

五

為之權衡其功過。以垂教于後世。亦如節上爻苦節貞凶悔亡之義也。涉。即涉川之涉。以象人之濟險之事也。過涉。謂當大過之時。為涉川濟險之事也。滅頂。謂險不能濟。而以身殉之也。言人臣當大過之時。所以救之之道。誠不可以不盡。然至全局已壞之時。必欲扶危定傾。成其素志。其成敗利鈍。亦誠有不可逆觀者。故有當大過之時。為濟險之事。至于必不能濟。而滅頂以殉之者。如是之事。于濟時之道。為凶。其于致命遂志之心。則亦可以无

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言其志節皎然。于義不當復咎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大過

五

三三坎下

習坎有孚 旬維心亨 旬行有尚

坎者。伏羲八卦第五卦之卦名也。經文坎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坎相重之卦。仍名爲坎者。重卦之坎。猶伏羲坎卦之本義也。坎險也。謂心之險也。乾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坎于八卦爲乾之屬。故險之德。卽乾之用也。坎之一卦。專以明心之險德。而必以坎爲名者。何也。坎者地上之坎也。聖人欲言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七

險德而無以言之。因有見于地上之坎。其形萬變。惟水歷之而無不曲。盡其分焉。是坎之險。卽水之險也。人情事變之險。其形亦萬變。惟心歷之而無不曲。盡其分焉。是人情事變之險。卽心之險也。聖人以人情事變之險。與坎之險正同。而惟心能盡其用。故卽以坎目心之德也。三畫之卦。必以剛在中。爻一卦爲坎者。人有剛德。乃能以其不容己之心。更涉乎外境之險。而盡其變。若無剛德。則不足以盡其變矣。亦必有剛中之德。乃能更涉乎外境

之險而各得其至平之分。若剛不中。則亦不得其

至平之分矣。聖人以盡坎之用者。惟剛中之德能之。故必以剛在中。爻一卦爲坎也。坎之德。其象爲水者。卽正以其得名爲坎之義。而言之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震之後。繼之以坎者。蓋以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無更涉之險。亦無一時一事。可以不盡險之用。人心之健。施之于成己成物之實境者。惟坎之功用。尤爲最盛。故設一卦以明之。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復其坎之德者。其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七

夫當如此做也。習。練習也。習坎。謂練習乎外境之險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維。惟通。獨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他卦言亨。此言心亨者。他卦言亨。以心之主于亨言之。此言心亨。則卽心卽亨之義。不止心之主于亨而已也。尙。嘉尙也。行有尙。謂所行有可嘉尙也。此經之義。言人于成己成物之事。惟欲體之而盡其分。故人之于險。必貴有以習之。而習坎之事。則有孚焉。惟在心亨而已。蓋必此心爲實有亨德之心。乃能

于外境之險隨時更涉皆必有以得其至平之分
故所行有可嘉尚也言此正見心之不亨而以更
涉于險則徒以長其私智而已是不可以不切戒
也此人之所以求進于坎之德之要道也

謹按全經之中卦辭言亨者共三十八卦惟此卦
言心亨最有意義蓋他卦所言者皆人之成已成
物之實事也人于成已成物之事若此心不主于
亨則不免雜之以智識而不足以善其所事故言
亨者言心之所嚮必當專主于亨也此卦習坎正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三

指習坎之心言之外境之險最易長心之私智習
坎而心不亨則愈練于險心術愈壞不但不能善
其所事而已故必以心亨言之者正欲人之時時
遇險常不懈于事心之功也此坎之一卦所以言
心亨之義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辭習坎之義也在卦則上坎
下坎爲重險在人則時時有險事事有險爲重險
也時時事事之險皆必有其自然之分故貴乎有

以習之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行有尙往有功也

此兼卦象卦體之說以釋卦辭有孚心亨之義也
水流二句指卦象言之流而不盈謂水性流通不
聚于一處也此言水之亨也行險不失其信言水
行乎坎險之中當到必到無一處之不到所到必
平無一處之不平是不失其必然之信也此言水
之孚也剛中指二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剛健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四

德純乎本體卽剛中也此節之義言水之行險不
失其信者是水之孚也水何以有此孚以其性之
亨也在人則惟有剛中之德乃能有其至通之用
是卽心之亨也以是心亨之德練習于險自亦能
無不到無不平時時遇險皆不失其必然之信必
能往而有功矣此習坎之孚所以在于心亨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復通天地人言之以明險之時用之大也設建

立也。設險專指政教之事言之。言設險以守其國者。蓋以人情事變。各有自然之分限。是外境之險也。人以其心更涉于此。則于人情事變亦各有自然之分限。是卽心之險也。王公以是設立政教。使上下有所遵守。則國以不失。是卽設險以守其國也。此節之義。言險之用無處不有。在人之體之。以天而言。天自有天之險。但不可升。則天之險人不能見耳。以地而言。地自有地之險。若山川邱陵。是也。以人而言。人自有人之險。若王公設立政教以守其國者。皆險之用也。以此而言。險之用何時不有。何事不在。然則險之時用。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練習于險者。何可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哉。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謹按伏羲八卦。皆直以指言心德。惟坎之險。兼外險言之。其故何也。蓋人心之用。必練之于實境。乃有其致用之實。人之在世。所遇人情世事。曲折變化。常有體之不易。盡之情事。是皆外境之險也。人心不練于險。則處之必不能曲盡其分。處之不曲

盡其分者。是卽不能盡此心之用者也。是卽無險德者也。人心果練于險。則處之必能曲盡其分。處之能曲盡其分者。是卽能盡此心之用者也。是卽有險德者也。惟然。故聖人之學。必資外境以成其心德。資之外境者。習坎之義也。成其心德者。心亨之義也。是卽中庸合外內之道也。後世五霸功利之學。練于險矣。而但以長其私智。非心之自然之用。是不識心亨之義者也。佛氏之學。心無私矣。而不練于險。則終無實用。是不識習坎之義者也。世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之學術。又有一路。則世之義外之學。心既無私。又知求之于事物。此宜爲學之正矣。然不知義之在內。而求之于外。則所長者。非私智也。乃外見也。是亦非心之自然之用也。是亦不識習坎心亨之義者也。大抵聖人之學。心不離事。事不離心。而習坎之本。仍必以本心之明爲之主宰。則愈練于險。而愈盡其本心自然之用矣。此坎之一卦。所以必兼外險言之。而險之一德。仍爲直指心德言之。此與乾以下七卦之直指心德言之者。實非有二義也。

初六習坎句入于坎窞句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習坎之事以申卦辭有孚心亨之義此第一爻先指言習坎而心不亨者事以著戒也坎窞謂坎中小坎之旁入者以象心之智識意見之事取象之義以心之險德其用至通故以坎之通者象之智識意見其用不通故以坎之旁入者象之也此爻所指不指邪惡機變之事言之蓋人知以其心練習于險是亦人之有剛德思欲有所樹立之人也然其心雖有志于學而于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聖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在此卦則指亨言之心之至通之理卽心之道也心不亨則心失其道矣心失道則本以習坎轉致入坎所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此言有剛德之人而習坎惟貴體之以柔順也坎指人情事變言之險指人情事變中自然之分限言之坎有險者言坎之中大有險焉在人之能體之也小柔順也求得與隨三爻求得同義求謂誠以求之也得謂有真得也言在世之人情事變各有自然之分限在人之體之若能體之以柔順則必得其自然之分矣若不能體之以柔順則亦不得其自然之分矣故習坎有道惟在求小得而已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聖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未出中與未濟象傳未出中同義求小得未出中者言人于外境之險必能體之以柔順乃能得其本心自然之用不溢出于中外也

六三來之坎坎句險且枕句入于坎窞句勿用

此再指一世人常犯之病。以著戒也。此爻與初爻當對看。初爻所言。剛而不中。習坎而心不亨者之病也。此爻所言。則剛德不足。遇坎而倦于習者之病也。之往也。來之坎坎者。言人之在世。無處非險。過去未來皆險也。在人之有以習之也。枕者。所以寢也。險且枕者。言遇險而不知習。則且枕而已也。勿用。與頤三爻勿用同義。言不當用其道也。此爻所指亦不指日用不知之百姓言之。蓋人雖有嚮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巽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終无功。言空歷許多險阻。不知練習。亦終無心亨有尚之功也。

六四樽酒句簋贰句用缶句納約自牖句終无咎

此為習坎而心不亨者。示以用力之方。欲其知所從入也。樽酒。一樽之酒也。簋贰。與損卦二簋同義。二簋之食也。二句取象之義。以養身之事。況言養心之事。務實不務文也。缶。瓦缶也。缶之取象。與比初爻盈缶之缶。義可參會。彼言盈缶者。缶之為器中空。以象人情事理之待人體當者。盈缶。謂體之心。能滿乎所體之分也。此言用缶者。缶之中空。即以象心之虛。用缶。謂人情事變之險。皆當用至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巽

虛之心。以體當之也。納。猶斂也。約。如論語約之以禮之約。亦斂約之義也。自由也。牖者。室內通明之處。以象心之亨德。亦自有開明處也。自牖。謂從本心之明而入也。承上言人之習坎而心不亨者。皆以心不務實故耳。又以有成心成見。心不空虛故耳。今欲求心之亨。惟在事事務實。以立其本。又自掃除意見。令其空虛。以善其用。隨時遇險。即斂此務實中虛之心。自本心之明而入。則于外境之險。必能得其自然之分矣。以是習坎。必能漸有心亨。

之效。故于習坎之義。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際。猶遇也。剛柔際。即姤卦傳柔遇剛之義也。蓋人之習坎。體之以不容已之心者。其剛也。體之以無意必之心者。即其柔也。今能以務實之心。用缶自矚。則剛柔相際。必自有心亨之用。故于習坎之義。終无咎也。按此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此再申言卦辭有孚心亨之義。即彖傳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之義也。不盈與彖傳不盈同義。亦謂性之流通。不聚于一處也。祇適也。但也。既盡也。言水之習乎坎也。坎之形萬變。水之習之。則惟有不盈而已。祇是處處盡平而已。然則人之習坎。豈有別法。亦惟事事用其通。效水之不盈而已。事事取其平。效水之盡平而已。若是。則于人情事變之險。必能得其自然之分。故于習坎之義。為无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即二爻傳未出中之義。亦謂不溢出于中。

之外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此一卦之終。復即初爻之義。究言之以著戒。言習坎而心不亨者。其究極遂至于此也。係。拘係也。徽。纆索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叢棘。叢生之棘也。三歲。言久也。得。與二爻得字同義。不得。謂不得其心也。承上言習坎而心不亨。豈惟入于坎窞而已。其究也。私智愈滋。纏蔽愈固。是直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之中。雖三歲之久。不復能自得其心矣。以是習坎。凶可知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坎

巽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傳亦合初爻傳為文。言上六所言凶三歲之事。其失道與初爻同。但其究極。則至于此耳。此可見習坎之孚。不可不以心亨為本也。

三三離下

離句利貞句亨句畜牝牛吉

離者伏義八卦第六卦之卦名也。經文離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離相重之卦。仍名爲離者。重卦之離猶伏義離卦之本義也。離麗也。謂心之麗也。坤之用也。伏義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離于八卦爲坤之屬。故麗之德。卽坤之用也。離之一卦。專以明坤之用而必以離爲名者何也。離者麗也。麗之爲言。心與理常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巽

貼合無罅縫之義。實卽心與理是一非二之義也。蓋人之心。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而剛之所以爲剛者。則惟貴于能柔。剛而不柔。則必有後起之私。攙雜其內。時時發用。心與理必時合時離。不能麗矣。剛健之德。必純乎柔順。乃能時時發用。卽理卽心。而無不麗。此離之德所以重也。此離之德所以爲坤之用也。且離與坎兩卦正相對。其功用亦實以相成。坎也者。以心之健。歷乎萬事萬物之險而無不到也。離也者。以心之順。順乎萬事萬

物之理而無不麗也。離與坎合併爲一。乃能于人情世事。千變萬化之中。皆必有以順其自然之理

而無不盡。是坎離合德。正健順合德之大用也。此伏義畫卦。所以以離配坎之本義也。全經彖傳言離之德。又常以明言之者。蓋明爲心理內明之義。心理內明。則卽理卽心。心與理是一而非二矣。是明。卽所以麗之實也。三畫之卦。必以柔在中。爻一卦爲離者。柔順得中。正其所以明。所以麗也。離之德。其象爲日與火者。日火之明。無物不照。惟此足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坤

以象心之明。日麗乎天。火麗乎薪。無時不麗。惟此足以象心之麗也。伏義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坎之後配之以離者。皆以明麗之德。關係于人之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復其麗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貞者心之爲心。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畜養也。牛者。順之象也。牝牛者。順而又順之象也。畜牝牛者。言欲養其至柔至順之性也。蓋麗之本在于心。心不一于正。則不能麗。故利貞貞矣。

若心之所主。不專主于亨。亦恐不免雜之以外見。不能得乎麗之正。故當主于亨。主于亨矣。若使此心不純乎柔順。則體物之心不至于亨之理。亦終不能盡。故又言畜牝牛吉。合而言之。以一于正而不變之心。專主于亨。又體之以柔順。則庶乎隨時應事。心與理常相貼合。而無罅縫。成其為麗矣。此聖人教人以求進于麗之要道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離

至

此以卦之兩體。釋卦之所以名離之義。因併釋卦辭利貞之義也。重明。指卦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在卦。則上離下離。謂之重明。在心。則明而又明。謂之重明也。正。謂心之正理也。此節之義。言離者。麗也。麗者。是一非二之義也。凡物之理。一則麗。二則不麗。日月所以麗乎天者。日月與天。本為一也。故能麗乎天也。百穀草木所以麗乎土者。百穀草木皆土之所生。亦本為一也。故能麗乎土也。人之心。必明而又明。乃能與理為一。而麗乎正。此離之德。

所以重也。此卦之所以名離之義也。心必麗乎正。乃能以心感心。而化成天下。此人之求進于麗之心。所以不可不一于正也。此經所以言利貞之義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復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亨與畜牝牛之義也。柔麗乎中正。指卦體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在卦體。則六居五為柔麗乎中。六居二為柔麗乎中正。在心。則以柔順之德。復其本體。是為柔麗乎中正也。亨者。本心之明。即心之自然之理也。欲麗乎中正。故心之用。不可不主于亨。主于亨。而不體之以柔順。亦終不能麗乎中正。故經又言畜牝牛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麗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為有剛德而不能麗者。示之以去病之方也。履。踐履也。履錯然者。謂所履之事。交錯而紛至也。敬之者。心存敬畏。不敢稍有懈怠也。蓋人心之用。惟辨于心之警縱。人有剛德而不能進。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離

至

于麗者皆以心之不敬之故也。心不敬而私意雜之之故也。故欲勉于麗之德者。惟在于踐履之事。交錯紛至之時。常必將之以敬畏。不敢雜之以懈忽。如是則心體精明。私不能入。庶可免于不能麗之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以辟咎言敬心之存正以避其不能麗之咎也。

六二黃離句元吉

此示人以中德爲麗之事。因發元吉之義。欲人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離

五

相求于其本也。黃中色以象心之未發之中。離麗也。黃離者謂以中德爲麗。麗出于心之本體者也。此爻之義專對學之雜以外見者言之。與坤五爻同義。蓋世人之學常不免雜之外見。其心以爲事物之理。合當如是我卽順而行之。是亦麗也。然如是之麗。特出于外見之麗。非麗之正也。麗必出于本體之中。乃爲麗之正。故惟有元德則吉。蓋有元德則至通之理。皆從心之本體而出。是能以中德爲麗者也。以是爲麗。其于成已成物之實。必能

曲盡其分。故于離之義爲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道卽中庸率性之道也。指性中發出之條件言之。中卽未發之中也。指性之本體言之。得中道者。言時時發出之條件。皆出于本體之中。是則爲得中道也。按此傳得中道。卽正對雜以外見者言之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此言雖明而不出于中者。亦不可以爲麗也。日者明之象也。日過中曰昃。日昃者明而不中之象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離

五

日昃之離。謂以不中之明爲麗者也。鼓擊也。缶。瓦器也。耋。老也。鼓缶而歌。如後世曠達之士。不戚戚于利欲。亦不志于經世者。大耋之嗟。如後世功名之士。只從軀殼起念。不免于歎老而嗟卑者。二者皆約畧舉似之辭。言不中之明。約有此兩等人也。承上言離之德。必貴于黃離者。貴其中也。實貴其明也。乃人則亦有雖明而不出于心之本體者。是不中之明也。以不中之明爲麗。是則日昃之離也。就其人約畧言之。或自命爲曠達。則鼓缶而歌。或

繫心于私小。則大耋之嗟。二者學術不同。心事不同。然明不出于心之本體。則同以是為麗。其于成已成物之學。皆非其正。故于離之義。皆為凶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何可久言如是之人亦未必無本心。發用能麗乎正之時。然其所為麗者。亦決不能久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爻之義。正言剛而不柔。又不知畜牝牛者之事。以著戒也。突如其來。猶發也。突如其來如。言其心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離

遇事猝發。常出于人之所不意也。焚如。與旅三爻。焚次。上爻焚巢。取象之義。畧同。言其人一味剛躁。不顧本心。即如自取其心而燔灼之然也。死如。即莊子哀莫大于心死之義。言其心之不復有生意也。棄如。即孟子放其心而不知求之義也。承上言離之義。必貴于畜牝牛者。欲其以柔順之德。而麗乎中正也。若有剛德而不以畜牝牛為事。則其害何可勝言。心之用。惟貴和緩。彼則一味躁急。突如其來。如心貴涵養。彼則自加燔灼。而焚如。心貴常

含生意。彼則生意不存而死如。心貴自知。循省。彼則放而不求。而棄如。若是則與麗之義。全相悖矣。究其受病之由。則惟以剛而不柔。又不知畜牝牛之故。遂至于此。然則有剛德之人。其于畜牝牛之功。何可一時一事而不用其力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言必不容于世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再即有元德之麗。親切言之。以明二爻元吉之

周易通義

卷之八

離

義之重也。涕。目汁也。沱。若涕垂貌。戚。憂也。嗟。若言憂戚之心。形為嗟歎也。二語皆以言一體相關之誠。其自然現于聲容之間者如此也。言人之求麗。所以有元德則吉者。為其有一體相關之心也。人果常存是心。則民物之事。即己之事。民物之利病。即己之利病。其隨時隨事。體之之誠。求之之切。必有自然形現于聲容之間。不能以自已者。若是則何患于不能麗乎。是以求進于麗之功。必以能存是心為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麗也。王公與坎豕傳王公同義。謂有民物之責之人也。言六五所陳之義乃元德也。有元德則視民物皆吾一體。是乃居高位為民上之人。所以為麗之本也。故于麗之義為吉也。按經文言王公皆取象之辭。傳文例不取象。故與坎豕傳之王公為一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承四爻之義為剛而不柔者。指言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巽

去病之方。惟在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王與各卦言王者同義。以象人之剛健為主之心也。出征與謙上爻征字同義。以象人之克己去私之事也。有嘉謂有可嘉尚也。首與乾用九无首首字同義。以象人之矜己傲物之私也。蓋首居眾體之上。臨泣眾體。有矜己傲物之象。故以象人之矜己傲物之私折首與豐三爻折右肱取象之義畧同。言折者謂以剛健為主之心。痛去其私。如折去之然也。獲與解上爻獲字同義。謂能得其所欲去之病也。醜

醜類也。獲匪其醜。即承折首之義言之。蓋人心之私。惟此矜己傲物之私為最大。是乃眾私中之首也。其他私意。乃其醜也。獲匪其醜者。言能去其私之首。不止獲其醜而已也。承上言人之所以剛而不柔者。皆有我之私害之也。矜己傲物之私害之也。欲去此病。惟在以剛健為主之心。為勇猛去私之事。最可嘉尚。尤在折去其首。不止于獲其醜。則病根去矣。病根既去。則自能進于柔。進于麗矣。故于離之義。可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巽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邦與蹇漸兩卦傳中正邦同義。言能出征以自去其私。則能麗乎正矣。心麗乎正。可以正邦。即豕傳化成天下之義也。

謹按八卦之德。皆一剛一柔。兩兩相對。離與坎。正相對之卦也。其所以相對之義。以伏羲畫卦證之。坎為乾交于坤。交在中爻。離為坤交于乾。亦交在中爻。剛柔之交。同在中爻。是即同時發用。合併為用之義也。以兩卦經文證之。坎之德為剛中。而二

爻言求小得小。卽柔順之義也。以小求得。卽以柔求麗之義也。四爻言自牖。言從本心之明入也。四爻傳直言剛柔際。是坎之一卦。就坎說坎。已暗包離卦之義在內矣。離之德爲柔中。而卦辭言畜牝牛吉。四爻言突如其來如上。爻言王用出征皆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據此是兩卦之義皆相承爲說。與乾坤兩卦相承爲說之義正同。觀于此。則知八卦之德皆以剛柔相濟爲用。坎離合德卽健順合德之義無二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八

彖

周易通義卷之八



周易通義卷之九

任邱經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三三兌上

咸句亨句利貞句取女吉

咸感也。謂德足以感動乎人之心也。聖人治天下。有政教以治之。又有德以感之。故民皆興起。于

自不能已。惟有感之之實故也。若德不足。而恃法爲治。修明刑政。亦足成富庶之業。然民不興起于善者。惟無感之之實故也。聖人以感之道。闢繫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于成己成物之實甚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心于此。一卦名爲咸者。人與人之相感。惟在此心。心與心之相感。惟在于心之健順。健不至。則行之不能盡力。順不至。則體之不能盡分。行之不力。體之不盡。以是斬人之感。人不感也。此卦兩體。內艮外兌。其德爲止而說。止者。心之健德。不以外境而有所移奪之義也。健之至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順之至也。健至于能止。則行之無不力矣。順至于能說。則體之無不盡矣。止與說合爲一德。惟此足以

盡成之時義。故名此卦爲咸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成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至通之理。人心之所同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女者。柔順之象也。取女者。有剛健之德。又全心注嚮于柔順之象也。蓋感人之道。以出于人心之所同然爲主。故居心行事。必當專主于亨利貞者。欲其一于亨而不變。不以不亨者攙雜之也。復言取女吉者。欲其以剛健之德。又全心注嚮于柔順。則庶乎隨時隨事體之曲盡其分。乃于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亨之理。益無不盡也。此所以求勉于成之要道也。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此兼卦體卦象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咸之義。因併釋卦辭之義也。柔上而剛下。指卦體言。此卦上本乾體。下本坤體。是上爲純剛。下爲純柔也。今自乾坤一交。而上成兌。下成艮。是下體之柔交于上。而上爲柔。上體之剛交于下。而下爲剛也。言此。以象人心之剛柔。交通無間之義也。二氣感應

以相與。指卦象言。二氣。山澤之氣也。山澤定位。山宜在上。澤宜在下。今卦之兩象。澤反在上。山反在下。是山之氣。下通于澤。澤之氣。上通于山。二氣感應。以相與也。言此。以象人心之剛柔。呼吸相應之義也。止而說。指卦德言。卦之止與說。合併爲一。卽心之止與說。合併爲一之義也。男下女。亦指卦象言。男女定位。男宜在上。女宜在下。今卦之兩象。兌少女居上。艮少男居下。是男反下于女也。言此。以象人有剛健之德。又能虛下其心。專用柔順之義。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也。一卦之中。含此四義。惟此足以盡咸之道。故名此卦爲咸。人欲勉于其實。非主于亨不可。非守之以貞固不可。非體之以柔順亦不可。此卦辭言咸之道。所以言亨。言利貞。又言取女吉也。謹按此傳之文。如只依文訓義。則只是釋卦辭。並未釋卦名。咸感也三字。只是訓釋字義。非正釋此卦所以名咸之義也。然以恒卦傳通之。則其爲兼釋卦名。義自可見。蓋恒卦傳剛上柔下四句。與此傳柔上剛下四句。相對立文。皆爲正釋卦之所以

得名之義。然恒卦傳于四句下另出恒字。此傳不另出咸字者。以四句之義。可以釋卦名。亦可以兼釋卦辭。故直說下。不另出咸字。蓋隨文勢之便也。又按彖傳釋經。大抵據卦德卦體為說。時參之以卦象。此易之通例。其實卦德。卽心之德。卦體之剛柔。卽心之剛柔。八卦之象。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類。亦皆以象心之德。無二義也。學者讀彖傳。要須通三者為一切體之心。則聖人之意可見。若必見一句卽求一義。逐句為說。強生分別。卽失聖人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四

立言之旨。此學易之最要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復以天地聖人之事。廣明咸道。以明咸之道。所以必當專力于亨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亨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亨也。觀于天地之感。而萬物無不應。聖人之感。而天下無不應。則知天地萬物之情。只一亨盡之矣。此感人之道。所以必當專力于亨也。

初六咸其拇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亨貞取女之義。此第一爻。言主于亨之功。必在以本心之明。體之實境。求其熨貼。卽卦辭取女之義也。拇。足大指也。咸其拇者。言咸之道。當為其拇也。拇之取象。與腓股當對看。蓋人之行。拇與腓股皆動。而惟拇踏實地。故于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惟拇覺之。腓股不覺也。咸其拇者。言人從事于咸之道。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使吾所做之事。內體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五

之本心。而安外著之實境。而穩一如拇之踏實地。然者。是則為咸其拇者也。此咸之正也。按此爻之義。當對二三兩爻看。此與艮卦初二兩爻。取象之義。正同。道理亦實無異。當互參之。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與中庸合外內之道。外字同義。指成物之事。言之。志在外。言必用心如是。乃為誠心在于民物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此爻與三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也。腓。

脚肚也。腓之象。與拇正相對。拇者踏實地者也。腓者不踏實地者也。不踏實地。則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皆不覺矣。咸其腓者。言于咸之事。不能爲其拇。只爲其腓也。居與孟子居之安。居仁居字同義。謂能存諸心而得所安也。吉凶以成己成物之實際言之。有成己成物之實。則吉。無其實。則凶也。承上言咸之道。必貴于爲其拇者。爲其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則其熨貼與否。時時可自覺也。若于咸之事。雖亦知盡力爲之。而不能以本心之明體之實境。求其熨貼。則是于咸之道。不能爲其拇。只爲其腓矣。若是。則雖爲其事而體之不親處之不當。必無成己成物之實。故凶。復言居吉者。咸腓之事。以不能體諸心而凶。故能體諸心。則猶爲吉也。此聖人反復闡示之辭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言雖以咸腓之凶。能居則吉者。蓋能順以體之。則自然不害于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六

此卽二爻所指之病。再究言之。以著戒。欲人之知變計也。脛本曰股。卽俗所謂大腿者。股與腓皆不踏實地。而股之去地尤遠。材力尤健。二者相連取象。蓋同病而病分淺深之象也。咸其股者。言于咸之事。不止于爲其腓。而直爲其股也。執者。守之不變之義也。隨與艮二爻不拯其隨。隨字同義。蓋做事不出于本心。而有所因襲倚藉于外。是卽此心不自爲主。而只爲隨也。故謂之隨也。執其隨對二爻看。二爻言居吉。猶望咸腓者知變計也。若咸股之人。則執其隨而不變矣。往前進也。吝。不足也。此爻所指。卽正如告子以義爲外之事。蓋行不求慊于本心。但以爲在外之義。合當如此。我卽因襲行之。是其所行者。不出于本心之明。而有所隨于外也。隨于外。而以健行之。不知變計。是其所守之不變之道。卽在于此也。若是。則不慊于己心。必不慊于人人之心。雖于感人之事。盡力向前。終亦有所不足也。

謹按此卦初爻。與二三兩爻取象之義。緊相對。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七

皆聖人真切示教之言。惜後人忽之。蓋聖人之意。以拇喻人之心。以拇之所履。喻人之人倫日用之實境。人之爲人。果能以本心爲主。時時做事。皆必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境。則于此心之安與不安。實境之穩與不穩。時時省覺。必能自覺。是卽如以拇踐地。則于步下之平與不平。穩與不穩。亦必能自覺也。以是爲學。則知爲本心之知行爲慊心之行。施之于事。必有成。已成物之實際。是卽孟子所謂義內之學也。若世人之學。以外見爲主。時時做事。但以爲理當。如是我卽爲之。則于此心之安與不安。實境之穩與不穩。漫不省覺。亦不自覺。是卽如腓股之行。本不著地。則于步下之平與不平。穩與不穩。亦卽不自覺也。以是爲學。則知爲外見之知行爲義襲之行。施之于事。必無成。已成物之實際。是卽孟子所謂義外之學也。千古學術岔路。惟此病最多。亦惟此病最大。聖人于此。洞見其失。故爲之真切示教。拇腓之象。于此卦言之。于艮卦言之。此外各卦。與此相通者。又不一而足。是皆聖人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八

苦心教世之言。惜世人之不悟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與小畜上爻既處。處字同義。處者所安也。不處。謂不得其心之所安也。亦不處。承二爻言之。言股與腓。材力不同。其爲不得所安。則一也。隨人。非謂實有一人而我隨之。正謂倚藉外見爲義襲之事。是卽心不自爲主。而有所隨于人也。所執下。謂所守不出于天理之正。而雜以人爲。是爲所執下也。象傳言上下。多以天人言之。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九

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自初爻至三爻。皆言主于亨之功。必貴體之以柔順。卽卦辭取女之義。此爻則正言主于亨之功。必欲一于亨而無攙雜。卽卦辭利貞之義也。貞卽卦辭貞字。一于亨而無所攙雜之義也。吉。以有成已成物之實言之。悔亡。以心得所安言之。憧憧。意不定也。往來。謂往來于心也。朋。同類也。爾。指憧憧者言之。朋從爾思。特爲靚面詰問之辭。欲其人之有省。言朋能從爾思乎。必不能也。言人之主于亨之

功必能一于亨而無攙雜。則吉而悔亡。若雖知嚮于亨矣。又不免不亨之念。憧憧然往來于心。則真妄雜矣。以是施之于事。朋能從爾思乎。不能也。此正言人已感應之事。不容有一毫虛偽。攙雜其間。欲人之知所用力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與樂記感于物而動。感字同義。未感害。即大有初爻无交害之義。言于利欲害心之事。己未感之而動。故能貞也。未光大指憧憧者之心。言之心有私則不光。有物我界限即不大也。此其所以不免于憧憧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此再即四爻之義而究言之。欲人知利貞之功。必如是而後為至也。脢背也。咸其脢。與艮卦言艮其背。取象之義正同。蓋人面前有見。背後無見。咸其脢者。正謂一于亨之心。無人之見存。亦無我之見存。一若脢之無見然者。是則于咸之道。為能咸其脢也。四爻言悔亡。此言无悔者。一于亨而能貞。故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十

悔可亡。咸脢則亨之至。貞之至也。故無悔之可言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無也。志末對三爻傳志在隨人句為文。言不惟無隨之見。亦併無人我之見存也。按此爻咸其脢。即艮卦艮其背之義。此傳志末。即艮卦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義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世人常犯之病。以著戒也。輔頰舌皆所以言之具也。言咸之道。稍有不亨不貞。猶無實益。而世之人不務躬行。專尚口說于咸之事。乃有為其輔頰舌者。是又不足論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滕口說。盡其狀也。言如是之人。方且滕其口說。冀人之感之。此可謂惑之甚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咸

十一

三三 震上

恒 亨无咎 利貞 利有攸往

恒久也。卦以恒名。即孔子思有恒戒無恒之意也。蓋人之爲人。不外成己成物之兩事。其實成物之事。即正所以成己成己之事。其著落即在于成物。故二者非兩事實一事也。人于此事。非有恒則不能以有成。或有恒矣。而不得其道。亦終不能以有成。聖人欲人之有恒。又欲其恒之得其道也。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恒者。人無巽德。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三

則遇事扞格不入。易生厭倦。無動德。則遇繁難。見利害。不能赴之以不容己之心。亦易生退沮。是皆不足以有恒。此卦兩體。內巽外震。其德爲巽而動。巽者柔巽善入之義也。動者震動奮發出于不容己之誠心之義也。巽與動合爲一德。則柔足以體物。剛足以究其所事。德如是。庶乎能有恒矣。故名此卦爲恒。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恒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至通之理。即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亨之理無時無事。

可離。故恒必主于亨。乃无咎也。利貞者。欲其主于亨之心。常必一于是而不變。則可無攙和夾雜之病也。亨而能貞于恒之義。無不盡矣。復言利有攸往者。貞以心之一于是而不變言之。有攸往以隨時隨事。求盡其時義言之。蓋亨之理著落于人之事者。千變萬化。無有窮盡。若非隨時隨事。盡心盡力爲之。則于亨之理。亦終不能盡。故又言利有攸往也。是皆所以求勉于恒之要道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三

此兼卦體卦象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指卦體言。此卦上本坤體。下本乾體。是上爲純柔。下爲純剛也。今自乾坤一交。而上成震。下成巽。是下體之剛交于上。而上爲剛。上體之柔交于下。而下爲柔也。言此以象人心之剛柔。交通無間之義也。雷風相與。指卦象言。震之象爲雷。雷之用在於動。巽之象爲風。風之用在於入。是二者各有其用也。今自兩象聚于一處。則雷風相

有相與之用矣。言此以象人心之動與入。亦有相資爲用之用也。巽而動。指卦德言。卦之巽與動。合併爲一。卽心之巽與動。合併爲一之義也。剛柔皆應。亦指卦體言。此卦初柔與四剛應。二剛與五柔應。三剛與上柔應。是爲剛柔皆應言此。以象人之心。剛發用而柔必至。柔發用而剛必至。是剛柔二者常有呼吸相應之用也。一卦之中。含此四義。惟此足以有恒。故名此卦爲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古

此釋卦辭亨利貞之義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卽所受于天之道也。亨而能貞。卽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釋卦辭利有攸往之義也。天地無心。自然不已。人有心。則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爲之。乃能此事終。彼事始。隨來隨應。亦進于天地之不已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復以天地聖人之事。廣明恒道。以明恒之道。所以當主于亨。而必利于貞也。日月與天爲一。故能久照。四時隨天變化。故能久成。是二者皆天之亨。天之一于亨而貞也。聖人久于其道。故天下化成。是聖人之亨。聖人之一于亨而貞也。觀于此。而天地萬物之情。只一于亨盡之矣。此恒之道。所以當主于亨。而必利于貞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亨貞有攸往之義。此第一爻特指言求恒而不知主于亨者之病。以著戒。

周易通義

卷之九

五

卽後世求道而不識本心者之病也。浚與浚井之浚同義。穿鑿求深之義也。浚恒。謂以浚爲恒也。蓋亨者人之本心也。是易知簡能之事。非深遠難明之事也。若求道而不知主于亨。則事事求深。以浚爲恒矣。浚恒。卽中庸索隱。孟子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之事也。是賢智之過也。貞者。誤以爲正。而固守之之義也。三爻貞字並同。貞凶。對卦辭利貞字爲文。蓋亨者心之本然也。利于貞者也。穿鑿求之者。

非心之本然也。不利于貞者也。若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凶矣。凶以無成己之實言之。无攸利。謂施之于物。亦無所利也。言凶。又言无攸利者。極言其害。欲浚恒者之知懼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求深。言如是之人。自下手時。卽已錯却路數也。

九二悔亡

此爲浚恒之人。真切指示路徑之辭也。蓋浚恒者。事事求深。由不知道之真實下落。在何處也。故爲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夫

切指之曰。道在何處。在人之心而已。高遠奇異。非道也。嫌于心者。乃道也。故浚恒。非恒之正也。惟事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中。卽心之本體也。能久于中。乃能悔亡。此求恒之道。所以當主于亨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此爻及四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也。德卽指亨言之。亨者。心之德也。不恒其德。不指愚不

肖言。卽指浚恒者言之。蓋求恒而不主于亨。則以外見爲恒。不以心之本體爲恒。是卽爲不恒于其

德者也。承進也。或與益上爻。或擊之。小過三爻。或

賤之。或字同義。或承之羞。言承以羞者。不知其所

自來也。吝。不足也。承上言亨者。心之德也。浚恒之

人。知求恒而不知主于亨。是雖能爲恒。而不以心之本然者爲恒。是卽爲不恒于其德者也。以是爲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七

恒。不求嫌于己之心。必不嫌于人人之心。以是施之于世。必有承之以羞者。且必有意所不及。而承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之以羞者。不能免也。如是之學。乃復誤以爲正。而守之不變。是雖盡力爲之。終亦有所不足也。

无所容。言必不容于世也。按此无所容。與離四爻傳。无所容同義。皆不指愚不肖言。正指賢智者言之。離卦无所容。指人之剛而不柔。不卽乎人心之

安者言之也。此卦无所容。指人之倚藉外見爲主。不卽乎人心之安者言之也。蓋人求道而不識本心。施之于物。必多齟齬。無能逃者。聖言及此。皆爲

有剛德而不順者。真切示教之辭。非爲朝更暮改。無志之凡民言也。

九四田无禽

此卽承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田无禽。與師五爻。田有禽。當對看。田有禽者。做事有功之象也。田无禽者。做事無功之象也。承上言浚恒之人。不能以本心之德爲恒。是不獨施之于世。多齟齬也。以成已成物之實際言之。亦必無實得。如田之无禽然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六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心之正位。卽心之本體也。久非其位。正對二爻。傳久中爲文。蓋嫌于。心而悔亡者。是能久于中者。也不嫌于。心而以浚爲恒者。是雖能爲久。而非其心之正位者也。久不在于心之正位。則于成已成物之實。尙安能有實得哉。

六五恒其德

貞 婦人吉 夫子凶

前四爻。皆以反復申言求恒當主于亨之義。此爻之義。則言主于亨而不變之功。又當體之以柔順。

也。恒其德。謂能主于亨。以爲恒者。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謂能一子。是而不變也。婦人。柔順之象也。夫子。剛健之象也。婦人吉。夫子凶。卽屯五爻小貞吉。

大貞凶之義也。承上言求恒不主于亨之害如此。然則人之求恒。必當專主于亨。恒于其德矣。又必當恒于其德。守之以不變之貞矣。雖然。人之主于亨而不變之功。則又有辨焉。若其主于亨而不變也。常必體之以柔順。則于亨之理。必能體之曲盡。而吉。若其主于亨而不變也。一味行之以剛健。則于亨之理。必多不盡而凶。是又不可不辨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九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貞。與婦貞。女貞。同義。謂以柔順爲貞也。一。與繫辭傳貞夫一之一。同義。從一而終。卽貞之義也。卽守之不變之義也。制義。謂因時制宜也。蓋柔順之道。可以守之不變。故以柔順爲貞。則吉也。若剛健之道。則必當因時制宜。乃能合道。若亦如柔順之貞之守之不變。則必致害道而凶也。

上六振恒凶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夫子凶之義。究言之。以著戒也。振者。振動之義。剛之發也。言亨之理。千變萬化。惟貴體之以柔順。乃能曲盡。若守剛健之貞。以振爲恒。則于亨之理。必多不盡。所以凶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在上。謂發振恒之義于上爻也。大无功。釋凶之義。成已成物之事。無功卽凶。不能中立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恒

干

三三 艮下
遯 亨 小 句 利 貞

此柔長之卦之第二卦也。說見泰卦注。遯退也。卦名遯。不指潔身避世之事言之。亦不指身之去位言之。遯者。柔退之義也。遯有遯之時。自古人臣體國。有必須用柔用退。以維持世道之時。卽遯之時也。蓋心之剛柔之德。無時可以相離。而人之用柔用剛。則亦有與時消長之義。當泰之時。則宜于用剛。當否之時。則宜于用柔。遯之時。未至于否。隔太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壬

甚而已。非通泰之比。故其道不宜于剛。而宜于柔。不宜于進而宜于退。當是之時。爲救時之計。惟宜于和柔退遯之中。寓維持匡濟之道。則其感悟君子。轉移時局。必有在于無形之地。非人之言思。擬議所能及者。是則遯之時。遯之義也。聖人以遯之時義。關繫于國計民生。甚重。而道理又至爲難盡。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遯者。此卦得名。兼時與德二義。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此卦與臨卦當對看。臨卦自復之一剛。長至二剛。是

剛浸長之時也。此卦自姤之一柔長至二柔，是柔浸長之時也。柔浸長者，宜多用柔之義也。遯之時，義不能不多用柔。故柔浸長之時，為遯之時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兩體，內艮外乾，其德為止以健，止者靜定之義也。止于本體之善，不遷之義也。健者人之不容己之心，不可屈息之義也。以止為健，則健德之流行，皆必出之以靜定，而止于本體之善，亦道主柔退之義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遯之時義，故名此卦為遯。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處遯之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三

時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亨，通也。心之至通之理也。遯之時，非至通之道，不足以濟之。故處遯之道，當主于亨也。小柔順也。言亨，又言小者，遯時之亨，非體之以柔順，則不能盡。故又當體之以小也。貞者，一于是而無所攙雜之義也。復言利貞者，遯時之亨，遯時之小，稍有攙和夾雜，則于處遯之道，終不能盡。故主于亨而用小之心，又必利于貞也。此所以處遯之時之要道也。

謹按此卦名遯，舊說多以隱遯避世為說，其說非

是。蓋聖人之心，只重經世，是以作易垂教，無論何時何地，皆必教之以輔相，裁成，隨時應盡之人事。使民物陰受其福，未有特設一卦教之以避世之事者。士君子遭時之亂，潔身而去，雖聖人所不非，然無俟聖人教之也。觀于屯否，大過，明夷，蹇，困，未濟，各卦，聖人之經，無一字及于避世之事。則聖人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三

之意，亦可見矣。且以剛柔消長各卦比例觀之，義尤明顯。此卦自姤之一柔長至二柔，為柔浸長之義。否卦自此卦二柔長至三柔，為柔長剛消之義。是遯時難處，未至如否之甚，亦甚明矣。否卦經文，猶言包承，言疇離祉，言休否，諄諄教人以救時之事，豈有時事未至于否，即教之以潔身避亂者乎？舊說相沿，竟謂聖人專設一卦教人以隱遯之事，是正孔子所謂異哉，末之難者，非聖人萬物一體之心所忍言也。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否卦初爻，舊說亦以避世為說，亦未是說見否卦注。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

貞句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因歎遯之時義之大。欲人之求自盡也。剛當位而應。浸而長。皆卦體也。以各發一義。故兩言之。剛當位。指五言。以九居五。剛爻剛位。謂之剛當位。應。指五與二言。剛柔相應。謂之應。二者在人。則剛德正當其位。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浸而長。解見卦辭注。臨卦傳言。剛浸而長。此只言浸而長。不加柔字者。承經文小字爲文義已明也。此傳之義。言經所以言遯亨者。蓋處遯之亨。又非常時之亨。之所能盡。是乃隨宜補救。與時偕行之事也。如是之事。惟有剛當位而應之德者。乃能盡之。使此心不正當其位。無剛柔相應之德。則于遯時之亨。必不能盡。此遯亨之義。所以重也。若是則處遯而亨。于義無不盡矣。然經又言小。又言利貞者。何也。蓋以遯時之亨。非體之以柔順。則不能盡。以小體亨之心。非出之以貞固。則于亨小之義。亦終不能盡。正以遯之時。爲柔浸長之時。其隨時之義。固如是也。以此而言。遯之時義。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五

豈不大哉。人之處遯之時者。亦安可以不自盡哉。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初六遯尾。句厲。句勿用有攸往。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遯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遯之道。惟在于用柔知懼。又切忌用私智而有攸往。卽正申言卦辭亨小利貞之義也。遯尾者。言處遯之道。當爲其尾也。尾之取象。與晉上爻。姤上爻。取角象者。當對看。角與尾。皆以象人之心。角上而尾下。角剛而尾柔也。厲。危懼也。三爻厲字並同。勿用有攸往。與屯卦勿用有攸往同義。謂不當用私智而有所往也。此爻之義。言處遯之道。當爲其尾。尾者。用柔之義也。遯而用柔。時義然也。復言厲者。知時事之艱難。故不可以不懼也。復言勿用有攸往者。凡人救時念切。則將用私智而有攸往矣。不知濟時之道。必出于至通之道。乃能有濟。若用私智而有攸往。則道不出于至通。不惟無益于民物。又反有害于民物。是以往召災之道也。故不可以不切戒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五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能用柔知懼。又不用私智而有攸往。則自無災害及于民物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此承初爻之義而引伸之。即以申言卦辭以小體亨之用之大也。執與咸三爻執字同義。守之不變之義也。黃者中之象也。牛者順之象也。黃牛二字合併取象。即中德之順之象也。革變革也。即心之變易從道之事也。說言說也。莫之勝說言其用有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美

不可以言辭盡者。即象傳與時行之義也。承上言人之處遯而有攸往者。取其有濟時之用也。不知濟時之用。必以出于本心自然之用者為可恃。故處遯之道。一無別法。惟在立定此心。用中順之德。為變易從道之事。則心之至通之理。必有隨時變化。非人之言思擬議之所能盡者。是則心之自然之用也。此以小體亨之義之所以重也。

謹按此爻黃牛之革。舊說多訓革為皮革之革。于文法甚順。然實未是以革初爻鞏用黃牛之革證

之卦名革。初爻即言用黃牛之革。則黃牛之革與卦名之革。當為一義。不當為兩義。甚明。又文言傳乾道乃革。亦為變革之義。則古人以變易為革。乃古人常言也。又以坤卦利牝馬之貞。例之貞字。自屬人說。不連牝馬為象。此革字亦屬人說。不連黃牛為象。文法正同。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經文中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固即貞之義也。固志言此用黃牛之革之心。貴能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毛

貞固而不變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此為不能用黃牛之革者。設便門之義也。係與隨二爻三爻係字同義。係者心有所係。不能變易從道之義也。係遯者。謂以有係之心處遯也。疾與无妄五爻損四爻疾字同義。謂心之有病也。畜養也。畜臣妾。與離卦畜牝牛同義。牝牛性順。臣妾以順為職。皆以象心之順德。畜臣妾謂自養其本心。自有之順德也。承上言以黃牛之革處遯。則有不窮

之用矣。若以有係之心處遯，則不能變易從道，無其用矣。其故何也？由其心不當位，心爲有病之心，故也是不可以不懼也。當是之時，欲醫此病，亦有何法？惟在養吾本心，自有之順德而已。本心之順德，復則順出于本體之中，必能變易從道爲救時之用矣。故于處遯之義爲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困憊也。指時事言之。言係遯所以當懼者，蓋恐係之病不去，則時事益不可爲。至于憊也，大剛健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也。言必畜臣妾乃吉者，蓋遯之時，義惟當以柔爲事，不當以剛爲事也。按經文大字，訓剛傳文大字，例不訓剛。此獨訓剛者，蓋以不可大事本爲小過。經文傳承用之故也。此與豐三爻傳不可大事同義，皆以承用小過經文故也。詳見易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此復發好遯之義。欲人之自度其德而審所處也。遯柔退也好，與好惡之好同。義好遯，謂心偏主于用柔退也。君子剛健之人也，小人柔順之人也，否

不也。承上言遯之時，義與其爲有係之心而不能遯，不如偏主于遯而好遯。好遯，則無以往召災之失矣。然好遯之道，惟剛健之人用之則吉。蓋以矯其過剛之病也。若本爲柔順之人，則只宜以本體之中自然之順與時消息，不須偏主于遯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此傳不下斷語，但述經文而兩存之，欲人之自度其德而審所處也。

九五嘉遯，貞吉。

周易通義

卷之九

遯

此言嘉遯之道，惟在于心之能貞，卽以結言卦辭。亨，小利貞之義也。嘉遯當與否五爻休否上爻傾否一例看。嘉遯，謂能迴遯之大局，使漸向于嘉美也。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貞之實，卽指亨小言之。言人處遯之時，惟期至于嘉遯，乃爲盡遯之時，義而嘉遯之道，實無別法在心之一于亨而已。一于小而已。誠使此心果能一于是而不變，則必能盡遯之時，義而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亨小正也。不亨不小非正也。以正志言嘉遯之所。以吉者以其心能一于亨小之正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言處遯之極致。即以結言二爻莫之勝說之義。亦即彖傳與時行之義也。肥者充然有餘裕之義也。肥遯者謂于處遯之道充然有餘。即孟子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之義也。遯至肥遯則于遯之時義無不盡矣。信如是則以至通之道與時偕行。施之于事無往不宜。自亦不患時事之難為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三

難為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與升三爻傳无所疑同義。言心之自然之用皆出于心之本體。故因心而出。自亦不復有所疑也。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此剛長之卦之第四卦也。說見泰卦注。大剛健也。壯盛壯也。卦名大壯。正指剛德發用最盛壯之時言之。蓋人心之健無時無事不在。而壯與不壯則隨乎其時。隨乎其事。若尋常之事人人能為。已亦為之者。雖亦健之發用。然不見其壯也。惟于非常之事舉世不敢為。不能為。獨有健德之君子動于心之自不容已。則毅然為之。于是健之流行始見。

周易通義

卷之九

三

其壯若履之履虎尾。泰之用馮河當壯而壯。壯亦不必即為病也。然人之用健。純乎本體之健。則無病。雜以意氣之私。則為病。若大壯之時。雜以意氣。則為病尤劇。為害于民物尤烈。聖人以大壯之時。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大壯者。此卦得名。兼時與德二義。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之。此卦自泰之三剛長至四剛。剛德長盛之時。是壯之時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兩體。內乾外震。其德為剛以動。剛者人之不容。

己之心。不可屈息之義也。動者。震動奮發之義也。以不容己之心。而形為動德。是德之壯也。卦體卦德。皆正為大壯之義。故名此卦為大壯。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大壯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道。當如是也。貞正也。謂純乎本體之正也。本體之正。即元亨也。經不言元亨。知為元亨者。元亨。即心之本體也。經文中利貞貞吉。凡上文無所承者。皆直指元亨言之。詳見易例。利貞者。言大壯之時。用健之道。必使此心純乎本體之正。無一毫意氣之攙雜。乃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三

為利也。此大壯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大壯之義也。說見卦辭注。大者壯。即正指卦體四剛長盛于內言之。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釋卦辭利貞之義。因極言其義。關繫于人道之重也。大者正謂剛健之德。出于本體之正也。大。即健也。大出于正。即健而順也。健順為一。故天地之

情于此可見也。按天以象心之健。地以象心之順。此專言健德。而言天地之情可見者。蓋天地分言之。則天健也。地順也。合言之。則天地生物本為一事。萬古不怠。是其健也。健以順行。即其健之正也。故此卦專言健德。即以天地言之。復為剛反之卦。亦言見天地之心。即此義也。又按此為剛長第四卦。彖傳不言剛長。與觀為柔長第四卦。彖傳不言柔長。同義。說見觀卦注。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三

此下六爻。皆以反復申言卦辭利貞之義。此第一爻。言用壯之道。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利貞之功之真做手也。趾。足也。踐地者也。壯于趾者。謂壯之道。必當體之于趾也。蓋人之行。惟趾踐地。則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趾皆覺之。壯于趾者。言人當用壯之時。惟在全心注嚮于實踐之地。步步求其穩。求其熨貼。是則為體之于其趾也。是壯之正也。征。凶。以下。因復反言以發明之。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征凶者。言

若不體之于趾。只顧用剛而進。則凶也。孚。信也。有孚。與需有孚同義。言征則必凶。是有必然之信者也。

謹按此爻之義。舊說多謂壯形于趾。其征必凶。如此為說。于本文甚順。然實未是。蓋如舊說。則是其所以凶者。病在于壯。不在于征也。求之本卦經義。與全經體例。實皆未合。蓋卦名大壯。為大壯之時。當壯而壯。壯非病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壯出于正。則壯非病用剛而進。則壯為病矣。是病不在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雷

于壯。而在于征也。又證以全經體例。卦爻辭言征凶者十。凡言征凶。其所以致凶之故。皆不在于上。事。即在于征。此一證也。又全經之中。言趾言足言拇者共九卦。賁初爻言賁其趾。艮初爻言艮其趾。噬嗑初爻言滅趾。鼎初爻言顛趾。剝初爻言剝牀以足。咸初爻言咸其拇。解四爻言解而拇。以上七爻言趾言足言拇。皆為當用力于實踐之地之義。至此卦初爻言壯于趾。夬初爻言壯于前趾。與各卦取象。文法並同。不應此兩爻之趾在于全經之

中。獨另為一義。此又一證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俱詳易例。

又按此卦與夬卦。皆為剛長之卦。又皆為剛德發用正盛壯之時。故兩卦經文言壯于者。凡四爻。其言壯于趾者。言用壯之道。惟當體之于趾也。壯于前趾者。言當體之于前進之趾也。壯于頄有凶者。言壯之意。若形現于頄。則有凶也。壯于大輿之輹者。言用壯之道。若能健順合一。如大輿之輹。則吉而悔亡也。以全經義例證之。壯于趾。壯于前趾。當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雷

與艮其趾。咸其拇。為一例。壯于頄。當與艮其腓。咸其股。為一例。壯于大輿之輹。當與大車以載。為一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亦詳易例。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象傳凡言窮。皆對亨言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窮與亨。皆指心之所由之道言之。此傳之義。言用壯之道。所以必欲體之于趾者。蓋恐用壯之時。若不知體之于趾。只顧征進。即是此心之用。不嚮于

亨而嚮于窮也。心嚮于窮，卽凶之孚也。此其所以必當體之于趾者也。按此傳不出征凶字，實正釋征凶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二貞吉

此再申言卦辭利貞之義也。貞，卽利貞之貞，謂剛健之德。出于本體之正也。三爻四爻貞字並同此爻，無他義，只承征凶之義，再作真切指示之辭。言知用剛而進之必凶，則知用壯之道，惟出于本體之正，則吉，更無疑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彖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卽心之本體也。卽正也。此傳與初爻傳相連爲文，言征所以凶者，以其道之窮。貞所以吉者，以壯出于本體之中也。壯出于本體之中，道自不窮，所以吉也。此壯之道，所以必當體之于趾者也。

九三小人用壯

君子用罔 貞 厲 羝羊觸藩 羸其角

羸其角

此下數爻皆承初二兩爻而反復之之辭。此爻之義，則卽征凶之事，再復切言其害，以爲剛而不柔。

者戒也。小人柔順之人也。君子剛健之人也。用壯

謂能善用其壯也。罔，無也。謂無壯之見存也。用罔

者，謂當用無壯之心，以善其壯也。厲，危懼也。羝羊

牡，羊性剛，很牡羊尤甚，稱羝羊，以象人之剛而

不順之病也。藩，籬也。羸，困也。承上言大壯者時當

壯也。然壯之出于正，不出于正，則在人之所以用

之，用壯之道，惟有柔順之德者，爲能善用其壯。蓋

順以行，健無病也。若有剛健之德而順不足者，

則當用罔以善其壯。蓋必無壯之見存，其壯乃無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彖

病也。用罔之道，功夫則欲其貞，欲其一于正而不變也。存心則欲其厲，防其不順之病之竊發也。信如是，則庶有以善其壯矣。藉曰不然，而惟知用剛，惟知用壯，是羝羊也。拂逆人情以求必勝，是觸藩也。求勝而終不能勝，而卒以取敗，是羝羊觸藩，適以羸困其角也。凡此皆事理之必然，無能逃者是，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傳只述經文，不下斷語，欲人之致思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

此爻之義特與三爻爲反正相形之辭欲人之擇所處也決開也藩決言無復藩之形在目前也大輿牛車平地任載之車也大輿材壯象心之健牛駕行緩象心之順稱大輿者以象心之健順合一之健也輟伏兔也輿下持軸之木是輿所待以行者稱大輿之輟以象心之健順合一之健之未嘗不可行也承上言觸藩羸角之事大則致凶小亦有悔皆以心之不貞故耳故用壯之道惟貞則吉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三

而悔亡其故何也蓋以世上人情事理本自有四達不悖之道前之處處見爲藩者皆以心爲有病之心故也若心爲無病之心則道本通達本無格礙前日之藩今則決矣本自無藩何有于觸本無可觸何有于羸當是之時心之健如大輿行之順如大輿施之于事處處可行如大輿之輟然是壯亦未嘗不可行也是壯之行即同于大輿之輟者也以是而言壯亦何患于不可行而必用剛求勝以自取困哉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尙猶貴也尙往與小畜傳尙往同義言藩決不羸之道貴乎往以求之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此爻之義即承四爻藩決不羸之義而究言之以盡卦辭利貞之義也羊性剛好鬪以象人心榮勝恥負之病根喪失也易即忽易之易喪于易者言于忽不著意之中羊已不知何往也无悔與悔亡分安勉之辭悔亡者悔可亡也无悔者無悔之可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三

言也承上言藩決不羸猶以有羊言之也若果此心猶有此羊則雖一時暫不發病終亦容有發病之時終不免于有悔是于大壯利貞之義猶未盡也利貞之義則必欲馴養此心純乎本體之正使向之所謂羊者雖無心之中亦甯然不知其何往則不順之病根去矣病根去則時時發用皆出于心之本體無悔之可言矣此大壯利貞之極致也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所以心欲喪失此羊者蓋恐病根不除此心終

不能正當其位也。

謹按向來易注。所以于各卦爻辭。皆必以爻位爲說者。蓋以孔子象傳之中。本有位當位不當之文。故也。今觀此爻。以六居五爲柔中。柔中矣。何可以位不當言。又大壯時義。本宜用柔。爻辭喪羊。正合用柔之義。又何可以位不當言。然孔子于此亦卽以位不當言之。觀于此。則益知文王之經。孔子之傳。本專以發明人事爲主。其傳中位當位不當之說。亦只是借爻位爲指點之辭。並非謂爻辭之吉。不吉卽專以爻位之當不當爲優劣也。此學易者所當知也。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早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一卦之終。復卽觸藩之事。而究言之。因開以遷善之門也。退謂歇手而不爲也。遂謂遂其所爲也。艱與各卦艱貞艱字同義。謂知事之艱難也。承上言觸藩者之心。本出于剛德之發。求有利于民物也。今但惕之以羝角。彼猶曰一身之利害。可不恤也。不思事至觸藩。則于事勢人情。動形觸忤。此時

欲退而歇手。不能。欲遂而究其所事。亦不能。一身之利害。何須復計。卽于民物之事。亦一無所利矣。是併失其求利民物之初心矣。推求其故。皆以視事太易。不知事之艱難。遂至于此。故人處大壯之時。惟有知艱之心。則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謂慮事不詳審也。因不艱。故不詳。艱則詳矣。詳。故咎不長也。

謹按順以行。爲易之一書。全經之綱領。故各卦

周易通義

卷之九

大壯

早

言及剛健。卽言詩教以順。戒其不順。無一卦不如。此此聖人作易本義也。此卦爲剛德發用正盛壯之時。故經文此義尤顯。一卦之中。言利貞。言于趾。言貞吉。言用罔。言藩決。言喪羊。言艱則吉。皆教以用順之義也。言征凶。言羝角。言不能退遂。皆戒其不順之義也。學者以是求之。則于易之一書。可以見其大意矣。

周易通義卷之九



周易通義卷之十

任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三三離上

晉 句 康侯用錫馬蕃庶 句 晝日三接

晉進也。卦名晉。專言進德之事。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晉者。蓋人之爲人。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健而已矣。然健之大用在于明。健而不明。終無成己成物之實際也。求進于明。必須用順。使而不順。終不能進于明也。故人之進德。實驗在于明。而得力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一

則由于順。此卦兩體。內坤外離。其德爲順而麗乎大明。是正由順而進于明之事也。由順而進于明。乃成其爲進德之事。故名此卦爲晉。卦辭之義。卽正言進德之事。由順而進于明之事也。康安也。侯順之象也。經凡言侯。皆以象心之順德。詳見易例。侯以康名者。順德進于自然之象也。錫。天錫也。馬者。健行之物。以象心之健德。可見諸施行者也。蕃多也。庶衆也。馬稱蕃庶。與乾用九見羣龍同義。馬由天錫。與姤五爻有隕自天同義。錫馬蕃庶者。言



有健德之用。如馬然。其用不窮。如馬之蕃庶然。時時發用。不期而遇。如天錫之然也。晝日。當晝之日。明之象也。三接者。言如日之明。時時來接于吾心也。此經之義。言人健而不明。則雖有健德。不可以見諸施行。是無馬也。所以不明而無馬者。由不能養其順德故也。惟然。故人之進德。惟務養其順德之侯。使進于自然而爲康侯。則必有健德之用。如馬矣。且必有不窮之用。如馬之蕃庶矣。不窮之用。皆不待安排造作。而自然形現于心。是如天錫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二

馬蕃且庶矣。其所以能然者何也。由其順德既成。自然虛明而能照燭。是如當晝之日。時時來接于吾心也。此其所以有健德之用者也。以此而言。人之健德之用。在于明。而實得力于順。如此。然則人欲求進于明者。安可不用力于順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兼卦象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晉之義。因併釋卦辭之義也。明出地上。指卦象言。明日

也。離之象也。即明之象也。地坤之象也。即順之象也。明出地上。即明生于順之義。無他義也。順而麗乎大明。指卦德言。麗者。合併爲一之義也。大明。即離之德也。以其用之大。故以大言之。順而麗乎大明者。言心以柔順之故。能進于明。是順與明合併而爲一也。柔進而上行。指卦體言。下體爲坤。柔也。離居上體。上也。因柔順而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在人。則以柔順之德。上達天德。即爲柔進而上行也。通卦象卦德卦體三者爲一。皆爲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三

由順生明之義。故名此卦爲晉。而由順生明。則必有自然之用。不窮于用。故經言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以順進德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欲求進于順者。惟在痛折其不順之剛。使就于順。而其孚則在于裕也。如。語辭。晉如者。以健而進也。摧者。摧折之義也。摧如者。言欲痛折其不順之剛。使就于順也。去不順之病。必以摧

爲言者。不順之剛。附著于心。甚固。故去之不厭其猛。摧如之義。即離上爻折首。豐三爻折右肱之義也。貞吉者。言摧如之功。必欲一于是而不變。則吉也。罔無也。孚。與需卦有孚。孚字同義。信驗之義也。罔孚者。言無他信驗也。裕。寬裕也。裕无咎。言惟裕乃能无咎。是裕。即進于順之孚也。蓋裕之爲義。即中庸寬裕。溫柔有容之義。亦即坤彖傳坤厚含宏之義。凡人剛而不順。皆以元德不足。胸次褊迫之故。故欲求進于順者。惟在養其心德。使能寬裕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四

容。則自然能順。可以无咎矣。是裕。即進于順之孚也。此所以求進于順之要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與中庸慎獨。獨字同義。晉如。摧如。獨行正者。言行正之心。惟欲自慊其獨。故于不順之剛。必欲下摧如之功。使就于順也。命。天命。即天所賦予于人。之正理也。未受命。言所以必裕。乃无咎者。蓋此心未至于裕。即恐終不能順。未足以承受乎天之命也。按此傳。既言裕无咎矣。何以又言未受命。蓋象

傳中凡用未字。其文法多如此解。此與臨二爻傳未順命。同人上爻傳志未得。觀上爻傳志未平。此卦上爻傳道未光。文法並同。解之當同一例。詳見易例。

六二晉如愁如。句 貞吉。句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言欲求進于順者。又必常存憂懼之心。謹防其不順之病。乃能有隨時之享受也。愁如者。不忘憂懼之義也。貞吉。與初爻同義。介。大也。福者。可享受之名也。母者。順之象也。王母者。順德成熟。尊貴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五

象也。母稱王母。亦侯稱康侯之義也。言人欲求進于順。既知摧其不順之剛矣。又當存憂懼之心。謹防其不順之病。而其事亦惟貞則吉。蓋能貞。則心體柔順。必有自然之用。以供吾享受。是福也。隨時隨事。有自然之用。以供吾享受。是介福也。惟能自養其心之順德。進于成熟。故能有此享受。是此介福之由來。實乃受之于其王母也。以是而言。順德之福。是亦人人所自有者。如之何自有之。而不知自享之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在爻位。則二為中。六居二為正。在人。則中正。即心之本體也。言所以能受茲介福者。以其心之順德既復。能不失其中正之本體故也。

六三眾允。句 悔亡。

此言以順進德之事。必須考之于眾。以為順不順之徵驗。始無果于自信之病也。允。信也。悔亡者。慊于心之義也。言人剛而不順。施于眾而眾非之。則曰吾求慊于心。悔亡而已。眾議不足恤也。不知此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六

六不可也。蓋人之心無不同。理無不同。人之為人。必其施于眾而眾信之。始可以為慊于心。而悔亡之符驗。未可以果于自信。輕于違眾。遂致以不順為順也。

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志上行。即彖傳柔上行之義也。言必眾皆信之。始可以為上行之驗。正見人之進德。不可不考之于眾也。

九四晉如鼫鼠。句 貞。句 厲。

此言以順進德之事。必去其揚才露己之心。始可漸進于順也。鼯鼠五技鼠也。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技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不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鼯鼠者。無他技之象也。晉如鼯鼠者。言進德之心。必如鼯鼠之不以才技先人。始能漸進于柔順。卽坤三爻含章之義也。復言貞厲者。言此如鼯鼠之心。欲其貞。又欲其知懼。蓋恐不貞不厲。卽不免有才技先人之心。竊發爲病。順不成其爲順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七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言此如鼯鼠之心。所以當貞且厲者。蓋恐才技先人之病。不掃除淨盡。此心終不能當其位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此言以順進德之事。必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始能成其爲順也。失得。以事之利害言之。恤。憂也。言人所貴于順者。欲其純乎天。不雜以人也。若爲進德之事。又不免有計失得之心。夾雜用事。則順不成。其爲順矣。故欲求進于順者。惟當專心注意。求慊

于心而悔亡。于事之失得。則勿以爲憂焉。如是以往。始爲純乎天。不雜以人。于晉之義。爲吉施之于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慶。福慶也。往有慶。言如是以往。不惟可以自慊其心。亦併有福慶及于民物也。

上九晉其角。句。維用伐邑。句。厲吉无咎。句。貞吝。

此一卦之終。復言不順之剛去之不可不力。以終初爻。摧如二爻。愁如之義也。角之取象。與乾卦言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八

首。意可參會。蓋首居衆體之上。臨泄衆體。有矜己傲物之象。角體剛又居首上。亦用剛傲物之象也。晉其角者。言欲爲晉之事。又不忘角之見也。維。惟通。獨也。伐邑。與謙上爻征邑國同義。皆以征伐之事。象人之自去其私之事也。厲。危懼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吝。不足也。言人爲進德之事。又有用剛傲物之心。是晉而爲其角者也。此世人常犯之病也。欲去此病。惟在用伐邑之道。專于自治。又常存危懼之心。防其病之竊發。則于晉之

義爲吉而无咎。若于晉其角之事。猶不免習以爲常。守之不變。則于進德之事。終無所成。是可吝也。按此爻伐邑。卽初爻摧如之義。厲吉无咎。卽二爻愁如之義。文王繫爻辭。多以初上兩爻相爲終始。皆此例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所以必用伐邑之道。以自治者。蓋恐角之見一毫未盡。卽是道之未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晉

九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謂心之明也。夷平也。夷與豐四爻遇其夷主。夷字同義。夷之義正對亢激言之。卦名明夷者。正謂明之發用。必欲出于心體之至平也。明夷有明夷之時。若文王當商末之時。處君臣之變。正明夷之時也。蓋其時主德昏亂。四海困窮。文王爲商之世臣。目擊時事艱難。思欲以正君爲救時之計。其本在于明。其用則在于順。必使明之發用。粹然一出。

周易通義

卷之十明夷

十

于心體之平庶幾于將順之中。可望有萬一之補救。是明夷之義也。文王繫易至此一卦。因有見于明夷時義之大。故繫之辭以示教。至此卦所以名明夷者。卦之兩體。內離外坤。其德爲內文明而外柔順。內文明者。心理內明也。外柔順者。行之以柔順也。心理內明而行之以柔順。與明夷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明夷。卦辭之義。則正言明夷之時。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艱艱難也。指心言之。謂真知時事之艱難也。貞堅正也。一于正而不

變之義也。言人處明夷之時之心不堅正則無其本。不知時事之艱難則無其用。當是之時欲求自盡必使心之爲心。眞知時事之艱難。又粹然一出于本體之正。施之于事庶克有濟。故其道利艱貞也。

謹按此卦名義舊說多以明德見傷爲說。于文義亦可通。然實非聖人之旨。蓋聖人之心視天地民物如一體之心也。不以一身之利害爲重者也。文王事紂。又君臣一體。不雜以禍福利害之念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十一

當是之時。目擊時事之艱難。主德之難寤。思欲以正君爲救時之計。心之體則惟患其不明。明之用則惟患其不順。故明必欲其夷者。正聖人匡君救世之苦心也。明夷之義。卽卦德內文明外柔順之義也。若如舊說。以明德見傷爲說。此自後人言之猶可。若文王繫易。竟以明德自處。而以羗里之囚爲明德見傷。則何以教萬世。竊意聖人之經。當以聖人大公無我之心求之。庶不悖于聖人之旨。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屯以下五十六卦之名。其所以得名之義。無一卦不出于卦德。此全經之通例。此卦卦德內文明而外柔順。內文明卽明之義。外柔順卽夷之義。是此卦得名。卽正從卦德出也。且夷之訓平。證以豐卦夷主之文。亦相符合。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此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明夷之義也。明曰也。離之象也。卽明之象也。地。坤之象也。卽順之象也。也。明入地中卽納文明于柔順之中之義。無他義也。按此釋卦名。不直以卦德言之。先以卦象言之者。以下文可以互見。從文勢之便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十二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以卦德釋卦辭之義也。內文明外柔順。解見卦辭注。大難。以天下大局言之。文王居世臣之位。以天下安危爲己任。而時際其艱。身心受困。故言大難。內難以宗社之事言之。箕子處宗親之位。以宗

社安危爲己任。而時際其艱。身心受困。故言內難也。以用也。晦其明。卽內文明外柔順之義。卽明夷之義。謂不欲明之太露也。正其志。謂一心在于宗社。是爲志之正也。此傳之義。言人臣處明夷之時。所以欲明之夷者。非謂不用其明也。正以君臣之際。時處其難。必納文明于柔順之中。則君心庶幾可寤。生民之禍亂。庶幾可回。若文王蒙大難之時。所以自盡其心者。用此道也。卦辭利艱貞。亦非謂不用其明也。正以君心難寤。直道難行。必用柔順。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七

以晦其明。則君心庶幾可寤。宗社之寄。庶幾不至于危亡。若箕子處內難之時。而仍能正其志者。用此道也。以此而言。人臣處明夷之時之心。豈不貴于自盡哉。

謹按大難內難。舊說多以見囚一事爲說。亦非聖人之旨。蓋聖人之心。以天地民物爲己任。至于時際其艱。不免困心衡慮。則謂之難。難者。心受困之義也。聖人處人倫之變。至于智慮皆窮。身心受困。故謂之難也。若如舊說。只以一身見囚爲難。則是

當日文明柔順。亦只爲一身免禍之計。是亦非聖人之心事矣。故今亦不用舊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明夷之時。所以自盡其心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明夷之本。惟在此心。必使心爲明夷之心。乃能隨時隨事。有自然之覺。照也。飛者。心之象也。與小過言飛鳥同義。蓋心之用。倏忽靈變。如鳥之飛。故以飛象之。明夷于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七

飛者。言明之夷。必使心之如飛之用。無時不出于夷。是則謂之夷于飛也。飛宜張翼。此言垂其翼者。蓋以飛之垂翼。象心之能下。是卽夷于飛之義也。卽小過言飛鳥不宜上宜下之義也。君子者。有剛德之人之名也。人臣正君。皆出于剛德之發。故以君子言之。于行。謂欲爲正君之事也。三日言久也。人不食。則腹虛。言不食。以象心之虛也。三日不食。以象虛之甚也。有攸往。謂一時動念。欲以用剛之心。而有所往也。主人。亦心之象也。與後儒言主人

翁同義指心之主宰言之。易凡言主如坤之得主。睽之遇主。豐之配主。夷主無不指心之主宰言之。詳見易例。此爲明夷之主。人卽正豐四爻言夷主之義也。有言者。主人不安之意。卽俗所謂心裏說話之意也。此爻之義言明夷之本惟在此心。心之用如飛。必使飛之用一出於夷。是則爲夷于飛也。必使如飛之心常下而不亢。是則爲飛而垂其翼也。也有剛德之君子。欲有所爲。必也三日不食。使胸腹之中空洞無物。則庶幾能夷于飛而垂其翼矣。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五

信如是則以至虛之心居中作主。是則爲明夷之主人也。此時無所往則已。設一時動念欲有所往。主人必能自覺而有言。此可以反之于心而自覺者。也是明夷之本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言人剛德用事。惟慮心之虛。是以君子于行。于義當不食也。

六二明夷

句夷于左股

句用拯馬壯

句吉

此與初爻皆正言明夷之心。初爻言心以心之宰

于中者言之。故欲其下。欲其虛也。此爻言心以心之行于外者言之。故欲其柔也。股者所以行也。股之用。右剛而左柔。左股取象與豐三爻右肱當對看。右肱者用剛之象也。左股者行而用柔之象也。拯救也。馬者健行之物。行而用剛之象也。壯與大壯之壯同義。謂剛之盛壯也。此爻之義言人臣正君之念。出于真切不容已之心者。其剛也。然心則欲其剛至其見諸施行也。則欲其柔。故明夷之用。必欲夷之于左股。蓋行如左股之柔。乃爲明夷之實用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明夷之時。用剛則適以取汙而召亂。必用柔乃可望有格心之效。故惟用左股之柔。自救其如馬之壯。于義則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六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言六二所陳之義之所以吉者。爲其柔順之中有自然之天則。所以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言明夷去私之事。正爲剛而不柔之君子立教之辭也。南陰方。用順之象也。狩以去禽之害稼者。

去私之象也。大剛健也。首與乾用九无首離上交折首首字同義。謂有矜己爲首之意。有我之見存也。疾急也不可疾。與困四爻來徐徐同義。言正君之事不可用急。宜用緩也。貞者執一不變之義也。不可貞與蠱二爻不可貞同義。言正君之事不可執一宜與時消息也。此爻之義言剛而不柔之君子其失在于疾在于貞。其病根則在于剛健之中。有首之見存此其所以不能盡明夷之用者也。故明夷之道惟在一于用順以自去其私。必也用南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七

狩之道。搜除病根。得其大首而去之。則病根去矣。病根去則知正君之事。有不可疾之義。必當受之以緩矣。又有不可貞之義。必當與時爲消息矣。此所以去不夷以就于夷之要道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大得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言必用南狩之道以自去其私。乃爲大得其本志也。

六四入于左腹。句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卽三爻去私之事而究言之。以明去私之義之

重也。入于腹與老子言爲腹不爲目意正相近。入于腹者明藏而不露。晦其明之象也。股左爲柔腹左亦爲柔。入于左腹者用柔順以晦其明之象也。獲明夷之心。謂自得其明夷之本心也。明夷之心。本人之所自有者。故以獲言之。出門與隨初爻出門同義。無私之象也。庭與各卦言庭者同義。平之象也。出門庭與節二爻出門庭同義。無私而得其平之象也。在本卦則無私卽指得大首言之。平卽夷之義也。此爻之義言明夷之心。人人有之。然處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六

明夷之時。所以不能用柔順以晦其明者何也。以心之有私故也。有私而心體不平故也。是不能自得其心者也。今也用南狩之道。以得其大首。則必能入于腹以晦其明矣。必能用柔順。入于左腹以晦其明矣。是自得其明夷之心矣。其所以能自得其心者何也。惟心之無私故也。惟心之無私而得其平故也。是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以此而言。心有私則不夷。無私乃夷。此明夷南狩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心指心之統體言。意指心之主宰言。明儒劉氏宗周以大學誠意字為心之主宰。與此正同。獲心意謂能自得其心之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 利貞

文王繫辭至此。因有見于明夷之道。惟箕子能盡之。故舉之以為後世法。此易之特筆也。此外稱引古人。惟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兩事。皆借古人之事為取象之辭。非正言其事。故此為易之特筆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一九

利貞者言人欲為箕子之明夷。惟在此心一于正而不變。即卦辭利艱貞之義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言人所以當為箕子之貞者。蓋以人臣之義。任是何時。其正君救世之心。終不可一時止息。故明可夷。不可息也。若以時處其難。便只為一身免難之計。是明之息也。非明之夷也。此明夷之義。所以當以箕子為法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此一卦之終。因即箕子之明夷而極贊之。欲人之

有以見其心也。初指心之初願言之。後指其隨時之用言之。天者乾之象。健之象也。地者坤之象。順之象也。登于天者。用健以行其明之象也。入于地者。用順以晦其明之象也。言箕子之用晦。極似本不明而晦也者。不知箕子之心。原其初乃登天之明也。是本將用健以大行其志者也。至其後乃為入地之明。乃其志切匡君。與時消息之義。故足貴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明夷

二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此傳遂即爻辭之義而極言之。照四國者。大行其志。以明見諸設施之事也。失則指用晦之用言之。與二爻傳順以則相對為文。順以則言柔順之中。有自然之天則也。失則言其自然之天則。有不可尋常法則求之者也。于則言失。亦即剝三爻傳失上下之義也。

三三 離下
異上

家人利女貞

卦名家人。專言治家之事。聖人以成己成物之學。莫先于家。亦莫重于家。故特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家人者。此卦以卦體言之。二四兩爻。柔當位而居內。三五兩爻。剛當位而居外。內柔外剛。各當其位。正男女各當其位之象也。是卦有家之象也。以卦德言之。內離外巽。其德為明而巽。明則能照之。而得其理。巽則能體之。而盡其情。情理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三

兼盡正所以治家之道也。卦體卦德皆與治家之事正相應。故名此卦為家人。卦辭之義。則正言治家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女者。柔順之象也。貞者。正固之義也。治家之道。能體之以柔順。則可協于恩義之宜。又行之以正固。則悠久不息。而家道成矣。故曰利女貞也。

謹按爻有六位。家人卦體。專取中四爻當位之義。不用初上兩位。何也。蓋爻有六位。皆以象人之心。以剛柔之定位言之。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

剛而上柔。剛柔之位。皆兩兩相配。剛在內而柔在外。此正以象人之心。剛為體而柔為用之義也。若家人卦命名之義。則專以剛柔之當位。象男女之當位。若兼用初上兩位。則六爻之位。皆為剛在內而柔在外。無當于家人之義。故此卦卦體。只取中四爻之位。不用初上兩位也。又全經之中。中四爻俱當位者。凡四卦。曰蹇。曰漸。曰既濟。曰家人。其必取此一卦。名家人。何也。蓋蹇之德。為見險能止。既濟一卦。內離外坎。亦取明足以照未來之險之義。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三

險非家人所有。故不可以名家人。漸之德。為止而巽。止為心之靜定。不搖于外境之義。亦于治家之事。不甚切。惟此卦。中四爻當位。可以象男女之當位。其德為明而巽。又正合于治家之道。故名此卦為家人。據此。是合卦體卦德為說。六十四卦之中。實無有如此卦切于家人之義者矣。此可以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詳見易例。

又按卦辭利女貞。舊說即以彖傳女正位乎內之義解之。以此一句為正言家人之事。今獨以為取

象之辭。何也。蓋易之一書。皆假象以言人事。全經之文。惟不著一人一物一事為說者。為正言人事。其但著一人如大人君子之類。著一物如牛馬之類。著一事如見大人涉大川取女納婦之類者。即皆為取象之辭。非正言人事。此全經之通例也。此內惟如此卦與師卦兩卦之名。即指定一事為名。故師卦中如帥師與尸之類。此卦中如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之類。即皆為正言其事。非取象之辭。以其正指卦名之事而言之也。然此兩卦之中亦多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三

取象師卦言王即與全經言王者一例。言田即與全經言田者一例。言大君即與全經言大君者一例。此卦言富即與全經言富者一例。言王假即與全經言王假者一例。此兩卦之例。仍通于全經之通例者也。今也利女貞之文。于觀二爻見之。又小畜上爻言婦貞。屯二爻言女子貞。亦皆與女貞同義。同為取象之辭。是正全經之通例也。若使文王繫辭至此。果欲正言女德當正之事。則當變其文。以直言其事。必不仍用利女貞之文。與全經言女

貞婦貞者相混矣。今于一卦之卦辭。指言治家之要道。只言女不言男。于道理本不賅備。又不變文見義。仍用觀二爻利女貞之原文。故知同為取象之辭。非正言也。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俱詳易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家人之義也。正位內外。在爻位。則指二四與三五。各當其位言之。在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四

人事。則指男女之心。各當其位言之。復言男女正天地之大義者。蓋天地一男女也。天地之心各正其位。而化功成。男女之心各正其位。而家道成。其義一也。此卦卦體。正有合于男女正位之義。故名此卦為家人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復以卦體中四五兩爻之位。發父母嚴君之義。正見治家之事。關係于人道之重如此。亦以兼釋

卦辭利女貞之義也。蓋卦之中四爻剛柔內外各當其位。男女之象也。四五兩爻各當其位而居上體。父母之象也。父母爲一家之主。故謂之君。治家有法。故謂之嚴。君父子兄弟夫婦。夫夫婦婦者。言使一家之人各止于其分也。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分而家道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分而天下定。此可見治家之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之重也。如是之事治之之法。則利用嚴體之心。則利用順體之以柔順之心。則利用貞順而能貞。則體物之心悠久不息。而家道成矣。此卦辭言治家之道。所以必言利女貞也。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治家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治家之始。必貴示之以不可踰之定分。家道乃可成也。閑者有分限而不可踰之義。即父子兄弟夫婦各有所止之定分也。有家與五爻有家萃渙兩卦言有廟者同義。閑有家者言能以閑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五

治家而有其家也。蓋家人之道。固主于恩愛。然必使一家之人各止其分。然後恩愛久而益篤。若不各止其分。則恩愛亦不可久矣。故必以閑之道。能有其家。悔乃可亡。言此正見閑之道。一日不存。則必有悔也。此治家之最要。故于初爻發之。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即象傳所謂位也。心當其位。謂之志不變。心不當其位。謂之志變。閑有家志未變者。言當及其未變之時。子以不可踰之閑。則悔可亡。若待其志變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美

而閑之則無及也。按此即記言禁于未發之謂豫之義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二爲柔當位而居內之爻。故于此言女正位乎內之事也。攸所也。遂者專心之義也。在察也。中饋。家中饋食之事也。蓋女之德貴于順。婦之道在于從夫。故于一家之事。無所專心。所察治。惟家中饋食之事而已。女心如是。謂之正。貞吉者。言能一于是而不變則吉也。是爲女正位乎內之事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言六二所陳之義之所以吉者蓋以順德為柔巽之事女之正也

九三家人嗃嗃句悔句厲句吉句婦子嘻嘻句終吝

三為剛當位而居外之爻故于此言男正位乎外之事也三居內體而謂之外者此與兌卦傳剛中而柔外一例兌之六三居九二之外謂之剛中而柔外故此卦九三居六二之外亦得謂之外也家之治統于夫男故以治家寬嚴之事言之嗃嗃嚴厲之意也厲危懼也嘻嘻喜笑之貌也吝羞吝也言治家嚴厲未必無悔然能悔能懼隨時節適取中則吉若一味寬縱至于婦子嘻嘻則終致羞吝矣嘻嘻即閑不立之病也男之心一于是而不變是為男正位乎外之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三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即初爻所謂閑也未失即有節之義此傳特為相形之辭欲人之知所擇也

六四富家句大吉

四為柔當位而居上體之爻故于此言母為嚴君之事也富與小畜五爻富字同義富之言實也富家者言欲使一家之中禮義充實是之謂富其家也大剛健也蓋母道之失多失于寬縱無節致使一家之中禮義不能充實是由健德不足之所致也故此言母之道貴于能富其家而必行之以剛健不容己之心則吉此母所以為嚴君之道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即當位之義也言富家之道所以必大乃吉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三

者蓋順以行健乃順之當其位也若順之中無健德以宰之是即順之不當其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為剛當位而居上體之爻故于此言父為嚴君之事亦正以申言卦辭利女貞之義也王假與萃豐渙三卦言王假者同義王者剛健為主之心也人之心以健為主故以王象之假至也王假者言此剛健為主之心欲其體物之無不至也有家者言能以是而有其家也恤憂也蓋父母雖同為嚴

君而一家之治。尤專統于父。故卦辭女貞之義。獨于此爻極言之。言人之心。以健為主。以柔順為用。故父為嚴君之道。惟貴以剛健為主之心。體乎一家之人之情。而無不到。是則為能體之以柔順也。此卦辭所謂女也。體之以柔順之心。果能常在于家。而有其家。是則為能一于正而不變也。此卦辭所謂貞也。信如是。則體物之誠。悠久不息。即勿以家之不治為憂矣。吉可知矣。此爻所以為嚴君之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无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言必使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皆有交相愛之心。乃為治家之人。體物之心之無不到也。

上九有孚句威如句終吉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之義。復結歸身教之義。即大學脩身為本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驗也。威如與大有五爻威如同義。謂有自然之威重也。言治家之本。惟在脩身。故必現于身者。有自然之威重。則無論效之久近。而終歸

于吉。是則治家之道。必然之信驗也。此治家之本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威如之所以吉者。惟在反身自脩。則必有自然之威重。非治家專尚威猛之謂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家人

无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也。卦名睽。專指人之與人共事。而情志相睽者言之。聖人設卦之義。真正指人之處睽之時。所以合睽之事言之也。聖人設卦。所以特設睽之一卦者何也。蓋以人之在世。當職任事。思以行其濟世利物之心。未有不與人共事者也。與人共事。則必共事之人。情志和同。乃能一德一心。善其所事。利益在于民物。若不幸共事之人。至于相睽。己又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三

無以合之。則其共事之心。兩不相知。兩不相體。雖欲盡心所事。於其各執一見。兩相違拗之中。必有無形之害。在于民物。此有濟世利物之心者。所不忍為也。此合睽之義。所以重也。聖人以合睽義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睽者何也。蓋合睽之道。在于明彼此相睽。必各有不言之隱。欲合睽而已之心。體不明。則于共事之人。不能虛心相體。必不能體之。而得其情。睽必不可合也。合睽之道。又在于說。彼此相睽。又必各有相非之意。

欲合睽而已之心體。不能和說。則于共事之人。不能平心相體。終亦不能體之。而得其情。睽終不可

合也。以此而言。合睽之用。貴于明。尤貴于說也。如此。此卦兩體。內兌外離。其德為說麗乎明。說麗乎明者。因說生明。說與明。合併而為一也。說與明。合併為一。則必足以合睽矣。故名此卦為睽卦。辭之義。則正言合睽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小柔順也。小事謂心之為心。專以柔順體物為事也。人當睽時。若使己之應物之心。專以柔順體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三

物為事。則必能漸進于說。漸進于明。于所以合睽之道。必有見矣。此所以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釋卦名之義。先以卦象之說。指言人之所以相睽之故。正見合睽之道。所以不可以己也。火離之象也。澤兌之象也。二女者。離為中女。兌為少女也。同居。謂姊妹正母家時也。不同行。謂嫁時各歸其夫也。既各歸其夫。則必有各為其夫家之心。是為其志不同行也。此傳之義。言人之所以相睽者。其

故有二。一由于性質之不同。如火之動而自向于上。澤之動而自向于下。此非其有意爲之。其性質然也。共事之人。各有其性質。性質不同。而不知則必睽矣。一由于心事之不同。如二女雖同居。而必各歸其夫。卽各有自爲其夫家之志。此亦非其有意爲之。其心事然也。共事之人。各有其心事。心事不同。而不相體。則必睽矣。以此而言。人之所以相睽之故。大抵皆由于此。是在彼此之間。皆當兩分其過之事。非可以只見人之不是者也。此合睽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三

之道。所以不可以已也。按此卦名睽之義。本出于卦德。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小事吉之義也。說麗乎明。指卦德言。解見卦辭注。柔進而上行。二句指卦體言。卽承上卦德之說。而引伸之。下體之說。柔也。明居上體上也。以下體之說。而進于上體之明。是爲柔進而上行。在人。則以柔順之德。上達天

德。卽爲柔進而上行也。得中。指六五言之。應剛。指六五與九二。剛柔相應言之。在人。則柔順之德。復其本體。是爲柔得中。柔與剛有合併爲一之用。是爲柔應剛也。此傳之義。雖兼卦德卦體爲說。在人。則只爲一事。蓋人之濟世利物之心。出于一體。相關之誠。而不容已者。其剛也。其能曲體物情。以行其不容已之心者。卽其柔也。凡人處睽之時。所以不能有合睽之用者。皆以其不能柔順之故也。柔與剛不相應之故也。今也以心體和說之故。能麗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四

乎明。是卽以柔順之德。進而上行也。柔上行。則柔順之德。復其本體而得中矣。柔得中。則剛柔爲一。柔與剛有呼吸相應之用矣。德必如此。乃能合睽。此處睽之道。所以小事吉也。

謹按聖人定重卦之名。大抵以卦德爲主。其兼及卦體者。皆以卦體之說。發明卦德之善者也。如此卦所以名睽。卽專以說麗乎明一句爲主。卦體之說。正以發明卦德之善。而卦之所以名睽之義。實不出于卦體。其故何也。蓋人之處睽。最難是明。尤

難是說。處睽不明。不能合睽。處睽不說。亦決不能明。是合睽之道。明為重說。尤重也。六十四卦之中。惟此卦為內兌外離。其德為說麗乎明。說麗乎明者。因說而進于明也。因說而進于明。故能合睽。是六十四卦之德。無有如此卦之德。切于合睽之用者矣。此所以命名之義。專以卦德為主也。若但以卦體為說。則柔上行。乃噬嗑與晉鼎睽。四卦之所同也。柔進而上行。亦晉鼎睽三卦之所同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亦鼎與睽兩卦之所同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然噬嗑之德為動而明。晉之德為順而明。鼎之德為巽而明。皆與合睽之用不甚切。故皆不可以名睽。惟此卦之德為說而明。獨切于合睽之用。故以名睽。此可以見卦之命名。專以卦德為主。不以卦體為主之義也。若此卦卦象。則但可以象人之睽。非所以治睽之道。尤非聖人之意之所重矣。學者讀彖傳。于其兼及卦德卦體卦象之傳。要知卦之所以得名之義。在于何處。則于經義自見頭腦。無望文生解之病。此學易之方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復廣明睽道。以見睽之時用之大。欲人之知自盡也。天高地下。睽也。而生物之事。未嘗不同。男女內睽也。而成家之志。未嘗不通。萬物散殊。睽也。而咸若之事。未嘗不類。此由天地男女萬物。各有其常道故也。以是通之睽者之心。其所以相睽而不同者。皆其後起而有為之心。非其本然之常心也。其常心。則無不同者。果能平心相體。則于其本同之心。體之曲盡。即于其有為而不同之心。亦必能體之曲盡。若是。則所以合睽之道。必有在矣。以是而言。睽之隨時之用。豈不大哉。豈不在于人之自盡哉。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初九悔亡。句。喪馬。句。勿逐。句。自復。句。見惡人。句。无咎。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小事吉之義。即皆彖傳中說德為重之義。此第一爻。言合睽之道。惟在不。用剛而用柔。體見人之心也。馬者。健行之物。行而用剛之象也。惡人。即指相睽之人言之。是己所目。

為惡人者也。見惡人，謂能體見其心也。蓋人有民物為重之心，而以剛行之，是其馬也。剛不能行，是喪馬也。剛不行而必欲其行，是逐之也。愈用剛而愈不能行，是馬不復也。以是處睽，必致有悔。是皆用剛之過也。惟然，故欲悔之亡，惟在不用剛而用柔。喪馬勿逐，俟其自復而已。馬何以能自復？蓋不用剛而用柔，則能體見人之心矣。相睽之人，是向所目為惡人者也。今能用柔以體見其心，則睽可合矣。剛之不能行者，今則行矣。馬自復矣。若是則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三

豈惟悔可亡，共事之人化異為同，必能一德一心，以善其所事。是于己之職任，亦可以免于咎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不見惡人，害必在于民物。己之咎也，故必欲見惡人者，正以避遠此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此卽初爻見惡人之事而究言之也。主與坤卦得主。豐卦配主。夷主。主字同義。心之正理。心之主也。巷者，往來相通之道。以象心之至通之理，施之于

事處處可以通行者也。承上言合睽之用，所以必在于見惡人者，非有所曲徇于道之外也。蓋與人共事，常必體之以至平之心，而心之正理現焉。是遇主也。與人共事，常必求之于至通之道，而心之正理現焉。是遇主于巷也。信如是，則以至平之心，用至通之道，施之于人，何睽不可合乎。以是合睽，非權衡作用之比，何咎之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 三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言遇主于巷，非苟同規利之事，是為不失常道也。言此正見發念不起于民物，而以見惡人為規利之計，則不可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此言合睽之要，惟在去不順以就于順，務自去其矜己傲物之私也。輿者，所以行也。曳者，不行也。牛性順，以象心之順德。掣者，不順也。其人，正指有合睽之責者言之。天者，黥額之刑。劓者，割鼻之刑。天之取象，與乾卦言无首同義。劓之取象，與噬嗑言滅鼻同義。蓋首居衆體之上，有臨蒞衆體之象，人

有臨泣衆人之意。卽首之病也。天卽所以去其首之病也。鼻居面上。高出于面。有矯矯自異之象。人有矯矯自異之意。卽鼻之病也。卽所以去其鼻之病也。言人有濟世利物之心。欲行其志者。是其與也。今以相睽之故而志不得行。是于與見其曳也。然與之曳。非與之自曳。其牛掣也。志之不行。非志之不可行。由己心之不順也。由己之矜己傲物之私。爲之害也。然則欲行其志。惟在去其不順之病而已。痛除其矜己傲物之病根而已。當是之時。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彖

果使其人勇于自治。用天以去其首之病。又用劓以去其鼻之病。則其不順之病根去矣。信如是。則己私旣除。物情必順。始雖相睽。而无初。後必能合而有終矣。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遇剛卽姤卦傳柔遇剛之義。謂柔與剛相際爲用也。言輿所以曳者。以其有剛無柔。心不當其正位故也。今能有終。則是不偏于用剛。有與剛相遇者矣。剛柔相遇。睽必可合。卽卦辭小事吉之義也。

九四睽孤 句 遇元夫 句 交孚 句 厲无咎

此言合睽之道。仍必以元德爲本。欲人之相求于其本也。睽孤者。睽之甚而至于孤也。元。元德也。夫者。有剛德之象也。元夫者。剛健之德出于元德之象也。孚。信也。厲。危懼也。言人之處睽之時。剛而不柔。動輒取忤。仍以無元德故耳。果使剛健之德出于元德。是元夫也。人之在世。雖在睽極孤立之時。果遇元夫。未有不交相信者。其故何也。蓋人之爲人。果有是萬物一體之心。則其隨時處事。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以心感心。未有不能動物者也。惟然。故人之處睽之時。惟在常存兢業。專心一意。注嚮于元。則于合睽之道。必能自盡。庶于己之職任。亦可以免于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象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言必交孚乃无咎者。以其志之行也。言此。正見睽不能合。志不得行。害終在于民物。終不得爲免于咎也。

六五悔亡 句 厥宗噬膚 句 往何咎

此言合睽之道。惟在主于亨也。宗主也。厥宗者所主也。噬膚卽正指噬嗑二爻噬膚之事言之。蓋噬嗑之道。惟在于亨。亨者至通之理。人己之所同也。己之用。不出于亨。則施于物而物必距之。是卽噬腊肉之事也。己之用。果出于亨。則施于物而物必不距。是卽噬膚之事也。厥宗噬膚者。言心之所主。惟在專主于亨。如噬嗑噬膚之事也。往謂往而合其睽也。言人欲合睽而睽不可合。常至有悔者。何也。是非其剛之過也。剛而不能體物。不得其至通。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之理之故也。故欲悔之亡。惟在心之所主。一主于亨而已。惟在用其亨而物不距。得噬膚之用而已。信如是則豈惟悔可亡。往而合睽。睽必合矣。尙何咎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往有慶言以是而往。不惟免一身之咎。亦必有福慶及于民物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此一卦之終。復卽人心順不順之事。各極其情狀言之。以終卦辭小事吉之義。卽正見合睽之用。說德爲重之義也。豕性剛躁。見豕者。謂見相睽之人。剛躁如豕也。塗。泥塗也。負塗者。不自潔之象也。見豕負塗者。謂見相睽之人。其剛躁如豕。其不自潔。又如豕之負塗也。鬼者。暗昧不明之象也。車者。所以行也。載鬼一車。卽蒙上見字爲文。謂見相睽之人。譎詐如鬼。又見其挾詐行事。如載鬼一車也。以上幻相。皆剛而不柔之人。見爲如此。卽傳所謂羣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疑者也。先後與坤卦卦辭先後同義。先者有成心之謂。事至而我有成心以待之。是我爲先也。先。卽不順之義也。後者。無成心之謂。事至而我無成心。惟順以應之。是我爲後也。後。卽順之義也。說脫也。張弧者。欲射之也。說弧者。不射之也。寇。賊寇也。婚媾。婚姻也。往者往而欲有所爲也。遇雨者。和之象也。陰陽和則雨。故易凡言雨。皆取和義。詳見易例。此所謂和。卽正指卦之說德言之。觀兌之初爻。言和兌。夫之象。傳言健而說決而和。則知說卽和之

義也。以上亦詳易例。承上言合睽之道。必小事則吉者。何也。凡人當睽極孤立之時。則只怪人之不。是怪其剛躁。則見為豕。怪其剛躁而不自潔。則見為豕負塗。怪其譎詐。則見為鬼。怪其挾詐行事。則見為載鬼一車。此處睽孤之時者。所見往往然也。不知人之所見。有何一定。在己心之順不順耳。當是之時。己心不順而為先。則張弧而欲射之矣。欲射之者。見為寇也。己心能順而為後。則說弧而不射之矣。不射之者。知其非寇也。乃己之婚媾也。只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此一心而一先一後之間。所見懸殊如此。然則人之有合睽之心者。豈果不當往乎。患心之不柔順耳。患不和耳。果能往而遇雨。則心體和說。必能體之得其情。處之盡其理。用以合睽。必有合睽之實而吉矣。以此而言。人之合睽之用。豈不在于用柔順乎。然則卦辭所謂小事吉者。不誠為合睽之至要乎。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亡。明也。遇雨而後羣疑亡。說而麗乎明也。此

可見合睽之用。明為重。說尤重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

周易通義

卷之十

睽



周易通義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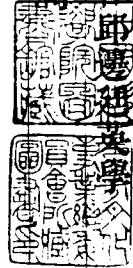
任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三三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蹇之為言為跛蹇之義難而謂之蹇者蓋時方險難動多阻滯之名也易之為教莫重于民難之時險難之時非剛不濟故易以剛德遇險凡三卦曰屯曰需曰蹇聖人皆以濟險之事言之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蹇

一

欲教天下後世以剛德濟險之道使有實益在于民物也然三卦所以不同者屯之內體震外體坎為以動德遇險之卦是正經綸險難時也經綸險難惟患不元惟患不亨惟患不能柔順體物故聖人教以元亨教以建侯者是正言以動德濟險之道也需之內體乾外體坎為以健德遇險之卦以健遇險不患其不能任之為己事也惟患剛果有餘而詳慎不足則于所以濟險之道必不能盡故聖人名之以需需者從容詳慎之義也是正言以

健德濟險之道也惟此卦內體艮外體坎是為以

止德遇險之卦止亦健也然健至于能止則心能

靜定之義也故此卦大義不言所以濟險之道而

惟以見險能止之心言之見險能止者遇險而心

能靜定之義即孟子不動心之義也遇險而心能

靜定則于人情事變之曲折險阻待人體當之處

必能得其自然之窾會而順以應之是正所以濟

險之本也是此卦之義所以別于屯需兩卦之義

者也卦以蹇名者蹇為跛蹇之義是步步崎嶇動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蹇

二

形阻滯之名也聖人之意以為遇蹇能止則真能止矣以止濟蹇是真能以止德濟險者矣此聖人所以以蹇名卦之本義也卦辭之義則正言遇險之心所以必貴于靜定之義也西南東北與坤卦西南東北同義西南者陰方也東北者陽方也陰陽之用陽常為倡陰常為和言西南者為和不為倡之義即順以應之之義也言東北者為倡不為和之義即任智用數不順以應之之義也人心遇險能定則于濟險之事只行所無事順以應之是

用西南之道也。如是則險必能濟。故曰利西南也。人心遇險不定。則于濟險之事。必將任智用數。以求所以濟險之道。是用東北之道也。如是則一人之私智。終亦不能濟險。故曰不利東北也。復言利見大人者。見大人與乾卦見大人同義。謂能存萬物一體之心也。人有是心。則于人情事變之險。必能體之親而處之當。是正所以善其西南之用者也。故曰利見大人也。復言貞吉者。貞爲正固之義。卽承上事言之。蓋必西南見大人之心。一于是而不變。則終能濟險而吉也。凡此皆言遇險之心。所以必貴于靜定之義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蹇之義。因歎卦之止德之善也。見險能止。解見卦辭。注知同。智知矣哉者。聖人之意。以爲任智用數。非真智也。見險能止。則能以本心之明。爲濟險之道。乃真智也。此以見險不止。爲世人之通病。故贊止德之善。欲人之知所用力也。按此傳之險。指外險言。而險德亦實在內。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三

蓋所謂見險而能止者。正謂其以止而險之德。濟險。故見險而能止也。此與屯需兩卦之險。正同一例。說見屯卦傳注。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因歎蹇之時用之大也。中指五爻言。在人則指心之本體言之。利西南。往得中者。言能順以應之。則濟險之道。皆出于本體之中。是爲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言用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四

智濟險。不出于本體之中。必非至通之道。是爲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者。言以萬物一體之心。用西南之道。自能往而有功也。當位。指上五爻言。此卦自二至上。五爻剛柔皆正。當其位。故以當位言之。在人則心當其位之義也。此以當位釋貞字者。心當其位。乃能一于正而不變。是當位。卽所以貞也。必當位而貞。乃吉者。心當其位。則其西南見大人之心。必能貞固不變。故其功可以正邦。是濟險之道。惟當位而貞。則言也。以此而言人之遇險。

之心必出于正當其位之心。乃能濟險。然則蹇之隨時之用。豈不大哉。是豈一切後起智識之事。所可同日而道哉。

初六往蹇來譽

此卦大義。專爲遇險而心不定者示教。故此下六爻皆以能止不能止之事。爲兩兩相形之辭。以申卦辭利西南不利東北之義。此第一爻。先以能止不能止之事。功用之相懸者言之也。往者謂用私智而有所往也。來對往爲文。不用智而有所往。只順以應之之義也。言人之用智濟險。期有益于蹇也。然用智而往。則徒益其蹇。不用智而順以應之。則可以成功而致聲譽。然則人之濟險之道。宜何從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宜待謂不當有急功近利之心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此卽初爻來譽之義。再晰言之之辭也。王心之健也。臣心之順也。蹇蹇者。順蹇之時。做蹇之事也。躬。

與渙三爻。渙其躬。躬字同義。指有我之私言之。匪躬之故。言不以有我之私與之也。承上言濟蹇之道。所以往則蹇而來則譽者何也。蓋用智而往。非心之自然之用也。人心有自然之健。自然之順。乃心之自然之用也。人之濟蹇。惟以吾自然之健。自然之順。順蹇之時。做蹇之事。不以有我之私與之。則所以濟蹇之道。卽在此矣。此所以來則致譽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蹇

六

終无尤。言濟蹇以本心自然之用。終竟無失。欲人之以是而堅其信也。

九三往蹇來反

此下數爻皆卽初爻往來之義。爲兩兩相形之辭。欲人之自擇此爻之義。因以能止不能止之事之在于心者言之也。反與復卦傳剛反歸妹三爻反歸以娣。反字同義。謂心復其位也。言往所以益蹇者。用智而往。則心已出其位矣。心出其位。安能濟險。惟不用智而順以應之心。乃復其位矣。心復其。

位則自然之用何往不濟。此來之所以能致譽者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喜之言心復其位。則本心之健。本心之順。常必有自然之用。供吾享受。反之于心。當亦自覺其可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此以能止不能止之事之驗于人者言之也。連與小畜五爻學如同義。言人與己同心協力。連為一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蹇

七

也。言往所以益蹇者。用智而往。則一己之私。必不協于人心之公。人不與同心協力。安能濟險。惟不用智而順以應之。則心同理同。必有連為一體之驗矣。以眾濟險。何患不濟。此亦來之所以能致譽者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位。謂心當其位也。實。即誠也。即小畜五爻所謂富也。言來之所以能連者何也。以心之當位而實故也。心能當位而實。則眾與連為一體。即小畜五

爻富以其鄰之義也。

九五大蹇朋來

此即四爻來連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大剛健也。朋。同類也。朋來。與豫四爻朋盍簪。同義。謂同類之人皆相聚而來也。承上言濟蹇之道。所以必貴于來連者何也。蓋蹇難之時。非剛不濟。以剛濟蹇。必能與眾同心。致朋來之應于時。乃克有濟。此來連之義之所以重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蹇

八

中。即中庸未發之中。節。即發而中節之節也。大蹇朋來。以中節者。言人以剛德濟蹇。必使此心之用。皆出于未發之中。能中乎自然之節。然後以心感心。有朋來之應。此濟蹇之道。所以必貴于來連者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此一卦之終。復極言能止之善。以終卦辭見大人之義也。碩。大也。謂心之大也。吉。以有濟蹇之實言之。見大人。與卦辭見大人同義。言往所以益蹇者。

用智而往則只是一人之私不出于萬物一體之心。是心之小也。如是則蹇何能濟。惟不用智而心復其位。則萬物一體之心。即吾之本心也。是心之大也。以是濟蹇。則于一時之人情事變。必能體之親而慮之當矣。此所以來則碩而吉也。此濟蹇之道。所以利見大人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與臨上爻傳志在內同義言來碩之所以吉者以其心之濟險之用皆出于中心之誠然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蹇

九

從貴與鼎初爻傳從貴同義言能棄私智而見大人是為去私而存理即如捨賤而從貴也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之為言猶散也。本凝滯今解散之義也。經傳中解字分二義。有以解之散之言者。有以其已解已散言者。義分動靜。其為對凝滯言之則一也。卦名解專指心體言之。所解即以解散心之病痛言之。蓋解之為言散而有和之義。心之體和則解。不解則不解。以解言心。正與醫家言和解同義。蓋氣和而病去之名也。聖人設卦必設解之一卦者。實專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解

十

為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之心健順本一德也。健順為一。則心之體常健。而其用常順。時時發用。無不中正通達。自然和暢。未嘗有病痛也。自夫人剛而不柔。健而不順。而于是時時發病。事事發病。如是之病。若欲節節矯治。則功夫不勝其難。而病亦終不可去。無已。則惟務和其心體而已。心體一和。百病自去。此解之義也。譬之人一身之腠理。氣血不和。則百病生。氣血一和。則百病去矣。又譬之天地之生物。陰陽不和。則百

物之生意處處凝滯。陰陽一和而雨。則百物之生意盎然。自然無不到也。此解之義也。聖人設解之一卦。皆爲健而不順之人。真切示教之辭。其必于此一卦名爲解者何也。此卦兩體。內坎外震。以德言之。是險以動之德也。以德之施于事者言之。是動而免乎險之事也。夫外境之險。在于人事。皆事之至難理者也。今也以險以動之德。動而自免乎險。是非健順合一。得心體自然之和者。不能有此。非得解之用者。不能有此。聖人以爲如是之德。足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解

十一

以盡解之用矣。故名此卦爲解。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解之實者。其用功之節度。當如此做也。利西南。與坤卦蹇卦利西南同義。西南者陰方也。陰之爲用。爲和而不爲倡。利西南者。卽和而不倡。事事順其自然。不以己見與之之義也。无所往者。謂遇易理之事。不須出手做之事也。來復與蹇三爻來反同義。謂有事只如無事。做事之心。常來而復其所也。有攸往者。謂遇難理之事。須出手做之事也。夙速也。事得其理。則不犯手而自然就緒。

所謂速也。言人欲勉于解之實者。惟在一心專用。柔順。事事順其自然。不以己之私見與之。無所往。則心常止乎其所。有所往。亦不犯手而自然就緒。是不論有往無往。皆吉之道也。此求勉于解之實者。用功之節度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解之義也。上險字指心德言。下險字指外險言。險以動者。險與動合併爲一之義也。餘見卦辭注。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解

十一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得衆。以解之驗于人者言之。卽坤卦得朋。蹇卦朋來。此卦四爻朋至之義。蓋事事順其自然。不用私智。則自然心同理同。能得衆也。得中。指九二言。在人。則指心之本體言之。蓋心復其位。是卽此心未發之中。也有功。以解之驗于事者言之。蓋心既得中。則自然發皆中節。必能有攸往。夙吉。往而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此復借卦象之說發明解道。因歎解之時之大也。解卽和也。天地解卽陰陽和也。雷震之象也。雨坎之象也。甲植物之孚甲也。坼開坼也。言天地未解之時。百果草木之生意處處凝滯。此時如欲使之通暢。如何爲力。然天地一解而雷雨作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自然甲坼。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天地之解。自然之功用也。天地如是。人心可知。然則解之爲用之在于時也。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求勉于解之實者。何可以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哉。

初六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卦辭未盡之義。此第一爻未論用功之事。先卽解之一事。鄭重言之。以明其關係于人之重也。言人之爲人生長天地之間。必能隨時隨地。完其職分。乃能免于人之咎責。如是之事。如欲泛而求之一支一節。則何以免于咎。如欲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解

三

求之于外。又何以免于咎。無已。則惟求之心體之和。則可以无咎。是解之一事。乃人之爲人。所以无咎之道也。此可見解之一事。關係于人之重也。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際。與坎四爻傳剛柔際同。義際之爲言遇也。卽姤卦傳柔遇剛之義也。剛柔卽健順也。剛柔際卽健順合也。此傳之義。言人之心體既和。則健順合爲一矣。健順爲一。則事事健。事事順。自然百病不生。故于義當无咎也。言此。正見无咎之道。須求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解

六

之于心體之和。決非節節矯治之事之能爲力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此言解之用。貴能常存戒懼之心。而其要。則在一心之用。常必專一。注嚮于中德也。田者有所爲之象也。獲有得也。田獲三狐。與巽四爻田獲三品。取象之義略同。然必取象于狐者。狐與上爻之隼。當對看。隼高飛。象心之上而不下。性多疑畏。象心之不順。狐穴居。象心之下而不上。性多疑畏。象心之能戒懼也。易假象言事。以狐象人之戒懼之心。與以

馬象心之健以牛象心之順。正同一例。此言獲三狐者。心存戒懼。是得狐之用也。時時做事常存戒懼。是得三狐之用也。言三狐。卽如晉卦言馬蕃庶。乾言羣龍。剝言貫魚之例也。黃中色以象心之中。德矢以注射爲用以象心之有專一。注嚮之用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言人之心。惟貴常存戒懼。則病痛自少。如果人之做事。能不失其戒懼之心。是田而有獲于狐也。時時做事。皆不失其戒懼之心。是田而獲三狐也。其所以能然者何也。以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解

五

其一心之用。常必專一。注嚮于未發之中。是能得到黃矢之用者也。信如是。則于解之用。已能得力。惟當益加貞固。使此注嚮于中德之心。無攙和間雜。則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黃矢者。心注于中也。注于中而能貞。是能得中道者也。故于解之義爲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卽二爻黃矢貞吉之義。反言之。以著戒之辭也。

負乘與賁初爻車徒。取象之義略同。負者。腳踏地

而容俯。容俯者。心虛下之象也。腳踏地者。做事之

心能貼地之象也。乘者。脚不踏地而容仰。容仰者。

心亢上之象也。脚不踏地者。做事之心。不貼地之

象也。負且乘者。言此心乍警乍縱。時而負。又時而

乘也。致寇至。與需三爻致寇至同義。言己之心體

不和。則在外之物情不順。必有起而與我爲難者。

是寇之至。自我而致之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

變之義也。吝。不足也。承上言黃矢之心。若不能貞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解

六

則此心時警時縱。負且乘矣。負且乘。則不能柔順。體物。物必不順。必有起而與我爲難者。是寇之至。自我而致之也。如是之病。亦人人易犯之病也。若遂習以爲常。守之不變。則雖有用剛任事之心。于解之義。亦必有所不足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言此乍警乍縱之心。第自思之。當亦自覺其可醜也。以此致戎。自我致之。又誰咎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此困人之負且乘之病。遂復親切示之以用力之方也。而汝也。拇者。足大指也。解而拇。與咸初爻咸其拇。取象之義正同。蓋人之行。拇常踐地。故于步下之平與不平。穩與不穩。拇皆覺之。解而拇者。言解之功。惟當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則爲能解之于而拇也。朋同類也。朋至對三爻寇至爲文。言能如是用心。則寇不至而朋至也。孚信也。五爻孚字並同。承上言負且乘之所以致寇至者何也。以其心上而不下故也。以其做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解

七

之心常不貼地故也。惟然故欲勉于解之實者。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事事求其安求其熨貼。是則爲能解之于而拇也。信如是則體物之心無微不至。以心感心。必有自然之應。寇不至而朋至矣。是朋之至。卽解之孚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言所以必欲解之于而拇者。蓋恐不能解之于拇。此心終不能當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四爻之孚。解之驗于人者。此爻之孚。解之驗于己者。此爻之義。言解之孚。惟在于心之能柔順也。君子剛健之象也。小人柔順之象也。維惟通獨也。言人心體之不和。皆以其剛而不柔之故也。故有剛德之君子。必能有解之用。則吉。而解之實。只在能爲小人之柔順而已。是君子而能爲小人之柔順。卽君子有解之孚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退柔退也。言能爲小人之柔退。是卽君子有解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解

大

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復教人以拔去病根之方也。公者。心之健中有順之象也。射者。專注而去之之象也。隼之取象。與小過飛鳥同義。皆以象人之心。然必取象于隼者。隼之飛。猛鷲急疾。是心之剛而不柔之象也。墉。城也。高墉之上之隼。是心之上而不下之象也。言人之好剛之心。猛鷲急疾。其用如隼。又上而不下。如高墉之上之隼。此病不除。是所以不能

爲解之病根也。今爲去病之計，必也以其健中有順之心爲主，則心有主矣。以是有主之心，專注此準，爲拔去病根之計，射而獲之，則病根去矣。病根既去，則心體和平，必能柔順體物，施之于事，必有來復夙吉之驗。于事無所不利矣。此解之成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心之不順，心之悖也。解悖，謂去心之不順，以就于順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解

九

三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 句 元吉无咎 句 可貞 句 利有攸往 句 曷之用 句 二簋可用享

損與益兩卦當合看。損益者，抽添之名也。卦名損益，專言損剛益柔之事。爲世之剛有餘，柔不足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所受于天之本心，剛爲體而柔爲用，剛與柔本爲一也。剛柔爲一，則無剛不柔，亦無柔非剛，無有餘不足之可言也。此剛柔之本體然也。若自世之有剛德之人言之，則剛常患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損

三

其有餘，柔常患其不足，剛有餘者，有意氣之剛以攙雜之也。柔不足者，意氣之剛不能進于柔順也。如是，則剛非本體之剛，柔與剛不相應，故其發用流行之間，有無限之病痛。聖人作易垂教，以爲剛有餘，柔不足，非剛之正也。如是之人，必能損其剛，益其柔，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乃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此聖人所以特設損益兩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兩卦，名之以損益者，何也？以卦體言之，兩卦皆三剛三柔之卦也。其上下兩體，又皆乾坤

交而生六子之卦也。又皆剛柔正相應之卦也。以此卦言之。下本乾體本純剛也。上本坤體本純柔也。純剛純柔。是剛柔未通為一也。今也乾坤一交。損下卦之一剛益之于上卦柔體之中。于是剛柔遂通為一矣。是損剛益柔之義也。以次卦言之。上本乾體本純剛也。下本坤體本純柔也。純剛純柔。是剛柔未通為一也。今也乾坤一交。損上卦之一剛益之于下卦柔體之中。于是剛柔亦通為一矣。是亦損剛益柔之義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內兌外艮。其德為說而止。說而止者。說與止合併為一之義也。次卦內震外巽。其德為動而巽。動而巽者。動與巽合併為一之義也。說止為一。動巽為一。是皆能復其剛柔為一之本體者。是亦損剛益柔者之事也。兩卦之卦體卦德皆有合于損剛益柔之義。故名兩卦為損益。其必于此卦名損。次卦名益者。何也。蓋重卦之序。皆必先有下體。後有上體。故下體為主。此卦損在下體。故名損。次卦益在下體。故名益也。此卦名損。故卦爻之辭。即皆以損剛之

事言之。卦辭之義。則正言損剛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元。元德也。即人之萬物一體之心也。凡人剛德之中。有意氣夾雜用事。則剛最難損。聖人以為此有孚焉。惟在養其元德而已。蓋人有肫然萬物一體之心。則意氣之剛自然消化。故元則吉而无咎。是元即損之孚也。可貞與坤三爻无妄四爻可貞同義。謂事之可以常行者。即中庸庸言庸行之義也。此言可貞者。蓋人之剛而不柔。亦多以好高求異之心害之。故欲勉于損之實者。心則欲其嚮于元事。則為其可以貞。則庶乎剛可損也。利有攸往。即承上事言之。言能以是存心。則意氣之剛不為害矣。意氣之剛。既不為害。則于本體之剛。發用流行之處。自必當隨時隨事。盡心力以為之也。曷之用。以下因復以有攸往之事。所以用功之節度言之。二簋與坎四爻樽酒簋二同義。言儉約也。此以儉約不備物之事。象心之務實不務文也。享。即享祀之享。取誠意上通之義。此以人之交神明之事。況

言心之復其本體之事也。言此有攸往之功。當用何道以往乎。惟當斂約此心。務從質實。卽以是質實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心之本體。是則所以有攸往之道也。蓋必如是用心。則剛柔爲一之本體。必能漸復。此所以爲損剛益柔之要道也。

謹按損益兩卦。皆剛柔平分之卦。又上下兩體。皆自乾坤而來。有剛柔互換之爻。是則然矣。然統計全經之中。剛柔平分又上下兩體。剛柔互換者。自隨蠱以下。至既濟未濟。凡十八卦。皆同。其必于此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三

兩卦名之以損益者。何也。蓋隨蠱兩卦爲初爻與上爻互換之卦。漸歸妹兩卦爲三爻與四爻互換之卦。噬嗑井兩卦爲初爻與五爻互換之卦。賁困兩卦爲二爻與上爻互換之卦。豐渙兩卦爲二爻與四爻互換之卦。旅節兩卦爲三爻與五爻互換之卦。此十二卦之剛柔雖平分。雖互換。而其上下互換之爻。皆非剛柔正相應之爻。位不相應。不可以象心之相應。故不可以名損益也。此外以相應之爻互換者。爲既濟未濟。咸恒。損益。六卦。然既濟

未濟兩卦。不以損益名。何也。蓋損之名。損取損下益上之義。上下者。分天人之義也。損剛之雜以人而下者。益柔之純乎天而上者。是爲損下益上。故名損也。既濟一卦。損二之剛。益五之柔。是亦損下益上也。然二五皆中爻。無以上下分天人之義。不可以言損下益上。故不可以名損也。益之名。益取損上益下之義。上下者。分謙亢之義也。損剛之亢而上者。益柔之謙而下者。是爲損上益下。故名益也。未濟一卦。損五之剛。益二之柔。是亦損上益下也。然二五皆中爻。無以上下分謙亢之義。不可以言損上益下。故不可以名益也。咸恒兩卦。亦不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四

以損益名。何也。蓋損之名。損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義。上行者。進而益上之義也。恒卦。損下體初爻之剛。益上體四爻之柔。是亦損下益上也。然所益在于四爻。四爲上之下。非上之上。與道上行之義。不相應。故不可以名損也。益之名。益取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之義。下下者。下而又下之義也。咸卦。損上體上爻之剛。益下體三爻之柔。是亦損上益下也。然所益在于三爻。三爲下之上。非下之下。與自上下下之義。不相應。故不可以名益也。惟損益兩卦。所損所益。不在中爻。損之所益。又爲上之上。有合于道上行之義。益之所益。又爲下之下。有合于自上下下之義。

故獨名之以損益。據此是六十四卦之中無如此兩卦。切于損益之義者矣。此可以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以上俱見易例。

又按易之一書。本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千言萬語。只欲去其不純乎本體之剛。進于柔順而已。故損剛益柔之旨。在于六十四卦之中。實無一卦不如此。獨此兩卦以損益名卦。因復提出此義。再與發明一番。是此兩卦于時義無專主之事。然實賅貫全經最要之關鍵也。觀于兩卦之中。四言元吉。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五

亦與乾坤兩卦以元亨利教之義正相符合。此可以見聖人設此兩卦之義之重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損之義也。彖傳言上下其例有二。一以卦體之上下。況言天人之上。下。蓋以純乎天者爲上。以雜乎人者爲下也。一以卦體之上下。況言人心之上下。蓋以心之剛亢爲上。以心之柔下爲下也。此卦所損之剛。在于下體。所益之柔。在于上體。故以天人之上下分上下。此

傳之義。言卦之所以名損者。何也。蓋人之心。純乎天。則上也不純乎天。則下也。人之爲人。必損其剛之不純乎天而下者。益其柔之純乎天而上者。則剛健之德。復其本體。而其道上行矣。此卦兩體自乾坤而來者。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正有合于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義。故卦名損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五

此一節備舉經文。因指言二簋用享之事。其用功之節度如此。卽孟子必有事勿助長之義也。應者謂功候到時。事與心相應也。盈虛者以氣化盈虛之事。指言人心理欲盈虛之事也。言人之三簋用享之功。無一時可以不用。至其功候已到。事與心自然相應。此則有其時焉。不可強也。損剛益柔之功。亦無一時可以不用。至損其剛而剛果損。益其柔而柔果益。此亦有其時焉。不可強也。惟然。故損益之事。損其盈而盈者漸虛。益其虛而虛者漸盈。

凡此之事皆與時偕行之事。非可以智識意見之事與之者也。此二簋用享之功。所以隨時隨事用力之節度也。按此傳損剛益柔。卽孟子必有事之義。再言有時一言與時偕行。卽孟子勿正勿忘勿助長之義。蓋自古聖賢身心上用功之事。無不如此。而惟此傳與孟子養氣一章言之最爲親切。觀于此則益知孟子以前學術源流之所自出矣。又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初九己事句。遄往无咎句。酌損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損剛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損剛之功。惟以存萬物一體之心爲本。卽卦辭元吉之義也。己事者。視人事如己事之義。卽卦辭所謂元也。遄速也。酌酌也。言剛之爲病。非剛爲病也。剛而不出于萬物一體之心之爲病也。故欲爲損剛之功者。惟欲存萬物一體之心。視人事如己事而已。果有是心。則卽速往爲之。亦可以无咎。剛不爲病也。如恐剛之發用。不無過剛之處。卽以是視如己事之心。隨時斟酌而損之。剛亦

不難損也。此損之孚之所以在于元也。
象曰己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猶貴也。合志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也。言以己事之心。遄往則宜無過剛之病矣。然猶必酌損之者。蓋以剛德之行。惟貴合其本志。故不可不用酌損之功也。按此傳不出酌損之句。却正釋酌損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二利貞句。征凶句。弗損益之。

此爻之義。正言損剛益柔。所以隨時用力之節度。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天

卽象傳損剛益柔有時之義也。貞者。一于正之義也。一于本體之正之義也。在本卦則貞之實。卽指元德言之。心之元。卽心之正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言人之損剛。非欲不用其剛也。正使剛德之流行。常不離乎本體之正。是卽所以損其剛也。惟然。故人之隨時隨事有攸往之功。惟利于貞。若不能貞。一雜以用剛而進之意。則凶矣。弗損益之。卽以利貞之功。自然之驗言之。蓋所謂損剛益柔者。非能以意爲損。意爲益也。惟欲剛德之流行。常不

離乎本體之正。則剛柔之德。漸漸合一。卽剛之體。不見有絲毫減損。而柔已益矣。是則利貞之功。自然之驗也。是則損剛益柔之事。所以隨時用力之節度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中以爲志者。言此一于正而不變之心。惟欲復其心之本體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卽二爻弗損益之之義。再復親切指示之辭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完

此爻之義專對以外見爲損益者言之。三人行與一人行。取象之義當對看。一入行者。獨行也。獨行者。做事只求謙于獨。不參以外見之象也。三入行者。不獨行也。不獨行者。做事不求謙于獨。惟以外見爲主之象也。損一人卽正指外見之損言之。言人爲損剛之功。若不免以外見爲主。有所損。有所益。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之事也。三人同行。我于彼二人之中。取其一而捨其一。是則爲損一人矣。然三人行。則不免人之見存。損一人。亦不免損之見

存。以意爲損。不出于自然之損。是雖有所損。未必卽有得也。若夫做事只求謙于獨。不參以絲毫外見。是則一人行之事也。一入行。則無人之見存。亦無損益之見存。惟欲自謙己心而已。若是則不待有所損而已。得其友矣。蓋友者。柔也。剛與柔。相資爲用。是柔。卽剛之友也。事事求謙于獨。則剛之體。絲毫未損。而剛之用。已進于柔矣。是不待有所損而已。得其友也。是則弗損益之之真功也。

象曰一入行三則疑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三

疑。謂有所不安于心也。一入行三則疑者。言人做事。惟貴體之獨知處耳。若不免外見爲主。有損有益。終不謙于獨。終不得其心之所安也。謹按復四爻。言中行獨復。夬三爻。言獨行遇雨。履初爻傳。言獨行願。晉初爻傳。言獨行正。經傳言獨。皆取體之獨知之地。自求快謙之義。所指之事。亦皆以剛柔之德言之。與此卦一入行之義。正互相發。觀于此。則益知大學中庸言獨。孟子言謙心之學之所自出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此卽二爻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遄卽初爻遄往之遄。剛之爲也。疾。病也。疾有喜。與无妄五爻疾有喜同義。剛不能柔。剛之疾也。剛進于柔。是疾去而有喜也。言人知弗損益之事。惟在隨時隨事。常必求謙于獨。則知所謂損剛者。非損其剛也。損其剛之疾也。損其本無而後起之疾。使夫遄往之剛復其無疾之本體。而有喜焉。則庶乎本心來復于損之義。乃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亦可喜。言疾去則本心復矣。使夫損剛之人。平心思之。當亦自覺其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句 十朋之龜弗克違。句 元吉

此言損疾有喜之後。其自然之益。至于如此。因復重申卦辭元吉之義也。或益之者。謂自然之益。隨時隨地遇之。不能知其所自來也。雙貝曰朋。十朋之龜。謂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靈貴者也。龜者所以決是非。定猶豫之具也。弗克違。言人至或

益之時則隨時做事皆出于本心自然之天。則雖使卜之以十朋之龜。亦弗克違之也。此極言其益之大也。如是之效。惟能養其元德。故能致此。此卦辭所以言元吉者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與象傳上字同義。指天言之祐。助也。自上祐與大有上爻自天祐之同義。言或益之效。隨時隨地自見天則。若天助之然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句 无家。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三

此一卦之終。卽承前五爻之義。再致其諄復之辭也。得臣。與得友同義。剛與柔相資爲用。是柔爲剛之友也。柔與剛相輔而行。是柔爲剛之臣也。无家。指心體言之。言無私也。易凡言家。皆指私言。詳見易例。言人至元吉或益之時。則弗損而益之矣。以是成己。以是成物。必能完其職。分于義。可无咎矣。復言貞吉利有攸往者。人心至危。道無止境。雖至或益之時。一于正之心。不可貳也。有攸往之功。不容懈也。誠如是。則剛與柔有合一之用。必得臣矣。

剛健之德。復其粹然无私之本體。是无家矣。以是而言。損剛之事。誠為終身以之之事。無時而不可致力者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得志。即初爻合志之義。言至是始為自得其本心也。言大。蓋極言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損

三

三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卦命名之義。具見損卦注。損剛益柔。非兩事也。然必分言之者。損剛以省察克治。去其不順之剛。言之。益柔以擴充長養。復其剛柔為一之本體言之也。此卦名益。故卦爻之辭。即皆以益柔之事言之。卦辭之義。則正言益柔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損剛益柔。非兩事。然損言有孚元吉。此不言元吉者。蒙前卦之辭也。利有攸往。與前卦利有攸往。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三

同義。蓋所謂益柔者。非欲減損其剛之分數以為柔也。正欲損去其不能柔之剛。使進于能柔之剛。是則謂之益柔也。故益柔之事。惟在以此心之剛。一主于元。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是即益柔之道也。復言利涉大川者。再即有攸往之事。示以用功之節度也。涉大川者。心虛力健之象也。蓋涉大川者。舟材必壯。以象心之健也。舟中必虛。以象心之虛也。言有攸往之道。當用何道以往乎。惟在以至虛之心。行至健之道。用涉大川之道以

有攸往而已。誠如是。則隨時隨事。無一事之不健。亦無一事不用順以行其健。以是練之于實境。需之以歲時。則剛之分數。絲毫不損。而柔已益矣。此所以為益柔之要道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益之義也。彖傳言上下或以天人分上下。或以心之剛亢柔下分上下。此彖傳之二例。此卦所損之剛。在于上體所益之柔。在于下體。故即以人心之上下分上下。此上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益

下正與小過卦辭上下同義。心之亢。即心之上也。心之虛。即心之下也。民。人也。自上下下。在卦體則損四爻之剛。益之于初。是自上而下。于下之下也。在人心。則損其剛亢。就于柔下。而又下之義也。大者。萬物一體之義。光。無私也。大光。正指心體言之。與坤彖傳光大同義。此言大光者。取韻之叶也。此傳之義。言卦之所以名益者。何也。蓋人之心。有上有下。剛亢。即心之上也。柔下。即心之下也。人之為人。必能損其上。益其下。乃能協于人心之同然。

而民說无疆。此益之驗于人也。且人心上而不下。則隘陋曖昧之私。皆將潛伏其中。而不能去。必能自上下下。使此心虛而又虛。乃能復其廣大光明之本體。而其道大光。此益之驗于己者也。此卦兩體。自乾坤而來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正有合于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之義。故卦名益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兼卦體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中正指卦體言。在卦。則二五為中。九居五六居二為正在人。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益

則復其心之本體。即中正也。有慶。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木道。指卦象言。此傳言木道。與坤二爻傳言地道。正同一例。蓋坤之象地。地道光。即正言坤道光。順道光也。此卦上體為巽。巽之象木。木道行。即正言巽道行。柔道行也。卦具兩體。而專取益柔之義。故惟以巽之一象言之。詳見易例。言益柔之道。所以利有攸往。何也。蓋必隨時隨事。盡心盡力求復其中正之本體。乃能有福慶。及于民物。此所以利有攸往也。所以利涉大川。何也。蓋必以至虛。

之心。行至健之道。然後中正之本體漸漸可復木道乃得行也。此所以利涉大川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復以卦德合併為一之用。言之以明益之道之大也。方。方所也。蓋人之德不能進。施之于事。無成己成物之實者。皆以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故也。今也益之德為動而巽。則健順合矣。健順為一。則時時事事行其健。亦時時事事用順以行其健。德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之進也。豈有疆乎。且健順為一。則心之健。即天之健也。心之順。即地之順也。隨時做事。因心而出。即如天施之而地生之。其益也。豈有方乎。以是而言人之在世。何一時非益之時。何一事非益之事。然則益之為道。是乃無時不在。無事不在。與時偕行之道也。益之道豈不大乎。然則人之所以求勉于益之實者。何可以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乎。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益柔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

第一爻。先發元吉之義。即損卦卦辭元吉之義也。大剛健也。作。振作也。大作。在此卦即正指動德言之。言益柔之事。非以不剛為柔也。柔以剛為體。剛以柔為用。柔即剛之柔也。故欲勉于益之實者。必當立起此心。為剛健振作之事。要使此心一出。于元。則剛健之德。必能復其柔順之本體。而吉施之于事。亦必無不協于時義之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污下也。不厚事。謂不厚于所事也。言所以必元。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乃吉无咎者。蓋不元則德下。德下則不厚于所事。必不免于咎也。

六二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永貞吉。句。王用

享于帝吉。

此即初爻之義而引伸之之辭也。或益之二句。解見損五爻注。永貞。蒙初爻元字為文。即比卦元永貞之義。謂其主于元之心。永遠貞固而不變也。王與帝。相對取象。皆指人心言之。王。以象人之剛健為主之心。帝。以象心之本體也。人心即天地之心。

故以帝象之享與損卦享字同義。蓋以交神明之事。況言心之復其本體之事也。承上言大作之心。一主于元則中有主。而時時受益或益之矣。隨時之益皆必有自然之天則出焉。雖十朋之龜弗克違之矣。當是之時則當如何以用其力哉。惟永貞其元德則吉。以其剛健為主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心之本體則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謂意所不期而自至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彖

六三益之用凶事 句 无咎 句 有孚 句 中行 句 告公用

圭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人之受益必以心中有中德爲本也。凶事憂患之事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謂有必然之信也。五爻有孚並同。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心之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也。公以象人之健順合德之心。圭卽公執桓圭之圭。取象之義以圭爲公之所有。況言中德爲心之所自有也。言人

之爲人。惟貴心能受益。若能益之以凶事而無不受。則于益之義爲无咎矣。然此有孚焉。仍在心之中德而已。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人之爲人。果能以中爲行。則中之本體復矣。心有中德而受外來之益。是卽如告公以事而用圭。取信。圭卽公所自有。決無拒而不受之理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言所以益之而無不受者。蓋以外來之益皆其心之所自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罕

六四中行 句 告公從 句 利用爲依遷國

此因中行受益之事。遂進之以存心養性之全功也。用者用此中也。依者依此中也。國與觀四爻國字同義。國與公相對取象。公以象人之心。國以象心之發用。流行所著落之實地也。遷國以人之爲人之大計言之。言自今以往始復全靠此中安身立命。是卽心之遷國之事也。承上言人有中德。故于外來之益。如告公用圭無不從者。則中爲天下之大本。亦可見矣。然則人受此中。是可專以爲一

時一事受益之本哉。卽當全靠此中。以安身立命。爲依以遷國之計可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傳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言能依此中以遷國。則益在于心。不止爲一時一事之益而已也。

九五有孚 句 惠心 句 勿問 句 元吉 句 有孚 句 惠我德

此因遷國之義。遂教人以體認中德之法也。惠順

也。德謂心之所得于天。而以爲德者。卽元是也。承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望

上言本體之中。可依以遷國如此。然則人之體認

此中也。豈無其準哉。是有孚焉。惟在順我之心而

已知順我之心。則勿復問于人矣。故人之爲人。惟

元則吉也。然只言惠心。豈不慮以習心爲本心。有

認賊作子之患哉。是又有孚焉。惟在順我之德而

已順我之所得于天。不可變易者而已。夫元者。卽

我之所得于天。而不可變易者也。吾惟順是而無

拂焉。亦何患不可依以遷國哉。

謹按孟子言仁人心也。又言仁者人也。又言惻隱

之心仁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卽此爻

元爲我心爲我德之義也。孟子言爲學之方。有言

存者。存卽不失其本然之義也。有言養者。養卽不

害其本然之義也。有言充者。充卽充其本然之善

之義也。是皆此爻惠心惠我德之義也。以是通之

論語大學中庸三書。凡言脩己之功。亦無非惠心

惠我德之義。觀于此。則益知四子之學之所自出

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望

勿問之者。言能自順其心。則不須自生疑惑也。大

得志者。言能自順其德。則必能自得其本心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一卦之終。因極言失其本心之害。以著戒也。擊

傷也。傷不指人之中傷言。凡心之受害之處。卽傷

之事也。恆常也。立心勿恆。謂失其常心也。言人不

自復其中。則心不受益。莫益之矣。既不受益。必反

受害。害心之事。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或擊之矣。究

其受病之由。更無別故。惟以心之本體不復失其

常心故也。失其常心，是以凶也。此可見人之求益之功，必以復其本體之中為最要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偏辭，猶言只說得一半也。若究言之，則傷害之至，有不知其所自來者，皆以失其常心之故。然則人之為人，何可一時一事不用力于元，以求復其心之本體也哉。

周易通義卷之十一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一

益

望



周易通義卷之十二

象下傳

小象下傳

任



三三乾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此剛長之卦之第五卦也。說見泰卦注。夫與履五

爻，夫履夫字同義。夫，決也。決非決而去之之義。即

剛決果決之決也。夫有夫之時，凡人當職任事，遇

有事，關民物，必須行之以剛決之時。即夫之時也。

夫人以剛決做事，未有不起于濟世利物之心者。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夫

是其發念之始，非不善也。然人當乘剛做事之時，

此中稍不自檢，即恐不免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

其究也，至以利物之心為害物之事，皆其心體不

平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病也。聖人有見于處夫

之難，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夫者，

此卦得名兼時與德二義。以卦體之剛柔消長言

之剛長之卦，始于復，終於夫，自復之一剛浸長，至

于五剛，剛長極盛之時也。剛長極盛之時，正夫之

時也。以卦德言之，此卦兩體，內乾外兌，其德為健

而說健者有不容己之誠心。不以外境而有所屈息之義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人當夫時無健德則不足以任其事。健而不說則心體不平亦不能善其所事。故必如此卦之德。健說爲一。乃足以盡夫之時義。是此卦之德。正所以處夫之德也。卦體卦德皆與夫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夫。卦辭之義。則正言處夫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道。當如是也。揚者。發動之義也。王者。心之健也。庭者。平之象也。揚于王庭。言夫時之心。惟欲出于剛健之心。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夫

二

之至平也。孚。信驗也。號。卽號咷之號。言心之誠也。誠而以號言之者。易于誠切之心。多以號言之。若本卦之惕號。无號。同人之號咷。萃之若號。渙之大號。皆此義也。厲。危懼也。告。告戒也。自邑。己之私邑也。卽戎用兵也。告自邑。與泰上爻。自邑告命。同義。不利卽戎。與泰上爻。勿用師。同義。二句之義。言只當于自己分上。勤加檢點。自爲告戒。不可徒尙剛猛。以示武于人。也。此經之義。言人當夫時。不可不行之。以剛決。惟恐剛決之心。不出于心體之平。則

其害甚大。故必欲揚于王之庭者。言夫時之心。必欲出于剛健之心之至平也。然欲夫出于平。則有孚焉。其孚安在一。在于號。號者。求之以誠也。又在于有厲。有厲者。防意氣之竊發也。又在于告自邑。告自邑者。功專于自治也。又有當切戒者。則在于不利卽戎。不利卽戎。謂不可有示武于人之意也。誠如是。則必能揚于王之庭矣。此所以爲揚于王之庭之孚也。復言利有攸往者。言能如是。用心。則夫之心。必出于平矣。至于夫時當做之事。則又當隨時隨事。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則庶于夫之時義。無不盡也。凡此皆所以處夫之時之要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夫

三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此以卦之兩體與卦德釋卦之所以名夫之義也。剛決柔。指卦之兩體言之。此卦下體爲乾。剛也。上體爲兌。柔也。乾兌相重。是剛柔一也。剛柔爲一。是剛決之道。出于柔也。和。卽乾彖傳。太和兌初爻。和兌之和。卽說也。心體和說。無稍乖戾之義也。健而說。卽正指兩體之德言之。人之心。健則能決。說

則能和健而說決而和是亦剛決之道出于柔之義也。惟此足以處夬故卦名夬也。按此釋卦名不兼及卦體剛柔消長之義者。以下文可互見也。謹按此卦名夬履卦五爻言夬履兩夬字非是。偶合實是一義其故何也。蓋聖人定重卦之名本皆以卦德爲主。卦名所指之實事。卽皆以卦德所主治之事言之。此易之通例也。至履卦與夬卦本皆乾兌相重之卦。履之兩體內兌外乾。故其德爲說應乎乾。說應乎乾者。說與健合併爲一之義也。夬之兩體內乾外兌。故其德爲健而說健而說亦健說爲一之義也。履之德健說爲一故可以履剛。可說爲一之義也。履之履五爻所以言夬履之義也。夬以爲剛決之履。此履五爻所以言夬履之義也。夬之德健說爲一故可以任剛決之事。此卦之所以名夬之義也。據此是兩卦夬字本同一義更無疑義。而向來易注于履卦夬字訓爲剛決。此卦夬字乃以君子決去小人言之。是皆望文生解之病。讀易不見大意之病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四

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柔乘五剛指卦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在卦則一柔在五剛之上。爲柔乘五剛在人則以柔順之德乘極盛之剛做事卽爲柔乘五剛也。柔乘五剛所以必欲揚于王之庭者。蓋人之柔順一也。當剛未壯之時則柔順較易。當剛正壯之時則柔順較難。且剛健之貴乎柔順一也。當剛未壯之時稍不柔順則爲害猶小。當剛正壯之時稍不柔順則爲害甚大。今也當夬之時以柔順之德乘極盛之剛而做事惟恐稍有不平貽害民物。故必欲揚于王之庭也。危懼也。卽卦辭所謂厲也。光光明也。無私之義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者。言必體之以誠又常存危懼然後兢業之中心體乃得光明也。尙猶貴也。窮對亨言之。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者。言人一有卽戎示武于人之心。則是心之所尙不在于亨而在于窮矣。故不利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者。總承上文之言。另發一義。言人當夬之時能號而有厲又專于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五

自治不示武于人。則庶無不平之患矣。至于夫之時義。則又當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剛之長。乃能有終。言此正見人之處。夫之時任。夫之事。若不能盡心盡力為之。卽亦恐剛健之心。漸有消退抽減。不能有終也。凡此皆所以處夫之時之要道也。謹按此傳乘五剛。與乾彖傳乘六龍語意正相似。蓋六龍剛之純也。五剛亦剛之盛也。彼處乘字。承上大明言之。實承上元亨言之。言以此元大亨明之德。乘六龍以行乾道。必能有以善其健也。此處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夫 六

乘字指柔言之。實承上和說言之。言以此柔順和說之德。乘五剛以行夫道。亦必當有以善其決也。兩處乘字。皆以乘剛做事言之。惟彼處文義承上六位時成說下。卽是自然合道之義。此釋經文揚于王庭。則正見乘剛做事不可不慎之義。此爲小異耳。向來易注。乃謂柔乘五剛爲一小人在衆君子之上。故卦名夬字。卽以君子決去小人爲說。求之全經。並無以剛柔分邪正之例。而舊說相沿如此。是皆望文生解之病。讀易不見大意之病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夫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夫之時。用壯之道。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卽卦辭揚于王庭之功之真做手也。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壯于趾取象之義正同。壯卽大壯之壯也。夫之時五剛用事。正剛德盛壯之時。故稱壯也。前前進也。趾足也。踐地者也。壯于前趾者。言人之用壯之心。惟當體之于前趾也。蓋人之行。惟趾踐地。則步之穩不穩。著地處熨貼不熨貼。趾皆覺之。壯于前趾者。言人以盛壯之剛爲前進之事。惟恐心體不平。施之于事。終不熨貼。故當全心注嚮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是則爲用壯之心。真能體之于前趾也。體之于趾。心必平矣。此所以能揚于王庭者也。往不勝以下。因復反言之。以著戒不勝者。謂夫其所夫不能終竟其事。是爲不勝其事也。言人當夫之時。行夫之事。必能竟其所事。然後利益在于民物。若使體之不親處之。不當冒焉。以往至于不勝其事。則利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夫 七

不及于民物而害及之矣如是之事皆己之咎故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言夫時之事果能體之于實踐之地求其熨貼則自無不勝之患矣今也不知其不勝而冒焉以往至于不勝而害在民物此所以爲己之咎也

九二惕號句莫夜有戒句勿恤

此承初爻不勝之義因教之以用力之方卽正申言卦辭孚號有厲之義也惕懼也卽卦辭所謂厲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八

也號卽孚號之號也戎寇也指心之私言之恤憂也承上言不勝爲咎皆以意氣之私竊發爲病之故實仍以心之忘懼故耳不誠故耳惟然故處夫之道惟在于惕惟在于號果其能惕能號時時自檢常如暮夜之中有戎竊發也者則可以勿恤矣可不慮有不勝而往之咎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言所以不以不勝爲患者蓋能體之以惕號之心則自然能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句有凶句君子夬夬句獨行句遇雨句若濡句有愠句无咎

此再申言卦辭卽戎之戒因示之以真切用力之方也頄頤也壯于頄謂用壯之意形現于頤也君子有剛德之人之名也夬夬其所夬也五爻夬夬並同獨行與損三爻一人行同義取象之義言人之做事只求謙于獨知之地無人之見存卽如一人獨行然也遇雨者和之象也易凡言雨皆取和義詳見易例此處言雨正指卦之說德言之卽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九

象傳健而說決而和之義也濡卽孟子言濡滯之義言不決也有愠卽孟子尹氏不悅之意言有愠之者也此爻之義言人處夬之時一有示武于人之心則用壯之意必形現于頄矣以是處夬則健必不說決必不和施之于事不得其平必有凶矣是以君子之夬其所夬也惟從獨知之地自求快謙不參以一毫示武于人之見是獨行也獨行則剛德發用必得其自然之和是遇雨也若是則形跡之間卽不免有似于濡滯不決在人亦必有

而譏議之者然于夬之時義則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言君子之所以夬其夬者如此故終无咎也此傳不出獨行遇雨句却正釋獨行遇雨之義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此爻之義復極言壯頰者生心害政深錮難去之病根欲其人之知懼也臀者人所不見之處也指心言之必取象于臀者人之坐必以臀以象人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十

習以爲安之心也无膚謂傷之輕者次且行步顛跛之狀形之至著者也羊性剛很以象人心不順之病根牽謂馴擾之也承上言壯頰之病病根仍在心耳人之爲人果有病根伏于其心則必有標證現于其外生心害政無能逃者此如臀之无膚其傷甚輕其跡甚隱然既有此傷則其行步之間必有次且之狀無能掩覆是皆事理之必然者也如是之病豈無法以治之哉治之之法惟在馴擾其不順之心使就于順則庶幾悔可亡矣然無如

其病根在心卽聞此言亦不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謂心不當其位也惟心不當其位故聽言之聰亦失其本然之明此所以聞言不信者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此爻之義言處夬之道惟貴有剛柔合一之用而必以復其心之本體爲最要也莧陸草名也其爲物木根而草莖木根者剛在下之象也草莖者柔在上之象也剛下柔上以象人之心有剛柔合一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十一

之用也中者心之本體也中行者以中爲行之義言欲心之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也承上言壯頰之病病在能剛而不能柔實仍以心之無中德故耳故處夬之道惟貴有剛柔合一之用而終必以心中有德爲本今欲求進于此惟在以中爲行使此心時時做事常不離乎心之本體則庶乎剛柔爲一于夬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夬之道所以必中行乃无咎者蓋以

心之做事。若不能進于中行。即是中之未光也。按此傳既言中。又言未光。此意須善會。蓋心之未發之中。乃人人之所有者。若心之做事。不能進于中行。是即其未發之中。未能復其光明之本體也。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一卦之終。復言无號之害。以著戒。正以明卦辭。孚號之義之重也。蓋號者誠也。即乾元坤元之元也。人之為人。無事不以元德為根本。至于處夫之時。尤必體之以哀誠一體之心。乃能體之親而處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夬

三

之當。若無此心。而徒恃智識作用之事。求以善其所事。終必有凶。無能逃者。言此正見處夫之道。不可不求之于其本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終不可長。言決無久而不發病之事。蓋決言之。欲人之知懼也。

三三 巽下 乾上

姤 句 女 壯 勿 用 取 女

此柔長之卦之第一卦也。說見泰卦注。姤遇也。柔與剛相遇也。又合也。柔與剛合為一也。卦以姤名者。人之一心。柔與剛相資為用。與天地相遇而成生物之功。夫婦相遇而成倡隨之事。其理正同。故卦名姤也。此卦設卦之義。與復卦對看。蓋人之心。以剛為體。以柔為用。剛即仁也。即人之本心也。以其力之健。故謂之剛。柔即義也。即心之自然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三

用也。以其用之順。故謂之柔。以人之心言之。有是剛。而後可以為人。無是剛。則不可以為人。故人之為人。必以剛反為進德之本。此復卦之義也。以人心之用言之。剛而能柔。則剛有用。剛不能柔。則施之于物。皆不能以體其情。而盡其理。雖有利物之心。終無成物之實。是剛無用也。故人之進德。又必以柔遇剛。為致用之實。此姤卦之義也。聖人以姤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姤者。此卦以卦體之剛

柔消長言之五剛在上一柔初生于下是柔與剛相遇之象也。姤之象也。在人則爲全體剛健之中。柔德發用是正姤之實也。以卦德言之內巽外乾。其德爲巽以健。巽與健合併爲一。亦柔與剛相遇之事也。卦體卦德皆與姤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姤卦辭之義。則正指言姤之事爲剛柔合一之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女柔順也。壯剛健也。女壯者卽女卽壯。卽柔卽剛。是一非二之義也。下言取女。卽正指柔與剛是二非一之病言之。言所謂姤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五

者卽女卽壯。柔卽剛之柔也。是姤之正也。若己之剛德不能柔順。另襲取于在外之柔順。以爲柔順。是女非壯之女。另取于在外之女。以爲女也。非姤之正也。其道不可用也。知此則必欲剛柔爲一而不爲二。是乃所以求進于姤之真功也。謹按此卦勿用取女與兌三爻來兌凶道理正同。蓋說是健之說。不可以外來之說爲說柔。是剛之柔。不可以在外之柔爲柔。其義一也。

豕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以卦體釋卦之所以名姤之義也。解見卦辭注。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此以卦體剛柔消長之義釋卦辭之義也。長者曰漸。充盛之義。卽消長之長也。易取剛柔消長之義。凡十卦。剛之反始于復。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皆剛長之卦也。柔之遇始于姤。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皆柔長之卦也。此節之義。言剛者人之本心也。柔卽剛之用也。柔爲剛之柔。則根著于心。故可養之而俟其充長。若剛外之柔。則只爲智識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五

作用之事。不根著于心。不可與之爲長養之事者。也。故不可用也。按此言在外之柔之不可長。卽正見本體之柔之不可不長也。言此正以見姤之一卦。所以爲柔長之卦之義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復以卦體之說。指言剛柔合一之用。因歎姤之時義之大也。品物多品之物也。章章明也。中正。指九五言。五爲中。九居五爲中而兼正。在人則正指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七

心之本體言之。自其無所偏倚。謂之中。自其不雜以後起之私。謂之正也。此節之義。言天地相遇。天與地本為一也。故生物之功。如是之章明。剛柔相遇。亦非別有一柔與剛相遇也。剛自遇剛之中。剛自遇剛之正。則自然無事。不剛亦無事。不柔。故其志可以大行于天下也。以是而言。人之在世。無一時一事不用剛。亦無一時一事不用柔。是無一時一事非姤之時。亦無一時一事無姤之義矣。然則姤之時義。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所以求進于姤者。何可以一時一事而不實用其力哉。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能姤不能姤之利病。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以柔道馴擾此心之功。不可不行之。以貞固也。金性從革。以象人之變易。從道之心。柅絡絲具也。其制中有軸。而外輪旋轉。中有軸。以象心之有定力。之剛。外輪旋轉。以象柔之用之活而不滯也。繫與否。五爻繫于苞桑。繫字同義。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七

繫于此而不捨之義也。貞。貞固也。有攸往。謂用私智而有所往也。羸。弱也。豕。性剛躁。以象人心不順之病根。羸豕以象不順之病之甚微者。孚。信也。謂有必然之信也。蹢躅者。跳躑不靜之意。孚。蹢躅言豕之蹢躅。是有必然之信者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欲其變易從道如金。又欲其中有主。而用不滯。如柅。故此繫于金柅之功。必能行之以貞固則吉。若不能貞。又用私智而有攸往。則見凶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不順之病根。其在于心者甚微。其形于外者甚著。正如豕性剛躁。雖羸豕亦有必然之蹢躅。不可逃也。此所以繫于金柅之功。不可不行之。以貞固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如牽復牽羊之牽。謂調其不順。使就于順也。言所以必欲繫于金柅者。蓋用柔道以馴擾此心之功。不可不行之。以貞固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此言心之用。貴有剛柔為一之用。不得以在外之

柔當之即正申言卦辭勿用取女之義也。包者蘊蓄之義也。包有魚者言心之蘊蓄之中有自然之用如魚也。魚之取象正以象人心剛柔爲一之用。蓋魚在水中其所欲到瞬息即到是其剛也。然其所嚮無前皆游泳而進無固必之意是其剛之柔也。包有魚无咎者言人之柔順之德果能與剛爲一則心之蘊蓄之中有自然之用活潑如魚矣。如是則施之于事必能曲盡其分。故于姤之義可以无咎也。復言不利賓者即正申言卦辭勿用取女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九

之義。蓋賓之取象對主取象在內爲主在外爲賓。不利賓者言若柔順之德不根于心但以在外之柔順爲襲取作用之事是爲賓不爲主之柔也。施之于事終無實益故不利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即象傳時義之義也。言包有魚乃可語于姤之時義。若爲賓不爲主之柔非姤之時義之所及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此爲剛而不柔者設便門之義也。臀无膚二句解

見夬四爻注厲危懼也大剛健也。言人之心能剛而不能柔則其隨時做事即不免以智識作用之事矯飾于外以爲可幸無過不知此無益也。凡人病在于心必形于外正如臀之无膚則其行步之間必有次且之狀。此事理之必然不可逃也。如是之病惟真知不順之爲害常存危懼之心自加克治則可無以剛取咎之事矣。此所以求進于姤之便門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九

言行之所以次且者正以其平素踐履之實境本無馴擾此心之功故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遂正言剛而不柔之害。欲人之知懼也。起凶猶言招致凶害也。言人之剛柔之德合一與否惟在此心。若心之剛柔不能爲一則是包之中無魚之用也。心無魚之用則隨時隨事發病未有不招致凶害者。故所以馴擾此心之功不可不著實用力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遠民謂不近于人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正言姤之成德有自然之用欲人之知所勉也

杞大木枝幹扶疎以象人心發用流行之盛瓜與

剝上爻碩果取象之義畧同蓋果形圓瓜亦形圓

皆以象心體之圓成果內含仁瓜內亦含仁皆以

象心之生意之充足也章明也謂心之明也含章

與坤三爻含章同義言心之明含藏而不露也隕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三

降也言人之心患不能復其剛柔為一之本體耳

果能復其剛柔為一之本體則隨時隨地在在外之

發用流行如杞而在內之生理充足如瓜本心之

明含藏不露及其自然之用隨時發用則絕非常

人思議可及有似于自天而降者也此姤之成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與彖傳中正同義指心之本體言之命天命

即天理也不舍即初爻繫字之義志不舍命言心

之所存常在于天理之本然不相舍也言九五含

章之用其盛如此是非求之心外也只自完其中

正之本體而已其所以有隕自天者由其心之所

存常在于天理之本然無時暫捨故其自然之用

有如此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剛而不柔之病根欲人為拔

去病根之計也角與晉上爻角字同義角之取象

與乾卦言首意可參會蓋首居眾體之上臨蒞眾

體有矜己傲物之象角體剛又居首上亦用剛傲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三

物之象也姤其角者言欲為姤之學又不忘角之

見也此爻之義言人欲得剛柔相遇之用又不能

去其用剛傲物之心是欲為姤之學又不忘角之

見也是姤而為其角者也如是之人雖有志于經

世然不順之病根不除施之于事終無實益是自

取羞吝之道無所歸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尚通猶貴也窮對亨言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

也姤其角上窮吝者言欲為姤之學而不忘角之

見是心之所尚。不在于亨而在于窮也。故吝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姤

三

三三 坤下兌上

萃 亨 義文 王假有廟 句 利見大人 句 亨 句 利貞 句

用大牲吉 句 利有攸往

萃聚也。卦名萃。正言人之羣居萃處。所以並育不相害之道也。蓋人類之生。至紛至曠同。生並育于區宇之中。必上之人。所以經畫區處之者。使子同居和壹而不亂。若治之不得其道。未有能久而不亂者也。此萃之義。所以重也。聖人以萃之義。關繫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萃

三

于天下生民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萃者。聚民之事。非剛不足以任之。故以剛為本。然剛矣。若不柔順。則體之不至。不和。說則心體不平。剛而不順。不說。則剛不中。剛而不順。不說。則剛柔無相應之用。如是之德。終不足以盡萃之時義。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坤外兌。其德為順。以說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與二相應。其德為剛中。而應合而言之。是有剛健不容己之心。又能順能說者也。是有剛中之德。又有剛柔相應之用者也。人

必有如是之德乃足以盡萃之時義故名此卦爲萃。卦辭之義則正言聚民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卦名下亨字。羨文說詳後王者。心之健也。假至也。王假者言剛健之心欲其體物之無不至也。易言王假凡四卦皆此義。詳見易例。有廟者。人立廟以享祖考。若享之能誠是能有此廟也。若享之不誠是不能有此廟也。此言有廟者言能以有廟之心求民之情則庶能體之無不至也。王假有廟以誠求之心言之復言利見大人者言欲求之能誠必此心真見大人而後可也。蓋大人者萬物一體之人也。必使此心真覺萬物如一體始爲此心見大人也。以上二句言萃之心。亨以下乃以萃之道言之。亨者言萃之道當主于亨也。利貞者言萃之道之主于亨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也。蓋萃者並育而不相害之事也。亨者人心至通之理並行不相悖之道也。欲民之並育而不相害必治之以並行不相悖之道乃能各止其分不相妨害故萃之道當主于亨。又必利于貞也大牲者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萃

牛也。牛之性順用大牲者用順也。此不言牛言大牲者承上有廟之文爲取象之辭也。萃之道知主于亨矣。若不能體之以柔順則于亨之理終不能盡。故言用大牲吉也。亨貞而用大牲庶足以盡亨之用矣。復言利有攸往者總承上文言之言以如是之心行至通之道隨時隨事又當盡心盡力而有攸往焉。則庶于萃之時義無不盡矣。凡此皆所以聚民之要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萃

謹按此本經文王弼本也。據陸氏釋文卦名下亨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今詳全經之中卦辭言亨。凡三十九卦。此卦之外無再言亨者。惟此卦再言亨。彖傳中又不出此字。足知此字爲羨文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萃之義也。解見卦辭注。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

此釋卦辭之義。因歎聚之道之大也。致孝享。正釋王假有廟之義。言以孝享之心。求民之情。則庶能體之無不至也。聚以正。正釋亨利貞之義。蓋亨者人道之正也。貞者一于正而不變之義也。聚民之道。必聚之以人道之正。乃能成其為萃。故亨必利于貞也。天命即天理也。順天命。正釋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之義。蓋亨為人道之正。即天命之自然也。今于亨之理。必欲體之以柔順。又必盡心盡力而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萃

三

有攸往者。正以順天命之自然也。觀其所聚二句。即正指亨之道言之。蓋天地萬物不外一亨。今觀民之聚。必聚于亨。而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矣。此可以見聚民以亨之道之大也。

謹按此傳釋經出利見大人句。下却不釋見大人之義。此與損卦傳出經文數句。下惟釋二簋用享一句正同一例。又不出利貞句。下却兼釋利貞之義。此與小過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既濟傳既濟亨。小者亨也。正同一例。觀于此則知聖文活變有

不可以後人文法求之者。皆此類也。詳見易例。

初六有孚不終。句乃亂乃萃。句若號。句一握為笑。句勿恤。句往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萃民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萃民之事。必以上之誠求之心為本。即正申言卦辭王假有廟之義也。孚。信也。謂有必然之信也。二爻五爻孚字。並同此言孚。指心言之。蓋萃之事在民。而所以萃之。則在上之心。是上之心。乃萃之孚也。乃亂乃萃。上乃字。虛字也。下乃字。猶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萃

三

汝也。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言上之萃之之心。若不能終竟其事。則民萃必亂。萃之亂。非民之自亂。乃上之亂其萃也。號與同人卦言號咷。夬卦言號。同義。哀誠之象也。笑與同人卦笑字同義。有所得而笑樂也。一握猶言一握手也。恤。憂也。言有孚不終。誠不足也。若果求之以哀誠懇切之心。則其始也。不得其情而號。其繼也。必得其情。兩心莫逆。一握手而笑矣。以此而言。果以誠求。無不得者。然則勿須以不能萃為憂也。在自盡而已。果能盡心盡

力以往則萃必成其爲萃于萃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言萃之亂非民之自亂乃上之心先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此承初爻之義而究言之因爲不能誠求之人設便門也引與兌上交引兌之引同義引而長之之義也禴者祭之簡薄不備物者也此取象于用禴者以祭之簡薄而不備物象人之心務實不務文也承上言有孚不終則爲自亂其萃故上之所以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萃

无

萃民之事必能引而長之則吉而无咎然其孚安在惟在用禴而已蓋人心之用必能去文務實乃能體物之情而無不得故聚民之事亦必省去繁文專通以交神明之誠意則民情可得是萃之孚所以在于用禴也此不能誠求之人所以求進于誠之便門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者心之本體也引吉无咎中未變者言如是之事惟心不失其本體者乃能爲之絕非後起智識

之事之所能與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爲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者設教之辭卽以申言卦辭利有攸往之義也如語辭萃如嗟如謂有聚民之心形爲嗟歎也往卽卦辭所謂往也小柔順也此言小則正指偏于柔而剛不足者言之吝不足也言人于萃之事有其心尤貴有其政若徒有聚民之心而形爲嗟歎于民無所利也必盡心盡力往而爲之則可以无咎若祇偏于柔順而剛不足以任之則于萃之義爲吝矣此萃之道所以利有攸往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萃

无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尙通猶貴也巽柔巽也言能往則貴體之以柔巽若能巽而不能往則是以小取吝也

九四大吉无咎

此承三爻小吝之義而究言之也大剛健也言萃之事其任甚重其道甚遠故必任之以剛健不容已之心乃吉而无咎決非但能柔順而剛不足者

之所能任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言萃之道所以必大乃吉无咎者蓋以任萃之事若無剛健不容己之心卽是此心不當其位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爻之義特發元永貞之義爲萃之孚卽正申言卦辭見大人之義也位與象象傳中位字同義謂心之位也萃有位无咎者言萃之道必宰之以正當位之心乃可以无咎也匪孚與晉初爻罔孚同。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萃

三

義皆爲起下之辭言萃之道無他信驗也其信驗在元而已在元而永貞而已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卽卦辭所謂大人也元能永貞卽是此心見大人也能如是則施之民物而安體之一心而順是不惟无咎而悔亦亡矣此萃之道所以貴于見大人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萃之所以必欲有位者蓋以萃之心不能正當其位皆以己私不能淨盡之故是卽心

之未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此一卦之終再復申言卦辭王假有廟之義欲人之反而求諸心也齋咨嗟歎之辭也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言萃之道且無論其事而只論其心只常有齋咨涕洟之心哀誠懇切以求民隱則上之心盡于萃之義卽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民之上也未安上謂居民之上而常有不自暇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萃

三

逸之心也。

三三 巽下坤上

升 元亨 用見大人 勿恤 南征吉

升者。自下升上之名也。卦名升。正言進德之事。而謂之升者。卽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也。蓋人之進德。非能驟進于高遠也。進德之實。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眼前日用之實境。隨時隨事。務求自盡。則自然時時得有進步。循是不已。則德不見其進。而固已上達于天德矣。此與自下升上之事。正同。故進德之事。謂之升也。聖人以升之義。重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升

三

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升者。蓋人之爲人。以剛爲本。而剛德所以進而益上者。其得力則惟在于柔。剛而能柔。則于事理人情。必能隨時隨事。體之曲盡。故于眼前日用之實境。卽時時得有進步。此升之實也。此卦以卦德言之。內巽外坤。其德爲巽而順。巽柔也。順亦柔也。兩體純柔。宜無剛之可言矣。然不知八卦之德。皆統于乾。巽卽健之巽。剛之巽也。順亦健之順。剛之順也。人有剛德而能巽。能順。是正剛之所以能升者也。以卦體

言之。九二剛中與五相應。其德爲剛中而應。人有剛德而進于中。進于應。是正剛以柔升之實驗也。

卦德卦體皆與升之義正相應。故名此卦爲升。卦辭之義。則正言以柔進德之事。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元亨。見大人解。俱見乾卦注。恤。憂也。南。與坤卦西南同義。南者陰方。柔順之象也。此言南。不言西者。連征爲文。故不言西。文勢之便也。征。進也。升元亨者。言升之事。必當主于元亨也。升必主于元亨。何也。蓋人有剛德。所以不能達于天德者。皆以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升

三

後起之私。夾雜用事之病也。人有此病。若但事隨時矯治之功。未必卽能得力。必也此心隨時做事。常嚮于元。常嚮于亨。則後起之私。自然漸漸鎔化。故升之事。必當主于元亨也。用見大人者。卽用此元亨之功。見大人也。蓋元亨。以心之所主言之。見大人。以心之親切見地言之。心常主于元亨。則本心漸復。真覺萬物皆吾一體。是卽此心見大人也。至此則本心既復。德不期其進而自進矣。故言勿恤者。言不憂德之不進也。進德之事。至此已無不

盡復言南征吉者。蓋人心知嚮于元亨則趨嚮正矣。然若隨時隨事。惟知行之以剛健。則于元亨之實。必有體之不能曲盡之處。必用柔順以行其剛健。乃能體之而無不盡。故復言南征吉也。凡此皆人之所以求進于升之要道也。

象曰柔以時升

此以卦之統體釋卦之所以名升之義也。此卦兩體皆柔。故以柔言之。柔之實卽卦德之異順是也。剛以異順而得進步。是以柔而升也。時時異順。卽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升

三

時時得有進步。是柔以時而升也。此卦之所以名升之義也。此卦名升。卽在于卦德與卦體之剛中而應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大亨卽元亨也。有慶謂有福慶及于民物也。蓋剛以巽順而進于中。進于應。是升之實也。欲求至此。非用力于元亨不可。故經言升之道。必當主于元亨也。用此

以見大人則勿恤者。蓋此心能見大人。則必有元亨之實。及于民物矣。故不憂德之不進也。復言南征吉者。元亨之功。必體之以柔順。乃無體之不盡之處。而志可得行。是所以南征吉也。

初六允升大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柔以時升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先爲真切喚醒之辭。欲使有剛德之人。求實實進步處也。允信也。允升者謂于眼前日用之實境。切實求之。實實有進步之處。是則爲信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升

三

能升也。大剛健也。吉以有成。已成物之實言之。言升之道。貴以柔升。非不用剛之謂也。正謂時時做事常必體之以本心之明。實實有進步之處。是則爲信能升也。如是而用剛則必有已成物之實而吉。言此正見有剛德之人。若不能切實體認實實有進步之處。則用剛終不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尚通猶貴也。合猶慊也。合志卽中庸無惡于志之義。言所以必允升乃大吉者。蓋剛德之行惟貴

謙其本志故不可不求升之實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承初爻允升之義遂教之以進德之方必以誠求為本即以申言卦辭元亨見大人之義也孚乃利用禴與萃二爻同義孚謂升之孚也孚乃利用禴者言升之孚惟在于用禴也蓋進德之事惟在體物之能誠人之為人果能隨時隨事省去繁文專體之以交神明之誠意則必能以元亨之心見大人矣故升之孚惟在于用禴也信如是則時時自盡必時時有進步之處故于升之義可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升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與无妄五爻損四爻有喜同義言能復其心之本體為可喜也

九三升虛邑

此言體道之心貴于能虛正對學之有外見者言之也邑即國邑之邑以象人之進德之實地也邑以虛名與莊子言虛室同義皆以象心之虛也此

爻之義專對學之雜以外見者言之蓋世人之學倚外見為主其心以為事物之理合當如此我即因襲行之是亦升之事也然不知以是為升終不免倚藉外見為進德之事終無自得之實是非升之正也故升之功必升自虛邑升虛邑者言必掃除外見專從不睹不聞之中得進德之實地是則為升虛邑也是則為升之功之真做手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疑者不安于心之義也无所疑與遯上爻傳无所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升

疑同義言能升自虛邑則全乎自得之事故能自謙其心无所疑也按此即大學自謙孟子謙心之義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此承三爻升虛邑之義再為切實言之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王心之健也心以健為主故以王象之亨即享祀之享此以交神明之心之誠況言人之體道之心之誠也止凝然不動以象心之凝然不動之本體岐山即西山也山在陰方柔順之象

言岐山以象心之本來柔順廓然無物之本體也
承上言所謂升虛邑者非索之渺茫全無把握事
也正謂以是剛健不容己之心專誠用力求復其
心之廓然無物之本體是則升虛邑之事也如是
則學能自得故吉不以外見自生迷謬故無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事事字與睽卦小事小過卦小事大事事字同
義順事者言只以順其本心爲事無矯揉造作之
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升

美

六五貞吉升階

此卽亨岐山之事而究言之欲人之盡力于此也
貞吉卽指亨岐山之事言之貞者一于是而不變
之義也言此復心之本體之功惟貞則吉蓋如是
則內體之本心外體之實境步步切實可循自下
而上卽如升階然也此貞之所以吉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得志言學至升階乃能大得其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一卦之終言升之究竟惟貴有常虛不富之心
與爲終始卽正結言升虛邑亨岐山之義亦正結
言卦辭南征之義也冥者相忘于無事之義也豫
稱冥升亦稱冥者美惡不嫌同辭也息卽消息之
息非止息之息也不息卽傳中所謂消不富也常
消不富卽不息之貞也承上言學至升階則純乎
自得之事矣熟之又熟則相忘于無事矣冥于升
矣當是之時則當何所用其力哉惟利于心之不
息而已惟欲此心有不息之貞而已蓋人之能剛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 升

美

而不能柔者皆以有成心有意必之故是皆心之
不虛之病也不息則虛矣不息而貞則常虛矣利
于不息之貞者卽守此升虛邑亨岐山之事以終
焉之義也此升之極功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在上謂發冥升之義于上交也消與經文息
字正相對蓋人心意識之事息則漸盈消則漸虛
此言消者謂心之虛也不富與泰四爻謙五爻不
富同義亦謂心之虛也此傳之義言柔以時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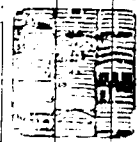
事惟以此心常消不宮爲上達天德之真功也。謹按此卦與晉卦皆言進德之事又皆爲以柔進德之事然不同者晉取柔進而上行之義以天人之大分言之此卦取柔以時升之義以時時有進步之事言之一言其大分一言其自下而上切實可循處也此晉與升之辨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二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二升

卑



周易通義卷之十三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困 亨 貞 大人吉 无咎 有言不信

困者困窮之義也。卦名困。不指一人之困言之。蓋事可謝之而去。守貧賤以終其身者。非聖人之所謂困也。聖人之所謂困者。正謂人臣有公忠體國之心。處上下不交之日。欲潔身則義不可去。欲濟世則道不得行。內無如心。外無如境。何事處極難。至于智慮皆窮。則困之實也。聖人以困之時。義至爲難盡。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困者。處困之道。非徒欲以潔身。又將求所以濟世。人不熟透于人情事理之變。則不足以濟困。熟透于人情事理之變矣。若心體不能和平。則處困之時。不能平心體物。亦猶不足以濟困。此卦兩體內。坎外兌其德爲險以說險者。熟透于人情事變之義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險說合德。惟此足以濟困。故名此卦爲困。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濟困。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困

一

之道當如是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人之所同也。貞者一于亨而不變之義也。大人與各卦言大人者同義。人有萬物一體之心。卽大人也。處困之道。非至通不足以及物。故當主于亨。主于亨之心。若不能貞。則恐變而用智。終不足以及物。故當守之以貞。復言大人吉。无咎者。亨貞之道必出于萬物一體之心。則積誠相感。必有在于無形之地者矣。言吉者。謂有成物之實也。无咎者。謂于己之處困之義無虧缺也。復言有言不信者。蓋謂以言論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困

二

彖曰困剛揜也

此釋卦名之義也。剛者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也。心誠切而不容己。則不可屈息。故謂之剛揜。遮蔽也。內有不容己之心。而外蔽于物。志不得行。故謂之困也。此卦所以得名。本出于卦德。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君子者。有剛德之人之名也。剛中。指二五言。其實指心言之。中者。心之本體也。剛中者。剛健之德。純乎本體。無後起之私以雜之者也。承上言困者。剛揜之名也。然剛而受揜。則爲困。而濟困之道。則仍以剛爲本。蓋困之時。非至通之道。不足以濟之。故其道當主于亨。人之爲人。若無險德。則于困時之事。理人情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困

三

不能體之曲盡。不能亨也。有險德矣。若心體不能和說。則于困時之事。理人情不能平。心相體終亦不能亨也。求其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惟有剛德之君子能之耳。其故何也。蓋剛者人之誠切不容己之心也。人之處困。必有是誠切不容己之心。以爲之本。則于事理人情。必能體之。而無不盡。盡乎險之用矣。亦必能體之。以至平之心。盡乎說之用矣。惟險惟說。故能隨時體當。皆必有至通之道出焉。此所以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此濟困之

道所以以剛爲本也。復言貞大人吉以剛中者貞非有加于亨之外也。一于亨不以不亨者雜之卽貞也。大人亦非有加于君子之外也。以其德之剛言則謂之君子。以其剛之中言則謂之大人。其實一也。此可見濟困之道必有剛中之德以爲之本。乃有濟困之實用也。此剛之所以能濟困者也。復言尙口乃窮者。言人處困之時若無剛中之德以爲之本徒欲恃其後起之智識以言論感人人終不信是爲自取窮困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困

四

謹按易言君子皆指有剛德之人言而所指亦有不同。有指偏于剛健不能柔順之人言者。此以君子與小人對舉之辭。如觀之小人无咎君子吝。大壯之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之類是也。有包柔順在內直以德之剛健而謂之君子者。如乾之君子終日乾乾。同人之利君子貞之類是也。此傳君子當與乾同人君子一例看。易言剛所指亦有不同。有指不能柔之剛言者。如履之志剛。剝之變剛各卦言乘剛之類是也。有指能柔之剛言者。如復之剛

反剛長之類是也。此傳剛揜剛字當與復卦剛字一例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下六爻皆以申言濟困之道所以必貴于亨貞見大人之義。此第一爻先指一剛而不柔之病以著戒也。臀者人所不見之處也。指心言之必取象于臀者人之坐必以臀。以象人之習以爲安之心也。株木者無枝葉之木也。困于株木者言以如株木之心處困是爲困于株木也。幽谷者幽闇之甚之象也。三歲言久也。覿見也。此爻之義對二爻酒食之義取象。蓋酒食者自養之象也。人有剛德如能以柔順自養則心有自然之用。生生不窮。是所以濟困之本也。若剛而不柔則心體窒塞。無生生之用。如株木矣。以是處困是爲困于株木也。既無生生之用因無自然之明是以株木之故入于幽谷也。其極也。至于三歲之久不復見其本心焉。是其所以不能濟困者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困

五

幽不明謂無本心之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此卽初爻所言株木之病。因教之以用力之方也。困于酒食。卽對株木言之。蓋心之所以如株木者。由不善養其心之故也。人能以柔順養其心。則心得所養。卽如有酒食以自養也。以酒食自養之心。處困。是爲困于酒食也。朱紱之象卽對入幽谷言之。蓋幽谷者不明之象也。朱者南方之色。明之象也。入幽谷者不行之象也。紱通韞。蔽膝也。以行來。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六

爲義。可以行之象也。方來之象卽對三歲不覲言之。蓋三歲不覲者久而不見其本心也。方來與比卦方來同義。言能以柔順養其心。則本心之明。可行之道。卽時時來接于心。未有已也。凡此皆能以柔順養其心之效也。利用以下。復以所以及物者。言之。享祀者交神明之事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言當是時。人已相交之際。惟當以享祀交神明之心處之。庶幾有及物之實。若不務積誠相感。遽思征進。則人不見信。困終不濟。其道必凶。無所歸。

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中有慶。言以剛中之德處困。則必有福慶及于民。物有濟困之實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再指一剛而不柔之病。以著戒也。此爻之義。對四爻金車之義取象。蓋金性從革。車利行轉。以象人之變易從道之事也。石則不能從革。不能行轉之象也。剛而不柔。則不能變易從道。心如石矣。以。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七

是處困是爲困于石也。蒺藜草之有刺而不可踐者。據于蒺藜。言其本心不復。則其據以爲安之處。必非可安之處。是爲據于蒺藜也。以上二句以心之現病之處言之。入于其宮二句。乃以心之受病之處言之。蓋宮者。心之象也。以宮象心者。夫與妻同處于一宮。剛與柔並宅于一心。一也。妻者。柔之象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言就其心而觀之。惟見其剛。不見其柔。正如入于其宮。惟見其夫。不見其妻。然也。以是處困。終無及物之實。是其所所以凶。

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乘剛與各傳言乘剛者同義。剛者其銳于濟世之心也。濟世之心出于心之自不容已故謂之剛。乘猶憑也。憑剛做事不能柔順體物。此所以據于蒺藜也。祥善也。與履卦考祥祥字同義。不祥者言雖有濟世之心不能柔順是其德之不善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卽三爻所言困于石之病因教之以用力之方。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困

八

也。來與震來剛來之來同義。做事之念初萌于心卽來也。徐徐者和緩之義。卽卦德說之事也。金車解見三爻注。吝不足也。承上言心之所以如石者以心不和說之故也。若使心之應物皆必出之以和緩則來徐徐矣。來徐徐則心有從革行轉之用。如金車矣。以是如金車之心處困是爲困于金車也。若是則心能柔順必有及物之實。雖其初于濟困之道有所不足亦必能徐圖濟困之實而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謂心能嚮于柔下也不當位指九居四言在人則無剛中之德卽心之不當其位也。雖不當位有與也。與需上交傳雖不當位未大失同義。言雖以不當位之心能用柔順人猶有與之者也。言此正見濟困之道不可不出于柔順也。

九五劓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此言濟困之道必去其所以不能柔順之病根。乃能有濟困之實用也。劓剛與噬嗑滅鼻滅趾之象。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困

九

當參看蓋劓者割鼻之刑取象之義卽噬嗑滅鼻之義也。別者斷足之刑取象之義卽噬嗑滅趾之義也。赤紱與二爻朱紱同義。祭祀與享祀亦同義。變朱言赤變享言祭者假象言意微變其辭如同人之于野于郊咸之其腓其股皆其例也。徐卽四爻來徐徐之義和緩之義也。本不能徐而今能徐是卽剛而滅趾之效也。說和說也卽卦德所謂說也。本不能說而今能說是卽剛而滅鼻之效也。此爻之義言人之所以不能柔順而和說者皆以有

矜己傲物之意。潛伏于中。以爲之病根也。人有是矜己傲物之意。而剛形于面。是卽鼻之病也。有是矜己傲物之意。而剛現于趾。是卽趾之病也。是皆所以不能柔順和說之病根也。今欲勉爲柔順。勉爲和說。惟在用劓。以去其鼻之病。用剔。以去其趾之病。則矜己傲物之病根去矣。病根既去。則本心之明。可行之道。未嘗不在于吾心也。是吾心自有赤紱之用也。以是處困。是爲困于赤紱也。信如是。則趾之病去。前之不能徐者。今乃能徐矣。鼻之病去。前之不能說者。今乃有說矣。當是之時。惟以是和平柔順之心。用祭祀交神明之道。以處之。則積誠相感。必有格心之效。在于無形之地。是其所以能濟困者也。

象曰劓剔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剔志未得。言所以必用劓剔。以去其私者。蓋恐不去其私。終未能自得其本心也。中直。卽中正也。變正言直者。與同人五爻傳中直同義。皆以取韻。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十

之叶也。乃徐有說。以中直者。言所以能徐有說者。以其德之中正故也。受福。言必有及物之實。有受其福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此一卦之終。復爲無剛中之德之人。設便門之義。欲其勉于柔順也。葛藟。對株木取象。心能柔順之象也。臲卼。動搖不安之貌。取象之義。卽連葛藟取象。是用柔順而未得所安之象也。言無剛中之德之人。能用柔順。是其心如葛藟也。用柔順而未得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十一

所安。是其心又如臲卼也。以是如葛藟如臲卼之心處困。是爲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以下卽其事而斷之之辭也。言其心不得所安。故無朱紱赤紱之用。動卽致悔。是其于臲卼之病也。然其心能用柔順。則亦無入幽谷據蒺藜之病。心能有悔。是其于葛藟之效也。征吉。言以是用柔。有悔之心而進。其視夫據不安以爲安者。相去遠矣。故于濟困之義。亦爲吉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言是用柔順而未得所安之人。仍是心之未當其位也。吉行。言能以有悔之心。變易從道。是亦嚮于吉之行也。

謹按此爻。以六居上。本爲當位。傳乃以未當言之。蓋就爻辭事理爲說。非據爻位爲說也。此外。如需之上六。本當位。言不當位。噬嗑之六五。本不當位。言得當。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觀于此。則益知孔子之作象傳。固不沾沾以爻位爲說矣。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三

三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者。取象之卦也。卦名井。專以象人之心。其以井象心何也。蓋天生人而予之。以心心之未發之中。爲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事事資之爲用。其用不窮。與井之水。資人之用不窮。其事正同。故以井象人之心也。孟子言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又言有四端者。擴而充之。若泉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三

之始達。又言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意。卽皆此卦以井象心之義也。聖人設卦之意。以人之心。有井之用。而人不能盡其用也。故特設井之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井者。此卦兩體。內巽外坎。坎者。剛中之卦也。剛中之德。卽心之德也。坎之象。則水也。巽者。入也。人心巽入乎剛中之德。則剛中之用上行。與井之體巽入乎水。則水之用上行。其事正同。故名此卦爲井。卦辭之義。則先明井德。因

及于汲井之事。正以指言心德。因及于事心之功也。邑與升三爻虛邑。泰上爻自邑。邑字同義。以象心之發用流行之實地也。井則心也。改邑不改井者。言心之發用流行之地。其形萬變。是邑有改也。然事雖萬變。而莫不取給于一心。是邑改而井不改也。此正言人之一心。實為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也。无喪无得者。言井為時舍之井。但不盡井之用耳。非于井之中有所喪也。井為大成之井。但能盡井之用耳。亦非于井之外有所得也。言此以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齒

心之本體。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也。此正言心體之有常。不以聖凡而異也。往來往來之人也。井井各井其井也。言人人資用于井。而井之測不測不同。人人資用于心。而心之純乎理不純乎理亦不同。是人之各心其心。即正如往來之人各井其井也。此言心之本體同。而人之心其心者不同也。汔至以下。乃以汲井之事。況言人之事心之功也。汔。幾也。繙。綆也。汔至亦未繙井。言汲井者幾至于泉。而未至于泉。是猶未盡繙之用也。羸。敗也。瓶。汲水器。

也。言人欲自得其本心。與汲井者求至于泉。同皆欲享其用也。若用力雖勤。不自得其心。而遽止焉。是不得心之用也。是即如汲井者。未至于泉。而羸其瓶焉。是不得井之用也。若是則天雖予我以心。我實不享其用于成已成物之實。皆無本心之用。所以凶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參用卦德卦象。以釋卦之所以名井之義也。解見卦辭注。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圭

謹按此傳巽乎水巽字。即入之義也。井體入乎水之中。故水上行。是為巽乎水而上水也。此卦命名之義。于巽取德。于坎取象。正聖人取象活變處。非于巽取木之象也。若取木象。而言巽乎水。即文義亦不明矣。後儒注此。多以木入水出為說。則以牽于大象。木上有水之說。故耳。不知大象一書。與經文象傳之義。往往不相應。是當分別觀之者也。故今不用舊說。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剛中指九五言坎之德也。在人則剛健之德。出于心之本體。即剛中也。剛中之德。為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故人事雖萬變。其資用于心。則同。是為改邑不改井也。剛中之本體。人人有之。乃用力雖勤。不能有功而遽止焉。則于心之所以為心者。終不能實享其用。此其所以凶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二六

此下六爻就井言井。皆以況言人之各心其心之事。欲人之自擇。此第一爻則指夫全不知用力于本心者之事。以著戒也。舊井。即孟子棄井之義。言舊者。久棄不治之井也。蓋人之心。有天理焉。是井之水也。可食者。也有人欲焉。是井之泥也。不可食者也。人于此心。若不知自加修治。則滿心都是人欲。即如井久棄不治。則滿井是泥。不可食矣。如是之人。本心全不用事。為人所棄。即如久棄不治之井。無水可食。即禽鳥亦不顧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人欲也。象象傳上下字。多以天理人欲言之。詳見易例。時舍。謂為時所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做漏。

此爻對初爻看。初爻所指本心全不發現者也。此爻所指則本心猶有發露之處。而發露甚微。又不知用力者也。井谷者。井之體。閭如谷也。射注也。鮒魚之小者。射鮒。言泉之出。僅足射注于鮒。以況言人之良心。僅發露于一時細事。未足發于眾也。甕。即莊子抱甕之甕。亦汲水器也。做漏者。甕做則漏也。射鮒之泉。全賴人時時汲取。庶泉可漸暢。若甕又做漏。則終于淤塞而已。以況言人之良心。發露甚微。若又不知用力擴充。則亦終于滅沒而已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二七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猶時舍也。言人無與之者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有攸受其福。

此爻對前兩爻看前兩爻所指愚不肖之人利欲害心者之事也。此爻所指則賢智之過利欲不害心而亦不知享用其本心者之事也。潔者不停污之謂也。言井渫者以井之渫象心之不沒于利欲也。言不食者以井之渫而不食象心之不沒于利欲而亦不獲其用也。我心與旅四爻我心同義皆直指人心言之言我者設為現身之辭欲人之致思也。惻傷也于心言惻者聖人醒世之辭即孟子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之義也可用汲指井言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六

其實指心言之言心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王心之健也。賢智之人其心必健故以王象之。明虛明也。並受其福指成已成物之實言之。言人與己並受其福也。此爻之義言賢智之人銳于求道利欲不入其心是井之渫者也。然學不識本心于心之自然之用不能享受是井渫不食者也。井如是而不食則井為可惜。心如是而不能享受則心為可惻矣。其所以可惻者何也。心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然而不食者心剛健而不虛明之故也。王不切

之故也。若王能明則以剛健之德有虛明之用施之于成已成物之實境必能隨時隨事取給于足無不具足是人與己並受其福也。

謹按易之一書處處設象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皆象也。惟言心不是象蓋易為聖人言心之書凡言心皆直指人心言之。非象也。統計全經之中言心者八皆非象也。此爻之辭有取象有正言相間成文亦如孟子一書有比喻有正言相間成文之義也。全經之中此類甚多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六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言行道之人亦為之傷惻也。求王明受福者聖人教後世之辭也。言如是之人心有剛德足以任道是世上有用人也是必當求明其心使人與己並受其福不可以意見之偏果于自棄也。

六四井甃无咎

此承前三爻之義進而教之之辭也。甃修治也以甃壘井修井之缺。曰甃言井無論為何等之井但肯自甃其井自可漸漸獲井之用人無論為何等

之人但肯自治其心亦自可漸漸獲心之用故于井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修治也但肯自修其井未有不獲其用者故于義為无咎也

九五井冽句寒泉食

此爻之義則指夫本心為主能盡其心之用者言之欲人之知所勉也冽潔也寒泉新泉也新泉言寒者泉新出于地則寒若停于井而不即食則不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井

三

寒矣寒泉食者言泉之隨出隨食常及其寒而食之以況心之發用流行無停留之義也言人之心患不能復其本體耳果能復其本體則私欲淨盡天理純全是即井之冽也其本體之中隨時隨事發用流行無不得其自然之用是即如泉之湧溢常新而常食然也此能盡其心之用者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在爻位則五為中。九居五為正在人則皆指心之本體言之。即彖傳剛中之義。變稱中正者取

韻之叶也

謹按孔子作彖象傳多借爻位以指言心德在爻位則二五為中剛柔當其位為正在人心則皆指心之本體言之非有異也如此卦彖傳言剛中此傳言中正需卦彖傳言正中五爻傳言中正皆合上下文取韻之叶非義有優劣也此外各卦言正中言中正者不一而足並同此例後儒說易多泥文義故言中之德優于正又言中正與正中當各為一義皆非聖人之意不可從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井

三

上六井收勿幕句有孚句元吉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之義而究言之特發元吉之義欲人之用力于其本也收井口也所以收井故謂之收幕者覆井具也勿幕與淮南子言衛尊同義與眾共之之義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元即乾元坤元之元也承上言人之心如井之冽則心之本體復矣本體既復則不惟可以成己亦併可以成物即當與眾共之如井收之勿幕可也然此有孚焉惟有是萬物一體之

心則自然不私于己。自然能及于物。是卽勿幕之孚也。故養心之道。惟有元德爲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謂發元吉之義于上爻也。大成。謂井養不窮之道。至是而大成也。蓋必至是。乃爲盡井之用。而不負此井。盡心之用。而不負此心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井

三

三三 離下

革句已日乃孚。句元亨。句利貞。句悔亡。

革。變革也。變更法制之事也。凡事奉行既久。小有損益者。非革也。卦名革。專指變更之大者言之。蓋天下事物之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革者將以去弊而便民也。然革之事。最患未至其時而先革。與既至其時而革之不當。革之不當。則去一弊。轉生一弊。又改革之際。上下不相安。官民不相習。吏役因緣爲奸。遂致以便民之事。適以病民而爲害。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三

滋甚。若宋之熙寧變法。其最著者也。聖人以革之一事。關繫于民生利害甚鉅。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革者。革之事。必于其事之源委曲折。無不洞悉其情。乃能有興利除害之實。故其德貴于明。又必體之以和平柔順之心。乃能曲盡人情。爲簡易便民之事。故其德尤貴于說是非。明與說合其德者。不能善其事也。此卦兩體。內離外兌。其德爲文明以說。文明者。心理內明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明說合德。惟此足以盡革之道。故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名此卦為革。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處革之時。任革之事。所以自盡其心之道。當如是也。已日。已至其時也。對先時言。孚。信驗也。凡事奉行既久。未必皆盡善也。然未至當革之時。則情蹟不甚昭著。遠事更張。未必利也。至其時。則情蹟著矣。故已日為革之孚也。元亨利貞。乃以處革之心言之。元者。萬物一體之心也。亨者。本心之明。至通之理也。人之體革之心。一出于元。乃能體認親切。無見表不見裏之患。一出于亨。乃能照顧全局。無治此處害彼

處之患。又必利于貞者。元亨之心。無攙和間雜。乃無意氣之私。夾雜用事。自于革之時義。益能體之無不盡也。言悔亡者。蓋人于變革之事。最易有悔。必體之以元亨貞之心。則庶幾革而當。悔可亡也。凡此皆所以處革之要道也。謹按此經已日。乃孚。舊說多以民信之為孚。義亦可通。惟詳全經之中。卦名下言有孚者。五言孚者。二凡孚。皆為信驗之義。又此卦三爻四爻五爻。皆言有孚。亦皆為信驗之義。不應此孚字。另為一義。

故今不用舊說。

家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此釋卦名之義。先借卦象之說。以明事之所以弊。壞當革之故。皆由于此也。火離之象也。兌之象為澤。此言水者。蓋以象兌之德。則為澤。不為水。此只假象言事。不以象心之德。故澤亦可以水言之也。息。滅息也。水火相息。指事有偏重者言之。蓋法之初立。其事本平。其後行之既久。則有偏重之處。此重則害彼。彼重則害此。如水之滅火。火之耗水。偏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勝為害。此所以弊壞當革之一端也。二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也。在人。則指娣姒之屬言之。娣姒雖同居。而各為其夫。則志不相得。此指共事之人。各懷自利之心者言之。蓋法令之行。內與外。上與下。未有不互相交涉者。至于相交涉之人。各圖自利。則法必漸壞。此亦所以弊壞當革之一端也。凡此皆卦之所以名革之義也。

謹按此傳釋卦名。與睽卦正相似。睽之名睽。本以說麗乎明。足以合睽。故名睽。非僅以卦象而名睽。

也。此卦名革。本以文明以說。足以盡革之道。故名革。非僅以卦象而名革也。然釋卦名。則姑以卦象言之者。以卦德之義。下文可互見也。觀此。則知小畜同人大有之屬。其釋卦名。皆專以卦體言之。意非不重卦德。亦以卦德之義。下文可互見也。凡此皆聖人文法活變處。不似後人文法之拘。最宜善會。至聖人重卦命名之本義。則最重卦德。而參之以卦體。此爲全經之通例。其于卦象。則偶及之。實非所重。學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美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此以卦德釋卦辭之義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者。言必至已日而革。民乃信之。此所以已日爲革之孚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解俱見卦辭注。革而當。不對革之不盡者。上言之。正對革而失當者。言之。蓋人處革之時。任革之事。不患其革之不能盡也。惟患于所以當革之故。體之不親。處之不當。施之于事。不免去一弊。更生一弊。甚至以利民之心。卒

以病民。此革之所以有悔者也。故處革之道。惟在以文明以說之心。用大亨以正之道。隨時體當爲簡易便民之事。則庶能革而當。悔可亡也。此經所以言元亨利貞之義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復以天地聖人之事。廣明革道。不出于元亨之義。因歎革之時之大也。天地革。以寒暑代謝言之。天地之革。以漸。故不見其革。而四時自成。是天地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美

之革。天地之元亨也。命令也。革命。卽四爻改命之義。必以湯武言之者。湯武承大亂之後。以征誅而有天下。當時法令。必無當革不革之事。是革道之大行者。故以湯武言之。湯武之革。上順天道。下應人心。又革當悔亡之至者。是湯武之革。湯武之元亨也。觀于天地聖人之革。皆不外于元亨如此。然則革之道之在于時也。豈不大哉。然則人之處革之時者。何可以一時一事。不體之以元亨也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革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革之心。必以固守中順之德為最要。即豕傳文明以說之義也。鞏固也。用者用此黃牛也。黃中色。以象人之中德。牛性順。以象心之柔順也。革即卦名之革。謂變革也。舊說以革為皮革之革。非是。說見遯卦二爻注。此爻之義。言事至弊壞當革之時。病國病民情蹟昭著。凡有體國之心者。不患其革之不能盡也。惟患應之之心剛健有餘。柔順不足。或照之不明。而雜之以成見。或體之不說。而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无

參之以意氣。遂致有革之不當。反以病民者。是皆處革之心。不出于中順之德之故也。惟然。故處革之道。未論革之事。先論革之心。必也立定此心。堅固守此中順之德。以為制革之本。無論何時何事。皆必以是平心相體。是則處革之最要也。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不可有為。即如各卦言勿用。有攸往之義。言只當固守中順之德。行所無事。不可以有所作為之心與之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下三爻皆以明革之孚。欲使處革之時者。以是為斷。則無輕變舊章之失。此爻之義。先以申言卦辭已日乃孚之義。言革必以已日為孚也。征進也。言人之處革之心。意在便民。未有不主于進者。然未至當革之時。情蹟未著。遽事更張。未必利也。必也至于已日。情蹟昭著。然後革之。以是而進。則吉而无咎矣。吉者。謂有便民之實際也。无咎者。言于己之處革之道。無虧缺也。此正言已日為革之孚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无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謂能去弊便民。是所行有可嘉尚也。

九三征凶 貞厲 革言三就 有孚

此言處革之道。必以參用眾人之謀議為革之孚也。征凶者。謂有征進之意則凶也。貞。即卦辭利貞之貞。謂處革之心。一于元亨而不變也。厲。危懼也。言如師五爻利執言之言。謂人之謀議也。就。成也。合也。革言三就。謂參稽眾人之言。至于三而皆合。

也。孚與卦辭乃孚之孚同義。謂革之信驗也。四爻五爻孚字竝同。承上言已日革之征吉者。蓋必至已日然後革之。是雖征而無征之見存也。若處革之時。不免有征之見存。則必致病民而凶矣。故處革之道。惟欲其貞。貞者處革之心。一于元亨而不變也。又欲其厲。厲者常存危懼。防意氣之用事也。以是自檢其心。又必參稽于衆人之謀議。至于三而皆就。則革之事。有必然之信驗矣。此正言革言三就為革之孚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三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又何之言至是。則事理甚明。無所逃遁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此承二爻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也。有孚孚字。兼卦辭乃孚。三爻有孚之義言之。蓋已日之孚。孚之驗于事者。革言之孚。孚之驗于人者。是皆革之孚也。命令也。承上言。革之事固易有悔。然有道焉。悔可亡也。其道安在。惟在于有孚。誠使考之于事。事有其驗。稽之于人。人有其驗。是則為有革之孚矣。

有革之孚。然後據此以改其命令。則弊必可去。民必受福。以是為革則吉矣。尙何悔之有乎。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民信其志也。民信其志。卽革之孚也。此改命之所以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 未占有孚

此承前三爻之義。再進言之。言處革之道。必以心有元德為革之孚也。大人對上爻。君子看。君子者有剛德而柔順不足之人也。大人者有元德而健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三

順合一之人也。虎變對豹變看。蓋豹文密而虎文疏。豹變者變革之事。文理繁密如豹文也。虎變者變革之事。文理疏朗如虎文也。占者占決卜度之辭也。孚卽卦辭乃孚三四兩爻有孚之孚。謂革之信驗也。承上言已日之孚。孚之在于事者。三就之孚。孚之在于人者。是亦革之孚也。然畢竟革之至當。其孚仍在于一心。蓋法令之事。欲其疏不欲其密。欲其簡易不欲其繁難。是惟有元德之大人能見其大能見其通。則自能疏節濶目。與民更始。其

變如虎文然是真能使民者也是不待占決卜度于外而自有其孚者也是則革之孚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者彪炳之義卽疏朗而不繁密之義也

上六君子豹變句小人革面句征凶句居貞吉

此一卦之終卽承五爻之義反覆究言其利弊正見處革之道惟當以心之元亨爲本不可參之以外之意見也君子豹變解見五爻注小人者柔順之人也此言小人以柔順之道言之面之取象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三

與艮其背之背咸其脢之脢取象之義當對看蓋人面前有見背後無見艮言背咸言脢者正取無見之義以象人之無意見之事也此言面者正取有見之義以象人之有意見之事也革面者謂革去其面之病也小人革面者謂用柔順之道以革去其面之病也征凶與三爻征凶同義居者存諸心之義也貞卽卦辭利貞之貞謂一于元亨而不變也承上言大人所以能虎變者何也蓋大人健順合德雖改革之事而柔順明說之德自在其中

故能疏節濶目如虎文也若君子有剛德而柔順不足明說不足則改革之事不免涉于繁密如豹

文矣其所以繁密如豹文者何也由其體之不親不免參用意見以爲變革故不能爲簡易便民之事是皆有意見之病也是皆其面之病也如是之事則當何以善其事哉惟當體以柔順掃除意見專用小人之道革去其面之病庶乎其可也惟然故革之事一有征進之意則凶惟以元亨之心存主于中無稍間雜則自無意見用事之病而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者密茂之義卽繁密之義也君與復上爻傳反君道君字同義指心之主宰言之小人革面順以從君者言只順其心理之自然不參用外見是則爲能革去其面之病也按傳文例不取象此言從君者承小人爲文也蓋小人義爲柔順實取象于在下之小人故從君之義本爲從心而卽以從君言之是承小人取象之義而引伸之之辭如小畜三爻傳不能正室亦承爻辭夫妻反目之象而引

伸之是其例也。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革

言

三三 巽下離上

鼎 句 元 句 吉 義文亨

鼎者。取象之卦也。鼎為烹飪之器。卦名鼎。專以烹飪之事。況言人之養德之事也。養德之事。必取象于鼎何也。蓋人之德。以剛為本。而剛之實用在明。剛而不明。無實用也。剛欲求進于明。其得力惟在于巽。剛而不巽。終亦不能明也。惟然。故人之有剛德者。必務時時養之以柔巽。然後心理內明。一切後起之私。漸漸鎔化。始能復其剛柔為一之本體。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言

矣。如是之事。與鼎之烹肉。必以巽火。徐徐烹煮。乃能融化成液。其事正同。故養德之事。必取象于鼎也。聖人以鼎之義。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鼎者。以卦德言之。卦之兩體。內巽外離。其德為巽而明。巽者。柔異之義也。明者。心理內明之義也。因巽而明。正用巽養德之事也。以卦象言之。巽之象木。離之象火。兩象相乘。又適有以木巽火烹飪之象。故名此卦為鼎。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用巽養德之事。其功

夫當如此做也。元吉亨。程傳以吉字爲誤文。以彖傳直言元亨。無吉字也。證以大有與升兩卦。經傳之文。其說甚是。今從之。元亨。解見乾卦注。鼎元亨者。言鼎之事。惟當用力于元亨也。鼎之事。必當用力于元亨何也。蓋人之剛而不柔。健而不順者。皆以後起之私。夾雜用事之故也。人有是病。如但事隨事。矯治之功。未必卽能得力。必也立定此心。隨時做事。一主于元。一主于亨。則本心漸復。自然心理內明。一切後起之私。漸漸鎔化。始能復其剛柔爲一之本體矣。此用巽養德之功。所以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謹按大有卦辭言元亨。彖傳言是以元亨升卦辭言元亨。彖傳言是以大亨。是皆正釋經文。元亨之義者也。升傳不言元亨。言大亨者。證以屯隨兩傳。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傳。大亨以正之文。是大亨卽元亨也。今觀此卦彖傳。是以元亨與大有升兩傳釋經之文正同。則此卦經文。亦爲直言元亨。與兩卦同。其例甚明。無疑義也。衍吉字者。以易多元吉

之文。傳寫誤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此以卦象之說。釋卦之所以名鼎之義也。鼎象也。言鼎爲取象之卦也。巽之象木。離之象火。巽之義又柔巽也。以木巽火者。言以木然火。又能柔巽其火也。柔巽之火。最宜于烹飪之事。又與養德之功最爲肖似。故此卦取象于鼎也。聖人以下。乃以烹飪之功。在于心性之地者。言之。上帝天也。享者。上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通之義也。享上帝。卽孟子言事天之義。人心之理。與天不隔。卽所以享上帝也。養聖賢。卽孟子言存心養性之義。彖傳凡言賢。言聖賢。皆指心之本然之善言之。詳見易例。養聖賢。謂養其心之本然之善也。此于享上帝言亨。養聖賢言大亨者。蓋聖人所以于心性之地。用烹飪之功者。固將以盡其心。盡其性。求復其上帝所予之本體也。然欲復其上。帝所予之本體。非養吾心之聖賢。不可。欲養聖賢。故不可不大用其烹飪之功也。凡此皆卦之所以

名鼎之義也。此卦命名本出于卦德。此不具言者。以下文可互見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兼卦德卦體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巽而耳目聰明以卦德言之。因巽而進于明之義也。柔進以下乃以卦體言之。柔即下體之巽也。上行謂進于明也。明居上體故言上行。因巽而進于明故言柔進而上行也。六居五故言得中。與九二應故言應。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巽

乎剛此傳兼卦德卦體言之。在人心則只為一事。蓋人之德以剛為本。而剛之實用在明。其得力在巽。剛而不巽不能明也。不巽不明是剛為後起夾雜之剛。非純乎本體剛柔相應之剛也。今也以柔巽之故而耳聰目明。無復從前之障蔽。則是柔順之德。進而上行矣。柔上行故得中。得中故應乎剛。至是始為復其剛柔為一之本體。而剛德成矣。人欲求進于此。非用力于元亨不可。此所以用巽養德之功。必當用力于元亨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巽養德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有剛德之人。必使此心嚮于柔下。如鼎之顛趾。乃能有剛柔相應之用也。六爻取象亦不逐句取象于鼎。惟每爻首句必取象于鼎者。蓋以鼎之象。提明其大意也。顛下也。趾者鼎之足也。鼎之足常嚮于下。故言顛趾。此言鼎顛趾者。言人做鼎之功。夫必使此心之用常嚮于下。不嚮于上。如鼎之顛其趾而後可也。利出否。即正以所以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巽

顛趾之道言之。出猶去也。否與泰否之否同義。不通之義也。此言否則對亨言之。亨者通明之義也。否者心不通明之病也。言人之心。所以不能嚮于柔下者。皆以其心有不通明之病根故也。故欲法鼎之顛趾。惟當用力于亨。自去其不通明之病。則自漸進于柔下矣。此所以利于出否也。得妾以下。因以顛趾出否。自然之驗言之。妾者柔順之象也。妾之取象與歸妹以娣。娣字同義。對女君言之。女君者柔中之象也。妾者雖不中而猶能柔順之象。

也得妾。謂得妾之用也。以如其鄰以其彙之。以能左右之之義也。子者剛之象也。子與妾相連取象。子爲妾所生。卽剛出于柔之象也。言人果能出否。則其心必嚮于柔下矣。心嚮于柔下。則隨時做事。必得柔之用矣。得妾矣。得柔之用。而剛柔相生。剛亦有因心之用。是得妾以其子矣。信如是。則于心之剛柔之德。皆獲其用。故于鼎之義。可以无咎也。此養德之功。所以當法鼎之顛趾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未悖。言能柔下其心。則可不悖于理也。從貴。與蹇上交。傳從貴同義。言能去心之否。以就于通。明是爲去私而存理。卽如捨賤而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此言養德之事。必使剛柔之德。渾化爲一。如鼎之有實。乃爲養德之實際也。實者。鼎之實也。鼎中所烹之肉。渣滓消盡。融化成液者。乃鼎之實也。此言鼎有實者。言人做鼎之功夫。亦必使剛柔之德。渾化爲一。如鼎之有實而後可也。我仇以下。卽正以

有實之事言之。我者柔也。設爲之辭。苦柔自我也。仇者匹也。指剛言之。剛柔相配。如夫婦之相匹。故柔爲我。剛卽我之仇也。疾病也。卽就也。此卦之德。兩體皆柔。柔爲主。故假柔之辭。以達其意。蓋剛者我之仇也。剛不能柔。是我仇之有疾也。剛不能柔。而柔之本體。亦失其自然之用。是我仇之疾。併卽于我也。今也。剛進于柔。則剛柔爲一。無復我與仇之可分矣。我仇向者之疾。亦不復能卽于我矣。信如是。則剛柔之德。渾化爲一。復其本體。故于鼎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之往也。鼎有實。慎所之者。言知鼎有實之義。則養德之事。必當慎其所之。不可誤于用力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言能慎其所之。則我仇之疾。必能復其無疾之本體矣。故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初二兩爻。正言取象。言鼎有顛趾有實之善。是人當法之之事也。此爻及四爻。反言著戒。言鼎有耳

革折足之病。是人當戒之之事也。鼎耳中虛。貫之以鉉。鼎乃可舉。革變革也。鼎耳革則鼎不可舉。失鼎之用矣。此言鼎耳者。以鼎之耳象人之耳也。言鼎耳革者。言人做鼎之功夫。不當如鼎之耳革也。耳之德為聰。而彖傳言耳目聰明。噬嗑上爻。夬四爻傳。皆言聰不明。是耳之德。即明之德也。耳革。謂失其本心之明也。耳革則行必塞矣。其行塞二句。即正以耳革之病言之。塞與節初爻傳。知通塞。塞字同義。對亨言之。亨者通也。塞者不通也。其行塞者。言其隨時做事。心不嚮于亨。而嚮于塞也。雉者文明之象也。膏者柔潤之物。柔順之象也。食者享用之義也。雉膏不食。言本心之明。本心之柔順。至是皆無有真實享用。即如鼎有雉膏而不得食也。凡此皆以甚言耳革之病也。方雨以下。乃以去病之方教之。雨者和之象也。陰陽和則雨。故以雨象人心之和。方雨。猶言及雨之時也。虧去也。言人所以耳革行塞。動輒有悔者。皆以剛而不柔之故。心體不和之故也。當是之時。惟當專心注意。自體其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望

本心中節之和。及其和也。因即以痛改前非。虧去其悔。則庶幾本心之明。可以漸復。終獲吉也。此養德之功。所以當以鼎之耳革為戒者也。

彖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失其義。謂昧于時義之所宜也。此正言所以行塞之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即三爻所指之病。再極言之。以著戒也。鼎折足者。言人做鼎之功夫。不當如鼎之折足也。取象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望

義言鼎用之不慎。則有折其足者。若人踐履過剛。自致顛蹶。是即如鼎之折其足也。覆公餗以下。因即以折足之病而極言之。公者心之象也。心之本體健順合一之象也。餗。健也。即饘也。正考父鼎銘曰。饘于是。鬻于是。是餗即鼎之實也。此餗字。連公取象。是餗者公所食也。公所用也。即心之本然之用之象也。覆。傾覆也。覆公餗。謂喪失其心之本然之用也。形。形貌也。渥。如詩言渥赭渥丹之渥。謂盛氣現于形貌。即夬三爻壯于頄之義也。此爻之義

卽承三爻言之。言人之所以耳革而行塞者。皆以心體不和之故也。剛而不柔之故也。夫人有剛德而不能柔順。則豈惟有耳革之患哉。其甚也。至于用剛過壯。自致顛蹶。將併如鼎之折其足矣。至于折足。則豈惟有雉膏而不能食。將併其公餽而傾覆之矣。是爲喪失其本心矣。然如是之人。則惟知用剛。惟知用壯。方且盛氣現于形貌。而其形渥焉。如是則能勿凶乎。此養德之功。所以當以鼎之折足爲戒者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鼎

象曰覆公餽信如何也

言人之用剛。本欲行其志也。至于覆餽。則平素之志。信如之何。此特爲詰問之辭。欲其人之一致思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此正言養德之功之準。則欲人之知所用力也。黃者中之象也。耳者明之象也。黃耳二字相連取象。是心之本體之明之象也。金性從革。心之變易從道之象也。鉉所以貫耳而連鼎者。心之運用之象也。

也。金鉉二字相連取象。是以變易從道之心。有自然之用之象也。此爻之義。卽承三四兩爻之言。言人之耳革折足之害如此。然則人欲做鼎之功。夫宜如何以用其力哉。惟在專心注意。求復其本體之明。如鼎之黃耳可也。惟在隨時隨事。變易從道。以盡其心之自然之用。如鼎之金鉉可也。復言利貞者。言如是之功。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不可以一時一事。雜之以後起之私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鼎

中者。心之本體也。實。卽鼎有實之實也。中以爲實者。言人之養德。惟以復其心之本體爲其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一卦之終。正言用巽養德之功。至于成熟者之事也。玉者堅剛溫潤之物。剛柔合一之象也。以玉爲鉉。是剛柔合一有自然之用之象也。大剛健也。言人所以不可用剛者。以其剛柔不爲一之故也。若鼎之功。至于成熟。則剛柔爲一如玉矣。剛柔爲一。有自然之用。如玉鉉矣。信如是則剛德流行必

有曲成萬物之實用是用剛之道未嘗不吉于事亦無所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玉鉉在上謂發玉鉉之義于上爻也剛柔節謂剛柔之用皆中其自然之節即彖傳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之義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三

周易通義

卷之十三

鼎

巽



周易通義卷之十四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任邱邊延英學

三三震上

震句亨句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者伏義八卦第三卦之卦名也經文震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震相重之卦仍名爲震者重卦之震猶伏羲震卦之本義也震動也謂心之動也乾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震于八卦爲乾之屬故動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之德即乾之用也人心之用無時不動無事不動動者聖凡之所同也然震之動則不指動靜之動言之必其民物之事一體相關來于前而動于不容已者乃震之動也此震之動所以爲乾之用也蓋人之心有其體必有其用人所受于天之本心仁也誠也即人之誠切不容已之心也就其不容已之誠之在于心者言之是心之健也故健爲心之體也就其心之遇事而動于不容已者言之是心之動也故動爲心之用也此震之與乾相爲體

用之義也。三畫之卦。必以剛在初爻。一卦爲震者。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一爻爲初。剛德發用。惟動德發用最早。常在事初。故必以剛在初爻。一卦爲震也。震之德。其象爲雷者。動德發用。皆動于心之自不容已。非有待于外也。凡物之動。有動之者而後動。惟雷之動。無動之者而自動。故惟雷之動。足以象心之動也。人有動德。然後民物之事。皆已之事。故其爲益于民物甚大。然動德發用。其力甚健。稍不自檢。卽恐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則其爲害于民物亦甚大。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坤之後。繼之以震者。皆以明動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以復其動之德。善其動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震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震之卦辭。則正教人以動德發用之時。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震亨。與乾卦言亨同義。言震德發用之時。此心當一主于亨。不可雜之。以後起之智識也。震來。與訟卦傳剛來同義。震動之意。初萌于心。卽震之來也。號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二

恐懼也。震來而懼。非有所懼于外也。震德發用。惟恐有意氣之剛。竊發用事。故號號然懼也。啞啞言笑。和適之貌也。震動之來。卽能號號。則意氣無所容。而震爲本體之震矣。震爲本體之震。故舉動之間。意思和適。笑言啞啞也。震驚百里。謂震時所做之事。足以驚懼乎遠邇也。喪矢也。所以舉鼎實而升于俎者。鬯謂鬱鬯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者。二者皆所以交神明之事也。不喪鬯。言震時之事。雖足以驚懼乎遠邇。而震時之心。則只是不喪鬯之心。言心之定也。合而言之。震之心。一主于亨。則主宰定矣。雖主于亨。而震來必懼者。震之來不可不懼也。震來知懼。則震動之心。皆出于震之本體。故能意思和適也。誠如是。則震時之事。雖足以驚懼乎遠邇。震時之心。則只是交神明奉鬯之心。初無震之見存也。此所以處震之要道也。豕曰震。亨震來號號。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三

此傳詳釋卦辭之義。不及于卦之名義者。震之爲動。已見于各卦彖傳之中。故此從略也。恐致福言恐懼。乃以致福故號號也。則天則也。後有則者。言號號之後。此心乃有天則。故笑言啞啞也。遠邇。即指百里言之。驚遠懼邇。謂百里之間。遠者驚。近者懼也。程傳謂邇也。下。脫不喪。七鬯四字。今從之。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者。言以是不喪。七鬯之心。出而任事。則可以當大任也。以祭主言者。即承上不喪。七鬯言之。此亦承經文取象之義。而引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四

伸之之辭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震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仍用卦辭者。所以深明此義之重也。復加後字。吉字爲文者。蓋恐人不識笑言啞啞之義。故特爲分晰言之。言必虩虩之後。笑言啞啞。如是則吉。言此正見震來不懼。即笑言啞啞。終不吉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經文加後字吉字。此傳不異于前者。註明有則義已明也。

六二震來虩虩。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爻之義。再卽號號之義。詳言震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節度也。厲。危懼也。億。圖度也。震來厲億者。言震之當慎。尤在于起念之時。故震之方來。旣當厲。又當億也。震時之心。惟恐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故當厲。震時之事。惟恐不盡于震之時義。則無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五

益于民物。而反害于民物。故當億也。喪貝。與睽初爻喪馬。取象之義略同。貝。爲貨貝之貝。以流通爲用。卽卦辭亨之用也。喪貝者。謂震時欲舉之事。有時不可通行于民物。是爲自喪其貝之用也。躋于九陵。與同人三爻升其高陵同義。謂提起此心。自立于至高之地。再復審量其全局也。勿逐。七日得。與睽初爻勿逐。自復同義。七日。言不久也。得。謂得其則也。喪貝以下。卽承厲億之義言之。言當震來厲億之時。若其道可以通行于民物。則固善矣。若

或震時欲舉之事。不可以通行于民物。是自喪其
貝之用也。所以喪貝。必以心之不得其則故也。必
以不能照見其全局故也。當是之時。惟當提起此
心。自躋于九陵之上。再復審量其全局。則天則必
可見矣。勿逐七日得者。言勿須急于行而逐之也。
七日而得。自然之理也。凡此皆震來虩虩之時。所
以自檢其心之節度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與屯二爻傳乘剛同義。乘猶憑也。震之德。卽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六

剛德也。震來厲乘剛者。言震來之時。憑藉剛德。做
事。惟恐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故。不可以不懼也。
謹按震坎艮三剛卦。雖皆爲健之用。而其發用得
力之處。亦各不同。震之德。以其心之剛壯。遇事而
勇于自任者言之。坎之德。以其心之不倦于更涉。
能盡乎萬事萬物之變者言之。艮之德。以其心之
堅定。不因外境而有所移奪者言之。此三剛卦之
用之異也。巽離兌三柔卦。雖皆爲順之用。而其發
用得力之處。亦各不同。巽之德。以其心之柔巽。遇

事。而能思繹善入者言之。離之德。以其心之虛明
能燭乎萬事萬物之情者言之。兌之德。以其心之
和說。不因外境相激而失其平者言之。此三柔卦
之用之異也。據此是震德發用。正健德發用。力量
甚猛之時。故震卦經文防病之辭。卽多與乾卦正
相應。此爻震來厲億。厲爲一義。億爲一義。卽正乾
卦三爻四爻之義也。蓋厲卽乾三爻夕惕若厲之
厲也。震來所以當厲者。動德發用。力量甚健。惟恐
有意氣之剛。竊發用事。故當厲也。億卽乾四爻或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七

躍在淵之義也。震來所以當億者。震時做事。皆關
繫民物利害最重之事。惟恐不盡于震之時。義則
爲害于民物甚大。故當億也。據此是厲爲一義。億
爲一義。是皆震德發用之時。所以自檢其心之要
道也。舊說于此爻經文。多以震來厲爲句。億字屬
下讀。但爲發語辭。則于震時檢心之道。爲少一義
矣。故今不用舊說。

又按舊說。所以以震來厲爲句者。據象傳之文也。
然不知象傳釋經。本不一例。有合一爻之義而統

釋之者亦有據爻辭數句而分晰釋之者有逐句詳釋之者亦有舉其要而釋之者此傳專釋震來厲者以厲之義重故專釋之是正舉其要而釋之之例也又象象傳中出經文亦有不出其全句而截為兩句者如此爻經文本以震來厲億為句傳言震來厲截去億字者此專釋厲字義也又遯卦卦辭本以遯亨小為句傳言遯亨截去小字者此專釋亨字義也未濟卦辭亦以未濟亨小為句傳言未濟亨截去小字者亦專釋亨字義也此三傳截出經文並同一例惟彼兩卦在彖傳之中釋經皆從其詳故兩小字仍見于下文此在象傳之中釋經多從其略故億字以下不再加訓釋此為小異耳凡此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俱詳易例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此再申言卦辭笑言啞啞之義也蘇通蘇廣韻蘇舒悅也本草紫蘇註蘇从蘇舒暢也此言蘇蘇正取舒暢和悅之義即卦辭笑言啞啞之義也震行震之行也眚災也蓋震者健之發也乾之用也乾

卦傳曰保合太和言健能和也夬卦傳曰健而說夬而和亦言健能和也剛健之發惟貴和說故震德發用之時亦必蘇蘇然舒暢和說然後心體和平震之行可以无眚言此正見震之發用若不能和則其行必不免于眚也此所以貴于笑言啞啞者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言震則一主于剛健可矣必欲其蘇蘇何也蓋震不蘇蘇則是震動之意不出于中節之和即是心之不當其位也

謹按舊說多將蘇蘇說作不好字樣因傳言位不當之故也今詳象傳之中言位不當者共十六爻文法亦不一例如履三爻傳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此就經文啞人之義直斷之之辭也此一例也又如大壯五爻傳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此非直斷之之辭文意又多一折蓋羊者不順之象也喪羊者去其不順之象也言大壯之時所以必欲喪羊者蓋恐不能喪羊終是此心不當其位也萃四爻傳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亦同此例。此又一例也。此傳位不當。正與大壯萃兩卦傳中位不當一例。詳見易例。又經文震蘇蘇震行无咎。言震能蘇蘇則震之行可以无咎。文義甚直截。與卦辭笑言啞啞之義。又正相符合。故今不用舊說。

九四震遂泥

二爻三爻申言兢兢啞啞之義也。此爻之義。則指言不能兢兢啞啞者之病以著戒也。遂卽家人二爻无攸遂之遂。專必之義也。泥。讀去。滯泥不通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十

義也。震遂泥者。言震之時不能兢兢。則意氣乘之。而入于專必。不能啞啞。則其心不見天則。而所見不免于滯泥。凡此皆震時易犯之病。不可以不戒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光光明也。言震之所以遂泥者。皆以心之有私。心體不光明之故也。

六五震往來

句 厲 句 億 句

无喪有事

此再卽二爻之義而究言之之辭也。往來者往而

復來也。事與坤三爻從王事。睽卦辭小事吉。事字同義。謂心之所有事也。言人當職任事。此事終則彼事始。震動之意。去而復來。亦事之常有者也。處之道則無別法。惟在于厲。惟在于億。期于不喪。失其心之所有事而已。有事以心之所主言之。卽卦辭之所謂亨。象傳之所謂中也。震時做事必欲不失其亨。不失其中。卽不喪其心之所有事也。此所以當厲當億者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十一

危行。謂以危懼之心行其震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心之所事。卽在于未發之中。不失其中。卽不喪其心之所有事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人之處震而德不足者之病。因教之以用力之方也。索索。蕭索之意。剛不足而氣不充也。矍矍。驚顧之貌。心無主而神不定也。征者。用剛而進之義也。躬。與蹇二爻匪躬。渙三爻渙

其躬躬字同義躬者私也。于其躬者爲私之義也。鄰卽對躬取象鄰者公也。于其鄰者爲公之義也。婚媾與睽上爻婚媾同義。其事之人卽婚媾也。言與師五爻執言革三爻革言言字同義謂一時可採之謀議也。承上言處震而笑言啞啞者有其德也。若德不足而處震之時任震之事則有震索索而視矍矍者矣。若以是無主之心復欲用剛而進則其凶必矣。然人之處此豈無所以處之之道乎。凡人震德發用惟當自辨其發念之初因何而起。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三

若因私而起是震于其躬也。因公而起是震于其鄰也。辨乎此則吾心之震卽斷斷不于其躬而必于其鄰則于震之義可以无咎矣。誠如是則雖震時之事力難獨任。同事之人皆婚媾也。以無私之心與人共事。婚媾之言豈不可採而聽乎。亦何患不足以善其所事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謂不得其本體之中也。鄰戒卽婚媾之言也。不言婚媾言鄰者承上于其鄰之義而通釋之。

之辭也。此傳之義言震索索者處震而不得中道。義當凶矣。然猶可以无咎者知重公義而畏鄰戒。則猶可以資衆力以善其所事。是亦處震之一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震

三

三三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者伏羲八卦第七卦之卦名也。經文艮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艮相重之卦。仍名爲艮者。重卦之艮猶伏羲艮卦之本義也。艮止也。謂心之止也。乾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艮于八卦爲乾之屬。故止之德爲乾之用也。人心之用有行有止。然艮之止則非止而不行之謂也。正謂此時行時止之心。皆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丙

必止于吾心之本體不因外境之禍福利害。而有所移奪。是則爲艮之止也。此止之德所以爲乾之用也。三畫之卦必以剛在三爻一卦爲艮者。三畫之卦以最下一爻爲初。以次爻爲中。以三爻爲上。震坎艮皆剛德也。然必剛之至者而後能止。剛不至不能止也。艮在三剛卦之中。有要其終之義。故三畫之卦必以剛在三爻一卦爲艮也。艮之德其象爲山者。天地之間無物不動。惟山之體凝然峙立。萬古不動。故惟山之止足以象心之止也。人有

健德。至不以外境之禍福利害而動其心。則止之

德可謂成矣。然均之爲止。而其止又有不同。有純乎本體之正。以爲止者。是止之正也。有不純乎本體之正。不免倚藉外見。用力以做成之者。非止之正也。二者之在于心。其辨甚微。及其施于人倫日用之間。則其是非得失之相去。有不可同日而語者。是止之爲止。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學。爲甚重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震坎三卦之後。繼之以艮者。皆以明止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丁

以復其止之德。善其止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艮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艮之卦辭。則正言艮之德。必如是而始爲善也。背之取象與革上爻面字當對看。人于面前有見。背後無見。言面者。取有見之義也。有意見之義也。言背者。取無見之義也。無意見之義也。艮其背者。言心之所止。常必止于心中正之本體。不以一毫意見參之。是爲止于所不見之地也。止于所不見之地。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言無我之見存也。庭與夫揚于王

庭。庭字同義。平之象也。行其庭者。言良之止非不行也。當行卽行。行必出于心體之至平也。行出于心體至平之地。則不見其人矣。不見其人。言無人之見存也。信如是。則通行止爲一。旣無我見。亦無人見。以是爲止。是純乎本體之正。以爲止者也。故于止之義爲无咎也。

謹按。良其背者。無意必之義也。無意必。則無我。此所以不獲其身也。行其庭者。平心做事。廓然大公之義也。廓然大公。則無物。此所以不見其人也。以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良

六

易證之。良其背。卽成其晦之義。行其庭。卽夫揚于王庭之義。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卽同人于野于郊之義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之義。因併釋卦辭。良其背。行其庭之義也。道謂心之理也。光明。言無私也。此傳之義。言良之德爲止。止者。非不行之謂止也。通行止爲一。而無之非止者。也有時而止。時當止也。有時而行。時

當行也。行止。心之動靜也。心之動靜。各隨其時。而心理之光明則一。此所以靜亦止。動亦止也。此所以能良其背。行其庭也。

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之義也。止其所。謂心之所止。止于心體之本然也。蓋人之心。皆有其寂然不動之本體。是止之所也。止于是。而不遷。是之謂止其所也。上下敵應。指卦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良

七

體言之。上下。上下卦也。敵應。謂上下兩體。剛與剛。應。柔與柔。應六爻之位。皆以均敵相應也。不相與。謂六爻皆敵應。無彼此相求之情。是爻位之不相與也。在人。則平心相應。于物。無所私繫。卽心之不相與也。八純卦。皆上下敵應。獨于此卦發之者。蓋敵應之象。于止德最爲肖似。故借以明心之止也。承上言。惟心理之光明也。故良之止。必止于其所。止其所。則無我。此所以不獲其身也。行則平心相應。而不相與。不相與。則無物。此所以行其庭。不見

其人也。以是爲止是通行止爲一。純乎本體之正以爲止者。此止之所以无咎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止之功。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正言求止之功之眞做手也。趾足也。踐地者也。艮其趾者言求止之功。惟當體之實踐之地以爲止也。趾之取象與二爻之腓相對看。此與咸初爻之拇。二爻之腓相對取象之義正同。蓋趾者踐地者也。腓脚肚也。不踐地者人之行。趾與腓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六

同時用力。然趾踐地腓不踐地。則于地下之平與不平。放脚之穩與不穩。惟趾覺之。腓不覺也。艮其趾者。言人之求止之功。惟在以本心之明。體之于踐履之實境。事事求其慰貼。使吾所做之事。內體之本心而安。外著之實境而穩。一如趾之踏實地。然者。是則爲體之于其趾也。以是爲止。是則爲艮其趾也。信如是。則心之所止。皆止于心之所安。故于艮之義。可以无咎。復言利永貞者。言如是之功。必當永遠貞固其心。以從事于此。不可以後起之

私間雜之也。是則求止之功之眞做手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指心之本體言之。未失正。言以艮趾之功爲止。自可不失其本體之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下數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反復之之辭。此爻之義則正言求止不求之本心。只以外見爲主者之病。以著戒也。腓之取象與初爻之趾正相對。蓋人之行。趾踐地。腓不踐地。腓不踐地。則只知盡力向前。其于地下之平與不平。放脚之穩與不穩。皆不覺矣。艮其腓者。言于求止之功。不能爲其趾只爲其腓也。拯者。救治之義也。隨與咸三爻隨字同義。言心不自爲主。而有所隨于外也。快。慊也。心不快。與旅四爻心不快同義。言不自慊其本心也。承上言求止之功。必貴于爲其趾者。蓋事事體之實境。以求自慊其本心。是本心自爲主之事也。故足貴也。若于求止之功。雖亦能盡力爲之。然不知體之實境。以求自慊其本心。是于求止之功。不能爲其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六

趾。只爲其腓也。做事不求自慊其本心。而但因襲倚藉于外入之見。以爲理當如是。我卽爲之。是心不自爲主。而有所隨于外也。以是爲止。將亦不自知其爲隨。不知所以救治之矣。如是之止。盡力爲之。雖亦可不撓于外境。然究之心之所止。不止于心之本體。返之于心。終有不能自慊之處。是則可以自覺者也。

謹按此兩爻之義。與孟子不動心一章義正相發。蓋不動心者。心不撓于外境之義。卽此卦所謂止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三

也。孟子不動心。由集義功夫。積累而成。卽初爻艮其趾之事也。告子不動心。由義襲功夫。用力做成。卽二爻艮其腓不拯其隨之事也。隨卽襲也。義不出于本心。而有所因襲倚藉于外。卽隨之義也。其心不快。卽行有不慊于心之義也。觀于此。則益知孟子之學之所自出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言不免以外入之見。橫作主張。未能退而聽命于本心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卽二爻所指之病。再極言之。以著戒也。限。界限也。列。與裂通。分解也。夤。腰絡也。周身血脈所由以流通之徑路也。厲者。危懼不安之義也。薰。灼也。薰心。不安之甚也。承上言求止不求之本心。至不免有所隨于外。是其所爲止者。非本心自然之止。乃據外見以爲止者也。據外見以爲止。則豈惟艮其腓哉。其極也。將不免自生分別。強立界限。以爲止矣。是則爲艮其限矣。不思人心之理。流行于事物之間。卽正如人身血脈。流通于上下之間。是皆自然之事。非可以人意強立界限者也。今也以限爲止。使心之理不得通行無礙。卽正如一身血脈。却自分裂其夤。使不得流通無間矣。如是之止。純以人力做成。雖亦可不撓于外境。然返之于心。終不自得。其危厲不安之意。必自有薰灼其心者。將不止于其心不快已也。此亦可以自覺者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此傳卽承二爻傳言之。言只因不退聽。則其害遂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三

至于此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言艮止之德。必以止于心之本體為善也。身者。心之象也。不言心。言身者。承上列夤之象而引伸之之辭也。言人以限為止。則至于一身之內。而自裂其夤。是皆強生分別之病也。然則艮止之道。惟當止于其身而已。止于其渾然皆備之全體而已。信如是。則心之所止。即止于心體之本然。施之于事。皆可以通行無礙。自可無列夤薰心之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三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諸躬。即艮其身也。變身言躬者。伸曰身。屈曰躬。言止于屈伸自如之本體。非艮限列夤者之比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此承四爻之義而究言之。言艮止之德。果能止于此心之本體。則自然無動非止。有自然之驗也。輔者。所以言之具也。常動者也。然止在于心之本體。則言所在。皆心所在。因心而發。自然有序。是則為能艮其輔矣。是無動之非止矣。信如是。則心之所

止皆出于心之所安。悔可亡矣。是則艮其身者。自然之驗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正。指心之本體言之。言所以能艮其輔者。以其心為中正之心。故有此自然之驗也。謹按此爻以六居五中而不正。此言中正者。蓋中之與正。異其名不異其實。聖人只重其實。故有時連言之。不似後人文法之拘。若此卦初爻。以六居初。位本不正。傳言未失正。亦其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三

上九敦艮吉

此一卦之終。復揭至要之義以示人。欲人知求止之功。必當以元德為本也。敦厚也。與敦臨敦復。敦字同義。即元之義也。敦艮吉者。言必以元德為止。然後心之定力。皆出于萬物一體之誠心。自無夾雜外見之病矣。施之于事。必有成己成物之實。故于艮之義為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即敦也。即元也。變敦言厚者。即坤卦傳以坤元

爲坤厚之義也。言終者以健德發用之終始言之。蓋乾之發用。始于震。盛于坎。而終于艮。是艮爲乾之終也。乾出于元。是以厚始。艮主于敦。是以厚終。明乎此。則知人心之健。惟當以厚爲終始。六十四卦之中。常以元吉爲教。皆此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艮

三

三三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進而無驟之義也。卽人之做事之心。不違其自然之分之義也。卦名漸。正指用健之心言之。專爲世之有剛德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有剛德。則其濟世利物之心。皆出于心之自不容已。故其道常主于進。然其爲進同。而所以爲進不同。人之剛健之德。必純乎剛健之本體。則其隨時做事。輕重緩急。皆必有其自然之分。自然之節。進而不違。其分不違其節。是卽漸之義也。若剛健之德不純乎本體。不免有意氣之私。夾雜用事。則動違其分。動違其節。是卽不漸之義也。進以漸。則施之于事。必有曲成萬物之實。進不以漸。則違時舉事。利不及于物。而害及之者多矣。此漸之義所以重也。聖人以漸之義。關繫於成己成物之實至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爲漸者。此卦兩體。內艮外巽。其德爲止而巽。止者靜定之義也。巽者柔巽之義也。靜定則心有主。柔巽則能體物。靜定而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三

能柔巽則剛柔一矣。以是而進必能盡漸之時義。故名此卦爲漸。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漸進之道。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女者柔順之象也。女歸者柔順之德。與剛爲一。如女已歸于夫也。女歸之象與咸卦取女當對看。取女者有剛健之德。能用柔順之象也。女歸者剛柔爲一之象也。剛柔爲一乃能盡漸之時義。故漸之道必如女歸則吉也。復言利貞者。卽承女歸之義言之。言是剛柔爲一之心。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不可以一時一事稍懈其力。致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三

有意氣夾雜用事之病也。此所以求進于漸之要道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得位。指中四爻言。此卦中四爻剛柔皆得其位。故言得位。在人則剛柔之德皆得其心之正位。卽得位也。正。卽指得位言之。位。卽心之位也。得位。卽心之正也。剛中指九五言。剛爻中位。故言剛中。在人則剛健之

德復其本體。卽剛中也。此傳之義。雖兼卦體卦德爲說。在人則通爲一事。言漸之進。所以女歸吉者。何也。蓋進之心。以剛爲體。以柔爲用。必使剛柔之德各得其位。乃能往而有功。女歸則剛柔得其位矣。此進之道。所以女歸吉也。得位者心之正也。進得位者。進以正也。進以正。乃能正邦。女歸能貞。則進以正矣。此女歸之道。所以利于貞也。且所謂得位者。剛柔得位。剛柔非兩事也。只剛得中。卽剛柔皆得其位也。以卦德言之。止卽剛也。止而巽。卽剛得中也。止而能巽。用自不窮。是卽剛中之用也。女歸則剛得中矣。此亦進之道。所以女歸吉而利于貞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漸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漸之道。必以用柔知懼爲最要也。漸者進以漸也。鴻漸者心之漸也。必以鴻之漸象。心之漸者。蓋心之用。倏忽靈變。如鳥之飛。故小過明夷各卦。皆以飛鳥象人之心。鴻于飛鳥之中。其飛

獨成行列而有序。是飛之能漸者也。故以鴻之漸象心之漸也。干水涯也。鴻本水鳥。漸于干者。進而不進之象也。小子柔順之象也。厲危懼也。有言與需二爻有言同義。謂致人之譏議也。言進之道有欲進而不進者。是即鴻之漸于干也。其所以進而不進何也。以其用小子之柔順。常存危懼之心也。夫進者剛之發也。人于剛德發用之時。惟患不用柔。惟患不知懼。處漸而用柔知懼。是處漸之最要也。故雖以是致人之譏議于漸之義。則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无咎。言處漸而用柔知懼。于義當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行，行吉。

此言處漸之道。貴使心能虛也。初爻所指。進而不進之事也。二爻以下。則皆進矣。然進之中。亦各有分量焉。蓋人之做事。有用三分健者。有用五分健者。有用七八分健者。用健之分數不同。而皆隨時事之輕重緩急。以為分量。其為漸進之道。則一也。此下數爻。于磐。于陸。于木。于陵之象。即皆以明斯

義也。磐者。山石之安者也。由于而磐。則進矣。然石與水猶相近。是進不遽進之象也。進必于石之安者。是做事務求心安之象也。飲食者。自養之象也。行行樂也。言進之道。有進不遽進。雖進而務得其安者。是即鴻之漸于磐也。其所以務得其安何也。蓋其處漸之時。常不忘自養之事。行行然安樂。以其心之虛也。處漸而心能虛。是有女歸之實者也。故于漸之義。為吉也。

象曰：飲食行，行不素飽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素。故也。素飽。如宿飽之義。凡人素飽。則不思飲食。今猶以飲食自養。行行然樂者。由其不素飽之故也。此以腹之不素飽。象心之虛也。此漸之所以吉也。按傳文例。不取象。此言不素飽者。即承爻辭飲食之象。而引伸之之辭。亦如小畜三爻傳。不能正室之例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言漸之心。貴出于平。因併及于漸時防病之事也。爾雅釋地。高平曰陸。陸。高之頂也。漸于陸。則視

磬又加進矣。然進之分數不同。而處漸之心則同。故皆不失為漸之道也。漸必于高平之陸者。是雖高而不失其平之象也。卽人之做事之心。必欲出于心體之平之象也。此一句正言漸之道。夫征以下。因以人之易犯之病。與防病之法言之。夫者。剛健之象也。征。進也。復。與解卦來復之復同義。謂心復其位也。婦者。柔順之象也。育。以象心之生生變化不窮之用。孕則其所以育也。謂生生之用之蘊于心者也。禦。猶止也。寇。與蒙上爻禦寇之寇同義。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三

謂意氣之私之害吾心者。是心之寇也。言進之道有隨時而進。然必出于心體之平者。是卽鴻之漸于陸也。其所以必出于平何也。蓋人當剛德發用之時。正意氣之私。易于發病之時也。人于進時。稍不自檢。往往用剛而進。心出其位。是夫征而不復也。因此遂致本心自有之柔順。雖蘊于心。不獲享其生生之用。是婦孕而不育也。若是。則于漸之時。義必相違戾而凶矣。如是之病。亦人人易犯之病也。故人處漸之時。任漸之事。惟當立起此心。常自

防其害心之寇。勿使乘閒竊發。庶不悖于漸之道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離羣醜者。不近人情。遠人爲道之義也。失其道。謂失其心理之本然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而不失之義也。利用禦寇。順相保者。言必禦止其害心之寇。乃能進于柔順。不失其心理之本然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言漸之時。所以處變用權之道也。二爻漸于磐。三爻漸于陸。進之分數不同。而皆地處于安平。是皆處常用經之象也。此爻漸于木。則處變用權之象也。鴻不木棲。故以于木爲用權之象。桷。椽也。此所謂桷。則謂木之平直可安之枝。其形有似于桷者也。承上言漸于磐者。取其安也。漸于陸者。取其平也。是皆處常用經之道也。若有時事出非常。不能常處于安平。而義當擔任。是卽如鴻之漸于木。

亦可也。夫處變之道與處常之道難易至不同矣。然果能隨時隨事平心相體則木之中亦或可得其桷焉。于木而得其桷是亦磐之安陸之平也是用權而不失其正者也。故于漸之義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者言能順巽以相體故能用權而不失其正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三

此言漸之道貴能用柔順而始終不變即正申言卦辭利貞之義也。爾雅釋地大陸曰阜大阜曰陸是陸之形大于陸而亦地勢之高平者也。漸于陸者亦雖高而不失其平之象也。亦人之做事之心必欲出于心體之平之象也。婦柔順也不孕謂不獲柔順之用也。三歲言久也。終莫之勝者謂不為外境所勝而變其用柔順之心也。此爻之義言進之道有進之分數愈多終必出于心體之平者是即鴻之漸于陸也。其所以必出于平何也以其專

心一意用柔順也。人之用柔順亦有不同有用之而獲其用者亦有不用之而不獲其用者。至用柔順而不獲其用則多為外境所勝而變其用柔順之心矣。處漸之道則惟當立定此心專用柔順雖至三歲之久不獲其用亦終不為外境所勝而變其用柔順之心焉。是則為有女歸之德而能貞者也。故于漸之義為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所願謂終必能成孕育之功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此一卦之終再即三爻之義而究言之以明于陸之義之重也。鴻之飛以象心之用羽者其所以飛之具也亦以象心之用也。儀法也可用為儀謂可為萬事萬物之法則也。承上言漸必于陸者惟欲出于心體之至平也。誠使漸之心常出于平則心之本體復矣。心之本體既復則因心之用時時呈露皆可為萬事萬物之法則焉。是則正邦之本立矣。是有女歸之用者也。故于漸之義為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謂心復其中正之本體則無物可以亂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漸

三

三三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者取象之卦也。妹，少女也。歸，嫁也。少女歸于夫家，謂之歸妹。卦名歸妹，正以夫婦成家之事，況言人心剛柔相劑之用也。蓋人之心，經綸萬事，以剛爲主，以柔爲輔，必使剛柔相劑，而後人道盡。卽如夫婦相助，而後家道成，其事正同，故以歸妹之事，況言心之剛柔相劑之用也。其必于此一卦，名歸妹者，此卦兩體內兌外震，以卦德言之，其德爲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三

說以動動者，奮發有爲之義。剛之德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柔之德也。以說爲動，正剛柔相劑之用也。以卦象言之，兌爲少女而居內，震爲長男而居外，又適有少女歸于夫家之象，故名此卦爲歸妹。卦辭之義，則正言人心之用，必去其用剛而進之心，而後不悖于歸妹之義也。征者，進也。用剛而進之義也。言人之心，所以爲萬事萬物之根本者，剛也。而剛之所以善其用者，則惟在于柔。剛柔爲一，則事事行所無事，有事如無事也。若一有乘剛而

動出位征進之心。則于義凶矣。施之于事無所利也。此可見剛柔相劑之事。人之所以自治其心者不可不力也。

謹按此卦之義。專以夫婦成家之事。況言心之剛柔相劑之用也。其實各卦之中。凡以婦女夫妻取象者。即無非此卦之義。又各卦經文于剛柔相劑之用。亦幾于卦卦言之。是此卦之義實六十四卦之通義也。然必于此一卦。名歸妹者。蓋剛柔相劑雖八卦之所同。然乾坤于六子。有父母之義。故歸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彖

妹之象。不當取之于乾坤。惟當取之于六子也。六子之中。一剛一柔相重之卦。凡十八卦。其必于震兌相重之卦。名歸妹者。蓋有二義。以德言之。震坎艮。皆剛德也。而剛之發用。實莫壯于動。巽離兌。皆柔德也。而柔之和順。實莫足于說。震兌相重。乃益見剛柔相劑之用。此一義也。以象言之。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長男少女。乃夫婦之常。此又一義也。震兌相重之卦。在于全經之中。惟此卦與隨卦。共兩卦。然隨卦。震

居內體兌。居外體與歸妹之象不相應。故名此卦爲歸妹。觀于此。則益見聖人重卦命名之義之精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一節。推本天地言之。以明歸妹之義之重也。蓋天地者。自然之剛柔也。剛柔者。人心之天地也。故必天地交。而後萬物興。剛柔交。而後萬事理。其事正同。是歸妹之義。乃天地不能外之大義也。是人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彖

事之終始。始須與不可離之要道也。此可見歸妹之義之重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以卦德之說。切釋卦之所以名歸妹之義也。歸妹之象。當與取女相對看。取女者。方取而未歸之辭也。歸妹者。已歸而相其夫之辭也。卦德爲說以動。則說德。即在動德之內。說與動。已爲一矣。說以動者。以說爲動也。是說以成其動也。是正來歸之妹。所以相夫成家之實用也。此卦之所以名歸妹

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位不當。指中四爻。言九二九四剛爻而居柔位。六三六五柔爻而居剛位。是為位不當。在人則心之剛柔皆不當其正位之義也。征凶位不當者。言以不當位之心而進。此其所以凶也。柔乘剛亦指中四爻言。六三居九二之上。六五居九四之上。是為柔乘剛。在人則以不得位之柔乘剛而動之義也。无攸利柔乘剛者。言以不得位之柔乘剛而動。此所以施之于事。無所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美

謹按乘剛之說。在彖傳自為一例。在象傳又自為一例。二者相似而實不同。如此傳柔乘剛。與夬卦彖傳柔乘五剛。所指正同。蓋彖傳借卦體以明一卦之大義。故常合上下數爻之大體言之。所謂柔乘剛者。正謂上爻之柔。乘下爻之剛。是一卦之大體如此。此彖傳言柔乘剛之例也。若屯卦二爻象傳。言乘剛。則正釋爻辭乘馬之義。乘馬。即乘剛也。

觀于屯之六四。在六三之上。所乘非剛爻。而亦言乘馬。則馬。不指下爻言。剛亦不指下爻言。義自可見。蓋爻辭。只逐爻平說人事。不旁及一卦之大體。

屯之時。動德用事。動德即剛也。憑藉動德做事。即乘剛也。故象傳言乘剛。只以卦之剛德言。不指上交乘下爻言。此象傳言乘剛之例也。推之豫五爻。噬嗑震二爻。困三爻。象傳言乘剛。皆與屯二爻象傳乘剛。為一例。此傳柔乘剛。惟與夬彖傳柔乘五剛。為一例。是皆易之可以例求者也。詳見易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美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此下六爻。皆為能剛而不能柔者。諄切示教之辭。此第一爻。先發以娣之義。欲使有剛德之人。常必自勉于柔順也。娣。即姪娣之娣。對五爻君字取象。君者。女君也。柔得中之象也。娣者。雖不得中。而猶能柔順之象。即鼎初爻取象于妾之義也。歸妹以娣者。言欲得歸妹之用。雖不能柔順得中。而有君之用。先須勉為柔順。而有娣之用也。跛。蹇也。跛能履。與履三爻同義。言雖跛亦能履也。言有剛德之

人果能隨時隨事。勉于柔順。是不必柔得中也。縱不得中。而但能柔順。則與剛有相劑之用。已有合于歸妹之義矣。是即如女君虛位。以娣攝內政之事矣。如是之人。不必才智之甚優也。縱如跛躄。而但能安詳徐步。求其熨貼。則于人倫日用之間。亦必能處之有道。是亦能履矣。言征吉者。即承卦辭征凶之言。特下轉語。言能用柔以劑其剛。然後用剛而進則吉也。此可見歸妹之義之重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聖

恒。常也。以恒。言人能用柔以劑其剛。是能以常心應物者也。相承。猶言相輔。言跛之所以能履者。以其能剛柔相劑。即如夫婦之相輔而行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此承初爻之義。而引伸之。因示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眇。少一目也。眇能視。與履三爻同義。言雖眇亦能視也。幽。闇也。幽人者。只求自慊。不自炫露之義。即中庸言闇然。坤三爻言含章之義也。幽人貞。與履二爻同義。言此闇然欲自盡之心。能貞固而

不變也。言人心果能柔順。則心之正理隨時著現。雖眇亦能視也。此不須才智之過人也。然人之所以不能柔順者。則皆以揚才露己之心害之也。今也欲醫此病。則惟在守幽人之貞。務使一心之用。專求自慊。不雜以一毫欲自見之心。則必無剛而不柔之病。得歸妹之實用矣。此能剛而不能柔者。所以自檢其心之要道也。

謹按聖人定各卦之名。大抵起于卦德。其經文取象之義。亦多與卦德互相發明。如此卦眇跛幽人。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聖

三象所以與履卦同者。蓋履為說應平乾之卦。故取象之義。皆為能健不能說之人。諄切示教。此卦為說以動之卦。故取象之義。皆為能動不能說之人。諄切示教。其欲人務求自慊。不自炫露。得剛柔相劑之用。則一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即二爻傳以恒之義。言能不失其常心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為能剛不能柔之人。設便門之義也。須與賁二

爻賁其須。需彖傳：須也。須字同義。從容和緩之義也。歸妹以須者，言欲得歸妹之用，惟當用力于須也。反與蹇三爻來反復。彖傳：剛反，反字同義。謂已放之心來復其位也。言人習於用剛，不能柔順。其柔順之本心既已不知何往矣。今也欲妹之來歸，豈有別法，惟在以須而已。以須則于應物之時，事事從其和緩，本心之柔順必將漸漸來復。雖不能得中而有君之用，亦必將來歸而有娣之用矣。此所以爲入道之便門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望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言所以設以須之便門者，正以其心不當位，故以是開之，使之有所自而入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此言能剛不能柔之人，果能自覺其病，則必能漸進于柔順也。愆期者，有所待而不來之辭也。取婦之人，與婦成約，而婦不至，謂之愆期。此言愆期者，則正謂有剛德之人，有時思用柔順，而柔順之德不能應念而至，是卽如歸妹之愆期也。信如是，則

是自知病矣。心已嚮于柔順矣。當是之時，歸妹愆期，是未歸也。然覺其愆期而望其歸，則妹之歸雖遲而歸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言此自覺愆期之心，卽其有待于柔以相輔而行之心也。如是，則妹之歸雖遲而歸，有時猶勝于終迷不悟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望

此言柔順之德，必有尙實不尙文之心，乃能進于極盛也。帝乙，商之賢君。歸妹來歸之妹也。帝乙以下三句，蓋必商之舊事。如周太王愛厥妃之事，爲世所傳述者，故借以取象。亦高宗伐鬼方之例也。君者，柔中之象也。娣者，柔德稍次之象也。袂，袖也。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以況言柔德愈盛，則其心愈尙實而不尙文也。月體屬陰，以象心之柔順。幾，望謂幾于滿也。言有剛德之人，求進于柔順，必有專一誠切尙實不尙文之心，則其柔順之德，庶幾

漸進于圓滿。信如是則剛柔一矣。剛柔爲一施之于事。必有成。已成物之實用。故于歸妹之義爲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位在中。謂柔位正得中也。貴與蹇上爻鼎初爻傳。貴字同義。指天理言之。以貴行。謂心之發用。皆純乎天理之事。是爲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四

此一卦之終。特指言貌爲柔順。竊歸妹之似而無其實者之事。以著戒也。筐。篋也。實。謂所以實筐。篋之物也。承筐之事。婦之所以修內職。以相其夫者。取象之義。則以女之承筐。象人做事之柔順。无實。言無柔順之實也。羊性剛很不和。以象人之不順之病根。刲刺也。刲羊无血。言欲去其不順之病。不能真去其病也。此爻之義。言歸妹之事。不務其實。而但竊其似。施之于事。一無所利。卽兌三爻來兌凶之義也。合上數爻觀之。務實則以娣猶可不

務實則承筐無益。聖言至此垂教之意至深切矣。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謂發无實之義于上六一爻也。此傳合五爻傳爲文言。彼位在中者之德如彼。而此乃以承虛筐之事。欲竊其似。此其可爲深戒者也。

周易通義卷之十四

周易通義 卷之十四 歸妹

四



周易通義卷之十五

任邱邊廷業學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三三 震上

豐 亨 句 王假之 句 勿憂 句 宜日中

豐。大也。豐即豐足豐盛之義也。卦名豐。正指人之所以經綸萬事之才智言之。言人才智之豐也。聖人設卦所以特設豐之一卦者。專為人之才智甚豐而不善用其豐者立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豐者。此卦兩體內離外震。其德為明以動。明者虛明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一

之義也。動者奮發有為之義也。凡人之心剛德不足。則不能動。柔德不足。則不能明。不能動則無以為任事之本。不能明則無以得處事之宜。二者缺一。其于成己成物之實用。皆不足也。故必如此卦之德。能明以動。則剛柔具足。其所以經綸萬事之才。可謂豐矣。然聖人設卦。所以名之以豐者。則正謂才之豐不可恃。人一有自恃其豐之心。則豐即為蔽。而其害必及于民物。故必有以善用其豐。乃可語于成己成物之實學。此聖人所以以豐名卦

之本義也。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處豐之時。所以善用其豐之道也。豐亨者。言人之處豐之道。惟當一主于亨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亨之理。無乎不在。處豐而時時做事。常必一主于亨。則心理通明。一切智識作用之事。不得而亂之矣。此所以處豐之道。當主于亨也。亨以心之所主言之。復言王假之者。欲其心之能體物也。王者。心之健也。心之主也。心之裁決庶事。以健為主。故以王象之。假至也。王假之者。謂其剛健為主之心。體物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二

之無不至也。心之應物。一主于亨。則主宰定矣。至其隨時隨事。剛健為主之心。又能體物而無不至。則自于亨之理。益無不盡也。處豐之道。至此已無不盡。故言勿憂者。言能以是處豐。則無憂事之不治也。復言宜日中者。再以檢心之要。而切指之也。日者明之象也。中者心之本體之象也。日中之象。與離三爻日昃之象。當對看。日昃者。雖明而不出于心之本體之象也。日中者。明出于心之本體之象也。二三四爻。日中之象。竝同。此言宜日中者。言

豐時檢心之法。惟欲使明之發用常必出于心之中正之本體。不使後起之私。得以攙雜用事。則自能體物而無不至。于亨之理益無不盡也。凡此皆所以善用其豐之要道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此以卦德釋卦之所以名豐之義也。解見卦辭注。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三

此釋卦辭之義。因廣明盈虛消息之理。以見人之不可以自恃其豐。正聖人所以以豐名卦之本義也。尚貴也。王假之尚大者。言應物之心必能體物而無不至。乃為可尚之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者。言必使明之發用皆出于此心之本體。乃能以明通收公溥之用。而照天下。若雜以後起之智識。則見此遺彼。終不足以照天下也。日中以下。乃廣明盈虛消息之理。以著戒日之中。日之盈也。中則昃矣。月之望。月之盈也。盈則食矣。推之在天之

寒暑往來在地之高下變遷盈則消至。虛則息至。是皆其隨時變化而不可違者。況于人心之用稍涉盈滿。豈有不招損之理。此豐之所以不可自恃其豐也。鬼神指氣化言之。復及鬼神者。正見盈虛消息之理。無之而可逃。欲人之必以盈滿為戒也。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豐戒盈之義。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豐之道。惟在以剛柔相應之心。隨事體當。自見天則。是為處豐之最要也。配匹配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四

也。指柔言之。人心之用。以剛為主。以柔為輔。如夫婦之相匹。故柔為剛之配也。主與坤卦得主。睽二爻遇主。主字同義。心之天則。心之主也。旬滿也。往謂往而有所為也。二爻往字並同。尚嘉尚也。蓋心之所以為經綸宰制之本者。剛也。惟柔與剛有相劑之用。是柔即剛之配也。人之做事。果能體之于心。自見天則是遇主也。體之以柔順之心。得見天則是遇其配主也。信如是。則其任事之心。雖滿其分量以出之。亦可以无咎。以是而往。必能有功。是

爲有可嘉尙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无咎以能遇其配主故也。若過旬則是盈滿爲患不能遇配主者矣。滿必招損故致災也。此傳之義因恐人誤會雖旬无咎之義故復晰言之以著戒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此言處豐而盈之害因教之以去病之方也。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日中明之至也。斗北斗七星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五

日中見斗昏之至也疑疾謂人之疑忌之也。孚信也。有孚與需卦有孚同義言有必然之信也。有孚之實卽指下事言之。言能發若則吉。是發若卽處豐之孚也。發與蒙初爻發蒙發字同義去蔽之義也。此言發卽指蔀言之謂能發去其心之蔀也。若語辭也。言人之至難得者才之豐也。然豐而自恃其豐則豐卽爲蔽是豐卽心之蔀也。豐爲心之蔀則雖以日中之明而可以見斗蓋本心受蔽故其昏遂至于此也。以如是之心往而做事不出于己

心之本然自不協于人心之同然必得人之疑忌不可逃也。然則人之處此當何以善其事乎。是有孚焉。惟在心之能發若而已。蓋不自恃其豐則蔀去蔀去則明復明復則日中之明能照天下故處豐之孚惟能發若則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信卽爻辭所謂孚也。信以發志言所以施之于事有必然之信者以能自發去其心之蔀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六

此卽處豐而盈之害再極言之。因告以用剛之病根不可以不痛除之也。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沫小星也。沛之蔽甚于蔀見沫之昏又甚于見斗以日中之明而至于如是者甚言盈滿之患本心受蔽則其昏必至于此也。右肱之象與明夷二爻左股當對看。股肱之用皆左柔而右剛。左股者用柔之象也。右肱者用剛之象也。折與離上爻折首折字同義。折右肱謂自痛除其用剛之病根卽如折去其右肱然也。此爻之義言本心受蔽至于見沫

皆以有用剛之心爲之病根也。是右肱之爲害也。欲醫此病。豈有別法。惟在勇于自治。折其右肱。自取其用剛之病根。而痛除之。則蔽去而明可復矣。故于處豐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大剛健也。不可大事。與遯三爻傳不可大事同義。言處豐之道。惟當以柔爲事。不當以剛爲事也。經文大字訓剛。傳文大字。例不訓剛。此訓剛者。以其爲小過經文。傳承用之故也。詳見易例。終不可用。與剝上爻傳終不可用同義。言此右肱之剛。終不可以復用。欲人之永以爲戒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承三爻折右肱之義。因卽二爻所指之病。再爲之設便門也。夷與明夷夷字同義。指心體言之。謂心之平也。主天則也。夷主。謂至平之心。自然呈露之天則也。承上言見沫。固用剛之病也。見斗亦用剛之病也。夫以日中之明。而至于見斗者。正以其用剛做事之心。不出于心體之平之故也。欲醫此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七

病。豈有別法。惟在遇其夷主而已。蓋人之心。自有天則。是心之主也。心之天則。必出于心體之平。是心之夷主也。今也隨時做事。皆必體之以心體之平。則至平之心。自見天則。是能遇其夷主也。信如是。則本心用事。必無日中見斗之失。故于處豐之道。爲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言才之豐。所以能爲心之蔽者。皆以心之不當位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八

故也。惟心不當位。故幽而不明。遂至于日中而見斗也。若果能平心體物。遇其夷主。則本心之明。自然來復。是乃最吉之行。不可不務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承二爻三爻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來與復解兩卦來復之來。同義。來。卽復之義也。章與坤三爻。姤五爻。含章。章字同義。謂心之明也。慶。福慶也。譽。名譽也。承上言日中之明。而至于見斗見沫。皆以失其本體之明故耳。故處豐之道。惟在不自恃其

豐求復其明之本體而已。果能復其明之本體則施之于事。必有福慶及于民物。在己亦獲名譽。故于義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傳連四爻傳爲文。但舉經文。不下斷語。欲人之自思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此一卦之終。復極言處豐而盈之害。以爲世之深戒也。屋與家與。剝上爻之廬。取象之義。正同。皆心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九

之習以爲安之象也。豐其屋者。言以豐爲其屋也。蔀其家者。言以蔀爲其家也。其屋其家。卽孟子安其危而利其災之義也。闕其戶。卽連屋家取象。蓋屋與家者。心所安也。闕其戶者。自戶而闕其心也。闕無人貌。無人言無復人之本心也。三歲言久也。覲見也。言如是之人。致使人闕于其戶。闕然無復有人。雖至三歲之久。不復能見其人焉。此甚言失其本心者。無復有人之本來面目也。處豐如是。能勿凶乎。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翔。翱翔也。易言飛鳥。皆以象人之心。故此言處豐而盈之心。亦以翔言之。豐其屋。天際翔者。言其以豐爲屋之心。亢而不下。卽如鳥之翱翔于天際也。自藏。謂其人雖有本心。竟不知頓放于何所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豐

十

三三 艮下
離上

旅 句小 句亨 句旅 句貞 句吉

旅者取象之卦也。旅行旅也。卦名旅。正以指言人之隨時應事之心。其故何也。蓋人之心。隨時應事。不能執定此心。住于一處。一日之中。于凡家國天下之事。隨到隨應。隨應隨過。心之過而不留。有似于旅。故以旅象之。聖人設卦。所以特設旅之一卦者。蓋以心之應物。卽其隨到隨應。隨應隨過之中。而天地民物之事。無不從此而出。得失利害之幾。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七

無不從此而判。使其如旅之心。稍有不慎。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惟旅之時。義至難盡也。聖人以旅之時。義至為難盡。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旅者。蓋人之應事之心。最患不定。最患不明。不定不明。則其忽忽一過之中。其病百出矣。惟此卦兩體內。艮外離。其德為止。麗乎明。止者靜定之義也。明者虛明之義也。止麗乎明者。靜定與虛明合併為一之義也。人有如是之德。則其隨時應事。無不出之以靜定。照之以虛明。惟此足以盡。

旅之時義。故名此卦為旅。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旅時之心。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小柔順也。柔順謂

之小者。人有柔順之德。則其體物之心。必能入細。故以小言之。卽詩言小心翼翼之義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小亨以心之所主言之。旅必主于小亨者。心之應事。主于小。則不病于粗疎。主于亨。則不雜以智識。惟此可以寡失。故旅時之心。必當主于小亨也。復言旅貞吉者。言雖一時一事。暫時一過。亦必主于小。必主于亨。一于是而不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七

變是則為在旅而能貞也。在旅能貞。則必無不小不亨之病。于旅之時。義無不盡矣。故吉也。凡此皆所以處旅之要道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旅小亨者。先舉經文而後釋其義也。不言旅貞者。貞之實。卽指小亨言之。故不備舉也。柔得中指上體之中爻言之。柔爻中位是為柔得中也。外外卦也。順乎剛。

與巽卦傳中順乎剛同義言得中之柔足以順乎其剛也此卦以卦之兩體言之上體柔也下體剛也然離以柔中之德而居外卦則是柔得中乎外居上體而用事之象也柔中之德居上體而用事則足以順乎內卦之剛矣剛柔爲一此卦體之善也以卦德言之止麗乎明則止與明合爲一矣此卦德之善也德必如是乃能盡旅之時義人之處旅欲求幾此是以其道必主于小亨又必在旅能貞則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三

謹按彖傳于卦德卦體之說先後次序雖各隨文勢之便而有時亦確有至理如晉卦傳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明從順德出也因順生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睽卦傳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是明從說德出也因說生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鼎卦傳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是明從巽德出也因巽生明是爲柔進而上行也以三卦皆爲明出于柔順之義惟能柔順故能虛明此自然之理也惟此卦兩體下體爲艮其德爲

止止者健之至而不移于外境之義止之德乃剛德也若直言止而麗乎明竟謂明從止出因止生明則理不足矣惟然故此傳之文必先以卦體爲說而後以卦德承之先言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剛無不順之剛矣內卦之止亦卽爲健順合德之止矣止爲健順合德之止故靜定可以生明是爲止而麗乎明也此彖傳之微意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中其事萬變其時萬變其義亦萬變故聖人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四

極贊其時義之大欲人之不忽于此也

初六旅瑣瑣其所取災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處旅之事以申卦辭小亨貞之義此第一爻先言世人處旅之通病以著戒也瑣瑣者瑣碎之意小亨之反也蓋人心嚮于亨則平正通達自不瑣瑣嚮于小則柔順體物亦自不瑣瑣瑣瑣者不亨不小之病也不亨則心不通明不小則不能體物不通明而又不體物故瑣瑣也以此是處旅災眚其所必有皆其所自取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卽對亨言之亨者人心自然之理至通之理也舍此而別用智識皆窮道也旅瑣瑣則心不嚮于亨而嚮于窮矣故取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此言能以小亨貞處旅者之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卽就也次次舍也行旅之人必卽次而後得其所安此言旅卽次者則謂卽暫時一過之事亦必欲得其心之所安也資資財也旅所用也懷者取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諸懷而自裕之義也行旅之人必懷資而後不窮于用此言懷其資者則謂卽暫時一過之事亦必有自然之用取諸心而自有也二者皆處旅而主于亨之事也蓋亨者人心自然之理也事事出于亨是事事得其所安也亨者又四達不悖之道也事事用其亨是事事有不窮之用也若是者何也惟得童僕貞故也童僕者柔順之象童僕之貞卽柔順之貞也如是之事惟能以小之心體亨之理又守之以貞固故能在旅如此是卽卦辭所謂小

亨旅貞吉之事也此處旅之最善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終者終竟之辭終无尤言處旅之善未有過于此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句喪其童僕句貞句厲

此卽二爻之義特反言之以著戒欲使人之知懼也次者心之所安也焚卽離四爻焚如棄如之義旅焚其次者謂于隨時應事之時剛躁猝發不惟不求其所安而併大反其所安是爲在旅而焚其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次也童僕者心之柔順也喪其童僕謂喪失其心之柔順也貞正也卽卦辭旅貞之貞也貞之實卽指小亨言之小亨卽心之正也厲危懼也此爻之義言次者人心所自有也人之處旅縱不能卽于次亦何至于自焚其次然人之處旅亦卽有焚其次者惟喪其童僕故也惟喪失其本心之柔順故也人心一喪其柔順則其害遂至于此此可見處旅之心不可不貞又貴于常存危懼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已通謂太甚也。傷傷害也。與如隨二爻傳弗兼與之與。謂心之所與也。下如隨三爻傳志舍下之下。謂卑下也。此下字與五爻傳上字正相對。心嚮于柔。卽上也。柔則順理。故謂之上也。嚮于剛。卽下也。剛則逆理。故謂之下也。彖象傳中凡言上下之處。多以天人理欲言之。詳見易例。言人處旅而焚其次。則其自加傷害亦太甚矣。其所以自加傷害者何也。以喪其童僕故也。推求其故。皆以其處旅之心。嚮于剛不嚮于柔之故。則其童僕之喪亦義當然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七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此言以外見處旅者之事以著戒。欲人知反而求諸本心也。處如居處之處。旅于處。謂于旅之時猶知有所處也。資者所用也。斧者所以斷也。快慊也。此爻之義。言世人之學以外見爲主。不知求慊于本心。其于處旅之時。以爲理當如此。我卽據而行。之是亦有所處矣。然所處特出于外見。未如卽次者之真得其所安也。執定理以爲運用。是亦得其

資矣。執定理以裁斷庶事。是亦得其斧矣。然資斧皆得之于外。未如懷其資者之反諸心。而有自然之用也。如是之事。以之處旅。未必卽至于取災。然反之于心。終有不能快慊之處。以不出于本心之明故也。以其學不主于亨故也。此小亨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按此快字。卽大學自慊之義。不快。卽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義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謂心未得其正位也。心不得位。則雖得其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六

資斧而心實未快。是皆可以自覺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承四爻心不快之義。因進之以求本心之功也。雉者文明之象。卽本心之明之象也。雉之取象。與上爻鳥字當對看。心之用倏忽靈變如鳥。故以鳥象之心之體自具文明。故以鳥中之雉象之也。射者注射之義也。射雉者。全心之用。常必注射于本心之明之象也。矢者所以射也。一矢亡。言費不多也。在人則射雉之事。以全心所注。嚮言之一矢亡。

以隨時隨事用心之事言之言其全心所嚮既知專注于本心之明矣至其隨時隨事又必費一翻思索求必得之是卽如射雉者之一矢亡也譽謂人之譽命謂天之命也此爻之義言本心之明心之雉也全心之用常必專注于本心之明是射雉也隨時隨事常必費一翻思索求得其本心之明是卽如射雉者之一矢亡也如是則在己之心初無多費然事事如此則終以順乎人而致人之譽順乎天而承天之命矣此可見處旅之道惟當一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九

主于亨誠不可以不務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字解見三爻傳注逮及也上逮言處旅之心嚮于上不嚮于下故能及于受譽命之事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此一卦之終復卽三爻焚次之義極言之以著戒也鳥與小過言飛鳥同義亢而不下心如鳥也焚巢卽焚次之義自旅言之謂之次自鳥言之謂之巢也旅人謂旅之人也言其心視旅爲常不知戒

懼是其人卽旅之人也先笑者遇事不懼也後號咷者至于取災乃號咷也牛性順以象人心自有之柔順喪于易謂喪之于忽易之中也此爻之義言人之心亢而不下則心如鳥矣心如鳥則不顧所安自加毀棄如鳥之焚其巢矣如是之人視旅爲常不知戒懼是其人卽旅之人也旅人先笑後號咷固旅人之常態也所以然者以其本心之柔順既已喪失不存故也此處旅之所以凶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旅

三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上爻傳中言在上者共七卦凡在上皆以在上爻言之此傳在上亦同一義詳見易例此傳之義言聖人以處旅之道明著于在上之一爻者明乎處旅之心如鳥則其義當有焚巢之事也莫之聞卽指焚巢之戒言之言聖人設焚巢之戒如是之明然無如喪牛于易之心終迷不悟故于聖人之戒終亦莫之聞也終莫之聞卽夬四爻聞言不信之義是皆聖人苦口教世之言也

三三 巽上

巽 句 小 亨 句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者伏羲八卦第四卦之卦名也。經文巽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巽相重之卦，仍名爲巽者，重卦之巽猶伏羲巽卦之本義也。巽柔巽也。謂心之巽也。坤之用也。說卦傳曰：巽入也。然詳全經象傳言巽之德，皆直謂之巽。無言入者。是巽之義亦不直訓爲入。蓋心之從容體當柔而善入之義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心之用。巽于八卦爲坤之屬，故巽之德，卽坤之用也。八卦之德，皆兩兩而相配。乾坤之後，必以巽之德與震相配者，何也？蓋人于民物之事，非剛不足以任之，非柔不足以體之。其于事物來前，震動奮發出于不容己之誠心，而剛以任之者，是震之爲也。若其震動奮發之中，于物理物情，仍能柔以體之者，則巽之爲也。人之爲人，有震德而後能任其事，有巽德而後能善其所事。巽與震合併爲一則，其裁成輔相之實，無不從此而起。若震而不巽，則

雖有任爲己事之心，而物理物情，皆不能體之。曲盡則亦無以善其震之用矣。此巽之德所以重也。此巽與震所以合併爲用之義也。三畫之卦，必以柔在初爻，一卦爲巽者，畫卦之序，自下而上，故以最下第一爻爲初。震德發用，常在事初，故以剛在初爻之卦象之巽德發用，亦在事初，故以柔在初爻之卦象之巽德。其象爲風者，人心之巽于物，無不能入。風行天地之間，和柔披拂，亦于物無不能入。故惟風之巽，足以象心之巽也。伏羲畫卦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後聖重卦，皆必于乾坤之後，以巽配震者，皆以明巽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以復其巽之德，善其巽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巽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巽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巽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小柔順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巽小亨者，言人之求進于巽之心，惟當主于小亨也。巽必主于小亨者，人心之用，主于小，乃不病于粗疎，主于亨，乃不雜以智識。有剛德之人，求進于巽，故其心當主于此也。有

攸往者盡心力以爲之之義也。復言利有攸往者，異乃健之異也。動之異也。異入事理，正以成其剛動之用，故當盡心力以爲之也。見大人與乾卦見大人同義，謂能存萬物一體之誠心，卽心之見大人也。復言利見大人者，人心之用至靈至變，若柔異善入之心，不見大人則倏忽之間不免雜之，以有我之私，亦不成其爲異矣。故又言利見大人也。凡此皆有剛德之人，所以求進于異之要道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此以卦之兩體釋聖人所以設巽卦之義也。重巽指卦之兩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在卦則上巽下巽爲重巽，在人之心則巽而又巽爲重巽也。命卽乾彖傳各正性命之命，謂天所賦于人之正理也。申如引而伸之之伸，重巽以申命者，言人于事物之來必能巽而又巽，以體當之，乃能使天理之在吾心者相引而愈出也。言此正見人心之用不能柔巽，則于心之理必不能盡，于所以成己成物之實亦必不能盡。此巽之德所以重也。此聖人所

以設巽之一卦之本義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中正指二五言其實指心言之。在爻則二爲中五爲中而兼正在人則中正皆指心之本體言之。名異實不異也。剛巽乎中正者，言人之剛健之德必能柔巽乃能復其中正之本體也。志卽人之民物爲重之心也。順者順不順以就于順之義也。柔順乎剛者剛而不柔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則剛不順能柔則順矣。是心之用柔非欲以減損其剛也。正所以順乎其剛欲以善其剛之用也。此傳之義言人之爲人所以爲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剛德之行正欲以行其志也。然剛之用必能柔巽乃能復其中正之本體而志可行矣。若剛而不巽則亦不得其中正之本體而志不可行矣。惟然故心之用柔非欲以減損其剛也。正欲以順乎其剛有以善其剛之用也。用巽之本意如此自然不可粗疎故當主于小自然不可用智識故當主于

亨體之不可不盡。故當有攸往。體之之心不可雜之以私。小故當使此心見大人也。

謹按剛柔健順在人心本爲一德。伏羲畫卦所以必分而畫之者。正欲人于剛柔二者發用之時各作一翻體認。則剛與柔卽各有其得力之處也。其實在人之心。果能復其健順爲一之本體。則時時發用卽決無剛至而柔不至之時。亦決無柔至而剛不至之時。此在人之識之如此卦。上巽下艮。是兩體純柔之卦也。彖傳以剛巽乎中正柔皆順乎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五

剛言之重兌之卦。上兌下兌亦兩體純柔之卦也。彖傳以剛中而柔外言之。此正以明重巽之巽。卽健之巽。剛之巽也。非剛健之外。別有所謂巽也。重兌之說。卽健之說。剛之說也。非剛健之外。別有所謂說也。以是通之于全經之中。凡兩體純柔之卦。無不如此。此柔與剛不相離之義也。再以推之于重乾之卦。兩體皆乾。宜無柔矣。然乾之德果出于元亨。則柔順之德。卽在于乾之內。重震之卦。兩體皆震。亦宜無柔矣。然震之德果出于亨。則柔順之

德亦卽在于震之內。以是通之于全經之中。凡兩體純剛之卦。無不如此。此剛與柔不相離之義也。惟然。故孔子之作彖傳。于各卦卦德之外。常必兼中正應之三義以發明之者。卽正以明此義也。中心之正位也。卽心之健順爲一之本體也。正者。心之剛柔健順。有呼吸相應之用也。凡此皆以明各卦之德。雖有不同。而其出于健順爲一之本體。則一也。此易中最要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五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用巽之道。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柔巽之用。必貴有剛健之貞。以爲之主。卽彖傳剛巽乎中正之義也。進退者。將進將退。疑而未決之辭也。武人剛健之象也。武人之貞。卽剛健之貞也。此爻之義。言人以剛德任事。則意主于進。剛而能巽。則不必于進。而隨時隨事。有進退之疑矣。此巽之用也。然進退之疑。又必貴有武人之貞者。蓋柔巽之用。必有剛健之貞。以爲之主。則巽

之用。只期于中正而止。非無主之巽也。若巽而無主。則是後文所謂喪其資斧者矣。非巽之正也。此進退所以利武人之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治字對亂字看。凡事有主則治。無主則亂。志治言心有主也。蓋進退之疑。固不可少。然必有剛健至正之心以爲之主。則疑而能斷。巽只期于中正而止。是乃出于有主之心。治而不亂者也。此用巽之道所以利武人之貞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下數爻皆承初爻之義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用巽之道。惟貴專注于心之本體。則巽之心不嫌其過下。巽之用亦不厭其過詳也。牀與剝卦牀字同義。牀者所安也。巽在牀下者。言巽入之心已至于心所安矣。猶恐體之未盡。又更降下其心以求之也。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皆有事于神明之官。此言用史巫者。以史巫之有事于神明。況言此心之用。專注于心之本體。是亦求通于心之

神明之義也。易凡言享帝。享岐山。皆此義。詳見易例。紛若者。多方卜度。不厭其詳之義也。承上言巽爲有主之巽。則巽之心不嫌其過下。即在牀下可也。要便此心之用。專注于此心之本體。一如史巫之事。專以有事于神明。則卜度之方。至于紛若。求之愈詳。自更能體之無不盡矣。若是則施之于事。必有成。已成物之實。故于巽之義爲吉。巽而有主。無喪其資斧之病。故无咎也。按此用史巫。即象傳重巽申命剛巽乎中正之事也。蓋用史巫者。求通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于心之神明之義也。人所受于天之正理。只在此心。心有其本體。亦自有其自然之用。就其爲天所命言。則謂之命。就其本體之善言。則謂之中正。就其有不測之用言。則謂之神明。其實一也。紛若之義。求之古人。即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之事也。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言巽之用。專注于本體之中。則紛若正可以得中。故于巽之義爲吉也。

九三頻巽吝

此言雖巽而不能用史巫者之事以著戒也。頻屢也。頻巽卽季文子三思後行之事。巽而又巽無已之巽也。吝不足也。承上言巽之用所以不厭其詳者以心之用專注于心之本體故也。若心之用不專注于此而但爲無己之巽是則爲頻巽矣。是則爲進退而無武人之貞者矣。若是則用力雖勤終必無得故于巽之義爲可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窮與卦辭亨字當對看。亨者通也。窮者不通也。上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无

爻傳窮字並同此傳之義。言人之巽專注于中正之本體則其心必主于亨矣。主于亨卽心之亨也。頻巽之心不注于中正之本體則其心不嚮于亨矣。不嚮于亨卽志之窮也。以是爲巽所以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此爲頻巽之人設便門之義。言用巽之道欲悔之亡惟貴心能公也。田獵也。三品上殺次殺下殺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供乾豆次殺以供賓客下殺以充君庖禽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

于澤宮。此可見田獵所獲皆以供神人上下之用也。此爻取象之義則以田之有獲況巽之有獲以田所獲之三品皆以供神人上下之用。況巽之所獲皆必在于天地民物之事也。承上言頻巽之所以吝者以其用巽之心本不從民物起念故也。心不從民物起念則用巽無獲固爲可吝用巽有獲亦終有悔何也。以心之不公故也。惟然故用巽之道欲悔之亡則有道焉。其道安在。惟在心之能公而已。巽之起念心本在于民物。巽而有獲亦在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于民物。是卽如田獵之事志本在于三品。田而有獲獲亦在于三品。惟以充神人上下之用而已。無私焉。若是則設心處意專在民物故用巽而悔可亡也。此用巽之最要也。按此卽震上交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義亦卽卦辭見大人之義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有功謂實有益于民物也。用巽而實有益于民物故悔亡也。按此卽彖傳志行之義也。蓋用巽之志本在民物。今有功是志得行也。此所以悔亡者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此卽初爻之義而重申之。言用巽之道。惟在宰之以剛健之貞。爲能盡善而無弊也。貞卽初爻武人之貞也。貞正也。貞之實卽指亨言之。心之亨卽心之正也。武人指心之剛健言之。人之剛健之心。一于亨而不變。卽一于正而不變也。是則謂之武人之貞也。言吉言悔亡。又言无不利。又言无初有終者。皆卽貞之善而極言之。欲使用巽之人。必當專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力于此也。庚卽十干之庚。于義爲更。更者更革之事也。于此言庚者。卽承上无初有終言之。事不善而當更。是本无初也。用巽而能更之。是今有終也。庚者更革之事。巽之所有事也。先庚者更之先也。後庚者更之後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言于事之未更之先。所以致此病者。自何日始與事之既更之後。所以善其後者。于何日止如是之事。皆能曲體之無不到也。是卽卦辭有攸往之義也。承上言用巽之道。今爲反復推言其得失。惟貴心能貞

耳。惟貴宰之以剛健之貞耳。蓋能貞則體之以剛健中正之心。而計慮周詳。無微不至。豈惟無頻巽之吝。且可以紛若而得吉。獲三品而悔亡。施之于事。无不利也。豈惟于尋常之事。无不利而已。就使事有不善。而无初亦必能更之有道。而有終。蓋于未更之前。所以致病之由。與既更之後。所以善後之道。無不以至正之心。體之曲盡。此所以有曲成萬物之實于巽之義爲吉也。此用巽至善之道也。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言九五之義之所以吉者。以其用巽之心能得其正中之位故也。此言正中卽象傳中正之義。稱正中者。取韻之叶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資貞凶。此一卦之終。復卽三爻之義。極言之以著戒也。資者所用也。斧者所以斷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承上言用巽之道。惟貴宰之以剛健之貞。如是若不能貞。而只以無主之心。爲頻巽之事。則其巽在牀下。雖與用史巫者。同然。遂至喪其資。

而無用。喪其斧而不能斷。是則與用史巫者異矣。如是之事。本世人常犯之病也。若遂習以爲常。而守之不變。則其凶必矣。不惟可吝而已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尚通。猶貴也。上窮。言其心不貴。尚于亨。是尚窮也。正乎凶。謂以必凶之道。而守之不變。是爲以凶爲正也。此傳之義。蓋欲頌巽者。自覺己病而痛改之。故特爲深切之辭。以發其深省也。

謹按八卦之德。皆兩兩相對。巽與震。正相對之卦。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也。其所以相對之義。以伏羲畫卦證之。震爲乾交于坤。交在初爻。巽爲坤交于乾。亦交在初爻。剛柔相交。同在初爻。是卽同時發用合併爲用之義也。以經文證之。震爲剛德發用之時。而再言厲億億。卽尋繹事理之義。卽巽之事也。震蘇蘇。爲震而和緩之義。亦卽動而能巽之事也。據此。是震卦經文。就震說震。已暗包巽卦之義在內矣。巽爲柔德發用之時。而言利武人之貞。是正以動爲巽之事。此與坤二爻直方大。正言以健爲順之事。用意略同。

觀于此。則知八卦之德。無不以剛柔合一爲用。震巽合德。亦卽健順合德之義。無二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巽

三

三三兌下

兌亨利貞

兌者伏義八卦第八卦之卦名也。經文兌字則後聖重卦之卦名也。後聖重卦于兩兌相重之卦。仍名爲兌者。重卦之兌。猶伏羲兌卦之本義也。兌說也。謂心之說也。坤之用也。伏羲畫卦以乾坤象心之體。以六子象心之用。兌于八卦爲坤之屬。故說之德。即坤之用也。人心之說。所以爲坤之用者。何也。蓋說者和說之義也。即和平之義也。夬象傳曰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三五

健而說。決而和。是說。即和之義也。本卦初爻言和。兌是兌之德。即出于心體之和之義也。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凡人之心。健德發用。常患不能和。不能說者。皆以順德不足之故也。若使其心果爲健順合德之心。則健德發用。必能和。必能說矣。據此。是心之說德。即正從順德而出。此說之德。所以爲坤之用也。諸儒注易。有以喜說之說。爲兌之德者。皆以不識乾坤兩卦。所以貫全經之義之故也。八卦之德。皆兩兩而相配。兌之德。所以與艮相

配者何也。蓋止爲健之至。健不至。不能止也。說爲

順之至。順不至。不能說也。人以一心任家國天下之事。其閒禍福利害。所以撼此心者。萬端若健不至。則不免因是而移奪其心。是不能止也。此止所以爲健之至也。人以一心任家國天下之事。其閒世事之崎嶇。人情之拂逆。所以激此心者。亦萬端若順不至。則不免因是而失其心體之平。是不能說也。此說所以爲順之至也。人有止德。而後心之爲心。不移奪于外境。有說德。而後隨時應事。皆必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三五

出于心體之平。說與止合併爲一。則事事出于靜定。亦事事出于和平。此健順合一之用之所以極其至。成己成物之學之所以盡善而無弊也。若止而不說。則雖行之以至健之心。而心體不平。亦無以善其止之用矣。此說之德。所以重也。此兌與艮所以合併爲用之義也。三畫之卦。必以柔在三爻。一卦爲兌者。畫卦之序。以最下一爻爲初。以次爻爲中。以三爻爲上。艮在三剛卦之中。爲剛之至。故以剛在三爻之卦象之。兌在三柔卦之中。爲柔之

至故以柔在三爻之卦象之也。兌之德其象爲澤者。說卽和平之義。而物性之平莫平于水。尤莫平于澤中之水。故惟澤之說足以象心之說也。伏羲畫卦後。聖重卦。皆必于乾坤震巽坎離之後。復以兌配艮者。皆以明說之德。關繫于人之重。欲人有以復其說之德。善其說之用也。此大易一書所以設兌之一卦之本義也。此一經爲兌之卦辭。則正教人以求勉于說之德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兌亨者言人之求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三

進于說之心。惟當專主于亨也。蓋人之居心行事。一主于亨。則自然不說之心。漸進于說矣。故求進于說之心。必當專主于亨也。貞者。一于是而不變之義也。知主于亨矣。若是主于亨之心。又不免攙和斷續。則心之說德。終不能進。故是主于亨之心。又必利于貞也。此所以求進于說之要道也。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以卦體之說。釋卦之所以名兌之義。因併釋卦辭之義。以明說之德。關繫于人之重也。剛中柔外。分兩體言之。九二九五各居一體之中。謂之剛中。六三上六各居一體之外。謂之柔外。在人則爲剛得中而柔自流行于外也。此正釋卦之所以名兌之義也。說以利貞者。謂以利貞之功。而成其說之德也。先民。謂以勞苦之事。倡率乎民也。犯難。謂以犯患難之事。使民也。忘勞忘死。言說之德。入人之深也。蓋說者。柔之德也。柔之德。非剛之外。別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三

所謂柔也。剛得中而柔行于外。是人心之說卽正。從剛中之心。自在流出者也。是所受于天之本然也。是人之所同也。此聖人設卦。所以設兌之一卦之本義也。惟然。故人以利貞之功。而成其爲說之德。則自然有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矣。以是施之于民。雖勞苦患難之事。民莫不忘勞忘死。以應之者。以說之德。真能愜乎人心之同然故也。然則觀于民勸而說之用。豈不大哉。然則人之有志于成己成物之學者。何可不實用其力。以求進于說哉。

初九和兌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求進于說之事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心之說德必出于心體自然之和。乃為說之正也。和即乾象傳太和之和亦即中庸中和之和也。和兌之義與象傳剛中之義正互相發。蓋中者心之本體也。和者即心之本體自然之用也。和兌者謂說之用皆出于本體自然之用。不雜以一毫後起之造作者也。信如是則隨時發用必有自然之天則出焉。施之于事未有不中其節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三

謹按易之教統于乾坤統于健順。健順非兩事也。順即健之順也。以此卦言之。兌之德為說。是正坤之用也。順之用也。然象傳以剛中言之者。蓋剛健之德復其本體。則其發用未有不和說者。是兌之說即正健之說。乾之說也。此爻以和兌言之者。蓋心之健德果復其本體之中。則健德發用必有其自然之和。和兌與剛中非兩義也。據此是剛中

之中即中庸未發之中也。和兌之和即中庸中節之和也。觀于此則知中庸一書言中言和無一不出于易。此可以見中庸之學之所自出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行未疑與升三爻傳无所疑同義。蓋疑者不安于心之義也。說出于心體自然之和則事事中節。事得心之所安故行未疑也。此與四爻對看義自可見。若商兌則未得所安行有疑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四

此與初爻皆欲人切實體認求進于說德之正之義。初言和兌者欲人之內而體諸心也。此言孚兌者欲人之外而驗諸人也。孚即需卦有孚之孚。信驗之義也。孚兌者謂心之說德施于人而無不信。施于事而無不驗。是則為有孚之兌也。言人之心自信為說矣。然見諸施行往往與人不相應。是未得為說之正也。故欲勉于說之實者必其施于人而無不信。施于事而無不驗。是則為有孚之兌矣。如是則于成已成物之學必有實益。故于兌之義

爲吉。反諸心亦必得其所安。故悔可亡也。是則爲說之正也。按此卽彖傳應乎人之義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人信其志也。人信其志卽兌之孚也。卽彖傳忘勞忘死之義也。

六三來兌凶。

此爻之義特指世人以作用爲說者之事以著戒卽姤卦勿用取女之義亦卽歸妹上爻承筐无實之義也。來者自外來之義也。來兌者謂心無說德。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聖

以外作用之說爲說者也。承上言和兌之兌體諸心而得其和也。孚兌之兌驗于人而有其孚也是皆實有其德者也。若此心本無說德而特假作用之說以爲說是則爲外來之說非吾心自有之說矣。如是之事貌竊其似而無其實施之于事必無成己成物之實用故于兌之義爲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此傳與初二兩爻傳當對看。蓋反諸心而未疑以心之得其正也。施于人而見信亦以心之得其正

也。位不當則心之不得其正者也。心不當位則來兌反以致凶。故人之求進于說者惟貴反而求諸心也。

謹按聖人以八卦立教。欲人復其八者之德之正也。恐人以其似是而非之事誤用其力。故各卦經文皆有真切指示防病之辭。乾言无首吉者。正以見意氣之剛。不得爲健之正也。坤言黃裳元吉者。正以見外見之順。不得爲順之正也。以下六卦亦皆以其似是而非之事分晰言之。震遂泥者。不得爲震之正。頻巽喪資斧者。不得爲巽之正。入于坎窞者。不得爲坎之正。日昃之離。不得爲離之正。艮其腓。艮其限者。不得爲艮之正。來兌者。不得爲兌之正。皆聖人真切指示防病之辭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此爲不能說而求進于說者設便門之義。欲其知所用力也。商兌者商量卜度以求進于說之義也。未寧者未得其所安也。介與界通。謂有割然之界限也。疾。病也。此言疾謂自覺其病也。疾有喜與无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聖

妄五爻損四爻疾有喜同義心之不說心之疾也始不說而終進于說是疾去而有喜也言人心體不能和說是誠心之病也然如是之人亦惟患不能發真心求進于說耳果能隨時隨事常必商量卜度以求進于說雖一時于心之本體未必即得所安然用心在此則于己心說與不說之辨必有劃然之界限矣是自覺其不說之病矣信如是則知病去病雖不能遽進于和兌然心之不說之病亦必能漸去而有喜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四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言人能商兌則不獨有喜亦必有福慶及于民物也按此爻經傳最可味商兌之德較之和兌孚兌之德則有間矣然經言有喜傳復以有慶言之可見當職任事之人果能隨時隨事求進于和平則其有裨于民物甚大聖言及此與人爲善之意情見乎辭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此言求進于說之實功必在于能變其剛欲使有

剛德之人知所以實用其力也孚者必然之信驗也剝即剝卦之剝剝之爲義即剝卦傳柔變剛之義也厲危懼也言說德人人所有所以不能說者以其剛之德不純乎本體故也剛而不柔故也惟然故欲求進于說則有孚焉其孚安在惟在于剝而已惟在用柔以變其剛而已果能變其不純乎本體之剛爲純乎本體之剛則心之德自進于說矣此所以爲求進于說之孚也此所以有剛德之人求進于說之心不可不常存危懼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四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言必變其不能柔之剛爲剛柔合一之剛此心乃爲正當其位也此兌之孚所以在于剝也

上六引兌

此一卦之終即承五爻之義而究言之以終卦辭利貞之義也引與萃二爻引吉之引同義引而長之之義也言人知用柔以變其剛則庶能進于說矣然說之德又非一時一事之事也必能引而長之使無時無事不說乃爲說之成德此卦辭言求

進于說之功所以必利于貞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光。光明也。無私之義也。言上六一爻所以發引兌之義者。蓋恐兌之德不能引長其兌。卽是心之未光也。

謹按八卦之德皆心德也。既爲心德則八者之德本爲一德。其用亦無不貫終始。此以德之渾然一體者言之也。然畢竟一心之德。既分八者以言之。則所指既有偏全。其發用亦自分先後。故八卦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巽

德無不兩兩而相對。乾坤相對者以心之統體而言之也。震巽相對者以心之發用最早遇事卽現者而言之也。坎離相對者以心之功用最盛貫乎萬事萬物之中者而言之也。艮兌相對者以心之德已成熟火候最足不因外境而有所變易者而言之也。兌與艮相對之義以伏羲畫卦證之。艮爲乾交于坤。交在三爻。兌爲坤交于乾。亦交在三爻。剛柔相交。同在三爻。是卽同時發用。合併爲用之義也。以經文證之。艮言行其庭。庭卽平之義也。卽

和平之義也。不見其人者。無人之見存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者。無己之見存也。無己見。無人見。心體乃平。是艮卦經文。就艮說艮。已暗包兌卦之義在內矣。此卦言孚于剝。亦正指變剛之事言之。專爲有剛德之人立教。此與坤卦經文。卽承乾卦言之。專爲有健德之人立教。用意正同。觀于此。則知八卦之德。無不以剛柔合一爲用。艮兌合德。亦卽健

周易通義卷之十五

周易通義

卷之十五

兌

巽

周易通義卷之十六

任邱邊廷基學

易下經

彖下傳

小象下傳

三三巽上

渙句亨句

王假有廟句

利涉大川句

利貞

渙者散也。散釋之義也。卦名渙。專指去心病之事言之。為有剛德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之為人所以為成己成物之本者。剛也。人無剛德。是無其本也。無可言也。有剛德。則有其本矣。然獨有一剛而不柔健而不順之病根。潛伏于中。以為之主。則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一

其隨時做事。時時發病。事事發病。措之于事。亦處處不得其安。如是之病。如但欲隨事矯正而克治之。則用力勞而病根終不可除。其病亦終不可去。無已。則須有以散釋之。使其潛伏之病根。渙然消釋。乃能復其健順合一之本體。所謂渙者。正指散釋心病之事言也。五爻言渙汗。取象最切。人身廢理有病。處處不安。一汗而愈。則無不散矣。人心有病。亦處處不安。所謂渙者。亦正欲其一汗而愈。則無不散也。聖人設卦垂教。以渙之義。關繫于成己

成物之學至重。故特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渙者。此卦名渙兼兩義。以卦德言之。卦之

兩體。內坎外巽。其德為險而巽。險者。剛健之德。能練乎萬事。萬物之險。而無不到也。巽者。柔巽之義也。剛健之德。至練乎萬事。萬物之險。而無不到。而其用。仍能柔巽。是正得力于渙者之事也。以卦體言之。下坎上巽。又三剛三柔之卦也。三剛三柔之卦。上本乾體。下本坤體。非巽坎也。今也上體之剛來交于二。而成坎。是剛得中也。下體之柔。上交于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二

四而成巽。是柔得位也。人之一心。剛能得中。柔能得位。則必無不散釋之病矣。卦德卦體。皆有合于渙之義。故名此卦為渙。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渙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以心之所主言之。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自然之理也。人心剛而不柔。皆私與意見害之。若此心一主于亨。則私與意見。漸漸消釋矣。此所以渙之道。當主于亨也。王假有廟。以體物之誠言之。王者。心之健也。假。至也。王假者。言剛健之心。欲其體物之無不至也。王

假與家人萃豐三卦王假同義有廟與萃卦有廟同義。王假有廟者言能以有廟之心體物之情則庶能體之無不至也。人心剛而不柔皆以體物不誠之故。故以是言之。是卽坤象傳坤元之義。順出于元之義也。利涉大川以隨時隨事用力之事言之。涉大川者順以行健。又全力注之之象也。利涉大川者言當隨時隨事行其健。又隨時隨事用順以行其健。如是之事以涉大川之全力注之。則自然事事進于健。亦事事進于順也。利貞卽承上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三

事言之言如是之功必當行之以貞不可有攙和間斷也。合而言之心之所嚮一主于亨則心有主矣。體物能誠則無隔膜不親之患矣。其做事也事健事事順。又全力注之則自無不順之病矣。如是之功又行之以貞。一于是而不變。尙何心病之不去乎。此所以爲散釋心病之要道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此兼卦體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剛來指九

二言來者自上體來也。上體之剛來而居二則剛得中矣。剛得中是習坎心亨之德也。心亨故不窮也。此內體之善也。柔指六四言。柔爻柔位。是得位也。外卦也。下體之柔交于上而居四。是柔得位乎外也。柔得位乎外則上同矣。上同者言上體之柔與下體之剛合併而爲一也。此外體之善也。合兩體言之。剛能得中。柔能得位。是心之無病者也。求進于此非專主于亨不可。故經言渙之道當主于亨也。王在中指二五言。在人則王者心之健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四

中者心之本體也。剛健之德復其本體。是王在中也。剛健之德必體物以誠。乃能在中。故經言王假有廟也。乘木指卦象言。坎之象水。巽之象木。木在水上。是乘木涉川之象也。言必如乘木涉川者順以行健而全力注之。于渙之事乃能有功。故經言利涉大川也。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散釋心病之事以申卦辭之

義此第一爻言渙之事必能變其不能柔之剛爲能柔之剛始爲渙之實驗也。拯馬壯與明夷二爻拯馬壯同義。拯救也。馬者健行之物以象心之健也。壯與大壯之壯同義。謂剛之盛壯也。此言用拯卽承卦辭所指三事言之。言人剛德之所以爲病者非剛之爲病乃剛而有用壯之心之爲病也。故欲勉于渙之實者必用亨與假廟涉川之事自救其如馬之壯則吉。蓋馬去其壯則剛爲能柔之剛剛無病矣。故于渙之義爲吉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五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六所陳之義之所以吉者惟以剛健之德之能進于柔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七

此卽卦辭渙亨之義。再復親切言之。欲人之知所用力也。奔就也。机與几通。人所憑以爲安者。奔其机謂人之隨時做事。常必自就其心之所安也。言人用剛做事。當時不覺其後必悔。所以然者以其用剛不順。常不卽乎心之所安故也。是卽所以受

病之處也。惟然故欲勉于渙之實者。惟在隨時做事。常必自就其心之所安。若奔其机者。則心安而悔可亡也。此所以去病之要道也。按此爻所謂机卽卦辭所謂亨也。蓋亨者心之本然也。心所安也。事事主于亨。卽事事得所安而病去矣。此所以爲不勞而病去之要道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願謂得其心之所安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六

此卽所欲去之病。特爲切指其病根之所在。欲人之知所注力也。躬與蹇二爻匪躬躬字同義。卽論語言克己。己字之替身字也。蓋人之剛而不順。皆私與意見害之。私固己也。意見亦己也。是皆躬之病也是病之根也。故渙之實。惟在于能渙其躬。能渙其躬。則病根去。而無病之本體復矣。信如是則不獨前日之悔。今可漸亡。而心爲無病之心。亦自是可以无悔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與泰初爻咸初爻傳志在外同義言必心為無己之心乃得為誠心在于民物也。

六四渙其羣句元吉渙有邱句匪夷所思

此即渙之事之自然及物者言之因發元吉之義。欲人之相求于其本也羣同類也渙其羣者言渙之實不獨可盡于己而併可及于人即各卦言富以其鄰不富以其鄰之義也元即乾元坤元之元是健順之德之所從出也此爻之義言人與人共事己之心果為正當其位之心則同類之人必有自然之感格故渙之事可及于羣其所以然者何也以其有元德故也蓋人有元德則必有自然之健亦必有自然之順健順合一自然可以及物故渙之事惟有元德則吉也渙有邱以下遂即元吉之義而極言之欲人之知所注力也邱與頤二爻邱字同義高明之象也夷醜夷也言人知元德關係之重則知渙之一事真自有上達天德日進于高明之事迥非常人思議之所能及也按此爻元吉即正申言卦辭王假有廟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七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心無私曰光視萬物如一體曰大光大正指元德言之言以心之光大故渙之功自然能及于羣此元吉之義之所以重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句渙王居无咎

此即初爻拯馬壯之事再為真切言之欲使有剛德之人能自知其病根之所伏而自去之也渙汗者言渙之事當如汗之事也渙必取象于汗者人身腠理有病處處不安一汗而愈則無不散矣取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八

象于此者正見人心有病處處不安吾之所以渙之者亦當使之一汗而愈而無不散也大剛健也號讀平聲與夫卦孚號惕號號字同義謂人之哀誠迫切之心也蓋世之能剛而不能柔者剛健之德與哀誠迫切之心皆其所素有也然惟自恃其剛健自恃其哀誠而徑以行之而剛健哀誠之中遂不免有意氣之剛夾雜用事而其病遂不可去是此大號之心即其病根之所伏也惟然故渙之事必以汗其大號為渙之實際信如是則渙在于

王之居矣。王者。心之剛也。居者。心所存主處也。言能汗其大號。則渙之功。真在于心。所存主處矣。如是。則健爲無病之健。心始爲無病之心。而本體復矣。故于渙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言必渙在王居。此心乃能復其正位也。此汗其大號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上九渙其血句去逃出句无咎

此一卦之終。遂即五爻之義而終言之也。血者。傷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九

害之象也。逃遠也。言能汗其大號。則其傷害此大號之心者去矣。是能渙其血也。渙在王居。則不惟一時不受其害。而病根既除。是使害此心者。去此心而遠出也。故于渙之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即指逃出言之。此亦不全舉經文。全釋經義之例也。

謹按此卦名義與解卦正相似。其言去心病之事。亦正相同。然微有分者。解卦得名。以險以動。動而

免乎險得名。故卦辭爻辭。皆對濟在外之險言之。言欲濟在外之險。須自去其心之病也。此卦得名。以剛得中。柔得位得名。故卦辭爻辭。皆不及于外險之事。直專以去心病之事言之。此兩卦之辨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渙

十

三三兌下
坎上

節 亨 苦節不可貞

節者分限之義也。卦名節。專指人倫日用。人與人相接之地。各有截然不可踰之分。限言之。論語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記言大禮與天地同節。即皆此卦節之義也。聖人設卦。所以設節之一卦者。何也。蓋人與人同生並育于天地之間。其相繫相維。不外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之相接。其相接之地。必各有肫然不容已之心。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節

十一

亦必各有秩然不可越之分。人與人羣居萃處。隨時隨地。必各止乎其分。不相踰越。乃能久而相安。此節之義所以重也。節之事。又非可使民自為之。必有民物之責者。為之酌中定制。使之彌綸于日用之間。然後四海之大。生民之眾。皆可以各止其分。各遂其生。羣居和壹。而不至于亂。此節之一事。關繫于成己成物之實者。為至重也。聖人以節之事重。故設一卦以示教。其必于此一卦名為節者。蓋節之為節同。而所以為節者不同。有出于本心

自然之節。可以通行于民物者。亦有不出于本心

自然之節。不免倚外見為之。不可以通行于民物者。二者施之于事。得失懸殊。故節之道。必出于和平中正之心。乃可以為四達不悖之道。此節之時義之不易盡也。此卦兩體。內兌外坎。其德為說以行險。險者。人情事理自然之分限。即人心自有之分限也。說者。心體和平之義也。制節之事。必熟透于人情事理。自然之分限。又行之以和平中正之心。則節為自然之節。而可以通行于民物矣。必如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節

十二

此卦之德。乃可以盡節之時義。故名此卦為節。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制節之道。必以是為準也。亨者。人心至通之理。施之于事。處處可以通行者也。節以苦名者。苦與甘。取義正相對。蓋即乎人心之安。謂之甘。不即乎人心之安。謂之苦也。不可貞。與坤三爻无妄四爻可貞之義。正相對。可貞者。可以常行之義也。不可貞者。不可以常行之義也。言節之事。必出于人心至通之理。乃可以通行而無窒礙。故節之道。當主于亨。節出于亨。是可以常行之

道也。若不卽乎人心之安而爲苦節。則非至通之節矣。節不出于亨。是不可以常行之道也。明乎此。則制節之道。惟當一主于亨。不可雜之以外見矣。此所以爲制節之要道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剛柔分者。六畫之卦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在人則剛柔適均。無偏勝之患也。剛得中指二五言。剛爻居二體之中。謂之剛得中。在人則誠切不容己之心。皆出于心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節

七

本體。是爲剛得中也。以上二事。以卦體之善。言心體之善。節出于如是之心。此節之所以能亨者也。若夫苦節之事。其心皆剛而不柔。有偏勝之病。是剛柔不能分也。剛健之德。不免雜之以外見。不純出于心之本體。是剛不得中也。心爲如是之心。則其節爲苦節。以其道不出于本心至通之理。而其道窮也。此所以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再以卦德卦體之說。重釋卦辭節亨之義。因推之天地聖人之節。以明節亨之義之重也。說以行險。解見卦辭注。當位。指五言。中正。亦指五言。以九居五。中而兼正。是爲正當其位也。前言剛得中。兼二五言。此復專指五言者。因欲明節亨之義之重。故復以當位中正。作指點之辭。欲人之不忽于此。義。非二五之德之有優劣也。詳見易例通。卽卦辭所謂亨也。言能說以行險。則是以當位之心爲節矣。以當位之心爲節。故其節大中至正。而可以通行于天下。此可見制節之事。惟當切體諸心。非可參之以外見者也。天地以下。遂卽天地聖人之事。而推言之。言天地之寒暑往來。有自然之節。故四時生物之功能。是天地之節之亨也。聖人制度。有自然之節。故能不傷財。下不害民。而公私無不利。是聖人之節之亨也。觀于此。則益知節之時義。必當一主于亨。不當雜之以外見矣。此可見節亨之義之重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節

十四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制節之事以申卦辭節亨之義。此第一爻先節節所從出之地示人以真切體認之方欲其不誤于用力也。戶與豐上爻闕其戶之戶。取象之義正同。戶者所居之屋之戶也。戶以內爲人所居故以戶以內爲心之象。以不出戶爲切體諸心之象也。庭與夬卦揚于王庭艮卦行其庭之庭取象之義正同。庭者平之象也。不出戶庭者言當切體之本心而得其平不可雜之以外見也。以上俱詳易例此爻之義專對節之雜以外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節

五

者言之蓋人以外見爲節則其節未有不至于苦者以不出于心之本體故也不出于心體之平故也。故制節之道惟在于不出戶庭。不出戶庭者謂不離乎心之本體而得其平也。信如是則節之爲節必爲至通之節而可以通行于民物矣。故于節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卽象傳所謂通也卽卦辭所謂亨也。塞者不通也卽象傳所謂窮也不出戶庭知通塞者言人能

切體之本心而得其平則于節之亨與不亨必能自知之也。以是爲節故于節之義爲无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此卽初爻之義再晰言之亦欲人之不誤于用力也。出門與同人隨兩初爻出門取象之義正同。門以內有私之地也。門以外無私之地也。故出門爲心之無私之象也。出門庭與明夷四爻出門庭取象之義正同。庭平也。出門而得其庭正謂體之以無私之心而得其平也。以上亦詳易例此爻之義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節

六

與初爻之義正相發。初爻之義對有外見者言之此爻之義對心體不得其正者言之也。言人之制節知求之心則可無外見爲主之病矣。然心必爲無私之心始可以爲制節之準。是所謂不出戶而得其平者。正謂其出門而得其平也。若自謂求之心矣。而心非無私之心是非出門之心也。自謂體之于心得其平矣。然心非出門之心則其所謂平者實亦未能出門而得其平也。若是則心爲有病之心節亦非至通之節施之于事必亦不可通行

于民物故于節之義爲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卽時義之時也極如皇極之極中之義也失時極言不能體之以無私之心而得其平則其所謂節者必失時義之中此其所以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言制節之事亦必以誠求之心爲本也不節者言于制節之時不得其自然之節也若語辭也嗟若與離五爻戚嗟若同義謂憂戚之心形爲嗟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節

七

言節之道固當主于亨矣而制節之事仍必以心之能誠爲本有如于制節之時不得其自然之節因致形爲嗟歎者是則爲能誠以求之矣制節之事有誠求之心以爲之本則因誠生明于自然之節必能有見故于節之義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又誰咎與同人初爻傳又誰咎同義言能求之以誠則必有得于自然之節矣故人不當復咎之也

六四安節 亨

此承三爻嗟若之義因告之以制節之準正以見卦辭節亨之義之不可易也安節者謂以心之所安爲節也亨卽卦辭所謂亨也言人當嗟若之時則當何以制其節哉卽以心之所安爲節可也卽以心之至通之理爲節可也此所以制節之準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道卽天道也象傳中上下字多指天人之分言之詳見易例承猶順也此傳之義因卽爻辭之義而究言之言亨者天之道也信能以安爲節而體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節

八

之于亨是卽所以承順乎天之道也此節亨之義之所以不可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此卽承四爻之義而究言之也甘節之義解見卦辭注尙嘉尙也言能以安爲節而體之于亨則節不出于苦出于甘矣蓋安節者己心之所安亦人心之所安也人人以爲甘不以爲苦是則天下之達道也故節之義惟此爲吉循是以往則事事有可嘉尙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位中。指心言之。言是甘節之事。惟心之居位中者。乃能為之。是決非一切後起智識之事之能為力也。按此即象傳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義也。

上六苦節 貞凶 悔亡

此一卦之終復發苦節悔亡之義。以垂教于後世。亦如孔子取狂狷之義也。蓋狂狷非中道而終勝于凡民苦節非甘節而終勝于無節。故必守苦節之貞。欲以通行于民物則凶。若只以獨行己志則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節

猶可以悔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此傳與爻辭為往復之辭。爻辭謂苦節之道雖不可以經世而猶可以自安其心。此傳則謂苦節道窮終非可以經世之道也。

三三 兌下 巽上

中孚 豚魚吉 利涉大川 利貞

中者。剛中之德也。孚者。信驗之義也。卦名中孚。正指剛中之德。有必然之信驗。言之為有剛德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聖人之意。以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剛也。剛之所以為剛者。中也有剛德而求進于中。是乃成己成物之學之第一義也。然剛之中與不中。實不可以含糊假借。是有必然之信驗焉。剛柔為一。是即中之驗也。剛柔不為一。是即剛之未進。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于中之驗也。以是自驗其心。則剛之中與不中。可以自見。聖人設卦。所以特設中孚之一卦者。蓋欲有剛德之人。以是而自驗其心。則可以進于中也。此所以以中孚名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卦名中孚者。此卦以卦體言之。上下四爻剛。中二爻柔。是柔在剛之內也。二五兩剛爻分居兩體之中。是剛得中也在人。則柔在剛內。是柔與剛合為一也。剛柔為一。剛必得中。是中德必然之信驗也。以卦德言之。內兌外巽。其德為說而巽。八卦之德皆統

于乾乾之健。乃心之主也。今也能說。是即乾之說。剛之說也。能巽。是即乾之巽。剛之巽也。剛健之德。能說能巽。是亦剛柔合爲一也。剛柔爲一。剛必得中。是亦中德必然之信驗也。卦體卦德皆爲中德。必然之信驗。故名此卦爲中孚。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求進于中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豚魚。魚名。形似豚。故名豚魚。亦名江猪。即俗所謂拜風婆者。豚魚吉。言德如豚魚。則吉也。蓋豚魚行于水中。所嚮無前。是其健也。游泳而進。是其順也。豚魚吉者。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言豚魚之行健。即是順。順即是健。是健順爲一者也。人之德亦健順爲一。如豚魚。則吉也。此句以心之德言。利涉大川。則以隨時隨事用力之事言之。蓋涉大川者。臨不測之險。心無退縮。是其健也。順風水之宜。意無固必。是其健之順也。涉大川者。健與順同時並到之象也。利涉大川者。言人之隨時做事之心。亦當使健與順同時並到。如涉大川者。然也。復言利貞者。即指涉大川之事言之。言如是之功。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不可有攙和間斷也。信

如是則剛柔必漸爲一。剛可進于中矣。此所以爲求進于中之要道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此兼卦體卦德之說。以釋卦之所以名中孚之義也。解見卦辭注。孚乃化邦。言有如是之德。則是中之孚矣。有是孚。則自然足以化邦。是又中之孚之可驗于事業者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此兼卦象之說。以釋卦辭之義也。信與坎卦傳行險不失其信。信字同義。信爲必然之信之義。即卦辭所謂孚也。信及豚魚者。言豚魚常健常順。無健而不順之時。是豚魚有必然之信也。人心亦常健常順。無健而不順之時。則其必然之信。與豚魚等矣。是爲可信之德。及于豚魚也。信及豚魚。則有中德可知。此豚魚之吉。所以爲中之孚也。乘木舟虛。以卦象言之。兌之象澤。巽之象木。木在澤上。是乘木涉川之象也。乘木涉大川。健也。舟虛。順也。乘木

舟虛卽健與順同時並到之象也。人之隨時做事之心亦必使健與順同時並到如乘木舟虛之事。于中德乃能得力。此中孚之功所以利涉大川也。中孚以利貞。謂以利貞之功而成其中孚之德也。乃應乎天者。言必以利貞之功而成其中孚之德。然後健順爲一心之健。乃與天之健相應也。此涉大川之功所以必利于貞也。健應乎天則中德成矣。此涉大川利貞之功所以爲求進于中之要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人之剛德。中與不中皆有必然之信驗。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中與不中之孚。皆可以體諸心而自覺也。虞安也。燕亦安也。安者心之澄然無事之義也。虞吉者言人之心果復其健順爲一之本體則心之發用。事事健亦事。事順。此心澄然無事。是虞也。虞卽中之孚也。故于中孚之義爲吉也。有它以下。因卽以不中之事言之。有它謂心有它也。人之心不純乎本體。不免有

後起之私以閒雜之。是心有它也。有它則心之發用有時順。有時不順。此心不能澄然無事。是不燕也。是卽不中之孚也。以此而言。心之虞卽中之孚。不燕卽不中之孚。是皆可以體諸心而自覺者也。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未變者。心不失其本體之義也。言中孚初九所以發虞吉之義者。蓋心不失其本體。乃能虞也。故虞卽中之孚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此言中之孚在于剛柔之相應。因卽教之以用柔變剛之功也。鶴者心之象也。易凡言鳥皆以象人之心。言鳴者以鳥之鳴象心之發用也。鳴必稱鶴者。鶴鳴最和。以鶴之鳴象心之發用之和也。陰者地之氣也。柔之象也。在陰猶言出于陰也。言在陰者。以鶴之鳴之出于陰。象心之發用之和之出于柔順也。其子與鼎初爻其子取象之義略同。彼言其子。妾之子也。此言其子在陰之鶴之子也。子者剛之象也。子爲在陰之鶴之所生。是剛出于柔之

象也和。猶應也。言鳴鶴在陰。而其子自然和之。以象人心發用之和。果出于本心自有之柔順。則剛健之德。卽從柔順而出。未有不相應者也。此正言剛柔相應之德。所以爲中之孚也。以下二句。因卽以用柔變剛之功。教之好爵。卽孟子天爵良貴之義。指剛德言之。蓋人心之健。乃天之所予。而其分最尊者。故謂之好爵。靡與糜通。取糜爛之義。卽變剛爲柔之義也。雜卦傳曰。剝爛也。剝卦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剝之事爲柔變剛。取剝爛之義。故此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字

五

言柔變剛。亦取糜爛之義。糜之者。言欲剛之變爲柔。卽如米之化爲糜。融化成液。渣滓無不盡之義也。承上言剛進于中。則剛柔自然相應。如此然則。我有剛德。可不用柔以變化之。以求自復其剛之本體乎。言爾我者。特爲覲面告語之辭。欲人之聞而動其心也。

謹按鼎卦名鼎。卽專取柔變剛之義。所以取象于鼎者。蓋謂以巽火徐徐烹煮。則鼎中之實。卽可以融化成液。渣滓無不盡也。鼎四爻公餗。餗卽饈也。

卽糜也。餗之取象。卽正取剛柔爲一之義。與此爻糜之之義。正互相發。是皆易之可以參會者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言人之心。所以能剛柔相應。如鶴鳴子和之事者。以其心之發用。皆出于本體之中之故也。此剛柔相應。所以爲中之孚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此言剛柔不爲一者之事也。敵者。兩立均敵之義。卽不一之義也。鼓罷者。作輟之象。泣歌者。憂樂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字

五

象也。承上言剛柔相應。則剛柔一矣。剛柔一。則剛卽是柔。柔卽是剛。無兩立之形。是無敵之可見者也。若剛柔不爲一而猶爲二。則猶有兩立之形。是猶有敵之可見者也。得敵者。得敵則心之健。不全出于順發。用自不能一心之應事。一念以爲作。一念以爲輟。一念以爲憂。一念以爲樂。剛柔不應。心亦不安。皆以剛柔不爲一之故也。是得敵卽不中之孚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言心之發用所以不出于一者。正以其心不當其心之正位之故也。此得敵之事。所以爲不中之孚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此言能養其柔順。則剛柔可一也。月體屬陰。以象心之柔順。幾近也。月望。謂月滿時也。月幾望者。以月之幾于望。象心之柔順之德。近于圓滿也。馬剛健之象也。匹者。兩相匹敵之義。卽三爻所謂敵也。言人有剛德。而柔順不足。故剛柔不一。剛與柔兩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立而成敵。今欲一之。惟在養其柔順而已。若使柔順之德。漸充漸長。日進于圓滿。則剛皆化爲柔矣。剛化爲柔。則剛之爲匹之形亡矣。信如是。則剛柔爲一。剛進于中矣。是卽中之孚也。故于中孚之義。爲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類卽匹也。絕卽亡也。絕類卽匹亡也。絕類上。言至剛化爲柔。兩立爲匹之形亡。則剛德日進于上矣。上指天道言之。絕類上。卽彖傳應乎天之義也。此

馬匹之亡。所以爲中之孚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此以中之孚之驗于人者言之。卽彖傳孚乃化邦之義也。攣固也。攣如者。人已同心。固結不解之義也。承上言剛柔一則中。不一則不中。此固須體諸己。而亦可驗諸人。是有孚焉。人之心。無不同也。理無不同也。果使心之發用。誠能動物。而至于攣如。是卽中之孚也。若是則于中孚之義。亦可以无咎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言是攣如之事。惟心之正當其位者能之。此所以爲中之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此一卦之終。復指言能剛而不能柔之病。以著戒也。翰音對鶴鳴。取象翰羽。翰也。卽飛鳥之別名。亦以象人之心。翰之音。亦以象心之發用也。登于天。卽豐上交傳天際翔之義。以象心之發用上。而不下之極致也。貞者。習以爲常。守之不變之義也。言

人有剛德而不能柔順。則其心之發用上而不下。如翰音之登于天然。是亦世人常犯之病也。若遂習以爲常。守之不變。則于成已成物之事。皆無其實。其凶必矣。是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言心之發用。至于如是。未有能久而無失者。是不可以不切戒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中孚

三

三三 艮下

震上

小過 亨 利貞 句 可小事 句 不可大事 句 飛鳥遺之音 句 不宜上宜下 句 大吉

小柔順也。柔順謂之小者。人有柔順之德。則其體物之心。必能入細。防患之心。亦必能入細。以心之入細。故以小言之。卽詩言小心翼翼之義也。過。謂過乎常分也。卦名小過。正指柔順之德。必欲過乎常分言之。專爲世之有剛德之人。立教。其故何也。蓋人之心。所以爲經綸萬事之本者。剛也。而剛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三

爲剛。所以善其用者。則惟在于柔。世之有剛德之人。亦未必全不柔順也。然其體物之心。常有不到防患之心。常有不盡施之于成已成物之實地。亦終無實益者。皆以柔順之德。未能過乎常分之故也。聖人之意。則謂事物之來。其情萬變。人之思慮。豫防之事。其隱伏而難見之情。亦萬變。當其事者。必使此心兢兢業業。無微弗至。有過乎常分之柔順。乃足以盡乎柔之用。乃足以善其剛之用也。此聖人所以特設小過一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

卦名小過者。以卦體言之。六畫之卦。三剛三柔。謂之剛柔分。此卦中二爻剛。上下四爻柔。柔多于剛。是小過之義也。以卦德言之。內艮外震。其德為止以動。動者。震動奮發之義也。止者。繫定之義也。以止為動。是震動奮發之心。常出于靜定。亦小過之義也。卦體卦德。皆有合于小過之義。故名此卦為小過。卦辭之義。則正教人以欲勉于小過之實者。其功夫當如此做也。亨者。本心之明。心之至通之理也。小過必主于亨者。小過不亨。是畏葸非小過也。故小過必主于亨也。利貞者。言此主于亨以為小之功。必利于貞。不可有攙和斷續也。大剛健也。可小事不可大事。以小過之時義言之。言人處小過之時之心。惟當以柔順為事。不當以剛健為事也。飛鳥二句。乃設為鳥言。以覺世之辭。不宜上宜下。即所設為鳥之言也。遺與問遺之遺同義。音如魯頌懷我好音之音。謂鳥語也。遺之音者。謂鳥遺我以好音也。上高亢也。下卑下也。不宜上宜下。通鳥與心言之。就鳥之飛言。愈上則愈窮下。乃得其

所止。是鳥之不宜上宜下也。就人之心言。亦愈上則愈窮。下乃得其所止。是心之不宜上宜下也。蓋心之用。倏忽靈變。與飛鳥同。其不宜上宜下之理。亦與飛鳥同。故設為鳥言以告之。言鳥于上下之際。更涉多矣。利害審矣。其惠我之好音如此。是不可不引為前車。而奉為切戒者也。大吉。即承上不可大事言之。言所謂不可大事者。非謂廢剛健而不用也。正謂心之宜下而不宜上也。若果此心之用。常下而不上。則剛健之德。以柔順行之。亦必無悖于小過之時義矣。是用剛健亦吉也。凡此皆所以求勉于小過之實之要道也。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此以卦體之說。釋卦名卦辭之義也。小者過。指卦之二剛四柔言之。其實指心言之。言柔順之數。常多于剛健之數。是為小者過也。此正釋卦名小過

之義也。小者過而亨。即通卦辭釋之言。小當過而必主于亨。是乃小過之實也。過以利貞者。謂以利貞之功。而成其小過之德也。過以利貞與時行者。言必以利貞之功。而成其小過之德。乃能隨時隨事。盡小過之時義。是為小過之道。與時行也。柔得中。以下四句。又借卦體作指點之辭。以明小過之時義。柔得中。指二五言。柔爻中位。是柔得中也。剛失位不中。指三四言。三剛不中。四剛不中。又失位也在人。則當小過之時。必用柔。乃能得中。此所以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

則逆于理。此所以不宜上也。下則順于理。此所以宜下也。誠使此心常下而不上。則剛健之德。以柔順行之。亦必能順于理矣。此所以大亦吉也。餘見卦辭注。按此傳釋經。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見比卦傳注。

初六飛鳥以凶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能小過與不能小過之得失。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特為發人猛醒之辭。欲其人之知懼也。言世人招致凶害。其情萬變。然為仔細推求其故。實無別故。只以此心飄忽不定。如飛鳥之故耳。此小過之義。所以重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言世人百病可醫。獨此飛鳥以凶之心。為不可救治之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

此爻之義。正以詳言小過之心。所以用柔用剛之道也。遇。與各卦言遇主之遇同。義。謂適相值也。妣。母也。爾雅釋親。母為妣。是妣即母也。此對祖言。謂王母也。蓋人之用柔用剛。義難偏廢。然以小過之心處之。則柔可過。剛不可過。故假祖妣君臣之象。以明之。祖與君。皆健之象也。妣與臣。皆順之象也。在此爻四象並陳。則是于健順之中。又自分健順之象也。祖與妣。皆天屬。主恩者。也是宜用柔順者也。祖妣而分健順。是于用柔順之中。又自分健順

之象也。君與臣皆人屬主敬者也是宜用剛健者也。君臣而分健順。是于用剛健之中。又自分健順之象也。今以用柔順之道言之。祖者健之順也。妣者順之順也。同為柔順。而妣之柔順。必過于祖之柔順。以小過之心而用柔順。則宜過于祖之柔順。乃過于妣之柔順。此小過之心。所以用柔順之道也。以用剛健之道言之。君者健之健也。臣者順之健也。同為剛健。而臣之剛健。必不及于君之剛健。以小過之心而用剛健。則宜不及于君之剛健。乃

周易道義

卷之十六 小過

五

遇于臣之剛健。此小過之心。所以用剛健之道也。以此言之。用柔用剛。固難偏廢。然一出于小過之心。則柔常過。剛常不過。是則小過之時義然也。故于小過之義。為无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言既用剛矣。何為不及其君。不盡其量乎。蓋以小過之心而用剛健。只可如臣。不可再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此言思患豫防之心。不可不為其過也。戕害也。從

或戕之。與益上爻或擊之語意正同。言戕害之至。不知其所自來也。言小過之心。事事謹小慎微。防未然之患。此自世人觀之。則謂防之為太過矣。然不知禍患之來。常必積于細微。而中于所忽。若如世人之見。未嘗不防。而不肯過防。則戕害之至。臨幾猝發。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是此弗過防之之心。即正所以招致凶害之道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言其凶不可量也。

周易道義

卷之十六 小過

五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此言世人無心倖遇之事。不可狃以為常。而不思變計也。此无咎。非正言无咎。即指下事言之。即弗過遇之之无咎也。過。即小過之過。謂心之自盡其心之處。過乎常分也。遇。謂與心之正理相遇也。弗過遇之者。心未嘗過用。事偶然倖遇。是為弗過而遇之也。以是而得无咎。是則為弗過遇之之无咎也。往厲以下。因復正言以告之。往。謂往而欲有所為也。厲。危懼也。戒。戒備也。即三爻防之義也。勿用

永貞卽指上事言之。言是弗過遇之事不可祝以爲常而固守之也。承上言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者。此據理而言之也。若必以事之成迹而論則世人事事弗過防。亦或有時而得无咎矣。此似可守以爲常矣。然不知无咎同。而所以无咎不同。所謂過其祖。遇其妣。无咎者。心必過之事。乃遇之。如是而无咎。是過而遇之之无咎也。事之常也。世人之无咎。心未過之事。偶遇之。如是而亦得无咎。是弗過遇之之无咎也。非事之常也。若論小過之道。則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美

欲有所往。必當存危懼之心。常加戒備。始可免于意外之失。固未可以無心倖遇之事。遂視以爲常而守之不變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言事雖倖遇。心未過用。仍是心不當位者之事也。故人欲有所往。必當厲且戒。正以無心倖遇之事。終不可以爲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爻之義。專爲剛而不柔者。指言受病之地。因告

之以治病之方。卽以申言卦辭不宜上宜下之義也。雲雨者。剛柔之象也。其必以雲雨象心之剛柔何也。蓋雲雨本一氣也。剛柔本一心也。然剛之用。常上而不下。雲之興。亦上而不下。故以雲象心之剛也。柔之用。常下而不上。雨之施。亦下而不上。故以雨象心之柔也。剛之心。本以利物。雲之興。亦本以爲雨。故以雲之可以雨。象剛之可以利物也。剛而能柔。則利及于物。雲而爲雨。則澤及于物。故以雨之能澤物。象柔之真能利物也。據此。是雲者。卽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美

剛之象也。雨者。卽柔之象也。雲而雨者。卽心之剛而能柔。澤及于物之象也。雲而不雨者。卽心之剛而不柔。澤不及于物之象也。密雲者。剛德甚盛之象也。此言密雲不雨者。言人之用剛做事之心。本以利物。是其心本欲爲雨也。剛德甚盛。是密雲也。然以其心剛而不柔。上而不下。故利益不及于民。物是雲雖密而不雨也。此正指言剛而不柔者。生心害政。真實受病之地也。自我西郊。因卽以治病之方告之。言如是之病。當用何法以治之哉。惟當

用我西郊之道以治之也自由也猶用也西與各卦言西者同義西者陰方陰之爲用爲和而不爲倡心之順之象也郊與各卦言郊者同義郊者空濶之地心之虛之象也言人之密雲不雨之病由心之不順故耳不虛故耳不順不虛故當用我西郊之道以治之也公弋以下遂以西郊之道所以用力之實地言之公與各卦言公者同義心之象也必以公爲心之象者王專制以象心之健侯奉法以象心之順公在王侯之間以象心之健中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三

如是則剛柔爲一澤必及物亦自無密雲不雨之病矣以是而言心之不宜上宜下也豈非所以成己成物之要道哉然則小過之義豈不重哉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已謂太甚也上與卦辭上字同義謂心之上也言人之心所以有密雲不雨之病者正以其心之上而不下爲已甚也此心之用所以不宜上宜下者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小過

四

此一卦之終復即飛鳥以凶之病極言之以著戒也弗遇者謂于眼前事理覲面而不相遇也過之者謂倏忽而相失也飛鳥離之者謂其心如飛鳥瞬息之間遂已離其故處不知歸于何所也心之爲用如此能勿凶乎是謂災眚言是天災人害交發而並至者也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與已上同義上對下言亢對謙言一也

三三 雜下
坎上

既濟 亨 句 小 句 利 貞 句 初 吉 終 亂

既濟與未濟兩卦命名之義當合看。濟者濟險難之名也。既濟者險難已濟時也。未濟者險難未濟時也。自古天下興衰治亂不一。約而言之。非既濟即未濟也。二者足以盡古今天下之大勢矣。聖人設卦于一經之終。所以設既濟未濟之兩卦者。蓋以兩卦之時。該古今治亂之時。因即以全經大義統括于此。以收束全經。即併以教後世也。其必于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聖

此兩卦名之以既濟未濟何也。蓋易之教統于乾坤。乾之用莫盛于坎。坤之用莫盛于離。坎者險也。險者剛中之德。熟透于人情事變。無不盡之義也。離者明也。明者柔中之德。體照于人情事變。無弗明之義也。坎離合德。是乾坤之用之最盛者也。全經之中。惟此兩卦為坎離相重之卦。是險明合德之卦也。聖人之意。以為人之心。險明合德。則無論所處何時。皆足以盡其時義矣。故于此兩卦。以既濟未濟名之。蓋欲揭全經之總義于兩卦之中。正告

後世以無古無今無治無亂所以治天下之要道也。此

聖人所以設既濟未濟兩卦之本義也。其必于此一卦名既濟。下一卦名未濟者何也。蓋坎之險。兼心德外險之兩義。以心德言之。險明合德。是所以設兩卦之大義也。以外險言之。此一卦險在外體。不在險中之象也。不在險中既濟之象也。故名之以既濟也。下一卦險在內體。在險中之象也。在險之中。未濟之象也。故名之以未濟也。此卦既名既濟。故卦辭爻辭。即皆以既濟之時義言之。而通古徹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聖

今所以治天下之道。即在其中矣。此一經為既濟之卦辭。則正言處既濟之時。所以治之道。當如是也。亨小者言治之道。惟當主于亨。主于小也。亨者心之至通之理。措之民物。處處可以通行。是即中庸所謂並行不相悖之道也。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惟欲萬物並育不相害而已。欲物之並育而不相害。必以道之並行不相悖者治之。是無古無今。無時不當主于亨者。故處既濟之時。其道亦當主于亨也。此卦一言亨而全經之中。卦卦言亨者

統于此矣。小柔順也。是人君體物之心也。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惟欲心之能體物而已。惟欲體物之心之能柔順而已。是亦無古無今。無時不當主于小者。故處既濟之時。其心亦當主於小也。此卦一言小而全經之中。卦卦言柔順者。統於此矣。凡此皆爲既濟言之實。不專爲既濟言之者也。利貞者。言是主于亨。主于小之心。必欲一于是而不變也。利貞之義。則專爲既濟發之。所以然者。以自古處既濟之時。多有初吉而終亂者也。初吉者。險難初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聖

平。猶存戒懼。故初吉也。終亂者。久安忘懼。亨小之心。止息不續。故終亂也。初吉終亂。乃處既濟之時者。人人易犯之病也。此亨小之心。所以必利于貞也。凡此皆處既濟之時。所以治天下之要道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既濟亨。小者亨者。言處既濟之時。而主于亨。固也。然于亨之理。若只行之以剛健。則其于亨之理。未必盡也。必能體之。

以柔順。乃能于亨之理。無有不盡。是小卽所以亨也。此正釋經文亨小之義。合併爲用之義也。剛柔正而位當。指卦之六爻。剛柔各當其位言之。其實指心言之。以釋利貞之義。蓋既濟之時。人心易肆。故必心之剛柔正當其位者。乃能于亨小之功。一于是而不變也。此欲人之反求諸心之義也。柔得中指六二言之。其實亦指心言之。以釋初吉之義。蓋必柔順得中。乃能心存戒懼。此初之所以吉也。終止則亂。解見卦辭注。其道窮卽對亨言之。亨者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聖

通也。窮者。不通也。亨小之心。止息不續。則其道必不出于亨。而出于窮矣。此終之所以亂也。按此傳與未濟卦傳。釋經皆不及卦德。與比卦同說。俱見比卦傳注。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既濟之時義。以申卦辭之義。此第一爻。言處既濟之時。惟當安靜。無爲爲長治久安之計。不可務征進。生事端也。曳。止也。輪者。所以行也。曳其輪者。止而不進之義也。濡。沾濡也。濡

尾與濡首當對看。首尾不指孤言。皆就濟險大局。爲取象之辭。首在前。尾在後。首在全身之中。所繫重。尾在全身之外。所繫輕。濡首者。大險在前。輕身犯之之象也。濡尾者。大局已濟。稍尾未濟之象也。此節經文。曳其輪爲句。濡其尾无咎。五字連讀爲句。意謂險難既平。卽當曳止其輪。爲休養生息之計。當是之時。卽有稍尾之事。未能全濟。不免沾濡。且宜置之先整大局。于義未爲過也。證以實事。如周初天下已定。商奄遺民。且置不問。卽濡其尾无咎之義也。若秦之初六國已併。又務征伐。爲開疆之計。是卽既濟不肯曳其輪之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巽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言曳輪者。且整大局。爲根本之計。故于義爲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下數爻。皆相承而引伸之之辭。此爻之義。言亨小之心。惟欲持之以貞固。不可以事有不行。稍存一毫之專心也。婦者柔順之象。卽卦辭小之義也。

茀。車蔽也。婦之所以行者。喪茀謂柔順之道。有時而不可行。如婦之喪其茀也。逐。追逐也。勿逐七日得。與震二爻同義。七日言不久也。得謂得其所行也。言既濟之時。惟當一意專用柔順。用柔順而可以通行于民物。是如婦之有其茀也。有時不可通行。是如婦之喪其茀也。柔順而不可行。仍以體物之心。有未到耳。當是之時。勿須存專必之心而逐之也。惟當體之以亨。體之以小。七日而得。則得其所行矣。此處既濟之時。所以用柔順之道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巽

此亨小之心。所以必利于貞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言勿逐而俟其自得。乃爲柔得中之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此言亨小之功。貴能以剛健爲主之心。伐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乃能盡其亨小之用也。高宗商王武丁也。鬼方。國名。干寶以爲北方之國。今從之高宗伐鬼方。此商之舊事。因以爲取象之辭。與帝乙歸妹爲一例。高宗者。大君之位。剛健爲主之象也。

鬼方在北。北爲陽方。陽之用。爲倡而不爲和。不順之象也。方以鬼名。不明之象也。以本卦言之。不順卽不小之病。不亨之病也。蓋人心以剛健爲主。以順明爲用。不順不明。心之病也。故當以剛健爲主之心。伐去其私。乃有以全其亨小之用也。三年克之。謂用全力以勝之。卽同人五爻大師克相遇之義也。小人勿用。與師上交同義。小人謂柔順之道也。勿用者。言去私之道。宜用剛健。不可一味用柔順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巽

謹按易言征伐皆取去私之義。如謙之用侵伐。征邑國。豫之行師離之出征。晉之伐邑。皆與此卦伐鬼方爲一例。此爻與未濟四爻獨言伐鬼方者。以對卦辭亨小之義而取象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困憊也。憊乃克之。言去私之事。不可不用全力以勝之也。按此言憊。卽同人四爻傳困而反則之義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此言亨小之德。人所自有。惟在心存戒懼。乃有以盡其用也。繻。采色繒也。袽。殘幣帛。可拂拭器物者也。繻體柔而有自然之文理。體柔以象心之小。有文理以象心之亨。繻有衣袽者。言繻以體柔而有文理。故能有衣之用。袽之用也。衣以章身。成己之象也。袽以拭器。成物之象也。言此者。以繻之有衣袽之用。象人之亨小之心。亦自有成己成物之用。惟在人。之有以盡其用也。終日戒。卽乾三爻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義。言只在此心常存戒懼。則可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巽

以盡其亨小之用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與巽初爻志疑之疑同義。有所疑。言其心不用剛專。遂而能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設爲用剛用柔之兩象。因爲之較其得失。欲人之審所處也。鄰者。同類之象也。東。陽方。西。陰方。陽以象剛。陰以象柔。言東鄰用剛之象也。言西鄰用柔之象也。殺牛。盛祭也。言殺牛。忘順之象也。禴祭。

儉薄之祭也。禴祭則不殺牛，不忘順之象也。此爻之義，言既濟之時，險難已平，人心無所懼矣。故用剛之人處此，則做事多務盛大，而常至于忘順。惟用柔之人處此，則做事務從儉約，而心不忘順。此自世人觀之，則以為東鄰之盛大，遠勝于西鄰之儉約者矣。然不知在既濟之時，求之于民物受福之實際，則用盛大而忘順，實不如用儉約而不忘順者，為能實受其福也。證以實事，如秦初銳意征伐，即東鄰殺牛之事。漢文帝躬行節儉，致富庶之業，即西鄰禴祭之事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兪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時，即時義之時。不如西鄰之時，言不如西鄰之事能盡既濟之時義也。吉大來，言吉之來有不可以言盡者也。言此正見亨小之心，所關甚重，以明卦辭亨小之義之重也。

上六濡其首厲

自初爻至五爻，皆言既濟之時，必當治之以亨小。

之義。此一卦之終復，即初爻曳輪濡尾之義。反言之以著戒，即卦辭終亂之義也。厲危懼也。言處既濟之時，若不肯曳止其輪，只務征進，久且大險復生。又將以身犯之，是又將濡其首，不止如初之濡其尾矣。是不可以不懼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正釋厲字之義。言知濡首之事之不可久，故不可以不懼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既濟

孚

三三三坎下
離上

未濟句亨句小句狐汔濟句濡其尾句无攸利

未濟者險難未濟時也既濟未濟兩卦所以設卦命名之義說具見既濟卦辭注此卦既名未濟故卦辭爻辭即皆以未濟之時義言之而通古徹今所以治天下之道亦即在于其內此一經為未濟之卦辭則正言處未濟之時所以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亨小者言治之道惟當主于亨主于小也既濟言亨小此亦言亨小者蓋治天下之道無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至

時不當主于亨主于小未濟之時欲求濟險尤不可參用智識故亦當主于亨尤不可純任剛健故亦當主于小也凡此皆為未濟言之實不專為未濟言之者也狐汔濟以下乃專為未濟發之狐與解二爻三狐狐字同義狐者心虛下常戒懼之象也狐穴居故以象心之下性多疑畏故以象心之戒懼易假象言事故以狐言之亦如馬以象健牛以象順之例也汔幾也狐汔濟即承亨小之義言之言未濟之時欲求濟險必其體之以亨小之心

當下如狐常戒懼如狐則庶幾可以濟也既濟不

言狐此言狐者蓋既濟之時險難已平言小已足未濟之時方求濟險惟恐小之不至故復以是言之時不同也以上三句正言濟險之道濡其尾以下乃另發一義以示戒濡尾不指狐言自以濟險之大局言之既濟濡其尾无咎此言濡其尾无攸利者蓋既濟為天下已平大局已定之時故有梢尾之事未能全濟不妨置為緩圖且整大局為根本之計時義然也若未濟求濟則須以健順並到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至

之心統籌全局豫操成算乃能所向有功若未濟之時先存濟不全濟之心為濡其尾之計則姑息苟安必致終歸無濟而止故于事無所利也此節經文上三句正言以示法下二句反言以示戒一法一戒皆處未濟之時所以經綸天下之要道也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句狐汔濟句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以卦體之說釋卦辭之義也柔得中指六五言不當位指六爻皆不當其位言剛柔應指上下兩

體剛柔皆相應言其實皆指心言之。一卦之體有善有不善者。彖傳釋經皆就卦體所現之象。以指言人事。期以發明人事而止。非執定六爻之位。而較其優劣也。未出中與坎二爻傳未出中同義。謂心之發用不溢出于中之外也。不續終謂剛德不足。不能接續前功。終其所事也。此傳之義。言經所以言未濟亨者。蓋未濟而能主于亨。乃心之柔順得中者之事也。非可求之于外者也。心為柔得中之心。則庶幾能主于亨矣。然經復言小。言狐汔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五

者。蓋必體之以柔順之心。常能虛下。常存戒懼。則庶幾心之發用常不溢出于中之外也。此經所以言小言狐之義也。然所謂小所謂狐者。正謂其以剛健為主之心。又能體之以柔順耳。非謂剛德不足。存姑息苟安之見。即可謂之柔順也。若處未濟之時。先存濟不全濟之心。為濡其尾之計者。則是剛德不足。不能續終其事者矣。以是濟險。必致終歸無濟。此所以无攸利也。處未濟之時者。明于此義。則必當以剛為主。以柔為用。時時做事。常欲剛

柔並到。則庶幾剛柔應矣。信如是。則雖以不能正當其位之心。勉出于此。亦庶幾能收剛柔相應之用。有可以濟險之道矣。凡此皆處未濟之時。所以濟險之要道也。

謹按此卦經文。舊說皆以小狐汔濟四字。連讀為句。又遯卦經文。以小利貞三字。連讀為句。賁卦經文。以小利有攸往五字。連讀為句。三卦經文小字。所以皆連下讀者。蓋以三卦經文小字之上。皆有亨字。三卦彖傳于經文亨字。皆分釋之于經文小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五

字皆連下文釋之。此所以向來講家。皆以小字連下讀者。蓋以彖傳之文為據也。不知文王繫易。亦自有經文之義例。經文之中。有大小字。無剛柔字。凡言大皆剛健之義。凡言小皆柔順之義。是經文中之大小字。即剛柔二字之替身字也。非尋常大小人小子之類。著一人一物取象不專以大小為文者。不在此例。此全經之中。大小字之通例也。至各卦卦辭之文。賁遯既濟未濟四卦。言亨小。旅巽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蓋

兩卦言小亨。雖先後次序不同。然六卦之義。皆為當亨當小之義。亨為一義。小為一義。亨小以下。又另為一義。此又六卦卦辭之通例也。至賁遯未濟三卦。彖傳釋經。皆以小字連下文釋之者。則自有說。蓋彖傳釋經。有逐字逐句分釋之者。亦有連出數字或連出數句合釋之者。各隨文勢之便。本不一例。如困卦經文。亨貞大人吉。亨為一義。貞為一義。大人又為一義。文法本自顯然。至彖傳釋經。于亨字則分釋之。于貞大人吉。則合釋之。此與賁遯未濟三卦彖傳。于亨字分釋之。于小字皆連下文釋之者。文法正同。皆隨文勢之便也。若必以未濟傳中。小狐二字相連。便以經文之小狐為一象。然則困卦傳中。貞大人三字相連。亦可以經文之貞大人為一象矣。是皆可以比例觀之者也。且既濟亨小利貞。與遯亨小利貞。文法道理並同。然兩傳釋經之文。即各不同。遯卦傳曰。小利貞。浸而長也。是小字與下文利貞字合釋之也。既濟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是小字。與上文亨字合釋之也。凡此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蓋

皆兩傳文法之異。非以兩卦經文小字有異義也。向來講家因不識經文小字當為柔順之義。又不詳于經傳之義例。故于各卦經文。皆隨文立說。旅巽兩卦小亨。即為但小亨而不大亨。遯卦小利貞。即為但小利貞而不大利貞。賁卦小利有攸往。即為但小利有攸往而不大利有攸往。此卦小狐。汔濟。即以小狐為一象。皆以不詳於易之通例之故也。故今不用舊說。以上俱詳易例。

又按既濟未濟兩卦中。濡首濡尾。舊說皆指狐之首。狐之尾。言亦未是。蓋易之取象。本不一例。有兩物相連取象者。如大畜。豶豕之牙。牙即豕之牙。歸妹。剝羊無血。血即羊之血。此一例也。亦有兩物不相連取象者。如乾之見羣龍无首。首非龍之首。此卦之狐。汔濟。濡其尾。尾非狐之尾。此又一例也。此卦狐字。以象人之戒懼之心。與解卦三狐之狐。為一例。濡首濡尾。自以濟險大局言之。此與咸。拇。腓。分。咸之優劣。漸。磐。漸。陸。分。漸之次序。噬。膚。噬。臍。肉。分。噬之難易者。皆隨意取象之辭。又通為一例。

是亦易之可以例求者也。以上亦詳易例。

又按乾離明夷三卦言首。遯卦言尾。此專以首尾取象者也。此兩卦濡首濡尾。則自以濡首濡尾取象。非專以首尾取象者也。此如各卦中言馬言牛。皆直以馬牛取象者也。若革卦之虎變豹變。則自以虎變豹變取象。非直以虎豹取象者也。全經之中。此類甚多。其詳亦見易例。

初六濡其尾吝

此下六爻皆以詳言未濟之時義。以申卦辭之義。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五

此第一爻言濟險之道。必以剛為本也。此言濡其尾者。再卽卦辭所指之事。而申言之也。吝不足也。言人之濟險之事。必出于剛健為主之心。自有不容己也。然後體之。必盡其誠任之。必盡其力。統籌全局。預操成算。是所以為濟險之本也。若未濟求濟。先存濟不全濟之心者。是剛德不足之事也。剛德不足。則體之不能極。盡其誠任之不能極。盡其力。姑息苟安。調停中立。于天下大局終無實益。故于濟險之道。為不足也。此可見濟險之道。必以

剛為本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不知極言不知其流弊之所極也。蓋未濟求濟。卽先存濟不全濟之心。將來流弊所極。必致全歸無濟而止。以是存心。是為不自知其流弊之所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

此言濟險之道。貴得柔之用也。曳其輪與既濟初爻同義。曳其輪者。止而不進之義。卽從容詳慎之義也。貞。正也。貞之實。卽指亨小言之。亨小。卽心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五

正也。一于是而不變。卽心之得其正也。承上言濟險之事。固貴有剛德矣。至其所以行之。則必一出於從容詳慎之心。乃無壯往之咎。故貴于曳止其輪。復言貞吉者。曳輪之用。非可求之于外也。必其濟險之心。一于亨小之正而不變者。乃能收曳輪之實用。是以濟險之道。惟貞則吉也。此可見濟險之道。必貴得柔之用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貞吉。謂于九二一爻發貞吉之義也。中指心

之本體言之。正指心之正理言之。中正。卽正釋經文貞之義也。言濟險之事。必其心純乎本體。發用不失其正者。乃能收曳輪之實用。此所以濟險之道。惟貞則吉也。按此爻以九居二中而不正。傳乃以中正言之。此可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皆以發明人事爲主。固不沾沾于爻位之說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此爻之義卽承初爻二爻之義而究言之。言濟險之道必貴有剛柔相應之用也。征者用剛征進之義也。涉大川與各卦涉大川同義。健順並到又全力注之之象也。承上言既濟之時曳其輪。濡其尾皆无咎矣。至未濟之時濡其尾則吝。曳其輪則吉者。其故何也。蓋未濟之時險難方殷。一有用剛征進之意。必悖于濟險之時義而凶矣。此所以曳其輪則吉也。未濟之時人情事變。處處待人經理。必其心爲健順並到之心。以涉大川之全力注之于事。乃能有濟。此所以濡其尾則吝也。總之未濟之時剛而不柔則犯征凶之戒矣。柔而不剛亦無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无

大川之實用矣。此可見濟險之道。必貴有剛柔相應之用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言處未濟之時而有征凶之事。是皆其心之不亨。不小之病也。卽皆其心之不當其位之病也。故有濟險之責者。不可不反而求諸心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上三爻。正言濟險之道。已無不盡。此下三爻。乃以心上用功之事言之。專爲世之有剛德之人立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卒

教此爻之義。則言有剛德而任濟險之責者。必能自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乃能有剛健之實用也。貞卽亨小之貞也。吉以有濟險之實言之。悔亡以能自慊其心言之。貞吉悔亡者。言人之以剛濟險之心。必一出于亨小之貞。乃吉而悔亡也。此所以有剛德而任濟險之責者。不可不自去其不亨不小之病也。震用以下。卽皆以去私之事言之。伐鬼方。與既濟三爻同義。鬼方者。不亨不小之病根也。伐謂伐去之也。震與震卦之震同義。剛健有力之

名也。震用伐鬼方者，言以其剛健有力之心，自伐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也。三年者，用全力以勝之也。大國之象，與各卦大君之象，當對看。大君者，剛健為主之心也。大國者，剛健之心，所發用流行之實地也。有賞，謂有功績之可紀也。言人有剛健之德，而不亨不小，不能有剛健之實用也。必自以其剛健有力之心，伐去其不亨不小之病根，用全力以勝之，則庶于剛健之心，發用流行之實地，真有功績之可紀矣。至是乃為有剛健之實用矣。此有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空

剛德之人，所以濟險之本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言必至貞吉，悔亡之時，濟險之志，乃為得行。此所以不亨不小之病，不可不有以伐去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此即四爻之義，而先言之也。君子者，剛健之心也。光與需卦光亨之光同義，謂心體之光明也。孚者，信驗之義也。有孚，與需有孚同義，言有如是之德，則必能濟險，是即濟險之孚也。承上言人之以剛

濟險之心，惟欲一于正而已。惟欲能貞而已，果其能貞，則不惟悔可亡，亦並可以无悔也。所以然者，伐私至于淨盡，則剛健之德，日進于光明也。信如是，則以之濟險，險無不濟，是即濟險之孚也。復言有孚吉者，言必此心之德，實有是孚，則吉，是非可參之以智識作用之事者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傳之義，遂即經文之義，而極言之。光者，心之體也。暉者，心之用也。言剛健之德，至于心體光明，則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空

其光明之發，自然無往不宜，故于濟險之義，為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此一卦之終，亦全經之終也。聖人繫易至此，因復即濟險之事，進之以自養其心之事，正教人，以用順養健，所以盡心盡性，成己成物之大方也。飲酒者，自養之象也。即養心之事也。即全經之中，卦卦言自養其心之事也。以本卦言之，亨小之道，即所以自養其心之事也。即飲酒之事也。孚，即濟險之

孚也。有孚于飲酒者。言人以自養其心。而能濟險。是卽以飲酒而有是孚也。濡其首。卽既濟上交。所言濡其首之事也。有孚失是。倒裝句法。謂失是飲酒之孚也。承上言人之爲人。所以爲濟險之本者。剛也。剛健之德。所以有濟險之孚者。以其光也。剛德之光。惟在以亨小之道。自養其心而已。得飲酒之用而已。是飲酒卽所以濟險之孚也。以此而言人之在世。誠能以飲酒而有是孚。則于人之爲人之道。爲无咎矣。濡其首以下。因復爲世之有剛德。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奎

而無實用之人。爲喚醒之辭也。言世之有剛德而求濟險之人。其立心非不善也。其力量亦非不足也。然所以不能濟險而至于濡其首者。皆以不能自養其心之故也。失是孚之故也。誠能自養其心。不失是孚。則亦無濡其首之病矣。此聖人無心流露。真切教世之言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濡首者。言孚在於飲酒。而乃至於濡其首也。節卽鼎上交傳剛柔節之節。亦卽中庸發而中節。

之節也。亦不知節者。言是濡首之人。惟不能自養其心。以復其未發之中。故隨時做事。皆不明于自然之節。此所以失是孚也。此全經所陳。用順養健之功。所以不可以已也。

謹按既濟未濟兩卦經文。只各就本卦時義。平說事理。然于全經要義。實皆已該括其中。如兩卦卦辭言亨。卽全經之中。卦言亨之義也。言小。卽卦言柔順之義也。爻辭言喪弗勿逐。卽各卦言婦貞女貞之義也。言伐鬼方。卽各卦言去私之義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奎

言終日戒。卽各卦言惕厲之義也。言東鄰西鄰。卽各卦言西南東北。戒剛貴順之義也。言君子之光。卽各卦言心體光明之義也。言飲酒。卽各卦言用順養健之義也。據此。是兩卦經文。只平說事理。然于全經要義。遂已該括無遺。此可見當時繫易。設兩卦以收束全經。實出于聖人之特筆也。

又按聖人繫易。其于各卦相承次序。本不甚重。觀于全經之中。六十四卦之次序。皆兩兩而相次。其以反易之卦相次者。自屯蒙以下。至既濟未濟共

五十六卦以對易之卦相次者。自乾坤以下至中孚小過共八卦。對易之卦。所以不從反易之例者。以凡對易之卦。皆不能以一卦反易而成兩卦。故也。據此是全經之中。凡兩兩相次之卦。皆以卦畫反易對易而相次。非謂兩卦發明之人事。有必須相承爲說之故也。此可見聖人繫易。不重次序之義也。然其中次序亦實有必不可易者。易首乾坤。以乾坤兩卦爲易所從出故也。兩卦次序又必先乾而後坤者。人心之德。健爲主也。有健德矣。則必須用順。故坤次之。非可以先順而後健也。上經終坎離者。以乾坤之用。莫盛于坎離故也。下經終既未濟者。以此兩卦爲坎離相重之卦。正健順之德。發用最盛之時。設此兩卦。可以括全經之大義故也。此外則不皆有意義矣。至泰否兩卦爲乾坤相重之卦。宜重于既未濟矣。然不以之殿上下經者。聖人于此兩卦。惟取剛柔消長之義。不取健順合德之義。故但列之于消長十卦之中也。八純卦之中。震巽相次。艮兌相次。本伏義畫卦自然之次序。然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空

經文次序。則震與艮相次。巽與兌相次者。以聖人繫易之時。不以四卦爲全經之樞紐。故仍用全經反易之例也。觀於此。則聖人繫易。不重次序之義。亦可見矣。總之學者。學易。惟欲得聖人立教之本義而止。聖人作易。莫重于乾坤。則學者學易。亦莫重于乾坤。誠使于乾坤兩卦大義。體認分明。則全經所陳。無始無終。皆乾坤。皆健順也。此又乾坤以下六十二卦之所同也。此學者學易之最要也。

周易通義

卷之十六

未濟

空

周易通義卷之十六



〔明〕黃洪憲輯

春秋左傳釋附二十七卷

明刻本

列國紀年 起隱公已未盡已已共十一年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
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
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
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三
十二年克段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
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祀
子姓公爵武王定殷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

宋 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三年穆公
卒弟殤公
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受封傳世十一至昭侯昭侯
封其叔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
之別

春秋左傳 紀年 隱公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
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
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

曲沃 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莊伯十一年十一
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
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
年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康叔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
入春秋隱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殺州吁
宣公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
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
公八年宣公卒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
子桓侯桓侯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
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 姬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
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杞 姬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
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紀
伯來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
又稱子餘詳見僖公九年

薛 在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來朝莊二十一年
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後至昭公三十一年
見葬薛
獻公

晉 已姓子爵至魯文
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
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美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
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
年許男新臣卒

小邾 曹姓附庸國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邾來朝
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
春秋左傳 紀年 隱公
王命為諸侯至魯僖
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羊姓子爵自熊繹受封八世至熊渠立長子康
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世至熊渠是為蚡冒子熊通是為楚武王十九
年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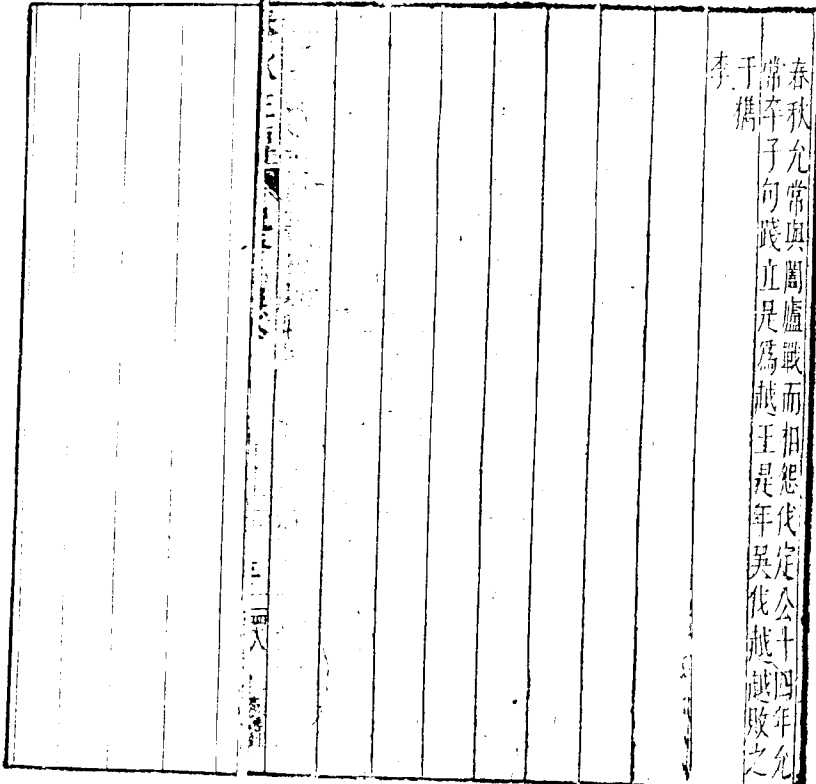
秦 嬴姓伯爵顓頊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
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
世至襄公卒文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亦封為諸
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
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祚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
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
王魯成公七年

越 其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
十餘世至允常魯昭公五年借楚伐吳始見於

越 其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
十餘世至允常魯昭公五年借楚伐吳始見於

春秋允常與閻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
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
李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

明學士黃洪憲

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姬姓。侯爵。自伯。魯。隱公。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諡法。不。隱。曰。隱。

惠公元妃孟子宋卒。繼室以聲子。聲。諡也。孟子之。

婦。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

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

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兗遠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

春秋左傳卷之隱公

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三月公及

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

儀父。貴之也。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非公命也。○初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百一十五步。高不過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雉三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即公子呂曰。可矣。厚將

春秋左傳卷之十隱公

二

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

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

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

而相見。闕地也。隧地地道也。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賊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

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穀梁傳曰。竟者何。見段之有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去子之。道矣。賊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下。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耳。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自奈何。被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音上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諷

春秋左傳卷之十隱公

三

緩。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

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尸未葬。甲生不

及哀。豫凶事。非禮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仲之妾也。禮。賜人之母。則可。賜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賜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賵。貝曰賵。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

故不書。有蜚。蜚。食也。不爲災。亦不書。惠公之季

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

于宿。始通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

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敗黃之師。大子少。葬故

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共叔衛人為之伐

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請師於

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

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

書亦非公命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梁傳曰祭伯來者來朝也其弗朝何也衆
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
外交故弗與朝也聘者級矣不出竟賜來○衆
修之內不行竟中自宜會者不武之也

父卒益師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

春秋左傳卷之一隱公 四

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

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

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

人伐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

辭穀梁傳曰會者外為主焉耳知者慮義者
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用會會者戎
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

入向以姜氏還旅○司空無駭入極孫附費序

父費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

子兒裂繻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魯魯有怨紀侯
昏魯故為盟以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

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

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欲諸侯速至○夏君氏卒穀子也不赴于諸侯

故遠日以赴○夏君氏卒穀子也不赴于諸侯

不反哭于寢不祔附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

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鄭武公莊

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欲分政鄭伯怨王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

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異號公政四月鄭祭

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

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毛草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

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附王

未葬也。○穀梁傳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葬也。未葬，未解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歸，歸生者曰歸，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範不來，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則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馬也。馮諼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在春。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也。

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不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執曰：繆為吾主，生亦相見，死亦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巨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

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可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魯與齊于與夷，莊公馮與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子之。

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矜而能恥，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義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

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

大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

人立晉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

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

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芬之也。夫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

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

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

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

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公羊傳曰。翬者何。公

子。此翬為與。與翬公也。其與翬公奈何。公子翬

請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天諸侯說。天蓋終

為君矣。隱曰。吾不吾使修。金。宋。吾將老焉。公子

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

作難。欲隱公於鍾座之祭焉。秋。隱公也。諸侯

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

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

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

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

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

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

其宰獯羊肩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

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太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

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

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

鄭人伐宋。○螾。○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

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講習大事。以備法。軌。取材以章

物。采謂之物。取材以備軍國之器是也。不軌

不軌

不軌

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不夏苗，除害也。秋獮，順秋氣也。冬狩，行圍守也。冬

取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

旌明貴賤，田獵之制。辨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

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

陳設捕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

魚之具。

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穀梁傳曰：高平曰禚。小蒐，甲不尸大功，魚，卑者

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

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本○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四月，鄭人侵

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

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

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

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

邲人侵衛，故衛師入邲。

九月，考仲子之宮。

將萬焉。

公問羽數。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

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

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

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

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

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

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

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

之後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

于艾。

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鄂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蘊積崇聚崇之艾刈夷殺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公羊傳曰秋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傳以書春秋編

春秋左傳卷之十二隱公
年四時具
然後為年○秋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冬京師

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黑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音息至也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

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始與鄭平而距宋今欲求宋而伐邾鄭安在哉○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凡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泄盟壬申及鄭伯盟如忘洩伯洩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泄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年陳亂蔡人殺陳佗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春秋左傳卷之十二隱公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鄭大來歸祊不祀

泰山也初鄭人從祀泰山之湯沐邑許田近許之出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

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問公別廟焉許近鄭初近魯鄭欲相易恐魯以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夏號公忌父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

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

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鍼子陳大

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

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忽先逆而後告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

釋東門之役禮也事在四年○穀梁傳曰外盟不日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又質子不及二伯○八月

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

春秋左傳卷之二隱公

南

浮來以成紀好也事在二年○冬齊侯使來告成三

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集也其民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

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

生也百世不改其後旁支別屬各自立氏如舜由媯洎而生其後因姓媯氏至媯滿封陳則命氏曰陳諸侯以字其臣以王父字為氏為謚是也

因以為族或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

氏之類邑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若趙公命

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

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挾卒魯大夫未賜族○夏城郎○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

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不當大雪故

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其職鄭

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郭之

後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

春秋左傳卷之二隱公

十五

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

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法

我也公子突鄭莊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

去之勇則能往無剛則不耻退君為三覆伏兵以待之戎輕而

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

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

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

秉戎師衝擊戎師之中前後擊之盡殪首虜也戎師大奔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
人衛人代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
人入郕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

于鄆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

宋疾其專誰故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好○庚午鄭師入郕辛

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

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

表秋本傳卷之二 慶公

其土以勞王蠲正之體也勞者致其勤以答之魯侯爵尊鄭伯爵卑

故言以勞王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

人入鄭鄭人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

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二國之軍在戴故鄭合圍取之宋衛既

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

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冬齊人鄭人入郕討

違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

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

一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君若辱貶寡人則願

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畏滕侯○夏公會鄭

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於犬宮邾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

輈音舟以走于都即公孫闕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

及于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

傅附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

麾音旗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士午遂入許許莊

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

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弟

以居許東偏東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

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

共僨其給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叔段其况能久有許

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

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

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

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

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

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

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

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

許大岳之亂也之既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

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

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法而伐

之服而舍之虜德而慮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

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殺加

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五人爲辛君子

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

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矣○王取鄆鳥劉爲姜邢于之田于鄭而與鄭

人蘇忿生之田武王時司寇蘇公采邑後溫原

綸樂隱廊積茅向盟州陘賁懷君子是以知

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

息有違言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

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虜德不量

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

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在

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

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犬

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徒裘

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言止鄭人

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鐘巫王尹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而尹氏俱逃歸魯國

十一月公祭鐘巫齊于社圍館于爲安氏魯大夫

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有死者欲以罪加爲氏不書葬不成喪也

左傳卷之四十四

手

列國紀年 起桓公庚午盡丁亥共十八年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于襄公諸兒立

宋 公弒莊公馬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

衛 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蔡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春秋左傳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始立

滕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

陳 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

杞 魯桓公

薛 魯桓公

莒 魯桓公

邾 魯桓公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魯桓公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能通怒自立為楚武王與隨

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註

秦

隱公

吳

詳見

越

詳見

春秋左傳

紀年 桓公

二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

明學士黃洪憲編

桓公春秋左傳卷之二桓公五年十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

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

祊故也故托許田為周公○夏四月丁未公

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冬鄭伯拜

春秋左傳

卷之二桓公

一

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

曰美而豔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

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太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

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

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

故立華氏也。晉殺本欲平宋亂宋殤公立十年

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犬宰。故

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

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途相宋公。夏四

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

屋。大路越席。越席草席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

不鑿。鑿精昭其儉也。衮冕黻珽。黻蔽膝帶裳幅舄。

舄者今行勝也衡紕。紕者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者。紕者冠也。衡紕。紕者統冠之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在廟。章孰

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

不忘諫之以德。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

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楚。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

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

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策勳速也特

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

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命天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

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未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通子爲大宗，次爲小宗。貳，副也。卽小宗。士有隸子弟。以子弟爲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

有等衰。衰，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

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

伯桓叔子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也。南鄙，邑。

曲沃伐翼。

春秋左傳卷之四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

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莊伯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

戎，梁弘爲右。戎，車也。逐翼侯于汾隰。驂絳而止。

于贏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申約言以加命而不歃血。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

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

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父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使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爲明年秦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穀梁傳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四時之田，用三馬，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輕芮，故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

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螽

聘。

○冬州公如曹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

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音問而代之公疾病而

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

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

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

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

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

於王卒聚攻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

而彌縫其闕蓋魚麗陳法戰于緇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

也貴旂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不奔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

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

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童子○秋大雩祭書不

時也凡祀啟蟄而郊祀天南郊龍見而雩建

春始盛待雨而大故雩而始殺而嘗建西之月雩

始殺故雩閉蟄而蒸雩之月是雩閉戶萬物

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

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

生○冬紀侯來朝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州

○楚武王侵隨使遽章求成焉章求成焉章求成軍於瑕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成鬬伯比言於楚

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

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羸師季梁在何益鬬伯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

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

不虛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不忠祝史矯舉以

祭。詐稱功德，不信于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

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答：純色完全，對曰：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疾，蠹也。謂

其備腍咸有也。民力適完則六畜大而滋，皮毛無疥癬備而無所闕。奉盛

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嘉，善粟也。謂其上下

春秋左傳卷之三桓公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譏，上

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

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

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

政，楚不敢伐。○夏，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

紀，滅○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

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

首三百。被甲者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

齊，齊人饋之餼。餼，日也。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

其有功也，怒。怒魯已故有郎之師。在十公之未昏

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犬子忽辭

人問其故，犬子曰：人各有耦，齊太非吾耦也。詩

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

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妻之也。化女固

辭。人問其故，犬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

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

謂我何？遂辭諸鄭伯。鄭伯，鄭文公也。○秋，大閱，簡車馬也。

○秋，大閱，簡車馬也。陳他者，陳君也。其曰簡車馬也，四

於祭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

之。接以犬牢。以禮接夫，卜士負之，

妻食之。乳，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公問名於申

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

生為信。右唐叔虞，武王祭，以類

命為象。右孔子以，取於物為假，右伯魚有人

於父為類。有同，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

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

廢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

廢二山其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也命之曰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

以求成於齊請王命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田也○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孟向

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王以與鄭故才與鄭成秋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城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京侯殺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

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

八年春滅翼之○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

可矣雖有彘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

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

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

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

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構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

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

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以

獲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

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

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

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

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

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

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楚巴

鄧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不能

以與鄧戰而傷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大敗鄧師逐楚則巴在○秋虢

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冬曹犬子來

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犬子初獻樂奏而歎

施父曰曹犬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

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

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

求其實劔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

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

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桓公

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

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鄭莊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

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

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大夫○公會宋公于夫鐘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大夫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

貳軫二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楚官名患之鬪廉曰鄭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

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

有鬪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

於王益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

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

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

辭祭仲曰必取之君莊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子突子儀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莊公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

娶鄧曼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姁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

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

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

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巳亥厲公立○公羊傳曰

鄭桓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

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

善丁鄭公考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國焉

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

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

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
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
道。自貶損以行。不害。人。以自生。人。以自存。君子不為。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

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

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

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

未戰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魯四年○公欲

平宋鄭。立厲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魯四年○公欲

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

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

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楚伐絞。軍其南門。莫

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

以誘之。無備。采樵以誘絞之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

門。守其而覆諸山中。伏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

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熊人欲伐之。使

伯嘉謀也。三巡。通數之。

伯嘉謀也。三巡。通數之。

伯嘉謀也。三巡。通數之。

伯嘉謀也。三巡。通數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

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

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

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

諸天之不假焉也。天不假借不然夫豈不知楚

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

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

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

荒谷。羣師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

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

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未合鄭人來

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

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禦廩災。○

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禦廩災。○

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禦廩災。○

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禦廩災。○

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餽禮也○夏鄭子人

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曰孔子曰聽

聞其說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

京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曰也○

秋八月壬申禦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廩

書災即書○穀梁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

也志不害也○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

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

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

廩之御廩夫嘗必有餘甸之事焉壬申御○冬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一年焚渠門

入及大達伐東郊取牛首○以犬宮之椽歸爲

廬門之椽○城門之椽所爲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求車○三月乙未

天王崩○夏四月巳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

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郈人來朝○秋九月

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于袤代鄭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

貢車服夫子不私求財○穀梁傳曰古者諸侯

之所求故有辭讓而無徵○祭仲專鄭伯患之

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

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

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也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

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

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

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

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

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

也○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

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

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失寵宣姜與公子朔構

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

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

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羣公惠公奔齊。公羊傳曰衛侯

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

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兒越在岱陰齊屬負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夏五月丙午及

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

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

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

儀父盟于越。尋莠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

奚。疆事也。爭疆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

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

季。桓侯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不在卿數而位

底平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

奉之不夫天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

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慎其殺已也。辛卯弑昭

公而立公子亯。昭公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

子達曰。魯大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昭公

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

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

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

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

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

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以告。夫人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

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

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齊侯師于

首止。討鄭子亯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亯。而輟高渠彌。車裂曰祭仲逾鄭子儀于

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莊王父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二十

列國紀年 起莊公戊子盡己未共三十二年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

鄭 魯莊公十四年鄭伯取殺于儀而納厲

齊 魯莊公八年齊公欲莊九年齊桓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晉 翼晉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

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魯莊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蔡侯以歸莊十

滕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曹 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于昭公班立

滕 詳見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

杞 詳見隱公

薛 魯莊公三十

莒 魯莊公三十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

小邾 魯莊公五年邾來

楚 魯莊公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賁立莊十九年

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弒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畏楚至監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

秦詳見隱公

吳詳見隱公

越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三 明學士黃洪憲輯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即位位三十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

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

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郟郟部吾邑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母出不忍行即位禮

三月夫人孫於齊諱奔孫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

春秋左傳卷之三莊公

者何使我主之也吾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為外禮也魯雖讐齊而不敢逆

王命故策之外為禮穀梁傳曰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策之為禮何也

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策節矣策之外變之正也策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邑○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

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乙酉宋公馮卒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音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鄫入於齊。○冬，公次於滑。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溺，魯大夫。○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秋，紀季以鄫入於齊，紀於是乎始判也。公羊傳曰：紀季，齊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請許五朝以存姊妹也。○冬，公次於滑，鄭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紀侯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凡尸陳也，更為授師于馬。子乾也。以伐隨，將齊侯兵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為奇兵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

入盟隨，偃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公羊傳曰：夫去者何？滅也。不為難者，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事祖禘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季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郕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郕黎來來朝，名宋王命也。後為小邾。○冬，伐衛，納惠公也。桓十年。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六年春，王人王之微官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彈。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佳甥，甥甥養

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噬臍，喻不可及。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君焉取餘？弗從。還年。依申還，即今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戰也。治兵而陳，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亡。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艾戍。蔡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問曰：捷也。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及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

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助賊。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代公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蔣。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

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冬浚洙浚洙水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既既水

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

車傳乘而歸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

是以皆止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

實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

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高侯齊卿

春秋左傳卷三莊公六

過使相可也公從之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

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

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

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于

為病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

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劇貴請見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劇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

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

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

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轡登軾而

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春秋左傳卷三莊公七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

之公弗許自雩門城竊出蒙臯比虎而先犯之

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

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

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

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

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鄆○秋宋大水○冬王姬歸於齊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

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僖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秋宋大水公

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不為

天所怒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

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

悖焉祭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

禮也言懼罪已而名禮稱孤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

春秋左傳卷之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

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

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乘丘之役于公

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欲孫生搏

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戲而相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鄆○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

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

也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官之西又殺之立子

游宋公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

猛獲萬帥師圍亳○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先牧仇牧可謂不

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高嘗與莊公戰獲乎

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

魯侯爾爾公於此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

馬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問公絕其脛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賢

禦仇牧碎其首蓋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

禦○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

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

立桓公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

母一日而至言萬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

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

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奸

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

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

於柯

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戍之也。戍守也。○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曰何以不日盟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

乎此莊公嘗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

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管子曰城壞屋瓦若不圍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

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揮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雙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

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於鄆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

取成於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

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

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

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

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醜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

讎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

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

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木夫之

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我之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音石宗廟中藏主石室也社稷有

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

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

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

八人若將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

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為莘故

役在繩息媯以語楚子繩息媯楚子如息以食入

享偽設享食之具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

馬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

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

蔡哀侯乎○冬會於鄆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鄭

人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馬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

郕○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邾子克卒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
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
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闕別強

鉏皆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孫三年而復之曰
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

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冬
同盟於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

春秋左傳卷之三 莊公 十一
軍為晉侯武公并晉王執命為侯小國故一軍○初晉武公伐夷

執夷詭譎周大夫為國請而免之亦周大夫既而弗報
諸不報國故子國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

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
虢辟子國難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於遂○秋
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麋多則害玉稼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
頌遇氏工婁氏須遂氏遂之強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為遂所殲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於濟
西○秋有貳或○冬十月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伯以幣物
皆賜王五穀角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各位

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
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媯歸於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
貳為災也貳短狐能舍少射人○初楚武王克權名國使鬬

縉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其地使閻敖
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

春秋左傳卷之三 莊公 十二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攻楚城門閻敖

游涌水名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
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勝陳
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犬敗於津為巴所敗還還鬻拳弗

納獻之使別立功遂伐黃敗黃師於踳陵還及湫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

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歸之以

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別也。楚人以爲大閼，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公羊傳曰：鬻者何？諸侯娶婦從，姓若何？兄之也。婦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逐事書，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逐，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也。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蔦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之秩，故蔦國邊伯石速。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十四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桓王奪蘇氏十二邑以與鄭，遂不和。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邑也。

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 齊人伐我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爲伐夏，周故。

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鄆。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

樂及徧舞。六代樂，鄭伯聞之，見統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

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統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一年春，晉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統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平王舊賜武公者，今復與之，略界也。原伯曰：鄭伯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十五

效尤。效類，徧舞。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

統守，統公爲王官於玆。蕭項反。王與之酒泉。周鄭邑。鄭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予之。后之鑿帶，邑也。公請器，王予之爵。酒器。鄭伯猶是始惡於王。冬，王

歸自統。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癸丑，葬我小君

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偃盟於防。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犬子御寇，陳公子完與

顛孫奔齊。御寇，顛孫之黨。顛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

完與

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
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請以死告。詩
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恐取。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
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
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
也。初懿氏。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
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陳厲公

春秋左傳 卷之三 莊

十六

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陳而立之。生敬仲。其少
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巽上之否。乾上坤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光尚遠而
明。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變巽為乾。故曰風為天。自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四為諸侯變而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
地之美。莫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良為門庭乾為

諸侯朝王。陳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
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
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
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滅於。陳桓子始大於
齊。敬仲五世。其後亡也。復滅。成子得政。敬仲八
常。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
公之親納幣。非
禮也。故議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
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公及齊侯遇
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
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

春秋左傳 卷之三 莊

十七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齊因祭社竟
觀。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
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
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
守。以大習之。大習會。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叔莊伯之族。偪獻
公患之。士蔣曰。去富子。二族之。則羣公子可謀
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蔣與羣公子謀。諸富子
而去之。同族惡其富強。秋。丹桓公之楹。桓宮

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大水○冬戎

侵曹曹羈出奔陳世子赤歸於曹赤曹○郭公詳

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傳曰秋丹桓公

大夫倉士薨丹壇非禮也禮禮天子諸侯黜亞

天子之稱斷之簪之加窆石焉諸侯之稱斷之

墓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

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

春秋左傳卷三十七

夫人非正也言○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

桓宮以惡莊也○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

物也章別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皆取

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

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桓莊士蔿告晉侯

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

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

公子友如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

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非常也失常唯正月之朔夏之四月周慝未作之六月謂正

陽之月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

於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

不宜侵陽臣不宜○公羊傳曰日食以未絲營

掩君以示大義○社或曰齊之或曰為閭思

人犯之○穀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

故營之○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

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秋大水鼓

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七

用牲也非日月之青不鼓○晉士蔿使羣公子

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而處之冬晉侯圍聚

盡殺羣公子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

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

深其宮絳晉所都○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明年晉伐虢張本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夏六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秋。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卿自為逆。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於城濮。將討。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天子非

展義。宣布德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

不越竟。○夏。同盟於幽。陳鄭服也。齊服。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校

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

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其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

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

曰歸於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

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

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教民有素。而後可戰。夫民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

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

其立子頹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

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於齊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

爵。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嬖。欲

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犬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章君之功。使俱曰。狄之廣莫。謂蒲。於晉為都。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犬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

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羣公子而立奚

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為耦。以喻墜傷晉室。○楚令尹子

元欲壘文夫人。欲壘。息媽。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也。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

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

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及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廿一

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送之。

門。鄭城門。子元闚御彊。慝梧耿之。不比為旆。建旆居前。

闚班王孫游王孫喜。登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謂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

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慕

有烏。師去。乃止。冬。饑。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

○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

辰告糴於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

非之。不言如。○築郟。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

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廿二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養馬欲其富。書不時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春牧於外。秋牧於內。廐。今

以春作。穀梁傳曰。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不時。○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

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策罕。民勤於財。則貢賦火。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

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

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時。務畢始戒民。以土功。

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元十月初晨見。東方始致。所用板幹。築作之物。

於作。水昏正而栽。十月。定星昏。中於日。至而畢。是板幹與興作。

○樊皮叛王。周大。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於成。將救。鄭。○秋。七月。

齊人降鄆。紀。邑。○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冬。公及齊侯遇於魯

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

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

鄭而處王宮。欲盡。夫人。關射師。關。諫則執而梏之。梏。桎。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廿三

○秋。申公闞班殺子元。闞穀於菟為令尹。子元。文。

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於魯濟。謀山戎

也。以其病燕故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

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

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

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夏四月。薛伯卒。○築

臺於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於秦。○

冬。不雨。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

否諸侯不相遺俘。○穀梁傳曰：築臺不正，罷民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故謹而忘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日，漢山林數澤之利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故齊侯為楚伐鄭之故。八年，請會於諸侯。為鄭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莊公八年 諸

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秋七月，有神降於莘。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降若甲乙日至，祭先胥王，用卷服之類。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賜土。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嚭、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嚭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

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是。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躡黨氏。魯大夫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祭於梁丘。夫大女公子觀之。子般妹圍人榮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舉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走而自投，接其屋。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母弟信叔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友使以君命命信叔待於鍼巫氏。夫大鍼季醜之曰：飲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莊公八年 諸

泉而卒。立叔孫氏。牙。○公羊傳曰：何以不稱泉也？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遇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焉致乎？牙謂我曰：魯一君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鍼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于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禦氏。至乎王提而死。公子牙今將爾，爾為與親，親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得，君之義也。然則曷為不誅而醜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

也。○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帶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

列國紀年 起閔公庚申盡辛酉共二年

周惠王

鄭文公

齊管仲為政

宋桓公

晉獻公十六年是

衛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漕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穆公

曹昭公

滕隱公

秦和左傳

陳宣公

杞詳見隱公及僖公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詳見隱公

邾文公

許穆公

小邾見莊公

楚令尹子文為政

秦詳見隱公

吳詳見隱公

越詳見
僖公

春秋左傳卷之四 僖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四 明學士黃洪憲編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九歲即
在位二年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

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

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不使
饜足諸夏親

暱也。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
所惡請

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

春秋左傳卷之四 僖公

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

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嘉之也。閔公初立國人思得季子之
賢以安定國家故書以嘉之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

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

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

乎。對曰不可。猶乘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安重堅固
因成就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

侯作二軍晉本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

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

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

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謂將先為

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

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猶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卜

偃曰。大夫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以魏從萬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之比。坤下。辛廖占之。曰。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

車從馬。震為車足居之。震為兄長之。震為母覆

之。坤為眾歸之。坤為六體不易。合而能固。比合

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公侯之卦也。公侯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於

莊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

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有

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春秋左傳 卷四 閔公 三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

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於莊公。速

也。○初。公傅奪卜。鬍夫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

共仲使卜。鬍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

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斯。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嬖。叔

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

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

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間於兩社。為公室

輔。周社亳社之間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

大有。離下之乾。乾下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筮

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

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以

與甯莊子。矢。示以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為之。與夫人繡衣。取其文曰。聽於二子。渠孔御

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

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

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

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

言當先乃先之至則告守石曰不可待也見故恐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初惠公

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蒸於宣姜

不可強之生齊于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

諸河迎衛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春秋左傳卷四

益之以共滕衛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

曹廬舍也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齊侯使公子無

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

祭服五稱衣單履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使先立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重錦三十兩

重錦細錦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尺

○按史記云懿公之立也百姓皆不從自

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

常欲敗之卒成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

伯頑之子由為君是為戴公○又云初翟殺懿

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

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

母第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

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

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

①鄭人惡高克大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鄭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里克諫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若與國

政正鄉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

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

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

春秋左傳卷四

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

告之以臨民謂居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

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外傳云君子曰善太子帥師公

衣之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以金狐突御戎

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

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衣公衣握兵之要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兵

要遠災威權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狄突歎

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

也所

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禮記春官 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色 用其衷則佩之度其度王 今命以時卒卒一 闕闕也 其事也。衣之危服危遠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哀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于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服宜於社 有常服矣。其常 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逝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也 雖也 疑疑之 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罕吉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也 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也 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①成風莊 聞成季之繇占 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②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一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 ③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周公

六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周公

七

列國紀年 起僖公壬戌盡甲午共三十三年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于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于穆公驪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公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

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于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于成公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于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于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圍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于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殺晉

春秋左傳 紀年 魯公 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于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于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于共公襄立僖二十八

滕 魯僖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于穆公欵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于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及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無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公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

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傳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無未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鞏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殺遂成七十

春秋左傳 紀年 魯公 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

越 詳見隱公

魯 魯僖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于穆公欵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于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及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無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公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

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傳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五

明學士黃洪憲緝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於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

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楚人伐

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柎

反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師

師敗莒師於郟獲莒挈○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

之喪至自齊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

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於犂

即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於偃虛丘之戍

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賂○公賜季友

郟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曰莒挈者何莒大夫

子之獲也何大夫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

御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試

闕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

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

公子不可以入人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

父自南溪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

聲也諱已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

人問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

不與為是與師而伐○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

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

給者奈何○公羊傳曰吾二人不相說士

卒何異屏左右而相搏○公羊傳曰左右曰孟

孟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羊傳曰左右曰孟

孟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羊傳曰左右曰孟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人黃人盟於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至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

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

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公宮君暱之

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

入自顛輪城伐鄭音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若

故言虞能報冀使病今冀為不道保於逆旅

於晉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

虢。賄故也。○公羊傳曰。虞微國也。虢為序乎大

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

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

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

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

日取虞。爾若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

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

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官之奇存焉。如之

何。荀息曰。官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官之奇存焉。如

實見實。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

公見實。詳諸官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

郭之相。故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

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

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率馬而至。

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

矣。實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德。亦已喪矣。蓋戲

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虢為不繫於郭。國之

也。虢為國之。○穀梁傳曰。非國而曰虢。重夏陽

君存焉。爾。○也。虞無師。其曰。既何也。以其先

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王乎。滅夏

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荀

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

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道乎

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

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

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高懸之外府。取之中府。而

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

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

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

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

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官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

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

幣。而借之道。官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

斯之謂與。罕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

後舉虞荀息。率馬楛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

馬齒加。○秋盟於貫。服江黃也。○齊寺人

貂始漏師於多魚。○齊亂。張本多魚地名。○虢

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

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芻晉

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冬

楚人伐鄭。闞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郟。

春秋左傳卷五年傳

○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

不日旱。不為災也。○秋。會於陽穀。謀伐

楚也。○楚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曰。不可。齊方勤

我。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公

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

妾。○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

之為明年
侵蔡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濇○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不虞君之

春秋左傳卷之五傳公

五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所踐之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南巡舟溺於漢寡人是

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

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

于陘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也○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

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

侯曰豈不穀是為言諸侯非為我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救邑之社稷辱

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

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

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

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

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蓋服楚也

何言手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

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

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為

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王也前此者有

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馬與桓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傳公

六

為王序○陳轅濇塗謂鄭申侯曰陳鄭二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供給之病若出於東方觀兵

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濇塗以告

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

屨草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鄭執轅濇塗○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

是豈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秋

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許男

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

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兆專之渝，攘

公之翰。言渝美也。專，龜之一薰一蕕，十年尚有

餘臭。言臭並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

謀，姬謂天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天子

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也。與犬，犬斃。與小臣

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天子。天子奔新城。公殺

其傅杜原款。或謂天子辭，君必辯焉。天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天子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

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按史記：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

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

而陰令人譏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

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於曲沃。歸壘

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

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

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

春秋左傳卷之五傳公

七

宜諷之。祭地，地墳與犬。夫死與小臣，小臣死，驪

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

乎。且君老矣，巨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

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

妾願子毋梓之他國，若不自殺，母徒使母子為

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

失於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朝。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

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

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

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傳公

八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告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為備故也。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

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

慎，真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

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對無戎而城，讎

必保焉。冠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

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

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馬用慎，退而賦曰：狐

裘老尊說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

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不致乃徇曰校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夏

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會於首止會王太子

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穀梁傳曰無中事

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

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

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

世子也桓不臣王世子則其所善焉何也

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

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子

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子王之命也世子

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王之命也世子受

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

春秋左傳卷五傳九

子受諸侯之尊也而天子陳轅宣仲齊怨鄭申

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陳轅宣仲齊怨鄭申

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虎曰美城

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

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

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秋諸侯盟王

使周公召鄭伯王恨齊桓定太子曰吾撫女以

穀於克滅弦弦子奔莒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

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所以

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夫伯虞使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

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

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

春秋左傳卷五傳十

為戮不唯偏乎見莊二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

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安對曰臣

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

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問於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

朔

龍尾伏辰

日月會於尾故尾星不見均服振振

上同

同服振

取號之旅

鶉之賁賁之狀

天策焯焯

星近日星

火中成軍

鶉火正中

號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

正夏丙子旦日在尾

月在策鶉火

中必是時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

虢公醜

奔京師

師還館於虞

遂襲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

以媵秦穆姬

媵獻公女送女

而修虞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罪虞且言易也

虞所命祀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春秋左傳卷之五僖公

十一

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

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夏諸侯

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圍新密鄭所以不

時城也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

執璧故銜之為贊大夫衰絰士與櫛楚子問諸

逢伯夫大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被音音焚其觀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

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罷盟而聘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

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

來矣姑少待我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諧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

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

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

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違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

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

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

春秋左傳卷之五僖公

十二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周襄王貢不通至是諸侯官司各受齊命貢方物也

鄭伯使犬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

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華欲乘齊侯將

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守君命其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

于鄭未捷今苟有慶從之不亦可乎華犯父命是其其黨也

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惧若總其罪人

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惧且夫合諸侯以祭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天子華既為犬子

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

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閏月惠

王崩襄王鄭惡犬叔帶之難帶襄王弟惠后欲立之惧不

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

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

王崩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

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

曰狄無恥不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虢言○秋禘而致

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

赴于同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主人來告

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太子茲父襄公固請

曰目夷太子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目夷子

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

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

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

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春秋左傳卷五

十一

春秋左傳卷五

十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穀梁傳曰天子之卒通于四海。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襄公肯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耄老。七十曰耄。加勞。賜一綬。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遠。顛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

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登受。受胙。

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

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

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在祭也。言晉將有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穀梁傳曰。桓盟不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毋雍泉。毋詘釋。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

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

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

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

公家之私。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來居。耦俱無猜。

遺恨。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

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於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次。寢書曰。

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其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而還。討晉亂也。

春秋左傳卷五傳公 五十一

春秋左傳卷五傳公 二六

令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夷吾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左師，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春秋左傳 卷五傳公

二二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大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

春秋左傳 卷五傳公

二二

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罪也。其殺之不以罪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曰：臣莫尊於世，則世于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世子曰：敬諾，策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醑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地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奇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

將復請七日新城天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
矣敵於韓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
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
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
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
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叔堅驪歆然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
豹奔秦平鄭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秦而忌
小怨里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
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
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
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
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
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
楊距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王子帶召之也欲因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
平戎于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春秋左傳卷五傳

僖公二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邪懼狄難也。○黃

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曰黃之

滅黃而滅楚楚為利之國也右伐而不能滅則

伐以宗諸侯桓公不能○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

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

春秋左傳卷之六

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

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

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

矣。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癸亥陳宣公。○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

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

帶。言前年奔齊今欲復之事異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

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

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其卒○冬晉荐饑使

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

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鄆之子豹在秦

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

春秋左傳卷之六

役。○輸粟于晉自雍秦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綠陵。○夏六月季姬及鄆子

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冬蔡肸卒。

十四年春諸侯城綠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

闕也。○鄆季姬鄆音女好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

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使○秋八月辛

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既背秦，則難

與。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

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

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

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

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

春，秋左傳卷六傳公三

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郟。○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

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楚與

以救徐也。○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

隱慝焉。般與傅曰：昭也。雷也。雷會也。夷伯魯大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皆百廟。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

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

賈君焉。穆姬申生嫡，賈君晉獻公次妃 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

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

許賂中大夫。里平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路，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

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皆筮辭，詰之對

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封遇蠱。異下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卦辭，夫狐蠱必

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

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步楊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所

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所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

訖，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

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音俊泥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達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

射為右輅音秦伯將止之鄭慶以救公諛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反首亂髮下垂拔舍拔草舍止以示憂感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踐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營音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焉古之宮闈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蕭左右上下

皆履蕭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恐姬自殺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犬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過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易於所賞之眾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震上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也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刳無血上承無實西鄰責言不可償

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

為火。為羸敗。姬震為雷。離為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

謀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

孤。寇張之狐。姪其從姑。謂子圍。質秦。六年其遁。逃歸

其國而棄其家。子圍奔懷。歲而歸。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虐。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

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

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

春秋左傳卷之六傳公

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

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

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

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

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

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

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

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

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

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

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

河東。晉始以河東之地與秦。置官司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數是月

六。鷓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

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春秋左傳卷之六傳公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鷓退飛。過宋

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

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

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

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

侵晉。取狐。尉受鐸。涉汾。及昆都。皆晉邑。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

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十二月會于淮。謀鄭鄭所病且東略也。城鄭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入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

東還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

春秋左傳卷之六

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

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同事秦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

爲討而止公。諱執公羊傳曰號滅之。齊滅之

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

子爲之諱也。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

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少衛姬生惠公。名元鄭姬生孝公。名昭葛嬴

生昭公。名密密姬生懿公。名商宋華子生公子雍。公

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犬子。雍巫牙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

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

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

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鍾。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

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梁伯

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郕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郕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秦城○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音之社。欲以屬東夷。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有三亡國。魯衛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滕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禮。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不徐地生

之禮。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故也。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

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無民居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郕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天火○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門

○冬。楚人伐隨。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壘謂之塞。○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

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

使宜申來獻捷獻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

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音汪女巫主祈禱請

用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

儉有無相濟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

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

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

春秋左傳卷之六傳

三

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

以懲君○任宿湏句顓臾風姓也四國皆伏羲之後

司犬皞與有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湏

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僖公母也成風為之言

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

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公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為執

宋公既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曰夷

諫曰楚美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自

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

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曰夷曰子歸

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

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
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願社稷之神
靈吾國已存君若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
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手執走之衛公子目夷
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歸
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

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三

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

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夫周大適伊川見被

春秋左傳卷之六傳

一四

三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秋秦晉遷陸渾戎之于伊川○晉大子圍

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

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

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于王曰請

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婚孔云吾兄弟之不

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

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

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蓬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君子之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春秋左傳卷六傳

十五

春秋左傳卷六傳

十六

僂嶽未。○我師敗績，以師敗乎泓，以師敗乎人，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謂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慎其出，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慎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魚曰：楚衆我少，擊之，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兩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爲，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信者，信也，言而不信，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責者，賤其行勢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芊之文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子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雋。夷城頰國名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重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子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不辟不敏也。敏猶審也。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春秋左傳卷六僖公

十一

趙衰顛頤魏武子。魏司空季子。晉臣。狄人伐虜。咎如赤狄。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鸞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春秋左傳卷六僖公

六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儂。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即子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

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

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

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

殺懷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偏。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

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

往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

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

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

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十一

位其無蒞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惟刑臣。刑餘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文嬴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文嬴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隗文公妻趙衰。以女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趙姬，公請逆盾與其母。盾狄女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嫡妻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十二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相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在二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在莊二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衛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夏商二代之戚不能同心，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郈霍，以至千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名思，周德之不類，厲王時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犬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平東遷鄭是依惠又有厲宣之親。鄭始祖桓公周厲王子宣王弟棄嬖寵嬖于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前有子頽叔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音驚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王子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虢后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

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外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惠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周地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殺子華故好聚鷓冠。鷓音為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①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賜以膳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②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野處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皆視官。具于汜。官司器用而後聽其私

政禮也。先君後已○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

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為衛乃往得仕。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迎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赴外。手掖國子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

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春秋左傳卷之六傳公 三五

○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晉文侯輔平王而信宜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

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

遇大有。乾上之睽離上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

之卦。戰克而王。嚮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

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

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

于陽城。右師圍溫。左師迎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于王城。取犬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王。王饗醴。命之宥。加之幣帛以助其歡請隧。弗許。曰：王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

之陽。樊溫原。積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

山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陽樊。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但取其土○秋。秦晉伐邽。音

小楚鬪克。申公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

密。郟別秦人過析隈。析楚邑入而係輿人。以圍

商密。入隱虞。得輿人許昏而傳焉昏而傳焉。昏而傳城下不飲命

春秋左傳卷之六傳公 三六

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

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

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

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

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狐毛之子為

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

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晉侯問

原守于寺人勃鞞即抵對曰昔趙襄以壺殽從
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七

明學士黃洪憲續

僖公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
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
于向尋洮之盟也○齊侯侵我西鄙討是二盟

春秋左傳卷之七

僖公

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
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犬公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

乃還。○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

王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周室○夔子不

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之

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音至有疾。

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闞宜申帥

師滅夔。以夔子歸。○定以其善于晉侯也。重耳

禮焉。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

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

春秋左傳卷之七僖公 二

之日以在已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

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

夫于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

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

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單

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故也

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

圖宋。使子文治兵於蔎。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蔎。終日而畢。鞭

七人。貫三人耳。國志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

買尚幼。後至。不賀。為賈即伯贏。孫叔敖父。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

內而敗諸外。所獲芘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

以賤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

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

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

春秋左傳卷之七僖公 三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晉作三軍。謀元帥

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

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

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子貞

欒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

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于踐土。○陳侯如會。

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六月，衛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

侯遂圖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圖許。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

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

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

公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衛楚之昏姻

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圖曹，門焉，多死，曹

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

墓，因其兒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

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

怒，日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

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

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善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楚將伐我，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春秋左傳卷之七傳公

五

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喜賂怒頑能無

戰乎齊秦喜得宋賂怒楚之頑必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

以畀宋人楚子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六年甲叔戌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

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春秋左傳卷十七 六

六卒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給之若實

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

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

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讐我曲楚直其眾素飽直氣盈飽不可謂老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天齊大夫秦小子憇秦公子次于

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公曰若楚惠何藥貞子藥枝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

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其腦是口嗅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闞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

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

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

敬爾君事五萬二千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百人鞶

鞞鞞音逆在後曰鞞音逆在後曰鞞音逆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關宜將左子關宜將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建二大旗藥枝使

與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卻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春秋左傳卷之七傳公

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

衡雍鄭作王宮于踐土葉王聞晉戰勝自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晉藥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

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以平王享晉

侯晉已酉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

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音盧旅音盧弓矢千秬鬯

一旨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逃王厲晉侯三豎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觀自來至去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

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

相害也侯弟去使衛君事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

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

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

纓以瓊飾弁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

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數澤水弗致也大

春秋左傳卷之七傳公

心之子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黃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

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

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

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二邑子弟皆子西孫伯

也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

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叔實為令尹奉已而

已不在民矣或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叔

以入宅。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名俞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曰牧，養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音音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音音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音音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此風走。爲奸軍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味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軍樂曰愷。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至。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二罪，祁瞞之僑。一罪，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許衛。○衛侯與元

咺訟甯武子爲轉，鍼莊子爲坐。王榮爲大士。臣宜與君對坐，故使莊子代衛君坐。又使武子相，士榮爲獄官，負正之。衛侯不勝，三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餗。音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明音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

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向私許復曹衛。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右蔑將左行。晉置三軍，余復增置三行，避天子軍之名，故稱三行。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介與舍于昌衍之上。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

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勉。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書

名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

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好好貨。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

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

春秋左傳卷之七傳公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音晉侯使醫行醢

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醢。不死。公為之請。納王

於王與晉侯。皆十穀。音角。雙。王許之。秋。乃釋衛

侯。衛侯使賂周欵。然。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

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取母。公入祀先

君。周治既服。卿將命。受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治廛辭卿。見周欵。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

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過鄭。且貳於楚也。晉

軍函陵。秦軍汜。雋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音陞。縣。見秦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音。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

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

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穆。出

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

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遂以為太子。以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

春秋左傳卷之七傳公

音鑿蓋昌 白 熬黑 熬 禾 形 隨 象虎形 辭 曰 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

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既命襄仲聘 周未行又命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

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

伯姬來求婦。為子 成昏○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

丘。

三十一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

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疾行 至晉分曹地。自洮

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

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

望。亦非禮也。禮不上常祀。而卜其牲日。上牲 與日 牛

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 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曷 為或言三卜。

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十何以禮

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皆不上。郊何以

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

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易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

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

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祭之。曷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滂雨。于天下者。唯泰山

已也。何以書。誠不郊而望祭也。○秋。晉蒐於

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為新 軍帥○冬。狄圍

衛。衛遷于帝丘。卜日。三百。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 孫居帝丘公命祀相。魯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杞鄆夏 後自當

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

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

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春秋左傳卷之十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

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

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

使告于秦。三十年 使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秦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一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謂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使國歸

春秋左傳卷之七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阻而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光牛十二犒師曰寡君

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若何令其自取為行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滅文仲言於

春秋左傳卷之七

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

鮑文獻文公夫人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

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

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

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

以累臣爨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

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

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

不以一青掩大德○公羊傳曰其謂之秦何夷

將葉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上之木

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

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之歡嚴是文王之所辟

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

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

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矯師焉或曰往

美武曰及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

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

人亦微者也何言乎美戎之微先軫也或曰兼

公親之葉公親之則其稱人何取焉為既君在

手殞而用師危不得矣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

二年邾人

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

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

逞志於君謂不廢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齊使過

冀見冀缺卻其妻饋音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禮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

命先且居先軫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

胥臣先茅絕後故取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父之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于小寢即安

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

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二十

一年楚

門于桔枋葉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覆中外僕

鬕屯禽之以獻殺取以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
 泝音維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
 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
 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
 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
 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
 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
 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
 子上。○葬僖公。緩經在明年七月而葬也。作主非禮也。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
 廟。既葬反虞則卒哭。將祔則作主。特祀于廟。俟喪畢然後奉主入廟。烝嘗如例。

列國紀年 起文公乙未盡壬子共十八年

周魯文公八年襄王崩于頃王立
文十四年頃王崩于頃王立

鄭詳見

齊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于舍立九月舍弒
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立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

晉于靈公夷臯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詳見

蔡魯文公十五年莊
公卒于文公申立

曹魯文公九年共公
卒于文公善立

滕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
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春秋左傳紀年八文公

陳魯文公十三年共公
卒于靈公平國立

杞詳見

薛詳見隱公

莒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
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魯文公十二年邾文
公卒于定公禮且立

許魯文公五年僖公
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詳見

楚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弒于穆王薨臣立文十
年次于厥繇文十三年穆王卒于禮王立

秦詳見

秦秦用孟明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
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

地于... 使召公... 賀穆公... 以金... 文六年... 穆公卒... 康公... 卒于共公... 立

吳
隱公
詳見

越
隱公

春秋左傳
紀年八卷

二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八
明學士黃洪憲緝

文公
魯文公十四年春三月... 文公十四年春三月... 文公十四年春三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

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君○公孫

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慶文聞

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

也收子子身穀也豐下方必有後於魯國○於

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善

又有遲速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履端於始

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

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

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

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衛大夫侵鄭伐絳訾

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衛不朝故伐公晉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无且居胥臣伐衛。五

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衛大夫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

之。食戚也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

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合古之道而失今事衛孔達

見執。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

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

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

亂也。已立而又黜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

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

春秋左傳

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

未知。若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祭之。潘崇曰。享

江芊。音米成王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

夫。呼發聲也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曰。不能。能行乎。

出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君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太子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能掌難執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穆王立。以其為犬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

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穆伯。公孫如齊。始聘焉。禮

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

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

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晉人

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

芮良夫之詩。雅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丁丑。作僖公王。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春秋左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

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

御戎。狐鞠。居簡伯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

年將拜賜。故

之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

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

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晉人

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

芮良夫之詩。雅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戈狼睥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

右箕之役在僖三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睥

怒其友曰盍死之睥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

與女為難役軫睥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死而不義非勇也

共用之謂勇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

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

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睥於

是乎君子詩曰雅小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雅大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

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

於民趙成子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

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雅大毋念爾祖聿

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

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晉人以公

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

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於

公故文厭之以示謙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

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士為盟於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司書能堪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衛始與

太廟躋僖公逆祀也為臣廟位應在下今居開

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文祀信則父為大

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窳執宋祖帝乙宋微鄭祖厲王

春秋左傳卷之六鄭桓公猶上祖也三國不以帝乙厲王是以魯頌

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

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后稷雖親詩曰

風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

先姑也長姊雖親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惠之賢廢六關廢六關

妾織蒲家人販席言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

祀聽夏父祀爰居謂海鳥為三不知也冬晉

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沔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

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

春秋左傳卷之八

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

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

封埋藏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無二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懼而思改子桑之忠也。

舉孟明者，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風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雅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雅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宋隊地。

而雨。○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楚兵解，故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取其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駢登成拜。公賦嘉樂。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

春秋左傳卷之八

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止。會受貢，賦之政。○

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始不見尊，故終不為魯所敬。曰：貴聘而賤逆之。君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內，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

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禮之禮有大夫

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

爰究爰度爰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謂其秦穆

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

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

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備及此非為衣也昔諸

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

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愾而獻其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

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蕞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賙三月辛亥

奔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

如晉秦人人都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

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賙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初都若叛楚即秦又貳秦於楚夏秦人入

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

子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

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

甯甯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

其不沒手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

人手且華而不實其行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

以去之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且曰

季皆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

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

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

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

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

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

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

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滂治理本

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犬傳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一

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防惡委之常秩。官道道之

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民

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

于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①秋。季文子將聘

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

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

求何害。所謂文①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趙盾立公子雍。文

子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②臧

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③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秦風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

乎。詩曰。雅大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

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

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為

之律度。陳之藝極。真賦準則引之法。引之表儀。予之法

置善則國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

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買季射

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辰嬴懷嬖於二君。立

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

何震之有。且為一嬖。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襄故讓偏姑而上

之。偏姑生襄公故杜祁讓使在已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

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

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

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買季

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郟。音釋①買

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族

多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

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穀梁傳曰。稱國

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

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驚。且聞且驚。無以相逼。

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

孤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

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請夜姑。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②冬十月。襄仲

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

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柩子夷之蒐賈季

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畏敵怨不在後

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

無乃不可乎介也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

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杆之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

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五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

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

宣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

成爲右師莊公公孫友爲左師日夷樂豫爲司

馬桓公鱗驩爲司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

子華御車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以喻諸人取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謂木藉枝葉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

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昭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

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

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日抱大子以啼

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不

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

畏偏畏國人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先且佐之荀林父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

為右及董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納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

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

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辱食早食於潛師夜起

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枯首已丑先蔑奔

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

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事不可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

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盡心弗聽為賦板之

三章大雅又弗聽及士荀伯盡送其器及其器用

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主會在秦三年不見

士伯先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

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同罪故同

也將何見焉及歸晉遂不見不見狄侵我西

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伯狄且

讓之賈季奔狄故因之問勞且謀其伐晉伯狄艷舒問於賈季曰趙

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可趙盾夏

日之日也可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

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

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穆伯公孫娶于莒曰

戴已生文伯殺其姊聲已生惠叔難戴已卒又

聘於莒聘莒人以聲已辭在當繼室則為襄仲

聘焉比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

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

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

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

成之平二使仲舍之不公孫敖反之還復為

春秋左傳卷不文五

兄弟如初從之○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

不睦故取其地元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

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

德禮無禮不樂民不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

可歌也其誰來之歸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

說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以衛地封之今并○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還衛也○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故

春秋左傳卷之八十六

十六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戎將伐魯遂不及復君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晉從已氏焉晉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嫡祖母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請宋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二子於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

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先克奪崩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削得作亂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葬曹共公

春秋左傳卷之八十六

十七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喪未君也踰年奈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天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天子也踰年不可一曰無君緣終始之美一年不君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崩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羗及樂

耶皆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

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

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

楚公子朱公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

陳懼以小勝大故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

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

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祕未

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送死不苟有

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

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

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

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徵。○初楚范巫裔邑似謂成王與子王子西。曰

三君皆將強死不得壽終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

于王。曰母死不及。止于西。子西縊而縣絕斷王

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郢漢

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

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

關宜申西子及仲歸家子。○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栗。項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

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

弱我也。先為之弱乎。先弱以何必使誘我。我實

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

諸宋。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獵。遂道以田孟

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

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無畏扶音秩。其僕以御

或謂子舟無畏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

行行刑。何彊之有。不避。詩曰。大剛亦不吐。柔亦

不茹。母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

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逃歸。麋音君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

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麋地

潘崇復伐麋。至於錫陽穴。○夏叔仲惠伯會

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九年陳鄭

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

春秋左傳卷六十六

春秋左傳卷六十六

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

之不害也○鄭瞞漫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

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縣房甥為右富

父終甥駟乘四人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

狄僑如三丈富父終甥椿春其喉以戈殺之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郭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

父帥師禦之而班御皇父克石其公子穀甥

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地獲長狄

綠斯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穀甥牛父皆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宋公於是以門賞彰班使食其征征謂之形門

晉之滅潞也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二年鄭瞞伐齊桓十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姬

埋其首於周首齊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

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

也以其馬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言

其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留見於執然則何

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劍不禽二毛故不言

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才知

其之晉

○郕太子朱儒自安成於夫鍾國人弗

狗頭

八卷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九 明學士黃洪憲釋

文公二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

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

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

夫鍾與郕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

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

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立其婦公

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許其書叔姬言

非女也女未笄○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子為

令尹羣舒叛楚舒庸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

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

大器主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

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

瑞節信要結好命所以藉焉寡君之命結二國

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

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

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

胥甲佐之。范無恤禦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

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

屬曰史駢，若新出，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趙盾側室曰茅，晉君之壻也，有寵而驕，不

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

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褻糧坐甲，固敵是求。

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

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

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

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

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

諸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遯除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

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

公于棗。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澤。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

舊勳，子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

罪，迎子。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

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

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

之先。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統朝夫。秦大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既濟。魏人謀而還。士會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處秦不歸者邾

文公卜遷于緡。邾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

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緡。五月，邾文公

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

春秋左傳卷之六 四

公稱宮。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

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

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豈

為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

為不之魯也？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

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魯祭

周公，何以書？議何？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

公於杏，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

於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

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

欲為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國有急欲引

大國。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小雅取其詩，敢定其

救助。鄭伯拜公答拜。一月三捷，許為鄭還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

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於

西，同盟於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

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

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

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

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

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前公使弔焉，不敬。邾人

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姬齊昭

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而多聚土，盡其家財，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

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

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人。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

蓄憾不可使將免我乎將復爾為之有星孛

入於北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

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晉趙

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獲且躡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曰納者何人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

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言卻缺帥師

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邾力沛若有餘而

納之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

以其指則按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

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

義不得專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巨叛

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復使楚莊王立穆王子孔潘

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

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

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楚廬楚戢叅及叔麋誘

之遂殺闞克儀及公子燮初闞克囚于秦在倍

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實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

二子於莒而求復終寢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

命復而不出於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躬于孟請立難也穀許之文

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禮葬弗許

宋高哀為蕭封人附庸以為卿還升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不食

之祿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人不暇故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

三月而後定齊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

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襄仲使告于王請以

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

故又執子叔姬王勢以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

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邪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

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

辱君請承命于亞旅大魯人以為敏夏曹伯

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

也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堂阜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魯下邑惠叔

猶毀以為講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

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

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葬視共仲皆以罪降聲已

不視怨敖從帷堂而哭以帷自蔽襄仲欲勿哭

可也怨敖取其妻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

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

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殺愛之聞於國或諧之曰

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

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於句覬命一人門于庚丘皆死時有寇攻門二

而死子禦之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責羣陰

社諸侯用幣於社社尊於諸侯故請伐鼓于朝

退而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

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

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

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秋齊人伐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

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

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

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

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

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遂

伐曹入其邪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

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

行禮責曹何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

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雅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春秋左傳卷之九文公

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疾愈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

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

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

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

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蠻人率百濮夷也

聚於選楚地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謹守以備

國楚人謀徙於阪高險地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

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濮夷無地而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上下同食

無異次於句瀝使廬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地

人逐之囚于楊窻戰於三宿而逸被囚三曰庸

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且起王卒

楚王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退以驕

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武王所以服諸父

徑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

之庸輕楚但使三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驛車傳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

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

蠻從楚子盟見楚強故遂滅庸○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無日不數於六卿

之門頻數造請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叩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而

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

司馬鱗臈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

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

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

子猶不亡族既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

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

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

賜左右而使行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

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事無以冬十一月甲寅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郊甸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

而使蕩虺為司馬音諸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

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

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

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

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歸使執訊通能而

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敝

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

於執事宣多盡平而行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君之嫡夷子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葢諸陳事勅成陳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夷也相夷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

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罪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公而再見於君襄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小

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選相事不德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命之罔極音命亦知亡矣將悉散賦以待

於僖音唯執事命之文公音二年六月壬

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

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疆令豈其罪也大國若

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墾池

為質焉音秋周甘馱音敗戎於邠音垂乘其飲

酒也音冬十月鄭太子夷音石

楚音為質於晉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

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王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秦伯瑩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

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

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聞之下曰尚無及期先期惠伯

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先期而死

非疾也將見君亦不聞齊侯令龜有咎

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

公子也與邴歆音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

而刑之視而使歆僕也納閭職之

妻而使職駮乘音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

於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

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

而行齊人立公子元音○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音

不可仲見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音冬十月仲殺惡夫音及視音而立宣公書

日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音其宰

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

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

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夫人姜氏歸于齊大

歸也大歸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殺梁傳

公也。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有侍賤絕而惡
從之者。姪婦者。亦孤子之意也。一人有三。八
就賢也。一日。昔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
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
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

日必授。季文子父行使司寇出諸竟。僕曰。今日必
達。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
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合法則
為吉德

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
以掩賊
為名賴姦之用。用姦
器也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
在九刑不忘。九刑
之書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孝
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昔僕則其
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
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
也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顓
頊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和高辛氏
帝。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善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
四方。父義母慈。兄弟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黃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不
通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開

靖諳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
窮奇。此共
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其
話言。善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
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杻。此解
也此三族也。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籍雲氏黃帝
之官
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財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音叨。缺。貪貌。
此三苗也。
舜臣堯。質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杻饕
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欽頊戴欽大臨欽左降欽庭堅欽仲容欽達欽齊欽聖

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
此舉八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流
禮之功曰舜有大功二十此舉十六相而為天子今行
 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
 一也庶幾免于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
 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執昭公故武族十二
 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
 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
 春秋左傳卷元文公 六八
 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列國紀年 起宣公癸丑盡庚午共十八年

周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

齊魯宣公四年靈公執弟襄公堅立

宋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晉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卻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孺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卻克為政

衛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遯立

蔡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春秋左傳 紀年 宣公

滕

陳魯宣公十年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杞杞桓公

薛詳見

莒李

邾定

邾定

許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詳見

楚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計陳春秋始子楚莊王以伯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

晉于邲宣十八年

莊王卒共王立

秦宣王六年共

吳詳見

越詳見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

明學士黃洪憲

宣公

名倭一名倭文公受敬嬴之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

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蕞林伐鄭○冬

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上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

春秋左傳

卷之十

宣公

元年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

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

甲父于衛河曲之戰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甲先辛甲奔

齊公羊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

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

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問于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

人心退而致仕○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

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

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文十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

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既取賂而還
俱往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
年事公之卒文十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
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
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
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
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
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
宣子為政驟數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
趙盾弑其君夷臯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
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
百人狂狡輅也鄭人入于井也倒戟而出
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
軍制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昭明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
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雅小所謂人之無良者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
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
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
也其人也叔牂知言以既合而來奔言卑而
合猶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目出睥其腹腹大棄甲而復而歸于思于思棄
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棄甲則那牛與犀兕之皮皆役人曰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縱使有皮可以為甲何如丹而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遂圍焦晉夏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
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後楚鬬椒救鄭曰能欲
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
彼宗競于楚若叔氏世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
去之欲示弱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
上彈人而觀其辟丸彈也宰夫胹音而熊蹯不
熟殺之寘諸肴音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

季會隨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

及溜屋雷中堂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曰吾知所過矣

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詩曰雅大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

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

臣賴之又曰大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

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趙氏盛服將

朝尚早坐而假寐冠不解衣麇退歎而言曰不忘

春秋左傳卷之四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外傳云享一名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車提

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史

云君賜臣觴遂扶以下公嗾史夫焚焉使宣子明

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

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

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宦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家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為公介甲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姓名不告而退遂

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

而復聞公被大史董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

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言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越竟則君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音

于周而立之音文公壬申朝于武宮穀梁傳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

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

趙盾人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

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子天子予

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

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速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

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

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

許世子止見○公羊傳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視

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

盾弑其君夷臯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

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

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

春秋左傳卷之六

趙盾曰：嘻！趙盾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作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勇士曰：嘻！子則無人焉，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劔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欲殺之，其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劔，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于君所？趙盾知之，踏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契，呼契而屬之，契亦踏階而從之。祈彌明遂而跋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契不若臣之契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其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驛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造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母弟亦爲餘子。治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戎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也。君姬氏，趙盾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本卿也。辟屏季，故爲使屏季以其族爲公族大夫。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全傳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則板稷牲而卜之，帝柱在二淶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則曷爲必祭禘，二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晉侯伐鄭及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魘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厥卜世三十，上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七

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

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

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①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

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儵音酬以

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

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即子儀文公之叔父漢律孟季父妻曰媯

春秋左傳 卷之宣公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

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

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楚地而死。又娶于蘇。生

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

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

伐鄭。信三石癸曰。吾聞姬媯耦。其子孫必蕃。媯

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媯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與故曰吉人今公

子蘭。媯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

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

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

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以禮治之

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

人獻龜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

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

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

子家。子家惧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權不足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良不

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

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

春秋左傳 卷之宣公

九

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見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薦賈伯為工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麇于轅陽而殺之。遂處杰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

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名克黃。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公逾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譖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

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繼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六日而歸。有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公羊傳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子赤，然則易為不於其弒焉。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水盟吳越而還。晉晉克有盡疾，卻缺為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蕪。索也。雨不克葬，禮也。禮下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八年 十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

鄭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裹其相服以戲于朝。近音應洩冶

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

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十一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鄭地國人

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

春秋左傳卷之十 襄公十四

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

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

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

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齊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

倡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

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

某氏之守臣，其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

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

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

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

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楚子伐鄭，晉士會

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

春秋左傳卷之十 襄公十五

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鄭子家

禮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與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櫟

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

子重侵宋，王待諸郟。令尹蔣文獵城沂。

某氏之守臣，其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賂。平板

幹稱春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

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晉卻成子

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赤狄最強。遂服

于晉。秋會于橫山。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

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

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

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

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遂入陳殺

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陳成。申叔

春秋左傳 卷之八 六

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令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

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亦討夏。故書

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穀梁傳曰。納者。內也。非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

討。猶可。入人之國。討人之上。使不得其君

臣之道。○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自是楚未得

志焉。鄭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

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

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哭也。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國人

大臨。守陴。城上。無脫者皆哭。以告。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逸。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

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

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

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春秋左傳卷十宣

六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虺音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勞焉。用之。楚歸而動後。隨武子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音。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為敖為宰係。揀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羣車右揜為戰備。左前茅慮無以為旌。中追車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以為旌。中權後勁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建。物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逾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春秋左傳卷十宣

十九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汙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着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着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次上之臨坤。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澤。成臨。澤是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鄭。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車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上中專行不獲，下制聽而無上。聽命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音之間，鄭

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藥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示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俱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冓，車藍縷，衣以啓山林。言楚先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

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右廣初駕，而數及日中，而左則受之。代以至

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莊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藥伯善哉，實

春秋左傳卷之十宣公

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成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韋，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謂非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說，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車和以蒺之許伯曰：吾聞致

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右廣初駕，而數及日中，而左則受之。代以至

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莊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藥伯善哉，實

春秋左傳卷之十宣公

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成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韋，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謂非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說，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車和以蒺之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疾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蔽音鄂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使御下車歸馬正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僅存麋與於前射麋麗龜著于晉鮑癸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

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復逐晉魏錡魏錡求公族

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

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穿求卿未得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和戰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

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

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設伏兵七處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

軍門之外布席坐示無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

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軾車逆之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

穆濟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

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屬楚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

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游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克

日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

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

蕩尸也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

廣先左晉人或以廣廣車不能進楚人甚之

脫肩車上少進馬還又甚之投施投衡乃出顧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

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道敵不能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知趙旃

顧曰趙使使在後怒之怒子使下指木曰尸女

春秋左傳卷十襄公

五

於是援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

木下累尸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戰還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

抽矢載納諸厨子之房舍厨子怒曰非子之求

而蒲師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

人子下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

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

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音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共尚丙辰楚重重

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

考致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布政我徂惟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春秋左傳卷十襄公

五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魚及子服制君子曰史佚

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

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曰大夫不敵

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晉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於平路。衛、鄭伯向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遂垂之臣，以于天禍。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封之不毛之地，使師不命，臣交焉。請惟君王之命。莊王曰：王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相軍退舍七里，將軍于重諱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及者數人，皆役危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六官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打不穿，皮不盡，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為於禮而薄於刑，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於不禮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于重諱曰：晉大國也，王師淹府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死者舟中之楫可拘矣。莊王曰：嘻，吾亦君不伯也。百姓河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獨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

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互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蕭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管井而拯之。所以禦濕。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入廢井使救之。結茅以表井，涌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即先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背盟宋為盟故伐陳。陳真衛人救之。孔達曰：於楚，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舊好，故孔達欲背盟。陳共公有救陳而以死謝晉。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不背盟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齊人討師之敗，與清

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在衛不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詭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誅，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違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平國之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為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

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代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讓國故召之。○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

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不用借道之禮鄙我也。罰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寢門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謂其市也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

桓子。晏嬰之父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高宣子之父曰：子家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

春秋左傳卷之十宣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蝻生。○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不用借道之禮鄙我也。罰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寢門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謂其市也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

桓子。晏嬰之父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高宣子之父曰：子家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空

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

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

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音賈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下臣獲考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

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

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

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必聽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

我虞。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太其平乎？

平也。何大乎？其平乎？莊王曰：宋軍有七日之糧，

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煙而闚宋城，

宋華元亦乘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

華元曰：應矣。曰：何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噓其矣。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皆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

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

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勉之矣，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揮而去之，

及于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噫，甚矣。雖然，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揮而去之，及于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噫，甚矣。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揮而去之，及于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噫，甚矣。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揮而去之，及于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噫，甚矣。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揮而去之，及于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春秋左傳 卷之八

三十一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

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

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

其平乎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賈易為賤

平者在。路予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

舒相為政而殺之。又傷路子之目。晉侯將伐之。

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僇才。才藝勝人者三不如

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

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人而奪黎

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回其命。若之何待之

春秋左傳卷十宣公

不討有罪日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

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

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

爭政。三人使王子捷子九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痼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荀林父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桓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桓子矣。羊舌職叔向說是賞也。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

伯言中行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

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幸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

豐財也。○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窻。莖。莖。莖。取焉。○冬。嫁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皆赤狄別種。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

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洛陽講武。屋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

火。天火曰災。○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

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周大
夫殺忒。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
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
申卒。○夏。葬許昭公。葬祭文公。○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
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
卒。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三十一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
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藥
京廬。郤克之介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
侯使高固晏弱子桓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
逃歸。夏會于斷道。晉地討貳也。盟于卷楚。鄭地辭
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源。執南郭
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闕叔之子
楚滅昭氏而奔晉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食邑
于前

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今皆言晉之
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
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
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途彼。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
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
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

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曰。隨武
召文子。其曰。癯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三十一

怒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直是反
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冬。公
弟叔盼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
子。不在曰弟。以兄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
公弟叔盼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公而弗之也。
非之則知焉。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其
財。曰。我之矣。絀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
之。余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衞犬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

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烝自外

日烝。○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

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終

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

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

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居東門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介

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終

列國紀年 起成公辛未盡戊子共十八年

周 魯成公五年定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罔立

晉 魯成公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為君伐

衛 魯成公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魯成公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曹 魯成公十二年宣公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

陳 魯成公十六年文

杞 魯成公十六年文

薛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

莒 魯成公十七年定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

許 魯成公十五年

小邾 魯成公十五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

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其六

王申曰楚

殺子反

秦魯成公十四年桓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邾始見經

越詳見隱公

春秋左傳 紀年 成公

二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一 明學士黃洪憲輯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

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

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

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聊

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

吾氏○爲齊難故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

春秋左傳 卷上 成公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聞齊將出楚師伐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也

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冬滅

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

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

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穀

傳曰李孫行父禿晉卻克駁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跛

者御跛者使跛者御禿者御禿者禿同

姓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認而去相與

立晉聞而諷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二

盟無入而卦弗聽殺而膊音樸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會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頃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言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會獲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朝縣關南方曲縣即軒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各以

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巳○孫桓子還于新

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

郤獻子齊故皆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

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勳故

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

以救魯衛滅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幸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三

若其不詐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將至晉壘乃以桑木繫于車而走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鼓曰：余病矣。張侯解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言血汗車輪御猶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春秋左傳 卷五成公

四一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鎮也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從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其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音臣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寄寓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逢丑父與公易韓厥俛定其右。右被射，車中故俯安隱之

位將及華泉，驟絀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轡音木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寡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箴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齊師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驅退者遂。遂入從晉之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中者曰：勉之。齊師敗免，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後文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音留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賈媚人，依賂以紀甌。

春秋左傳 卷五成公

五一

韓厥俛定其右。右被射，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

音考王啓與地威紀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

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

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

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物相也宜而布其種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春秋左傳卷五十八 六一

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

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實遺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見詩寡君之

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齊師而行于難其榮多

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卽自師逆

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

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曰君不使乎大夫何

使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而

日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

春秋左傳卷五十八 七一

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晉賴社稷之神靈吾

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斷

於是斷逢丑父也齊國佐盟于東婁易爲

不盟于師而盟于東婁則此齊晉卻克與臧孫

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臧

孫者使聘者遇賊者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歸移

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息之起必自此始二大

夫歸相與率師爲魯之戰齊師大敗齊使國

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慶反魯衛之侵地

國佐曰與我紀侯之慶請諸及魯衛之侵地請

諾使耕者東也且以蕭同叔子爲盾則吾舍于矣

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

戰不勝請再戰不勝請三戰不勝則齊國

案書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

皆受一命之服禮記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

廡禮記炭禮記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四阿

禮記棺有翰禮記檜禮記君子謂華元樂舉

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

于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

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逾之婦人哭於門

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

春秋左傳卷二辰公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及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蠶禮記殺御叔

夏姬夫弑靈侯戮夏南禮記出孔儀喪陳國何不

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

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違尹襄老襄老死

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為巫臣使道焉曰

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禮記鄭人謂曰尸可得

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禮記對曰其

信知營之父禮記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禮記之季

弟也禮記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

子禮記其必因鄭而歸王子禮記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

王遣夏姬歸將行禮記遺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

之役禮記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

行申叔跪禮記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

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

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

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禮記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君謀也則忠禮記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

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禮記晉師歸范文子後入

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

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

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癸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癸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

已責。責，并述。逮，解。救，乏。赦，罪。悉，師。楚起。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

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

辭曰：楚遠而多，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匠執斲，工

織紵。織紵，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成公以請盟。楚人

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太鄭公子、子

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于是

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歸。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衛人不忍數年之不寔，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我，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况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定弗

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

又好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

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眾乎。抑豈不可

諫。海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

如佚化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宣公神至新入廟故謂新宮宗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

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

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音咎音高如○冬十有

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春秋左傳卷二成公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宣十二年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伏諸

鄭音萬敗諸丘輿皇成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

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營于是荀首音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

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鼙鼓使歸即戮

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曠臣得歸骨

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音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

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音命而使嗣宗

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

春秋左傳卷二成公

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

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廡

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聘且尋盟尋元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元

之盟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

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

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中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借韓厥趙括鞏。翎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欲其和好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藏之祭中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

春秋左傳卷之五成公

十五

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

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於魯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太臣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鉏。任冷。音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對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

春秋左傳卷之五成公

十五

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十有二月己丑。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五年春。原。原。屏。放諸齊。放嬰于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

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

之之明日而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如。僂諸毅，野饋曰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道遇

使已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

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召伯宗謀之。

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

樂，出太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

若之何。伯宗請見之。遂以告而從之。

春秋左傳卷五成公 十六

穀梁傳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

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董者，董者不辟，使

車右而下，鞭之，董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

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焉？對曰：梁山崩

雍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

奈何？董者曰：天有山，大有山，大有山，天有之，雖

召伯尊如之何？伯尊出，忠問焉。董者曰：君親素

綸，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曰：梁山崩，連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

尊曰：君親素綸，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

許靈公，怨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楚人執皇戍及于國。鄭穆公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楨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諜

以出。鼓諜以復入。曰：習攻華氏。華元，子楚後

也。而欲宋公殺之。殺。冬，同盟于蟲牢。鄭服

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

之難。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鄉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楸授玉于東

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

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

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也。非由人也。○取鄆，音專，言易

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謠、衛孫良夫、甯相、鄭人

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

衛人不保。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

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

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謀故

春秋左傳卷五成公 十七

①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古國名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大公揖而入獻子從

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

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於是乎有沈溺重隄音陸之疾不如新田土厚

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

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失近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

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

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

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李文子如

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

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

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

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師之欲戰者

春秋左傳卷五成公

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

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

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

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

亦可乎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穀梁傳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

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又有雩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

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首亡乎

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纏裳有司之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

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

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有上伯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

春秋左傳卷五成公

見且拜師前年救鄭之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

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

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①楚圍宋之役宣十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

為賞田王許之申呂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

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

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

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春秋左傳卷二辰

二十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

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

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

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怙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壽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一偏二十五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子重奔命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邑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夫

于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

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

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

春秋左傳卷二辰

三二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衛人來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

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

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

耦而况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謂行父

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蔡在汝水之南遂侵楚獲申楚大夫驪楚大夫楚師

之還也楚師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

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

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見詩三聲

伯如莒莒在魯南逾也百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共姬

之女成公姓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有禮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

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盾

之子從姬氏蓄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趙盾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為

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玉邪僻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

召桓公來錫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

道于莒與渠丘公莒子立於池上池城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

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

春秋左傳卷三

三

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冬杞叔

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

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

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

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

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

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

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

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城城中

九年春杞桓公來迎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

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為歸汶陽之田

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

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

春秋左傳卷三

三

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

春秋左傳卷二成公

三四一

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志也。尊君，敏也。仁以接

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莒戊申，楚入渠丘。莒子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春秋左傳卷二成公

三五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來媵。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糴筏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師公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

聞叔申之謀。立君 三月。子如班立公子繻。音夏

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

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

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

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鄭襄 子然

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

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蓋趙 余

春秋左傳 卷上 成公

三

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育。音 之上。音 膏之下。心下 若我

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

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

腹。張急 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

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臣以明術見殺

福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申弟 君子

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秋。公

如晉。觀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筏未反。晉謂

於楚故留公須糴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 卷上 成公

三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二 明學上黃法

成公二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及卻擘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

孫僑如齊○冬十月

十一月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擘來聘且

泄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妣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

春秋左傳卷三

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擘

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

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

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

泄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鄆音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

于齊以修前好○晉卻至與周爭御田御音侯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溫別邑

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撫有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封地

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秦陽處

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父先食溫而後及子若

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筏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

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

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

史穎科盟晉侯于河東晉卻擘盟秦伯于河西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

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

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

奔晉凡自周無出天子無外周公自出故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

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

不言之出

奔不言出

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裔。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狄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秦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臣下。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此公侯之所以于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

春秋左傳卷之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脈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

四

春秋左傳卷三 成公

五

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膳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
 矣其不反乎于叔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相好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
 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
 師倍十五年去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
 之成也于叔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
 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
 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
 許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
 寔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春秋左傳卷三 成公

六

命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
 襄音靈康靈即位秦康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開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鬻賊以來蓋音年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文七康猶不悅
 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
 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宣十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
 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君又不祥
 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
 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人不敢顧昏
 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
 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楚三王穆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

德是用宣之音告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

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

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

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

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

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

以睦於晉晉諸侯多逐秦楚等國晉欒書將中軍荀

庚佐之士燹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

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

春秋左傳卷三戌公七

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名女父曹宣公卒于師

師遂濟涇及佚麗而還既戰晉迂晉侯于新楚侯止新

楚故師還迎之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

班自訾鄭地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十年

許今欲還為亂反軍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

遂從而盡焚之焚殺子如子驪音莊孫叔班孫

知驪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逾曹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

公既葬子臧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成

公負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罪乃反而致其邑邑

於成公不食其祿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迎女。鄭公子喜

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秦桓公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

春秋左傳卷三戌公八

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曰不可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

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郤

甯惠子相甯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

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咒

觶音其觶音肯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

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迎女稱族

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

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

申疆許田許敗之今謂○九月僑如以夫人婦

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姜氏至自齊舍旌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懲惡而

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

甯惠子立敬定之定子衍以為太子獻冬十月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

也不內酌飲痛頂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

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

獲鱗也使主社稷得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孫文子父林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實於衛寘諸

春秋左傳卷三成公

戚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欲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

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

葉

十五年春○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

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

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

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號後歸父也歸父

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

也又公死于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如

之何願與子惠之叔仲惠伯曰吾子如之老夫

殺叔仲惠伯弒于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

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哭焉曰

昔者叔仲惠伯之事我為之諸大夫皆難然曰

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焉歸

父使于晉還自晉至德聞君薨家道頓離又君

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

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會于

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

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

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不然則否諸侯

將見于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

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將北師將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

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蒞。蒞音首。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子大文。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之討。必不敢。畏桓族。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

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懼國戚桓族右師討猶有戍在。

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成實元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蒞魚府出舍於睢上。

睢音雖畏華元使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身騁而從之。則決睢。滋穿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為

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晉三卻害伯宗。潛而殺之。及欒弗忌。音賢大夫伯州犁奔楚。音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楚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真區鄭因勝有喪而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退舍於夫渠不做鄭

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

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

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

也藥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與師藥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

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卻

鞞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藥厲音來乞師孟獻

子曰有勝矣單讓有禮故知將勝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

中軍子令尹將左重右尹子辛將右壬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

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逾求

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十三

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

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進退皆陷罪戾人恤所底各憂所至之地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

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

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

公不振旅信十箕之役先軫不及命信三十邲

之師荀伯不復從宣十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

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

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

殞今三疆服矣齊秦狄服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

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

音巧趨進曰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首當陣前決開營壘為戰道行

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藥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

十四

書曰楚師輕窵回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心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閫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子及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海月終陰盡在陳而覲合而

加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

伯州犁晉宗子待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散幕矣曰將發命也甚

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車也而為行也皆乘矣

春秋左傳卷三感

也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

告王州犁知晉情苗賁皇在平侯之側亦以王

卒告苗賁皇楚闕椒子皆曰國士州在且厚兵不

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

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滅王傷不敗何待公

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

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工潘黨為左右石首

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

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臣名故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冑也失官慢也去將離

局姦也謂其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音公以

出於淖癸巳潘廼之黨與養由基踰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謂前存聚也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

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

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春秋左傳卷三感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音明以一矢復命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

帝之跗注君子也蘇音昧赤色韋熟皮也跗注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

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

敢肅使者面身備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一年鞏成

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音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

殺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

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誓為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殲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

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

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好以閒今兩國治戎行

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

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盃承飲造于子重曰寡

君乏使使鍼御持盃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

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狗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微之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

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汜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弔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成漢之敗成王不子無以為過不穀

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

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

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春秋左傳卷五成六

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齊衛皆後非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傲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

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

勝者觀音楚郤犢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

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不見

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謂曹宣公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僑如弟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以心通所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食使而後食。

春秋左傳卷三 九

諸侯遷于制田。也知武子魯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及。諸侯遷于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與軍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子臧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不名。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侯。子臧之。其言自京師何。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

已度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軫。使子叔聲伯嬰請季孫于孫。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楚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卻擘曰。吾為子請邑。

春秋左傳卷三 三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賤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善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易。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曰。執未

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昭伯孫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公孫孫行父。白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舍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

也。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朝。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監之。

僑如為求。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偃與桓俱為姜所指。偃殺桓。偃與盟。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齊將討僑如。薛奔齊。齊聲孟子。

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奔衛。亦間於卿。齊亦終言僑如之安。

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

曰：「溫季節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十一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

之。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

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

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

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

侯、孺夫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戊、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

洧。○晉范文子及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

戊辰，士燮卒。因禱。○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

盟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十一

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

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食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

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

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

弟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

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

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

「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

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穀梁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

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

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

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

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

盈其懷為珠王化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

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夢中懼不敢占

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

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

之莫而卒○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

帥師圍廬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先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

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子告難于晉待

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晉厲公侈多外嬖及

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子以

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

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犖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

藥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鄆陵之戰藥書欲圍壘卻至言楚有六圍以取勝使楚公子茂鄆

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使楚以東師之

未至也謂齊與軍帥之不具也守鄆

師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師公名以事君楚

公告藥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至以引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

聘于周藥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

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獵

之謂尊者先殺先婦人後卿佐無道之甚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

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

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

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

執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魃雙助之抽戈結

枉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郤駒

苦成叔郤於其位，溫季郤曰：「逃威也。」逃威遂趨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

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

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

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

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

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

春秋左傳卷三 成公

三五

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嬖大夫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

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晉討趙氏

而厥去其兵，明已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

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舒庸

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廵。楚四邑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

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

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

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

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音百

○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大殺厲公，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

春秋左傳卷三 成公

三六

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生十四年

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辛巳，朝于

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夷羊周子有兄而無慧，不

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

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大夫之

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工代書書曰：「齊殺其大

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

國弱來奔勝王湫音奔來國慶封為大夫慶佐

為司寇為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惠

禁淫厲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舍勞後

時使魏相士魴魏頡音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

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

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

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

春秋左傳卷之三

毛

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

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元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

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

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

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

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

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

西鉏吾宋大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不然而收吾僮使贊其政以間吾譽亦吾患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虜楚封魚

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

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六

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

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

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圃書不時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

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

還○晉士魴來乞師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

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晉實來下軍之佐也今

彘季亦下軍如伐鄭可也在十事大國無
 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
 會于虛杠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
 我君成公書順也

列國紀年 起襄公己丑盡己未共三十一年

周魯襄公元年簡王崩于靈王立
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于景王立

鄭魯襄公二年成公卒于僖公立
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立

齊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于莊公立
襄二十五年莊公殺弟景公特日立

宋平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
十一年會于蕭蕭厥霸襄十三年荀偃為政
十五年悼公卒于平公立襄十九年士匄為
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
于宋南北
分朝始此

衛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彌是為
公襄二十六年殤公殺獻公徙歸于衛襄二十
九年獻公卒

春秋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景
 公弒于靈公般立

魯襄公十八年成
 公卒于武公滕立

魯襄公四年成公
 卒于哀公溺立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于孝公句立
 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棄
 三十二年黎比公弒于展與立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棄十七年宣
 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
 公卒于楚悼公立

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邲敖麇立

秦

景公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及昭公

春秋左傳

紀年 襄公

二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三

明學士黃洪憲編

襄公

名午成公安定嬖之子四歲即位在他三十一先論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三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

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

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

春秋左傳 卷之十三

宋志稱宋亦以彭城降晉晉人以宋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

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于晉○夏五

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

徒兵兵步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

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

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秋楚子辛救鄭

侵宋呂留二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月邾子

宣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公孫晉知武子知來聘

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

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寺人以索馬牛皆百匹索擇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亂而

不損曰靈○夏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

與頌琴皆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

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

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

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詩曰頌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食故晏弱

城東陽以偪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欲辟楚役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

任之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齊楚

其誰暱我免寡人免寡人棄唯二三子

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於是子罕當國子駟

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

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會于戚謀鄭故也孟

獻子曰請城虎牢今屬晉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鄭之會元吾子聞崔子之言背晉今不來矣滕

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齊會城虎牢得請而告

諸侯會城虎牢齊人應命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豈唯

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

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

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

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

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練之師克鳩茲至于

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

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

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

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是以咎子重子重病

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

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

在東表密邇仇讎楚齊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難不虞之不

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彫音而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

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可職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屬不為黨商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

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

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

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

侯之弟揚于亂行陳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

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禮食以歸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侯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春秋左傳

卷三 襄公

六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楚地。韓獻子患

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

也。知時乎。今我易之難哉。言力未能服楚。○三

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禮不伐喪。陳人

不聽命。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

子之聘也。元。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肆夏。韶夏。納夏。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六。雅。文。王。三。篇。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小。雅。鹿。鳴。三。篇。三拜。一。曲。一。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

禮。禮。藉。也。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

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忠。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嬀薨。不殯于廟。無襯

不虞。李。孫。以。定。嬀。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匠慶

春秋左傳

卷三 襄公

七

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

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

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

志所為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始。季。孫。無。禮。於。穆。姜。取。其。柩。以。葬。季。孫。取。其。棺。以。葬。定。嬀。○冬。公如

晉聽政。責。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屬。鄆。晉。侯。

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

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掌。馬。掌。

諸侯。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之賦。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八十一

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
 頓音頓問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
 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納虎豹之
 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
 民事而滯于原獸原野禽獸棄武羅伯因熊髡有圍
 四于皆音皆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
 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羿氏也信而使之以為已
 相浞行媚于內音信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虐
 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意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國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過處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音燼以滅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九一

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音杼滅豷于
 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
 史也大史武王命百官箴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
 芒音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謂九州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
 原獸忘其國恤音恤而思其麇音麇壯武不可
 重音重用不恢于夏家音恢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音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
 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音居貴貨易土音土土可賈
 焉音焉可以資商賈一也邊鄙不聳音聳民狎其野音狎稽
 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
 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
 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
 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
 人伐鄆臧紇音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音駘邾所敗國
 人逆喪者皆髻音髻魯於是乎始髻音髻敗我於
 狐駘我君小子音子朱儒是使音使朱儒朱
 儒使我敗于邾音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同故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春秋左傳卷三襄公十一

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初立。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旱也。楚人討也。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言叛由子辛。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子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欲。公在位。宰庀。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起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犒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

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

不我從言不久亦當見逐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

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賂而慢故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年狐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鳳

謀於鄭子國之來聘也五年四月五年晏弱城東

陽而遂圍萊甲寅煙之環城傅於堞堞土也

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今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十一

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

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

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萊公廟晏弱圍棠十

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邠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

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

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操○陳侯逃歸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

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夏建寅月

郊而後耕分春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

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王役徒者欲善季氏而

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

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

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且辭緩報非貳也○冬

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厥有廢疾將立

之代辭曰詩曰南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雅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十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其弟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用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

小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雅

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

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

起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

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後報之言而尋

孫桓子之盟在戌二年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

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徐孫子無辭亦

無恠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商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也。而委蛇必折。○楚子囊圖陳，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子罕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亦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公羊傳曰：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依我喪。○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一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句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也。殺子狐子、廕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皆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戍、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逸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既下職競作羅，羅網難而無成謀之多，且謀職競作羅，職此之由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

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二年，雞澤五年，成又城棘七年。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人親鄭，鄙我是欲鄭鄭不可從也。不如待

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名聞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

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

落。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

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

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

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行人告于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十一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

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敬不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小雅：取兄弟

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小雅：欲使晉君禮文，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衛

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爲司城，以爲政。○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

子伐鄭。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爲司城，以爲政。○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備火。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緋缶，備水器，量輕重。

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緋缶，備水器，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十二

右官官庇其司謂治也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

通刑利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

出車借甲兵庇武守使西鉏吾庇府守六官令

司官人巷伯倣官二師左右令四鄉正敬享

神祝宗人用馬于四墉以禮火災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名或食

於心或食於味心東方宿名也味柳也南方之

食於心與宿後正祀火星之時以火正配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十一

名心為大火在邪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

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亂則事變無常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

之聘也八穆姜薨於東宮穆姜蓋備如欲廢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易皆以十史曰是謂

艮之隨震下隨其出也隨非閉君必速出君謂

姜曰亡無出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

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無也是以雖隨無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卑下而有不

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姤淫之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

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乞

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十九

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

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

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匄益少于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

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

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

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

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鄭鄭門

梁復勝人薛人從欒厲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鄭

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表道甲戌師于汜令於

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諸

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

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

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春秋左傳卷之三襄公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騑公子發子發公子嘉子嘉公

孫輒子輒公孫董子董公孫舍之子舍及其大夫門子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

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

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言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焉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

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至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于還載書晉人

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

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

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成十

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歲星十二歲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

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灌也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鐘磬為節以先君之祧處之始祖之今寡君

一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

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衛福假鍾

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

驍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

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也

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

是故臨之明神不蠲也潔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

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共王

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

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

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更祈禱以幣易牲賓以特牲首務器用不

作車服從給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

服

春秋左傳

卷之三 襄公

三十一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二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四

明學士黃世憲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查○夏五

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

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駢

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春秋左傳 卷之四 襄公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

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

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祖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鄭姓而封宋向戌焉

宋向戌在偃陽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

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子獻之臣秦董父

輦重如役步挽重車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見門開縣門發縣門以開攻邾人紇挾之

以出門者紇仲尼父言紇多力狄虎斯彌晉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大左執之右拔

戟以成一隊自為一隊孟獻子曰詩邶所謂有力如

虎者也主人縣布偃陽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

而絕之主人斷絕其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

人辭焉主人嘉其勇故乃退帶其斷布以狗於

軍三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

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請班師知

伯荀瑩怒投之以機機出於其間荀偃曰女成

二事伐偃陽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

亂命改之為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此既無武守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

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女此責七日

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

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因會滅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

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

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

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

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樂荀瑩辭荀偃士句

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皆後晉周天子禮樂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舞師題以旌夏題識也夏大也以晉侯懼而退

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卜桑林見

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諱俘偃陽

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霍人邑禮也

生秦不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

師於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於桐門晉荀瑩伐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秦報其侵也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

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

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數出疲病子展曰

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

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

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

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王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宋地

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

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王猶不堪競况鄭乎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也昔人間諸侯之有事

也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

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地初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

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

弗使獻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焉而後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四一

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

於西宮之朝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

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知難不告書曰盜言無

大夫焉人皆士也子西子駟聞盜不做而出子

而追盜先歸子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子西乃

者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子國聞盜為門

後出兵車十七乘子而攻盜於北宮子蟾即公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

晉堵女父司臣尉翊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

書以位序聽政辟聽政之法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燒除子孔

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

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

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欲為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

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欲以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偏鄭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五一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歸焉鄭服則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

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藥

厲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

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蟾曰

諸侯既有成行之志成去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

之楚退宵涉潁與楚人盟藥厲欲伐鄭師荀營不

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

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

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怨致楚人

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

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

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

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士句聽之。王叔之宰

曰：「軍門閨竇，戶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

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伯輿祖其

也。牲用備具，王賴之。牲供祭祀而賜之驛旄之

盟。驛旄赤牛也舉辛旄者曰：「世世無失職，若軍

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也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

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所刑所放皆自寵出

之師旅，不勝其富。受賂吾能無軍門閨竇乎？唯大

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

所有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輿合要。契約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理曲無王叔

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王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

人良宵。○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

軍。」三家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

信公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私乘分季氏使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

者無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盡取其子弟以不然，不令制軍分民

三家不令其故而改作也。○鄭人患晉楚之故

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

也晉不急于爭鄭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計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與子展曰與

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

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

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

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

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

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

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

于東門其莫晉荀盞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舊國鄭

于向北行右還而西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

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

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救道救而無成能

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盭年編積年殺而不

分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

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

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誥其國家誥誥也楚子囊

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服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鄭人使良宵大宰石臬紳如楚告將服於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王帛

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

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非使人之罪諸侯之師觀

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

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

納斥候不拒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

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德義如是不敢

不承鄭人賂晉侯以師懼恢師觸師觸皆樂廣

車軌脈車淳耦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

鍾二肆列及其罇博磬女樂二十八人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

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共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

也詩曰小雅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前功則賜。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歷晉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十一

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邑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秋。吳子壽夢卒。臨也。於周廟。禮也。文王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文是故魯為諸姬

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一國周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文之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於楚。秦嬴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十一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不有荀營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荀營長昔臣習。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

佐之欒廩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
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
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
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廩為汰為汰後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
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末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

春秋左傳

卷之四襄公

十二

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
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
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
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
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於鄆成十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
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寃寃
窆之事寃厚也窆也春秋所以從先君於
禰廟者請為靈若厲欲受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
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其辭甚共若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
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外傳曰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楚國
而君臨之奄征南海及諸夏其大矣君長
寵也而君與之可謂恭矣○吳侵楚養由基奔
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
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
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地吳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雅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傳

卷之十四襄公

十三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
畢農事禮也○鄭良宵大宰石奭猶在楚石奭
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歲習
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
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良宵以除其偏使睦而
疾楚以固於晉位不偏則大臣睦焉用之使歸
而廢其使不如使宵歸鄭而怨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令鄭國不和不猶愈乎楚人歸
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董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我欲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此年伐魯將執戎子

春秋左傳

卷之四葉公

十五

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姓姜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無衣蒙

荆棘居無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

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

之裔胄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毫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

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

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無反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角諸戎犄之犄其尾與晉踣之踐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給音役不暇將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有二也豈敢離邊音易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

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膏音孟賦青蠅而退詩小雅取其體宣子辭焉使即事於

春秋左傳

卷之四葉公

十五

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叔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樊

既除喪將立季札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

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

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晉人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郡風義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蟜公孫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

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栲林

秦不獲成焉荀偃今日雞鳴而駕塞井夷

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自專故下軍從之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偃乎莊子曰夫

子謂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

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軍帥不和恐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却退

役樂鉞第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兄弟二人敢不恥乎

與士鞅句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釐謂士句曰

余第不欲往而子召之余第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誣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

慢情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書於

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七六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對曰然樂釐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釐死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釐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

朝待命日旰晏也音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

之不釋皮冠田獵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文孫蒯入使孫文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

言之卒章小雅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

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樂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

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

於戚并妻子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即逐君更立

遂行從近闕出懼難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七七

齊衛公如鄆衛地烟專二使子行於孫子孫

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

鄆人執之公孫因敗於鄆還初尹公佗學射於庚

公差初加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

孫丁御公子魚射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

禮乎禮射不射兩駒射而還尹公佗曰子

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貫臂貫子鮮公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

且告無罪告宗定姜公曰無神何告若有不

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不

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

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

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去曰有君

不弔不有臣不敏不君不赦宥臣亦不

帥職增滌發洩君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

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

而悼棄之乃自傷悼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

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六八

既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又音專以出或撫其內

或管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音寄衛侯及其

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

殺之以從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若非余

狐裘而羔袖言一身其善唯少有異喻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

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言衛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

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

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前牽為輓欲無入得乎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國大不過

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盈長子盈朔盈生六年

而武子卒士師亦幼皆未可立也前盈十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春秋左傳卷之四襄公 一九

春秋左傳

卷之四襄公

二十一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

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

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

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

誅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

大夫規誨。士傳言。十一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商

旅於市。陳貨以示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

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子囊師於

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

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

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

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報也。大師以表東海。王室

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公名茲率魯

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衛有君矣。謂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

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

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

假羽毛於齊。而弗歸。范宣子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宣子聞而借觀之。

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

子庚。必城郢。時楚使都郢。向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前年諡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

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雅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忠也。

春秋左傳

卷之四襄公

二十一

襄公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魯地與齊不敢至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與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十一年見孟

獻子充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

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春秋左傳卷之十五

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為令尹公于罷

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

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

箴尹屈蕩好為連尹養由基為公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

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人真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

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

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皆為尉

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役師慧三

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初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

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司臣獨存師慧

過宋朝將私便馬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

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

相謂于齊等言不為子產禮三益得略而歸之

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必朝無賢人故也若借此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能改過○夏齊侯圍

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齊○秋邾人伐

我南鄙於晉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苴前

未伐會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鄭公孫夏子如如如宋人或得

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下以永玉人王

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

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

之治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

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

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

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役師慧

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

初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

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司臣獨存師慧

過宋朝將私便馬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

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

相謂于齊等言不為子產禮三益得略而歸之

父畏狗因范氏伯龍故
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渙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

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悼公子虎羊舌肸叔

為傅張君臣張老子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

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祭也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

歸侵田諸侯相侵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

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

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

類有二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也

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

也為編刺天下之大夫若贅旒然○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

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

晉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鄭許有宿怨故穆叔從公齊子老帥師會晉荀偃書曰

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先書王兵之荀偃

大夫義取皆平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

於函氏地許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

之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徵之速孟孺子子徵要也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陘魯陸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未禘祀三年喪畢之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楚不然不敢忘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救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庶幾比執事之間待晉閒服之時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小雅責圻父為王承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困苦而無所止獻子曰

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小雅言魯憂困教蒼然若鴻鴈之失所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大甲宋也。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境。飲馬于重丘。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也。曰：親逐而君。

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

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

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

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師畏齊不取至防。

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在防故。齊師去之。失臧。齊人獲臧堅。紇齊侯族。

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

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宋華閱卒。華臣弱。弱。臧比之室。臣閱弟臧比。使賊

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

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成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

臧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昇余而大壁。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

之恥也。不如蓋之。蓋，掩也。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

過華臣之門，必騁。騁，馳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庚

狗。庚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誓

也。實與我役。國父，白色。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

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禍之

春秋左傳卷三五襄公

本也。子罕，齊晏桓子卒。嬰嬰麤縷，斬直經

帶，杖菅屨。屨，草。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士其

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齊小國，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於長子執孫蒯于紇，留為曹故也。○秋，齊侯伐

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以走見梗陽邑名之巫臯。巫曰：他日見諸道。見上

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亞知獻子有死徵

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角而禱曰：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也會臣危音平將率諸侯以討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唯禱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七

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在十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於城南防門外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下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

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莒在齊東，言自其鄉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

入，若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三言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設雖所不至，必旆而玩。漢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

施先。僞以衣服為人形輿曳柴而從之。揚齊侯

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

伯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過馬不相見，故作離別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而殿。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奮人殿，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恨二子故塞其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音豆曰：止將為三軍獲，縛不止，將取其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八

衷。射其中顧曰：殖綽顧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亦舍

兵而縛郭最，皆衿甲。不解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

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夫。魯大夫伐雍門之萩。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以示孟莊子速斬其橈。音前

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南士弱，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間左駿追近

還于門中以枚數闔以馬櫪數其門齊侯駕將走

郵棠齊邑大子名光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

略其地無有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

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犯之而行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淮南及沂鄭子孔

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悉使

告子庚楚令尹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

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王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

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

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涂於是子

矯公孫伯有子張公孫黑從鄭伯伐齊子孔子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

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將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右

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

門信再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凍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歌風以聽晉楚之疆南風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觸歲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鄆水○季孫宿如

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

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

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

西郭○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

母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

我田正邾魯界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賵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與古獻物必有以先故以璧馬先聘荀偃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痺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自出日時大夫

先歸者皆反見士旬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

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宣子曰

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宣子出曰

吾浸之為丈夫也晉樂鮒帥師從衛

孫文子伐齊以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

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

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

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

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兵鐘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

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其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

禮也今將借人之方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

春秋左傳 卷之五 襄公

二二

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子酸

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

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

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

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

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風

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

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

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

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

高唐以叛○晉士旬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穀深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

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旬外專君命故非之地

宜禪惟而歸命于公○於四月丁未此年鄭

公孫蔓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

善於伐秦也在十六年晉侯請於玉王追賜之

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

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

昏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

春秋左傳 卷之五 襄公

二二

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士作難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

之甲守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

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然

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子孔圭媯之子也

宋子三媯皆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與諸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

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與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之風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

登衛侯以乃下下城與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

傳食會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縋納師醢衛于

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

卒石共子悼子不哀石共子孔成子曰是謂慶其本必

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

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

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

如宋

二十二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

人驟至以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蔡人殺

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

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

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莊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

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

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其陳侯之弟

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叔初聘于齊禮也齊

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

向戍之聘也在十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

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謂盡八章以宋人重賄

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小雅武子賦

其公賦南山有臺小雅喻其奉使武子去所避

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言曰吾得

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其若能掩之則

吾子也可為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

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

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

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

其大以漆間丘二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

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

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

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

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

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

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

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

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

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

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

也遂以疾辭遠子馮信其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焉。重繭衣裘示疾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楚為令尹。

①樂桓子樂娶于范宣子。生懷子。也。范鞅以其

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桓子卒。樂祁桓子妻宣子。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賔通。幾亡

室矣。亂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想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欺桓為已。死而專政。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而以責怒鞅。

而反與。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盈欲以死作。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十一

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

徵。證其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計使盈築。著邑之城。而遂

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向弟。叔罷子

皆樂。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

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

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

必祁大夫。美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

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正者

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言其親。與叔向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

駟車。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書曰：聖有慕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詳辭過有慕勳也。惠。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十世子孫有罪。猶將加宥。以勸能者。今壹

春秋左傳卷之五襄公

六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絲繩而禹典。伊

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

玉。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

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與

共載。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文。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奇怪之物。彼

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龍。

專權。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

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財物掠辭

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宣將

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為郊甸。亦使掠。無所伏竄。敢

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

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

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

四體。無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也。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

使候出諸轅轅。名。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①

春秋左傳 卷之五 襄公

二九

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

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

之輿也。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

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

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

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不為已用。

王鮒曰。子為彼樂氏。待之如樂。乃亦子之勇也。②齊

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在十八年。

先二子鳴。自比於雞。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

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

識其枚數。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

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為隸。新。為隸。新。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春秋左傳 卷之五 襄公

三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六

明學士黃汝倫

襄公四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遇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御叔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故

戲之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不知晴雨何以為聖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今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倍其賦古者家有園邑故以言賦為對夏晉人徵朝于鄭鄭

人使少正公孫僑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

役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伐而曰申禮益飾辭敝邑

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

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朝而曰觀釁亦飾辭晉於是乎有

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

吾臭味也晉鄭同姓而何敢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

盡其土實所有土地重之以宗器以受齊同盟遂帥

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儀石

孟石歸而討之此亦飾辭溴梁之明年在十年子蟜老

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祭與執

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二十年四月又

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

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無日不

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

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徹其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無乃不堪任命而寡為仇讎謂見剝削而不救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於晉受鋼樂氏之命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

所以事太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

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

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

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之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

祭以羊豕三年歲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欲共
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
卒君子曰善哉詩曰雅大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
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
懼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
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三

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
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
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凡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
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畸為司馬屈建
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
辭遠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
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言恐與子並罪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
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懼懼意不在御至謂八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
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
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取公孫將如晉未
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
明游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
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
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四

使游氏勿怨不計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旬卒○夏邾畀我來奔畀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
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
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
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
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晉
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音平公
母他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陳

侯如楚公子黃翹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

二慶之族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治城板隊而殺人樂城之板隊地慶氏怒其意遂殺樂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

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

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者有納諸曲沃

沃樂氏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也而觴曲沃人樂作午

言曰今也得樂孺子盈謂何如對曰得王而為之

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王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

因魏獻子魏舒以晝入絳不備初樂盈佐魏莊子

於下軍獻子絳私焉私相故因之趙氏以原

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諸韓趙方睦韓趙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首伐

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知悼子秦樂壓達尚

而聽于中行氏知氏相聽從程鄭嬖於公程鄭

亦荀唯魏氏及七輿名大夫與之與樂王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

鮒曰奉君以走國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

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

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

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有祀

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宮奉公以如國宮觀備守者范

鞅逆魏舒欲強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魏將

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遂

起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帶備墮隊之命驅之出僕請

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

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罪設為官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

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出豹閉

督戎從之逐豹踰隱短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

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樂氏乘登公

門宣子謂鞅曰天及君屋死之賊矢已及君鞅

用劍以帥卒。短兵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孟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雖死不樂射之木中

又法。屬矢則乘槐本而覆。車轅或以戟鉤之。

斷肘而死。樂魴傷。族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傳摯為右。齊摯曹

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公副上之登御。邢公

盧蒲癸為右啓。左翼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

右肱。右翼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

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四人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七

殿。蓋先驅申驅是前軍大自衛將遂伐晉。晏

殿。是後軍齊肱是在旁之軍

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王。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須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

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息不能顯子姑止之。文子

退。晉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行義過君况以惡

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張武軍。築壘於熒庭。晉地成郟。郟。取晉邑封少

水。封晉於少以報平陰之役。在十年乃還。趙勝

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羆。音羆齊大夫○八月。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名欲立之。訪于申豐。臣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上既獻。臧孫命

北。而重庶。新樽繫之。酒樽既新召悼子。降逆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八

大夫皆起。及旅。通行為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禮。恐鉏列在悼子下。季孫失色。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

正。家司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文

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于公鉏然

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

具往。以燕享盡舍旒也。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

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

御駟豐黠。好錫也。錫孟莊子庶曰。從余言。必為

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錫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

鉏苟立錫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其情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獨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錫立于

戶側喪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錫

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

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且夫子之命也遂誣遂

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

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音及將藉除於臧

氏借人除臧孫使正夫陸助之除於東門甲從

已而視之以甲士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國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

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九

且致大蔡焉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

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臧孫如防

私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使非

敢私請先人為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敢不辟

邑去辟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謂陳我罪惡盟無辭廢長立少季

罪已諸大夫以為戒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臣外史

之而問盟首焉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于惡

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與其孟椒乎晉人克

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

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晉傷股而退齊侯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地祀殖華還載甲夜入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十

且于之隧路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

無致死職華周即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

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

而伐之獲杞梁姓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

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於罪無罪而死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弔齊侯弔諸其室田邑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

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

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

春秋左傳卷之六人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

之晉寧將復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

也齊能有臧武仲之知能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

也謂廢長立庶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齊能夏書曰念茲在

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

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母

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

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王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言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祧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

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

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

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

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

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小雅樂只君子邦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大有

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

我以生乎。言其取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

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請

於陳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無功而

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

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邑。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前不克。冬。楚子

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晉侯使張幣裕輔躒歷致楚師。桃求御于鄭。鄭

人卜宛射太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不可與等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

分無大小之異。大叔曰。不然。部曼無松栢。二

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便御廣車

而行。已皆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鼓琴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射

恨。皆取胃于囊而胃入壘。楚皆下。搏人以投。

投其車。收禽。禽獲挾囚。挾其弗待而出。射犬

琴曰。公孫同乘兕弟也。義如胡再不謀。謂不告

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

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

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使沈尹壽與師祁

牟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

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

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乃還。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邾。齊叛晉欲求媚于穆叔如周聘。且賀

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

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子如晉聘。程鄭問焉曰。

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

明茂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穀梁傳曰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穀梁傳曰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若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延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 十五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冠不為冠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

妻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桓不可武子莖之遇困坎上之大過巽下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據于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寡婦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

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 十六

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許稱公陪臣于掇拊有淫者不知二命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別一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婁堙因皆死八子皆祝佗父祭于高

唐齊別至復命不說升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

者監取魚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

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

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視社稷是養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私

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人誰敢任之且人有君

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

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

王何奔莒皆莊叔孫宣伯如之在齊也成十六

叔孫還齊羣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公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景

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七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

奔中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言道使雖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

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

當也遂來奔崔氏側於莊公于北郭不殯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四嬰音殺喪車之不蹕蹕止下

車七乘送葬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

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十齊人以莊公說使

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齊之男女賂晉

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六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孟對曰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侯將使衛與

之夷儀衛侯崔子止其帑衛侯以求五鹿衛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前當陳隧者遂井堙塞

木刊鄭人怨之怨陳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八

七百乘伐陳宵突也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

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栢子曰載余曰將巡城不

舍而母辭曰不祥辭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

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但欲服之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宗器陳

侯免服擁社擁抱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

於朝自四條子展執繫馬而見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亦修子笑入數俘而出但數其所獲

祝祓也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九

還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秋七月己巳同盟

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武為政令薄諸侯

之幣而重其禮禮待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

侯武也知楚令尹與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

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遠子馮卒屈建

子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遠以右師先子

疆息栢子捷子屏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

而退如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疆曰久將墊

隘水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閱其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

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衛獻公入于

夷儀鄭子產獻捷捷陳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

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煙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武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

也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闕父而封諸陳以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備三恪周封夏殷後又封舜則我周之自出至

于今是賴陳乃周之甥栢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魯相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

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眾以馮陵我救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昔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

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恐辱大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

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

圻，里十列國一同，里百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相，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文布命

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

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受子西復伐陳，陳及

鄭平。前雖入陳未成，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 十一

文以足言，成足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不得慎辭哉。

◎楚蔣掩子馮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

午，蔣掩書土田。土地度山林，量材鳩數澤，鳩

淳鹵。表異，塉薄之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

豬。下濕之地，度町原防，平曰原，防隄也隄防

別為小，項町也牧隰臯，隰臯水涯下濕井衍沃，衍沃平

徒兵，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

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二十門于巢

巢，牛臣巢人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開將親門，我

獲射之，必殲。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半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曰：以伐

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力伐楚也。諸侯

不生名，取卒之名，崩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

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

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謂伐楚至巢，人其

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射及令而卒。古者雖有文

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

自輕。◎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蔣

子之功也，以與蔣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

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之面而已。今

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為政之有次第，如農之有畔際。其過鮮

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

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

說，皇恤我後者，小雅言今我不能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必受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以不困書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

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會于

夷儀之歲齊人城郊二十其五月秦晉為成晉

韓起如秦泄盟秦伯車即如晉泄盟成而不結

為後年修成張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廿

春秋左傳附卷之十七

明學士黃洪憲緝

襄公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宵宋人曹

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

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

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貢音雲使秦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

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

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

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變茲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

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後能無卑乎○衛獻公

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敬姬獻公及子鮮母強命之對

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姬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母命不得已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但守其祭祀而已

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不得聞。去遠

又告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

悼子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二十二年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

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

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

春秋左傳卷十七襄公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

齊。孫襄居守。子文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

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衛侯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書曰。入

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

否則奉身而退。尊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

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上之。

而已。領搖頭也。言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

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

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謂有居者

謂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戚地。殖綽

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春秋左傳卷十七襄公

曰。厲也。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

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

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以路服為邑

先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

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

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高楚子秦人侵吳。及雩

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君鄭

皇頡。葉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

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圍人易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韻遇王子弱。取也。焉。戌怒，抽戈

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韻歸。印董父與皇韻

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

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辭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

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四

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

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

宵。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

六十。田六，十井。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

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

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王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

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

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國景子弱相齊侯賦麥蕭。小雅，喻

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言不敢遠于晉。叔向命

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

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

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

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

矣。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一。子展鄭子罕子。初，宋芮司徒生

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之妾，取以入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五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與之食。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惡

而婉。貌惡，心順。大子痤美而狠。貌美，心狠。合左師。向戌。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

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內，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處為。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卿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姊也而與之語。欲使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習馬之人，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棄非平公嫡夫人，故作爲不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大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賜下無不饜足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治也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文十析公奔晉，晉人真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成六年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同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

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音蓄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成十年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亦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臣巫爭夏姬而雍害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

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舉逆之鳴伍舉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貪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彙於勇動于血嗇氣之勇嗇於禍貪于戰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舉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說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

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賦言王聞之曰韓氏其昌

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

烏餘夫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

魚有大雨自其竇入南故水介於其庫人高魚

其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

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

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

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襄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

宵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

弟鱣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齊魯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也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許許烏

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

之盡獲之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于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

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美服不稱

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

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

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政猶

之事未可知必勝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

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出時

孫氏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石惡甯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襄公

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納我者死喜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沮惡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

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晉託於木門邑不

鄉衛國而坐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任不可曰仕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治昭吾所以出也明已欲

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緣裳縷

月數痛慙于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春秋左傳

卷之七襄公

十一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年傳曰衛
 喜則衛侯之弟鱒也為出奔晉為殺衛喜出奔
 也易為為殺衛喜出奔衛喜與孫林父逐衛
 侯而立公孫刺衛殖病將死謂喜曰孫公者非
 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
 諾衛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
 非衛氏也孫氏為之在改納公何如獻公曰子
 苟欲納我吾請與于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
 于鱒約之獻公謂于鱒曰無所用盟請使公
 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于鱒約之子
 固為我與之約矣公于鱒辭曰夫負羈繫執鉄
 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
 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
 曰無我者非衛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鱒不得
 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衛喜公子鱒挈其妻

子而去之齊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宋向
 盟曰苟有復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宋向
 成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孟子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構吾民矣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

春秋左傳

卷之七襄公

十三

鄭良宵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
 文辭○錄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諸侯從
 晉楚者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駟也傳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黑盟
 以齊言預要齊其辭至
 盟時不得復爭庚辰子木自陳陳孔
 奭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北
 楚南伯夙盈謂趙孟曰楚
 盈謂趙孟曰楚
 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
 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
 衣中伯州犂
 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

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

安，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蓋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

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吾庸多矣。晉獨取信，故其功多。非所患也。季武子使

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賦重，故

孫不從，故假公命以殺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

盟。私屬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

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故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王諸侯之盟也久矣，豈

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非

歸其尸盟也。尸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小國王楚為晉細，楚欲尸盟自

細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

春秋左傳 卷之七 襄公

十四

於趙孟曰：范武子士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

事治，齊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

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重結晉鄭伯享趙孟

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柰，一子石。二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

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譽趙

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鄘風刺趙孟曰：牀第音姊之言不

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小雅比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小雅取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欲子產子大柰賦野有蔓草，鄭風取趙

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欲子產子大柰賦野有蔓草，鄭風取趙

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欲子產子大柰賦野有蔓草，鄭風取趙

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欲子產子大柰賦野有蔓草，鄭風取趙

孟曰：武請受其

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風取好樂無荒良士懼懼言

儀也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

段賦桑扈小雅取君子有禮故能受天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

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

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

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

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王也子展其後亡者

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

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①宋左師請賞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

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

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

天生五林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

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

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

之削實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左師曰

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且樂喜謂之謂乎左師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齊崔

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

入先夫之子曰棠無咎棠公與東郭偃第相崔氏崔

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

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王謂成

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

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崔杼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入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

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

復告成疆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

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

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

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家禍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

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變為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

大墓開先人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

遠罷子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大叔

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

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往○崔氏之亂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

喪莊公莊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十一

月之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指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周十一月今之九月十當建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十八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

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

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

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

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無陰不

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

為蛇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宋鄭

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二宿女虛枵耗名也土

虛而民耗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不饑何為○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交其政事而後薦鴈以副已心釋齊秦小事太未獲事焉從之

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二十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

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

守石氏之祀禮也蓋石碚邾悼公來朝時事

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十九

此也君使子展廷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

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

大國而惰敖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過大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

楚也晉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

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若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

以告問鄭君庶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

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

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
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儀聘於下執事。今執
事有命曰：女何與政？命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
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
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
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
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
易有之，在復震下之願震下曰：迷復凶，其楚子
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禘，龔
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以害鳥祭。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失次於北，禍衝在西南，為朱鳥。
鳥尾周楚惡之。鴉火周○九月，鄭游吉如晉，告
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為壇。主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宰次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十一

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
德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
共其職貢，從其時命。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
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
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
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則以其內實。寶物
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就
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十一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十一

有盟可也。子家歸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

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陳文子謂桓子子無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可慎守其家。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為莊報讎。示子之慶兆曰：或卜攻讎，敢獻

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

歸慶季。卜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泣。

使歸慶嗣。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字速歸

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子息慶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

狀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

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

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吳魯為上獻。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

圍人為優。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

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優在魚里，士往觀之。欒子高子陳

無須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櫓擊扉三以

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棟動於甍。甍，屋脊也。以俎壺投殺人而

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

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

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弗克。及陳于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形。展莊叔見之，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

汜祭。禮，食必祭。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

鴟。逆諫刺。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

予之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

惠伯謂叔孫曰：天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

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旒。○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

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馬。與晏子擗殿，其鄙六十。擗，殿之

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三十一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若此亦在外給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

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

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

寵釋盧蒲葵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之既

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

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

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為

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必遠為鄭國患敬

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

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李蘭尸之

敬也言取蘋藻於河澤中使服蘭之敬可棄乎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

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

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

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

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廿五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八

明學士黃澤編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行卒行苦且反○闞弒吳子餘祭○仲

孫錫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

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既遣而後死札以六月未聞喪○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春秋左傳卷十八襄公

楚人使公親禭衣死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

則布幣也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

桃茢列先被殯又若掃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

臨臣喪乃被殯故悔○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卽

位康王王子圍為令尹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臣疆

物不兩盛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取以使公治

問問公起居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此壘敢告公治致使而退

及舍而後聞取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

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

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氏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見就則言季氏如他日

政事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

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非以我有德且無

使季氏葬我穀梁傳曰公至自榮喜之也致若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

春秋左傳卷十八襄公

之意○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

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

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

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

有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

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弒之○穀梁傳

者也寺人也不稱各姓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

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

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

刑人非所近也澤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

人也闞弒吳子○鄭子展卒子皮卽位代父於餘祭仇之也

是鄭饑而未及麥二麥未熟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

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以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皆得國乎？得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勝其以宋升降乎。臨下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段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與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使魯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歸魯杞弗盡歸也。晉悼夫人齊公母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侯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歸田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禮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故有天子猶未也。以有紉木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

春秋左傳卷之六

四

公德化深遠雖遭官公隆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黍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政事煩頃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弘大大風也哉大國表東海者其大公

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滂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為之歌秦曰此之

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仲始用諸夏樂為之歌魏曰美

哉泱泱乎盡取西周地故云為之歌魏曰美

哉中庸大而婉險而易陰當行以德輔

此則明王也惜其國小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

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王淫聲放蕩

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微為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怨而不言怨商其周德之

衰乎周德尚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俗故未大為

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武遷而不滂復而不厭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自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行而不流

制之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克守有序無奪威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恨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難於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杜氏曰季子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六

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

論聲以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

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

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

紵衣焉吳黃編鄭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伯有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

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孫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孫文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于戮爭也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

危君又在殯廟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賢大夫皆富政將在

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公羊傳曰吳無

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

者西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

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

春秋左傳卷之八

皆曰諸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視曰

天苟有災國尚速有悔於身故謂也死餘祭

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季子使而子焉餘祭者長庶也即之季

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

與于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

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

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

爾國是吾與爾為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

父兄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

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春秋賢者

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也

秋九月齊公

孫董子公孫窶子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

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

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

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于十月庚寅閭丘嬰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

立敬仲侯高之曾孫鄒偃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

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絛而寘旃晉人善

○鄭伯有使公孫黑子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

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為子皙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

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

春秋左傳卷之六

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詩

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禪諶

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

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

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

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不然

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天○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
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對曰王曰儕小

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

事作亂子蕩罷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

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哲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

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

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

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將有疑年使之年

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

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

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

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年是歲也

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併二

如身下亥上二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

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田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毛衣以為絳縣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師長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其役孤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

媮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

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

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

侯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

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

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

輦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

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謏謏出出。

鳥鳴於亳社，如曰：謏謏出出。皆火妖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

而不婦，女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也。○穀梁傳：日取卒

之日，加之災，上者則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

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

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

下堂。遂速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

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洫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

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

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臣公馬在，其人

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春秋左傳

卷六襄公

十一

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

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云：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

子產就直助疆，豈為我徒國

之禍難，誰知所救，或主疆直難乃不生。

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

飲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

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城外，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

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

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

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禘之枕之股而哭

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春秋左傳

卷六襄公

十二

不入復命於介使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

酸棗與子上帶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舛入

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

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蕞

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子羽即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於是

歲在降婁婁星十二歲不及此次降也及其亡也

以終歲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降也及其亡也

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

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

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

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子罕子楚公子圍殺

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

祥大焉何以得免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

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

蕞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子及小邾之大夫

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

也如是詩曰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詩不信之謂也書曰

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

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

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

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

政有事伯石欲使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

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言成猶在其在人乎

非在他人也何愛于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子大叔

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為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先先抑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

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

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

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良作亂故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十四

漁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

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

用鮮野獸衆給而已祭以芻子張怒卷豐退而徵役

攻子產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入焉田里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衣冠者畏法故取衣冠而畜藏之褚音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

春秋左傳卷十八襄公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

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

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

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

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

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

無厭齊楚未足與也不堪晉求將改事齊楚未有足恃者魯其懼

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

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

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

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應弘多是以有

平丘之會昭十三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

帥師以伐陽州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

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偃灑渚竈孔虺賈寅出奔

莒嬰出羣公子公公作楚宮微楚宮而作之穆叔曰大

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

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

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

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禰穆

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

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

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

春秋左傳卷十八襄公

十六

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喪衣社如故
言其德戲無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皮柳骨壞也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
 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
 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
 寇盜克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
 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十七
 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王繕完茸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
 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
 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
 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廡既繕修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易坊人以時填客館宮室坊人塗者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設火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
 從有代代客中車脂轄中車主車之官則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公不留
 賓而亦無廢事賓待速去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巡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
寧復有苗患耶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
 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十八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
 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羸諸侯羸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策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
 比公客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昔子
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
昔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言罪之在也在○吳
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
州來名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二十閻戕戴
吳二十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
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甚
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
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
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十九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
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
熟之有濯也濯以救熟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
而文公孫揮羽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謀能謀謀於野閑則獲謀於邑喧則否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
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其謗議國政子產曰何
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二十

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為已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
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
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
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僕夫
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
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

歷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

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今請雖五豕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

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襄公

廿一

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選，教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

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

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

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困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

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八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襄公

廿一

列國紀年 起昭公庚申盡辛卯共三十二年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

鄭 魯昭公二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立

齊 魯昭公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立

宋 魯昭公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立

晉 魯昭公十五年平公卒子昭公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蔡侯蒞公滅蔡昭十三年蔡平王封蔡蔡侯厲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

春秋左傳 昭公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殺卒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公展

齊 魯昭公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齊齊著丘之弟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仲公卒立

魯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許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斷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鄭殺而自立改名處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殺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林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許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斷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鄭殺而自立改名處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殺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

昭王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林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春秋左傳 昭公

魯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許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斷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鄭殺而自立改名處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殺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

昭王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林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春秋左傳 昭公

魯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許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斷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鄭殺而自立改名處是為靈王楚薳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殺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九

明學士黃洪憲緝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於乾侯

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

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

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三月取鄆○夏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

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許○莒

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春秋左傳

卷十九昭公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許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于外外城既聘將以衆送以兵入送子產患

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壘壘音善城外除地為善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

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氏撫有而

室而汝圍布几筵告于莊姜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

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歸于國唯大夫圖之子羽曰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

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

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祖廟伍舉知

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示無許之正月乙未入

逆而出遂會于號地尋宋之盟也邾午謂趙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先今令尹之不信

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

於諸侯猶詐晉而駕馬駕况不信之尤者乎楚

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

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

平秦亂城淳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議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

終之以取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

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

譬如農夫是穠音標是稔音采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

春秋左傳 卷十九昭公

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恐晉先戰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軟血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君離衛

於前以自衛。二人執戈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行二蔡子家曰。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圍在會既緝蒲為王楚伯

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假君以鄭行人

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誓之。欲背

誣也。謂鄭子誓殺伯州犁子羽曰。當璧猶在。昭十

年。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春秋左傳 卷十九昭公 三

愆矣。圍襲而不終州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何害。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

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

之。義取非唯暴虐馬河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

孫絞而婉。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無所厭否

樂王鮒字而敬。不犯齒人子皮與子家持之。無

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

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

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

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夏

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公羊傳

侯之弟招處。何以不稱弟。陳侯為賊。為殺世子

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

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

誅焉。然則曷為不與其弑。馬賤以親者。然然後

以見罪惡也。春秋不待既統而罪惡見者。不既絕

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

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季武子伐莒取

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

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樂桓子相趙文子。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

春秋左傳 卷十九昭公 四

弗與。梁其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

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

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於牆雖怨季孫。魯

又誰怨。然鮒也賄。好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

而與之。裂帛曰。帶其褌矣。褌。孟聞之。曰。臨患

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圖國忘

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王忠有是四者。又可戮

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

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
夷處不辟活勞出不遜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
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
何患焉。不靖其能不安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
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
又賞其賢叔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
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
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以
賤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
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自無令
春秋左傳卷十九限公 五十一

可雖可小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
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
周裒如滅之疆不義也今尹為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
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為道不義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
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
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葉義取不以
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
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
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以非聘私於
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冢宰乃用一獻趙孟為
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喻晉君有國趙孟曰
武不堪也又賦采芣義取薄物可薦公侯曰小
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
薄德采芣大國能省愛用之而子皮賦野有死
麋之卒章喻趙孟以義樵諸趙孟賦棠棣欲親
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有也可使無咎受子皮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
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謂不敬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孟於極。館於維池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維

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常有知識其趙孟之謂

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不得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且

及日中不出。恨季曾天謂曾阜。叔孫曰。且及日

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

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叔孫一旦於是。季庸何

傷。買而欲贏。而惡踰乎。利阜謂叔孫曰。可以出

矣。叔孫指楹。任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

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

布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幣子南

春秋左傳 卷之四

七

戎服入。左右射。趙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

信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子皙怒。既而纓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道擊之以戈。子

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

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

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

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如恐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游大叔

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元彼國政也。非私難

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蔡放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秦后子。桓公有寵于

桓。如二君於景。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猶言尋

也也。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八

奔晉罪秦伯也。失教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通秦

十里舍車。一舍八乘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

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終事八反。每十

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

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

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

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春秋左傳卷之九十九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助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

孟視陰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

告人曰趙孟將死矣王民說歲而惕曰其與幾

何○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于閨門城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

于盟使大夫書其名且曰七子。子哲有罪而強求盟子產

弗訖○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及羣狄于大

原崇卒也。崇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

阨道今去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

行五乘為三伍。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荀吳之

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不相離

也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

振。兩伍專參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昔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

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

師疆鄆田因昔亂也於是昔務婁裔胡及公子

滅明。皆展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昔二君子曰

昔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

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沉臺

駘。台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訖。后帝不臧。帝遷

闕伯於商丘主辰。祀大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祀水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春秋左傳卷之九十九

十一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為震

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

蓄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

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

冥師。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

水。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

似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王汾而滅之矣。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詠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

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底滯露羸也茲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不順時以節宣其氣則

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宮嬪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

姬有省。減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

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

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

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

天命不祚。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

相及。成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聲成

而息。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埋心耳。乃忘平和。君

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

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

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

滋味聲色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

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手足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為陽。進御在夜為晦。淫則生內熱惑

盪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器受虫穀之飛亦為蠱。積穀久化為虫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二邑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

春秋左傳 卷之九 昭公

十三

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齒為高下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不得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欲自同於主人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諂，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丞，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武會祖其廟在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鄭伯如晉，甲及雍，乃復。趙氏之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政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以晉侯此文王以韓子賦角弓。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

春秋左傳 卷之九 昭公

十四

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言音德可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公孫子雅召子旗子之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公孫子尾子尾見彊。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北宣子於武公宣子賦木瓜。義取欲厚○夏報以為好

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襄十二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攻，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攻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黑為褚師市子產曰：「印也若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絰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罪于木加尸○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從服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

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欵出奔齊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甲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昭公

十七

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適

人唯懼獲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

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心火中寒暑乃退季夏昏中此其極也能無退

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未煩不獲不能復二大夫

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

乎識其○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

腆先君之適少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

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犬公丁公照臨敎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

若而人君若不棄敎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

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

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

綬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敎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

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

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

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十升

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釜十則鐘

陳氏三量豆區皆登一焉加鍾乃大矣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厚貸山木如市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

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餓國之

諸市屨賤踊貴踊賤是者之民人痛疾而或燠

休之燠休痛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昭公

十八

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陳氏之先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也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

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官室

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安寵富貴過甚民間公命

如逃寇讎藥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

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悵憂公室之卑

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疾讒鼎銘昧且不顯後世

猶急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

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

春秋左傳卷十九昭公九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

在而已胥又無子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言不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

宅近市湫隘躡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塏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辭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名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

族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種之敢不

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

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

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

使宅人反之還其故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

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

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

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

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

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

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二十

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

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藥豹之邑

也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

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郤稱始

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

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文子可以取州

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

貽余禍以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

莫知而引從禮莫大以有言州必死豐氏故王
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為其復取
之故後若歸晉因○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
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懿伯椒之叔父忌私怒也
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私無私忌椒請先
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
孫董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
子更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
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子尾寵將來乎○秋七月鄭
罕虎子皮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

春秋左傳卷五昭
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
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盟載寡君乃知
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猜焉君實有心有事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
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犬叔曰自子
之歸也在此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
來言大叔將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犬叔曰吉
賤言非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指張趯庶幾如懼言也○小邾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
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
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菅盧蒲癸見癸慶封黨襄二泣且請
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余奚能為言衰老不公曰
諾晉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
雅放盧蒲癸於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

春秋左傳卷五昭
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親以殺公之外
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
鄭伯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夢雲
齊田齊公孫寵卒子雅司馬寵見晏子曰又喪子
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子雅子尾又弱
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子雅子尾又弱
一個焉姜其危哉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十九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 明學士黃洪憲編

昭公二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 昭公

一

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許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自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讎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齊女叔曰不可楚王方修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也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

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

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

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

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

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

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

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志安於小不在諸侯其大夫

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

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

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 昭公

二

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月西陸朝覲而出之春分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沍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春秋左傳

卷十 昭公

三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春秋左傳

卷十 昭公

四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當受冰者盡頒賜之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風寒則堅而以風出風和則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

鄭伯鄭伯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止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墮輸也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貳于吳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慢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吳邑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襄二十八年奔吳，封於朱方。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不肯戮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偕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郟。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滅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不得安。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五

禍亂也。殺梁傳曰：此人而殺其不言人，何也？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命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者，亦罪。』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者，亦罪。楚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九月取郟，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疾，立而不撫，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子國為尉，已為氏所殺。子產曰：「葛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幸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俱備，東國吳，賴之師。○初，穆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六

子去叔孫氏。辟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

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

上僂音口口深目而豸喙非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也識及宣伯

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

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為豎小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籜田遂遇疾焉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欲使不可叔

孫為孟鐘曰爾未際夫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

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

之環使牛入示之示父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孫見仲而何見仲于公如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

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

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宰告之饑渴授之戈

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西廂牛弗進則

置處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

昭子子豹庶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

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

將以路葬王所賜車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

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氏無路介卿以葬介

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天子

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

之吾子季孫為司徒實書名夫子叔孫為司馬與工

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

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

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

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

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

春秋左傳卷之八

八

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詞，又取其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

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後歸子弟之半。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三家隨時獻公。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既葬而行。

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可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氏邑。昭子即

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為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其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離下之謙，艮上，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奔而歸為子祀，以讖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曰為二，位曰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楚

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為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其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離下之謙，艮上，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奔而歸為子祀，以讖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屈生
子使與令尹子蕩能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
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
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即位自郊勞
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
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弗
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十一

二國。度晉楚之勢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大夫
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
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而以羊舌肸
爲司宮。刑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
對。遂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
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
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
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殮有陪
鼎。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
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十二

使矣。須起之門子年箕襄邢帶韓族叔禽叔椒子

羽皆韓起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

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因其十家九縣長較

車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華叔中行伯吳師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俞獲以逞

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奉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

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授子民之主

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

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

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

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

人來言。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一

麻之役。四遠射夫。楚大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洩。越

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

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

驛至於羅洩。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

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

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

人犒師。請行以覲。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

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途使

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

震電馮怒。馮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上豈為一人。使臣獲釁

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

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

濮之兆。其報在郟。城濮戰楚上吉而師敗其效乃在郟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洩。沈尹赤會

楚子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

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備楚子遂觀兵於坻

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駮由

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四

于雩。雩，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

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

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有

故。○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吊。○三

月。鄭人鑄刑書。鑄之於鼎。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

有虞於子。言準度于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

故開之以義。紆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

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

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

聖哲之上。正公。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

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

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比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丘制參辟。鑄刑書。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

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未。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

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

報。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

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

之。不火何為。○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

春秋左傳。卷之四。昭公。十一。十一。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貶。得貶。不

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

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

之隸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

為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

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

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

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乃與寺人柳比。從

為之徵。白闢之。久矣。公使代之。代兄見於左師。

戊向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

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

疾如晉。報韓子也。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

見王。見鄭伯如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見子

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

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

蕪。不抽屋。不强旬。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

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賔。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

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造楚也。楚人弗逆。公子

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辟邪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

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

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徐大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合尹子蕩帥師伐吳。師

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

廐尹棄疾。廐章子蕩歸罪于遠洩而殺之。○冬

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

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

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齊簡公晏子曰。

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賙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

如齊。泄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

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與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

侯次于號。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

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

纍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賂以瑤。瓊玉。積筓耳。年音假不克而還。○楚子

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

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罪亡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

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

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

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也草誰非君臣故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自甲人有十等自王下所以事上上

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大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馬

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有亡

大蒐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

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與盜同罪所

以封汝也路疆北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九

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

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

為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戲言以

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宮室始成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

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魯命我先

大夫嬰齊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公

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

于蜀蜀盟在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

奉成公此成二年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

冀魯語告宗廟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

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

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

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不敢望如其先君鬼神實

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魯

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贖

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九

之造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

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造楚故周公祖以

道之襄公造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

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

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

惡之衛大禍魯小禍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魯

如魯地降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

而食子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

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前不季孫將以成與之成氏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山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祀也乎韓子祀夏晉侯有閭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公孫歸州田於韓宣子晉以賜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成○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風名既而悔之遷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迎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

以解說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

於民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遠晉。

趙簡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

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陽神 用物精多則

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

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

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公孫錡之子。罕

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 罕朔殺罕魍

弟皮。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

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

大夫之位。以禮去者 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

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

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

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

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

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孫 故諸侯貳。詩曰。

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

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

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登 在我先王之左右

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為

命。○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丘。聖人之後也。湯 而滅於宋。孔父嘉為 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遠嗣當立 及正考父。

何之 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

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

侮。醴於是。餼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

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

懿子。何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

春秋左傳 卷三 聖公

三

春秋左傳 卷三 聖公

三

效已矣。○單獻公項公之孫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

襄頃之族襄公頃之父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弟○十

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

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時異，民心

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非一同始異終，胡可

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

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以子丑○衛襄公夫人

姜氏無子，嬖人嬀始周配甲乙生孟縶。孔成子孟縶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三十一

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

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

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一嬀始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也。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合著遇屯，又

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

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全也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

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孟跛利居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

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三十一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一 明學士黃

昭公三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

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

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

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

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魚。○葬陳哀

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昭公

夫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

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

斯祁之宮虎和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

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唯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

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

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

司徒招與公子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

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

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

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

也。○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

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

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昭公

商衛革車千乘。○穀梁傳曰正也。因蒐狩以習

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禁流房擗

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捨禽旅御者不

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

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

禽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則不得

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七月甲戌齊子尾卒

子旗樂音業擊音計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

逐子成子工子車子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

宰良子尾之子高疆也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

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無善于子尾

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待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著常請命問陳所至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

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使無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

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和樂高二陳公子招歸

罪于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三 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袁也欲以葬哀公楚人

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王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經於頰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

曰城麋之役不誣襄二十六年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

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頰頰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用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先至于暨

賁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圍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四 於許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爭閻

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頰周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

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

螭魅故允姓之姦陰戎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五

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業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禚。友頰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火畏水故楚而楚所相也。楚先祝融為妃。高辛氏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典則楚衰。妃以五成。故曰五年。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自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膳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二

六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以定。言以出。命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俊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孟僖子如齊。殷聘。殷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女。姜氏。齊任氏。薛實守其地。居其維首。客星。孛之。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色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妾

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邑姜嫁女。妖星在癸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逢公

嚴諸伏居齊地。者以戊子日卒。星斯於是乎出。昔逢公以戊子

癸女今此星亦出癸女知戊子日卒當死吾是以譏之。○齊惠樂高

氏。出惠公皆者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驥。遂見

文子。國鮑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

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

春秋左傳 卷十一昭公 七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

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

音率。以公旗。不敵與。五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

敗諸鹿門。樂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

本也。濫利生孽。音濫。高姑使無濫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高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

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

之。三子皆襄三十一。年子尼所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

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

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蘇

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

伐莒。取郟。音。使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臧武仲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

春秋左傳 卷十一昭公 八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

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

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

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

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自幣用盡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名佐平公太子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元公至即去炭火使公坐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矰會邾子盟于稷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今年氣數與般弑其君之歲同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殺父自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楚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
魯公 費。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
 公盟于稷。祿。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
 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邾 盟于清丘
 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齊
遠氏女為僖子副。安別居在外。故使泉丘女副之。反自稷。祿。宿于遠氏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
 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
 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十一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
 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
 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
 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
 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大
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
 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
 陳。蔡不羹。楚要地。陳蔡有之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奔楚。君其少戒。王曰。
 國有大城。不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
 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治葬道及游氏之廟。

子大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也諾將毀矣皆教除徒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

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崩去下怡弗毀則

日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賔何

子產曰諸侯之賔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

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

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元公公享之為賦蓼蕭

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

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昭公○公如晉欲朝

至河乃復取郟之役晉人怨于晉晉有平公

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如晉不書還不

免喪而後聽命鄭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

齊侯宴中行穆子相前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

酒如淮有肉如坻音遲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

與君代典亦中之伯瑕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

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音趨進曰日旰音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熊若敖

之餘也遂殺之或譜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

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

葬鄭簡公○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

臯隲○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曹冬十月

壬申朔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絞奔郊

○甘簡公周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公景公周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

過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

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縛王孫

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悼公之堂。季平子立

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

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孫帶之且

告之故。季悼子平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平子伐

命昭子亦以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媢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者矣。

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媢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

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

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

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今有南

蒯枚筮之，遇坤坤上之比。坤下曰：黃裳元吉。以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

內溫，忠也。效險故強。和以幸，貞信也。和而故

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

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幸事以信為共，供

養三德為善。克柔克剛。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

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

之杞乎。」杞生於圃。非宜從我者乎？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

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言不為季氏逐。楚

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景

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

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

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康伯爰父，晉唐俞父，俞金事康王，四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六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矜，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主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公

十七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不羹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音戚，秘猶言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棄疾所逼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公

十八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木親南氏，將焉入矣。卒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掩，遷許而質許圖。蔡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樂。又奪成然。幸龜，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圖，蔡洵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適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葉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敬蔡大夫，聲子之子。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子于皆靈于弟，元年。子于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子于皆成軍，蔡公已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二子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于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昭公

一九

公子黑肱。晉子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皆靈，敗。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靈王，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侍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乃歸於楚。王公夏將欲入，馱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昭公

二一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從觀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

曰：王入矣。王靈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

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于曰：王至

矣。國人殺君，司馬疾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眾怒如水火，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是為

平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放。不成君，無號

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

國人。使子旗成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豫章獲其五帥。湯侯潘子司馬察平王封陳蔡。

復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

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

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

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犖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

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毅有事，其告子也。他年

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

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異，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

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籠子五人，無適立焉。乃

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

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

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

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

長之禮違當璧，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

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

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

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彙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

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國有

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季五也。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

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

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實須無隰朋。以為

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

如流。下善齊肅。肅敬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有先大夫子餘。趙

子犯。偃以為腹心。有魏犢。魏賈佗。不在以為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

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二棄民。民從而與

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

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俱謂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

何以冀國。○晉成虜。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

心。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三

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

邾南。甲車四千乘。二十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

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

幕九張行。帷幕軍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

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九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

衛。潘芻莞者。故縱衛人使屠伯餽叔向。羹與一

篋。錡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

而敢有異志。芻莞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

羹。反錡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

而禁之。禁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

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

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欲在晉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為議。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

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朝而無業。

誠。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頂昭。古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三

借義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

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年三以講禮。再

朝而會年六。以示威。再會而盟年十二。以顯昭明。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

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

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

春秋左傳 卷之三 昭公 三五

復施之。諸侯畏之。將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

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

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

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

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犯鄆

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南蒯。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

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

張於除。子大叔止之。張幕。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

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

之。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

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

事。行理之命。行使人通。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

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

春秋左傳 卷之三 昭公 三六

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

錦奉壺飲水。水箭箭蓋。以蒲伏焉。竊往飲。守者

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之。子服惠伯。子產歸。未至。闔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

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

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日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懈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地名驅衝競與狄爭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士文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一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于子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見遺之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一人南蒯家臣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蒯請期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一

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

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慝。

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

疆。結奸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

著丘卒。郊公子太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

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

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

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

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旗子而滅

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音以無忘舊勲。旗子○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隲黨公子鉏送之。有

賂田。○晉邢侯巫臣與雍子楚爭鄆田。久而

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攝代韓宣

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

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

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

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

事於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

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戒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

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

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雅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宜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母○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何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

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克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寘。樽以魯壺。魯所獻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談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國名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晉之分野。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實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彘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彘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李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五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陰。徐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吾人會齊侯盟于蒲陰，賂以甲父。古國。之昆，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典師而代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止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肄，勞也。其是

其是

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樂客從肆。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做，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五

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人

國也。蓋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合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鄙邑。晉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之。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鏡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昭公

三十一

原缺第三十六葉

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未夏至。三辰有災。物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賢奏鼓。齊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天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昭公

三十一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

師而火名其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

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鳳如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

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夏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鸛鳴立春

鳴立夏止鸛鳴立春丹鳥氏司閉者也鸛鳴立秋

司徒也鸛鳴立夏鴟鳩氏司馬也鸛鳴立冬祝鳩氏

鳩氏司空也鴟鳩平均爽鳩氏司寇也鸛鳴故

鶡鳩氏司事也鶡鳩春來冬去五鳩即上鳩鳩民者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九

也聚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

猶信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葺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

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

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地

大獲元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冬有星孛于大

辰心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

火出而竟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

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

乎宋辰之虛也陳犬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九

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

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室水火之壯也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見月鄭裨言於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雍音王

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曾令尹○吳伐楚陽句穆王孫

假了為令尹十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名舟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

隧。炭陳以待命。入道吳公子光盧請於其衆曰。

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

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

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

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牛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湏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

許遷于白羽。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甲

十八年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

以昆吾夏伯侈惡積熟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

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

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

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

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

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

亡。吾身泯焉。將先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

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

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

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

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

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

司宮。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甲

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

司寇縣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

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祈于四鄗。書焚室而寬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

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邾人藉稻。邾音焉。如姓

籍。邾人襲郟。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帑於邾。從妻子被獲故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

女。舍○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周大焉。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聖一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矣。○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毀女所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不忍火之作也。子產授丘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而授兵似若叛。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其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諒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聖一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是時平王以遷許于葉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謂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楚縣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自取故稱夫人○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戊請師，請於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乃盡歸郵條。○許悼公薨。五月戊辰

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傳曰。日

止為弑父也。曰于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各譽不問。友

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來。有司之罪也。有司

來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穀梁傳曰。日

止。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吾與

君。即止自責而責之也。○邾人郈人徐人會

宋公乙亥。同盟於蟲。○楚子為舟師以伐濮。○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

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真大子焉。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

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

婦。及老。託於紀郭紡焉。以度而去之。○

占使師夜絕。而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

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

娶

娶

娶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聖一

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

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

登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

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逆。子產弗遣。請以龜

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

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

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

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聖一

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

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

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

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於時門

之外有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春秋左傳 卷之昭公

吳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二 明學士黃

昭公 四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家鄭出奔

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

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

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桓族華氏汰侈無禮已甚

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春秋左傳 卷之昭公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

曰：君一過多矣。納建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

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命三月大

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

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貳奉初以還不恐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

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

來是再好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

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

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倉之長子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死不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靡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

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王公子光闔廬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

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欲余姑為之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焉而耕於鄙○公羊

傳曰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若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

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從與或為王于國或為王于師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子孫故君

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

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

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劫之公劫癸卯取大子欒景公與母弟辰

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衛公孟

縶狎齊豹縶靈公奪之司寇與甄音緇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

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

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

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曲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

音離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子

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以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

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恐通者出踰而從公。公

如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齊侯使

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

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阿比也。使我比衛臣。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

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四 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

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振。音走青欲行。夜以助守備。主人辭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

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

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

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

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與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諭曰。貞子。賜析朱鉏諭

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

言于石。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

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

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

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

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穀梁傳曰。秋盜殺衛侯。母兄也。日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日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觀者何也。日兩足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五 不佞相過齊謂之甚。○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

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耶申出奔鄭

元公黨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

晉。華亥與其妻必盪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

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臣是

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音諒。此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

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

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使少司寇徑以歸徑文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經將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齊侯亦遂疢虛疾期而不瘳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

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囂以辭質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

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

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

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

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

六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

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

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音蒲蒲舟絞守之數

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廡祈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迫近國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世位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

日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應以罪民人苦病

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

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

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

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齊侯田

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

七

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遒臺。子猶梁丘據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
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音鹽梅以烹魚
肉。燂音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
于。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饗嘏
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公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
太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
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
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
側音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
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萑苻二音。九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公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音。不剛不
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使士
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
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

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

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

行之。小者不究。究細大者不概。音畫橫大不入則和於

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心億則樂。億安寃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概則不容。心不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槒矣。王心弗堪。其能

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甲

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故在甲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

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音戲今蔡侯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一

始即位而適甲。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

孫昭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欲使使有司

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歸費在十四年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是甲敝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費遂生華彘。音百華多僚。華登。彘為少司

馬。多僚為御士。與彘相惡。乃譖諸公曰。彘將納

亡人。華亥亟言之。公曰。司馬遂以吾故亡其良

子。華登前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

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逃死

勿慮其遠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

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

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

公謀逐華彘。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

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句華彘臣怪賜

厚。曰。必有故。使子皮華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

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

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

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

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劫司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一

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

徑。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

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

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對曰。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

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水災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

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尉人濮曰。

濮宋尉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

其衰蓋及其勞直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雒音干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去長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崔僂新居于新里。既戰。助公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助華氏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齊晉曹翰胡會晉荀吳齊死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楛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鶩。鸛鶩皆陳名子祿宜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干孳御呂封人。華豹張弓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關引曰。平公之靈。城父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子祿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不與我之問。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更射則為鄙夫抽矢。豹矢城射之。殪張弓。抽矢。不射而下射之。折

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子孳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子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藥氏矣。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出送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子子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朱謂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死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十四

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元不秉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解圍樂其出奔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癸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卯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太心為

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王與賓孟即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音伯賓孟之為人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有欲立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不欲立子朝故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釜五月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十五

庚辰見玉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猛大王故單劉立之懼諸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周地單子迎悼王節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還子朝黨不欲使單子得王故取之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單子不捷與之

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頊子曰非

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頌犬

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周地知還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姑發弱讓延定稠八子靈子朝奔京丙寅

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

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

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十六

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

肸伐皇肸子朝黨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于朝所得邑

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及伐之單氏

友伐百工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帥以納王于王

城庚申單子劉奩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前黨所敗

城人敗陸渾于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

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

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

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

南王師軍于京楚子朝所在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音綽癸丑叔

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晉人圍郊○夏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天王居于狄泉○尹氏名

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

疾乃復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十七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癸

卯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

告間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邾邑還將自離姑

邾邑道經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

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

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廢之推斷木什地以絕邾走路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勉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

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巳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朝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鄆，胎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周地丙寅，攻剽，剽潰。于是敬王居于狄泉，尹氏立于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死，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十四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以不示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爭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頌曰吾君死矣師諫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地震甚弘謂劉文公曰劉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金文獻公周之亡

春秋左傳卷三十昭公

二十一

也其三川震今西王朝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敬必大克○楚太子建之母在郢音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徹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秋敗於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滋○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子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子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子守在四

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攻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甲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信十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竟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不過同百里慎其四竟猶不城隍今土數圻十里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春秋左傳卷三十昭公

三十一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音卒○媯音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歸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莊公子監南宮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蹇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竊去乃殺之

殺已故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

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

媯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

洫問周故問其曲直士伯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於介

衆大介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

克莫陽不勝陰將積聚也積聚為災○六月壬申王

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皆敬王邑○鄭伯如晉子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

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

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音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

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

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音之耻

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禮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

敬王大夫晉以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周邑○楚子為舟師以

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

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岸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

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

圍陽楚地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帥姓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鶴來巢○秋七月上辛大

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

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

取鄆音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見

之語甲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

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

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

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裏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

人。平子庶姊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逾之。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

曹小。勿與魯將逐之。將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

文于武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

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

為五色。章為五聲。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

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五

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物事死惡物也。好物樂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

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食。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

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鸛鶴渠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音朱眺行貌。公在乾侯，徵褻與禱，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矣。」禱，昭公名。褻，宋定公名。鸛，鸛也。鶴，鶴也。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公亥兄娶妻於齊鮑文子，生平子叔。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六

申公鳥死，季公亥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養人檀通妣，公妻而懼，乃使其妾扶音尺已以示秦適之妻秦適，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使以非禮，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平子

子郈，昭伯。季氏介其雞。鬪，季氏郈氏為之金距。

以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後，郈氏室，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禮公三十六人，今止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于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果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僚，公果之弟。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請僚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于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去，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音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七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三九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懸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溢。蓋蓄民將生心。生心向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逾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敕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箭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平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居魯。與滅孫如墓。謀。出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谷本不。勅有司遠請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十。元家。為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三九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胥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繹繹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于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皆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曰。昭公者何。昭公氏為無道。借於公室。又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吾何惜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大佻。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大牛。馬。維。委。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又矣。吾無多。季馬。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之社稷。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齊侯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額。于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惡加之。以鐵。饋。賜。之。以。死。再。拜。額。高。于。執。算。食。與。四。胾。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問。君。在。外。餒。饑。未。就。敢。致。糗。之。以。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額。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就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雷以幣為席以葦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言平子悔過意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之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敬王弗克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夢大子欒元公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向等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柎柎所以藉幹者中谷林幹骸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

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

以居 ○初滅昭伯如晉滅會竊其實龜偃包取適所出以上為信與僭不信僭吉滅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矣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三

滅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滅氏老季滅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滅會為滅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加音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為巢卷子大叔間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左傳附卷之二十二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三 明學士黃洪憲繼

昭公 五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六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賈二人皆以幣錦二兩。一文為端。一為兩。縛一如瑱。瑱如充耳。易懷燕。適齊師。謂子猶。梁丘之人高

齧能貨于猶為高氏後。高氏後。為請為。致粟。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

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

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成

氏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成

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

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

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沃輈。七

入者三寸。胸音瞿。輈車軌也。輈車輈。繇胸沃輈。七

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捷曰。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

使射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齊

夫從野洩。子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亢子。又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再豎射陳武子。子

手。矢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音軫。美鬢。

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請

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比皆魯人。下。死

何忌。齊人。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顏鳴去之。死子之御

曰。視下。願。死子荆。音弗。林雍斷其足。鑿。去聲。一足行而

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人

皆效力于季氏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

敗王城朝子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

施谷劉師敗績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七

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

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

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

使女寬守闕塞守之備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

子常欲立子西王張曰大王弱昭其母非適

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而惡君王也之惡國有外援秦不可潰也王有

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

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

辛丑在郊遂次于凡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

伯盈逐王子朝魯本黨子朝知子朝不成更逐之王子朝及召

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商宮鬻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陰忌奔莒以叛朝黨召伯逆王于尸及劉

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

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敘

大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

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

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

夷王厲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

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

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宣王有志而後效

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

王伯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

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 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

晉鄭咸黜不端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以綏定王家則是

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

妖曰周其有頹王頹音茲亦克能脩其職諸侯

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

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

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

狄剽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

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

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賁瀆鬼神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寃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五

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禱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

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愷。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六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

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魏疆楚秀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王卷馬官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七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咬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遂弑王。蓋廬光師以其子為卿。子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矣。篡復位而待吳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國小楚師聞吳

亂而還。明卻宛不取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

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

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

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

蕪之。蕪音熱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

曰：「不蕪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

秉杆。楚音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

卻氏之族，黨殺陽合，終與其弟完及陀與晉陳

及其子弟。皆鄆氏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八

自以為王專禍楚國，湯寡王室，蒙王與令君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二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春秋左傳卷三昭八

九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孟懿子陽虎伐鄆，公欲奪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順久矣。信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近鄆地○楚卻死之難，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諷沈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揚令莫與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矣。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陽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春秋左傳卷三昭八

十

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此公於大夫也而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怒也，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媼也。子家子乃以君出。齊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

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晉境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死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

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

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一

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

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

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其以

殺祁盈之臣曰鉤將皆死敕使吾君謂聞勝與

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

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

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

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舅氏叔向曰吾母

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

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

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

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黥黑美髮黥音軫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

厭念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

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申生之廢皆是物也女何

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十三

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謂諸姑曰長叔姒生

男兄弟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魏舒分祁氏之田

以為七縣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

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

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魏舒庶子為梗陽大夫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

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

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王敬故舉之請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

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廢子其四人者司馬彌

樂齊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

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

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位居利思義

在約思純無濫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

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

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音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

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尤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

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向適鄭音茂惡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

春秋左傳卷五聖公 十三

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皇為妻御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貌不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

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

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

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

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魏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王

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

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

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

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春秋左傳卷五聖公 十四

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諸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王君其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

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奔楚有婦

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及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

車入于鄆音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見上殺伯盈等故○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

春秋左傳卷五昭

十五

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

獻其乘馬曰啓服名馬而死公將為之禩于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

衍昭公羔裘使獻龍輔名王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

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公為此禍也且後

生而為兄其誣也又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祭墨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

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音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

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饒音川饒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門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

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春秋左傳卷五昭

春秋左傳卷五昭

十六

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喜之賜氏曰御龍以夏承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

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

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

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

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九變曰潛龍勿用其

同人九二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九五曰飛龍在

天其夬上九曰亢龍有悔其坤六爻曰見羣龍

無首吉坤之剝六爻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

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

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其官能治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

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之號此其三祀也顓

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十七

氏之子曰標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

自商以來祀之言蔡墨博物○冬晉趙鞅荀寅帥師

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

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

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

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

在鼎矣秉禮微書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

亡乎中行實為下卿而干上命擅作刑器以為

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

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本非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

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

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非公責且微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

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十八

悼公之喪子西弔于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太

字小之謂事太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

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

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

送葬唯嘉好嘉禮聘享賓禮三軍之事軍禮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

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

禮也恤小禮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封之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封邑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采服焉，猶懼其至。

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太子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也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垂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肆謂勞苦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不憂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祭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五

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薛伯殺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地有名而不知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

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苦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二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昭明其法善人勸焉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五

潘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妻通濫也何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妻讓之時邾妻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潘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公子與滅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滅氏之母者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滅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掩公以逃賊至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于魯顏夫人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及孝公于魯顏夫人者爲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以爲妻有子焉謂之肝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肝有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肝有餘叔術覺焉曰嗚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處子者魯嬰之父兄也魯手和妻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和妻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監則文何以無和妻天下未有監也天下未有監則其言以監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世推而通之也 ○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音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口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

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後六年十二月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

日始有誦氣火勝金故弗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公別居乾侯遣人誘

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

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十有二月已

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

不能用其人也人謂謂子家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

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

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

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違

啓處於今十年二師屬勤戊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

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

以固盟三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

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

微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

侯用靈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

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

也從王命以紿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周

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音伯如京師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

彪僕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大事非其任也詩

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

數揣高卑度厚薄度深物切物土方相議遠

適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所當賦丈城丈尺書以授師諸侯

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十二月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音虎王器

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

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

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

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

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十五

左右。各有妃音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子世脩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

姓虞夏商。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乾上震下。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

之愛子也。始震而上下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

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太功於魯。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十五

列國紀年 起定公壬辰盡丙午共十五年

周敬王

鄭定公九年獻公卒于聲公勝立

齊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圖霸

宋景公

晉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趙氏並強分趙氏之勢成矣

衛靈公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魯定公四年曹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于伯陽立

春秋左傳 紀年 定公 五年

滕頃公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于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于閔公越立

杞魯定公四年悼公卒于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莒公

莊公二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昭公

魯定公四年吳人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城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于夫差立

越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勾踐立吳闔廬問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紀年 定公 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明學士黃洪憲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書經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後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四

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還

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棹示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裁談板築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邾邾吾後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

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

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

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後亦

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龍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高子後期故曰違人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夏叔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四

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

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不

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與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

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羈

不敢見宋文命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

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

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

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

在羈弗敢知者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義以從公與季氏無怨者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讐者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

饋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饋反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曰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

先君無正始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成辰公即位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

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丙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史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若之也何者焉踰年即位厲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喪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地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吊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闕魯公墓所墓宅季孫惡公欲溝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

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章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

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

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

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明臣無穀梁傳曰敗君義○雩月雩之

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

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謀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庶上公古之神人有鹿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神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乎可○昭公出

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

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弟子賊簡公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

我師臨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僞若畏楚而為

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

以敲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

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

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旋小命

執之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廢也

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

故及是下躁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邾即拔修邾也

○蔡昭侯為兩佩佩王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春秋左傳卷之三四定公

五一

爽馬駿馬名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先代從人執後許之飲先從者酒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

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夫人養馬者必如之必如蕭葵唐侯曰

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

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夕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道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生帥師滅沈以

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杞伯

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

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葬杞悼公○楚

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

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春秋左傳卷之三四定公

六

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

疾瘡方起中山解不服棄盟取怨晉楚同盟無損於

楚而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

旄於鄭土者遊車所鄭人與之明日或旄倍以

會令賂人施其旄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

也。責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祝子魚辭。

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得

若又共二。職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罪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

社。農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

融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公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公曰。信。

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

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為睦。親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美封

父之繁弱。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

勺。弱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

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祝宗

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成祝宗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甫分康叔。衛以

大路。少帛。精。淺旒。旌。少帛。維。帛。精。旒。旌。赤

為大呂。鐘。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七

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界自武父以南。及圃田

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為取於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聃

季授土。空陶叔授民。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皆殷地。故因其

地。以分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甲沽洗

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唐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

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

也。管蔡啟商。其間王室。其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

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犬

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

哉。曹文之昭也。文王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

甸。甸言小。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公。魯申。公。衛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八

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齊潘昭宋王臣成公莒期

茲不藏武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其弘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

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昭

十五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

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

非義○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為沈故圖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

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詔

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

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夾水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

與之上下漢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二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

木也推我用葦也利不可久也不必久持不如速戰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九

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

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楚國安則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致死

可以免初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

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

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

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

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食楚敗諸雍滋

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皆平以

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

師燒火燧繫象尾使庚辰吳人郢以班班處宮

子山吳王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

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

雍滋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十一

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辛以從由子徐蘇蘇而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雅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

人楚若鳩安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約謂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以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楚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

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齋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取同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

傳曰吳何以稱于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于楚孫于而夫楚以干闥闔閭曰士之甚勇之其將為之與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世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諸君之義復父之報臣不為也於是山蔡昭公朝于楚有美秦焉蔡瓦末之歸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楚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與陶使葉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

也楚人為無道君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
矣於是以師而救蔡。曰傳若猶事父也此其為
誅于復讐奈何曰父復讐子復讐可也父受
而不相道也。○穀梁傳曰曰人易無楚也易無楚
詰之道也。○者據宗廟從陳盡楚平王之墓何
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
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自亡先君父老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
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知哭以必死不知
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
其也狄之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
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
深為利居人之國。
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夏歸粟于蔡以周

亟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

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瓊璫

飲君所佩王仲梁懷亦季弗與曰改步改王公出季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

子行東野意如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

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夫敗夫槩王于沂吳

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敬以從子西敗

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于蒲滅唐從吳伐楚九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

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麋子期將焚之攻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

若楚人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定公

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圍輿罷請先遂逃歸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吳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而逐仲梁

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

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歆即文伯及秦遄

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官

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

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

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及

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

王孫由干王孫圍鐘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

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王曰大德滅

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

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為諸子旗蔓成然也有德於遂逃賞王將嫁季

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鐘建負我

矣以妻鐘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

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子西夫王恐國人潰散

春秋左傳卷之三四定公 五

戕以保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

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當辭

城不知高厚小太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

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

事余亦弗能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後

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

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

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郟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周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

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二

鄰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輦而如公衛侯曰尤人尤而效之非禮也昭

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甔衛文成之昭兆實定

之鑿鑑鑿帶以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以為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憂將以為之質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無乃

春秋左傳卷之三四定公 十六

不可乎大妣文王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

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

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

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獻子曰寡君有

官將使其人擇使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

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彙以為必適晉故強為

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

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太子終曩敗楚舟師，獲潘

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

又以陵師陸軍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

為矣。」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

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

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豸狐人闕外。

周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

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

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

春秋左傳卷之四定公

一七

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知性必有難故唯君亦以

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祁而行。趙簡子逆而飲

之酒於綿上，獻楊楯以楊為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

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

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音出周地

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

歸鄆陽關。齊邑陽虎居之以為政。○夏四月，單武

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齊地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屬齊諸大

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

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地○齊國夏，伐我。

春秋左傳卷之四定公

一八

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致軍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

圖禍而必死。」女而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二子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

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

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五 明學士黃洪憲緝

定公二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

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

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

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五

曰顏高魯人之弓六鈞六鈞重皆取而傳觀之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

一人俱斃偃地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魯人射人

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自師退再猛傷

傷足而先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見猛不

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

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

梁樂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

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素

溷也不如待之自留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

宋必叛不如止其尺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

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戰或濡馬戰以

救之遂毀之毀主人出師奔後師走往助之陽

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先歸言若在

復敗此必猛逐之聞言而怒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

客氣也言非苦越真勇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

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

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

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

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

請執牛耳禮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温原

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按最衛侯之手按排及

披血至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

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五

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周遂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三

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季桓子弟公鉏極，桓子公山不狃，費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求福。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

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越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已於難，以繼先人。對曰：臣聞命後，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實欲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聚眾。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馳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敵之子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四

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詭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季孫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猶備也。備告，謂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公羊傳曰：盜者孰謂陽虎？陽虎也。季氏之宰則徵者也。惡乎得國實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

叔孫氏逃而食之。眠而殺其板曰：其月某日將殺我于蒲。蒲力能殺我，則於是至。子若時而出。臨南曰：李氏之世也。則於是。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有力不足，位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申數十乘。至于孟。衛臨南投策而陰之，射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絃不成却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絃千乘之上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眠而曰：彼哉彼哉。越既駕，公飲處父師師而。至權然後得免。自是徒之。晉寶者何。章判曰：子繡寶。繡青純。○姊妹。○鄭之子。謂之世。子藏之。繡青純明於吉凶。

駟歇然。嗣子大叔為政。歇然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五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右師即樂大心。子明欲逐之使出也。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愈其不逆父喪。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私造刑法書於竹簡。謂之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

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卒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此二詩皆以一善見一善。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惡為名。故歸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計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魯大夫。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將圖。齊國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許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鏗其軸。刻其軸。使易折。麻約而歸之。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欲絕。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六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敝無存齊人之父將室之

取辭以與其弟曰此後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欲有功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

故鬪死於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無故讓犁

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

下恐書先入書左彌先下亦讓書與王猛息戰

息猛曰我先登書欽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猛不敢與

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

春秋左傳卷五五定公將如五氏將往五卜過之龜焦焦米衛侯曰可

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

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

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

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以三邑齊侯賞犁

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謝衛齊侯賞犁

下相值饋麥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若賓主乃

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尺公三稜之稜與

之犀軒犀車與直蓋蓋高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三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

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

石彊出奔陳

春秋左傳卷五五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

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

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

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佞以兵亂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佞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辭去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揚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

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

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穀梁傳曰：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離之則以地致何也？為

就壇，酒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

子匿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會，勉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

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子。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也。二三子獨率我

而人夷狄之俗，何為能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

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

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於夾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

鄆，鄭午於寒氏，鄭大夫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

於齊，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後。與午闕涉，佗

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

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

啟門，乃退。反後，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

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

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

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使賤射之。

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

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

吾偽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王亦用劍，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命故叛，武叔州懿子，何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

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

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受命駟赤謂侯犯曰：

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

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

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

人將遷郈民，衆克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

紓焉，何必此。以郈易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

此偏魯必倍與于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許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犯射邱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邱人閉之。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責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別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挾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出奔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備子為君禮禮，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于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國之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口出奔陳。仲佗、石彊皆宋卿眾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邱。○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空為寧為無勇。」言伐當如畏者。○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盛將為國害故。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狙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旬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欽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境故且成孟

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

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公羊傳曰易為

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達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師師墮費雉者何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

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

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古圃反實耶丙氏使

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丙邴丙意茲曰

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告晉絳不

三月不能出河內則我既濟水矣而歸乃伐

河內齊侯皆欽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其

當齊侯欲與衛侯乘載與之寡而駕乘廣載甲

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恐

寡人請攝以已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

無晉師乃止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邴邴午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

衛人懼貢五百家鞅歸告其父兄父兄皆

曰不可衛是以為邴邴言衛以五百家在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齊

欲因懼齊而徙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

召午而囚諸晉陽不察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

賓不可賓于家臣不肯乃使告邴邴人曰趙鞅

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于趙鞅同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十四

邴故使邴邴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午涉濱以邴邴叛夏

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邴邴邴邴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婦父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邴邴將作亂欲攻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

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女請以我說

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

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相惡魏襄子亦

與范昭子射相惡故五子謀范皐夷梁嬰父知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

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

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

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

公齊高彊曰齊侯死子昭三折肱知為良醫

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

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

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

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

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退

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臣富而君貧

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

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

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

乎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唯子驕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

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

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聃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

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

齊○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

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成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

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

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

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

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

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

於廟趙氏○頓子聃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

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戰

師取之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治軍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

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且師法目越子因

而伐之犬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

指足之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

闔廬闔廬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

間謀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

以襲晉夫中行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

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

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

會于洮子齊大子蒯聵孟公獻孟于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豨豬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

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

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

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

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

爲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義重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

高疆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鼠食邾牛牛

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夏五月辛亥邾○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

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甬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妣○冬城濞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

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

不體體不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年

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

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

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遠挈師渠謀救宋也○秋七

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

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妣不稱小君不

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九

列國紀年 起哀公丁未盡癸酉共二十七年

周敬王四十四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

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

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聲公二十二年

齊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

陽生立哀十年仲公弒于簡公王立哀十四年

宋景公二十八年

晉魏始稱伯定三十二年孔子卒

衛魯哀公二年靈公善孫出公弒立是年六月

春秋左傳卷之五定公

蔡魯哀公四年昭公弒于成

滕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

陳魯哀公十六年

杞魯哀公八年僖公

薛魯哀公十年

莒魯哀公七年

邾魯哀公七年魯人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

以爲政哀十年

邾子益來奔

許魯哀公十三年元卒

小邾昭公

楚魯哀公六年昭公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十八年悼公卒于厲共公立

吳魯哀公元年人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越圍吳哀二十四年會晉黃池越人吳哀二十年

越魯哀公二十一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人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爭賀號稱霸王

春秋左傳

紀年哀公

二

春秋左傳

紀年哀公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六 明學士黃洪憲緝

哀公 名將定公 二天定初所生 謚法恭有短拆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

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設板

圍學去蔡 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兵屯守九城一里

如子西之素于西本計為壘苗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各別係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使蔡從國在

南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人○吳王夫差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六 哀公

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

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

諸侯 滅夏后相相久國依二后緡緡方娠逃

出自竇歸于有仍母家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

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澆求之逃奔有虞舜為

之庖正以除其害得免虞思虞於是妻之以二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甲有衆一旅五百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

澆音戲澆弟也使季杼誘獫狁音戲澆弟也遂滅過戈過澆

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

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

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白可

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口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

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穀梁傳曰此該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下牛

忘不敬也郊牛自晨射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

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未承

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下免牲者

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半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

也故其辭緩空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

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下免牛

也巳牛矣其尚下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管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敬專也下之

以二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齊侯衛侯救

邶鄆圍五鹿在定四年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

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

左陳人從田田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無田從黨鄆邑之

隨黨無田逢滑當公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

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

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

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

如莠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

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

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齊侯衛侯

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

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簾室不崇壇噐不彤

鏤形丹宮室不觀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

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蓄癘親巡其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所食

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

勞死知不曠民知致死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

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再宿

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

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

歌中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四

伐邾取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

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邾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邾

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

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二揖在

下三揖卿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郟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郟郟異於他子且君

沒於吾手若有之郟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

迷路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纒音問始

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戚哭而入遂

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姪罕子般

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駟

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五

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焦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始納衛大子下得吉兆言今既簡子誓

曰誓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

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百下大夫受郡

五十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途得途人臣隸圉免

免去志父簡子無罪君實圖之言已事齊君若

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殯棺之素

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能克甲戌將戰。鄆無恤。王御簡子。衛大子為右。

登鐵上。名望見鄆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

良受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子巡列。

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虞之。命吏詰之。

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公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晉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收田稅趙氏得

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

與之田。遂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簡子。姚般公孫林。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

無小。雖小國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

不哀。今日我上也。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

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乘小木使兩朝皆絕。

衆知之。蔡請遠吳中倫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諫。哭而遷墓。九君辭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

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啟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

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邾。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齊羊傳曰

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

奈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曼姑之義。為

則可以非之也。輒者。曼姑也。則輒之義。為

則可以非之也。輒者。曼姑也。則輒之義。為

府常人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司周書出御書侯

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具所職而有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幕于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大氣隨蒙葺公屋以濡

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備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闕命救火者

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公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潘汁也言不備

可也於是乎去表之表表火道風所道還

公宮宮使大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相倍

乎言桓僖親盡而廟劉氏周范氏世為婚姻

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

癸卯周人殺萇弘○秋季孫孫有疾命正常曰無

死勿從南孺子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女也則肥康下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天子有遺

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

而立之今生矣男也取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殺乃討之討殺召

正常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

其南荀寅伐其郭伐北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

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

族范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左傳卷三十八公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

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言也公孫翩蔡大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

兩矢門之翩以矢自衆莫敢進文之錯錯皆後

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音射

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旼旼○殺蔡昭侯曰稱益以殺君不以上下道

也春秋有三盜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

取之謂之盜辟中與之止道以襲利謂之盜○

夏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申公壽餘棄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

外于繒關魯于二處之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

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

知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

馬即起豐析與狄戎起二邑及戎狄之人以臨上雒左師

軍于堯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

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商縣武關以聽命將開道以伐晉士

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

春秋左傳卷之三 十一

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

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曰六月辛丑蒲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拊之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

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

鮮虞趙稷奔臨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

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會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地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

月葬齊景公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射使為柏人為柏

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

柳朔謂其子爾從玉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

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借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

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

冠未而死諸子嚮似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犬

春秋左傳卷之三 十一

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

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

子黔奔衛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哀羣公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黨所也○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

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

思曰子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

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柎○秋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
弑其君荼○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
師伐曹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
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
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國
每朝必駢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一

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
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滅之需也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
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就諸大夫又謂諸
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
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
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
入于公宮昭子高聞之與惠子國乘如公戰于
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二

來奔○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
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
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
西子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
啟昭王兄五辭而後誅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
攻大冥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
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
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
使逆越女昭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
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咏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股肱何益不穀
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禘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禘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
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
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
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八月齊邾意茲來奔

高國 ○陳僖子陳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

南郭且于公子嘗獻馬于季孫不入於上乘

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人知故以出萊門而

告之故闕止陽生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

可知反與壬也處士陽生戒之恐遂行逮夜至

于齊國人知之知而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

母僖與饋者皆入又令陽生隨饋冬十月丁卯

立之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曰

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

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御繩為牛使茶悼公陽

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必亡一

大夫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恐

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

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茶殺王甲拘江說

囚王豹于句賈之丘茶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

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

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十四

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

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海大毛曰君大訪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使毛遷孺子

於駘齊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吳冒淳文

淳地公羊傳曰積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

其為該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

乞曰所樂者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

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

吾聞子將不立我陳乞曰夫千乘之士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我陳乞曰夫千乘之士

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邱走之景公死而舍

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故之祭願諸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

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

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霽諸大

夫見之皆色然而駭問之則闕然公于陽生也

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逐北而

再拜稽首而君之爾首是往獄舍按于諸其

家于諸賈也蓋齊人語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十五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吳王百

年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吳王百

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

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

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大也。以為天之

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

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

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張，言君長大，於道路間。而大

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

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反自鄆

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

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

保小，仁也。背大國，吳也。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

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者。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不樂而出。季孟秋

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邾不樂秋大夫諫不聽，茅成

子臣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

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是以

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

衆保于繹，師宵掠。傳言康子無法，以邾子益來獻于亳。

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前魯得邾之繹，民使

之，邾茅夷鴻，成子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

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魯成其所求，無違逆。四方諸侯，其何

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

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封祖請待

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

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

聽政憂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

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

於其郊曰忝丘揖丘大城鐘邢宋得曹邑而城築於近郊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

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

叔孫輒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

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魯人公山不

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託也則隱魯所因託且夫人君子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不以私怨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師子必辭王將使我子

張輒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

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公 十一

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辱屠亡齒寒君所

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山險道欲使魯為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吳界拘鄙人之漚吳界亦田吳界漚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草干水而魯人執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

伐武城克之王吳嘗為之宰武城宰澹臺子羽

武城之父好焉與犯相善國人懼懼其為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

之而至謂伐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

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

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同車俱死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

次于泗上微虎魯人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

三踊於幕庭士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

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宣十一年易子而食折骸而

饜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齡而有城下之盟是

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

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負載書將出盟乃請釋子服何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公 十一

伯于吳景質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止。求吳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人盟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康子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譙及闡。或譖

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

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

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諡討之。囚諸樓臺。梏

漸之以棘。音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邾太子以為政

○秋及齊平。九月城賓如子藏會。如齊涖盟。齊閻

丘明來涖盟。且逾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

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欲使為君。公子烈之。公謂鮑

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

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麋來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譙及闡。季姬嬖故也。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左傳釋附卷之二十七 明學士黃

哀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與魯平吳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

受命于君。十年吳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邑

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

鄭師。每日遷舍。宋有墨。鄭師哭于

姚。○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

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鄭之○夏楚人

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秋吳城邳。夷

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水陽得可

以興兵。真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宋伐齊則可

敵宋不吉。史墨曰。盈。趙鞅水名也。水盈坎子水

位也。子得此方水。位名。位。不可于也。炎帝為火

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泰六五日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啟帝

乙之元子也。卜得帝乙卦宋鄭甥舅也。祉祿也。

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

止。○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與魯謀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

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

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

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

春秋左傳卷之五哀公 二

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息齊人弑悼

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前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

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倣師。伐齊未得志故○冬。楚子期伐

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

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

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

奔宋。

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晉高無平帥師伐我。及

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

能。自度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又欲使二子居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

春秋左傳卷之五哀公 三

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不戰爲

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犬不列于諸侯

矣。季孫使從于朝。使冉求從俟于黨氏之溝。武叔

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

孫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文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

洩帥右師。懿子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曰。

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運不公叔務人為公見保者而泣曰：「事克，後政重，賦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而踰之。與衆三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俱齊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敗而不狃曰：「誰不如？」我不知誰曰：「然。」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八
四

則止乎。不狃曰：「惡賢。」止戰惡徐步而死。傳言魯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誅，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言欲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人處重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

桓進稻醴，梁糗服。斷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器成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先恐見○為鄭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廡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宗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厲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歌殯曲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亦示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八尺吳髮短。吳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八
五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與今使問弦多。齊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何也？」何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子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吳以獻齊寘之新篋，鬻之以玄纁，加

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夫若不識不乘，何以使

下國。言不識不善故。○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

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不可

耕。越不為沼。若不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

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

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

春秋左傳卷之七 哀公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改姓欲反後，王

聞之，使賜之屬饘，名劓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檀，檀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太禍也。齊至

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

朝，其嬖嬖。子朝出，齊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

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真於犁，而為之一

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奪

故出，衛人立遺。疾使室孔姑，疾妻疾臣，向魍，納

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

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祿。衛初，晉悼公子憇亡

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大叔止而飲之。

酒，遂聘之。生悼子。所悼子即位，為故夏戊為大

夫。悼子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常學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

春秋左傳卷之七 哀公

欲以田賦。田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

故言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問。三卒曰：冉有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

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

以丘亦足矣。丘十六疋，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

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

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

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

氏不絕音問放經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季氏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嚭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固故心以

制之玉帛以奉之明神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乃不尋盟○吳微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

辱吾君不知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

慙地無不標也擊擊國狗之瘼音徐無不噬也而

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

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

歸餼以相辭也辭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

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

故大宰嚭曰寡君之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

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

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讐也墮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

幼公孫彌彌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

其言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冬十二月螽開螿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六

猶有猶有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

螿者畢火伏在今火猶西流火未沒知司歷過

也家語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宋鄭

之間有隙地焉田曰彌作頃丘主暢商錫六

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之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定十鄭人為之城邑錫九月

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

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夏許男

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

師伐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

帥帥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

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狗曰得桓

魋者有賞魋也逃歸而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

讎郟延以六邑為虛不存○夏公會單平公晉

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梁傳曰黃池之會吳

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

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

東方之大國也累絮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

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子吳進矣王會稱也子

早稱也辭尊稱而居甲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

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公

能言冠而十○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陸陸

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

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越地之

旗曰吾父之旗也庸父為越所獲故得其旗不可以見誓而

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

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

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

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

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自剄七人於

幕下絕○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

馬寅曰日肝矣犬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

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為敵所勝

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

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公

伯矣敵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邾六且

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

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

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

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將告吳實然吳人信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

諛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

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言上服飾備首酒一

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上有首酒而我與寒對

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

乎言中不傳出後故為私語則諾諸其請而與

不施庚癸方上於公北方其大則諾傳言吳王

其下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詔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取之○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公

取之○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

者則微者也獨為以狩言之大之也獨為大之

為獲麟人之也皆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

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仁獸也

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故就為來試及袂拭面

滂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予路死子曰噫

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

始乎禮制之所遠闕也所見異端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何以終予家公十有五年曰備矣則未

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遺與未不

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

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附錄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公

十有四年春前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

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

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魍入

于曹以叛○莒子佺卒在○六月宋向魍自曹

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

出奔楚○有星孛○饑

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

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

公之在魯也闕止子有寵焉事在及即位使為

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

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子我又夕視

陳逆行殺人逢之子我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

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

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

宗懼其為初陳豹亦陳欲為子我使公孫言

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

儻才長大望視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

儻背儻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公

三十一

臣吾憚其爲人也。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不納侍人禦之。子我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正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而擬誰非陳宗？言族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彘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陳道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中行及郟。而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違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哀公 四

公使夫人。公驟青享焉。母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有是。魋也。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育之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王迹命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試君欲速故以乘車。逾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君。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思不克公怒欲不能亦入于曹。取質。切曹子弟而質魋曰：不可。既不能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哀公 五

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太盡
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
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衛大夫
夏后氏之墳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
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同也吳人惡
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
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甲午齊陳恒弑其君

春秋左傳卷三哀公

二六一

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
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
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圍馬
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
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
內袒免哭于衢聽其請聽弗許懼不歸不取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

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
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彊出
奔齊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偏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焉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則禮賓死未將
造於朝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
命則既斂於棺時無乃稟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存伐
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春秋左傳卷三哀公

一七一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廢日共
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
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
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
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
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土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
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陳恒

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冬子也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

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為婦人服而乘寺大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甲被輿殺從之欲迫孔悝於廂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藥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政不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食孔氏祿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

四月巳丑孔丘卒

十六年春。臚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
即告于周曰。蒯賸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

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賦天誘其

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

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

乃成世。成父世業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

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誅之

曰。旻天不弔。不憚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箠箠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

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

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

之。夜半而遣之。懸負孔悝不載伯姬於平陽而

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取孔氏廟主子伯李

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祔

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及祔。孔悝使公遇之曰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為許為射之瘡。或以其車從。得祔於臺中。孔

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昭

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鄆。昭二鄆人甚善之。又適

晉。與晉人謀。襲鄆。乃求復焉。鄆人復之。如初。晉

人使謀於子木。謂請行而期焉。襲鄆子木暴虐

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鄆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

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高曰。吾

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

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代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

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

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

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

翼而長之。楚國策。用人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

俊。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

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誦。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惠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楚賢大夫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閻爲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王母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

春秋左傳

卷之七

三

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災也。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戴甲則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子期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勝奔預。黃氏吳沈諸梁。子兼二事。命春秋左傳 卷之七 三

春秋左傳

卷之七

三

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使寬爲司馬。子期而老於葉。○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偃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托占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執火者。屏左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大子使五人輿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必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之圃成求令名

者而與之始食焉始食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

裘甸卿兩牡紫衣服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俱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

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

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

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左右

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吳師大亂遂敗之○晉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鞅為主請

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栾之栾速得其處夏

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

師者子王即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

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又何辱簡

子曰我卜伐衛未十與齊戰乃還與子○楚白

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西子司馬子以伐陳其

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

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車是以克州蓼

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申王以為令

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

陳子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

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使帥

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

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惠王以

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

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他日改卜子國即而使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為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

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良

瓜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余為渾良夫時夫無

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

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鏡音尾衛流

而方羊喬焉喬水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實乃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

日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

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

衛侯自郵音入般師出初公成見戎州

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妨之有？其寡之。

公使匠父欲逐石圃。衛未及而難作。辛巳。

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

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

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

已氏之妻髮美。使堯之。以為呂姜鬚。地既入焉。

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

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

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子起。靈公執

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

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盟誰執牛耳。季

羔曰：鄆衍之役。年七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年十一

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虢也。○宋皇瑗之子麋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鄆音邑以與之。鄆

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

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初子仲

將以祀奴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非我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皇則老矣。不

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七 宋公 三六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

皇緩從為右師。○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

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

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

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

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

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

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從三夷男女。從楚三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叔青叔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原丘。為鄆故。謀

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

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言不○十一月。越王。趙孟降於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七 宋公 三七

喪食。趙孟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喪。楚隆曰：「孟之喪，親暱之極也。」

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不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

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謂急時問問。如溺人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黯使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顯，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也，數年不覺。」不知答。齊稽首使我。遠行來會。唯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儒書以為二國憂。猶首命齊有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閔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舍。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隱公八年奔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華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

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樂祁之言。飾繁，縷也。終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戍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可必卜。壬辰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戰于犁丘齊師敗作元○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大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滅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魯宣叔以晉師伐

齊取汶陽魯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滅氏滅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合謀將進晉

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魯言也役將班矣

晉師乃還饋滅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

春秋左傳卷之五○

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

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魯公

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禮豐夏獻其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

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

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

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

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與越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

孫懼使因大宰詬而納賂子○

故懼大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鞮

而登席若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

見之君將殺之噉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

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

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

奪南氏邑公孫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

文懿子公文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夏以

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

春秋左傳卷之五○

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

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

父公使優狡盟拳彌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

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

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不見先

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彌亂不速奔故為且君

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

易也眾怒休息乃出將焉子無信不

可先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宋南近越。越有君

不足與。請適城鉏。鉏邑名以鈞越。轉相鈞牽。

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歸言夫以寶歸衛，衛盜請速。公

為支離之卒。支離支離，名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懿子知之。內問知揮為見子之。彌公孫請逐揮。文子曰：

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

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春秋左傳卷之七哀公

在遂有寵，使如越。詰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

子孟武伯逾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

矣。君請盡之。欲使公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

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

飲。疏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

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稱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

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

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

少行之，必毒於民。睦於上，夕州大獲

出禦之。大敗，握褚師定子。比之墓，焚之于平莊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

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

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

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

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

春秋左傳卷之七哀公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

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諸公宮。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

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

諸公宮。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

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茂

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

以其欲稱君命以合。惡入惡之。司城欲去大尹。

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

十，公游于空澤。辛巳卒。

之二千甲奉公尹自空桐六子

曰聞下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

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

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

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

之外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味鳥聚

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

盟少寢盟但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哀公

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潞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

之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

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狗

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

曰無別惡其號令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

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罪

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鉅使

以問子贛且曰吾其人子贛受弓對

曰不識也私於仲者曰子方陳審武

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

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

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

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

貽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

康子病之盟從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哀公

請念言子孫不能用子○夏四月己亥季康子

卒公弔焉降禮禮不○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

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狐

子屬會死事三日朝使朝三日設乘車兩馬繫

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

人不知言其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

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

衣杖戈立以上馬不知伯

乃還口

成子曰

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

獨威陳非鄭之罪蓋智伯誣之故寡君使瑤祭陳衷焉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

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

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以輕車于乘

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齊師成子曰寡君命

桓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疑其為晉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君子之謀也始東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襄公

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言○公患三桓之侈也

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

問於子余及死乎可得以對曰臣無由知之三

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

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

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卑下之

則可行也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

結城之

以却

人之對曰子曰此知在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

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

伯甚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伯甚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襄公

〔清〕黃守儻撰

鄉黨考不分卷

清乾隆四十二年漱經堂刻本

乾隆丁酉夏鐫

閩高山黃雲石先生纂輯

附禮節
器物圖

鄉黨考

漱經堂藏板
翻刻必究

鄉黨考序



國家以四子書取士誠以四子書者雖其一先生相傳私泚之說而六藝之旨趣畢會焉論語之有鄉黨則記聖人一身仕處典

朱序

禮吉凶進退言色之宜寒暑衣服飲食之節以見盛德之至從心所欲自然中禮者然其物采儀文制度之數非考稽群書擇其至一者從之則所記盛德之

跡亦無所附麗以明必集羣書而擇之又苦其散而無統勞而難成也於此有人焉先為之地纂集成書條分縷析使讀者一覽而明則雖非圖苟便以怠其

朱序上

力於不用而據知覺之先以待後起如夜行之有燭迷途之有導使學者事半而功倍焉固荀子所云莫要得師者也又况科舉之學固將簡鍊以為揣摩者

其為利賴又何如哉三山黃雲石先生以名進士出知餘杭縣未幾告歸教授弟子數百人多得科第以去者先生博極羣書尤精三禮於講論暇著鄉黨考

朱序三

一編其書援引緜富剖析精當非徒為本文定其指歸而交貫旁通併為諸經宣其義類信乎其有益學者也昔太史公鄉射鄒嶧適魯觀夫子廟堂車服禮

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輒低徊
不能去而韓子讀儀禮亦恨不
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蓋聖
賢文章之盛流傳百世其可以
興人感慕者如是也夫威儀者

朱序四

德之隅也好是懿德者民之秉
彝也然則斯編之傳豈特足為
學者科舉之資而已哉

年家眷同學弟梅崖朱仕琇

頓首拜撰

朱序五



序

抱朴子曰古書者學人之山淵使
屬筆者得以采伐漁獵也古人
撰學多尚考訂眉山蘓氏六言
讀書之法當求事述故實典章

孟序一

文物之類自習制舉業者多於
時文尋究援引故實弗極弗詳
傳會割裂漸以深廣夫制舉
業以發明義理就所知識之深
淺而言之固已各乃郊禘宗

廟之儀朝廷官室之度聘享會
盟朝婚羞射車服冠用之數四
子書所述皆三代聖王遠制必
不能憑空臆撰也乃以周官凡多
奇字儀禮又若雜禮而戴祀四

孟序二

十九篇則畏不繁而不能強記其
他古籍益束高閣如是而為制
舉業是入山而不採斧柯匠淵
而不具綱畧有立見其窮也已
雲石先生湛深經術作為文章

沈博絕學自埶田後教授里門者二十餘年高才生多出門下著述甚富而與門弟子口講指畫者於名物制度尤詳所著魯論鄉黨考一編振振三禮旁

孟序三

謬他書繁然大備將付梓人亦起茲為序起茲記十歌時昭讀經編亦真益風先生贈以周章咸五徑類編一書稍知蒼葦法程會稽魯秋騰先生遊於螳蟬

先生勗以往疏々學母作鄉黨享神私覲文粗有攷證自是每遇典制々文必承提手問嘗取顧寧人朱竹垞毛西河諸先生考訂々書以為詳證今讀先生

孟序四

此編追溯往著流先荏苒將三十年舊所研討半就荒蕪因先生潛序而生從先生遊者嘗篤信其師說且以自志其愧也是為序

乾隆四十有二年丁酉夏五月
因多事學益趨然拜後并書



五序五

自序

鄉黨一冊記聖人生平大
小畢該在聖人動容周旋
中禮非有所擬合而為而
廟堂營建之有定式也君

自序一

臣朝聘之有定儀也鄉黨
歡會之有定期也日用服
食之有定制也諸如此類
前聖創之後人守之元
本各有由來其詳備載

於三禮錄亦散見各經及爾雅家語諸書近操觚家習為簡便遇典故所闕只向坊刻時文中採撫如拾剪裁之碎錦採姜謝之殘

自序三

花即改換字句仍為舊本束縛安能濬教心靈別開境界况有原刻實未精核採撫者因之差謬益甚總緣未究其所由來訛以傳

訛貽害無有紀極茲值聖朝文教昌明之會所

頒行各種書籍俱超軼前代士生斯際何幸如之願有惜其精力而徒貪簡便

自序三

者余之所不解也竊思凡事必沿流溯源乃能洞徹本末決然無滯礙於心胃今書籍故在不禁人之探討因於鄉黨中有典故各

節廣搜博取參以論斷辨
異同以歸一是循次序以
免雜出其註疏解說等有
相叢以者錄之寧詳毋略
庶一覽而源流具見引用

自序四

不窮禕子所謂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揚固有必要者
以視碎錦殘花所得不較
奢乎或謂世有異稟高才
目數行下其薜桃圖史破

萬卷而有餘者詎必有資
於此然斯人吾見亦罕矣
則執沿流溯源之一法以
漸窺書籍之全諒必有識
者之所不棄也夫

自序五

乾隆歲在強圉作噩夏
五雲石黃守儻書于漱
涇堂



鄉黨考目錄

閩嵩山黃守儼雲石氏纂輯

男正色斯儼

瑞源斯鳴

炎熙斯輝

受業

卓建章東昇

江彩雲文裕

鄧 綸簡臣

陳 琬鴻章叅校

魏文豪德舉

下大夫上大夫考

君召使擯全節考

鄉黨考

目錄

入公門全節考

執圭全節考

紺緇考

紅紫考

絺綌考

楊裘考

佩考

帷裳考

吉月考

食精饒餽考

膾考

餒敗失飪考

不得其醬考

沽酒市脯考

薑食考

席考

鄉人飲酒考

鄉人儺考

鄉黨考

目錄

廡考

侍食於君考

負版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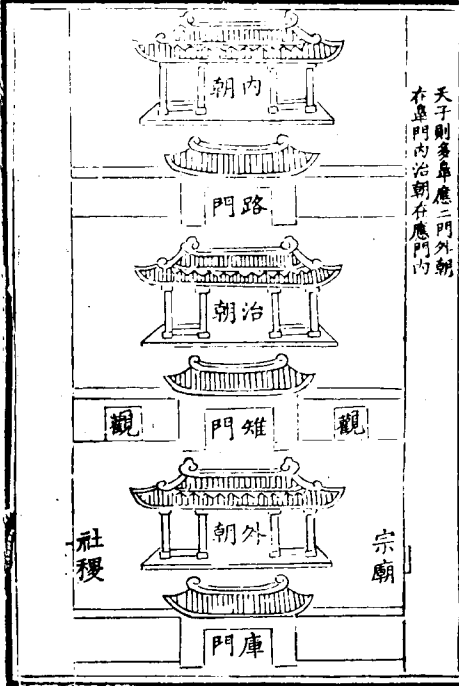
迅雷風烈考

升車執綬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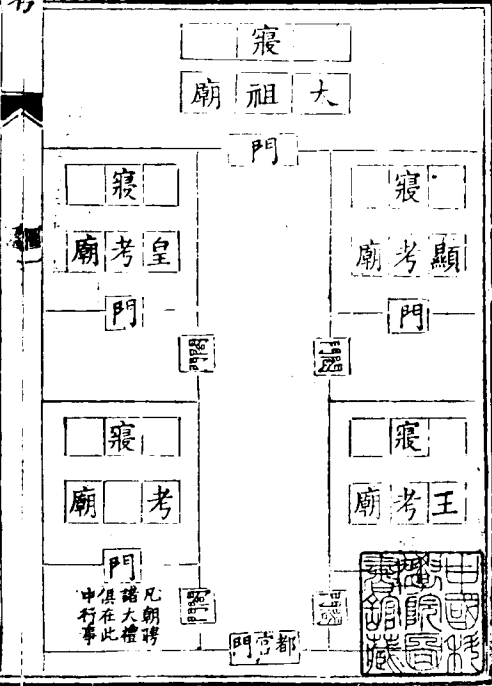
雉考

共二十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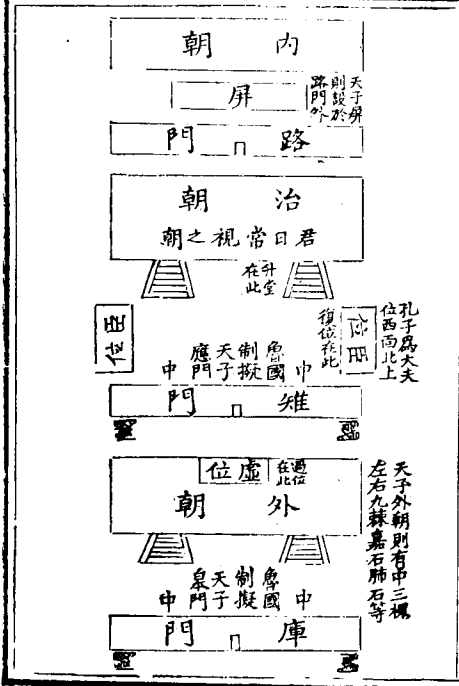
諸侯三門三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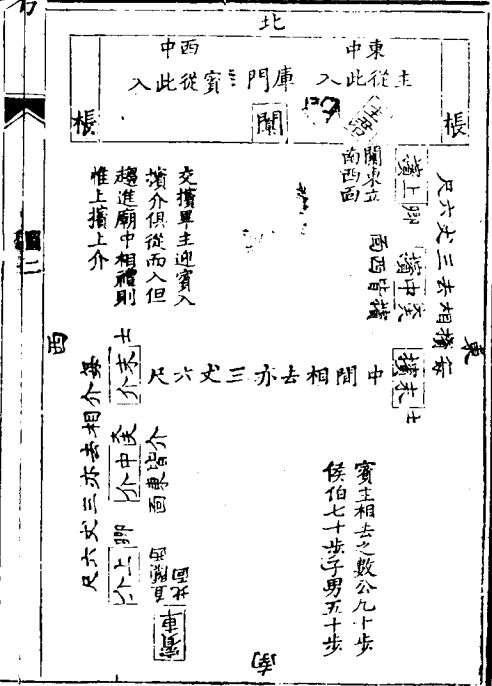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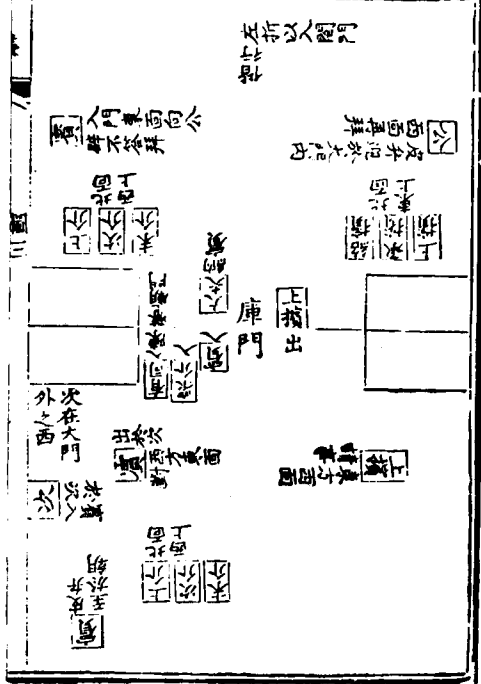
公門朝位堂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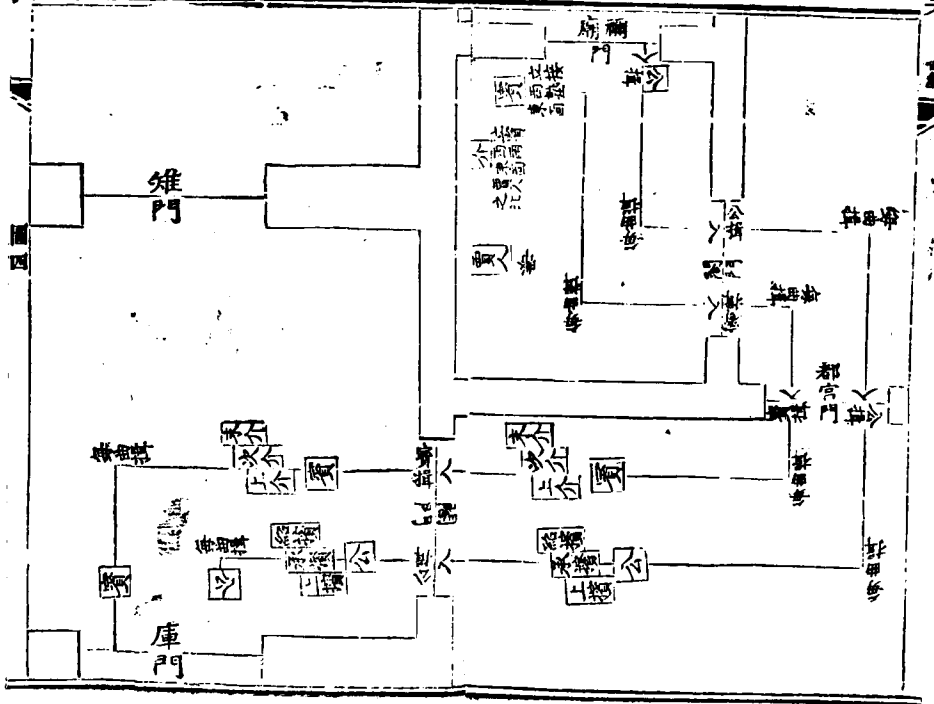
交擯傳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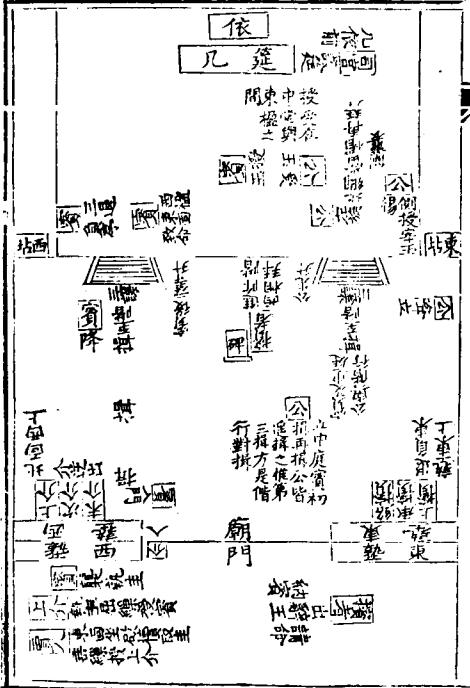
聘禮事迎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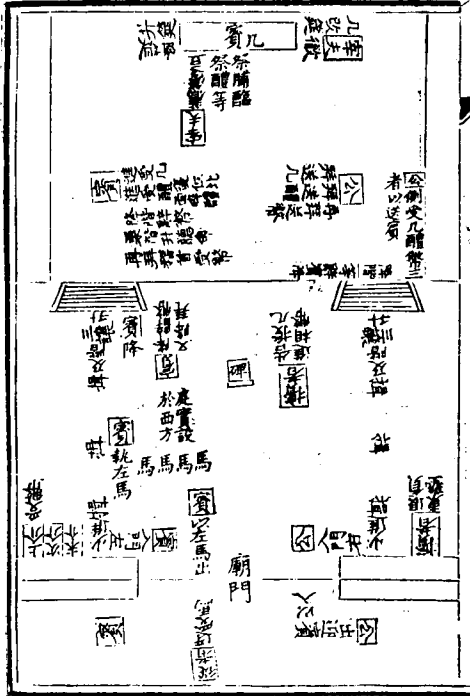
聘禮迎賓入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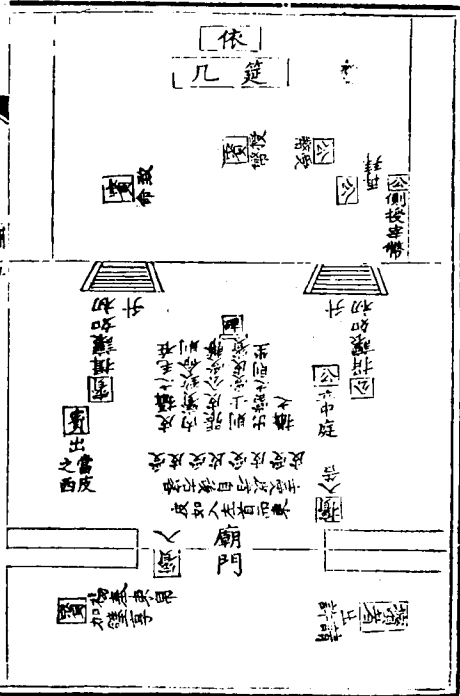
正聘廟中受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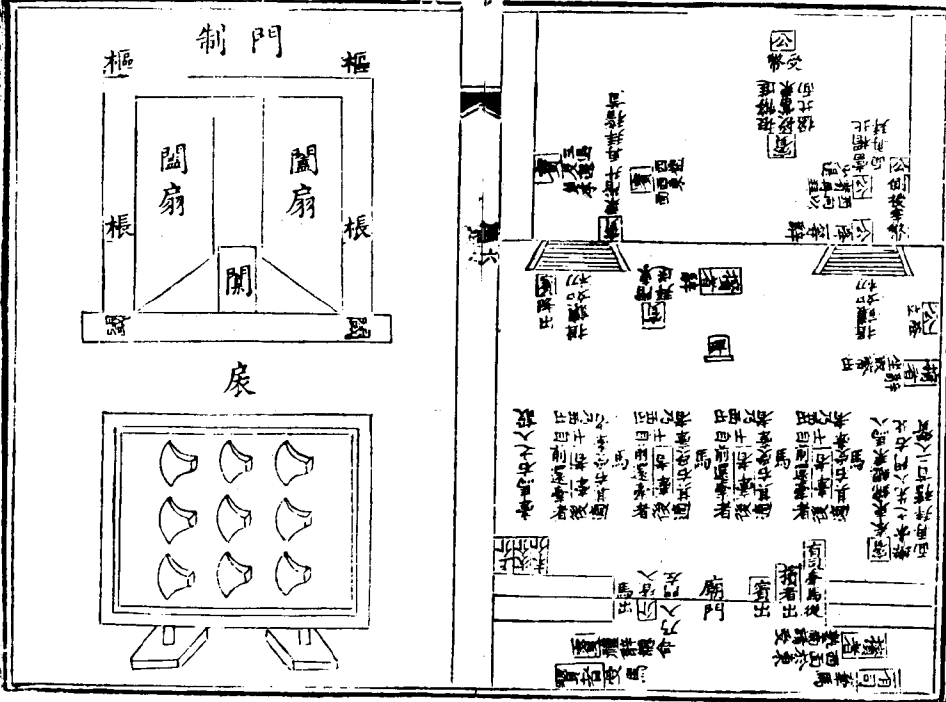
主國禮賓圖



享禮受幣圖



聘賓私觀圖 公門齋辰圖



命圭圖 次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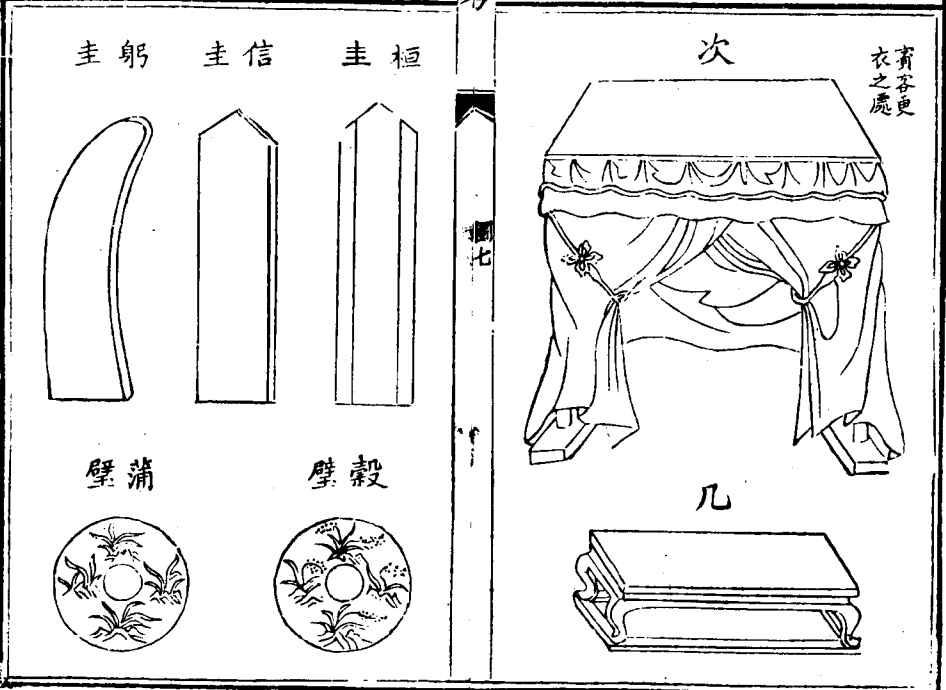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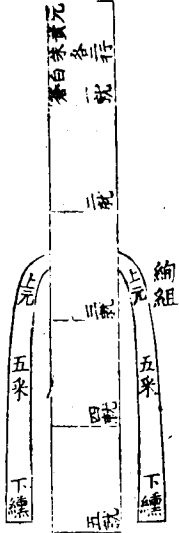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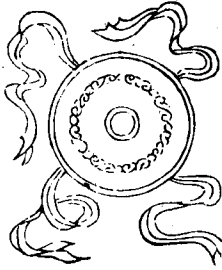


圖 藉 纁

圖 圭 瑑

藉纁璧

藉纁圭



天子大圭鎮圭纁藉
五采五就公侯伯圭
皆三采三就子男璧
皆二采再就瑑圭
璧瑑皆一采一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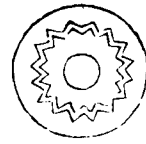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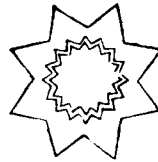
璋瑑

圭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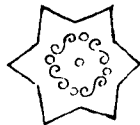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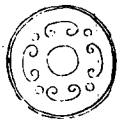
琮瑑

璧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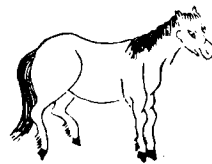
用 合 獻

享 侯 諸



璧以帛
琮以錦

馬以圭



皮以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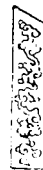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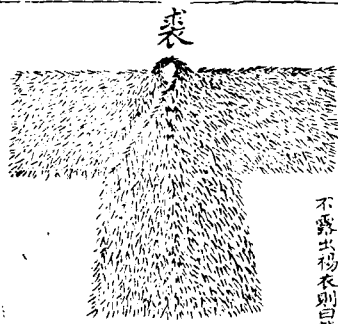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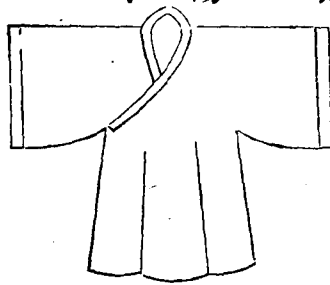
圖 裘 楊



裘

外服露出袖白楊裘
不露出袖衣則白襲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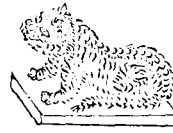
衣 楊



鄉黨考

圖十

圖 幣 六



琥
以
繡



璜
以
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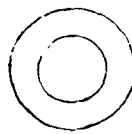
鄉黨考

圖十一

圖 佩 德

環 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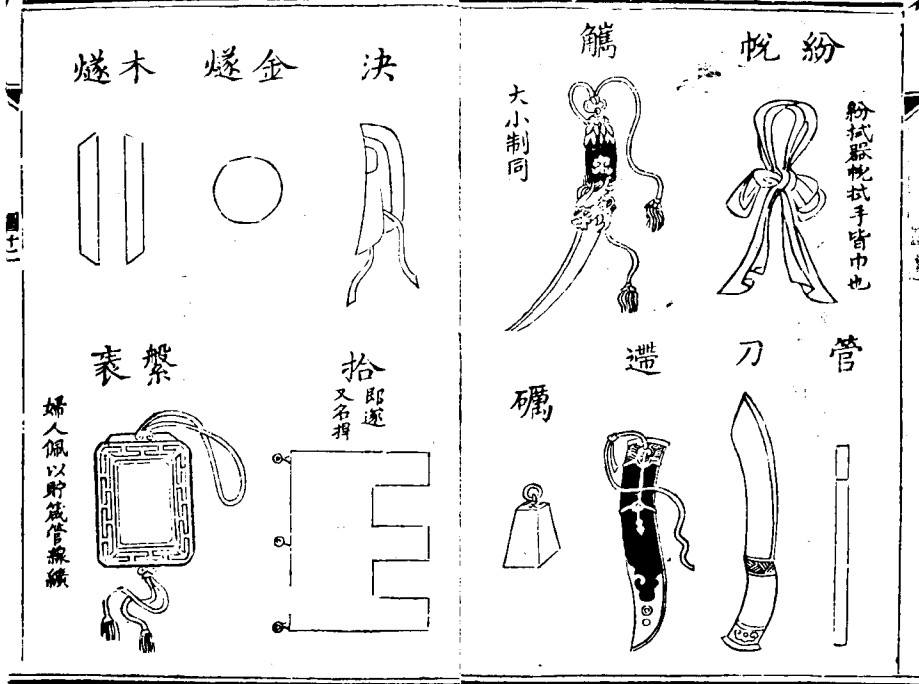
佩 玉



綬 組



圖全佩事右左



圖裳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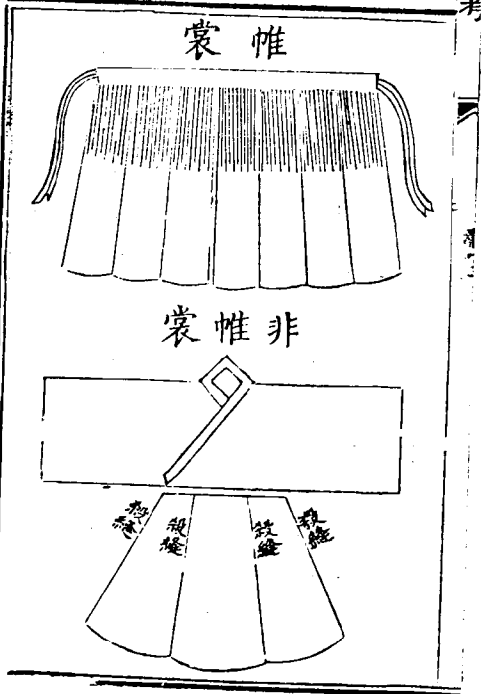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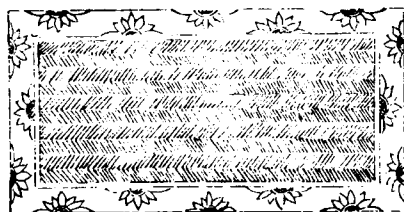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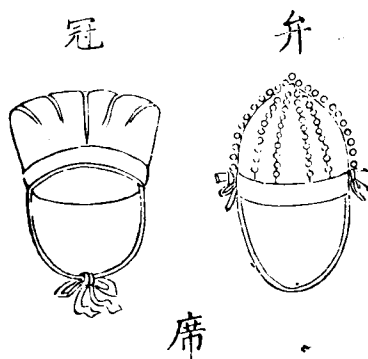


圖 儼

鄉黨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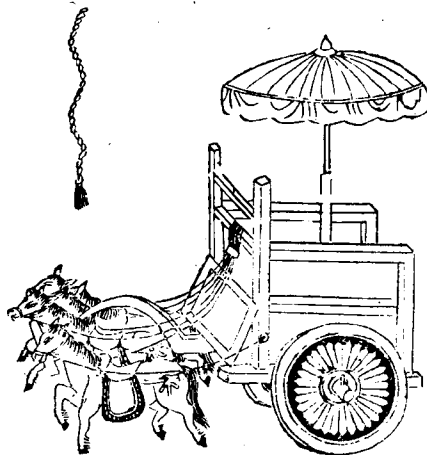
圖 席 冠 弁



鄉黨考

圖 車

綏 車



下大夫上大夫考

言上下大夫不言中者諸侯無中大夫也。周官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春官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夏官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又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秋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冬官雖缺。小司空亦中大夫。可例而知此。皆天子之中大夫也。上大夫即卿。天子諸侯俱同。王制云。次國之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可見諸侯無中大夫。無中大夫。則與下大夫言。下大夫即與天子同等。不可云卑於天子也。王制又云。次國之上卿。征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鄭康成謂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或疑上大夫即卿。大夫對卿言之。皆為下。此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方氏愨謂此上大夫。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崔氏靈恩謂大國三卿者。周制立司徒。兼家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

鄉黨考

下大夫一

鄉黨考

下大夫二

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下大夫五人者。取小卿為言。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據此。則下大夫五人。亦稱小卿。其下大夫。又分為上者。崔氏靈恩謂小宰。小司徒。為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為下也。或云。侯國天官。秋官無止卿。故吳宋宰稱太魯。司寇稱大孔子。為魯大司寇。是小宰。小司寇。為下之上。未知是否。存以備參。又國語。晉里克為中大夫。公子夷吾在梁。對秦使者。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下又云。僕大夫丕鄭與我矣。中大夫與僕大夫並言。似是別有中大夫之名。非上中下之中大夫也。夫子為魯司寇。魯大國三卿。則上大夫。即季孫叔孫孟孫。無疑。司寇與其餘皆下大夫也。侃侃問。問聖人處之。自各中其節矣。

君召使損全節考

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亦戴會于問諸侯相見必告於廟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鄭氏註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祖道也天戴禮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軌建其旌旗施其禁纒從其貳車委積以其半禮之數所以別義也此章君召使損節諸侯相朝而使為損也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符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

鄉黨考

君召一

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損者五入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損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損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

後司儀凡諸公相為賓至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摯受皆旅損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至若郊勞交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殮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帷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

鄉黨考

君召二

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註云賓所停止則積開濶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每門止一相止之者絕行在後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亦如之賓當為饋謂以饗饗禮賓也上下曰禮敵者曰饋禮器曰諸侯相朝准用饗也無邊豆之薦謂

此朝禮畢。賓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至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繼至君者。賓至君也。償之者。至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致贈郊送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疏。償者。報也。報至君為償。又疏。積者。遺人所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妾。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旅百陳。償介不傳辭也。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將幣交。償並在至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至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償上。償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償承。償傳與未。償未。償傳與未。介未。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

鄉黨考

君召三

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亦然。如是者。三謂之交。損三辭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回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旁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兩門。故曰每門聘禮。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則此君介亦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賦。羶牽三。問皆脩。羶介行人宰史。皆有牢。羶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劍。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羶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簋醢百有二十。饗皆陳。車米。賦生牢。十車。車乘有

賦皆視字
牲作腹下
同

五。簋。車。禾。賦。死。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太。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羶。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太。牢。致。享。太。牢。食。太。牢。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四。積。皆。賦。羶。牽。再。問。皆。脩。羶。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劍。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羶。之。陳。牽。三。牢。米。百。簋。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太。牢。再。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羶。饗。餼。以

鄉黨考

君召四

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太牢。致饗太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賦。羶牽。壹問以脩。羶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劍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羶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簋。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享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羶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饗。膳。賦。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註。云。三。問。皆。脩。脩。脯。也。牲。腥。鼎。也。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殷。中

穀類穀切

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享。食燕也。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之君。以致享之禮。則是不復饗也。卿皆見者。見於賓也。于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造館見者。乃致膳。疏云。一積視。一餼。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宰者殺則殺。積全不殺。故云。宰。儀禮闕諸。侯相朝。文考周禮。大小戴及註疏等。綜其大畧如此。小戴。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此云。君召使擯。孔子在魯為大夫。蓋承擯也。第周禮司儀云。及廟惟上相入。雖承擯。紹擯後亦相繼而入。而當時先入相禮者。惟上擯。夫子既為承。擯何以有

鄉黨考

君召五

趨進之。文儀禮聘禮疏云。送賓用上擯。則辭令有賓不顧之言。亦應屬上擯事。夫子既為承。擯何以有復命之文。然聘禮解疏又云。孔子為下大夫而得為上擯者。君使攝也。意者君召使擯之時。即命以攝行上相之事乎。據此。甚有理考。交擯傳命之。填賓立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北。而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而每介相去三丈六尺。至君出。按立於庫門之內。直闌東。邢疏作南。西向立。最是蓋避南而不敢居也。擯者以次立於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承擯與未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至君命上擯。請問來故。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朝已恐其或為

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擯介傳命。揖所與立。左右手時也。朱子云。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揖左揖右。似是中擯。困勉錄謂。擯原不止三人。不必為次。擯而後有左右說。更圓活。周禮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文。不正其至面。亦不背客。註云。謂擯相傳辭時也。疏曰。出為朝。朝東也。日入為夕。夕也。此可與衣前後。檐如也。相証其云。趨進者。意亦只是徐趨。蓋傳命後。至君重迎拜。答賓車進。答拜。其時三揖。三讓。上介上擯。各隨賓至之。後入廟相禮。安得有趨時乎。或以為先君而趨進。則三禮俱無。明文。小戴玉藻。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

鄉黨考

君召六

陳註。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君入當棖闌之中。至君在闌東。賓在闌西。至君上擯在君後。拂闌。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闌。大夫之為擯。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闌二者之中。士之為擯。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此為隨君而入也。明甚。但註既云。疾趨勿用疾。徐字尤渾。若賓退復命者。至君送賓出。就館。擯者宜有其辭也。通義仁山金氏云。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至人送拜之。亦不回顧。亦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也。又春秋傳。工歌文王之三叔。孫豹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小戴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

竟作境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說者遂以文王清廟等為兩君相見之樂。不知此乃享宴時奏之。或奏文王或奏清廟等。非相見愛玉時所用也。至如春秋傳云。國君文足昭也。武足畏也。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亦是言享燕之禮。皆不可混。諸侯相見。始末薛氏圖頗詳。括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請關人。關人報其君。至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至國皆有麥。種以共。賓公也。則五種。三問三勞。侯伯則四種。再問再勞。子男則三。積一問一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至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至君自親之一勞者。但至君親

鄉黨考

君召七

郊勞之而已。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親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殮。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于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且晷。服釋幣於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至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侯伯陳七介。子男陳五介。皆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眾介。至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其旌。旗。車至大門內。卿為上擯。

行贊禮

大夫為承。賓士為。解擯。至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子男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至君車至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為不必固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遞相傳之。傳訖然後至君。進迎車出門。遙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賓所當車之處也。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為相。而入。至君使及宿。皆由棖闌之中。擯介皆雁行於後。王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絕行在後矣。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

鄉黨考

君召八

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惟上。相入升堂。授玉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為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饗。禮賓然後適館。賓既適館。主人致饗。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七子男五。大夫亦致牢禮。然後至君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迎賓而行之。享則有酬幣。食則有脩幣。而將其厚意。至君若不親享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享食則賓不償。至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贈。郊送

等皆君親送於館時至君為賓賓為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饗餼拜享食皆偕至君之朝而拜謝之賓適館至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境附錄此圖更詳酌儀禮周禮大小戴禮等以參輔之亦可以得相君為殯之大概矣

鄉黨考

君召九

入公門全節考

古者門制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者自外而內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蓋周制也天雅綸之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集傳犬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三門者自外而內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無臯門應門小戴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亦三門而以庫門擬臯門雉門擬應門特隆周公他國所無也然亦擬其制而已總不敢僭稱臯應之名也陳氏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

伉作抗
將七字

舉實字

鄉黨考

公門

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臯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臯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臯庫雉應路者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闈大堂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

秩音級
替音符
替音厥

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論。語。入。公。門。魯。為。侯。國。最。外。之。公。門。即。庫。門。也。即。所。謂。擬。天。子。皇。門。之。制。也。其。云。不。中。門。不。復。闕。者。小。戴。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復。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雖。為。聘。禮。言。之。而。不。中。門。不。復。闕。亦。入。臣。之。通。禮。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此。則。自。朝。君。出。入。言。之。由。闕。右。則。行。不。中。門。可。知。行。不。中。門。恐。其。當。尊。也。則。立。亦。不。中。門。可。知。爾。雅。釋。宮。秩。謂。之。闕。棖。謂。之。模。楸。謂。之。闕。履。之。恐。其。不。恪。故。云。不。踐。闕。但。中。門。闕。右。之。說。說。約。引。玉。藻。介。拂。闕。士。介。拂。棖。為。不。中。門。之。証。按。玉。藻。所。言。專。指。兩。君。相。見。為。擯。介。

鄉黨考

公門二

者。隨。君。而。入。如。此。若。以。是。為。立。不。中。門。則。所。謂。大。夫。中。闕。與。棖。之。間。者。豈。大。夫。獨。當。中。門。耶。是。說。約。之。說。非。也。雙。峰。饒。氏。謂。東。西。兩。屏。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右。出。以。東。屏。為。左。入。以。西。屏。為。右。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是。臣。出。入。與。君。相。交。而。闕。右。不。定。在。東。矣。按。禮。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解。詳。云。凡。入。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解。疏。云。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由。闕。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也。小。戴。曲。禮。疏。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左。在。西。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故。出。入。君。門。恒。從。闕。東。士。之。朝。位。雖。

鄉黨考

公門三

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闕。東。據。此。則。君。臣。出。入。恒。由。右。扉。右。扉。東。扉。也。右。扉。左。扉。此。東。彼。西。原。有。定。所。曲。禮。所。云。由。闕。右。即。燕。禮。所。云。由。闕。東。以。臣。既。從。君。出。入。須。拂。闕。之。東。而。行。以。避。君。之。尊。即。不。中。門。之。謂。也。是。雙。峰。之。說。亦。非。也。朱。子。云。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棖。楸。闕。之。間。即。中。台。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說。更。可。據。但。玉。藻。闕。門。左。扉。立。於。其。中。乃。天。子。闕。月。聽。朔。之。變。禮。則。闕。左。之。言。亦。不。必。拘。蓋。左。右。扉。各。有。中。三。國。君。臣。出。入。則。在。右。耳。由。是。而。進。則。為。朝。天。子。有。三。朝。諸。侯。亦。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天。子。外。朝。在。皇。門。內。治。朝。在。應。門。內。諸。侯。外。朝。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治。朝。亦。曰。內。朝。以。對。外。朝。言。之。玉。藻。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治。朝。又。曰。外。朝。者。以。對。燕。朝。言。之。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以。官。是。也。燕。朝。曰。內。朝。亦。曰。路。寢。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玉。藻。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外。朝。內。朝。之。異。同。最。不。可。紊。論。語。所。謂。過。位。外。朝。之。位。也。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聚。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歷音覽

養音榮

窮民焉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註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
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薛氏云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
能自疆以禮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能周禮小司寇
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
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
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詐弊斷也
謂之虛位而過者外朝非常朝之所然雖非常朝人君詢萬民
時立之故虛位必敬也謂之立者古無坐見臣下之禮也此則
庫門內之外朝小司寇朝士所掌者也論語所云升堂者治朝

鄉黨考

公門四

之位也周禮同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比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
之右南面東上犬僕犬右犬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
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
右犬僕前王入內朝皆退註云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
者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太僕前正王視朝之位也宰夫之職掌
治朝之滌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
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註云復之言報也
反報於王逆謂上書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

以作祭

荷達窮者與遽令註云大寢路寢也一鄭司農云遽傳信也古今
時驛馬其堂之制小戴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魯侯國則堂七尺是也堂之後有屏而禮天子當
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
侯西面曰朝註云諸侯春見曰朝受誓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
覲皆受之于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
入疏云牖戶之間謂之象設依於牖戶之間天子當依而立是
秋於廟受觀禮也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春夏天子受朝於路門
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宁而立也路門

鄉黨考

公門五

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
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宋註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以解
外朝虛位偶未檢耳諸侯之屏在治朝之後路門之內不在外
朝也升堂後有沒階復位之節堂七尺則階亦七等每級高一
尺也卿大夫西面北上孔子於魯為大夫其位亦必西而北上
也此則雉門內之治朝宰夫司士犬僕所掌者也自是而後為
路門路門內燕朝在焉周禮大僕王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註
云王闕宗人之嘉事則燕朝小戴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
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尚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

此古視字

商明父子也。此則內朝乃宗人、公族所朝。異姓之臣不得從君而入焉。然玉藻云：退適路寢。聽政是內朝。雖為宗族所朝而君視朝之後亦退而聽政於此也。天子諸侯之三朝如此。周禮所言乃天子之制而諸侯亦大略相同。陳氏禮書云：交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禮書引魯語之外朝內朝蓋指治朝與燕朝而言。亦朝制之當附考也。禮書又云：雉門之外懸治

鄉黨考

公門六

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夫懸治象於雉門外。則所云象魏與兩觀在是矣。建國之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天子在應門之外。則諸侯必在雉門之外矣。天子諸侯之異同未嘗不可參觀而互証也。

執圭金節考

周禮天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儀禮傳云：久無事則聘。蓋小戴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至若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與王制不同。王制指諸侯聘於天子有定期。此指諸侯自相聘。比年三年約其大概。無定期。小聘使大夫。即所謂歲相問也。大聘使卿。即所謂殷相聘也。殷者中也。於中間無

鄉黨考

執圭一

盟會之事而相聘。小聘視大聘。禮差減也。聘禮自始至終。其節甚煩。此只記三大節曰：執圭曰：享。禮曰：私。覲而已。考儀禮聘禮在木國有君與卿圖事。命使者命使之節。有宰書幣。命宰夫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齋之節。有及期。文陳幣。君朝服出。路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乃授使幣之節。有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設洗盥如祭。又釋幣於行之節。有使者載。廡帥上介。衆介受命于朝。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坐於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相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之。將行在門外者。

儀禮補
卷之五

信音申

璋音家

璧音韋

弁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璋皆如初之節凡此皆本國所行者其所云圭或卽謂桓信躬綴繡之命圭者非周禮典瑞璋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二就以類聘疏云本君親自朝則執和圭等此蓋遣使行聘之所執者公侯伯之臣則執璋圭璋子男之臣不得過本君亦用璋璧琮繅皆朱絲二采共爲一就也玉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傳云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解註四器謂圭璋璧琮其所云幣

鄉黨考

執圭二

統圭與享物而言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註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琮璧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類聘亦如之疏云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

完儀同疏

其幣爲之禮傳云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解註多之則是至於貨傷及其爲德美之則是至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儀禮聘禮在途中有遂行舍郊歛燼之節有過他邦假道束帛之節有未入竟肆儀朝服無執習公事不習私事之節凡此皆途中所行者又在既至鄰國有及竟張燼乃謁關人君使士請事遂入竟之節有入竟歛燼布幕買人坐拭圭遂執展之又拭璧展之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有司展羣幣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之節有至近郊張燼君使下大夫請行友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

鄉黨考

執圭三

賁栗之節有至於朝王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之節有大夫餽至於館卿致館之節有宰夫朝服設殮上介衆介因而遞滅之節凡此皆至鄰國所行者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受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其商而上下之註云勞用束帛損用束錦疏云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成儀則同敬至君使者

也。二等即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

也。同禮。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

之。疏云。此介指諸侯相見之介。若行聘禮。則自有介。大聘則卿

為賓。大夫為介。士為衆。介小問。則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此歷

言卿大夫士也。凡此皆既至鄰國。未行正聘之先者。皆此章三

大節以前事。及行正聘。儀禮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

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者

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解註。鄭康成曰。是時

賓與主人皆揚及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

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

出請命。實入。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

執圭。伯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

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解註。賓入門。至將曲揖。既曲北面。又

揖。當碑。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

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

襲受玉于中庭。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

賓出。公側授。宰玉。楊降。立此一節。即此章執圭事也。周禮司儀

及將幣。旅擯三辭。并逆客。辟三批。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

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

碑高

碑高

鄉黨考

執圭四

禮記同

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餘禮介皆入

門左。此云每門止一相。惟君相入。鄭云每門止一相。絕行在後

耳。非竟不入廟。又云。惟君相入。者謂前相若禮。須入故言之。臣

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也。小戴玉藻。君入門。介拂闔

大夫中。根與闔之間。士介拂根。賓入不中門。不履闔。公事自闔

西。私事自闔東。介拂闔等。是從君皆入。聘賓只入不中門。與

君相見。有異介之從入。皆同也。儀禮聘禮記。又云。辭無常。孫而

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又云上介執圭

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

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

躬焉。如恐失之。解註。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

念趨。謂審行步也。聘享每說。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不

戴兩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圭器。執纁。如不

克。執圭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裘之

裾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執纁。玉舉前曳踵。踰如也。此

皆可與執圭節相証。但所云。勃如戰色。三禮中說。聘處。俱無明

文。惟玉藻。戎容暨暨。言容終。諸色容厲。肅視容清明。一段。是說

軍旅之容。亦可見戰色大畧。正聘畢後。儀禮擯者出請。賓揚奉

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

鄉黨考

執圭五

右首左
當作左

東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後。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此一節。卽此章享禮事也。儀禮傳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惟馬出其餘也。東解疏云。左先者。皮馬以四爲禮。北面以西爲上。故左先入也。傳又云。及享發氣。馮盈容。衆介北面踰焉。解疏云。曲禮曰。夫濟濟士踰踰。此皆可與享禮節相証。又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此二節是享禮後事。聘享夫人是必行的。若有言解

鄉黨考

執圭六

註謂如臧孫辰告釋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之類。是有故而行的。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解註公事畢也。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疏云。未禮。賓故止。客請覲。聘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禮賓有三節。受几也。受禮也。受幣也。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愛馬。此是聘享。又有禮賓一節。由是賓覲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

評逆同

果音歷

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及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公降立。此一節。卽此章私覲事也。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註云。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傳云。私覲愉焉。出如舒雁。又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解註送獻不入者。奉物

鄉黨考

執圭七

禮輕。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此私覲與私獻。是二禮。春秋傳。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統言之也。抑祇得禮遺意也。小戴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則私覲。惟自聘方可行也。此皆可與私覲節相証。儀禮聘禮又云。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擯者入告。出許等禮。註云。玉錦錦之文。織縛而白者也。聘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

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疏解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已煩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饗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註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聘禮君使卿壹弁館饗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上介士介私覲一節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及勞賓介一節卿大夫勞賓于館

鄉黨考

執圭八

一節歸饗餼一節四者皆是私覲後事自厥明訝賓至此俱一日事小戴聘義實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之謂也聘禮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此問卿之一節也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賓奉幣庭實從此私面於卿之一節也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衆介面如覲幣解䟽介初覲至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隣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此介私面於卿之一節也自是以後更有賓問下大夫嘗使者之節有夫人使下大夫

歸禮於賓之節有大夫饋賓介之節有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椒獻無常數介一食一饗之節有大夫饗食賓介之節有還玉報享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謁迎大夫用束紉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之節有至君就賓館拜送之節有賓拜賜於朝遂行舍郊之節有公贈賓幣贈上介衆介士送至於竟之節有朝服載旌歸而反命之節有釋幣於門乃至於禴之節而聘禮乃終小戴聘義上公七介諸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

鄉黨考

執圭九

重禮之義也王國待客出入三積餘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夫大聘之備禮如此至於小聘則儀禮所云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而不升不郊勞之類解䟽云不禮者此受禮而設筵乃醴賓不筵几故不醴賓聘訖不以齊酒禮賓而不升者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故曰小聘差減也國語單襄聘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歸告王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繫晨

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林。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大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蓋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春秋傳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垣。而納車焉。其言曰。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殤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

鄉黨考

執事十

哉。

所藏幣以重罪也。由此言之。聘禮之不修於後世也。何可勝道哉。

紺緇考

經音

禮音

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葱。黑謂之黓。註云。緇今之紅也。纁淺赤色。纁絳也。葱淺青。黓黑貌。爾禮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註云。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顏色也。論語朱註。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小戴檀弓。練冠。練緣。說者誤以緇為緇。不是。爾雅註為紅。緇朱註為絳。考一染謂緇。三染謂纁。纁絳也。則緇似近纁色。與緇大有淺深之辨。但小祥後喪服。用淺紅之緇。為是。如何便用深紅之絳為領緣。朱子謂此不可曉。又謂絳為淺紅色。意絳視緇為深視朱仍為淺歟。或以緇為青赤色。則緇又似非絳。今多從朱子淺紅之解。若據周禮。三入為纁。五入為緇。則纁既為絳色。儀禮士冠禮有爵弁之文。解註云。朱則四入者。緇屬五入。又在纁與朱之後。其色較深。安得為淺紅乎。此則以緇為青赤者甚確。下又云。七入為緇。益於青赤之色。為順矣。且青中藏赤。亦於練服相宜。紺字。周禮爾雅。未有明文。然周禮考工記。言三入五入。七入。而不言四入。六入之色。儀禮解註有云。朱則四入矣。又云。元則六入。與意者。纁入赤。汁為朱。為四入。朱入黑。汁為緇。為

鄉黨考

紺緇一

五入緇入黑汁爲元爲六入元卽緇色所謂深青揚赤色也服
 禹氏許謙氏皆于此說或以爲謬而以緇爲纁之四入入赤汁
 成朱入黑汁成紺是紺較淺於緇於深青揚赤亦相悖說不可
 從然則紺爲深青揚赤色緇爲青赤色齊服元端紺飾之宜也
 陰幽而光明內則也小祥練服緇飾之亦宜也稍趨於顯而仍
 闇而未揚也禮各有宜故非齊與喪不以是二者爲飾也別嫌
 疑也至以紺爲齊時之服與緇之爲領緣不同解不知朱註云
 齊服亦只指領緣而言也齊通服元端無緇色爲服之文則紺
 緇並指領緣無疑矣

鄉黨考

紺緇二

紅紫考

朱註紅紫間色不正考五色生於五行屬於五方有正有間青
 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考工記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
 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
 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
 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
 之事後素功註云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績以爲

鄉黨考

紅紫一

衣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章讀爲章疏云雜五色而下有六色
 者元與黑相類也是以北方云元武宿也王氏云言青而繼以
 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相生也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
 以黑此五行之相克也言天而繼以地言元而次以黃此天地
 之相偶也相偶所以相合相生所以相繼相克所以相治陰陽
 自然之理也小戴月令云春衣青衣服倉玉夏衣朱衣服赤玉
 夏秋之間中央土衣黃衣服黃玉秋衣白衣服白玉冬衣黑衣
 服元玉禮運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言五色加天元爲
 六章而爲十二月之衣與月令之義同也五冕之祭服皆元衣

縹裳。爵弁亦无衣。縹裳。或緇衣。縹裳。皮弁則素衣。素裳。皮弁朝服。則緇衣。素裳。无冠。无端。則无衣。而裳。天子諸侯。未大夫。素上士。无中士。黃下士。前无後黃。故謂之雜裳。統而觀之。凡朝祭等禮服。或用繪。繡。或不用繪。繡。其衣裳。總取五方之正色。而紅與紫。不列也。即縹。爲赤黃之色。疑近於間然。土無正位。託於火。而見。則縹。卽朱色。微黃。而非如紅紫之間色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緇。青謂之葱。黑謂之黝。註云。縹今之紅也。縹。纁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縹。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此則縹。卽朱色。而所謂縹者。其色甚淺。郭氏解爲紅。蓋卽紅紫。

鄉黨考

紅紫二

之紅也。朱子謂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駟。爲中央之間色。夫間色。非全不可用。但君子服以章身。小戴表記。衣服以移之。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今紅。旣爲南方之間色。南方八卦。屬離。離者明也。火之象也。紅。則參之以西方之金。雖爲火所尅。而已非離之正矣。紫。旣爲北方之間色。北方八卦。屬坎。坎者中也。水之象也。紫。則參之以南方之火。雖

於作稱

樂百卷
禮全之象
五色之類
供其數

爲水所尅而已。非坎之正。矣。非離之正。則不成。其爲明。非坎之正。則不成。其爲中。是皆不正之色也。夫抵服色。不尅陰陽。而尤以陽明中正爲主。故周禮。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染練。夏。種元。秋。染夏。冬。獻功。四時之間。春。則暴之。冬。則獻之。夏。秋。則染。營元。與五色之夏。昭其明也。小戴月令。季夏。命婦官染米。黼黻文章。必以法。故。黑。黃。倉。赤。莫不。良。亦。順。其。時。之。光。昌。也。且。所。染。者。爲。纁。爲。元。爲。五。色。之。夏。爲。黼。黻。文。章。黑。黃。倉。赤。而。綠。紅。皆。其。之。間。色。不。與。焉。亦。可。知。所。尚。之。正。也。縱。其。色。有。偏。乎。陽。者。青。與。赤。與。元。之。類。有。偏。乎。陰。者。白。與。黑。與。黃。之。類。然。陽。取。其。純。固。爲。服。

鄉黨考

紅紫三

色之正。而陰取其純。亦未始非色之正也。特以陽爲至。如上元。下紼之屬。而隨時以爲服者。又不必定以陽爲至也。惟其正而已。然則紅紫之靡麗艷冶。人所爭尚。先王之禮服。不取至夫子。則褻服。而亦不取也。又况間色。爲婦人女子之服。尤爲章身之所宜。別乎朱子詩集傳云。正色。黃。間色。駟。蓋亦本夫子之意也。

絺綌考

朱註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小戴月令孟夏之日天子始絺。紀絺綌之時也。絺綌成於女工。故周南后妃自賦其事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蓋敘初夏之時。葛葉茂盛。禽鳥有鳴。已動女工之思也。又云。維葉莫莫。刈是漙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斃。蓋敘盛夏之時。刈而斬之。以取其材。漙而煮之。以柔其性。於是女工成而可服也。絺綌宜夏。故衛風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言絺綌而遇寒風。以比過時見衰也。爾雅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

鄉黨考

絺綌一

材于澤。農以其用甚廣。故設官以掌之。凡草貢麻苧之屬。皆從其類也。葛貴絺而賤綌。小戴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賤綌之義也。用有貴賤。則衣服自必有分別。意絺為禮服。綌為私服之類也。絺綌之用。其來已久。書禹貢青州厥貢鹽絺。豫州厥貢漆。京絺。紵。又揚州島夷卉服。傳草服。葛越木綿之屬。孔氏頽遠云。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吳越春秋。越王使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采葛之婦作詩。有葛不連蔓。託台台。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

卷百未詳
絺綌考

卷百未詳

卷百未詳

卷百未詳

卷百未詳

鄉黨考

絺綌二

分。輕。罪。號。絺。素。分。將。獻。之。之。句。是。越。葛。自。古。為。工。也。劉。向。說。苑。云。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李。白。詩。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羅。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揀。撥。作。絺。綌。是。其。為。物。蔓。生。綿。羅。必。待。良。工。而。乃。有。成。也。聖。人。亦。人情。故。於。於。絺。綌。不。異。所。異。者。表。而。出。之。耳。朱。註。引。詩。蒙。彼。繡。絺。蓋。繡。絺。而。家。於。襲。衣。之。上。即。所。謂。先。著。裏。衣。表。而。出。之。於。外。也。常。人。於。禮。服。大。抵。亦。昔。有。裏。衣。聖。人。則。凡。着。絺。綌。禮。服。與。私。服。皆。然。此。其。所。以。異。歟。

晉書

楊裘考

小戴玉藻裘之楊也見美也。甲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之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楊弗敢充也。觀此則楊與襲不同。襲以質為敬而楊以文為敬也。儀禮解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禪身禪衫有襦。備之上有裘。有楊衣。楊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繡縹縹縹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袷。袷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尊以冬之楊衣言之。冬有楊

鄉黨考

楊裘一

裘之衣。猶夏春秋之有中衣也。襦袴外裘一重。楊衣一重。上服一重。併裘為三重。然玉藻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楊衣。楊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楊衣。不露楊衣為異。爾是併裘。又有四重。楊裘之說。只在第二重。露與不露。其所言露法不一。儀禮聘禮。謂楊者。免上衣見楊衣。又云。凡禮。楊者。左孔氏疏。小戴禮。凡執玉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亦同。此兩說。一謂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楊衣也。一謂左袒出其楊衣。謂之為楊也。存疑。解鄉黨。又云。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楊衣。則謂之楊。蓋以所需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

禮記

禮記

楊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合觀眾說。則正服不可去。所辨。惟第二重。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均謂之楊。而存疑之說。未知何本。要當以鄭孔為勝。其云。繡衣羔裘者。舊說朝君之服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縹。黑色也。羔裘。黑羊皮。繡衣。羔裘。而用以朝君者。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北為陰。亦取幽陰也。詩。檀風疏。云。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繡帶素鞵。註云。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是

鄉黨考

楊裘二

朝服之衣。色元。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繡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繡衣。以楊之。是羔裘。楊用繡衣。明其上正服亦繡色也。論語又云。羔裘元冠。不以甲。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繡布衣為楊衣。之上。正服亦是繡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繡衣羔裘也。此條參証甚明。詩。鄭風。云。羔裘如濡。美大夫也。又云。羔裘豹飾。蓋君純羔。大夫以豹飾。唐風。所云。羔裘豹祛。玉藻。所云。羔裘豹飾。繡衣以楊之。皆是也。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抑雅。云。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羶而不羶。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為朝

禮記

補音
省爲

安音
細音

行音
從音

服然則緇衣羔裘非但人臣朝君之服諸侯視朝亦服之非但取其色亦取其性之近禮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蓋卿大夫朝君卑則退而去朝服惟着羔裘上之緇衣也至於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其主祀天之服註云大裘羔裘也王藻羔裘豹飾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兼爲祭服也又王藻唯君有黼裘以誓若大裘非古也言諸侯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作裘用以誓軍旅省耕斂不得僭服大裘夫誓省服黼裘則裘制有定視朝之應服羔裘蓋可創見也王藻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裘元緇衣以楊之言大夫

鄉黨考

楊表三

士燕居之服青元取其帶璠則知私朝服緇衣而燕居且易狐青裘也或疑召南羔羊之皮緇之曰素綠色容有不取純者不知素綠言裘制非言楊裘也此皆可與緇衣羔裘互考者也其云素衣麕裘者舊說聘問之服也小戴玉藻麕裘青豸裘綾衣以楊之言大夫士聽朔之服說文云鹿子曰麕又曰麕麕色白儀禮聘禮解註云王藻曰麕裘青豸裘綾衣以楊之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解疏云楊衣君臣亦有異時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麕裘但君麕裘麕裘臣不敢純如君麕裘則青豸裘而同以素衣爲楊若聘禮君臣

麕音
鹿音

鄉黨考

楊表四

衣同用麕裘但主君用素衣爲楊使臣則用絞衣爲楊論語刑註云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君臣視朔既可以同楊而行聘獨不可以同楊乎王藻註云絞蒼黃之色也則非可以稱麕色矣孔子素衣麕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此則素衣麕裘是諸侯與卿大夫士視朔之服及諸侯服以受聘而臣之行聘則麕裘絞衣而非素衣也然陳氏禮書云絞衣即素衣或者絞亦近素之色未必蒼黃也若蒼黃則衣與裘不純矣禮何取之意麕裘之楊或絞或素不定皇氏云素衣爲正則有時用絞耳禮書又云爾雅曰鹿牡麕牡麕其子麕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麕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爾雅王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解者謂國君燕居服狐白錦衣侍御右虎左狼然考狐白錦衣天子視朝服之外加皮弁服諸侯於天子之朝亦服狐白錦衣凡在朝君臣同服其天子之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皆狐白裘但不用錦衣爲楊用素衣也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麕裘素楊然則素衣麕裘諸侯與其臣視朔聘享之外又爲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共

瑞音年

服也。若天子視朔外雖服皮弁服然中則錦衣狐白不用素衣。麇裘矣。天子視朝與視朔同服諸侯視朝服縮衣羔裘視朔則與其臣同服素衣麇裘此其別於天子也。至錦衣狐裘諸侯在天子之朝服之歸國則服以告廟秦風所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後則不復服以爲燕居服者非是此皆與素衣麇裘互考者也。其云黃衣狐裘者舊說蠟祭之服也。小戴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至先齊而祭司齊也。祭百種以報齊也。饗農及郵表噉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鄉黨考

楊裘五

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註八蜡先齊一神農也。司齊二后稷也。農三郵表噉四謂郵亭之舍標表田畔相連綴。猶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送終。蜡以報功送歲之終似喪禮而殺也。云皮弁素服則非黃衣可知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此蜡祭後臘祭先祖五。配色尚黃取息農之意也。黃屬土土者萬物之母故尚之也。臘與蜡同月係兩事其事相次故連

瑞音步

言之或遂悞以臘爲蜡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宗大剋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夫祈來年于日月星辰及割牲以祭公社國門所謂蜡祭也。後又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大飲如賜醢之類以休息之示不復勞所謂臘祭也。王藻狐裘黃衣以裼之。卽大夫士臘祭之服論語黃衣狐裘是也。十二月爲臘周行于孟冬者周以子月爲歲首故行於孟冬月令所云周制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名異而實同蓋以蜡統臘而言非大蜡卽臘之謂也。臘祭用狐者狐色黃白虎通云古者狐裘取其輕煖又因狐死正邱

鄉黨考

楊裘六

首明君子不忘本也。此皆可與黃衣狐裘互考者也。要而言之緇以裼羔素以裼麇黃以裼狐取其稱而已矣。小戴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春秋傳云服其身則衣之純又云靡奇無常稱則純不稱則靡服者身之章故楊裘必取其稱也。若夫皮弁服者以白鹿皮爲冠其服用白布其裳則素積以布爲裳而辟積其要中也。王之皮弁曾五采玉璆象邸玉笄諸侯三采大夫二采士皮弁之會無結飾天子諸侯祭祀及朝觀會同親迎養老諸大事則服冕視朝聽朔皆不服冕而服皮弁冕則皆元衣纁裳皮弁則白衣素裳或亦緇衣素裳也。卿

步歷同
音音者
某章末

大夫以下助祭。則服冕。其餘聘享等多服皮弁。至其私家。雖祭祀亦服皮弁。士則並不服冕。蜡云皮弁而臘云黃冠黃冠。意即冠弁也。禘衣上之正服。皮弁照為常。又不可不兼知其制也。

楊表七

袞同
禮考世友

佩考

小戴內則言子事父母左右皆有佩。用玉。鄭氏康成曰。此佩者。備尊者佩。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也。管。筆。彊也。遺。刀。輒也。木燧。鑽火也。陸氏德明謂燧。火鏡也。孔疏。拾。歛也。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皇氏侃云。時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皇氏又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旁用力為便。故佩大物。至婦事舅姑左右。亦皆有佩。左佩

鄉黨考

佩考一

與男子同。右佩則異。箴管線。施繫。大觶。木燧。是已。孔疏。熊氏云。裘刺也。以針刺。裘而為繫。囊。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續之下。而言。施。繫。裘。明為四物。而施。義。疏。云。箴。必貯以管。而後。納之。繫。二而一也。若線。則所以紉者。縶。乃絲。縶。總之。為四物。大。凡佩用之物。多而佩。玉為重。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磬。之。心。無。自。入。也。鄭。氏。康。成。曰。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義。疏。云。佩。有。三。德。佩。一。玉。在。

祭玉盤

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邊也玉佩無有左
右者鄭風女曰雜鳴詩云雜佩以贈雜佩以問雜佩以報皆以
玉言也有女同車詩云佩玉瓊琚佩玉將將秦風終南之詩亦
有佩玉將將之言皆美其玉佩也玉藻又云凡帶必有佩玉惟
喪不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
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
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玦而緼組綬孔子佩象
環五寸而綦組綬鄭氏康成曰綦文雜色也緼赤黃孔氏穎達
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雜世子及士惟論玉質不論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第五十五

鄭黨考

佩考二

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璫玦石次玉者陳氏祥道曰
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璫玦山元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
象臣職之動陳氏濬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
也鄭氏康成謂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
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孔氏穎達謂象環五寸法五行也鄭孔之
說皆當並存其在朝之時君臣皆有佩玉藻言將適公所既服
習容觀玉聲乃出曲禮言君臣立答之常皆於佩見其節所云
立則聲折垂佩至佩倚則臣佩垂玉佩垂則臣佩委觀此則在
朝君臣有佩可知也玉藻所謂無故不盡指喪凡災吉皆玉

佩之制鄭氏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璫
徑二寸衝牙三寸朱子曰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蠟珠中
組之半也朱子曰珩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
各懸一玉而方曰珩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璫
又以兩組貫其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珩而下繫於兩端行則衝
牙觸璫而有聲也朱子所言較詳論語云無所不佩合玉之德
佩左右之事佩統言之也顧德佩事佩皆成人有之若童子佩
觿童子佩鞶不應佩而佩衛風所以刺也鞶即決以象骨為之
着右手大指所以鈎駢圍體至玉藻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

鄭黨考

佩考三

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鄭氏康成謂指世子言去德佩而設
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
紱不使鳴焉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君
亦結左也又云齊則精結佩而爵鞶此指凡齋戒者言鄭氏康
成謂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鞶者齋服元端方
氏憲曰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所結所設者
非德佩也事佩而已居則設佩者此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
朝於公侯之時居則設佩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
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古詳於佩如此聖人所以

帷裳考

古者上衣下裳。凡禮服衣與裳俱不相連。私服則相連。帷裳者。禮服之裳。朱註。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襜褕。而旁無縫。徒則是朝祭等之禮服。皆用帷裳也。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之制。制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緝繡。祭傳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繡也。緝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

鄉黨考

帷裳一

自下而上。又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宗彝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鷩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考周禮司服堂。王之吉凶衣服。弁師掌王之五冕。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元冕。皆因服之異。而名之。五冕之服。皆衣經裳。鄭氏謂衮冕九章。即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為首是也。鷩冕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鷩冕五章。則去華蟲。火而登藻粉米。繪於衣。絺冕三章。則去宗彝。藻。而刺粉米於衣。元冕則衣無文。

梁會堂

會稽同

增音

增音

裳刺黻而已。揚信齋以為王之裳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推此則鷩冕之下亦應遞加也。小戴刻特牲龍章而設日月或以為指旒常或以為指衣表而服十二章之說似為有理。王以袞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饗射以毳冕祀四望山川以絺冕祭社稷五祀。以元冕祭羣小祀。蓋五冕皆祭服。然朝覲會同大會皆服焉。而事之重者亦用之。如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秉耒是也。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王之大夫及公之孤自絺冕而下其服二。大國之卿及再命一命之大夫皆得服元冕。此皆

鄉黨考

帷裳二

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則助祭者亦元冕是也。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袞冕。侯伯鷩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天子諸侯之視廟視朝首皮弁而不冕。其餘禮事天子諸侯及卿大夫亦多服皮弁。冕則有袞鷩毳絺元之禮服冕之外有爵弁。韋弁皮弁冠弁。孔安國謂爵弁即韋弁。然司服云。兵事韋弁服。註謂韋為衣裳。聘禮註謂韋布為衣而素裳韋者赤色。爵則赤而微黑。其服用絲元衣纁裳。是其服各異。韋弁非爵弁明矣。然禮家但云三弁者。豈以爵弁皮弁冠弁為三。韋弁屬武事。故不並列歟。

抑或以爵弁韋弁皮弁為三。而冠弁雖名弁實即元冠制與弁微不同。而用亞於弁。故不數之。歟。要之冕也弁也冠也皆禮服。即皆有帷裳。其為九章之裳則所繡者為藻為粉米為黼為黻。七章之裳特衣去龍山而裳之繡從同。五章之裳則登藻粉米於衣所繡者黼耳。黻耳。三章之裳去宗彝與藻。衣刺粉米而裳亦從同。元冕之裳則衣無文而但刺黻於裳。故曰一章也。其為爵弁皮弁冠弁之裳則有朝服與元端之辨。又有用絲與用布之辨。爵弁服用絲則所云元衣纁裳皆必用絲也。皮弁冠弁皆有朝服元端二種。俱用布為之。朝服重於元端。朝服之布用緇。

鄉黨考

帷裳三

元端之布用元朝服則素裳元端則裳之色各異。玉藻陳註云。韞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元端服之韞若皮弁服則皆素韞也。觀此蓋知朝服之裳為素裳也。若五冕之服所別在九章七章等其服一皆元衣纁裳爵弁雖亦元衣纁裳而無繡之文章耳。凡此皆禮服制雖不同皆所謂正幅之帷裳也。陳氏禮書云。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然冕服元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

廣音門

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元。細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為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為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閒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元為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蠹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蠹裳。元形裳。纁詩曰。蠹衣如璫。又曰。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裳以纁為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托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爾

鄉黨考

帷裳四

雅曰。裳。削幅謂之襜。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又云。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鄭氏曰。祭服朝服。辟積無效。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為陽。後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穿縹緋。縹緋。縹。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祿。則凡裳有綠可知也。禮書考核甚詳。儀禮解。詳云。飾裳在二幅。曰。縹。在下。曰。緇。又集韻云。緇。或作緇。裳下。綠也。又。綠物。皆曰。純。則。縹。緇。也。純也。也。也。皆。縹。之名也。士昏禮云。纁裳。緇。緇。意。禮。服。多。以。緇。為。縹。

國音門

而非若明衣之用。縹也。至若深衣者。不戴深衣。陳註云。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此。蓋。以。純。而。異。名。也。陳氏禮書亦云。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則所謂非帷裳者。舉凡深衣長衣中衣皆是矣。深衣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而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吉服以朝祭為上。燕居則

鄉黨考

帷裳五

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制與帷裳異者。玉藻所謂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深衣所謂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是也。袖口為祛。三祛。謂三其袖口之長也。若夫帷裳之禮服。既有五冕三弁之制。而著於下者。更有禮服之履。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舄。黃舄。青舄。素履。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句。儀禮。作約。註云。履下曰。舄。下曰。屨。仰重底。單底。鄭司農云。赤舄。黃舄。以赤黃之絲為下緣。成謂凡舄屨各象其裝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舄。纁純。素積。白屨。縹純。縹。弁。纁屨。黑舄。纁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玉錫

韓侯。元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絢純皆同色。今云赤纁黃纁青絢。雜互言之。赤纁者。王黑舄之飾。黃纁者。王后元舄之飾。青絢者。王白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絢謂之拘。若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纁縫中紉。純緣也。士爵弁纁屨。黑絢純。命夫之命屨。纁屨。疏云。赤舄為上。白舄配。革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也。此則帷裳之冕弁。有定制。即舄屨亦有定制矣。此皆可與帷裳參証者。至裳之為義。白虎通云。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彰。閉也。此又裳之通義。而不論其為帷裳與否耳。

鄉黨考

帷裳六

吉月考

集註吉月。月朔也。謂每月之朔。不專指正月朔日也。朔謂之吉者。李氏云。周禮正月之吉。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重嘉爾。亦不是。因吉禮而名。司馬之有政。司寇之有刑。亦可云。吉禮乎。大抵每月之始。冠之以吉。錫以嘉名。亦猶歲之稱正。年之稱元。舜典正月之朔。為上日。月令上辛。上甲。為元日。辰亦稱元。辰焉耳。周禮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之布教而縣教象。宗伯之布禮而縣禮象。司馬之布政而縣政象。司寇之

禁作漢

鄉黨考

吉月一

布刑而縣刑象。皆於正月之吉。司空雖闕其布事。而縣事象亦可以例推也。此則行於正月之吉者。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此則鄉大夫州長。亦行於正月之吉。黨正則行於四時孟月之吉。族師則行於每月之吉。其所

云月吉有不同者。小戴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
 朔於南門之外。陳註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
 鄭氏端當爲冕。又曰。少牢朔月。大牢陳註朔月月朔也。又諸侯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陳註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
 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周禮大史正歲
 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註云。天子頒朔
 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文行之。疏云。論語稱
 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
 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之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鄭黨考
 吉月二
 此古者重月朔。天子諸侯各於月朔聽政。天子示受之於天。
 諸侯示受之於祖。天子元冕以臨之。諸侯皮弁以奉之。天子諸
 侯之臣亦各從其君以視朔。其布令請灋諸大典或行之於正
 月之吉。或行之於四時。孟月之吉。或行之於每月之吉。卽至閏
 月之吉。亦有聽閏朔之變。禮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
 其中是也。天子受朔皆於南門之外。至退而聽朔月之政。常月
 則於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太廟。與左存。閏月則聽政於門
 以閏非時之正也。諸侯聽朔皆於太廟。意閏月亦同天子之變
 禮乎。月朔之重如此。故魯變公四不視朔。春秋譏之。夫子雖致

仕亦必朝服而朝也。重吉月也。
 鄭黨考
 吉月三

食精餽餽考

食以穀爲主。故首重食。穀得天地冲和之氣。其味甘淡。可以清人心。而壽人身也。書洪範。土爰稼穡。又稼穡作甘。所謂冲和之氣也。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註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食醫凡食。齊。眠。春。時。註云。飯宜溫也。論語。食不厭精。集註。精。鑿也。鑿。與。擊。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糲。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與鑿。稍異。然論語。精字是泛說。佳者原兼鑿而言。正義云。米之率。糲十。糲九。糲八。侍御七。又與說文釋名不同。考正韻。以糲爲精米。則糲卽精之義。說文釋名以

鄉黨考

食精一

糲之九爲糲。八爲精。正義謂糲九。糲八。雖少。有不同。皆可以精統之。又集韻云。糲也。或謂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五斗爲糲。是穀亦精之義。耳。精爲生意。所函冲和之氣。學然。獨於養神明。滋榮。衛皆持乎此。凡穀皆貴。精小。戴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梁。格。禮記云。糲。糲。曰。衛生。禮曰。糲。疏云。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梁。則上梁是白梁也。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爲六。然穀雖有黍稷稻粱稻。之異名。疏解。雖有天子六食。諸侯四簋之別。而論食。則總以精爲貴也。離騷云。精環靡以爲糧。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

釋音

部音

釋音

之粟。陽山之秣。南海之秬。枚叔七發云。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嚼而散。文選註。安胡。彫胡也。張景陽七命云。九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文選註。瓊山。禾卽。昆。崙之木。禾。此與管子所云。北里之禾。卽上之黍。同。蓋瑞物也。精者不必搜地產之奇。誇天物之端。而只此日用之食。貴其精焉。而已。論語。食饑而餽。朱註。餽。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雖出傷熱。傷濕。以致味變。而餽。餽。自屬兩義。爾雅。釋器。餽謂之餽。食餽謂之餽。博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糲。註云。餽。物臭也。餽。飯。餽。臭。糲。飯。相者。糲。飯。中有米。然云。餽謂之餽。則餽。餽。又似只一義。今據朱註

鄉黨考

食精二

分出層次爲細。其云。飯傷熱。濕者。熱。濕亦相。因。益。傷。熱。必。濕。傷。熱。濕。自。必。味。變。也。說文云。餽。飯。傷。熱。故。當。以。傷。熱。爲。主。糲。者。之。相。者。糲。者。之。未。融。未。必。皆。傷。熱。所。致。而。總。非。食。之。適。宜。也。况。糲。與。餽。其。味。必。變。則。亦。餽。之。類。也。亦。猶。餽。之。物。臭。也。小。戴。曲。禮。食。居。人。之。左。左。者。陽。也。食。燥。爲。陽。故。居。之。若。傷。熱。而。餽。則。過。燥。而。失。其。性。矣。註。生。民。徧。陳。嘉。種。凡。黑。黍。之。秬。黑。黍。一。秤。二。米。之。秬。赤。梁。之。糜。白。梁。之。芑。而。皆。以。釋。之。粳。粳。之。浮。浮。爲。度。蓋。浮。而。有。氣。則。水。火。相。得。自。不。至。有。餽。之。患。也。故。終。美。之。曰。其。香。始。升。也。餽。餽。又。何。馨。香。之。可。言。耶。聖。人。於。食。之。精。則。不。厭。於

體。則。不。食。不。厭。者。非。必。極。意。以。求。之。夫。亦。貴。其。精。也。猶。之。人。情。也。若。不。食。則。戒。其。傷。生。願。養。之。經。固。如。是。也。

鄉黨考

食精三

膾考

凡膾之制合麋鹿而成小戴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而切不切麋爲麋雞兔爲宛脾皆菹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醃以柔之內則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麋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醃以柔之言云此軒從雞宛脾皆菹類也疏云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軒其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軒之故鄭註醃人云細切爲菹全物若豚爲菹此則膾也菹也軒也醃雞也宛脾也其制大同小異少儀麋鹿爲

鄉黨考

膾考

菹內則謂麋鹿魚爲菹是菹亦間用魚雜之也少儀謂野豕爲軒內則亦云又言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是軒不盡用野豕亦用牛羊與魚之腥也醃雞宛脾則一用膾一用兔是其所用有定也軒醃雞宛脾鄭註云菹類則是皆從大切矣而少儀又云菹軒菹而不切辟雞宛脾而切之似又有切不切之分細考少儀註云菹之爲言腓也先菹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腓而大齧切之而後報切之齧切爲大切報切爲細切解者謂橫切縱切皆報切也其云菹而不切意只是不報切耳大抵最大爲軒內則所云大者爲軒也次爲菹次爲辟雞

宛。脂。最。細。為。脂。神。滋。等。法。宜。大。切。脂。宜。於。細。宜。細。而。粗。則。制。之。不。善。故。食。能。寧。入。曹。子。建。七。啓。云。累。如。蠶。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張。景。陽。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鈔。紅。肌。紛。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測。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皆。極。形。其。細。切。也。古。人。飲。食。多。用。膾。小。雅。言。吉。甫。燕。飲。而。曰。魯。離。膾。是。燕。伏。用。膾。而。尤。以。鯉。為。善。也。內。則。言。大。夫。燕。食。有。膾。無。肺。有。肺。無。膾。是。膾。亦。食。之。重。不。與。肺。相。兼。為。有。節。也。且。大。夫。肺。膾。不。相。兼。則。知。兼。之。者。惟。天。子。諸。侯。而。其。燕。食。皆。有。膾。也。此。則。膾。之。大。畧。可。考。者。也。

鄉黨考

膾考二



餽敗失任考

飲食之節。謹物質亦謹人事也。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鱸。麇以共王膳。羞小戴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饗廟。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周禮龜人。以時簞魚鼈。鼈。秋獻龜魚。獻鼈以春。獻魚以秋。薦魚以冬。而夏獨不及者。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以為非時。臨川王氏謂魚字。乳以夏避其時。而弗獻。固得先王之意。然亦恐盛夏之時。魚易致餒。故三時皆獻。而夏獨不及也。詩大雅韓侯。入覲返國。顯

鄉黨考

餽敗一

交餽之云。其微維何。魚鱸鮮魚。小戴內則魚曰作之。爾雅謂魚曰斝之。郭氏解云。斝鱸也。玩作之斝之字。義大抵振動之意。居多。與詩取鮮魚同一義也。召南鮒魚。頰尾集傳云。魚勞則尾赤。雖勞而赤。非餽類也。小雅南有嘉魚。集傳云。嘉魚出於沔南之丙穴。亦以其未餽故嘉也。內則魚去乙。爾雅釋魚。魚枕謂之丁魚。賜謂之乙魚。尾謂之內。惟未餽故或去之。而或辨其象形也。小戴而禮。凡祭宗廟之禮。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周禮庖人夏行。脰鱸。註云。鱸乾魚。又食醫魚宜。菹夫。彘魚取其商度。而鮮魚必以脰。直為義。若餽不足言脰祭也。夏行脰鱸者。乾魚無思。

其餒故於夏行之與。乾雉之膳並進也。恭為彫胡魚性宜之餒。則亦何貴於宜也。小戴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鱗祭。廬謂進濡濕之魚冬則陽氣在下夏則陽氣在上陽氣所在肥。美故右之而取其便食。廬魚腹下大鱗也。又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膾。爾雅魚謂之鮪。註云鮪鮪屬也。疑亦膾類。此皆就其未餒者言之。餒又何貴於腴。何貴於鮪。何貴於膾乎。抑亦為膾與鮪者之所不用也。故夫子於魚餒不食也。周禮獸人掌。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小戴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

鄉黨考
 與雞。夏秋中間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凡禽獸之類。取以供膳。皆可以肉統之。爾雅及內則俱云肉曰脫之。郭註云。剝其皮也。然脫之為言亦取其未敗而可用耳。若敗則四時俱不堪以獻。而又何問其所宜也。內則牛夜鳴則膾。羊冷毛而豕。羶狗赤股而躁。豚鳥鱗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籬尾不盈。握弗食。符。鴈。翠。鵝。鴉。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鴉。與。鹿。胃。註云。翠。尾。肉。也。鴉。鴉。胖。謂。脅。側。薄。肉。也。鴉。與。脾。脂。也。此。皆。以。其。不。利。於。人。故。嚴。以。辨。之。肉。而。日。敗。則。其。不。利。於。人。亦。與。夜。鳴。之。牛。鱗。色。之。鳥。雁。翠。鴉。胖。鴉。與。鹿。胃。等。耳。商。禮。腊。人。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膾脾之事。內則又有牛炙羊臠牛膾羊炙羊臠豕炙豕臠。牛脩鹿脯麋鹿等皆有軒。與夫八珍有魚豚。魚辨之類。皆取其未敗者為之。敗則非惟不入於腊人。即為炙。為臠。為膾。為脩。為軒。與包。又奚取乎。不可食者而用之也。爾雅肉謂之羹。又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臠。亦皆取其未敗也。古者燕饗大禮。有任。牛必有徽牢。設飪。生以待用。謂其生物可久而不虞於或敗也。爾雅肉謂之敗。與魚謂之餒。並列均以不可食示戒也。故夫子於肉敗亦不食也。集註謂飪。亨調生熟之節。考周禮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又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亦如之。亨入堂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犬。羹。銅。羹。賓。客。亦。如。之。食。醫。羹。齊。既。夏。時。春。秋。傳。晏。子。云。水。火。醢。醢。鹽。梅。燻。之。以。薪。此。以。知。烹。調。生。熟。必。有。定。節。亨。入。與。內。外。饗。等。不。得。不。詳。其。職。也。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簋。鬲。弁。上。謂。之。簋。附。耳。外。謂。之。鈇。款。足。者。謂。之。鬲。鬲。謂。之。鬲。鬲。火。風。鼎。火。風。合。而。鼎。之。事。成。鼎。至。烹。飪。故。象。傳。云。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爾雅所言之鼎。之類。即皆烹飪之器也。內則。蝸。醢。而。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糝。言。羹。各。有。所。宜。之。

鄉黨考
 禮之割。亨。又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亦如之。亨入堂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犬。羹。銅。羹。賓。客。亦。如。之。食。醫。羹。齊。既。夏。時。春。秋。傳。晏。子。云。水。火。醢。醢。鹽。梅。燻。之。以。薪。此。以。知。烹。調。生。熟。必。有。定。節。亨。入。與。內。外。饗。等。不。得。不。詳。其。職。也。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簋。鬲。弁。上。謂。之。簋。附。耳。外。謂。之。鈇。款。足。者。謂。之。鬲。鬲。謂。之。鬲。鬲。火。風。鼎。火。風。合。而。鼎。之。事。成。鼎。至。烹。飪。故。象。傳。云。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爾雅所言之鼎。之類。即皆烹飪之器也。內則。蝸。醢。而。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糝。言。羹。各。有。所。宜。之。

穀音丁

穀音加

食而皆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用加麥是亦烹調之一事也。又三牲用穀和用醯獸用梅鴉羹雞羹鴛醢之麥言或為羹不為羹而用穀用梅用麥亦烹調之一事。凡生熟之節存於其中矣。若失飪則無論和糝不糝用穀用梅而烹調之節既失非所以和陰陽滋榮衛也。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則任罔所謂脩火之利也。且用火各視其時周禮司燻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柗冬取槐檀之火是也。火之為物燭燎以為明則揚其氣於外

穀音丁

穀音丁

鄉黨考 餼敗四 烹任以為養則納其氣於內民於四時皆有偏勝變火而使之強弱相濟休廢相治入身之陰陽於是乎和則烹飪於是尤重也。失飪則失火之用太過而傷於旺不及而失於衰皆無以調物性之宜而善養生也。故夫子於失飪亦不食也。若夫溫淳甘脆醴醲肥厚命曰腐腸之藥縱令元冥適賦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其燥精迷性視餼敗失任為彌烈所謂五味令

穀音丁

人口爽也豈有當於聖人之食哉

不得其醬者

古者食必有醬凡以調天產地產而適陰陽之宜也。周禮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既春時齊既夏時齊既秋時飲齊既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是食各有一定之宜小戴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亦是此意言醬視秋時者醬於四時皆須涼也。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蟲豸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凡用

鄉黨考 不得一

脍音其

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豚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鱘羽膳膏膾註云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

牛脂也。膳乾雞鱠乾魚杜子春云膏臊犬膏也。鱘魚也。羽鴈也。膏膾羊脂也。鄭氏康成謂膏腥雞膏也。此亦一定之宜猶醬之

例而非將之專司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

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辨註云醬謂醢醢也。醢人掌四豆之實

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醢昌本糜蕪菁苽苽鹿野苽苽麇鸕饋食

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臠醢醢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皆

醢音其 醢音其 醢音其 醢音其

鴈言相
其之象
屬音廟

端乃支
求音孫
滿音而
麥音了
服音說
即禮之節
伊禮之節
力音天

菹。兔醢。深蒲醢。結菹。鴈醢。荀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王
舉則共醢六十。糝以五。齊七。醢七。菹三。糝實之註云。醢肉汁也。
或曰。糜糝醬也。有骨為糝。無骨為醢。鄭司農云。胆析牛百葉也。
麀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醢。謂脅也。元謂深蒲蒲始生
水中子。箭箭前醢。糝也。內則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
餌。煎之。齊當為醢。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
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糝註云。
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醢人醢人所掌。即膳夫所云。

鄉黨考

不得二

醬。百二十。糝也。醬者。食之。至言醬。則該諸豆。實豆。實皆醬之屬。
而邊實則非也。小戴內則。食蝸醢。而水。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
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糝。豚包。苦實。麥糝。雞醢。醬實。麥糝。魚
卵。醬實。麥糝。醢醢。醬實。麥糝。脰脩。蚘醢。脯羹。兔醢。麀膚。魚醢。魚膾。
芥醬。麀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鄭氏康成云。凡濡謂烹之以汁
和也。卵鹽。大鹽也。白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
孔氏穎達曰。以蝸為醢。以水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
麥為飯。折脯為羹。又以雞為羹。三者亦味相宜。析稻米為飯。
以犬兔為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屬為

糝實

糝不須加麥也。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雞加
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為醬。濡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
實。糝于其中。又更經而合之。以煮也。諸菹也。即今之藏桃。藏梅
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菹。自蝸醢至此二十
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犬羹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
也。雞羹六也。折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
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醬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
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
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脰脩十四也。蚘醢十五也。脯羹重出。

鄉黨考

不得三

兔醢十六也。麀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
也。麀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
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細為考之。蝸醢至兔羹。皆和糝不
糝。醬之在調和者。取其相宜也。濡豚至濡鼈。醬之在調和者。取
其相制也。脰脩至卵鹽。醬之在配食者。取其相成也。總言只調
和。與配食兩項。調和在烹飪時。言鼎鼐事也。配食在陳設時。言
几筵事也。或謂濡雞等之。不得。即失在之說。不知失在專以
生熟之節。為言與醬無與也。夫醬之所用。其大祭祀用醬。則醢
人掌四豆之實。醢人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儀禮少牢饋

食禮薦兩豆菹醢。解註云。葵菹麻醢是也。宴饗用醬則儻醢。禮膳宰薦脯醢。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註公設之。以其為饌本又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有冒本鹿豕之屬。質三飯以清醬為正饌是也。養老用醬則樂記食三老五更於犬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也。昏禮用醬則儀禮士昏禮婦至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是也。由是推之。禮食之設。醬無不在。小戴前禮。凡進食之禮。左徹右。徹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涑處木。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於醢醬獨言處。

鄉黨考

不得四

丙以醬為食。王故也。玉藻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投從者。陳註此非客禮。故得以已饌投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與醬。降奠于階西。不以其出也。然雖有出不出之殊。而醬必自徹亦以其為食。王也。此醬之所以貴於得也。若不得其醬。無其醬為不得宜。此醬而用彼醬亦為不得。不得則不備。故惡而不食也。亦且五行百產性必有偏非。所謂適陰陽之宜也。天抵古人飲食之節。得其宜者。無物不陳。小戴丙則所云。膾臠醢醢牛炙醢牛。載醢牛膾羊炙羊。載醢豕炙醢豕。載芥醬魚膾。雉兔鷄鵝皆取以供豆。實又云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麋鹿田豕麇皆有。

辨雉兔皆有毛。爵鷄。芻范。芝。栴。凌。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橙。梨。薑。桂。註云。范。蜂也。棋。枳棋也。橙。梨之不減者。號云。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栴。皆芝屬也。此三十一物。皆取以共庶羞。又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醢。獸用梅。鷄羹雞羹。羹之。麥。飭。鯁。蒸。雞。燒。雉。雞。無。麥。註云。裁煎菜。莢也。薤。蘇。荏。之屬也。此言調和菜羹之宜。皆取以共飲食。不得其宜者。無物不謹。周禮內。糞所云。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毳。羴犬赤股而躁。豚鳥麤色而沙。鳴。豕盲眦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蜚。註云。鄭司農云。腐。

鄉黨考

不得五

木臭也。蟻。蝮。蝮。臭也。丙則所云。不食。雛。龜。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春。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膾。魚。去。乙。鼈。去。醜。醜。謂。鼈。殼。又云。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鶩。鴛。鴦。舒。兒。翠。雞。肝。鴈。腎。鴉。與。鹿。胃。翠尾。肉也。胖。脇。側。薄。肉也。與。脾。脫也。此又因醬之得不得而推類之也。

沽酒市脯考

禮記注

齊書列

古者飲食制度必精。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賁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致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註云泛者成而滓浮上泛也。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而一體也。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

鄉黨考

沽酒一

醴者成而紅赤色也。沈者成而滓沈也。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器以下差清。成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所謂舊醖者也。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按五齊濁而味薄。尚質之義。三酒清而味厚。尚味之義。獨四飲之制。註謂醴之涉者為清。又謂凡醴濁醖醕為之。則少清為醫。二者酒之屬。若漿若醕。醕為粥。漿人所掌王之六飲。水漿醴宗醬。醕入於酒府。雖同入酒府。原自有辨。不得概混為酒也。酒正用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人。更有酒人之設。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誠謹其任而詳其職也。

禮記注

齊書列

小戴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即周禮酒正。麴蘖成酒之材。禮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是麴蘖不可不謹也。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醕為醴。黍醴。漿水醴。酒清。白註云。稟陪也。糟醇也。清沛也。致飲有醇者。有沛者。陪設之也。疏云。按漿入掌王六飲。三曰醴。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與此經以醕為醴一也。六曰醕。與此經黍醴一也。六飲之外。此經有醕。康成以醕為梅蘖者。下有

鄉黨考

沽酒二

食之以醕者。醕醕獸用梅。醕是醕類也。事酒昔酒二者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也。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古人詳於制度。如此。沽則未必其法之善耳。故曰不食也。或謂三代時無沽酒者。漢方有權醕。故毛氏謂一宿酒曰沽。詩言無酒。醕我。明是無酒。而一宿率為之。或又謂再宿為沽。鄭康成解酒正嘗有沽之說。孔氏疏其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也。亦近於一宿之義。及解論語。又謂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醕者。因以沽為沽權之。沽朱註從之。然沽者多屬不善。以惡者為沽。義亦可相通也。脯之制。小

上其作具
刑作劍

臠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僕。臠。士冠禮薦脯醢。鄭氏贊冠者有脯醢之薦也。又北面取脯見于母。又卒醴取籩脯以降。士昏禮納采問名醴賓贊者薦脯醢。賓祭之婦見後亦薦脯醢。婦亦祭之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是脯為冠昏諸禮所重也。亦戴曲禮脯曰尹祭。尹者正也。是脯亦用於祭祀也。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多用獸物。周禮膳人掌乾肉。凡田饋之脯脂臠之事。凡祭祀薦脯臠。凡脂物。註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脩。脩。脂小物全乾。禮書云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脂。脯在籩。脂在俎。脯常先於醢。脂常亞於魚。所謂脯醢。鄭黨考。亦酒三。

鄭黨考

亦酒三

有臠鮑魚鱸之實。註云鮑者於楨室中糗乾之大。抵曰脩曰腊。曰鮑曰鱸皆脯類也。脯脩腊為獸物。鱸為魚物。鮑則獸魚與禽物之統名也。其餘若胖者半體之牲。孔疏謂乾則為脯。不乾而脰則為胖也。臠者腠肉大臠亦獸魚之統名。意亦猶胖也。仲與郝氏謂臠大臠。胖小片皆乾物。是必脰而乾之與。熟而乾之。脯脩稍別而亦皆脯類也。惟刑為鋼。義骨為牲體。則兼掌而非脯類耳。其制之詳。又如市則亦未必其法之善。且其所取以爲脯者。先不知其若何也。故與沽酒同不食也。至竹書紀年謂堯時有蕙蒲生於厨中。肉薄如蕙。搖動則風生而物不臭。瑞物之奇。亦如醴泉之甘。如酒醴乎。存以備博聞可也。

補音通
禁言與

臠音臠

鄭黨考

沽酒四

蕘食考

軒音憲

集註云蕘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似據本草蕘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之語小戴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鹿脯麋鹿田豕醫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鷓鴣蝸范芝栴藜棗栗榛柿爪桃李梅杏楂梨蕘桂鄭氏康成曰蝸蟬也范蜂也牛脩至蕘桂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孔氏穎達曰麋鹿田豕麋非但為脯又可腥食食時皆以藁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吳氏澄曰所記三十二物牛脩至范十五物飛走之味芝至梨十五物草木

鄭黨考

蕘食一

之味其未蕘桂二物則調和者也孔氏引王肅言栴芝屬芝栴是一物故云三十一吳氏以芝栴為二物故云三十二兼存可也古飲食每以蕘桂為調和桂與蕘同類故多並言此牛脩以下諸物終以蕘桂可見蕘桂為調和所必用也內則服脩蚺醢捶膾施蕘柱曰服脩郊特牲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大饗所指不一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尚者先設服脩於筵然後設餘饌亦重蕘桂之意也五味配四時五行月令春則其味酸夏則其味苦夏秋則其味甘秋則其味辛冬則其味鹹內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皆以四時言也洪範木曰

蕘音炎

曲曲曲有作酸火曰炎上炎上作苦金曰從革從革作辛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此以五行言也蕘辛於四時屬秋於五行屬金故為飲食所不能離又內則八珍中熬屠其一為熬揮之去其穢編荏布牛肉馬肉皆以灑諸上而鹽之施羊施麋施鹿施麇皆如之此亦不離蕘桂之意禮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蕘桂之謂也則蕘桂之宜食益見聖人之不撤非有偏嗜也大要蕘之性温温得天地之仁氣蕘之味辛辛得天地之義氣温則能調養氣體而邪診不能犯辛則能疏通血脉而汚濁不能留此則通神明去穢

蕘黨考

蕘食二

惡之說也不撤亦只是常設而不去云爾

席考

侯俱作侯
純音芬
昨作酢

古者坐必有席。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註云。五几左右玉彫形。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疏云。葦雀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又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衣。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古迺地鋪者。為筵。加筵上為席。莞筵亦席也。紛如和粉之粉。白繡也。纁席。即藻席。次席。註謂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諸侯祭祀及受尸酢。及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之席各異。祭祀則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受酢朝聘則

鄉黨考

席考一

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王大田。簡衆。大役。任衆。則設熊席。是五席之用。有定制也。書顧命。闡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蔡傳。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篋席。桃竹枝席也。此即次席。又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纁純。蔡傳。此且夕聽事之坐也。底席。蒲席也。又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蔡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陳師凱謂為莞席。又西夾南嚮。敷重荀席。元紛純。蔡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荀席。竹席也。是席之用不同。設席之地亦不同也。小戴禮。器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性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則王之席三

諸侯之席二。若鄉飲。鄉射。則大夫士之席一而已。其不同何也。

陳氏謂詩曰。肆筵設席。設席。註謂重席。古者諸侯以上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曰敷重篋席。敷重底席。則王之次席。纁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纁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若是則司几筵原與禮器相合。而大夫士之席亦可。即此而推矣。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無純。則士之席。又降於大夫焉。儀禮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傳云。蒲筵。細布純。解註云。席敷席也。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鄉射禮。乃

鄉黨考

席考二

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傳云。蒲筵。細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疏云。此射於序。序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衆賓之席。繼賓以西南面。東上。今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非常。故記之也。他如燕禮。公食大夫。諸禮其設席。皆有定位。論語。席不正不坐。不必如天子之朝。觀祭饗。纁席。次席之必正也。不必如諸侯之祭禮。朝聘。莞席。紳席之必正也。更不必如篋席。豐席。荀席。設焉。而必備其儀也。不必如五席。三席。再席。設焉。而必嚴其等也。即如鄉飲酒之賓席。牖前。主席。阼階。介席。西階。席皆不可以不正也。即如鄉射禮之賓席。南

卷首條

卷首條

齊如字

卷首條

面衆賓繼西。主席西。面席亦不可以不正也。推而尋常之坐席。

小戴曲禮。祭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

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註謂此乃掃尋常布席如此。禮

席則或不然也。又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常席可容四人。

也。若禮席則無同坐也。又坐不中席。毋踐屨。毋踏席。玉藻登席

不由前爲蹠。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石梁王

氏謂。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也。曲禮客至於

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

問函丈。至人跪正席。客跪襪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

席。乃坐。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又侍

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此皆燕居及賓至尊長之間坐席之常儀。

也。所謂正者。註引謝氏云。聖人心安於正。不正者。雖小不處。此

是正義。葉少蘊謂以方爲正。以事爲正。此是餘義。夫子之不正

不坐。卽賜食必正席之意也。至若席之名義。則釋名有云。席釋

也可。卷可釋也。意亦或然也。

鄉黨考

席考三

卷首條

鄉黨同

卷首條

鄉人飲酒考

鄉飲酒之禮。孔氏頽達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

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爲三年賓

賢能者。儀禮鄉飲酒之禮。至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解註云。至人

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天

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

治。以攷其德。行。祭其道。藝。又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擇受之。登于天府。內

史貳之。註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

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

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

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

以禮禮賓之也。小戴鄉飲酒義。至人拜迎賓于序門之外。疏云。

此謂鄉大夫。故迎賓於序門外。若州長黨正。則于序門外也。

此三年賓賢能。是欲獻之於王。而行鄉飲酒禮。後儀王氏所謂

鄉黨考

鄉飲一

席皆特設明其德。各特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是也。此一鄉飲酒也。其爲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能者亦三年一行其禮與。賓賢能同特賓賢能是說。獻之於王說。此卽鄭註所云諸侯之鄉大夫將貢士於其君。而以禮飲國中之賢者。故曰與之飲酒。亦將獻之也。儀禮鄉飲酒禮解疏云。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於君。其節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於王。此則飲國中賢者是鄉大夫將賓於君時也。其禮亦行於序。此又一鄉飲酒也。其爲州長習射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註云。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疏云。知序州黨之學者。按下黨

鄉飲一

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皆名爲序。小戴鄉飲酒義疏云。有室謂之序。無室謂之序。鄉學爲序。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序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序學。不別立也。其禮一歲再飲。不主於賓賢能而主於正齒位。浚儀王氏所謂鄉射則衆賓之席繼而西。欲習衆席。未有殊別是也。此一鄉飲酒也。其爲黨正。蜡祭者。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註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

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朱子語錄云。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雖云不序齒。亦不相歷。自別設一位。其禮多與州長鄉飲同。設席亦相繼而西。此又一鄉飲酒也。顧此四者。或至於賓賢能。或至於正齒位。而三年之賓與飲國中賢者。皆鄉大夫行之。習射之一歲。兩飲。州長行之。蜡祭之一歲。一飲。黨正行之。俱不

鄉飲三

得泛言鄉人論語云。鄉人飲酒。非此四者之正禮也。周禮酒正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註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此則四者之鄉飲。皆屬公事。亦不得泛言鄉人飲酒。考族師有春秋祭。酬之文。註云。酬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酬或爲步。成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蠅螟之酬。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酬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按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禮器周旅酬六尸。曾

原音味

子曰周禮其猶醕與鄭註彼云合錢飲酒為醕旅相酌似之也卽引明堂禮乃命爾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此則鄉人飲酒既非四者之正醕平時又無羣飲之習意必祭醕後相與飲酒各族盡然故云鄉人也說者但云歲時伏臘亦欠分曉又攷賈公彥釋酒正公酒云鄉射飲酒數事皆為國行禮不得飲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錢飲酒此條更明白可証飲醕非為國行禮漢文帝賜民大醕五日亦是此義然飲酒雖與四者正禮不同而儀文位次意亦與正禮不大相遠未始無賓賢能正齒位之遺意也故亦謂之鄉飲

鄉飲四

酒。芻。族。人。自。為。賓。主。非。若。迎。賓。送。賓。之。繁。其。節。也。依。士。禮。而。行。獻。酬。非。若。獻。賓。獻。介。賓。酢。介。酢。之。詳。其。序。也。有。爵。禪。之。備。非。若。乃。立。司。正。洗。解。舉。解。之。嚴。其。文。也。歡。忻。融。洽。非。若。工。歌。鹿。鳴。笙。吹。南。陔。有。升。歌。間。歌。之。奏。其。樂。也。惟。其。然。故。雖。謂。之。鄉。飲。酒。而。又。必。別。之。曰。鄉。人。飲。酒。也。其。曰。春。秋。祭。醕。是。一。歲。亦。只。兩。行。也。

原音味

孫勇通
原音味

鄉人難考

古禮有難示戴月今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礫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礫出土牛以送寒氣季春之難天子諸侯得為之仲秋之難惟天子得為之至季冬之難徧於民庶故曰大難此節云鄉人難者謂季冬之大難也周禮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穢疫許云聘問也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成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贈送也令方相氏也疏云季春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鄉黨考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云命國難者惟天子諸侯有國者令難張禱牲體攘去惡氣也仲秋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此月難陽氣故唯天子得難季冬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故難之大難自天子至庶人皆得難也方相氏狂夫四人註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蛟註云冑熊皮者驚毆疫癘之鬼陳氏樂書云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暴厲之祭至周始用方相氏小戴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存社也禡即難之通稱以

鳴音商

其達陽氣為禡以其逐疫氣為難存室神即朱註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之義也然朱註雖古禮而
 近於戲必朝服而臨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是誠敬意為重誠則
 專一敬則精嚴可以疑天地之正氣祛陰陽之邪氣全藉此一
 點誠敬之心鄉人以儻為戲聖人自以儻為古禮所謂無所不
 用其誠敬者重古禮也存室神只可作餘義若唐禮樂志云大
 御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侏子侏子之設亦即周
 禮用狂夫之遺意也其諸為聖人以神道設教之義也歟

鄉黨考
 鄉人二

廐考

子於魯為大夫畜馬乘故當有廐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
 馬一物乘馬一物四圍三乘為阜三阜為繫六繫為廐六廐成
 校校有左右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
 馬二種註云種馬謂上善似毋者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
 閑故春秋傳曰馬有閑牛有牧每廐為一閑王氏曰國人良馬
 匹一人故乘馬四匹國師教國人養馬乘馬則一人故乘馬一
 師也按廐馬舍通名周禮云六繫為廐此名廐之始也子始為

鄉黨考
 廐考一

大夫安得有六繫之多所云十二閑六閑四閑閑即廐也星經
 天廐十星在壁北至天子馬坊廐苑之官則廐之取名意本於
 此春秋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坳野秋分農功始藏
 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是周制養馬亦有定時也論語記廐焚之
 事或以為國廐或以為家廐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廐延廐
 魯之國廐新者增修之謂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廐
 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
 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也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
 之雜記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士一大夫再事頗相類

孔穎達疏謂孔子之私廐也。故於退朝而後問。若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此則廐為家廐可知。但不問馬非終不問也。以初時重人未及於馬故也。

鄉黨考

廐考二

侍食於君考

古者人臣有飲食於君之節。儀禮燕禮小臣成與者。解註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聲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又疏云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大僕之事。欲食於君不同有勞。使臣而燕者有樂。臣之有功而燕者有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而使小臣留之者。燕使臣與有功禮煩。退朝留燕禮畧儀禮燕禮所云。舉其全也。論語侍食於君則專指退朝留燕言之。留燕有以客禮待之。有以客禮待之之辨。

鄉黨考

侍食

其以客禮待之則燕禮所謂命某為賓射人命賓傳所謂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是也。解疏云此謂與已臣于燕法。若與異國之賓燕皆用上介為賓也。不用公卿為賓者恐逼君用大夫為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偏君也。其不以客禮待之則不立賓是也。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蓋立賓則賓祭不立賓則君自祭。今云君祭則知不立賓而不以客禮待之也。不戴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尊於已者。言後祭似已亦祭。然此泛言侍食非謂侍食於君也。論語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

附作編下

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分祈亦明不戴曲禮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編祭之曰廷客祭則是降等之客待命而祭也然祭所先進及循序編祭雖不降等之客亦然至藻有人臣燕見侍食於君之禮其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即以客禮待之而臣不敢居也客先祭今命祭而後祭不以客禮祭也客遜食今先飯辯嘗執嘗食之禮也客告飽今啜飲而俟君飯不敢先君而飽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

鄉黨考

侍食二

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此即不以客禮待之而臣自盡其常也有嘗羞謂有膳宰嘗羞非客禮也俟君食而後食不嘗其食亦不敢遠也飯飲而亦必俟者不敢遠飯飲也必待命羞命品嘗者俟君命也又曰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飯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言客與不客之通禮也覆手者謂食竟而覆手以循口旁恐有汗着也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穀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陳註三飯三殮也禮食先食正饌三殮而告飽須勸尸更食自滅以後皆為加豆故三飯而未食食載之後乃可備食

禮音志

殺也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湯口使清潔及安食也此雖指降

等之客言意人臣侍食亦然其延客食載乃辯穀即命羞羞近者命品嘗然後唯所欲之意也其未辯不虛口雖在飯後亦酌未覆手不敢殮既食又飯殮之意也此則侍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命祭而先飯自北於宰夫也不敢當客禮也侍食而君不以客禮待之則君祭而已不祭無嫌於客禮可不先飯也玉藻所謂俟君食然後食也不敢遠飯飲而俟也命羞羞近者命品嘗然後唯所欲也君未覆手不敢殮既食又飯殮也皆不先飯之義也論語何云君祭而又先飯也曰此夫子之加禮也

鄉黨考

侍食三

君雖不客之而已侍食於君猶嫌於似客也即有膳宰嘗羞亦必先飯而品嘗也此層最須分曉南軒張氏曰君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以食為先固已然云君祭而恐君客已似君以客禮待臣而君亦必先祭然後命臣祭故恐其容已而先飯也夫客臣而君亦先祭禮無明文玉藻若有嘗羞者指君祭不客臣而言則以客禮待臣意必君不祭而無膳宰之嘗羞矣是君祭當指不客臣而言朱註謂不敢當客禮恐其迹似客也若恐君客已而先飯以泯其端不疑太遽而違君之命乎且禮既有客與不客二端聖人亦不應偏廢其一

會作膳
用禮儀
炮同包
將作辨

而必避君之客也。總之客不容在君客之而先飯。不敢當其禮也。不容之而亦先飯。嫌其似客。亦不敢當其禮也。故曰此夫子之加禮也。聖人於君臣之分如此其至也。朱註引王日一舉膳。夫授祭。罔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前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又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又王燕飲酒。則為獻。王又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註云。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脾。將擣珍。漬熬。肝骨也。鄭司農云。

鄉黨考

侍食四

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菰。彫。胡也。六清。水。醴。醕。醢。醯。醢。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疏云。牢。鼎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陪。鼎。豕一。腳一。膳一。共三。陪。鼎之實。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簠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藟。實之。註云。齊當為齋。五。齊。昌本。脾。析。蠶。豚。拍。深。蒲也。七。醢。醢。羸。羸。蟻。蟻。魚。兔。鴈也。七。菹。韭。菁。芥。葵。芹。落。筍也。三。藟。麋。鹿。麋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齋。全物。若。豚。為。醢。醢人。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樽。此。王日一舉之大概也。不戴。玉。藻。

鄉黨考

侍食五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饒。奏而食。遂以食。者。朝。食之。一舉也。饒。尚。奏。樂。則。朝。食。必。奏。樂。可知。皮弁而食。謹以禮。奏。樂而食。和以樂也。知君舉之禮之重。益知侍食於君者不可苟焉而已也。推此而言。玉藻所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俛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人。臣。燕見侍飲之禮。受爵而祭。與侍食之不祭。先飯禮不相妨也。曲禮所云。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此人。臣在君受賜之禮。皆可於侍食而。

類通之也。論語記侍食一事。凡聖人之侍君側可知矣。

鄭書
其書

負版考

前漢書鄭食其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版者載民數之圖籍也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三日聽閭里以版圖註云鄭司農云版戶籍圖地圖是民與地必互相稽考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

八出百物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田野夫家六畜之數註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是版圖與典灋等並掌司書記之以待司會之鈎考也大司徒之職

鄉黨考

負版一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民暫而瘠五曰原隰其民豐肉而廩又合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註云受有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又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

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又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

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任地事而今貢賦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放六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註云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鄉師之職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

鄉黨考

負版二

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疏云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族師以邦地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閭胥以歲時各類其閭之衆寡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鄉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隣

五鄰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鄒長以時校登其夫家。自大小司徒以下。其所以稽察民數者甚詳。內而比閭。族黨州鄉。是為六鄉之民。外而隣里。鄒鄙縣遂。是為六遂之民。遠而四郊。再遠而邦國。莫不設官以掌。而統繫於縣師。司書記之司。會稽之總之。以大小司徒更總之。以大小宰小宰。然後所以理民之法。秩然不紊。而漢書食貨志云。七十以上所養也。十歲以下所長也。十一以上所強也。雖言養而教在其中。則甚矣。民數之不可不重也。而猶未也。更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

鄉黨考

負版三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正南州一男二女。河南豫州二男三女。正東青州二男二女。河東兗州二男三女。正西雍州三男二女。東北幽州一男三女。河內冀州五男三女。正北并州二男三女。由是言之。大小司徒以下。諸官其掌民數者。猶屬兼職。而職方氏則其專職也。司徒以下所掌之民數。或鄉或遂。或四郊。邦國皆在九州之內。而職方氏則並掌及九州之外也。且司徒職方之掌。祇藏其圖籍。以備稽考。而更有司民小司寇之掌。登民數於王。焉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

樂音樂
變音樂
音通

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小司寇之職。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註云。司民。是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東萊呂氏云。周官嫫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內則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鬋。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夫告宰名。宰辭。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

鄉黨考

負版四

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夫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獻民數以小司寇說者。以為秋主物。成非也。司寇至刑司民。民數屬之。正見用刑首本。好生司寇。正以重民命也。登於天府者。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國之玉鎮大寶器。登之以示並重也。然不特庶民之數。有掌官。伯掌王官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內宰掌書版圖之。漢則知王族子弟。無不書其數焉。亦重而稽之之意也。春秋傳所云。懷姓九宗。殷民七族。且盛稱之以徵晉衛生齒之煩。况負版者之關一國天下之生齒乎。夫子式之。亦即王者以民為天之

義也。邢疏云：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御黨考

貝版五

迅雷風 烈考

周易八卦。震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恒。雷火豐。雷天大壯。雷山小過。雷澤歸妹。水雷屯。澤雷隨。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頤。地雷復。震卦云：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傳：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大象：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六爻：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哑哑。吉。六二，震來虩虩，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本義：蘇，緩散自失之狀。九四，震遂泥。本義：泥，滯溺也。六五，震往來虩虩，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本義：謂能於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諸卦大象，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居。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澤上右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本義：當作雷。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

鄉黨考

迅雷一

因雷取義惟震卦震來虩虩驚百里有迅象焉餘皆自其常者而言也巽為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地觀風澤山中風山漸風水渙天風姤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山風蠱火風鼎巽卦大象云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諸卦大象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此因風取義皆自其常者而言也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

郊黨考

迅雷二

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是雷風在天地有長男長女之象也又帝出乎震齊乎巽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是雷風無乎不行而亦有其專屬之方也又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是雷風固氣化之功用雷與風合而為恒風與雷合而為益而迅疾則其變也小戴孔子開居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皇極經世云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章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邵

伯溫解云風者火氣之所化雷者石氣之所化雷風本於天地而小戴專言地載神氣而為風為靈經世書亦以雷風為地之化者蓋雷風雖本於天地而實自地而出故以地言也爾雅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疾雷為霆靈梁傳云陰陽相感薄而為雷激而為霆張子正蒙云陰氣凝於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黃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故云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莊

郊黨考

迅雷三

子大塊噓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嗎小戴樂記八風從律而不竅八風八方之風亦謂八卦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立春條風至東北春分明庶風至東方立夏清明風至東南夏至景風至南方立秋涼風至西南秋分闔闔風至西方立冬不周風至西北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風不搖條闔闔破萌而已然則雷為陰陽之摩盪風為陰陽之呼吸出於常則為氣之順出於迅與烈則為氣之變變者天之怒也春秋隱九年大雨震電僖十六年震夷伯之廟紀雷之變也迅之例也僖十

益音

五年六鷁退飛過宋都紀風之變也烈之例也春秋崇天道

雷風之變必重之以示戒也小戴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冠冠而坐故天之威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夜

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仲春於卦為豫豫言雷之出地仲秋於卦為歸妹歸妹言雷之入地故云發聲收聲

也月令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使戒容止執非敬天威之意乎於風則溫風之至有紀涼風之至有紀是雷風出入

吹息皆陰陽之氣有常期古聖王欽崇天道雖常期未嘗不被而况於變乎故不愧不怍者天道在我也管化育參天地者三

鄉黨考

迅雷四

才並立之義也迅雷烈必變者以天之心為心事天如事親敬之至也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舜典云烈風雷雨弗迷與論

語之迅烈必變一而已矣若春秋傳申豐之言以藏冰得時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淩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雪

此特變調陰陽之一義耳雷風之迅烈不盡闕也至於子集等書有所謂吐火施鞭倒雲離電飛砂揚礫猛颶涼瀉與夫雷

為拒難折衝之臣風為天地之使雖亦極形窮象然言未雅馴慎而用之可也

慎而用之可也

升車執綬考

升車之解有二一謂升車猶乘車一謂升車是初欲登車時玩綬為挽以上車之索則初欲登車之解是也考工記言車制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軹為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疏云軹是軹頭處輪

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軹二者七寸則得四尺軸上有伏兔即軹也伏兔尾後上載車軹軹上始有卓輿則軸去地

三尺三寸上又兼軹及伏兔并七寸輿去地總四尺也夫八尺之人而輿高四尺故升車必有所挽而後升小戴曲禮獻車馬

者執策綬又君車已駕僕展軫效駕奮采由右取貳綬跪乘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少儀執君之

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諸幣以散綬升辟者履軹之皮也又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朱子文集讀雜書

偶記云曲禮少儀等書及先儒說綬安也乘車者執之以為安也故執綬乃乘車者之事非僕御之職也蓋君車已駕則僕

者負良綬取或綬以先升良綬君所執以升者貳綬亦曰散綬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

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

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

御者所執以升者也既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立於左方僕執轡立於車中以御勇力之士升立於御之右以

鄉黨考

升車一

備非常。周禮大駟諸石等官。卽其職也。陳氏禮書云。緩車中把也。其飾則有末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緩章。此緩之飾也。少儀。君綬曰良緩。曲禮。少儀。僕右綬曰貳緩。散緩。此緩之等也。此則車必有兩緩。良緩者正緩也。乘車者執之以升。非得人右有也。貳緩散緩者副緩也。僕人執之以升。既升而以正緩。後乘車者使升也。升車執緩之大概如此。但僕人援緩乘車者執緩而欲升爲時。其暫多有不及檢者。夫子必正立以執。而後升車。執緩以升。人所同。必正立以執。則夫子所獨也。所謂造次不離於正也。至於既在中中而不內顧。卽曲禮所謂立視五萬式視。

鄉黨考

升車二

效音機

馬尾顧不過轂是也。不疾言不親指。卽曲禮所謂不廣效不妄指是也。車輪一轉曰萬。

雉考

雉性耿介而羽備五采。周易。離爲雉。是雉。稟離火之文明也。虞書。亨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縹華蟲卽雉也。周禮。司服。享先公。襲射則鷩冕。鷩云鷩畫以雉。其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又雉亦名翟。禹貢。徐州。羽畎夏翟。謂可爲旌旄者。節風頌人。章翟。芻以朝。芻。翟也。以翟羽爲蔽。夫人朝。君所乘車也。古禮。服翟。器等多有取於雉之文明。又衛風。簡兮。章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樂亦有取於雉也。周禮。天宗伯以禽作六摯。士執籥。雉似又合耿介文明而兼取之。雉蓋廊廟之物。而非山林類也。

鄉黨考

雉考一

子獨有感於山梁。雌雉者何。雉象文明。雌則文明也。而有用晦之道焉。雉性耿介。雌雉則耿介也。而有柔順之德焉。乃適在於山梁。山梁爲艮卦之象。艮象爲止。宜止而不宜行。又象爲靜。取靜而不取動。而實則行與動已寓於其中。其象傳有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夫子以時哉。贊雌雉卽物例。人聖人之情見矣。故就雌雉而言。山梁而有雌雉。幽靜可樂。雌雉而在山梁。得止自安。其爲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境之處乎常也。其爲罹于難。離于學。離于置境之處乎變也。雌雉見幾。明決得處亂世而能全身之道。微物。



ZW 21181000022286

之。可。感。人。如。此。而。就。雌。雉。而。推。則。此。時。字。與。全。易。道。理。相。貫。通。
 易。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吉。凶。悔。吝。總。不。外。一。時。聖。人。
 時。哉。一。語。謂。歎。雉。可。也。謂。自。道。其。生。平。可。也。卽。謂。指。示。吉。凶。悔。
 吝。之。理。揭。全。易。之。蘊。以。垂。訓。亦。無。不。可。也。夫。子。抱。道。德。光。華。文。
 明。在。躬。未。獲。世。用。而。耿。介。之。丰。標。不。改。其。與。雌。雉。之。在。山。梁。何。
 異。或。者。謂。世。路。險。巖。與。爲。雉。飛。寧。爲。雌。伏。此。近。於。老。氏。知。雄。守。
 雌。之。說。豈。聖。人。歎。雉。之。本。旨。哉。

郭氏注

雉考二

